南社丛谈

郑逸梅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09.5/2

郑逸梅编著

南社丛谈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01518
801518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南社丛谈
郑逸梅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125　插页 10　字数 548,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书号 11074·438　平装本用（七）2.75元

前　言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对外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重重盘剥人民，残酷压迫，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到了二十世纪初，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平时执着笔杆的书生、学者，这时也义愤填膺，不甘示弱，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雄心壮志，挺身而起，把笔杆作为武器，从事不屈不挠的斗争。南社便是在这形势下产生的。当时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等同盟会员，登高一呼，众山响应，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他们仰慕着明代末年的几社、复社人士提倡的气节，以文会友，声应气求，扭成一股力量，顿使魏阉丧魂，阮奸夺魄。肯定这种精神和力量，是收功生效的，大家步着后尘，作出新的贡献。"操南音不忘本"，也就是南社的"南"字取义所在了。

南社创始于一九〇九年，那时尚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第一次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雅集，只有十七人。直至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南社纪念会第二次聚餐止，前后维持了二十七年之久，社友发展到一千余人。成员既多，他们的志趣和政治倾向就不一致。有的是勇往直前，实干硬干，为了反清王朝、反袁帝制、反军阀、反敌伪、反国民党、反蒋独裁而被杀害的，如仇蕴存、宁太一、阮梦桃、孙竹丹、陈秋霖、陈勒生、朱少屏、杨性恂、杨杏佛、范鸿仙、邵飘萍、宋教仁、林万里、林庚白、姚勇忱、郁曼陀、吴虎头、容伯挺、周实丹、周祥麟、程韵荪、龚铁铮等，都是断头沥血的牺牲者，成为南社烈士了。有的完全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一自清王朝垮

台，认为重见汉官威仪，任务完成，一切的一切，就松懈下来了。有的是一头脑的高蹈远引、与世无争思想，山林啸傲，风月流连，吟诗作赋，没有一些政治气息的。有的则抱残守阙，与古为缘，任你五四运动掀起怎样的新文化高潮，他依然故我，无动于衷，有时对于新生事物或出以冷言讽语的。有的则泯灭敌我界线，只图个人的享受，骨头不硬，一经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就认贼作父，傀儡登场，卒致身败名裂的。那些随着亚子走革命道路的社友们，却感觉到情况太复杂了，旧的组织，不能适应新的潮流，那么内部非澄清一下不可，组织非改革一下不可，于是发起组织新南社，注入了很多的新血液，他们以新的面貌出现，成为南社脱胎下的新骨干。

南社社友，以吴江、吴县、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着多数。有人把南社作为一个大家庭，便以吴江为大房，吴县为二房，金山为三房。但在整个社友来说，全国各地的，如水之趋渊，鸟之集林，阵容是很庞大的，不过分散着，不如吴江、吴县、金山的集中罢了。这许多社友，在辛亥革命前后，纷纷来到上海。当时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如《民立报》为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谈善吾、叶楚伧、徐血儿、陆秋心、景太昭、朱少屏、陈英士。《神州日报》为黄宾虹、王无生、范君博。《大共和报》为汪旭初。《时报》为包天笑。《申报》为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新闻报》为郭步陶、杨千里、王蕴章。《太平洋报》社友更多，为姚雨平、陈陶遗、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李叔同、陈蜕安、邓树楠、陈无我、梁云松、林百举、余天遂、姚鵷雏、夏光宇、王锡民、周人菊。柳亚子本主《天铎报》，也被拉进《太平洋报》，亚子自称"跳太平洋"。《民国新闻》为吕天民、俞剑华、邵元冲、沈道非、林庚白、陈泉卿、陶冶公。《民声日报》为宁太一、汪兰皋、黄季刚、杨性恂、刘峴孙。《天铎报》为邹亚云、李怀霜、俞语霜、陈布雷。《民权报》为牛霹生、蒋箸超、戴天仇、刘铁冷、徐天啸、徐枕亚、沈东讷。《中华民报》为邓孟硕、管际安、程善之、刘民畏。《民国日报》为邵力子、于秋墨、闻野鹤、

成舍我、朱宗良、朱凤蔚、陆咏黄。《时事新报》为林亮奇。《生活日报》为徐朗西、陈匪石、姜可生等。其它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当时柳亚子很得意地开玩笑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各出版社又纷纷约请南社社友担任撰述，出了好多种单行册子。亚子笃于风义，复私人斥资为南社亡友编刻遗著，以广流传，先后凡若干种。这许多刊物普遍流传，社会影响很大。所以南社文学在近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且认为"南社等于是一个革命宣传部，使文学起了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作用"。

错综复杂的南社，要把它的来龙去脉系统地叙述一下，作为一部史料，那是很不简单的。柳亚子亲自主持南社，他对于社务的熟悉，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可是他生前，屡次有人找他写南社的往史，但他在那篇《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中却说："一部二十四史，究竟从何说起，总觉得写不起来。"亚子素有"南社灵魂"之称，他老人家手边又具备所有的南社文献，文献足征，尚且写不起来，不用说一般的社友，更不用说局外的人们，即使健笔雄才，也是无能为力的。胡寄尘是南社最早的社友，又和亚子是谱弟兄，对于南社当然也是很熟悉的。当时《越风》杂志请他写南社历史，他却推辞说："事情太难，实在办不到。"可见把南社往事，写成一部完完整整、象象样样的书，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容易担当的。况目前亚子本人及一些社中老前辈，十之八九都已故世，就是尚在人世的，又复散居天南地北，无从探访，且有的疲癃衰颓，耳聋目瞶，也是难以请教。可是忝居社末的笔者，却深恐这样因循下去，日子愈久，也就更难着笔，以后的革命青少年，对于南社的革命往迹，有如烟云缥缈，不可捉摸。想到这儿，就大着胆把所见的，所闻的，和平时所摘录的零星史料，一股脑儿贯串起来，试写这部《南社丛谈》。好得《丛谈》的限度较宽，也就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用较为客观的态度叙述着，其中孰为人，孰为鬼，都不下断语，留给读者给予公允

的评论。至于作品，那是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作出不同的反映。若以今天的尺度来衡量，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也是不确当的，所以也不轻易下着断语。

本编所列的大纲、条例和宣言，大都根据亚子的《南社纪略》一书，那是第一手资料，具有可靠性。其它所叙述的，由于见闻狭隘，年代久远，又复限于水平，难免有疏漏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古人说得好，"抛砖引玉"，姑把这个不够成熟的作品，请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日后纠正和补充。还有一点要说明，这儿所叙述的，大都属于旧南社方面，新南社阵容更壮大，作出新的贡献，当然更多更大的了。希望海内贤达，熟悉这方面的，别撰一部《新南社丛谈》，作为文献参考，这是很有必要的。

郑逸梅　建国三十周年国庆，时年八十有五。

目　录

前　言
一、南社成立前的酝酿……1
二、南社的成立及其它支社……8
三、南社的纠纷和斗争……32
四、南社后期活动……48
五、新南社的继起……56
六、南社纪念会……66
七、南社大事记……71
八、《南社丛刻》的内容及其它汇刊……75
九、南社社友事略……89

丁三在　于伯循　易大厂　马小进　马君武　马叙伦　文湘芷
仇冥鸿　王大觉　王无生　王钧卿　王钝根　王海帆　王梦仙
王蓴农　邓尔雅　邓孟硕　包天笑　宁太一　田梓琴　叶玉森
叶楚伧　冯春航　任鸿隽　朱少屏　朱剑芒　朱谨侯　朱鸳雏
朱梁任　刘季平　刘成禺　刘约真　刘师陶　刘泽湘　刘铁冷
成舍我　庄通百　阮梦桃　许半龙　许指严　孙竹丹　孙雪泥
李叔同　李涧庭　李根源　寿石工　贾少芹　宋教仁　宋痴萍
吕志伊　吕碧城　余天遂　余其锵　张汉英　张伯纯　张同伯
张光厚　张溥泉　张冥飞　张默君　汪　东　汪　洋　汪野鹤
汪兰皋　沈太侔　沈尹默　沈昌眉　沈剑霜　沈道非　沈禹钟
沈钧儒　吴　怙　吴　虞　吴　梅　吴眉孙　吴恭亨　吴慕尧
邵力子　邵元冲　邵瑞彭　邵飘萍　邹亚云　邹秋士　陆子美
陆丹林　苏曼殊　陈仲权　陈英士　陈屋厂　陈柱尊　陈巢南

陈勒生　陈越流　陈陶遗　陈匪石　陈蜕安　陈蝶仙　肖蜕安
杨了公　杨天骥　杨伯谦　杨性恂　林之夏　林白水　林百举
林庚白　林亮奇　欧阳予倩　经亨颐　庞树柏　范鸿仙
范烟桥　郁　华　周人菊　周芾昭　周柏年　周桂笙　周实丹
周越然　周瘦鹃　柳亚子　侯鸿鉴　俞剑华　俞慧殊　俞语霜
姜丹书　费龙丁　姚石子　姚民哀　姚勇忱　姚鹓雏　胡石予
胡先骕　胡朴安　胡寄尘　徐半梦　徐天啸　徐仲可　徐自华
徐道政　徐枕亚　夏应祥　聚燕子　陶小柳　唐群英　诸贞壮
高天梅　高吹万　袁梦白　谈善吾　钱红冰　顾悼秋　章巨摩
戚　牧　傅屯艮　黄克强　黄季刚　黄晦闻　黄宾虹　黄摩西
景太昭　程善之　谢无量　蒋箸超　雷昭性　蒯一斐　管际安
赵苕狂　赵赤羽　赵厚生　蔡冶民　蔡哲夫　潘兰史

十、南社社友作图寄意 ……266
十一、南社雅集的几个地点 ……280
十二、《南社湘集》的内容 ……286
十三、南社杂碎 ……291
十四、南社诗选简注 ……312

丁三在诗三首(313)　丁白丁诗三首(314)　丁展庵诗一首(315)
丁和甫诗二首(315)　于伯循诗七首(316)　马君武诗五首(317)
马汤楹诗一首(318)　马小进诗四首(319)　马公愚诗一首(320)
万以增诗一首(320)　王大觉诗九首(321)　王钝根诗一首(323)
王　汾诗一首(323)　王海帆诗一首(323)　王无生诗一首(324)
王尊农诗一首(324)　王漱岩诗一首(325)　文　斐诗二首(325)
文湘芷诗一首(326)　方瘦坡诗四首(327)　方荣杲诗一首(327)
尹笛云诗一首(328)　仇冥鸿诗一首(328)　孔昭绶诗二首(328)
尤　翔诗二首(329)　邓孟硕诗三首(329)　邓文翚诗一首(330)
邓尔雅诗九首(331)　邓寄芳诗三首(333)　丘翊华诗二首(333)
丘　复诗二首(334)　古　直诗四首(334)　白　炎诗一首(335)
白　蕉诗六首(336)　宁太一诗三首(336)　左铭三诗一首(338)
田　桐诗一首(338)　田星六诗二首(339)　田名瑜诗一首(339)

龙　翔诗一首(340)　卢作民诗二首(340)　包天笑诗五首(340)
冯春航诗三首(342)　叶楚伧诗九首(342)　叶敬常诗二首(344)
叶玉森诗五首(344)　叶宗源诗一首(346)　伍澄宇诗一首(346)
邢诵华诗一首(347)　华子翔诗一首(347)　仲　巾诗一首(347)
任鸿隽诗一首(347)　朱鸳雏诗五首(348)　朱嫩仙诗一首(349)
朱剑芒诗六首(350)　朱梁任诗三首(351)　朱静宜诗一首(352)
朱凤蔚诗三首(353)　朱研因诗一首(353)　朱剑锋诗二首(354)
朱谦侯诗一首(354)　江绍铨诗一首(354)　庄通百诗十一首(355)
庄翔声诗一首(356)　许指严诗一首(357)　孙世伟诗三首(357)
孙雪泥诗十三首(358)　孙　璞诗一首(360)　孙鲁望诗一首(360)
刘成禺诗七首(361)　刘民畏诗二首(362)　刘约真诗一首(363)
刘铁冷诗一首(363)　刘豁公诗一首(363)　刘季平诗五首(363)
刘去非诗三首(365)　刘师陶诗二首(366)　刘国钧诗五首(367)
刘伯行诗二首(368)　刘超武诗一首(369)　刘仲蘧诗一首(369)
刘鹏年诗四首(370)　刘泽湘诗一首(371)　阳兆鲲诗二首(371)
宋痴萍诗四首(372)　宋教仁诗十首(373)　余天遂诗十三首(375)
余十眉诗二首(378)　狄　膺诗一首(379)　邹亚云诗一首(379)
吴　梅诗九首(380)　吴眉孙诗一首(383)　吴沛霖诗二首(383)
吴　虞诗一首(383)　吴其英诗三首(384)　吕志伊诗二首(384)
吕碧城诗一首(385)　沈钧儒诗五首(385)　沈禹钟诗七首(386)
沈尹默诗五首(391)　沈剑霜诗四首(392)　沈太侔诗三首(393)
沈昌直诗七首(394)　沈厚慈诗一首(397)　沈厚和诗一首(397)
沈半峰诗一首(398)　沈道非诗三首(398)　李洞庭诗五首(399)
李息霜诗二首(400)　李少华诗二首(401)　李心冥诗一首(401)
李康佛诗四首(402)　李夷峙诗二首(402)　李一民诗二首(403)
李寿铨诗六首(403)　李德群诗一首(404)　李小白诗四首(405)
杜国庠诗二首(406)　杜　衡诗一首(406)　汪　洋诗四首(406)
肖蜕庵诗一首(407)　邵次公诗四首(408)　邵力子诗一首(408)
何　昭诗一首(409)　陆丹林诗一首(409)　陆澹安诗四首(409)
陆秋心诗五首(410)　陆更存诗一首(412)　张光厚诗二首(412)
张默君诗四首(412)　张蔚西诗一首(413)　张破浪诗二首(414)

张同伯诗一首(414)　张云雷诗一首(414)　张挥孙诗六首(415)
张冥飞诗一首(416)　张怀奇诗一首(416)　张心量诗一首(417)
张雪抱诗一首(417)　张稚香诗一首(417)　苏曼殊诗十六首(417)
陈巢南诗十一首(422)　陈柱尊诗六首(424)　陈绵祥诗一首(426)
陈蝶仙诗五首(426)　陈仲陶诗二首(427)　陈兆年诗一首(427)
陈叔渠诗三首(428)　陈勒生诗三首(429)　陈匪石诗二首(430)
陈家英诗一首(431)　陈家鼎诗二首(431)　陈家庆诗二首(432)
陈蜕安诗二首(432)　陈越流诗二首(433)　林寒碧诗五首(433)
林百举诗五首(435)　林拾采诗一首(436)　林万里诗三首(436)
林学衡诗十二首(437)　林之夏诗四首(439)　杭　海诗二首(440)
杨了公诗六首(441)　杨千里诗一首(442)　杨　曙诗一首(443)
杨贻谋诗一首(443)　杨杏佛诗五首(443)　杨赓笙诗一首(444)
杨随庵诗一首(445)　杨秋瀛诗一首(445)　金病鹤诗二首(445)
金庆章诗一首(446)　范烟桥诗二首(446)　范君博诗八首(446)
郑叔容诗三首(449)　郑佩宜诗二首(449)　郑雪耘诗二首(450)
郑逸梅诗一首(451)　郁曼陀诗二首(451)　周咏康诗三首(453)
周　云诗四首(454)　周实丹诗七首(455)　周瘦鹃诗三首(458)
周景瞻诗二首(460)　周天石诗二首(460)　周人菊诗四首(461)
周芷畦诗六首(462)　周祥骏诗二首(463)　庞独笑诗六首(464)
庞檗子诗十二首(465)　庞成宇诗一首(468)　经琢珊诗一首(468)
姚鹓雏诗十六首(469)　姚大慈诗二首(471)　姚石子诗十首(472)
姚民哀诗三首(474)　姚彝伯诗一首(475)　侯鸿鉴诗一首(475)
俞慧殊诗二首(475)　俞语霜诗二首(476)　俞剑华诗三首(476)
柳亚子诗十七首(477)　柳敏泉诗一首(482)　柳率初诗一首(482)
胡朴安诗九首(482)　胡寄尘诗十四首(484)　胡石予诗二十首(486)
胡先骕诗九首(489)　胡颖之诗六首(491)　胡惠生诗一首(493)
姜可生诗六首(493)　姜胎石诗四首(495)　姜丹书诗一首(496)
姜景伯诗二首(496)　姜电心诗一首(496)　洪炳文诗一首(497)
洪蕙父诗一首(497)　洪白萍诗一首(497)　费公直诗六首(497)
费龙丁诗一首(499)　钟薛生诗二首(499)　钟琴盦诗一首(499)
骆迈南诗三首(500)　徐仲可诗十七首(500)　徐枕亚诗一首(505)

徐琼仙诗一首(505)　徐世阶诗一首(505)　徐澄宇诗三首(505)
徐自华诗二首(506)　徐小淑诗七首(507)　徐弘士诗一首(509)
徐道政诗三首(509)　徐半梦诗五首(510)　浦醒华诗一首(511)
谈月色诗二首(511)　殷人庵诗二首(512)　诸宗元诗三首(513)
奚度青诗八首(514)　高吹万诗十四首(516)　高天梅诗十五首(520)
高佛子诗一首(522)　高君湘诗一首(522)　高君介诗一首(523)
顾悼秋诗六首(524)　顾葆珞诗二首(525)　钱红冰诗六首(526)
钱景遽诗一首(527)　钱释云诗七首(527)　傅屯艮诗十一首(529)
傅绍禹诗一首(532)　梁骏光诗二首(532)　凌莘子诗五首(532)
郭　惜诗一首(533)　陶小柳诗二首(534)　臧饭牛诗十三首(534)
曹缵蘅诗四首(537)　崔师贯诗一首(538)　袁　圻诗一首(538)
黄宾虹诗二首(538)　黄晦闻诗十六首(539)　黄克强诗五首(542)
黄芥弥诗一首(543)　黄　钧诗一首(544)　黄摩西诗二首(545)
黄季刚诗五首(545)　黄宗麟诗一首(547)　黄巽卿诗六首(547)
黄娄生诗八首(548)　龚尔位诗五首(551)　龚　骞诗三首(552)
程善之诗三首(553)　程华魂诗三首(554)　程长碧诗一首(554)
鲍亚晖诗二首(555)　蒋箸超诗一首(555)　蒋万里诗九首(555)
蒋蒋山诗四首(558)　谢无量诗六首(559)　谢良牧诗四首(560)
谢英伯诗三首(561)　谢佩青诗四首(562)　景梅九诗二首(563)
景耀月诗一首(563)　温著叔诗二首(563)　蒯文伟诗三首(564)
蒯贞幹诗二首(564)　雷昭性诗六首(565)　廖公侠诗四首(567)
谭天风诗二首(567)　谭　铭诗一首(568)　赵其相诗一首(568)
赵光荣诗一首(568)　赵泽霖诗一首(569)　蔡冶民诗八首(569)
蔡哲夫诗四首(572)　缪鸿若诗二首(573)　潘世谟诗七首(573)
潘少文诗一首(575)　潘飞声诗五首(575)　楼辛壶诗二首(577)
戴克谐诗一首(577)　戴皋言诗一首(577)

附　录：

一、南社社友姓氏录 ……579
二、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 ……627
三、南社社友斋名表 ……656

四、参加南社纪念会姓氏录 ……665
五、新南社社员录 ……675
六、南社湘集姓氏录 ……677
七、南社广东分社社员姓氏录 ……688
八、柳亚子自谈名号 ……691
九、表录拾遗 ……694

一、南社成立前的酝酿

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张东阳祠，时为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阴历己酉十月初一日。选择这个地点，作为会场，却具有意义。原来张公名国维，字玉笥，浙江东阳人。明天启、崇祯年间，累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鲁王监国，督师江上，抗虏投水死，著有《吴中水利书》，不但义烈著于史册，又复惠爱留在民间。这天参加集会的为陈巢南、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林秋叶、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蔡哲夫、景耀月，共十七人。又有来宾张栾甄、张季龙二人。高天梅为南社发起人之一，可是没来参加。亚子的《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一个谣言，说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嬗缴不来了。"我认为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这时江苏巡抚，是旗人瑞莘如，诸贞壮、胡栗长两位，都在瑞莘如的幕下当幕友，消息很灵通，他们两位都参与其盛，可见事实决不会象谣言那样的严重，天梅也不致避风头躲着不出来，但为何事所阻，却也莫名其妙，难怪亚子有此怀疑了。事后天梅有首诗道及此事，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十月朔日南社诸子会于吴门以事羁不得往，姑期明春再图良晤，吟成长句写寄同人：

铁匣沉埋古井枯，不成遁世岁云徂。德星聚处天犹醉，惊隐风高道未孤。岂少诗篇存甲子，尽多人物话菰芦。独怜唱彻公无渡，薇蕨春光要酒沽。

亚子当时做了很多诗，名为《吴门游草》，后来都散失掉了，仅

在他的《磨剑室诗初集》中，还留下二十多首的叠韵诗，可是《磨剑室诗》没有印出来。一九五九年，虽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了一本《柳亚子诗词选》，由他女儿柳无非、无垢选辑（何香凝题签，郭沫若作序），所选自一九〇三年起，至一九五一年止的作品，数量不多，且偏重于晚年所作，早年有关南社的，较少看到，不毋成为遗憾了。

《成立以前的南社》一文，是亚子自己写的，他根据《磨剑室诗初集》，谈及南社的酝酿情况。《磨剑室诗初集》中，有丁未冬（清光绪三十三年，即一九〇七年）一首诗。这诗是：

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海上酒楼小饮约为结社之举即席赋此：

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拚一醉，莫放酒樽空。

这首诗，徐蔚南把它列入他所写的《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一文中说："这诗可作为他们意志的代表，同时也可作为文坛上爆发出意志文学的第一朵火花。"

从这首诗看来，所谓结社之举，虽没有说明结的是南社，却已有南社的影子了，时间尚在正式成立前二年。至于南社的名称，那是开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春天，即一九〇八年。亚子有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两首诗：

云间二妙不可见，（原注：高天梅、张聘斋里居未出。）一客山阴正独游。（原注：陈巢南时客绍兴。）别有怀人千里外，罗兰玛利海东头。（原注：谓刘申叔、何志剑伉俪。）

鸡鸣风雨故人稀，儿复风流事已非。回首天涯唯汝在，相逢朱沈倍依依。（原注：南社诸子时在海上者，唯朱少屏、沈道非两人而已。）

柳亚子又这么说："一九〇八年春间，已有南社的名目了。事情还不止此，照诗上所讲，完全是追忆的口气，所以南社写真的摄拍，

决非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事情。岁月隔得悠久，记忆是成问题的。”亚子患神经衰弱症很严重，记忆力较差，有时很兴奋，朋友给他的信，仅仅问候，没有什么事情，他却立刻答复，甚至快信邮递。衰弱症发作了，任何事都不想做，懒得异乎寻常，给他的信，有着很重要的事情，他老人家却置之不理，一搁一年半载，付诸淡忘。南社最早经过，他也在依稀仿佛中。以上的诗篇，却为可靠的证据。亚子说：“南社写真，决非就是一九〇八年。”但他未下断语，说是一九〇七年就有南社的名目。据我推想，一九〇七年冬天，既有结社之举，很可能当时便有人提出社的名目，大家通过，定为南社，可惜亚子本人想不起来了。

提得再早一些，在南社之前，却已有许多南社式的活动。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他是苏州名宿诸杏庐的弟子，亚子的父亲柳念曾和叔父柳慕曾，都列杏庐的门墙，论起辈份来，巢南是亚子的父执。一八九八年春季，他在吴江县同里镇办雪耻学会，是提倡维新运动的。奈响应的不多，起不了大作用。直至一九〇三年，参加中国教育会，在同里镇办起支社来。翌年，东渡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一九〇四年，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编，又创刊《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一九〇五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许多攘夷复汉的文章。一九〇七年，徐锡麟、陈伯平、秋瑾等，为革命而牺牲，巢南在上海要为秋瑾开追悼会，未果，却成立了神交社。后来为南社社员的，如刘季平、吴癯安、柳亚子、高天梅等，都是当时神交社的中坚份子。过了一年，巢南在杭州认识了秋瑾的盟姊徐自华，设立秋社，在门上榜着嵌字联：“秋菊有佳色，社会惜此人。”语气是寓激昂于蕴藉中，同时协同自华把秋瑾的遗骸迁葬到西湖，自华又请人绘“西泠悲秋图”，征人题咏，巢南更作《鉴湖女侠传》。这些都是触犯清王朝的忌讳冒着很大危险的。

神交社曾举行雅集，复绘有“神交社雅集图”，可惜这图现已没有了，只留有亚子一篇《神交社雅集图记》，这也是富有革命性和历

史性的珍贵文献。现把这篇文字录在下面：

丁未七夕，神交社同人，修秋禊于海上之愚园，一时贤豪长者，罔不毕集。不佞当造谋之始，亦辱为前鱼，独以杜门息影，江湖契阔，不得从诸君子游，饮闻謦欬，为怅惘者久之。既而陈子佩忍书来，以雅集图记见属，乃慨然曰：嗟夫！今之时，何如时乎？小雅废，夷狄横；诗书烬，微言绝；礼崩乐坏，俗敝风颓，而莫可与居之时也。士生斯世，咸瞿然忽忽，而有所不屑以贸一日之荣。夫既有所不得志于世俗，则必益求其同调之朋，与为么弦之和。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庄周之旷达，犹不能不致感于跫音，则若而人者，当其谭宴终日，流连光景，虽若无异常人，而识者窥其用心，固俨有上指天、下画地，咄咄不得意之奇慨存矣。在昔典午中烬，新亭涕泣，行类楚囚，而王导以江左夷吾，翊戴琅琊，延中原文物之遗，功高微管。降及胜国，复社隽流，置酒高会，其意气亦不可一世。迨乎两京沦丧，闽粤继覆，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皆坛坫之雄也。事虽不成，义闻昭于天壤，孰谓悲歌慷慨之流，无裨于人家国也。板荡以来，文武道丧，社学悬禁，士气日熠，百六之运，相寻未已，岁寒松柏，微吾徒其谁与归！然则此集之有图，此图之有记，其亦鸿爪之义欤！他日蜚弧先登，孰为健者，慎毋忘此息壤也其可。

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当时神交社诸子的满怀激情，气冲牛斗，若非亚子，也决不敢作如此露骨的豪言壮语。

神交社外，尚有三千剑气文社。庞树柏《哭黄人诗》，有"十九寓言空领略，三千剑气久销沉"。（注云："庚子之春，先生偕余兄弟结三千剑气文社于吴下。"）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黄人为常熟黄摩西，著稗史说部，负有盛名。这时他执教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树柏和他长兄树松，都是常熟人，和黄人同乡，旅居苏州。后来均籍隶南社。

"狮子山招国魂"，那是南社先锋队所演的一出活剧。吴江范烟桥，也是南社社友，在他所著的《茶烟歇》笔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朔（一九〇三年），关中梁柚隐，吴县胡友白、杨韫玉、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苏州郊外狮子山，为诗文以招国魂。其事甚秘，而当时文人革命思想之活跃，此其见端。朱梁任先生最激烈，书年曰："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十月辛亥朔"，而署名曰："黄帝之曾曾小子"。诗曰："维有胡儿登大宝，岂无豪杰复中原。今朝灌酒狮山顶，要洗腥膻宿世冤。"若为当局所发觉，必难免身殉，然不死于文字，而死于水，梁任先生其不瞑目矣。复有题招魂旛云："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旛。"旛为一白布，上绘雄狮狰狞状，意谓睡狮已醒，将一吼惊人也。前年陈佩忍丈主江苏革命博物馆，梁任先生曾语及旛，佩忍丈戏谓之曰："招魂之旛，至今犹藏诸箧衍，其价值在革命博物馆所列者之上。盖三十余年前，冒死以为此，其敢胆不弱于烈士之怀刃掷弹也。"梁任先生殁后，此旛不知始终保存否？惜革命博物馆，亦以不急之务，不置督理，已征集者，尘封蛛罥，精神之淬励，中土之人已薄之而不为矣。

按朱梁任、包天笑，均属南社耆宿，梁任于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十一月，和他的儿子世隆，乘舟渡太湖，赴昆山县角直保圣寺，参加唐塑保管委员会开幕典礼，覆舟死。烟桥所谓死于水，便指此而言。梁任的大胆行动，不仅招国魂而已，且取号君仇，反对君主，当那拉氏做寿时，他却服素衣冠，大哭道："黄帝子孙甘心做奴隶么？"被清吏抓了去，他不屈服，结果，清吏认为疯子，没有追究，放了他回去，从此朱疯子便出了名。

光复会和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主要的有力组织。陈巢南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柳亚子也为光复会一分子，是蔡元培介绍的，同

时又入同盟会。南社社友为同盟会会员的很多，除陈巢南、柳亚子外，如朱梁任、高天梅、庞树柏、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正平、林立山、朱少屏、诸宗元、林之夏、景耀月、李怀诚、章木良、卓真吾、雷铁厓、周柏年、范鸿仙、阳惕生、沈怡中、吴信三、陈家鼒、陈家鼎、陈家英、陈家庆、黄季刚、马小进、梁云松、张卓身、林一厂、郑仲敬、徐朗西、张默君、谢圉人、陈仲权、张荔丹、杜仲虙、林庚白、叶竞生、邓孟硕、刘季平、马君武、邵元冲、田梓琴等，都在同盟会中起着革命作用。有的竟仗剑从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南社继续着革命的传统，可谓渊源深远。

顺德邓秋枚，在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也是个革命组织，提倡民族气节，以攘夷复汉为主旨，出版了《国粹学报》、《风雨楼丛书》、《古学汇刊》及其它单行本。参加该会的，有陈巢南、高吹万、诸宗元、黄宾虹、蔡哲夫、胡朴安等。苏曼殊来沪，常寄居国学会的藏书楼中，陈巢南也在藏书楼，住过一个时候，该楼藏书二十余万卷，以诸宗元征求所得为多。上述几位，又都是后来南社的中坚，但秋枚却没参加南社。亚子的《南社纪略》说："秋枚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不晓得后来南社正式成立时，为什么没有罗致到，这原因已记不清楚了。"《国粹学报》所发表的文字，多数是阐述明末遗民顾炎武、王船山的民族思想，表扬陈卧子、夏完淳英勇不屈的气节。

高吹万组织的寒隐社，成立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秋间，比南社成立早几个月。参加的什九是后来的南社社友。吹万自号"寒隐子"，苏曼殊为他绘"寒隐图"，他又取号"志攘"、"黄天"，都含有反清意识。当时曾有刻印《寒隐社丛书》的计划，结果未成事实。

其它尚有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自治学社等，都和柳亚子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亚子的革命思想，就是从这里孕育的"。吴江金鹤望，是这些会社的主干，亚子且沐着他的教泽。后来，鹤望没参加南社，也不知其原因所在。

柳亚子和田桐创刊《复报》，据说封面"复报"二字，写的是反

文，含有反清的意思。亚子也写了《中国灭亡小史》，从满清入关写到光绪末年，用以激励人心，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该报门类较多，除载一些旧体诗词外，还有社论、传记、评丛、小说、音乐，文言语体间用，浅近易读，这对吸引读者，也起了极大作用。每月一期，共发行十一期，后被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禁止，只得停刊。

二、南社的成立及其它支社

南社经过了数年的酝酿，直至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己酉十月初一日，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才算正式成立。雅集前四天，亚子从黎里先到了苏州，冯心侠、俞剑华，也从太仓赶来，一同住在苏州金阊门外的惠中旅馆。这时陈巢南养疴吴中，在天库前张姓家做西席老夫子，当然尽些地主之谊，招待一切。恰巧那艺名小子和的冯春航，在惠中旅馆附近的某剧场演戏，亚子等就天天涉足梨园，做了顾曲周郎，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对春航大为倾倒，写成了许多诗篇，相互唱和，仿佛为以后每次雅集必有诗词的前奏曲。苏州的船菜，由船娘纤手调羹，是别具风味的。十三日早晨，他们就雇了画舫，从阿黛桥出发，循七里山塘，一橹双桨，摇到虎丘。上了岸，直趋张东阳祠，社员和来宾共十九人，先后都到了。开了两桌，菜肴是船上备着的。一方面喝酒，一方面选举职员，预备发行《南社丛刻》，当场选出了陈巢南为文选编辑，高天梅为诗选编辑，庞树柏为词选编辑，柳亚子为书记，朱少屏为会计。选举既毕，觥筹交错，酒兴勃发。大家都带着醉意，高谈阔论，忽然谈到诗词问题，亚子为人不解世故，是很率直且复天真成性的，闹出一个小小的笑话来，亚子自己把这笑话记录在他的《南社纪略》中：

> 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是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的。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的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

这句话不要紧，却惹恼了庞檗子和蔡哲夫，檗子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哲夫却夹七夹八地喜欢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于是他们便和我争论起来。一方面，助我张目的，只有朱梁任，可是事情不凑巧，我是患口吃症者，梁任也有同病，两个人期期艾艾，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檗子虎丘雅集纪事长歌，有："众客酬酢一客欷"之句，就是表示这一宗公案了。

谈到亚子的口吃症，的确是很严重的，越是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所以他宁可写长长的文章，却怕作短短的讲话。他所以有这症状，是有原因的。他家和吴江费仲深（韦斋）有戚谊，仲深比亚子长一辈，亚子小时候，和费家的子女一同读书，费家有一位患着口吃，亚子瞧了发笑，顽皮地故意学着他的口吻说话，日子久了，自己也患了口吃症，那费家患口吃的，力自矫正，长大了说话如常，亚子却口吃到底，成为终身缺陷。

南社订有条例，当时在虎丘雅集会上通过，凡十三条：

一、品行文学两优，得社友介绍者，即可入社。

二、入社须纳入社金三元。

三、愿入社者，由本社书记发寄入社书，照式填送，能以著述及照片并寄，尤妙。

四、社友须不时寄稿本社，以待汇刊，所刊之稿，即名为南社丛刻。

五、社稿岁刊两集，以季夏季冬朔出版。先两月集稿付印。

六、社中公推编辑员三人，会计书记各一人，庶务二人。

七、社稿以百页为度，分诗、文、词录三种。诗文录各四十页，词二十页。

八、选事由编辑员分任。

九、社稿出版后，分赠社友每人一册，其余作卖品。

十、各社友散处，每以不得见面为恨，故定于春秋佳日，开两

次雅集，其地址时期，由书记于一月前通告。

十一、职员每岁一易人，雅集时由众社友推举，连任者听。

十二、雅集费临时再行酌捐。

十三、条例每半年于雅集时修改。

通信处：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五十四号民立报馆朱少屏，或苏州黎里镇柳亚子。

这条例规定每半年雅集时修改，但每当雅集时，大家往往认为无庸修改，就照旧通行。到了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七次雅集，亚子提议修改条例，主要在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当时很多人反对，亚子大为气愤，宣告脱离南社（这事下文详述）。后来由姚石子提出议案，请亚子重行入社。尊重他的主张，修改条例，改三头制为一头制。其它修改的，如："入社须纳入社金三元，岁纳常捐一元，交本社会计部核收，发给收条为凭。"又："社稿岁刊两集，以阳历二月、八月集稿，由编辑员选定，三月、九月交干事抄写，四月、十月付印，六月、十二月出版。"又："凡社友确有妨害本社名誉者，候雅集时公议取决除名。"又："社友于所在地满十人以上者，得组织交通部，推举交通员及各职员，惟非社友不得厕入。"又："各交通部成立时，当报告本社书记部，以便接洽。成立后须以部中状况及社友通讯地址有无变动，每月函告书记部，以符交通之义。"又："社友有于所在地召集社外人士，有所结集，其宗旨办法与本社略同，而别立名号者，于本社无联带之关系。其愿与本社联络者，本社得以友谊报之。"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愚园举行第十次雅集，条例又略有修改，如："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又："本社设主任一人，总揽社务，并主持选政，由社友全体投票公举。会计书记各一人，干事无定额，由主任委托，兼职者听。"又："主任每岁一选举，秋季雅集前一月，由书记部分发选举票于全体社友，社友接票后，即照式填寄，俟雅集之日，检视票额，以多数者当选，连举者得连任。会计、书记、干事，随主任为进退。"又："条例有未完备处，社

友得随时提议，由主任斟酌修改。”附则：“本社通信处：江苏苏州黎里柳亚子。收款处：上海静安路五十一号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从这次修改后，便没有修改过。且这条例，后来成为具文，所谓交通部，没有这会事。《南社丛刻》，有时年出数集，有时一二年中停顿着。社友纳社费，不能普遍，原来一般社友，未免有些名士习气，疏放惯了的，这些纳费琐事，从不置诸于怀。社中开支却是不能省掉的，尤其刊印《丛刻》，纸张印工，为数很多，这笔款项，大都由亚子垫付。社友纷纷下世，辑刊遗集，这刊资亦往往由亚子担任，所以南社有二十七年历史，亚子私人斥资达万金之巨。当时亚子曾有这样一句话：“没有柳亚子，就不会有南社。”有位社友却开着玩笑说：“恐怕没有南社，也不会有柳亚子吧！”按附则中的“收款处，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实际上寰球中国学生会，便是朱少屏办的，南社社友史文钦，做了少屏的副手。又朱剑芒为辑《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南社举行会议的通知书，什九由该会代发，后来该会移至卡德路（今石门二路）。

《南社丛刻》第一集，一九一〇年一月出版。首列陈巢南所撰的一篇骈四俪六的《南社叙》。后来《丛刻》第九集又把它重行刊布，下加编者附志：“右文作于己酉之岁，曾刊入南社第一集中。时胡焰犹张，吾辈自分殆将以皇汉遗民终老，故其辞若此。今时势且一再变迁矣，虽沧海桑田，盛衰靡定，而愚公精卫，信誓未忘。谢康乐云：‘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世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言。”这篇《南社叙》，一再重刊，可见其具有代表性并为南社的重要文献，兹录存在下面：

> 盖闻隆中促膝，犹传梁父之吟；庑下赁舂，未忘五噫之句。投清流于白马，诗品终存；极迁谪于哀牢，雄文独健。自古羁人贬窟，寡妇逋臣，才子狂生，遗民逸士，苟其遭逢坎坷，侘傺穷途，志屈难伸，身存若殁，莫不寄托毫素，抒写心情。对香草以含愁，怀佳人其未远。凄馨哀艳，纷纶兰蕙之篇；悱恻缠

绵，曲尽温馨之致。入么弦而欲绝，弹不成腔；未终卷而悲来，涕先沾臆。凡若此者，其故何哉？亦谓谊存忠厚，不离江湖魏阙之思；意切忧伤，遂多匪风下泉之什。词虽嫌其过激，心欲往而仍还。湘水沈吟，比三闾兮自溺；江南愁叹，等贾傅而烦冤，此不得已者一也。抑或揽毫丘之葛，重喟式微；采首山之薇，将归曷适。竹石俱碎，凄凄朱鸟之咮；陵阙何依，黯黯冬青之树。吊故家于乔木，厦屋山丘；寻浩劫于残灰，铜驼荆棘。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而且乘车戴笠，交重金兰；异苔同岑，谊托肺腑。携手作河梁之别，苏李情殷；聚星应奎斗之芒，荀陈契合。或月明千里，引两地之相思；或邻笛山阳，怅九京之永逝，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要诸因缘，都成感慨；偶逢好事，遂尔风流，南社之作，得毋类欤！然而语长心重，本非无疾以呻吟；兴往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辨足音于空谷，一士凿然；追逃社于前盟，数人而已。每相逢其恸哭，或独往而迢遥。时从詹尹卜居，辄向祝宗祈死。黄冠野服，惊看方外之人；跼地蹐天，如抱无穷之恨。倘逢忌讳，必疑当代之怪民；幸托清朝，便尔疏狂以玩世。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选之伦；终古河山，用依次尾国玮之集。大夫君子，倘无罪焉，幼妇外孙，且自赏也。吴江陈去病。

《南社丛刻》，用有光纸四号铅字排印，线装，封面第一二集是淡红色，第三集起是瓷青色，大小和十六开本差不多，这种书册的格式，当时成为风尚。上海天主教所办的学校，那国文课本，不采用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所发行的教育部审定本，而由天主教会特请梁溪词人邹翰飞编辑，别成一大套，归徐家汇土山湾印刷厂印行，格式完全和《南社丛刻》相同，也是用有光纸四号铅字排印，线装，瓷青封面，粗看往往错认教会学校把《南社丛刻》作为教本哩。《丛刻》第一集是高天梅编的，由黄宾虹主办印刷。编制很马虎，次序

也杂乱无章。出第二辑时，因陈巢南在杭州蒲场巷高等学校教书，由他负责编辑，即在杭州出版。编制比上一集好一些，是把文选、诗选、词选排在一起，各人专集列在后面。然既不按作者姓氏笔画，也不依籍贯省分，看起来还是有些杂乱。又校对不严，有很多错字。亚子对这两集，都不惬意，于各人专集，也有意见，因为专集占去很多的篇幅，那么社友的作品，不能普遍发表，以后社友多了，更成问题。所以在一九一〇年(庚戌)八月十六日，借上海张氏味莼园举行雅集，推举宁太一任文选编辑、景耀月任诗选编辑、王无生任词选编辑，这样一来，陈巢南、高天梅两人很不高兴，尤其是天梅对亚子很有芥蒂。可是推举三位编辑时，景耀月没有参加味莼园的雅集，宁太一在北京帝国日报馆担任辑务，也没有来上海，都辞谢不能就职。王无生虽在上海，又推着事情太忙，不克分身，而第三集《丛刻》成为无人负责，亚子只得自告奋勇，拉来了俞剑华，代为编选。那时社友寄来的诗词文稿，有的行书，有的草书，很不一律，且有写在花笺上，字迹娟秀，钤着印章，成为一个横幅，或一个手卷，这样交给手民，弄脏了未免可惜，亚子就把这些稿子统体誊写一遍，然后发给排字房，这样成为惯例。以后这个抄胥工作，往往由亚子担任，因此亚子家里，保存了很多南社社友的手迹。这第三集《丛刻》的抄写，当然出于亚子手笔了。这年十二月底，三集居然问世。编制革新，内容分三大部门，一为文选，二为诗选，三为词选，取消专集，成为正规化。直至第二十二集结束，始终不变。由于社友故世的多了，经常要在南社社集上登载亡友的遗像。十九集上，登载吴虎头像，却闹了个笑话，原来这个像是戴眼镜髭须鬙鬙然的半身像，由景梅九觅得的。不料登出后，丁佛言谓"此像实为我之小照"，诘问南社编辑致误之由？编辑因把佛言信寄给梅九，嘱彼代答，梅九便复致亚子，如云："亚子社长青睐：函悉。前托友人觅虎头遗影，于照相馆得一枚，即弟所寄，社集所登者也。当时弟察其骨格须眉，及近视眼镜，虽不与故人相仿，而知友亦同声曰：'俨然一吴虎头在照也。'

惟某友曾言眼较大，殊不类。而弟且疑虎头照像时故张其眦，亦未可知。今丁君佛言既认定为己像，则必系觅像者之误认，然其责不特在觅像者，而国风旧人，半负其咎，弟亦负责一人，拟于报端声明更正，并向丁君道歉。即祈兄以弟函大旨转复丁君为祷。孔丘貌似阳货，古有其说，今见其事，怪怪。余容别叙，即候吟祉。弟景定成鞠躬。"附语："因觅像友人回籍，无从问其致误之由来，六年二月十四日。"亚子把这封信，附录于《丛刻》二十集后，一方面托张荔丹向虎头夫人索到小影两幅，一全身正面坐像，面前置花一盆，一全身作拈须吟哦状，在《丛刻》重行登载。谓："使庐山真面，与天下共见。"封面题签，每集更易，如黄晦闻、蔡哲夫、汪兰皋、张心芜、蔡冶民、李息霜、费龙丁、李华书、郑凤仪、邵瑞彭、庞树柏、萧蜕公、余天遂、王蓴农、陈去病、张默君、黄克强、邓尔雅、陆丹林、刘季平、马超群、缪勿庵、邓寄芳、蒋蒋山、林凉生、蔡济民、吕碧城、王葆桢、方韵松、王瘦月等，都为执笔，实在社友擅书法的太多了，第二十集上，扉页题签的达八帧，但漏掉擅书的社友，为数尚不少，此仅属全豹的一斑哩。

《南社小说集》，这是《丛刻》以外的辅佐刊物。原来南社社友，颇多善治小说家言的，因有《南社小说集》的出版。这集子用有光纸，四号铅字排印，一如《南社丛刻》，封面题签，是蔡冶民写的。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四月由文明书局发行。只出一期，没有续刊。内容有周瘦鹃的《自由》、成舍我的《黑医生》、程善之的《儿时》、叶小凤的《贼之小说家》、王钝根的《予之鬼友》、赵苕狂的《奇症》、胡寄尘的《黄金》、闻野鹤的《媒毒》、姜杏痴的《蛇齿》、叶中泠的《云》、王大觉的《红爪郎》、孙阿瑛的《伤心人语》、贡少芹的《哀川民》。补白则有王均卿的《废物赘语》，均卿别署新旧废物，这个册子就是均卿编辑的。他老人家还撰了跋语，如云："南社始于清季，而光大于民国，先后著籍者，越沧浪贤人数而上(按苏州沧浪亭畔，有五百名贤祠)。中有哲学家、政学家、法学家、军学家，而以文学家占其多数。诗文歌词，岁出二三册，万流景仰，纸贵洛阳矣。往岁同人协议，佥谓：'开通风气，棒

喝社会，文字之最有力者，莫如稗官家言。'社中颇多工于此道者，商于社长，通函征求，不数月裒然成帙。庄谐参半，撰译相兼，众腋之集，成千金之裘；一脔之尝，胜五鼎之味。以不佞之虱于社中有年，而以版权让诸本局，任刊行之责焉。不佞幼而孤露，兴嗟失学，自壮而艾，人役之日多，自为之日少，一艺无成，良用愧恧，不获与诸君子分著述一席，而编辑余暇，不改东涂西抹之故习，逞其一知半解，作凿空之小言，缀列诸君之末，谬叨附骥之名，幸孰甚焉。因跋数语于后。"这集亦风行一时，上海金钢钻报社，洽小说家言的有好多位，就仿《南社小说集》，刊行《金钢钻小说集》，和它颉抗。

《南社社员通讯录》，一九一一年出版。封面题签，出朱少屏手笔。少屏治英吉利文的，很少写毛笔字，真是出了冷门。开头为高天梅的《南社启》，接着是南社条例。姓名以入社书收到先后为序。可是这入社书的先后有些混淆，因为最初社友结合，没有什么入社书，到味莼园雅集时才决议补填。当时陈巢南却认为入社书多此一举，不愿填写，亚子不得已替他代填。高天梅和他的夫人何亚希两人填写在一张纸上，诸如此类，所以次序是有些出入的。还有的始终未填入社书，而通讯录却录在其内的。总之是一篇糊涂账。《通讯录》的社友，共一百九十三位。第二三次印《通讯录》，社员发展速度是很快的。《通讯录》式样，也和《丛刻》相同，不过薄一些罢了。到了第三四次印《通讯录》，改称《南社姓氏录》，因为《通讯录》仅有姓字及通讯处，太简单了，《姓氏录》则除了姓字及通讯处外，可以加入字号籍贯。况南社社员相继死亡，如已故世的列入《通讯录》，生人怎能和死人通讯，岂不成为笑话。改为《姓氏录》，那就不成问题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重订南社姓氏录》出版。这《姓氏录》的封面，是别署黄昏老人的李叔同题署的，分上下二编，上编自陈巢南至杨汝禧，以收到入社书先后为次，共七百五十位，已故的四十位。下编为未收到入社书以介绍先后为次，自俞栋至张遵午，共七十五位，已故的六位。下编的字号籍贯方面，有些漏掉不列了。《姓氏录》末

801518

页，附有两个启事，其一："本社创始己酉。自辛亥正月起，至民国元年五月止，共编印《通讯录》三次。二年四月改编《姓氏录》，甫出版而赣宁兵败，元恶焰张，南北社友，一时星散，遂无从继辑。今值共和回复，文教再兴，爰印斯册，以饷同社，并拟仍依前例，岁刊一次，或两次，凡录中所载各友名号籍贯以及通讯地址，如有舛误漏落，乞随时函告本社主任兼书记江苏苏州梨里（按黎里，亚子经常改为梨里）柳亚子处，以便补正，实为大幸。此布。"又其一："本社已故社友遗像，除已印入社刊各集者外，如陈治元、周兰客、刘仲遽、张聘斋、仇冥鸿、戴誉侯、蒯啸楼、温雪簃、苏冼凡、程韵荪、钱伯良诸君，均待征求，同人如有藏弆，务请即日挂号邮寄苏州梨里柳亚子处，以便续印。原片如须寄还，并乞示知，当遵办不误。此布。"以上许多照片，有的印出，有的始终未印，那是无从征求，也就罢了。此后若干年，没有续刊《姓氏录》。

当时尚有几个社和南社桴鼓相应的。较早有淮南社为南社支社之一，周实丹、阮梦桃、王桂秋等为发起人。奈社友不多，作用不大。一自实丹、梦桃两人被清吏淮安令姚荣泽所杀害后，失了主脑，淮南社也就无形解散，名单也找不到了。当创始时，南社姚石子撰了一篇《淮南社序》，成为唯一的文献，序文曾载《南社丛刻》：

> 呜呼！今天下之变亟矣，非崇尚武功，必不足以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舍本逐末不可也。以言其本，舍文字其谁哉！盖文学之入人为至深，感人为至切。听郑卫之音，使人靡靡；诵无衣之什，而勇气生焉。故文学者，国魂之所寄也。我友周子实丹，淮南人也。以文学提倡于二淮，结为淮南社，书来属余一言。余维自大江以南，首倡南社，为海内之先声，而后如越，如辽，如粤，闻风响应，今淮又继起矣。是天之未丧乎斯文，而不忍神州之长此蒙蒙也。夫淮南介乎二畿之间，为东北之要冲，长江大河所犄角，其民族强悍，自古以武功著称于史册。当天下多事之秋，英雄崛起，亦必资以为根据地。宋明南渡，皆以

不保二淮而亡，则淮南之历史地理，岂不灿然有光哉！今此社之结，因文学而导其保种爱类之心，以端其本。人人涵濡乎风教，不忘其典型，二淮沈毅果敢之民风，犹有存者，则今日悲歌慷慨之伦，安知不即异时挽狂澜扶大厦之士乎！余故忘其不文，贡其鄙陋，为淮南社最焉。辛亥七月。

辽社，也属南社支社之一，当时的活动情况，以越年多，罕有耳熟能详的了。南社陶小柳有《辽社发刊辞》，那么辽社一定有个刊物，可惜访觅不得，不知其究竟怎样。只有把《南社丛刻》所载的小柳这篇《发刊辞》录存于下，以见一斑：

夫自海禁初开，家习旁行之学；岛约互守，人尚蜚空之谈。几至获麟千秋，垂鲁史之绝笔，祖龙一炽，冷秦劫之残灰。吾道不行，斯文久丧。呜呼！洛钟肆应，用致虚声，豐碑高题，恐讥没字。白云不见，秋风兴团扇之悲；空谷无音，流水少鸣琴之趣。抽薪未果，覆瓿徒伤。甚者书读蓝皮，俗移碧眼，未著等身之作，已入断发之乡。托孤愤于樊川，都知爱国；写伤心于开府，不解离家。以我骚人，尽成志士，加以冤禽衔石，蹈沧海而不归；征雁传笺，阻重关而望远。无复怀江河于今古，喻诗酒于平生者矣。同人有鉴于此，集辽社于沈阳旅次，消我馀闲，供其讨论，虽雕虫之技小，推司马之才多。拣恒河之沙，碎金可拾；吹山阳之笛，旧雨堪联。追复社之后尘，修兰亭之禊事。论文则常奴休笑，克跻方回；吟诗则坡老如仙，不让玉局。效倚声于赵宋，索和曲于巴人。志怪能谈，悉登别传；搜神有记，谁耻稗官。得此一编，酬余素志。用僧孺之新事，掌耀灵蛇，激虞翻之言泉，胸抱荆璞。皆属专门，各推妙手。然关雎开卷，无非正始之音；大雅扶轮，何取谬悠之说。托神州之渺渺，亦复泪湿铜驼；看残月之昏昏，早听枪沉铁马。不言治乱，空付文章，从此歌屯田之词，止谈风月；量阮籍之屐，或纪山川。登楼王粲，定萦去国之思；泣路杨朱，可寄忧时之恨。唾壶击

遐，久知玉犀之足珍；珊网牵来，日盼锦鳞之翔至。勿吝佳什，乞付邮筒。总期掷地成声，气化豐城之剑；问天属对，力回合浦之珠。证此因缘，聊为嚆矢。

据这一文，可知辽社社址，设在沈阳。辽社社刻，陶小柳是主掌笔政的。

南社还有广东分社，一般人称为粤社，社友两百馀人，倡始较早。一九一七年(丁巳)闰二月初三日，假座广州花塔街六榕寺举行第一次雅集。摄有一影，制版载在《南社丛刻》二十集卷首。时铁禅诗僧，为六榕寺住持，特辟一室为分社办公处，来会者三十九人，分韵做诗，兴会飙举。蔡哲夫画石，谈月色画梅，陆更存画兰，成为一幅，张诸壁间，以资点缀。社友且发起修白山云泉山馆七子诗坛。一九一八年(己未)闰七夕，又举行禺楼清尊集，凡六次，每次有诗，有以粤地胜迹为题的，有以粤地名产为题的，又有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及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分咏的。第五次雅集，为十一月初三日，适值顾横波生辰，邓尔雅家藏顾横波象，即以赋诗。蔡哲夫室人张倾城，亦是日诞生，哲夫更有"我与美人缘不浅，眉楼芳诞暗相同"之句。前后举行六次，得诗词六十七首，编写成为一卷，寄姚石子，刊载《南社丛刻》二十一集后面，作为附录。隔了一年，十一月晦日，陈巢南赴粤，曾召临时雅集于南园，到者不多，屡欲作第二次雅集，没有成为事实，哲夫谓："氛翳之世，文酒高会，亦不易也。"确是有感而发。录谢华国所撰《南社粤支部序》，亦载《南社丛刻》，以留鸿雪：

安瓜羡枣，三神宫阙之奇；苏海韩潮，千古波澜之壮。炎洲翡翠，弄采南枝；铁网珊瑚，称珍上国。结想于骑羊观里，拈吟于崇蕞楼边。别雨淮风，久辑西园之盖；天涯地角，未添东海之筹。珠岛云开，江山减色，铜壶水漏，帘幕生秋。此宁子仙霞(宁太一号仙霞)到粤以来，南社支部所由设也。尔其扬子江干，春申浦上，寓公风月，过客光阴。张翰挂冠，言归阙北；庾

信作赋，哀遍江南。红豆芳时，眉黛惊鸿之舞；琼花胜境，腰缠跨鹤之游。美景良辰，盟联牛耳；故人知己，径启羊求。虽昭明文选之楼，洛下耆英之会，无此盛也。迨夫青兕渡河，卢龙款塞，书成革命，诗咏离骚。世以变而聿新，学以疏而成故。鸭抑吉思之派，渐染欧风；哀梨敦的之书，多崇武露。丁丁弦索，挥残玉树之歌；于于明珠，掬起铜仙之泪。讲学问于六经以外，求神仙于八极之遥。禹甸九州，将成左衽，梁元一炬，只剩金楼。仲尼住广桑山，难障东流之势；释迦居波罗奈，宁回西没之光。嗟嗟！日月常行，江湖不废。道非坠地，既赖先贤；文未丧天，专资后死。朽蠹寄生于脉望，痴龙笃守夫娜环。跫然空谷之音，岂无嗣响；绝矣广陵之散，又始椎轮。怅滴滴之年光，嗟劳劳之亭子。朝云渡海，曾侍文昌；枚叔留淮，艳称词客。鸟官述古，学久在夫四夷；马骨登台，意原期夫千里。叩梅铜之关塞，横数霸才，披桂海之虞衡，眷言作者。用是堂开广雅，风采粤讴，挹丹荔之清芬，览白藤之佳气。旧家燕子，零丁泛梗之词；大长蛮夷，遁甲开山之术。证因缘于香火，洗俗耳于筝琶。凡属凤啸苏门，鹰扬河朔。门前乌桕，那无清溪女郎；楼下青骢，或有太原公子。邀王猷而看竹，坐庞统于采桑。南部烟花，感三生之杜牧；北朝文字，剩一片之韩陵。当兹蛋雨屋云，残笳断角，搴裳联袂，鼓瑟吹笙。寄周郎帐下之儿，呼郑氏泥中之婢。芝兰入室，吐未尽之春蚕；丝竹非声，鸣当阳之神爵。锦囊心血，渊渊金石之音，宝镜光芒，凛凛英雄之气。既文人之雅集，亦吾道之当家也。下走同轨论文，乘桴访学。昆仑片玉，空思如鄘之才，澼洸千金，谁是不龟之手。或者天池鹏运，碣石雕盘，斗边之博望未归，舟上之成连云远。结苔岑于岭表，莫抱遐心；张朴学于中原，共存国粹。望龙光而求剑匣，为莺友而卜乔枝。汉上题襟，不觉唾壶打碎；山头戴笠，还期饭颗相逢。虽然地处外江，人趋西艺，归辽

阳之皂帽，卓具典型；乞勾漏之丹砂，尚存窠臼。书摹禊帖，记盛事于兰亭；宴启琼筵，希大文于李白。从此探骊得路，旋驷盈门，扶大雅于东瓯西瓯，过高轩于今雨旧雨。蓬莱仙侣，同登粤秀之峰；香草美人，遥答湘妃之曲。纵使麻姑眼浅，栧触扬尘；但凭精卫心长，殷勤填石。招来学士，宏开蟋蟀之堂；唤起司空，快让麒麟之阁。中华民国元年月日序。

南社主任柳亚子因唐宋诗之争，斥逐社友朱鸳雏、成舍我（这事另详《南社的纠纷和斗争》一文中），引起了部分社友的不满，特别是蔡哲夫起来大反对，用南社广东分社的名义，不征求粤籍社友的意见，背后签了许多人的姓名，声明为朱鸳雏、成舍我抱不平，伸张正义。拟拥高吹万做主任，推翻柳亚子。当时粤籍社友陆丹林等，对于哲夫背签姓名的不正当行动，登广州《共和报》揭发，且否认签名，有云："被人冒名登广告，发传单，本人绝无所知，显系奸人借此招摇，别有作用。特此声明，以正视听。"登出后，丹林剪寄亚子，亚子又交叶楚伧，在《民国日报》转登。这样一来，蔡哲夫泄了气，也就不再搞下去。南社选举，亚子仍在总票额四百三十二票中，以三百八十五票当选。

《南社湘集》，这起源于长沙南社分社。分社社友傅屯艮、刘约真、阳兆鲲、孔襄夷等，邀了陈巢南，共十九人，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即旧历中秋节，在长沙烈士祠举行第一次雅集，并摄了一影。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月九日，再集合于寿星街的琴庄，到了十二人，未到的八人，共二十人。这时傅屯艮正讲学于王仙，便以"王子去求仙丹成十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十字分韵作诗。本年秋天，又集枣园。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举行半园雅集，已为第四集了。到了二十九人，也摄影以留纪念。这些照片及分韵诗，都印入《南社丛刻》十九集中，因长沙的社友，和大本营的南社社友是声应气求的一贯组织。傅屯艮是分社的主持人，阳兆鲲为副，一九三四年，屯艮客死皖中，身后

诸事，都由同社刘鹏年和鹏年的叔父刘约真经纪一切。分社主持便归鹏年承乏，社友推他为分社社长。当时反对柳亚子的蔡哲夫，及对亚子有微言的社友，纷纷参加分社。哲夫又拉拢了一些无可无不可的中间派社友，都隶籍分社中。加之亚子把南社改组为新南社，迎合新思潮，吸收新文化运动的健子入社，面目精神，都焕然一新，于是南社一般思想保守的觉得格格不入，也就归向分社。这样社友人数激增，社长刘鹏年等便别树一帜，与新南社几乎分庭抗礼。且订有湘集简章：

一、本社继续南社，就长沙组织。以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

二、社友入社，不限省籍，但须有本社两人以上之介绍，并填具入社书。

三、社友缴入社金三元，但旧有南社社籍者不缴。

四、社友常年捐，于入社时认定，每年得分两期缴纳，至少以每年二元为单位。特捐无定额。

五、本社设社长一人，总理社务，由社友投票选举，任期一年，但得连选连任。会计一人，由社友委托。书记校勘各一人，由社长雇用。

六、本社每年上巳重九，各举行雅集一次，地址及雅集费由本社先期通告。

七、本社出入账目，由会计造册，于上巳雅集时报告，公推社友两人审查。

八、本社社刊为不定期刊，但每年至少须发行一次。社刊内容分四类，一文录、二诗录、三词录、四附录，但均以文言为准。社刊撰述，概由社友担任，编辑则由社长负责。

九、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于雅集时由社友提议，经多数赞成后修改之。

附则：本社社址设长沙妙高峰南园。各社友信件及捐款，请寄

长沙长岳庙关监督署刘雪耘收(雪耘为刘鹏年别号,时刘任关监督秘书)。

《南社湘集》,发行了八期刊物,瓷青纸封面,有光纸四号铅字排印,同《南社丛刻》一模一样。汇印《南社湘集姓氏录》于后面,不另刊姓氏录单本。每册定价一元,零售七折,社友对折。卷首也有铜版照相,有张谔斋所绘的"南社图",那是传统山水画,于林间堤畔点缀数间茅屋而已。又丙子上巳雅集于定王台,丙子重九雅集于赐闲园,这些雅集的摄影都登载在《湘集》期刊上。期刊又附录《长沙天心阁雅集以拔地千寻四面峰峦齐首俯距天尺五九霄日月正肩摩乙亥上巳南社湘集分韵诗》。又《长沙怡园乙亥重九雅集以瞿塘峡口曲江头分韵诗》,乙亥为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已有《南社湘集》这个名称了。亚子是反对遗老的,但《湘集》期刊中,却有很多与遗老发生关系的,如陈石遗、陈散原、梁节庵、王憬吾、朱古微、况夔笙、樊云门、朱聘三、章一山、刘春霖、冒鹤亭、易实甫、许惕荃等步韵及怀念诗。又把王闿运的《湘绮楼未刊稿》收入附录中。这些都和亚子唱反调。亚子是反对旧礼教和孔子的,记得当时有社友徐梦鸥,是尊孔会中人,请愿把孔教作为国教,函劝亚子列名加入,亚子大不高兴,立覆一信,有云:"国教请愿事,弟绝对的反对。因弟为主张倒孔之一人也。贱名万勿假借,否则当提起诉讼。至要至要。"《湘集》的卫道尊儒,也和亚子背道而驰。当时有些社友提议"扩充社刊范围,采录学术著作",没有成为事实。《湘集》曾把傅屯艮的遗著诗十五卷、词一卷、文三卷、脞录三卷、杂著一卷,汇印《钝安遗集》,凡六厚册。

南社的各处支社,尚有越社,陈巢南撰有《越社叙》,载于《南社丛刻》第四集中,录之于下:

风云惨淡之际,脱无人焉,挽狂澜之既倒,作砥柱于中流,则必天倾地圮,人事翻覆,一夺乎大中至正之道,而日即于邪,将三纲沦而万物歼,天下事其尚可为乎!惟夫君子,禀百折不回之

志，嬰至艰极巨之任，毅然决然而无所恐怖，于是经历险阻，备诸困厄，而泰乎如履坦夷之途，斯其所由回劫运而登衽席也。孰谓天定胜人，而人定不可以胜天哉！盖亦视乎人而已矣。挽近以来，中国之变，亦既亟矣。上无道术以速其亡，下亦无所补救以视其亡，而天下因益加危，一二君子忧之，思有所藉乎，以为之援，乃终弗获，遁而之于旷荡之野，莽苍苍之乡，徒以放浪自娱，狂歌痛哭，以遣厥生，而于是大江以南，迄乎南海，有南之社挺焉。其为社也，上不系于皇之朝，下不托乎民之野，茫茫葱葱，若凭虚御风，而属乎帝之乡。其社之人也，抑又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颓乎散乎，以自放乎山泽之间，而与古为之徒，故世莫之或闻，闻亦以为怪，而弗与之俱，然且植之，且拓之，且响应之，至于声大而洪，而铮钦，而扇厥风，以激荡乎浙江之潮，而腾啸乎其东，则翘翘然正吾三千君子欢笑忭舞于会稽之峰，斯越社之雄也，亦我南社之所诧以为功者也。然则越社之成，余又乌可不文以为庆乎！庸敢陈其鄙陋，为越社勖，且以勖吾南社，将由越而闽而粤，以迄乎南海之南，北海之北，则天下事倘有济乎。抑又南社之庆也。是为叙。

按越社的发起者，为宋紫佩等人。据杨天石所作的《越社和南社》一文，说"越社的成立，是一九一〇年的冬天"。一九一二年二月，才有《越社丛刻》的出版。共出两期。原来这时陈巢南正担任绍兴《越铎日报》的主笔，和越社是有联系的。而鲁迅是《越铎日报》的创刊者，所以《越社丛刻》，载有鲁迅的四篇文章，《辛亥游录》、《会稽山采植物记》、《镇塘殿前观潮》、《古小说钩沉序》。李诗有《越社与鲁迅》一文，载《光明日报》，也谈到这事。

陈巢南说"南社将由越而闽"，后来果有闽集的发起，主持这闽集的是朱剑芒。剑芒虽是吴江人，但在一九四一年，却流浪到福建的永安县，当时属福建建安道，解放后，一九六一年，他曾写有一篇《我所知道的南社》，登载在内部发行的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一、

二辑中，谈得较详细，这里摘录一段于下：

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凡，号叔同，河北天津人，出家后名演音）在泉州开元寺逝世，写有挽诗四绝在报上发表。第三首后半有"廿载神州南社史，更无人继第三僧"两句，原系兼吊南社诗僧苏曼殊，因闻另一方外社友铁禅（广州六榕寺僧）已当了汉奸，所以有这样说法。这几首诗很引起了社会上注意，过去爱读南社刊物上作品的，知道我与南社有关系，常有人来访问我，也有从外埠写信给我，无非要我谈一点有关南社的材料。因之我就答应在《人报》（浙江人杨仲持主办，杨与当时流亡在西南各地的一班文化人都有联系）上连续发表了《南社感旧录》。直到我和罗稚华、朱六炎两位朋友自己创办《长风报》，才把《感旧录》的约稿停止。这时亚子已从香港逃难回到国内，留居桂林，经几次通信，才知道在福建的社友只剩福州林秋叶、上杭丘荷公、丘潜庐三人。最初仅与荷公通信联系，当时有十多位同住的诗友（大都是闽南籍，也有来自江浙及其它各省的），一再要我组织南社闽集，在永安这座山城里辟一爱好文学者的活动场所。最初我因国难如此严重，自己尚在度流亡生活，又没有亚子那样才力和声望，也不足以号召。还想到南社结束已久，今天再来个继承南社的组织，那真是所谓开倒车了。后来在接近日德意法西斯集团日暮途穷，即将全面崩溃，再没有空袭警报，彼此经常叙集在罗稚华的寓所燕尾楼，又谈到组织南社问题。大家认为，从敌寇侵略中国以来，不少知识分子丧失气节，甘心当汉奸，做顺民，留下了历史上极大污点。我辈在流离迁播中，虽没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力量，而洁身自好，始终保持清白，也是可贵的。南社以提倡气节为主，在此时期，将一心一德的同志组织起来，相互砥砺，还是有必要。这些话打动了我，也就高兴起来，因之在一九四三年旧历五月初五（当时称为"诗人节"，系纪念屈原投汨罗江的一天），在永

安桥尾成立了南社闽集。当时参加的共有十七人，和旧南社在虎丘成立时的人数恰恰相同。十七人中除我之外，只有南平陈守愚曾参加"南社湘集"，所以就公推我和罗稚华当了正副社长。南社闽集正式成立，只隔四个多月，日本投降，所有这个临时省会的机关团体都迁回福州，大家也就离别了永安。几位不在工作岗位的社友即各自回乡。自迁到福州后，新社友还是陆续参加，又发展了二十余人。这时南社旧友丘荷公虽年老病废在家，也来信愿意参加。还有林秋叶，当福州沦陷时，曾避居在偏僻的紫门乡，也迁入城内。我因他是南社前辈，品德极高，即登门相访，以师礼事之，称为凉师(他又号凉生)。凉师对我也非常器重，看了我的《燕江诗稿》，题有这样一首诗："韩偓飘零庾信哀，帷灯匣剑出群才。即今南社消沉后，婆革分工左海来。"这首诗的用意，当然是在鼓励我，叫我对南社闽集做出一些成绩。但我留居福州，虽也有一年半的时间，由于胜利后的处境还是惶惶不安，工作又特别繁重，实在没有心情。稚华回到厦门，为了整顿风行印刷厂业务，不能常来福州，所以南社闽集的活动，更难进行。迁到福州后，只举行一次雅集，参加的也不过十数人。至于编印社刊，也因征集到的稿件不多，也没有重要作品，只有林凉师写的一首《埋瓷挖瓷歌》，历叙他避难乡居时，怕多骚扰，将数十年搜购到的唐宋古瓷和佛象，在山上挖一深坑埋好，及至胜利后，前去挖掘，已多破损，使他非常痛心。这首歌写得极长，叙述也很精细，有印入社刊的必要。及至一九四七年，我全家重回上海，向林凉师告别，他已抱病，没有到病榻前看他。回上海后，就接到他的逝世消息，及检点箱笼，连这首《埋瓷挖瓷歌》稿子，不知遗落何处，再也找不到了。

此外还有些集团，虽不用南社的名义，却都是南社社员所组织，也可以说是南社的小组活动，兹略举几个在下面：

诗和酒具有联带关系，南社诗人大都与酒结着不解之缘。蔡冶民、王大觉、黄娄生、胡一斐、吴介安、陈屋厂、凌莘子、朱剑芒，都有相当酒量。顾悼秋自署"神州酒帝"，且赋诗："沐猴腐鼠纷纷败，帝制终教属酒徒。"一方面讽袁世凯演洪宪丑剧，一方面也有自豪之意，这许多人倡立"酒社"，柳亚子虽不善酒，却是喜欢闹酒的。还有王大觉闹酒，比亚子闹得更厉害。某次，玉峰余天遂到黎里，社友邀他作陪客，斗诗角酒，为兴益豪。大觉一面饮酒，一面做诗，濡笔淋漓，累累写了好多张纸，不意一举手碰翻了酒杯，纸被酒湿，漫漶不能辨字，时悼秋恰巧和大觉并坐，悼秋穿着白袷衣，大觉乘悼秋不备，扯了悼秋衣幅，代纸书写。更有位别署"酒痴"的周云，为著名的高阳酒徒，加入了酒社，酒社越发热闹起来，共集会了十三次。尤在中秋节前后，泛舟金镜湖头，即在舟中轰饮，连着三天，事先顾悼秋撰了一篇小启："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洁身自好之士，辄欲遁迹糟窟，以雪奇恨，此酒社之所以作也。时维中秋佳节，丹桂香飘，招集鸥盟，觞于吾里，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结一段因缘，留它年佳话。同心可证，芳躅非遥已。此启。"乙卯八月五日，神州酒帝顾悼秋所谓吾里，就是吴江黎里。乙卯为一九一五年。社友每次集合，纷纷作诗，同时，朱剑芒撰了一篇《酒社诗录序》，如云："乙卯中秋，亚子悼秋辈，结酒社于吾里之金镜湖头，一时胜流毕集，豪咏遂多。越数日，悼秋录成一卷，邮以示余，余读未竟，神为之旺。反覆细咀，又不禁泪为之涓涓下也。噫！狐鼠横行，神州板荡，穷途潦倒，狂士谁怜。舍此百斛黄醅，畴能浇尽胸头块垒哉。今亚子辈高谈痛饮犹不足，更酒酣泼墨，一发之于诗歌，其胸头块垒，当能消除净尽矣。独余则寄迹穷乡，依人作嫁，问天不语，斫地无灵，于此星疏月黑，虫声逼耳之际，其何以堪耶！此余所以雒诵未已，而百端交集也。回溯中秋前，亚子悼秋屡以书来，招归故里，旋为事羁，不获践约，遂将此三昼夜最难得之热闹场，轻轻抛却，而独消受此凄切冷清之萧条客况，然则彼苍苍者，其

知余工愁多怨，而必使余日处于茫茫恨海中，以困其境而促其死耶！若是，则余不可不读亚子辈诗，尤不可不为之多酒几行伤心泪也。亚子辈既能以诗赚余之泪，余乌能不含泪以序亚子辈之诗。八月廿二夜初鼓，剑芒序”。《酒社唱和诗》及《中秋泛灯辞》，什九刊载《南社丛刻》中。原来在洪宪帝制前后，一般社友，忧伤憔悴，自多愤激之言，借以发泄罢了。这酒社自乙卯开始，直至庚申，每秋必会，尤以己未中秋一会为最盛，时黄娄生客京师，柳亚子飞简招邀，娄生于三千里外，急遽应招，会于金镜湖上。参加者亚子、娄生外，有吴江顾悼秋、凌莘子、朱灵修、柳北野、朱壁人、黄良伯。嘉善余秋槎、周芷畦、郁佐皋、郁佐梅、蔡韶声，凡十三人，为诗词五十余首。以湖船署榜“闹红”，诗词由娄生汇订成册，即名为《闹红集》，又作一记，请徐北汀、陈夷简两画家，绘“闹红秋楔图”。娄生流寓北京，为之题图者，有夏枝巢、叶遐庵、侯疑始、关赓麟、江仲虎、章行严、冒鹤亭、陈叔通、邢冕之、李根源、寿石工、廖旭人、张丛碧、王季烈、溥叔明、黄君坦、胡先骕、郭则濂、陈定扬、郑诵先、诸季迟等，诗词一百六十一首。癸卯，娄生逝世，都中稊园后社，吟集秋课，复以题《闹红遗集》为词题，所作附于《闹红集》后，装成巨册，这一册子，大概由张丛碧珍藏了。

丙辰夏日，那别署“酒痴”的周云，又招集南社社友结消夏社于黎里开鉴草堂。草堂为周云的故居，略具水榭树石之胜，周云以阅年已久，重新修葺一下，他自己有这样一首诗：“草堂无恙守先人，庇荫垂今二百春。过眼烟云皆传舍，怡情风月老闲身。凌池引水休忘旧，种竹莳花点缀新。莫笑冥顽一拳石，沧桑几劫历红尘。”在这五十六字中，可见草堂的大概了。参加消夏社的，有柳亚子、顾悼秋、王大觉、凌莘子、蒯一斐、黄娄生等，一斐的父亲仲诒，著有《醒梦盦诗钞》，也来参与其会，年高德劭，为社中祭酒。娄生且移榻草堂，以度夏日。当时社友的诗兴酒兴都很高，积篇累累，周云于堂畔隙地，别筑三楹，颜曰“卷室”，这许多诗篇，都粘存壁间，琳

琅满目。

有了消夏社，继之就有消寒社。社友做了很多诗，成《消寒社录》。亚子曾撰《消寒社录序》，如云："昔在大盗移国之岁，余与里中诸子，始倡为酒社，一时赋诗言志，多悲歌慷慨之音。及滇南兵作，独夫天诛，海内喁喁，想望太平，余独谓封狼生貙，忧未艾也。余杭章先生（章太炎）曰：'苟正阳之阙未破，宛平未夷于郡县，即革命不得为成功。'知几其神，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燕云万里，忽堕罗刹，长江天堑，群盗狗偷。子胥抉目于沼吴，鸱夷一舸而去越，人心尽死，天道宁论。悲夫悲夫！际斯时也，里中诸子，则复有《消寒社录》之刊，乞余一言，乐哉诸子，可谓倘然物外，好整以暇，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者矣。余胸中愤血，轮囷盈斗，嚼雪饮冰，犹嫌其热，何足报诸子之雅命。无已，为举旧诗一绝云：'袁安高卧太辛酸，党尉羊膏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未知诸子以为何如？时中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日，柳弃疾序。"亚子愤世忧民，痌瘝在抱，他对于消寒社诸子的世乱忘怀，逸豫般乐，难怪要出以微辞讽喻了。

此外虽属南社社友结合，与南社相辅而行的，有沈昌眉、沈昌直兄弟等所倡的分湖文社。顾悼秋等所倡的梨社（梨社设立于黎里，亚子等把黎里改称为梨花里，简称梨里）。范烟桥所倡的同南社，《社集》刊布了十期，格式和《南社丛刻》差不多。内容也分文、诗、词三部分，首冠社友小影。烟桥所著的《茶烟歇》笔记，有一记录："辛亥革命，里中（吴江同里镇，烟桥也仿着亚子，把同里改为桐花里，简称桐里），少年负笈四方者，咸赋归来，乃有读书之会，其地为袁东篱复斋遗址，雅有林木之胜，在同里之南，故号同南社。初仅六七辈，亘十年，达三百余，著籍以江浙为多。社无长，主其事者，余与徐穉穉也。自余迁吴下，乃告散歇。"

又云社，那是在上海结合的。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范烟桥来沪，常和诸酒友，饮于香粉弄的方壶酒家，以为同是客中，有

如云合，因名云社。参加者，如顾悼秋、宋痴萍、钱释云、郑逸梅及烟桥本人，都是南社社友，此外有江红蕉、徐碧波、俞牖云、张慧剑、姚苏凤、顾醉黄、吴明霞、杨剑花、黄转陶、屠守拙、尤次范、沈一冲、王天恨等。顾悼秋曾有《洞仙歌词》记其盛，烟桥次韵和之。岂知仅叙三次，无形停顿。所谓云社，便告风流云散了。

又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胡朴安在上海，与江子实发起鸥社，每月雅集二次，加入的均南社社友，如王蕅农、胡寄尘、傅屯艮、潘兰史、徐仲可、陶小柳、宋痴萍、汪兰皋等。朴安的女儿沛平，擅丹青，绘"鸥社图"，刊有《鸥社集》。

又正始社，东江王大觉所倡始，社友什九南社份子，刊《正始丛选》，只出一集，也就停止。

又觉民社，据高介子的《澹庵诗存序》，述及觉民社，如云："从兄佛子（南社高增，字澹庵，号佛子，天梅的弟弟），自幼能诗，类皆悲健作楚声。民清之际，尝与同志数人，结为觉民社，以文字鼓吹革命，成绩颇著，声名藉甚"。当时所谓声名藉甚，现在已湮没无闻了。

民初，姚鹓雏、陈匪石诸南社社友，别组七襄社，经常作文酒之会，编一刊物，即名《七襄》，每月三期，逢七发行，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出版。长篇有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姚鹓雏的《珠箔飘灯录》，王蕅农的《铁云山传奇》，俞剑华的《翩鸿记传奇》。笔记有庞树柏的《墨汪龛笔记》，陈匪石的《燕尘走马录》，胡朴安的《归车脞录》等，都是清一色的南社社友作品。还有些短篇小说，后来选入《南社小说集》中。

与南社并驾齐驱堪称兄弟组的，为国学商兑会，发起人有：高吹万、蔡哲夫、柳亚子、余天遂、周人菊、高天梅、叶楚伧、胡朴庵、林百举、文雪吟、姚石子、姚鹓雏、李叔同、陈蜕盦、闵瑞之，列名者凡十五人。其中除文雪吟、闵瑞之外，都是南社社友，尤以高吹万、姚石子舅甥两人为该会主持人，原来是吹万寒隐社的扩大组织，出版

的刊物，名《国学丛选》。第一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发行，开本和《南社丛刻》相同，用有光纸四号铅字排印，线装。出至十三集，改为大册，毛边纸印，两集合而为一，成为十三、十四集，十五、十六集，十七、十八集，至十八集止，以册数计，共十五册。后来第一、第二集再版，也改为大本，把两集合订一厚册，以致大小不齐，很不统一。宗旨为扶持国故，交换旧闻，成为纯学术性质。章程订有十八条，具有卫道尊儒意味，和南社有些不同。内容：第一为通论，有高吹万、金鹤望、陈蜕庵、胡朴安等作品。二为经类，有胡石予《读左绎谊》，连载若干集。三为史类，有顾燮《四库备采金石提要录》及《后汉儒林传辑遗》，胡朴安《包慎伯先生年谱》。四为子类，有姚石子《自在室读书随笔》，高吹万《庄子通释》及《愤悱录》，姚鹓雏《大乘起信论参注》，高均《区田辨》及《平立定三差通解》等。五为文类，诗和词包括在内。六为通信录，讨论学术，占页数较多。有附录，载吹万的《感旧漫录》、《乡土杂咏》、《北游记》、《持螯唱和集》等。《会友姓氏录》第一编，附在后面，约一百余人，后来恐尚有发展。除上面涉及的以外，又有李芑香、何竞南、沈道非、雷昭性、陈陶遗、诸宗元、张挥孙、萧蜕安、何亚希、马小进、杨了公、邹亚云、朱少屏、黄宾虹、钱厚贻、胡寄尘、周祥骏、俞剑华、王蘧农、郑佩宜、蒋万里、曾延年、吴泽安、高佛子、高君深、高君介、邓尔雅、朱叔建、徐自华、周张帆、杨秋心、周亮夫、金兆芬、朱瘦桐、王海飏、刘卍庐、陶小柳、傅屯艮、饶纯钧等，都是南社旧班底，因此所载的文、诗、词作品，往往有与《南社丛刻》相重复。他们有一宏愿，拟筹设图书馆，收藏古今书籍，刊刻世间孤本，以保存国粹。结果没有成为事实。会址设于松江张堰镇东市。有人这样说：《南社丛刻》，是吴江派的刊物，《国学丛选》，是松江派的刊物。

南社社友李息霜、费龙丁等，他们是癖好金石的，组织乐石社。社址设于杭州。姚鹓雏有《乐石社记》，载于《南社丛刻》十八集。

“乐石社者，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相与探讨

观摩，穷极渊微而以存古之作也。余憾于考故，未有所赞于李子，顾于李子怀文抱质，会心独往，神合千祀之怡，则不能无述焉。始余橐笔来沪渎，获交李子，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乎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坐之间，若不能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嗫，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兹来虎林，出其所学，以饷多士。复能于课余之暇，进以风雅，雍雍矩度，讲贯一堂，毡墨鼎彝，与山色湖光相掩映。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载下闻风兴起哉！社友龙丁，吾乡人也，造门告以斯社之旨，并以作记为请。余视龙丁，博学多艺如李子，气宇简穆如李子，而同客武林，私念亦尝友李子否？及袖出缄札，赫然李子书也。信夫气类之合，有必然者矣。将以闲日，诣六桥三竺间，过李子龙丁，尽观其所藏名书精印，痛饮十日，以毕我悬迟之私，李子龙丁，亦能坐我玉笋班中，使谢览芬芳竟体耶！因书此为息壤。”

三、南社的纠纷和斗争

南社社友凡一千一百多人，人多了，阶层复杂，思想宗旨不一，行动表现也不一致，就不免有些小纠纷，由小纠纷扩大而为大矛盾，甚至由矛盾而引起了斗争。谈到柳亚子为人，有正义感，明辨是非，嫉恶如仇。性又率直天真，不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凡看不顺眼的，或听不入耳的，便任性发些脾气，过后自己省察，觉得对的，就坚持到底，不对的，向人道歉，也就解释了彼此间的芥蒂。

关于唐宋诗之争。亚子是喜欢读龚定庵（龚自珍）诗的，定庵诗有"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之句，"童心未消"四字，可为亚子写照。至于造成内部纠纷，虽然是唐宋诗争端引起的，其中未免有些文人相轻，意气用事，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细细分析一下，那唐宋诗之争，是封建的旧思想，和革命的新思想之争。当时崇尚宋诗的，大都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的诗人，什九是一班遗老，遗老满头脑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恰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斗意旨相矛盾。亚子反对遗老，进一步反对同光体，更进一步，并整个宋诗都在反对之列。实则反对宋诗，就是反对同光体的诗人，反对同光体的诗人，也就是反对一系列的封建陈腐的残余渣滓，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起的。虎丘雅集，这是南社第一次的会合，喝酒时，谈到诗词问题，亚子认为诗尚唐音，词宜宗法五代及北宋。庞树柏、蔡哲夫站在对立面，和亚子争论，亚子争不过，大哭起来。最后即由树柏道歉，才把事情告一段落。但却为若干年后驱逐朱鸳雏公案种了因。蔡哲夫想拥高吹万做社长，推翻柳亚子，也不毋在这争执点上伏了一个根子。

朱少屏任《民立报》记者，很早参加南社，每逢南社雅集，发柬通告各社友，这个工作，都由少屏担任，因此少屏有"南社圣手书生"之号，凡把南社通讯处设在上海洋泾浜五十四号民立报馆。后来少屏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学生会便成为南社通讯处了。同社的朱剑芒任会中教务，兼任《学生会周刊》编辑。一次他听到有位朋友也是南社社友叫狄膺，因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被逮囚禁，狄在北京大学读书，经校长蔡孑民设法营救，始获释放。剑芒在五年前曾与狄相识，同是个青年，因此剑芒觉得人们能参加这种革命运动，自己还在课堂里教书，没有行动表现，很有些惭愧。过了一年，上海各学校学生在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会领导下，组织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准备召开大会，在《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痛斥北方军阀政府的文章。而淞沪护军使署通知各校当局，严禁学生集会。大同大学校长奉到军阀命令，便召集全校学生，要学生当场宣誓，永不参加政治性的运动。这一消息在《民国日报》上披露后，各校学生更为愤慨，一致罢课，并准备举行大规模游行。寰球学生会高年级同学也全体参加，剑芒和几位教师热烈支持他们，于示威游行的一天，在体育场有五万学生参加了大集会，又举行了游行，队伍到了龙华护军使署门前，高呼口号，却被军警用武器拦阻，一场混乱的冲突，不少学生受伤，寰球的同学也有两人被打得衣服破裂，腿部流血。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坚持罢课，形势更为紧张。少屏却仍劝学生"在校好好读书，不管政治，将来有了学问，为社会服务，才是真正爱国"。这一套话，被学生当场驳倒。少屏大怒，击桌痛骂。二三十位高年级同学就一哄而散，表示与寰球脱离关系，另外组织寰球出校学生会，连得少屏的大儿子朱鸿杰也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使少屏更加恼火，只得提前放假，背后还说"剑芒是策动学生罢课的主要分子"。剑芒和少屏为此闹了意见，剑芒退出寰球，进入市北中学教书。少屏也将寰球总干事职务交给别人，出国游历，一场风波，也就不了而了。后来剑芒撰《我所知道的南

社》一文，谈到这件事，犹带些愤慨口气，文中还提到陈巢南曾邀剑芒到竞雄女校兼任几节课程。剑芒认为这个女校是徐寄尘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徐也是南社社友，寰球与竞雄校址距离很近，仅兼几节课，不会影响寰球，不料向少屏相商，他竟一口拒绝。后来剑芒索性不理他，毅然去竞雄兼课。这时彼此感情已有了裂痕了。

东江王大觉和嘉善沈禹钟，都是南社社友，这时都旅食上海，彼此常相唱和。一次，大觉偶把禹钟的诗，改易了几个字，禹钟少年狂傲，大不以大觉为然，彼此龃龉，断绝交谊。余十眉和禹钟也是诗友，十眉推崇柳亚子的诗才，每逢谈诗，动辄提到亚子，禹钟听得不耐烦起来，很盛气的责问十眉说："当代诗坛，难道除了亚子，就没有人了吗？"十眉听了，拂袖便走，从此不相往还。禹钟晚年，谈到这事，颇感后悔。

高天梅和柳亚子本是同学，天梅是高吹万的侄子，实际天梅的年龄反比吹万大一岁，以辈份关系，称吹万为叔，亚子随着天梅，也称吹万为叔。可见是很融洽的了。但是两人都有些脾气，时常闹别扭。天梅做诗很自负，曾作吊岳王七古，自谓"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又自称"江南第一诗人"。亚子也是很自负的，颇不服气，做了一首诗讥讽他，有云："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就是说：有我在这里，第一诗人你就不配。天梅未免耿耿于怀。南社第一次雅集在苏州虎丘，到了十七人，天梅没有参加，亚子笑他杜门避着增缴，天梅听了，很不愉快。一九一〇年四月，在杭州西湖金沙港的唐庄举行第二次雅集，也到了十七位社友，天梅又没来参加。时陈陶遗在嘉善法政讲习所当讲师，亚子等在西湖玩了数天，随着陶遗到嘉善去玩。这时天梅忽从松江乘车赶来杭州，彼此参商，没有碰见，天梅便打电报到嘉善，邀亚子再去杭州，亚子又看错了电码，没做重来崔护。天梅致书亚子，有些怨怪之言。亚子填了一阕《蝶恋花》词答复他："越水吴山芳讯阻，是汝来时，是我归时路。刻意寻春春已暮，人生能几华年误！省被兰姨琼姊妒，便不重逢，也胜

重逢处。一瞥惊鸿人又去，坠欢终竟无凭据。”也就敷衍过去。《南社丛刻》第一集是天梅编辑的，出版了，亚子认为编制太杂乱，没有条理，说：“天梅书生习气，做事太马虎。”这又加添了天梅的思想疙瘩。南社第三次雅集，地点是在上海味莼园（俗称张家花园），到了十九人，天梅也不在其内。亚子等提出修改条例，再依条例推选职员，景耀月、宁太一、王无生分任文、诗、词编辑，庶务为包天笑及张佚凡女士，书记为朱少屏，会计为柳亚子。巢南、天梅两人都落了空。巢南素不计较，天梅却是计较到底的。又一次雅集，天梅来参加了，聚餐时，和亚子大闹酒阵，争某一问题，斫斫不已。同座有袒天梅的，有袒亚子的，而袒亚子的人数较多，亚子占着优势，那位后来担任北伐队队长的张佚凡女士，又来加助一臂之力，亚子这时很得意地说：“这真叫做‘得道者多助’哩！”天梅又吃了一次亏，怀恨更甚了。一九一二年，南社举行第七次雅集，地点在上海愚园。社友到了三十五位，天梅便是三十五位之一。这次雅集，亚子提议再度修改条例，主要是把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亚子的理由是这样的：“根据经过的情形，第一届编辑员的成绩，我是不能认为满意的。第二第三届所举的编辑员，索性没有就职，更为失败无疑。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出相当的人来担任的了。一个人尚且不容易找，何况要三个人呢！所以我的主张，是改三头制为一头制。人选则我来做自荐的毛遂。这是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的。”亚子这许多话，虽然实事求是，但率直了些，顿时引起天梅激烈的反对。可是当时在座的，大都默不作声，有人却认为众擎易举，独力难成，还是三头制好。亚子孤掌难鸣，气得闷不开口。这问题后以投票方式来解决，及揭晓，反对票多，赞成票少。天梅笑着道：“这究竟谁是得道，谁是多助呢？”又嚷着：“今天到会的社友，都是见解很高，辨明是非的，决不会被人家利用。”接着选举职员，文选编辑员高吹万，诗选编辑员柳亚子，词选编辑员王西神。书记为姚石子，会计

为胡寄尘。庶务为胡朴安、汪兰皋、朱少屏，仍属原封不动的三头制。晚上在雅聚园聚餐，樽酒之间，天梅还说些冷话，自鸣得意。亚子受了这个刺激，明天就拟了永远脱离南社的声明，登在报上。亚子是南社的灵魂，失了灵魂怎么办？社友都为了南社的前途着急。天梅也觉得当时对付亚子过了火，也就后悔起来，托人向亚子疏通解释，表示道歉。亚子却置诸不理，和苏曼殊、姚鹓雏、叶楚伧、陈陶遗等在上海玩了几天，悄然回去。做了《海上杂诗》，如示曼殊、楚伧："东海骑鲸苏学士，朔方屠狗叶参军。归来心绪浑难说，付与西风怨夕曛。"赠鹓雏："玉敦珠盘吾倦矣，金樽檀板未宜思，酒兵潦倒文坛碎，凄绝姚郎七字词。"（原注：鹓雏赠词，有"已避名场避酒场"句。）赠陶遗："握手惊看各老苍，飘零湖海怨陈郎。缁尘京洛终难染，可忆南山旧草堂。"又谢南社诸子："七子声华几百春，只难位置眇山人。中原坛坫如相询，我是孤吟谢茂秦。"消极情绪，不难于数诗中见之。但亚子还是负责的，那第七集《丛刻》已付印尚未出版，他还亲自校勘，总算有始有终，直至七集问世，才把责任告卸。

选举出来的三位编辑员，既少掉了亚子，而高吹万、王西神又都不愿任职，成为僵局，拖延了半年，直至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六日，举行第八次雅集，仍假座上海愚园，大家没有兴头，只到了十二人。在茶话时，姚石子以书记员身份提出议案，说："维持南社，非请柳亚子重行入社不可。而要他重行入社，则非尊重他的主张，修改条例，把三头制改为一头制不可。"十二人都同意这个提议，遂作了第五次修改条例。共十七条，大致和以前的条例差不多，主要的是第六条："社中公推编辑员一人，会计书记各一人，干事三人，一任抄写，一任印刷，一任庶务，兼任者听。"条例通过了，进一步由高吹万、王西神在雅集中，用书面提出辞职，成为实际的一头制。并由姚石子以书记员名义，请求亚子复社。岂知亚子的性格，一僵到底，拒绝不纳。这样石子束手无策，为了维持局面，他和会计员胡寄尘

于十月十六日假愚园举行第九次雅集，参加者十六人，茶话时又商量怎样使亚子复社，仍由石子写信向亚子请求，亚子还是不答应。石子为了研究亚子的症结所在，向亚子探询。亚子这人是很坦白率直的，才自己说出所以不肯复社的原因："从前我是主张编辑员单独制的，现在又觉得这办法的不够了。因为顾名思义，编辑员的权限，只是编辑而已，管不着其它的事情。而我以为对于南社，非用绝对的集权制，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社友组织起来的。为了进一步的改革，必须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还有一点，职员在雅集时由到会者推举，也觉得不妥当。社友人数，已有四百人左右，按历次雅集到会的人数来计算，至多也只有四十人。那么，有选举权的，仅占全体十分之一，未免太欠普遍公允了。所以应该改为由书记员于事前分发选举票于全体社友，用通讯选举方法，选出主任来，任期一年，连举得连任。又书记、会计和干事，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在集权制范围以内，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而应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时，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石子到这时候，才知道亚子不肯复社的症结所在，可以对症发药了。一方面疏通了高天梅，天梅火气已退，并不反对了，一方面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愚园举行第十次雅集，到了十八人。这一次雅集，石子有事没有来参加，委托胡寄尘代他提出重新修改条例的议案，在座社友一致赞同。条例修改最主要的是第八条："本社设主任一人，总揽社务，并主持选政，由社友全体投票公举。会计、书记各一人。干事无定额，由主任委托，兼职者听。"又第十条为："主任每岁一选举，秋季雅集前一月，由书记部分发选举票于全体社友，社友接票后，即照式填寄，俟雅集之日，检视票额，以多数者当选，连举者得连任。会计、书记、干事，随主任为进退。"条例通过，大家预料亚子定可满意，得重行入社主持一切，拨去了南社前途的阴霾。于是这晚在春申楼聚餐，飞觞行令，兴致很高。过了一天，寄尘把经过情况告诉了石子，再由石子写信告诉亚子，请他复社，亚子便应允了。这

一风波，才算平静。第八集丛刻，由寄尘代编，于八月底出版。特于五月二十四日，又在愚园云起楼欢迎亚子复社，召集临时雅集，到了三十人。亚子惠然肯来，大家高兴，亚子自己也很高兴。午餐时，分韵赋诗，极一时之盛。过了三个月，上海的社友又在徐园举行临时雅集。亚子很积极地赶编丛刻，很短时期，连续出版了第九集、第十集、十一集、十二集，补以往的脱期。

黄季刚和柳亚子的纠纷，事情比较简单，也就速战速决了。原来季刚是个怪人，行径和常人不同，他是宿儒黄云鹄的儿子，云鹄授以许氏说文及音韵、训诂之学。后来季刚留学日本，遇到了章太炎，和太炎同住东京民报社，向太炎请益，十分钦佩。太炎也深许季刚治小学的精深，他老人家所著的书，广征群说，而往往以其弟子黄季刚所提的，作为定论。季刚更以太炎对他这样的奖掖，尤为铭感。从此每逢学术讨论，季刚必以太炎为准则。某次与人讨论训诂，这人反对太炎之说，季刚是不许人反对太炎的，争得面红耳赤，直到那人让步，才肯罢休。在民国初年，宁太一办《民声日报》，邀亚子襄助笔政。亚子是《天铎报》的骨干，《天铎报》的论调，和章太炎有抵触的。特别是夏重民的一个短评，矛头对着太炎，季刚看了大怒，立刻赶到天铎报馆和亚子大闹。当天晚上，姚雨平宴客岭南楼，叶楚伧是参预雨平的幕府的，宴客是叶楚伧做着代表，不知怎样却漏掉了亚子。亚子生了气，俞剑华是亚子的智囊，和剑华商量了一下，约了十几位社友，拥到岭南楼，在他们隔壁的房间施宴设席，且以请客票送过去，硬要楚伧惠钞，楚伧也就应允了。正在这时，亚子的姨丈汪旭初来了个请客票，邀亚子到同兴楼，亚子不得不去。岂知到了那儿，季刚板着面孔，带着怒气，责问亚子《天铎报》的短评事情。亚子回答他说："我不是总编辑，负不了责任。总编辑是李怀霜，你找我有什么用！"结果，季刚硬要亚子脱离《天铎报》，亚子听了他的话，专任《民声日报》的辑务。纠纷才告一段落。

当编辑《丛刻》第五集时，担任文选的是宋教仁，担任诗选的是

景耀月，担任词选的是王西神。真不凑巧，宋教仁是政治人物，忙着组织内阁，景耀月也忙着做国会议员，王西神受了他同乡沈缦云的委托，连得他将原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都辞掉，到南洋去办理企业了。所以南社《丛刻》编辑工作落了空。亚子没有办法，只能自告奋勇，独任其事。社友的诗词文稿，大都随便写在笺纸上，连真带草，很不一律。为了便利手民起见，总是由亚子亲手做誊文公，全部抄录到他所规定的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三十格的红格纸上，这是很费事的。亚子好不容易抄好了，交给胡朴安，由他经手交印刷所排印。不料朴安粗枝大叶，把亚子誊写的稿子丢掉了。这又使亚子大发脾气，一定要朴安赔偿损失。但这损失是无法赔偿的，成为僵局。幸而叶楚伧做了调解，因这时亚子由楚伧拉去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专电编辑，朴安也在《太平洋报》，彼此同事。楚伧提出解决办法，就是亚子所兼专电编辑，归朴安担任，这样亚子工作减轻，得重抄第五集稿，亚子也就一笑了事。第五集便延迟一二个月出版。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柳亚子和高吹万、姚石子各带了眷属，共十一人，同游杭州西湖，逗留了旬日。这时南社社友丁白丁、丁不识、丁展庵兄弟，陈虑尊、陈越流兄弟，以及王漱岩、程光甫、林之夏、陈稼兰、平智础、沈半峰等都在杭州，胜友如云，湖山啸傲，曾在西泠印社举行了临时雅集，到了三十余人。高吹万本来撰有《武林十日游记》，这次又撰《武林新游草》。柳亚子撰了《湖海行吟草》。姚石子撰了《续浮梅草》。当己酉春间，石子与王粲君结缡，在湖上度蜜月，携手同车，并肩双桨，做了许多诗，粲君录存一册，名《浮梅草》，今日重来湖上，《浮梅草》成为续编了。恰巧亚子所赏识的冯春航，正在杭州新舞台演《血泪碑》、《百花亭》、《杜十娘》、《花钿错》、《梅龙镇》、《冯小青》等剧，哀丝豪竹，激响漫歌，亚子等日涉剧场，引为乐事。西湖孤山之畔，为冯小青埋香处，亚子便为春航立一石碑，碑文出于李叔同手书，其文如云："冯郎春航，能歌小青影事者，顷来

溯上，泛棹孤山，抚冢低徊，题名而去。既与余邂逅，属为点染，以示后人。用缀数言，勒诸墓侧，世之览者，倘亦有感于斯。民国四年夏五，吴江柳亚子题。"又拍了好多照片，吹万一一为之题名，如"武林同游图"、"西泠扶醉图"、"明湖雅集图"、"清波弄影图"、"三潭泛舟图"等。既归，吹万、亚子、石子三人汇集了以上的写作，再加吹万的《武林旧游草》、石子的《浮梅草》及《浮梅槛检诗图题辞》、各社友的酬唱诗，为《西泠缟纻集》。小青墓立碑的诗词，为《孤山环珮集》。又把照片及小青墓碑的拓本，制了铜版图，与序文跋语，一股拢儿印成厚厚的册子，名《三子游草》，闵瑞之写了篆文签条，很觉大方雅致。三人合资刊印成书，作三份分派。书的底页，没有定价，当时三人也没有讨论过这书是非卖品或卖品，纠纷就从这儿发生了。吹万把分得的《三子游草》赠送友人，尚有多余，便在松江的地方报上登一小广告，《三子游草》托该报馆寄售。这小广告给亚子瞧见了。大不以吹万为然，立刻致书吹万，严词诘责，说："《三子游草》的版权是属于三人的，我也有一份子的权，既然事前没有讲明作为卖品，为啥不征求我的同意，擅自出售。"要吹万立即取消广告，停止售卖。讵意吹万不买账，认为他所分得的书，他有自由支配的权利，不容他人妄加干涉。亚子也是素不买账的人，便和吹万闹起来，始由信函往返，继而在报上登着广告，很不客气的对骂。后来亚子索性在报上宣布和吹万绝交。姚石子是吹万的外甥，又和亚子很要好，出来调停。奈石子讷讷然不善词令，没有方法做鲁仲连，只好任之，不闻不问。直到一九二〇年，亚子在上海遇见了吹万，做了一首海上逢吹万即题其寒隐图五言律诗："重逢寒隐子，隔绝已三秋。尺幅依然在，萧疏得似否？苍凉认须鬓，忧患淡恩仇。一语还相赠，冥鸿物外休。"两人也就言归于好了。亚子逢着社友谈到和吹万冲突事，总是说："这原是我少年气盛和一时误会的缘故。到现在，我是由衷地向高先生道歉。"后来亚子夫人郑佩宜，与吹万夫人顾葆璐结为谱姊妹。

柳亚子和林庚白也闹翻过。某次柳亚子做生日，在家宴客，林庚白是座客之一。酒半酣，庚白忽地问亚子道："当年南社为什么不拉张一麐、黄炎培、章士钊、金鹤望、胡汉民、钮永建、王秋湄等参加？"亚子答以："曾经直接或间接征请过，但他们都婉辞谦谢，不肯入社。"庚白接口说："那时恐怕你的文学地位还不够高，不能号召他们吧！"亚子认为庚白有意挖苦，故提此问。从此和庚白不相往来，有绝交的意思。后经徐蔚南调解，才言归于好。此后庚白又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天因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深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过了些时，两人又复言归于好。亚子的《怀旧录》也谈到这件事，有云："民十七以还，庚白与我过从最密。中间曾以细故失欢，余操杖逐之于客座中，庚白逡巡走避，亦未以为大忤。厥后寄余诗，有'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之句，盖不能无微辞。余独深喜之，谓'入木三分骂亦佳'，胜于搔痒不着也。"

亚子驱逐朱鸳雏，是南社内讧搅得最厉害的一件事。亚子于事后写了一篇《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他抱着坦白后悔的态度，叙述得很详细，现把原文录在下面："自从胡寄尘先生在《越风》半月刊第一期发表了《南社的始末》一文以后，好象大家都很高兴着的谈论到南社了。有一天，社友陆丹林兄来看我，讲起要在《越风》第五期上发表一篇《驱逐朱鸳雏经过》，我因为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情，便请求他不要发表。丹林兄虽然答应了我，却为了时间的关系，已是驷不及排字房了。这样，我便不能不在《我和南社的关系》全文未脱稿以前，先来对于此一重公案，解释几句。一方面，我是在求解除良心上的痛苦；一方面，也算对于鸳雏亡友并当时的一干关系人，作一个忏悔的告白吧！我和鸳雏的争辩，发源于宋诗问题，讲起来，是很可发笑的。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的却

是陈散原、郑孝胥二位，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尺五之概。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亡友陈勤生烈士曾经说过：'满清的亡国大夫，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他们倘然有才具，有学问，那末，满清也不至于亡国了。满清既亡，讲旧道德的话，他们便应该殉国；不然，便应该洗心革面，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他们却不然，既不能从黄忠浩、陆钟琦于地下，又偏要以遗老孤忠自命，这就觉得是进退失据了。'勤生烈士对于他们，是深恶痛绝的，而我便很同情于勤生。在南社第五集上替胡寄尘兄作诗集叙，已在痛骂同光体的元老了。（原注：这篇叙，末署辛亥七月，是公元一九一一年做的。当时满清尚未亡国，他们也尚未授亡国大夫。不过我是反清的，我以为清朝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就大大的攻击，而提倡着布衣之诗了。）但社中也不乏捧同光体的朋友，第一是姚鹓雏，第二是闻野鹤，第三便是朱鸳雏。那时候，我正是年少气盛，狂放到不可一世，为了胡先骕先生写信来恭维同光体，便回答了他两首诗，这是在南社二十集上面发表过的（实则南社二十集未见这二诗，亚子误记）。其诗如下：'诗派江西宁足道，妄持燕石诋琼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

'分宁茶客黄山谷，能解诗家三昧无？千古知言冯定远，比他蔗妇与驴夫。'胡先骕先生读书养气的工夫是好极了，他不来理我（按：当时亚子的诗，那诗题有"妄人胡先骕谬论诗派，书此折之"数字。后觉不妥，才把先骕的名除去，但先骕固知妄人对彼而言，因此绝不与亚子谈诗）。我正在感觉着相骂无对头的苦闷，而野鹤偏偏不识相，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诗话，盛称同光体的好处，我自然还敬了他一下，野鹤却不作声了。第二个不识相的，便是鸳雏，他挂起仗义执言的大帜，向我下攻击令。他大言道：'反对同光体者，是执蝘蜓以嘲龟龙也。'这样，我如何肯善罢甘休，无明火望上直冲，就此唇枪舌剑，大开笔战起来。这时候，鹓雏出来替我们讲和，我却骂他是

罪魁，有诗为证：'撞钟伐鼓几人知，玉麈清言世已非。多事姚生成谢女，青绫来解小郎围。'"闽赣纷纭貉一丘，何劳宗派费搜求。经生家法从来异，渭浊泾清肯合流。'"不相菲薄不相师，斯语平生我亦疑。谁道魏收轻蛱蝶，龟龙蝘蜓漫嘲讥。'"蜡丸书奏意殷勤，绝命词成语苦辛。失节钱吴终晚盖，宁同腥秽虏庭遗臣。'"自甘戎首复何尤，十载京尘苦未休。太息云间诗派尽，湘真憔悴玉樊愁。'鸳雏既然碰了我一个钉子，他也只好不作调人了。野鹤呢，也从此翛然退隐，置身事外。只有鸳雏仍是当仁不让，勇往直前，我自然也不肯服输。于是原来是闻柳因论诗而启衅，到此却弄成了朱柳之争了。这样，闹了一个多月，把《民国日报》的文艺栏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老板叶楚伧先生发急了，他是知道我的老脾气的，不来劝我，反去压迫鸳雏。他说："你骂柳亚子，就是骂我，在《民国日报》的地盘上，是不容许你如此这般的。'于是鸳雏一怒而脱离《民国日报》，却在《中华新报》上觅到了他的新营垒，攻击更加激烈了。有几首歪诗，说我少年美貌，和冯春航、陆子美如何如何。诗做得很蹩脚，不象鸳雏的手笔。也有人讲，诗并不是鸳雏做的，但却用了鸳雏的名义来做挡箭牌。于是势成骑虎的我，便闹出了开除鸳雏南社社籍的一重公案来了。驱逐鸳雏的启事，最初是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当时邵力子、胡朴安许多人都在《民国日报》，都不赞成我的举动，怕把事情弄僵了，写公信来劝我不要把启事发表。但是，我的个性，向来不受人劝，而是愈劝愈僵的。于是，还了信去，连他们几位也臭骂了一顿。楚伧知道阻止不来，便把启事发表了。而我呢，启事之外，又在南社二十集上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了一下。痛快是痛快了，结果自然引起反响。最初，成舍我、王无为两位先生是帮助鸳雏和我笔战的，到这时候，更是盛张旗鼓，大兴讨柳之师了。王无为先生不是南社中人，我把他没有办法，成舍我先生乃是社友，我自然对他不起，也照处置鸳雏一般，如法炮制，把他驱逐出社。不过这事情的发生，已在南社二十集出版

以后，来不及登到社集上面去，只印了一张单张的东西，夹在社集里面来分送，后来这单张大家丢掉了，所以人家只知道鸳雏的公案，而不晓得还有驱逐成舍我的连台好戏呢。以后，便是蔡哲夫先生的出头反抗了。好象又经过了年余的纷扰，结果是使我灰心短气，觉得天下事不可为，便怏怏然辞去了南社主任的职务，由姚石子先生继续担任。再以后，南社也终于停顿了。追求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这一次的内讧，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进，而南社还是抱残守缺，弄它的调调儿，抓不到青年的心理。尤其是经过这次的一闹，鸡飞狗走，大家更觉得头痛，认为是丢在毛厕内的金字招牌，捞起来也大有余臭了。记得王无为先生在《中华新报》上做文章骂我，就是主张打倒柳亚子，再来一个簇新的南社。这话使我受刺激很深，后来的发起新南社，讲到前因后果，还是王先生指示我一条明路呢。这一次的公案，自然鸳雏是最冤枉的了。首难的是野鹤，结果却退出了是非之场。帮凶者大有人在，歪诗还是人家做了用他名义来发表的，而他老人家又不肯出头更正，实做了顶凶。在我也肝火旺得厉害，几乎逢人便骂，终于搅散了南社的道场。事隔一年以后，碰见了鸳雏的义父杨了公先生，他也不向我提起这重公案，只是低低的自己诉说道：'人一动了肝火，是最伤元气的'，我听到此话，当时真觉得毛骨悚然，置身无地。现在追想起来，老先生真是药石之言，针对我的病根。可惜了公先生早作古人，我现在就想追踪张留侯，也无从再去找寻圮上老人的仙迹了。鸳雏的出身，听说是个孤儿，经杨了公先生抚养长大的。但他脱离南社以后，和了公先生也搅得不好，在他所著的《镜里桃花记》说部内，对了公先生也大加讽刺呢。这样，闹得四面碰壁，自然他内心也很苦痛，后来便郁郁而亡，年纪还不满三十吧。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是觉得很痛心的。他身后萧条，一棺浅土，前年碰到社友奚燕子、戚饭牛几位先生，说要替他营葬，我也十分赞成，可惜后来又不听见消息了。当

时同案的几个人，野鹤听说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舍我主持《立报》，而无我好象就是现在的《晨报》总编辑王新命先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开一次谈判，凑一些钱出来，把鸳雏的遗骨葬诸公墓，才算了却我一桩心事，不知闻、成、王三位先生以为如何？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过了三年，亚子又在这篇文章后面，加着附识：“后来据社友张破浪君报告，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终于由鸳雏生前好友这时候的松江县县长李冷发起，把鸳雏夫妇遗骨合葬在松江西门公墓了。墓志铭是请叶楚伧先生做的，做得很好。我和闻、成、王三位（闻野鹤、成舍我、王新命）却都没有参加这件义举。到底王新命是否就是王无我？也还成疑问呢。”关于鸳雏这件公案，亚子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材料，可靠性当然比任何人所撰的为强。但尚有可以补述处。当闻野鹤、成舍我两人和亚子，因唐宋诗的争端，在《民国日报》大开笔战，这时鸳雏不在上海。鸳雏是苏州莫釐山人，无家可归，而是寄寓松江东门外灯笼铺内，寓所湫隘，四邻又很喧闹，恰巧他的友人陈念慈世居松江，和鸳雏很投契，念慈家中有一空室，有相当好的居住条件，设着床铺，插架图书，精良笔砚。他便招鸳雏下榻其间，以解乡村寂寞，鸳雏也就不客气搬去作客。念慈家里订阅《民国日报》，鸳雏看到了双方的笔战文章，颇同情于野鹤、舍我，反对亚子。他就亲自来沪，参加战阵，致引起亚子的愤怒。亚子无可泄忿，立即在《南社丛刻》二十集上，登载了南社紧急布告：“兹有附名本社之松江人朱玺，号鸳雏，又号孽儿者，忘肆雌黄，腥闻昭著，业已驱逐出社，特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中华民国六年八月一日，南社主任柳弃疾白。”附斥朱玺一则：“七月三十一日《中华新报》，有署名朱鸳雏所谓论诗斥柳亚子者，词既恶俗，旨尤鄙倍。语云：‘蟾蜍吐粪，不啻若自其口出’，玺之谓矣。陈三立、郑孝胥之门徒，乃下劣至此，亦闽派将衰之兆也。独惜仆以太丘道广，瞢于知人，致令委巷小夫，阑入盟社，虽加窜逐，犹为坛坫之污，所当自劾以谢天下耳。嗟嗟！杨锡章门下之弄儿，

周维新幕中之契弟，下流所归，君子不齿。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斯已矣，何猹猹狂吠为。”该斥文中所谓善箝而口四句，原来是章太炎复吴敬恒书，骂敬恒的话，亚子移来以骂鸳雏。杨锡章是了公的名字，了公办松江孤儿院，鸳雏为该院的孤儿。鸳雏身世可怜，郁伊善感，生活环境又复恶劣，结果死于肺病，其妻许蟾仙哀伤憔悴，数月后亦卒。双柩久厝于谷水道院，直至李冷做松江县长，才醵资为鸳雏夫妇营葬于爱民镇云间公墓。为孙中山塑像的艺术家滕白，也出指画廿帧捐赠，以售资藉助葬费。李冷，字子韩，特撰一挽联：“十年萧寺，到今朝才卜牛眠，自问真惭后死责。一对遗孤，容他日略筹绵薄，此情敢告故人知。”鸳雏子星曲，子韩认为义子，栽培他读书。亚子说：“墓志铭做得很好”，这篇文章较短，就录在下面：“朱君鸳雏，华亭人也。幼孤贫，不甚读书而特颖悟。十余岁能为诗词，见赏于里宿学杨先生锡章，诱掖称誉，遂以著名。先是吴江陈去病、柳亚子、金山高天梅诸君，结南社吴中，以文学鼓吹种族革命，江南北从之者如云。言诗宗盛唐，尤喜龚定庵氏，摘集排比，几于人手一编。鸳雏独与姚鹓雏游，学为南北宋婁清枯涩之音，虽介以入社，社中人勿善也。鸳雏既不得意，走海上，以鬻文自给。亦尝为教师，未几，辄弃去。贫困憔悴，无以自慘，既病肺，犹日为小说家言，资薪米。娶于许，奉其母居外家，若为赘。年二十四卒，逾数月，其妻亦死。遗子一、女一。卒后将十年，柩停未举，其友李冷来宰松江，始为醵资合葬于邑之公墓，而属楚伧为之铭，铭曰：‘晔其才，啬其寿，息于斯，名不朽。’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叶楚伧敬撰。”措辞极蕴藉，亚子说它好，大约指此而言吧。抗战时，成舍我在香港办报，亚子到港后第二天，舍我把亚子开除社友的往事，在报上重提，亚子撰文还击，其它小报，根据舍我的文章，对亚子大肆讥讽，亚子视若无睹，置诸不理。此后大家把这事付诸淡忘了。

这一个纠纷，是南社的致命伤，亚子从此提不起劲头，态度很

消极，雅集既不进行，社集也停止不出。隔了一年，例须改选，在分寄选举票的当儿，亚子拟了一封信，油印了夹在选举票内，声明他的南社主任，坚决不再干下去，请社友改举姚石子为主任，维持南社的命运。到了选举揭晓，在总票额三百〇四票中间，石子以一百九十六票当选主任，亚子就此把南社工作摆脱了。此后曾经举行了两次雅集，亚子都没有参加。石子当选后，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了《丛刻》第二十一集，傅屯艮编，石子私人出资印行。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了《丛刻》第二十二集，陈巢南、余十眉编，也是石子担任印费。这二十二集是结束的特大号，分上下二册，上册为文，下册为诗词，亚子发表了文七篇，诗十有七首，而以傅屯艮发表的诗为最多，计一百〇四首。总之，这两集的诗文，革命气氛渐见低沉，无非是一些酬唱题咏而已。另一方面，新南社已兴起，《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出版，新南社《通讯录》却先出版了。

四、南社后期活动

南社已经散了结束工作，直至一九二八年，陈佩忍和朱梁任发起南社二十周年纪念，拉进了柳亚子和朱少屏，成为四位发起人。因首次雅集，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这二十周年纪念，仍旧在原处举行。但张东阳祠已废圮，另择了冷香阁。范烟桥参加了这次会，有一段记录，载在他的笔记《茶烟歇》中，较为详细："中华民国十七年，南社届二十周年，由第一次集会人陈佩忍、柳亚子及朱少屏、朱梁任四君，发起举行纪念典礼，先期寄发通启，定日期为孟冬朔日，地点在虎丘冷香阁。是日天忽大雨，然冒雨而至者，仍有三十五人。佩忍方在海上，为其族人嫁女作主婚人，恐翌日为遮留会亲，不得脱身，乃于夜半离一品香，而宿于一小旅邸，并预定汽车，黎明即起，得附首次车至苏。惟亚子、少屏两君，一以疟疾，一以病足，俱未至。故一切供张，皆梁任君招陆翥双君绸缪之。佩忍之女公子亨利女士，奔走招待，亦颇辛勤，且饮酒甚多，兴会倍添。初拟于千人石上摄影，佩忍、天笑怕走山路，止于靖园，未与。邵力子君、亨利女士怕为雨淋，亦弗与。与者大半如落汤鸡，有张盖者，亦别开生面矣。（胡寄尘有冒雨诗纪其事：一笑相逢盖欲倾，都言天雨胜天晴。本来载酒寻诗客，只合拖泥带水行。）黄宾虹君携史道邻手写赠戴练师诗册，咸谓与南社及冷香阁俱有因缘。而聚餐在李公祠附庸之靖园，梁任大不情愿，谓应祀李秀成，因之金请古物保存会设法收还改祀，并以南社死于革命者配享之。谈话中均主南社复兴。先成纪念刊，以岁底为止，后因循未果焉。"这篇纪事，足为南社二十周年纪念考证。烟桥谓到者三十五人，实则有四十人。这天

因亚子未来，公推陈佩忍为临时主席。讨论议案，议决了数件，如“今日签到社友，均为筹备员，继续进行南社复兴”。又“社中失节而逆迹昭著者，应即除名”。又“纪念特刊，推举胡朴安、姚石子、陈佩忍、柳亚子、朱梁任五人为编辑委员”。又“社长制改为委员制”。又推举陆简敬为会计员。后来亚子知道了，认为这些议案，大部分和他的主张相抵触，他以往是南社主任，南社从没有什么社长，显见是胡乱提议。新南社继任南社系统，新南社成立，南社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现在抛开了新南社，要把南社复活起来，这是开历史上的倒车。他说：“幸而没有去参加，否则一定闹得不欢而散的。”结果这许多决议，都没有实行。

陈佩忍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逝世，次年三月四日，柳亚子等发起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四楼为佩忍开追悼会。先期发一追悼会启，曾载范烟桥所辑的《珊瑚》杂志。骈四俪六，甚为典雅，大约出于亚子手笔。其文如下：“盖闻白马素车，张劭生前之约；只鸡斗酒，桥玄死后之盟。攻玉志殷，范金谊切，有由来也。陈去病先生松陵擢秀，寰宇知名，早预同盟，更组南社。围城玉貌，鲁仲连义不帝秦；泣血庭墙，申包胥志存复楚，固已光昭日月，气薄云霄矣。其侍总理孙公于羊石也，运筹帷幄，如留侯之赞汉高；仗策军门，比邓禹之从文叔。始终恪敬，恩礼优隆，猗其盛欤！钟期长逝，遂辍琴弦；伯乐云亡，终悲骥足。林泉隐曜，文史栖心，海内灵光，几历年岁。属以龙蛇之厄，竟穷海屋之筹。庠序兴哀，学人流涕，岂无故哉。某等谊联盟社，情胜弟昆，既悲臣质之亡，敢吝生刍之荐。苍松翠柏，庶栖泰岱之神；丹荔黄蕉，长享罗池之庙。吴铁臣、柳亚子、吴朴安、朱凤蔚、朱少屏同启。”开会时，有人提出关于佩忍的许多遗著，要为之出版，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不了而了。这天晚上，即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会上有人又提议复兴南社，亚子起而谢绝道：“行年五十，思想落伍，愿保存南社三十年之光荣历史，不愿南社更为冯妇。”参加的有社友，也有向风慕义来的非社

友，共一百有九人之多。亚子、寄尘等仿东林点将录，以水泊英雄相拟，开了一张名单，在报上宣布，《上海市年鉴》也把这名单登载着。名单如下：(1)梁山泊开山头领托塔天王蔡孑民、(2)天魁星呼保义柳亚子、(3)天罡星玉麒麟郑佩宜、(4)天机星智多星陈陶遗、(5)天闲星入云龙朱少屏、(6)天勇星大刀叶楚伧、(7)天雄星豹子头刘季平、(8)天猛星霹雳火林庚白、(9)天威星双鞭林一厂、(10)天英星小李广徐蔚南、(11)天贵星小旋风潘公展、(12)天富星扑天雕包天笑、(13)天满星美髯公孙仲瑛、(14)天孤星花和尚朱凤蔚、(15)天伤星行者宋寰公、(16)天立星双枪将姜可生、(17)天捷星没羽箭姚雨平、(18)天暗星青面兽费公直、(19)天佑星金枪手余十眉、(20)天空星急先锋吴豹军、(21)天速星神行太保陆丹林、(22)天异星赤发鬼冯心侠、(23)天杀星黑旋风冯自由、(24)天微星九纹龙毛啸岑、(25)天究星没遮拦张心芜、(26)天退星插翅虎张挥孙、(27)天寿星混江龙丘潜庐、(28)天剑星立地太岁周志成、(29)天平星船火儿朱剑芒、(30)天罪星短命二郎王立佛、(31)天损星浪里白条朱云光、(32)天败星活阎罗高君介、(33)天牢星病关索胡寄尘、(34)天慧星拼命三郎胡惠生、(35)天暴星两头蛇徐忏慧、(36)天哭星双尾蝎徐小淑、(37)天巧星浪子陈希虞、(38)地魁星神机军师郑正秋、(39)地煞星镇三山吴开先、(40)地勇星病尉迟朱羲农、(41)地杰星丑郡马姚菊影、(42)地雄星井木犴马祝眉、(43)地威星百胜将殷孟俶、(44)地英星天目将李坚甫、(45)地奇星圣水将军章衣萍、(46)地猛星神火将军陈志皋、(47)地文星圣手书生吴嗜天、(48)地正星铁面孔黄定慧、(49)地辟星摩云金翅卢葆华、(50)地阖星火眼狻猊陈锦云、(51)地强星锦毛虎郑佩亚、(52)地暗星锦豹子杨静宜、(53)地轴星轰天雷夏漱芳、(54)地会星神算子黄冰清、(55)地佐星小温侯黄红莫、(56)地佑星赛仁贵柳无非、(57)地灵星神医许半龙、(58)地兽星紫髯伯凌昭懿、(59)地微星矮脚虎李大超、(60)地慧星一丈青王孝英、(61)地暴星丧门神章铁民、(62)地煞星混世魔

王曾今可、(63)地猖星毛头星吴冰海、(64)地狂星独火星吴澍、(65)地飞星八臂哪吒陈宝璋、(66)地走星飞天大圣纪侠中、(67)地巧星玉臂匠唐蓉裳、(68)地明星铁笛仙丁怀芬、(69)地进星出洞蛟陈炳煌、(70)地退星翻江蜃丁炳章、(71)地满星玉旛竿林众可、(72)地遂星通臂猿汤曾敭、(73)地周星跳涧虎陈鹤年、(74)地隐星白花蛇钱释云、(75)地异星白面郎君高方、(76)地理星九尾龟李沇东、(77)地俊星铁扇子郑竞存、(78)地乐星铁叫子凌诵益、(79)地捷星花项虎朱鸿杰、(80)地速星中箭虎黄苗子、(81)地镇星小遮拦严柠檬、(82)地羁星操刀鬼陈无那、(83)地魔星云里金刚吴少薇、(84)地妖星摸着天马公愚、(85)地幽星病大虫陈克成、(86)地僻星打虎将沈君匋、(87)地空星小霸王王秋厓、(88)地孤星金钱豹子戴云超、(89)地全星鬼脸儿宋之强、(90)地短星出林龙唐闰生、(91)地角星独角龙唐荃生、(92)地囚星旱地忽律朱云平、(93)地藏星笑面虎唐一民、(94)地伏星金眼彪冯超尘、(95)地平星铁臂膊沈志远、(96)地损星一枝花高尔柏、(97)地奴星催命判官沈中路、(98)地察星青眼虎顾依仁、(99)地恶星没面目朱翊新、(100)地丑星石将军张景龙、(101)地数星小尉迟周宪文、(102)地阴星母大虫陈明珠、(103) 地刑星菜园子李迦陵、(104)地壮星母夜叉何梅英、(105)地劣星活阎婆王安浦、(106)地健星险道神金瑞石、(107)地耗星白日鼠金鲁望、(108)地贼星鼓上蚤张鑫长、(109)地狗星金毛犬陈霭麓。当时附有说明："水浒传只有女将三人，而现在有二十三人，只能借用男头领点之。又天罡三十六人，均南社或新南社社友，地煞七十二人，也有数位南社社友，但大多数为非社友。所点较为切当的，如林庚白的霹雳火、朱少屏的入云龙、张心芜的没遮拦、胡寄尘的病关索、陈希虑的浪子、许半龙的神医。其它聊以点缀而已。"然在这点将录中，可以看到参加的人才济济了。按水泊将凡一百有八人，加入晁盖，便为一百有九人。

直至一九四七年，柳亚子在香港组织扶余诗社，那较为陈佩忍

开追悼会，及在新亚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又推迟了十三年，可以说是南社的余波，也是最后的活动了。陈迩冬撰有《柳亚子与扶余诗社》，编在他的《它山室诗话》中，曾载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文汇报》，兹节录在下面："一九四七年，柳亚子先生第二次旅居香港，组织扶余诗社，旨在推动民主运动，虽在海外，与内地有桴鼓之应。所谓疲于政治，饰词耳。扶余诗社之特点有二，一为颂虬髯客而斥唐太宗，一为解放旧诗以推动新诗。其社启洋洋千言，为先生晚年痛快淋漓之作：'髫岁读唐人说部，至虬髯客张仲坚不屈于李世民，航海扶余，吊民伐罪，称霸南天，未尝不咨嗟太息，想望其为人也。时当隋季，普六茹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争逐隋鹿，夏王窦建德出身农民，义伏乡里，奋起河朔，规模阔大，足与闯王李自成后先媲美。李世民锐头小竖子耳，身为贵公子，宁知稼穑之艰难，称兵犯上以后，奉代王而又废之，与魏、晋、宋、齐、梁、陈诸枭雄何异。至于弑兄杀弟，废父自立，淫其弟妇，其内行尤不堪问。特以小恩小惠，笼络朝野，貌取太平之名，顾怒贰臣魏征之极谏，而言必杀此老贼，微长孙后之贤，斌媚公亦岂能及身保其富贵哉！其开科取士，则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得意忘形，更丑态毕露。夫世民之雄猜阴狠，千余年来，流毒不浅，而腐儒犹有贞观之治，媲于尧舜，真妄论也！虬髯客传，假名张说，不知何许人所作，意其人必不满于世民，而不敢明言，故托于子虚乌有以鸣其不平，其推崇一妹，提倡女权，以私奔为美德，所见尤卓。至谓虬髯见世民，沮丧逃席，此自避罹文网，不得已而为之，非其本心也。世民能杀夏王，能臣卫公，独不能屈虬髯而下之，对于尽入彀中一语，讽刺甚烈，作者诚有心人也。清民之交，余始创南社，五四革命以后，又创新南社。……顷来岛上，朋好关垂，知余疲于政治，欲以旧诗为信陵君之妇人醇酒，余则以阿芙蓉喻旧诗久矣！曩在桂林著论，谓旧诗寿命不出五十年，而犹孳孳为之不厌者，以余之生命，绝不能超出五十年以外耳！余雅重新诗，苦不能为效颦学步之举，正以中旧诗之毒

太深，遑敢以毒菌传播于社会哉！唯是诸友拳拳之谊，不忍终却，始有扶余诗社之创，意在扬张抑李，尊一妹而薄卫公，更制社约，以推动新诗，解放旧诗为职志……。'此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所布露者。扶余诗社社长，即亚子先生。下设秘书一人，为宋云彬，干事数人，钟敬文、陈君葆、孟超、孙霆。惜亚子未久即应邀北上，入解放区，诗社亦不存在。恐知此一段史料者今已无多，特为著录。昔亚子先生游兴安秦堤，有句云：'更无好语谀刘彻，我有雄心压祖龙'，于汉武秦皇早已蔑视，此社启中又于唐太宗大张挞伐，真所谓历史要翻千载案者。且矛头指向当时反动统治者，亦壮士横刀看草檄时也。"迩冬且附识语："《扶余诗社社集》印本，亚子自题封面。"又："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皆曼殊赠亚子句。"

此后亚子的个人活动，和南社多少有些关系的，爰于柳无非柳无垢所辑的《柳亚子诗词选》中搜集一些亚子的篇什，录之于下：

即席呈衡老夷老，两君皆南社旧人也。

开山南社陈高柳，（原注：社友马小进旧时见赠句。）异地能欣沈马逢。草昧宋黄怜早世，末流张戴附元凶。泣麟悲凤嗟何及，刻鹢屠鲸意未穷。要为河山壮铙吹，扶余一集荡心胸。

按这诗作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衡老为沈钧儒，夷老为马夷初。诗的末句，提及"扶余"一集，可能就是迩冬所说的扶余诗社的初印本。

六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志，偕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同志，自青州远道来迎，各赠一绝。郭为苏北邳县籍，与睢宁为邻县。匡则苏南丹阳人，私淑亡友苏曼殊者也。

旧雨睢宁未寂寥，远追周郭近张姚。（原注：周仲穆、郭发南，均南社旧友。仲穆在民初，遭辫贼张勋毒手，发南为仲穆弟

子，亦下世矣。张曙时、姚尔觉，则国共合作时代余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旧人。曙时现任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尔觉则任中原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天涯更喜逢翁伯，邳县人才此骏骁。

地覆天翻百战余，乡音入耳故徐徐。说时匡鼎君无愧，同向樽前话曼殊。（原注：亚明为余诵"生憎花发柳含烟，江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丝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句，恍见故人风致，正如昔贤所云"不意永嘉之世，复闻正始之音"者是也。况在百战之余，尤为难得。）

按这诗作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周仲穆、郭发南、苏曼殊等逝世，相距三十年左右，亚子犹念念不忘，可见他对于南社印象的深刻。

赠朱青女士，亡友朱少屏之爱女也。少屏为余
四十三年前盟社旧侣，抗战时牺牲于马尼拉者。

故人有女能前进，意外相逢在济南。埋血十年悲宿草，从戎万里胜奇男。纵横寰宇今殊昔，胼胝耕耘苦亦甘。指顾渡江归歇浦，不须离别怅桃潭。

按这诗作于一九四九年。所谓盟社，指同盟会和南社而言。

红桑一首用姚鹓雏韵。

红桑黄竹几番更，卅载难忘盟社情。老我壮怀犹磊落，蔽天霾雾渐光明。斯文何幸弘新国，拨乱终期定太平。漫道填胸恩怨尽，宵来长剑作龙鸣。

按这诗作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夜车中。姚鹓雏于全国解放后，曾任松江专区金山县副县长。

高君介夤夜顾我，以邓尔雅山水画册索题，写此于漓江风景页后，江为余抗战时旧游地也。首联亦曩时成句，题签出亡友陈巢南先生手笔，故尾联云云。

黄尘赤日桂林道，谁向漓江起卧龙？旧梦如烟那便说，新猷开国早成功。画师郑重描摹美，小友嵚奇嗜好钟。（原注：君介年五十有三，余以弱小弟畜之。）只惜题签剑南叟，不曾亲见九州同。

按这诗作于一九五〇年冬。君介为高吹万长子，亚子为他父执，故称之为小友。君介与尔雅、巢南，同籍南社。

为君介题顾青瑶女士绘露山秋霁便面后。

卅年不见青瑶矣，金石家兼女画师。我友堂堂珍护此，调脂杀粉想矜持。

按这诗亦作于一九五〇年冬。顾青瑶早年曾为亚子刻印章，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卒于加拿大。

一月二日夜集文化俱乐部祝沈衡老七十七旬生朝，诗以纪之。

大老由来世莫京，高歌为唱寿星明。百年国耻翻身日，万岁千秋七七龄。

按这诗作于一九五一年亚子的诗词选集中，此后不见酬答南社旧友的作品了。

五、新南社的继起

南社后期内部的种种曲折和纠纷，致使柳亚子意志消沉了一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以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来宣扬陈腐思想的旧文学。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思想的新文学。亚子的头脑是较清新的，他从小就反对封建旧礼教，提倡男女平权，南社成立初，即请尚侠女校教师张佚凡女士担任庶务。新文化运动，顿把消沉的亚子感奋起来。楚伧又曾对亚子说："南社的基础可以利用，放弃很为可惜"，主张由亚子重振旗鼓主办新南社。当时发起人共八位，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半数是南社的旧社友，也加入了新生力量，当然很快的就组织起来，印了发起宣言和组织大纲，送给有关人士。曾登载《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兹把宣言和大纲录在下面：

新南社发起宣言：

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那一点，新南社孵化中应该向国民高呼声明的。

南社在提倡民族气节以后，引纳世界潮流以前，中间经过几次困阨，被人指摘处也不少。然而这些都是新南社孵化的动机，发起新南社的，非但不引为耻辱，并且将深自庆幸。

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同盟会经几度改革以后，已有民众化的倾向。新南社当然要沿袭原来的使命，追随着时代与民众相见。

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因为要提倡民族气节，不知不觉形成了中国文字的交换机关，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祈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

这次的孵化作用，分析起来，颇多感慨。一、同人中实在已有挂名在南社，而嫌单调作著述太觉无味，自向浓郁的新途径奋进的。二、也有已上了新途径，回头过来，觉有改造必要的。三、也有接受了外间的攻击或讪笑，愿平心静气地来适应潮流，并且保存南社不可磨灭的精神的。四、也有可惜南社建筑术的卑陋，承认南社主张革命的基础，愿帮助在旧基础上完成一个新的建筑的。综合着上述四种意义，经过了这次改造的磋商，新南社孵化便渐近成熟时期了。

新南社对世界思潮，从此以后，愿诚实而充分的向国内输送。固然现在向国内输送世界思潮的出版物研究机关太少，但我们既发现了这项新负的责任，总该在人类中有本分的努力。只是这种责任太重大了，我们原有的伴侣和原有伴侣底知识读书力太单薄了，所以十分诚意愿和别团体的伴侣合作，尤其愿国内具有同样责任的，加入新南社的组织中，协力进行。

新南社对于国学，从今以后，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先从整理入手。国学经几朝乡愿文妖等的捏造割裂，实在支离得令人生厌了，然而这是乡愿文妖的责任，与国学本身绝不相干。国学本身是否占有世界学术中相当位置，在未经整理以前，谁也不能下这断语。我们既不是神圣，怎敢代世界支配一切，所以第一步工夫只是整理。

我们受了以上的两种使命，发起组织这新南社。在新南社未成立时，以上的话，只算是我们几个人底意思，待正式成立时，还该有一度宣言。

新南社组织大纲：

(1) 本社底宗旨：(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

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

（2）本社设主任一人，总揽社务，由社员投票公举。任期三年，连举得连任。干事两人，书记两人，会计一人，都由主任委托，任期视主任任期。

（3）本社出版物分两种：（一）新潮季刊部，（二）国学季刊部。每部设部长一人，由主任委托。撰述员无定额，由部长向社员中延订。撰述员须按时寄稿。

（4）本社定本年双十节正式成立。

（5）本社选举第一任主任，期定本年双十节。先由书记部于一月前分发通告及选举票，于双十节第一次雅集时宣布。过期投票作为无效。

（6）本社职员未举定以前，暂由发起人组织委员会，代行主任职权。

（7）本社临时通讯处，为上海白克路竞雄女学余十眉。临时收款处，为上海新闸路池浜桥永德里十五号胡朴安。

据说这宣言，是楚伧的手笔。那么这大纲，大都是沿袭亚子所提出的要求，而经过第六次修改的条例成文，可见是亚子的手笔了。新南社的成立大会，本定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举行的，但发起人叶楚伧因丧失了对偶周湘兰，而续娶吴孟芙，恰巧是同一天，因此大会便延迟到十四日举行。那天，社友邵瑞彭以不受曹锟五千元的贿选支票脱身南下的资格来出席，新南社社友都鼓掌欢迎他。地点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园都益处菜馆，会后就在那儿聚餐。到了三十八人，其中旧南社社友却占二十九位。组织大纲，经过修改，成为条例，载在柳亚子的《南社纪略》中。现转录如下。

新南社条例：

（1）本社宗旨：（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五）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

(2) 本社不收入社金，只收月捐，每月自大洋一角起至十元止，由社员于入社时认定。但中途变更的，必须先期报告会计部。

(3) 社员入社时，须有二人以上底介绍，经社长许可。又在社会上占有相当的声誉，或者有相当的著作，以及提出相当的作品，自己请求入社，经社长许可后，得以入社。

(4) 本社设社长一人，总揽社务，由社员投票公举，任期三年，连举得连任。编辑主任三人，干事二人，会计一人，书记一人，都由社长委托，任期和社长一律。

(5) 本社出版物分两种：(一)新南社月刊。(二)新南社丛书。体裁用语体文。组织法由编辑主任规定。撰述人除由编辑主任向社员中延订外，社员都可以自由投稿。

(6) 本社每年双五节、双十节各举行聚餐会一次。地点由书记部先一月通告。

(7) 本社选举社长期，在双十节。从中华民国十二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先由书记部在一月前分发通告同选举票，到聚餐时宣布。过期投票，作为无效。

(8) 本条例有未尽的地方，社员可以提出意见，由社长斟酌修改，到聚餐会时宣布实行。

按照条例，当时宣布了职员名单：社长柳亚子，编辑主任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干事叶楚伧、吴孟芙、陈布雷，会计胡朴安，书记余十眉。至于聚餐期规定每年二次，双五节是纪念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双十节是纪念武昌起义。又为了条例上定名的出版物有两种，因此更宣布了编辑部组织法，载在柳亚子的《南社纪略》。

新南社编辑部组织法：

(1) 本社出版物，遵照本社条例，分为《新南社月刊》、《新南社丛书》两种。

(2) 本社出版物，遵照本社条例，统用语体文。

(3) 月刊定十三年一月出第一卷第一号。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撰，唯以美善为主。

(4) 月刊撰述员，由编辑主任向社员中延订，或每月担任作品，或间月担任，须负责承认。

(5) 社员对于月刊，都可以自由投稿。

(6) 月刊另辟读者论坛一门，对于非社员投稿，一律欢迎。

(7) 编辑主任对于社员非社员作品，都有去取和修改的权利。倘有不愿修改的，须预先声明。

(8) 月刊稿件，无论登载与否，概不检还，要检还的，也须预先声明。

(9) 月刊送社员每人一册。有作品的可以酌量多送，但至多不得过十册。余下的概作卖品。

(10) 丛书出版无定期，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撰。

(11) 丛书的稿子，由社员自由担任，经编辑主任审定后付印。

(12) 丛书出版后，每千部送本书著作者一百部。其余概作卖品。

(13) 社员对于丛书，要购阅的，一律缴费。

(14) 编辑主任三人，推定一人负责，余二人辅助之。

(附则) 稿件请寄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第一届负责的编辑主任。

那《发起宣言》的末了说："正式成立时，还该有一度宣言。"现在正式成立了，亚子拟了一篇宣言的文章，但事前给人看，认为这篇未免个人色彩太重了，作为集团的宣言，似乎有些问题，结果便把这宣言改称为新南社成立布告，也载在柳亚子的《南社纪略》。

新南社成立布告：

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

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

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

要认识新南社的真面目，非晓得十五年来旧南社的历史，和五四以来我们和新文化运动接近的事实不行，我现在把它写在下面：

旧南社成立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在海外创设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相号召，正在十七次革命失败奋斗的过程中间，而内地所号称知识阶级的人，还是昏昏沉沉，做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好梦。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因为民族主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产物。赵宋朱明的末代，更有鲜艳的血史，在文学界上占着重要位置。所以我们的提倡，就侧重在民族主义那一边，而民权民生，不免疏略了一点。武昌革命以前，我认为旧南社精神最饱满的时代。到了光复成功，便渐渐的堕落了。这其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袁世凯做了总统，我们认为中国无事可做，二次革命失败，社中激烈分子，更牺牲了不少，残余的都抱着妇人醇酒消极的态度，做的作品，也多靡靡之音，所以就以淫滥两字见病于当世了。第二个呢，洪宪称帝，筹安劝进，很有旧南社的份子，可是在炙手可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开口，等到冰山倒了，却热烈地攻击起来。我以为打落水狗不是好汉，所以没有答应他们除名惩戒的要求，然而提倡气节的一句话，却有些说不响嘴了。至于第三个原因，尤其是旧南社的致命伤。因为发展团体起见，招呼的人太多了，不免鱼龙混杂。还有先前很好的人，一变就变坏了。后来差不多无论什么人都有，甚至意见分歧，内讧蜂起，势不得不出于停顿的一

途，就是旧南社近年来失败的历史了。

新文化运动发现之初，文言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但旧南社的旧朋友，除了少数先我觉悟的外，其余抱着十八世纪遗老式的头脑，反对新文化的，竟居大多数，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和他们分家，另行组织，和一般新朋友携手合作起来，这新南社便应运而生，呱呱堕地了。

新南社成立以后，他们推举我做了社长，我觉得我不通外国文字，不懂哲学，又不懂科学，简直不配做。然而奋斗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意志，我却自己相信自己的，那就不用三辞三让的作态，竟毅然决然，跨上了马背再讲。可是要大家帮助我才行呀！

新南社宗旨的条文，是几个发起人共同拟定的，但是对于第一条整理国学，我现在却有一点怀疑，国学有整理的价值吗？整理好了，能有好影响给思想界吗？我很赞成某某先生'牛粪里寻香水'的一句话，觉得恐怕徒劳而无所获呢。但学问是尝试的，我们社里，有多少喜欢研究国学的人，让他们去尝试一下子也好。至于整理国学，并不是甚么主张华化，迷信国学万能，那是我要郑重声明的。

还有第五条指示人生底高远的途径，是某君主张加入的。某君是研究哲学的，又相信佛教，和我们趋向很不同。因为我没有哲学的头脑，并且是主张无宗教的，所以某君的玄妙高上底主张，我不能理会得。不过我对于人生观，是主张以苦乐为究竟，

不是以善恶为究竟的。我觉得能使大多数人乐就是善，能使大多数人苦就是恶。这种粗浅的主张，我却相信以为不错的。末了，再引几句旧话来作我的帮衬，就是"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见于汤之《盘铭》的，我们大家要有这种精神才好。不然，恐怕新的变旧，又要归于淘汰之列了。

我希望已经加入的朋友们共同努力。我更希望没有加入的朋友们都来合作。

新南社万岁！新中国万岁！新世界万岁！

一二·一〇·一九·亚子。

亚子这篇文章，的确不象团体的宣言，作为布告，也有些不伦不类，但分析南社社友的品性和类别，以及他自己的思想过程，却有他独到之处，是可喜而耐人寻味的。亚子对宗教是素来不感兴趣的。记得某年他应何香凝女士之邀，与朱少屏、徐蔚南作浙东西之游，一夕宿于天童寺，他觉得很不自在，赋诗一首："破梦钟声意惘然，闻鸡何似祖生鞭。十年持论非宗教，惭愧禅房一宿缘。"

新南社的计划虽很大，可是计划都没有落实。当时所推定的编辑主任，为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三人，而以邵力子负全责。奈力子忙于《民国日报》的笔政，无暇及此，望道、朴安也各有职务，不克抽身。社员中撰述员又寥若晨星，乏人执笔，致《新南社丛刊》成为一句空话，那《新南社月刊》也属难产，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先出版了一本《新南社通讯录》，按照入社书所填年月，作为先后次序，从五月份入社的柳亚子开始，至十一月份入社的何凝冰止，共一百五十三人。后又根据一九二四年二月编就而没有付印的《通讯录续集》，从管际安起，至赵天放止，又增添了五十九人，连前面所举，共二百十三人。后来还有逐渐加入的，据朱剑芒说："共二百十七人，旧南社社友占到半数。"这年的下半年，所谓《新南社月刊》才得问世。编辑者认为这一集已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能否续出，没有把握，便改月刊为《新南社社刊》。所载的内容，撰文的有沈玄

庐的《最近的新俄罗斯》、《留别俄罗斯同志们的一封信》，邵元冲的《美国的新村运动》，胡寄尘的《中国诗歌实质上变化的大关键》，黄忏华的《哲学概说》、《海上》，刘伯伦的《中国的乱源》，李未农的《精神分析底意义历史和学说》，陈德征的《诗人拜伦底百年祭》，刘大白的《秋燕》、《斜阳》、《黄叶》，何心冷的《不如归的一幕》，谢定远的《不幸的小鸟儿》、《晚祷》，苏兆骧的《冬夜》，高尔松、高尔柏弟兄合撰的《加纳博士底妇女参政运动论》；翻译的有吕天民的《社会不平鸣》，梅特林克撰徐蔚南译的《一张画的悲思》，苏曼殊撰柳无忌译的《英文湖音序》，和以前丛刻的文诗词录大大的不同，别成一种风格了。这社刊只出了一集，就停止不出了。

南社先后有十八次雅集，新南社没有举行雅集，仅仅是聚餐而已，且不普遍发通知，局限于上海方面。聚餐共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地点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园都益处菜馆，到了三十八人，开了成立大会，连着聚餐，拍了一张照。第二次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地点仍在都益处菜馆，到了三十余人。席间，陈巢南、汪兰皋、邵力子、居觉生等，演讲革命文学问题，也拍了一张照，《民国日报》登载了《新南社双五聚餐》一则新闻。第三次在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西餐部，日期为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餐毕，又到新世界附近的兆芳照相馆，三十七人拍了团体照。胡朴安和陈巢南两人忽然高兴起来，解衣磅礴，赤了膊拍了一张对打太极拳的照片。恰巧邵元冲和张默君结婚，在沧洲饭店请吃喜酒，这对新夫妇，都是南社旧社友，大家又到沧洲饭店去祝贺。过了若干天，邵、张赴杭州蜜月旅行，新南社社友又在杭州雅聚园聚餐，还请新夫妇，情况很热闹。但经过这次热闹后，新南社就岑寂下去，直至停止了寿命。附带说一句，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三人是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陈巢南都参加了新南社，高天梅始终没有加入，成为遗憾。

柳亚子给曹聚仁的一封公开信，对于新南社作出了允当的评

价："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是对极了。在此地，我却不能不想起世人所忽略的新南社来，就是我和先生在当时所共同发起的新南社。因为新南社的历史太短促了，所以大家对它都很忽略。其实南社是诗的，新南社却是散文的。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象已经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写的，新南社已结束若干年了，载在柳亚子的《南社诗集》（开华书局出版）。还有松江高君介有《我对于新南社的感想》，登载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的《新黎里》。这种地方性的刊物，销行不广，看到的人很少。

六、南社纪念会

南社所有的组织活动，纪念会是最后的一个节目了。当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在上海为陈巢南开了追悼会（巢南于上年秋末在故乡病故），真可谓生荣死哀，甚为隆重。隔了一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南社旧友又为巢南举行公葬于苏州虎丘。虎丘为南社发祥地，巢南又为南社发起人之一，埋骨于此，的确很有意义，最适当没有的了。晚上在城内中央饭店举行临时雅集，到者十八人，柳亚子、郑佩宜夫妇，以及亚子的妹妹柳慧侬、族弟柳公望外，又有巢南的女儿陈绵祥，范烟桥、范君博、凌诵益、费公直、凌昭懿、陆翥双、王秋厓、朱少屏、朱凤蔚、丘潜庐、林一厂、郭步陶、周嘉林，都是来参加公葬典礼的。雅集座上，包天笑提议恢复已往的南社，亚子起立反对说："新南社成立时，旧南社早经结束。现在南社已成了历史上的名词。照新陈代谢的公例推演起来，复兴非但不必要，并且也是不可能。所以我总对人家讲，替南社做纪念是可以的，倘然要把它复活起来，那我非但不赞成，而且会剧烈反对的。"接着冯壮公站起来说："南社在中国革命史上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恢复固然不对，而永久的纪念还是有必要的。"又说："我们从前参加同盟会，为的是革命，组织南社，也为了革命，决不是为做官。我看只有柳亚子先生从不想做官，所以今后主持南社的纪念会，也只有柳先生可以担任，柳先生既说替南社做纪念，我们就请他实行这纪念方式。"于是这南社纪念会就在这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了。这天聚餐地点，是上海西藏路南京路口的晋隆西菜馆，由柳亚子、陈陶遗两人用南社纪念会名义发柬请客，到了徐蔚南、姚石子、高吹

万、高君湘、朱少屏、胡朴安、黄宾虹、陈乃乾、周志成、朱凤蔚、孙仲瑛、黄苗子、陆丹林、马君武、白蕉、朱叔建、唐鸣时、葛荫梧、王济远，宾主共二十一人。南社纪念会宣言及条例，都已预先印好，在席上分发，后刊载在柳亚子的《南社纪略》。

南社纪念会宣言：

南社已成为历史的名词了，要把它复活起来，不特事实上不可能，在理论上也非必要。因为世界的文学潮流是前进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环境，决不是一九〇九年的文学环境。我们倘然主张抱残守缺，和一般开倒车的同流合污，哪儿会有好的结果呢！不过南社的文学是绝对不需要复活的了，南社的精神却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我们现在发起这南社纪念会，一方面是追慕过去的光荣，一方面还希望未来的努力。但这努力的途径，决不是南社复活吧了。南社之后，有新南社，新南社和南社，性质虽然不同，精神却是一贯的。我们现在纪念南社，也就包括纪念新南社的意义在里面了，这是应该附带说明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柳亚子。

南社纪念会条例也载柳亚子的《南社纪略》：

(1) 本会以纪念南社及新南社过去在文坛历史上之光荣为宗旨。

(2) 南社社友及新南社社友为本会当然会员，其最近住址请随时通信报告本会。

(3) 非社友而表同情于南社及新南社者，得加入为志愿会员，但须有当然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报告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及住址，即可随时通信入会。

(4) 本会每年雅集两次，地点日期临时通告。

(5) 本会以现存之南社发起人为会长。另设书记会计庶务各一人，由会长指派，兼职者听。

(6) 本会不收会费，但雅集时酌收聚餐费。如需要其他开支

时，会员得自由捐助。

(7) 本会通信处，暂时借设于上海萨坡赛路二九一号上海市通志馆。

(8) 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会长斟酌修改，随时公布之。

南社纪念会成立，柳亚子任会长，即请上海市通志馆的三位编纂，蒋慎吾任书记、郭孝先任会计、胡道静任庶务，联络很便利，得以积极进行。除当然会员做了登记手续，又招致了志愿会员。可是当然会员的通讯地址变动的很多，通知寄去往往寄不到，以致无从通知。而志愿会员却闻风向往，加入的多于当然会员。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恰值丙子元宵节，南社纪念会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第二次聚餐。这聚餐会的通知，即由庶务胡道静于事先一月二十六日付邮发出，附有明信片，届期能准时出席和不能出席的先行填写，寄还南社纪念会庶务部。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按照寄还的明信片，能出席的，计有一百六十人，但是临时有变动，实到的有一百五十七人。亚子把它称为"灵山一会"。这天是元宵灯节，所以举行晚餐。凡到会的，在签名簿上签名，即有一位工作人员，出一绢制小条，即把姓名写在上面，给你缀系在襟扣间，以省交谈时彼此询问姓名之劳，这大概也是胡道静所设计的。亚子忙于招待，朱少屏助他分组排席，共十四席，姓名粘贴席间，由各人自己按姓名入座，无须推让上下。亚子于觥筹交错间起立演说，期期艾艾的略谓："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所以纪念革命。记得南社发起者共三人，一陈巢南先生，已故世。一高天梅先生，亦早作古，仅本人柳亚子没有死。（徐蔚南谓："'柳亚子没有死'一句话，简而有力，表明了他个人的意志与气概，同时也代表了南社的意志与气概。"）今日忝长社事，恐多陨越，兹已函聘蔡子民先生为名誉社长，俾得多所指示。打算出版《南社纪念会月刊》，和《南社纪念会丛书》。"大家都鼓掌欢迎。黄寄萍起立请社友继起演说。阎甘园自西北归来，就谈了些西北风光与情况。黄寄萍又点名林庚白，请他报

告恋爱经过。庚白初颇忸怩，大家鼓掌催促，便起立谓："鄙人没有恋爱对象，当然无可报告。惟有一事，堪为各社友一提的，即柳君亚子，今年为五秩大庆，南社固值得我们纪念，柳君更为我们值得纪念之一人，凡我社友，都宜为之称觞祝寿。"社友一致赞同。寄萍更请陆礼华女士代表妇女界说几句话，礼华以寄萍为海门人，因操海门土白，又仿南浔常熟等处方言，维妙维肖，佐以滑稽神态，引得哄堂大笑。胡朴安有《奈何曲》印刷品，分送社友，多牢骚愤激之语，前面有一小引："昔归玄恭作万古愁曲，自盘古以来，人人皆可骂之人，事事皆可骂之事，此所谓无可奈何之日也。讵知世变日急，纵的可骂者，玄恭悉已骂之矣。横的可骂者，玄恭初未尝一遇之。玄恭虽处无可奈何之日，犹有可以奈何者在，今日真是无可奈何之无奈何矣。目有见，见之无可奈何也。耳有闻，闻之无可奈何也。口有言，言之无可奈何也。无可奈何而病，神昏昏其若迷，心耿耿犹有识，汗下如雨，悠然而醒，四肢萎顿，卧床旬日，病而不死，更唤奈何。辗转反侧之间，聊为此曲，以纾予愤。不能音律，拟于短笛无腔之信口吹云。"那正式报告，谓："截至二月七日止，当然会员已填登记表的，有一百八十二位，志愿会员已填入会书的有二百十五位，总共三百九十七位。经济方面，柳亚子交来新南社存款二百零二元五角，朱少屏交来南社存款二百四十七元九角八分，共计四百五十元四角八分，付去八十六元零五分，尚存三百六十四元四角三分。会计员由郭孝先担任，现拟改称会计部主任。书记员由蒋慎吾担任，现拟改称文书部主任。庶务员由胡道静担任，现拟改称事务部主任。添设编辑部，推定徐蔚南为编辑部主任。"那南社纪念会条例，略有修订，没有多大出入。散席已九时有余，门外雪花如掌，泥泞载道，无复有灯市歌尘的踪影了。

按宣言，每年雅集两次。但雅集始终没有举行，只聚餐两次而已。因雅集的通告，必须普遍分发，而社友散在四方，普遍通告，较为困难。聚餐则就上海本地，容易办到。总之亚子的精力不济，是主

要原因吧！至于出月刊，根本没有这回事，出丛书却有二种，一是已故南社社友周芷畦的遗著《柳溪诗征》，二是《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都由徐蔚南整辑了一下，交中华书局刊行。林庚白在会上提到柳亚子五十大庆，社友应当为他称觞祝寿，亚子的生辰是五月二十八日，他先做了一篇辞寿募捐启，登在报上，预备将捐到的钱，作为南社纪念会的基金。岂知他的神经衰弱症复发，什么事都不想做，募捐事也就搁置，结果只有部分社友送了一些钱，凑成二百九十元，和南社的余款，一并存在银行内。南社纪念会经过二次聚餐，就此结束，现在也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到了一九三八年，上海市通志馆停办，原来的馆员，为了生活，拟办一《通报》，没有经费，由原任通志馆代理编纂主任吴静山，向亚子挪借这笔存款，亚子慨然全数给了他。不料《通报》销路不佳，把这笔存款都蚀光了。

还有一点，可附带一提的，蔡孑民为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不久蔡孑民逝世了。那时柳非杞在重庆，任侨务委员会第一科科长，亚子在香港订润鬻书，非杞代为收件，时常和亚子通讯，曾向亚子谈及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继任人问题，提出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数人，请选一人。亚子答复非杞："沫若先生我极喜欢他，但要他做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老实讲，怕资格还不够吧！因为他的年龄等等，都比我为小。我想，倘然鲁迅先生不死，倒是一个最适宜者，可惜他比蔡先生早死了。宋一定不会肯的，我也不愿碰这个钉子。冯是一个兵，如何能做，你也有点瞎来来。现在还是不要名誉会长好了。让它不名誉一下吧，哈哈！"

七、南社大事记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宣统元年己酉十月朔日)，第一次雅集，地点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到者十七人，来宾二人。宣布条例十三条。推定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三人为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朱少屏为会计。是年冬，《南社丛刻》第一集出版。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日(清宣统二年庚戌三月朔日)，第二次雅集，在杭州西湖唐庄，到者十七人。修改条例，晚宴聚丰园。是年夏，《南社丛刻》第二集出版。八月十六日(七月十二日)，第三次雅集，在上海张园，到者十九人。第三次修改条例。改推景耀月、宁调元(太一)、王钟麒为编辑员，张雪抱、包公毅为庶务，朱少屏为书记，柳亚子为会计。晚宴岭南楼。是年冬，《南社丛刻》第三集出版。景、宁、王均未就职，由柳亚子、俞锷代编。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三日(清宣统三年辛亥正月望日)，第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园杏花村。到者三十四人。晚宴大庆楼。《南社社友通讯录》出版。六月二十六日(六月朔日)，《南社丛刻》第四集出版，柳亚子、俞锷代编。海上各报均有介绍批评。九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五日)，第五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三十五人。第四次修改条例，改推宋教仁、景耀月、王蕴章为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兼会计，高旭、朱少屏、黄宾虹为庶务。第二次《通讯录》出版。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十三日，第六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四十人。晚宴杏花楼。五月，第三次《通讯录》出版。六月一日，《南社丛刻》第五集出版。宋、景、王未就职，仍由柳亚子代编。十月一日，《南社丛刻》第六集出版。十月二十七日，第七次雅集，在

上海愚园，到者三十五人。改推高燮、柳亚子、王蕴章为编辑员，姚光为书记，胡怀琛为会计，胡朴安、汪文溥、朱少屏为庶务。晚宴雅聚园。十月二十九日，柳亚子宣布出社。十二月一日，《南社丛刻》第七集出版。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三月十六日，第八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十二人。修改条例。函请柳亚子复社，未允。晚宴雅聚园。四月，《姓氏录》出版。十月十六日，第九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十六人。再函请柳亚子复社，仍未允。晚宴醉沤斋。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十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十八人。修改条例，改编辑制为主任制，仍函请柳亚子复社。是月，《南社丛刻》第八集出版。因高、柳、王均未就职，由胡怀琛代编。五月二十四日，临时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三十人。《南社丛刻》第九集出版，柳亚子编。七月，《南社丛刻》第十集出版，柳亚子编。八月某日，临时雅集，在上海徐园，到者十六人。《南社丛刻》第十一集出版，柳亚子编。十月十日，第十一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始用正式选举法，柳亚子当选为主任，兼会计、书记。以朱少屏、史文钦、汪文溥、胡朴安、胡怀琛、姚光为干事。《南社丛刻》第十二集出版，柳亚子编。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月，《南社丛刻》第十三集出版，柳亚子编。五月九日，第十二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四十二人。是月，《南社丛刻》第十四集出版，柳亚子编。十月十七日，第十三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二十七人。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一月，《南社丛刻》第十五集出版，柳亚子编。四月十九日，临时雅集，在上海徐园，到者十六人。是月，《南社丛刻》第十六集出版，柳亚子编。五月，《南社丛刻》第十七集出版，柳亚子编。六月四日，第十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五十六人。是月，《南社丛刻》第十八集出版，柳亚子编。八月二十日，临时雅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二十六人。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五次雅

集，在上海愚园，到者三十四人。十一月，《南社丛刻》第十九集出版，柳亚子编。是月，第二次《姓氏录》出版。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四月十五日，第十六次雅集，在上海徐园，到者三十九人。七月，《南社丛刻》第二十集出版，柳亚子编。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十月十日，柳亚子辞主任职，姚光继任。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四月六日，第十七次雅集，在上海徐园，到者二十六人。十二月，《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出版，傅熊湘编，姚光印行。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第十八次雅集，在上海半淞园，到者二十三人。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新南社成立，举行第一次聚餐会于上海小花园都益处菜馆。公举柳亚子为社长，以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任编辑主任，吴孟芙、叶楚伧、陈布雷任干事，胡朴安兼会计，余十眉任书记。十一月，《新南社通讯录》出版。十二月，《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出版，陈去病、余十眉编，姚光印行。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傅熊湘等创南社湘集于长沙。四月六日，南社湘集举行第一次雅集，傅熊湘当选为社长。五月五日，新南社第二次聚餐会，在上海小花园都益处。《新南社社刊》出版。十月十日，新南社第三次聚餐会，在上海新世界。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陈去病、朱锡梁等发起举行南社二十周年纪念，在苏州虎丘冷香阁，到者四十人。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四日，南社社友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行追悼陈去病（巢南）大会，晚宴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到者一百〇九人。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南社社友会葬陈去病于苏州虎丘。晚宴城中中央饭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到者十八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南社纪念会成立，柳亚子为当然会长，举行第

一次聚餐会于上海西藏路晋隆西菜社，到者二十一人。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七日，南社纪念会举行第二次聚餐会于上海福州路同兴楼，到者一百五十七人。推蔡元培为名誉会长，徐蔚南任编辑部主任，蒋慎吾任文书部主任，郭孝先任会计部主任，胡道静任事务部主任。

这篇大事记，是据柳亚子一九三六年申述的，一九三八年，再由他自行修正，是可靠的南社文献。南社每次雅集，大都摄有照片，亚子一一保存着，背面且标着影中人的姓名，便于稽考，也容易计着参加者的人数。除了亚子，这大事记是谁也难于着笔的。

八、《南社丛刻》的内容及其它汇刊

《南社丛刻》共刊二十二集，每集一册，第二十二集因积稿多，分为上下二册，故以册数计，实为二十三册，用有光纸排印。第二十一集和第二十二集，改用毛边纸，每集定价四角，第二十集增为六角，第二十二集更增为一元，然印数不多，旋踵即销售一空，不再添印，因此欲觅全帙，殊不易得。某年举行上海文献展览会，曾陈列全部《南社丛刻》，此后也就看不到了，兹把丛刻的内容缕述一下，聊作管窥蠡测吧！

第一集，首冠吴江陈去病的《南社诗文词选叙》，文选有王无生的《登海陵岳墩吊岳少保文》，庞芑庵的《张鸳庵先生传》，及《张永夫先生传》，宁太一的《庄子补释自叙》，沈昌眉的《分湖文社序》，下为柳亚子文的专栏，称《磨剑室文初集》，有《悲吴图》、《枭南杂著叙》、《家藏松陵书目叙》、《神交社雅集图记》、《陶君佐虞家传》、《冯女士茜华传》等十一篇。接着为高旭的《愿无尽庐诗话》八则。下为南社诗录，有刘三、徐自华、徐小淑、苏曼殊、宁太一、姚石子、沈道非、邹亚云、周实丹、高吹万、景耀月、林万里等数家。下为高旭的《未济庐诗集》，俞剑华的《蜚景集诗》，蔡哲夫的《有奇堂诗集》，均属专栏。南社词选，从吴梅始，沈石友止，共十三阕。又高旭《钝剑词》，俞剑华《蜚景集词》，又吴江袁希谢女士的《寄尘诗稿》和《寄尘词稿》，也属专栏性质。且袁希谢并非南社社友，陈去病录存其诗词，以其别署寄尘，和社友徐自华同以寄尘为署，认为文字因缘。这样编排，有失体例，难怪出版后，亚子很不恰意哩。

第二集，南社文选，仅宁太一、王无生、陆绍明等共三篇。南社

诗录，有傅君剑、苏曼殊、陈陶遗、杨了公、余天遂、诸宗元、雷铁厓、华子翔等作品。南社词选，有陶小柳、高佛子、胡栗长、徐小淑等作品。别辟《巢南杂著》，有《滇南北建置行省议》，文很长，且附列表。下面则为柳亚子《磨剑室诗集》、高旭《未济庐诗集》、周仲穆《更生斋诗》，末附《王席门先生杂记》。席门，明代人，为金山卫遗民，姚石子钞得五篇，作为乡邦文献，和南社也不相关。

第三集，在编制上始入正规，社友作品得普遍刊载。封面本是粉红色的，三集后才一律改为瓷青色，较为大方古雅。文选四十三首，诗四百三十三首，词一百十六首，特殊化的专栏取消了。首页为岳君麟书遗像，朱少屏撰有行述，原来麟书为少屏夫人，是南社的女社员。少屏的文章，丛刻中没有刊登过，这是仅见的一篇。文选内容较突出的，有曼殊《与高天梅论文学书》、黄宾虹的《叙印谱》、王无生的《明季烈士传叙》、徐自华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沈昌直的《灵芬馆遗址记》、陈去病的《垂虹亭长传》。诗选，发表曼殊的绝句较多，都是风神独绝的，郁曼陀的《东京竹枝词》，瀛国风光，历历如绘。

第四集，文三十四篇，诗三百七十一首，词一百二十四首。文选中的长文，为高吹万的《陈卧子先生传》、陈去病的《神交社启》、《秋社启》、《越社叙》，都是力作。这期是辛亥六月一日出版的。代为发行的，如上海民立报社、上海秋星社、北京帝国日报社、杭州全浙公报社、绍兴越社、汕头中华新报社、桂林南风报社、泗里末汉文新报社、槟榔屿光华日报社，凡九处之多。

第五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六月一日出版。文四十九篇，诗三百七十一首，词一百八十三首。文录中如周仲穆《先祖考太府君墓表》、周实丹《无尽龛札记序》、宁太一《文学林维岳墓志铭》、陈勤生《吊登州董志英女士文》，都是南社烈士的手笔。又有亚子的《周烈士实丹传》、《阮烈士梦桃传》、《追悼会祭周阮二烈士文》，充满着革命气氛。诗如古直的《吊杨笃生》、《吊赵伯先》，雷铁厓的《哭广州殉义诸烈士》、《追悼革命诸先烈》，也都慷慨激昂，满怀义愤。

第六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月一日出版。文五十六篇，诗三百九十三首，词一百十五首。首冠周烈士实丹遗像，后附烈士《寒夜枯坐》诗四首之一。文录中曼殊的几封书札，很风趣。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序》、《二十自述诗序》，笔墨华赡，和以后出家守着枯禅，判若两人。叶玉森有《夜渡太平洋》，调寄甘州，张挥孙的《渤海舟中》，调寄百字令，都作豪语，却各具机杼。陈蜕安深慕红拂之为人，有死葬红拂墓侧之愿，既作《上红拂墓诗》四首，又有金缕曲《题红拂墓》，均载在该集。

第七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文四十五篇，诗五百五十六首，词一百十一首。文有庞檗子《拟沪军都督北伐誓师文》、叶楚伧《建国战纪序》、柳亚子《丹徒赵君传》，都是辛亥那年的革命文献。诗，姚石子、高佛子，各一首，姚鹓雏却多至一百三十二首，俞剑华多至一百十七首。

第八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三月出版。以往代为发行的是太平洋报馆，从这集起，归广益书局、生活日报社、神州国光社发行。且附有售书告白，如高吹万所印的《吴十千先生集》、潘兰史所印的《说剑堂集》，以及陈去病的《笠泽词征》、柳亚子的《春航集》。又有启事："《流霞书屋遗集》，乃邹亚云遗著，作为非卖品，凡在同社，各赠一本。阮烈士遗集，乃阮梦桃遗著，亦分赠社友。"启事中又提着：梦桃先生《视念明信片》，现已付印，不日出版。这《视念明信片》，不知是否照相？后来印出与否，不得而知了。这集载有陈蜕安和儿媳幼孙的家庭照相，照相的后页，有胡寄尘的《蜕老遗事》，亚子的《哭蜕盦诗》四律。这集的内容，文三十六篇，诗三百七十三首，词一百十二首，文中黄宾虹论画是很长的，如《论上古三代图画之本源》、《论画法之宗唐上下篇》，胡朴安的《中国文学史序》，也是洋洋洒洒一篇长文章。陈巢南的《南粤分疆设治议》，其长也不亚于以上几篇。诗则有宋教仁十一首，那是少见之作。

第九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五月出版。首有南社第十次雅

集合影，下面注着民国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摄于海上愚园。次页为宋渔父先生遗像，后面为叶楚伧的《不尽馀哀录》，那是一篇追悼渔父的短文。该集内容，文五十一篇，诗四百十四首，词一百二十九首。文多传记，如沈道非的《越中三先生传》，陈巢南的《鉴湖女侠秋瑾传》、《徐自华传》、《高柳两君子传》，柳亚子的《孙竹丹传》及《邹亚云传》等，都有史料价值。诗以姚鹓雏六十一首为最多。宋教仁诗又补录了一首，以后没有续载过。词后附录《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陈匪石笔述。雅集的次日，叶楚伧以所得《午梦堂集》及《分湖吊梦图》，约同人往观，有陈巢南、胡朴安、俞剑华、李一民、周芷畦、陈匪石、朱少屏、郑仄尘等，即在楚伧寄庐宴赏，饮酒行令，也由匪石笔述。共七页。

第十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七月出版。首列南社亡友遗像，如孙竹丹、陈勒生、邹亚云、宁太一、夏昕菓、杜尚陵、周仲穆，后面附着略历，次为南社临时雅集摄影，下注民国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后面列着参加者的名单，共三十人，有先去的，故摄影只二十三人。地点是上海愚园的云起楼。该集内容，文六十一篇，诗四百六十八首，词一百二十六首。文录中如吕志伊的《杨振鸿事略》、《黄毓英事略》，都是革命牺牲者的传记。黄摩西的《血花飞传奇序》，是一篇光怪陆离的文章。诸宗元的《缶庐先生小传》，为后来谈艺涉及吴昌硕者之所依据。沈太侔以《落花诗》著名，称"沈落花"，那十首《落花诗》，即载在该集诗录中。词后附录夏五社集愚园云起楼即事分韵。陈匪石作有小识。广告有《中华实业丛报》的四大特色。这报是社友汪兰皋主笔政，订阅全年，即可赠送兰皋所著的《梅陆集》。《丛刻》代为发行的地点，扩充为十三处。

第十一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八月出版。文五十二篇，诗四百五十八首，词一百六十首。文录中，那黄摩西的《清文汇序》、《小说林发刊词》、《亟语摭残自序》，都是瑰丽恣肆之作。周仲穆的几通长札，更饶有哲理，迥不犹人。诗录如胡石予的几首律诗，得陆

放翁神髓，尤为难能可贵。高天梅的《南社哀吟》十二章，感悼亡友。其它诸社友，亦有《吊宁太一》、《哭夏昕漠》、《哀陈蜕安》、《悼周仲穆》之作，社友日益凋零，未免都有向笛稽琴之痛了。

第十二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月出版。首列张同伯先生遗像，后页为南社第一次雅集摄影，旁注己酉十月朔日虎丘张东阳祠。雅集第一次，不知为何在这集才登载，先后次序有些颠倒了。次页宁太一先生遗像，后页为南社临时雅集摄影，旁注民国三年八月海上双清别墅。这集内容，文七十七篇，诗七百十二首，词一百三十二首。文多书札，如胡朴安、姜可生、黄宾虹、姚鹓雏、李经舆、傅屯艮、苏曼殊，都是写给柳亚子的，尤以曼殊的信十二通，作俏皮语，别具风格。诗如雷铁厓的《荒川观樱》、俞剑华的《岛南杂诗》，所咏都是异域风光。词后有附录一，畿辅先哲祠分咏，咏诗的有二十一人。开头有高天梅的小引，说明时间和地点以及相叙的情况，如云："维癸丑四月二十七日，南社同人宴集于畿辅先哲祠，修旧好，礼也。园林清绝，足障庾亮之尘；逸兴飘然，堪续兰亭之会。是日也，海棠正花，娇嫣欲语，骚人咸集，意态若仙。张绮筵，述往事；高谈渐稀，清歌斯作。或吟杨柳晓风之曲，翠管红牙；或唱大江东去之词，铜琶铁板。非狷非狂，适来寄傲；一觞一咏，大可移情。所恨长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望旧雨而不来，叹坠欢其难拾。既感死者之可悲，弥觉生者之无乐矣。用题数语，以质同侪。"这篇小引，所谓长夜漫漫，指的是袁世凯的黑暗统治，所谓桃源渺渺，指的是宋教仁的惨酷被杀。附录二，载周公权致南社剑公石子安如剑华少屏凤兮一封信，述他父亲仲穆的死状，谋刊遗稿。原来仲穆有定稿七种，既入狱，嘱家人送狱中再行删订；就义后，稿落于狱卒之手，公权出百金赎回，信后，录仲穆《被逮下狱口号》七律一首，仲穆、公权父子，都是南社社友。

第十三集，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月出版。首冠徐江庵先生仿瓯香梅花小景，这是用珂罗版精印的，后页录灵芬馆杂著《亡

友徐汇庵墓志铭》，附柳亚子跋，这是亚子所藏的乡邦文献，和南社无关，仅借此征社友的题咏而已。次页南社亡友遗像，有王无生、范鸿仙、叶典任、李小白、黄摩西、朱鸳侯、沈孝则、夏笑盦，共八位。三页，陈勒生先生遗像，后页宁太一先生遗像，陈宁二像，第十集已登载，此则用别一照相重登。文一百七篇，诗五百八十一首，词一百三十八首。文如傅屯艮的《钝庵诗自序》、《钝庵词自序》、《钝庵诗词后序》，程善之的《骈枝余话自序》、《倦云忆语自序》，胡寄尘的《儿童诗歌读本序》，苏曼殊的《双枰记序》，那是为烂柯山人而作，亦骈亦散，备极风华。诗录中，曼殊的《东居杂诗》十九首，在《燕子龛集》中允推杰作。刘约真的《哭太一》，前后二十首，都有注语，足补太一传记所未逮。附录一，吴梅作曲，题屯艮《红薇感旧图》。附录二，周公权来书二，周道芬来书一、二，都是谈仲穆稿事。道芬，是仲穆的女儿。附录三，申睨观与同社诸子书。申睨观，朝鲜人。

第十四集，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出版。首冠陆子美遗像，后页《陆生传》，出于亚子手笔。文一百三篇，诗八百六十九首，词一百六十四首。文中突出的，如周仲穆的《长江赋》，用古韵，长一千数百言，程善之的《说枪》、《说炮》，仿《礼记考工篇》的笔法，说明新事物，确是别创一格。胡石予的《乞兰启》及《寄翁菜子》，寥寥数十言，风神玄远，绝类六朝小品。徐半梦的《沧海星辰室文存自序》，也是结藻清英之作。王大觉与柳亚子的一通长函，品评文艺，有如子桓的《典论论文》。诗录方面，哭宋钝初、宁太一的，有邢启周、刘筱墅、刘泽湘、刘鹏年等作。龚圣庵的《九秋诗》，许指严的《四十初度祭稿诗》，都是长篇古风，且有较长的引言。其它如丘翊华的《自讼》，谢佩青的《自励》、《自嘲》、《自遣》，张荔丹的《自祝》，几乎成为一组文章。

第十五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一月出版。首冠南社第十二次雅集摄影。这次雅集的地点，是上海愚园云起楼，莅至者共四

十二人，摄影时参加了非社友三人，冯超尘、冯皎月、叶南。叶南现为侨美的著名科学家，他是叶楚伧的哲嗣，这时他尚在童年，随父亲同来的。第二页是南社第十三次雅集摄影，地点仍是愚园云起楼，社友二十七人。又非社友王兆坤、姚昆玉两人，昆玉是姚石子的儿子。第三页是南社临时雅集摄影，地点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这帧照片，也载入《三子游草》中，共二十七人。第四页是南社亡友遗像，有张伯纯、张惠风、陈仲权、姚勇忱、徐血儿、华子翔等六人。这集内容，文一百二篇，诗七百十一首，词一百二十二首。文录有苏曼殊的四封信、马君武的两封信，君武从德国寄给朱少屏和高天梅的，都谈到科学和新文化运动。郑叔容的《纪侠》、《纪盗》、《纪暴》、《纪荒》，凡四篇，笔墨峭拔可喜。诗录中沈太侔《题高丽闵王妃遗像》，亦属瑰丽之作。词录有景梅九的《分湖柳》，胡先骕的《海国春》，都是自度曲。

第十六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四月出版。文一百十七篇，诗八百四十二首，词一百三十三首。林学衡的《梅花同心馆词话自序》及张廷华的《香艳丛书序》，这两篇骈文，雕章缛彩，可列入《有正味斋集》中，程心丹的《听英国古乐记》，亦骋秘抽妍之作。诗录多古风，如陈梨梦的《毛郎曲》，徐道政的《游颐和园》，潘少文的《题亚子分湖旧隐图》，朱德龙的《我所思》，孙璞的《壮士行》。最长的是王海帆的《乙卯自述》，凡一百四十韵。词录，以邵瑞彭五十四首为最多。

第十七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五月出版。首冠南社临时雅集摄影，日期为民国五年四月十九日，地点是上海双清别墅，共十六人。文五十五篇，诗四百九十四首，词一百三十二首。文有白中垒的《阿娜恨史序》、《柳溪竹枝词序》，吴眉孙的《叶中泠词卷序》，都是风华之作。徐半梦的《书错铸生》、《书燕之奴》、《书瞽女丐》，简峭生动，有少许胜多许之妙。徐血儿的《宋先生传略》，范光启的《纪宋先生遗事》及《再纪宋先生遗事》，均属革命史料。诗多长篇，如叶玉森的《温则宫词》，咏英女皇维多利亚寝宫，异邦宫闱事，是很难着笔的。又《雪诗》四十韵限一先。白中垒的《梦坡招饮晨风庐》，

用十七沿全韵。赵光荣的《里湖纪游》长篇十四章，谢无量的《还蜀淹泊峡中》长千余言，非有才气不办。词录方面，有胡先骕的《一枝春》、《天香》、《声声慢》、《齐天乐》，咏西方名花，成为创新之佳作。

第十八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月出版。首冠王道民遗像，文五十八篇，诗六百十四首，词一百三十六首。文录有张破浪的《塔射园感言》，缅忆他的家园，是他先人文敏、温和的故居，为松郡名地，有关乡邦掌故。万以增的《记章公及练夫人事》。章练塘，为青浦附近的地名，所以取名，志传无征，《章练小志》也漏列章练夫妇事，万以增这一记文，是补述这两人来历，原来章为章仲德，唐代天祐间人，夫人杨氏，世居练河，又称练夫人，尝居这儿，章练由是得名。后章仲德仕闽，夫人舍宅为寺，即东郊的天光寺。建州乱起，夫妇安民保境，立有奇勋。诗录，蒋同超有一百五十六首，多纪游之什，如《岳阳》、《马当》、《浔阳》、《琵琶亭》、《百花洲》、《江宁瞻园》、《鸡鸣寺》、《清凉山》、《凤皇台》、《虞山》。又译英人诗，如《紫罗兰》、《玫瑰》、《明星》、《家居》，都是五言古诗。姚鹓雏也有一百二十二首，朱鸳雏一百有七首，此外如杨了公、费龙丁、张破浪、顾保璐、高燮、高旭、何昭、高增、高珪、姚光，其中松江人诗，占诗录三分之二。词录有姚鹓雏、杨了公、朱鸳雏、顾保璐、高燮、高增、姚光，也是松江人，占三分之二。词后附录一，《九江王时彦致柳亚子书》。附录二，《卧云室遗诗》，九江王道民作，道民名时杰，乃时彦弟。道民遗诗，即时彦邮致亚子的，所以篇后有识语："右社友王道民君遗诗二十七首，邮到时，本集已付刷印，不及编次，爰写入附录中，编者并记。"附录三，吴梅北越调，《寿俞丈粟庐七秩》（按粟庐，是名剧家俞振飞的父亲）。

第十九集，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一月出版。首页，陈英士先生遗像一，穿西装，陈英士先生遗像二，穿军装。次页，黄克强先生遗像一，黄克强先生遗像二，都是西装。三页，杨性恂先生遗像，后页，吴虎头先生遗像。四页，林寒碧遗像，杨伯谦遗像，庞檗

子遗像。五页，南社第十四次雅集摄影，这次雅集是民国五年八月二十日，举行于上海愚园倚翠轩，共二十六人，摄影较早，后至者五人，不及摄入。六页，南社第十五次雅集摄影，这次雅集是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地点和第十四次同，共三十四人，二人先去，故摄影只三十二人。七页，南社北京第一次雅集摄影，日期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地点北京中央公园，共二十二人，三人先去，摄影只十九人。八页，南社北京第二次雅集摄影，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临时雅集于北京徐园，共二十九人，三人后至，摄影只二十六人，又来宾一人，即园主人徐君。九页，南社长沙雅集摄影，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临时雅集于长沙枣园，共三十一人，四人后至，摄影只二十七人。刊有南社条例，凡十二条，又附则一。该集内容，文八十六篇，诗六百八十四首，词一百三十二首。文录第一篇，即苏曼殊《与邓孟硕书》，虽寥寥数十字，却风趣可喜。关于社友杨伯谦的事略，有余天遂的《杨君伯谦传》，蒋万里的《吴兴杨君伯谦哀辞》，及《公祭杨伯谦文》。胡石予的《跋快翁墨梅》及《大通桥古银杏记》二文，古宕清朴，在社集中允称佳构。诗录有张荔丹的《感怀》十八首，都是痛骂袁世凯称帝之事的。傅屯艮的八律次酒社诗韵，激昂之气溢于言表，矛头也是指着袁氏。诗以湘人为多，傅屯艮外，如张默君、龚犀庵、龚尔位、骆迈南、刘今希、刘约真、刘雪耘、陈阜苏，都是三湘七泽间的隽才。包天笑的《上海竹枝词》及《味莼园杂咏》，均属上海掌故。周瘦鹃的《新情歌》，寓爱国思想于穠辞艳语中，别具一格。冯春航诗三首，张冥飞加以识语，原来春航学诗于陈越流，冥飞略为酌易，居然斐然成章了。词录有陈匪石的《遯初三周忌日感赋》，调寄桃源忆故人。宋遯初（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而用桃源忆故人词调，最适当没有的了。附录一，《陈英士先生事略》、《杨性恂先生事略》、《仇冥鸿先生事略》、《吴虎头先生事略》。附录二，《哀陈英士先生》、《悼英士先生杂语》、《谨书黄克强先生》、《悼克强先生杂语》。附录三，长沙南社雅集分韵诗二十首，由

王啸苏录存。附录四，叶玉森的《五凤砖砚歌》，征求题咏。末附校勘表。这一集是挺厚的一册，且从这集起，代为发行的，改归中华书局、昌记文在山房、国光书局。

第二十集，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出版。这集扉页有八页，铜版图，首为《西方庵碑记拓本》，后页为释文，和南社毫不相关。南社亡友遗像一，为邓子彭、温静侯、江山渊、仇冥鸿、陈治元。南社亡友遗像二，为程韵荪、戴誉侯、王梦仙、张聘斋、蒯啸楼。又吴虎头先生遗像一及遗像二，一坐一立，占着一页，原来上集所载的有误，特此作了更正。接着为南社第十六次雅集摄影，这是民国六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双清别墅举行的。到三十人，因先去及后至，摄影有三十七人。又南社杭州雅集摄影，是民国六年四月八日，在杭州葛荫山庄举行的，二十五人，或先去，或后至，摄影只二十一人，非社友一人。又南社长沙第四次雅集摄影，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举行于长沙半园，共二十九人，摄影只二十六人。又南社广东分社第一次雅集摄影，举行于广州六榕寺，共四十人，摄影只三十八人，非社友一人。又南社长沙民国元年雅集摄影，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举行于长沙烈士祠，共十九人，影中只十六人。又南社民国元年雅集摄影，那是在黄克强京寓举行，克强居中坐，共二十三人。事后追记社友姓名，且有两人遗忘，不能举其姓名了。又南社民国五年在北京雅集摄影，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地点中央公园，共十九人，摄影时为十八人。这集用大字登载南社紧急布告，后页，附斥朱玺一则。又特别广告，这是宣传程善之的《骈枝余话》、《倦云忆语》、《小说丛刊》三种单行本，是由南社发行的。文录一百二十一篇，诗录一千四十二首，词录一百六十三首。文录以王大觉三十首，柳亚子二十五首为最多。大觉的《镜里桃花图序》、《分湖晚棹图序》、《柳溪竹枝词序》、《乡居百绝自序》、《淀湖泛雪记》，都是沉浸秾郁之作。又《惜秋花馆诗草序》，是为凌莘子撰，莘子是从他学诗的。柳亚子于南社诸烈士，表扬不遗余力，如《宁太一传》、《陈勒生传》、《陈勒生

遗集序》、《孙竹丹遗事跋》，他又代人撰《江苏癸丑以来殉国先烈事略序》，直斥袁氏为元凶，历数其罪恶。孙延庚，别署今身，为文一遵桐城义法，是集载他的《上海民立中学校友通讯录序》，陆澹安、周瘦鹃都是民立学生师事也。他翻检所有《南社丛刊》，孙作仅此一篇。诗录，王大觉二百有四首，脍炙人口的有《春夜辞》、《渔村消夏》、《中秋泛灯》、《鸳鸯湖即事》等，均收入该集中。又《草檄自题》，虽仅一绝，却豪气直达，字字作金石声。词以邵瑞彭为最多，凡九十二首。附录一，《景定成与柳亚子书》，说明十九集所载吴虎头遗像致误之由。附录二，姜可生为王梦仙女史遗稿征题启。附录三，《梦仙遗诗》二十八首。附录四，丹徒赵逸贤《哭梦仙内子》古风一首。附录五，金山吴修源为余母阮太夫人六秩寿辰征诗文启。又校勘表二页。这集较十九集增加篇幅，定价由四角增至六角。发行仅为苏州梨里南社。

第二十一集，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十二月出版。从这集起，改用毛边纸印。铜版图仅一页，为南社第十七次雅集摄影。民国八年四月六日，举行雅集于上海双清别墅，到二十六人，影中有四十二人。文五十篇，诗录七百首，词录一百十七首。这时南社内部分裂，姚石子维持残局，无复以往的蓬勃生气了。文有宋痴萍的《陆镜若传》，叙述新剧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诗录有黄克强所作六首，殷人庵的《天女散华曲》，六十八韵，运用许多梵典。胡朴安的《六朝柏》、《周鼎》、《瘗鹤铭》、《吸江亭》、《松寥阁》、《中泠泉》、《听松石》、《万顷堂》、《惠山》等诗，后来都收入《京锡游草》，成一单本。所谓京，指京口而言。词录，有黄克强的《蝶恋花词》，克强词很少见。附录一，丁巳闰二月初三日南社广东分社假座六榕寺第一次雅集分韵诗。附录二，禺楼清尊集第一集，蔡哲夫有识语云："去冬，禺楼清集，六度得诗词都六十又七首，今年六七月之交，与卢子可铸、邓子尔雅、潘子觯仲，陪北垞尚书曲石将军，遁暑曹溪，山窗多闲，编写为一卷，聊寄姚子凤石，附刊入廿一集。己未闰七夕，检泪词人思琅记。"

第二十二集，这是最后的一集，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出版。售价一元。首有南社第十八次雅集摄影，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举行于上海半淞园的江上草堂，到二十三人，摄影只二十一人。文一百有五篇，诗八百七十四首，词二百三十三首。分订两册，文一册，诗词合一册。文多长篇，如王钟麟的《感遇篇》、陈柱尊的《守玄阁诗学叙例》。其它多记叙文，如沈昌直的《分湖访旧图记》、《文海阁记》、《断萍集序》、《焦桐印谱序》，傅屯艮的《西泠撰杖图记》，李澄宇的《墨守轩残集序》，刘约真的《蕉窗忆昔图自序》，吴恭亨的《唾馀集序》，丘复的《鸵江咏霓唱和诗钞序》，徐仲可的《丁子居剩草序》，邵瑞彭的《张挹孙词序》，侯鸿鉴的《浩歌堂诗集序》，周树奎的《辛盦记》，张增泰的《筝弦集序》，姚石子的《逊敏斋诗集序》、《紫云楼诗集序》，王大觉的《海天新乐府自序》、《壬戌诗选序》、《吴根越角集序》，吴梅的《重印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序》，胡石予的《古梅记》等都是。朱梁任的《五声》，专谈音律，别有新解。诗录有文斐的《狱中》八首，孙璞的《五年二月八日狱中作》，都作愤慨语。谢华国的《大风渡太平洋放歌》，豪纵不可一世，读了使人神往。又程善之的《译蒙古军歌》，徐仲可的《咏泪瓶》，那是意大利庞贝古城，被维苏威火山灰烬所覆盖，泪瓶本是殉葬物，一七四八年发掘所得，由梁任公赠给仲可的儿子新六的，这都不是寻常作品。词录，景梅九有《狱中拟春愁》、《狱中拟春闺》、《狱中清明感事》、《狱中拟秋怀》等作。身入囹圄，而有此闲情，亦殊少见。附录，《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具名的，有吕志伊、余其锵、吴梅、唐昌治、钮永建、傅熊湘、朱锡梁、叶楚伧、柏文蔚、田桐、张翅、蔡寅、于右任、田桓、顾实、钱崇固、秦毓鎏、胡蕴玉、张一鸣、费公辕、马君武、杭慎修、姚光、柳弃疾，其中大都是南社社友，也有非社友。主其事者是柏文蔚。

《南社丛刻》印数不多，没有多久，即无处购求，成为绝版刊物。就是南社社友保存全帙的也寥寥无几，胡朴安动了脑筋，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便于一九二四年春，编刊了《南社丛选》，全书十二册，用

有光纸印，旧式圈点，线装本，和《南社丛刻》同一格式，由上海国学社刊印，佛学书局发行。编者胡朴安，因他自己所藏的《南社丛刻》缺少第一、二集，所以他所编的《丛选》，也只能自第三集起，不毋遗憾了。这《丛选》封面为朱贯成题签，贯成字尊一，和朴安同乡。《丛选》内容分文选、诗选、词选，首冠傅熊湘序，略谓："胡子朴安，瘁学鞠教，甄文综献，感故旧之凋落，缅往迹于未湮。乃就社集所刻，综之剔之，为南社诗文词选若干卷。仆昔有斯志，顾以荒学未能而废，今犹耿耿。集社刻者，柳子亚卢之力为多。尝见其每集稿成，皆朱丝阑，亲书端楷，曾不少苟。岁己未，云间姚石子主社，余寓居海上，与编二十一集，但取草稿参错付印而已。胡之勤，不必如柳，而甄综芟削之功则过之，是南社得柳而大，得胡而长也。"观此，可知傅熊湘也有编刊《丛选》的动机，惜乎没有毅力进行。又有柳亚子序，把南社分为三个时期，甚为确当。他说："自己酉至辛亥为第一期，时则胡焰方张，士气弥奋，西台恸哭，人讴皋羽之歌；窘井沉书，家抱所南之史。一时泽畔行吟，山陬仗剑，不少慷慨义侠之士。迄乎革命军兴，而建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酝酿时期，不啻全盛矣。自壬子至丙辰为第二期。新邦初建，想望太平，顾周实丹首义淮上，身死而仇未复，海内已窃窃然忧之，有刑赏不明之憾。其后贼凯盗国，诛锄异己，逆谋未露，先陨遯初，虐焰将销，犹残英士。而宁太一、杨性恂、陈勒生、周仲穆、仇蕴存、范鸿仙、程韵荪、吴虎头、姚勇忱诸君子，并断头沥血，白首同归，几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是曰摧残时期，然青磷碧血，抑足蔚为国光焉。自丁巳至癸亥为第三期。洪宪附逆，泾渭始淆，元凶天戮，小丑繁孳，安福政学，靡不有吾社之败类。甚至贿选狱成，名刊丹书者，赫然一十九辈，而其他反颜事贼，奔走伪庭者，犹不与焉。彼其之子，岂不口仁义而笔孔孟，然廉耻道丧，抑又何说。此则吾社之大辱，虽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纵蔡幼襄流血于夔巫，易梅僧横尸于楚市，一熏而百荒，宁堪相抵哉！是曰堕落时期。"亚子嫉恶如仇，非种必锄，借此序作一

大揭发，大批判，笔墨何等锐利啊！他的序文又说："假我数年，举社集全编而删定之，以人存文，以文存人，庶几有严于衮钺者在。"果然后来亚子竟别出《南社诗集》、《词集》。这《南社丛选》有一特点，即每一作者的姓名下，都有或详或略的小史，颇饶趣味，这是《南社丛刻》所没有的。而去取标准，和亚子后来所刊的《南社诗集》、《词集》也有区分。朴安的宗旨："兹编所录，存一时代之文章，用以推见一时代反感之所及。至于文之美恶，人之贤否，则非兹编之所注意。"计文选十卷，三百九十八篇，一百零七人。诗选十二卷，二千零三十七首，一百六十七人。词选二卷，三百九十七首，六十人。不论文、诗、词，每人的作品，都合拢在一起，和《丛刻》散列在各集的有所不同。

柳亚子所编的《南社诗集》、《词集》的出版，已在一九三〇年了。本拟把《南社丛刻》原编的诗文词三种，依类编纂，分为《南社诗集》、《南社文集》、《南社词集》，均归上海开华书局出版，中学生书局发售。这两家书局，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办的，高氏兄弟都是新南社社友。诗集的底页，列发行人为高圮书，不知是尔松、尔柏的什么人？后来只出了《南社诗集》六厚册，《南社词集》二厚册。《南社文集》没有刊行。这诗词集用白报纸印，平装，加新标点。诗词的标题，用四号字，诗词本文，用五号字，也是把每人的作品，合拢在一起。但未免也有错误的地方，南社社友陈蜕，有两人，一陈蜕，字梦坡，湖南衡山人，一陈蜕，字仲甫，浙江诸暨人，却把梦坡和仲甫的作品，混而为一了。又陈家雄即陈家杰，误分为二人。陈曾即陈家鼎，也误分为二人。题序有五十余人之多，把原迹铸成锌版印入。附有亚子所撰的《我和南社的关系》（这篇文章同时载入《南社纪略》中），胡寄尘的《南社的始末》，曹聚仁的《纪念南社》，及徐蔚南的《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四篇长文。诗集的末尾，有《南社诗集姓名籍贯考》，词集的末尾，有《南社词集姓名籍贯考》，逝世的标已故。同属社友而为父子、兄弟、夫妇的，也加注明。且把上面编列时，误一人为二人，及误二人为一人，都加以纠正说明。

九、南社社友事略

南社社友，凡一千余人，这里的事略，只写了一百数十人，综合算来，仅及十分之一，然已累累赘赘成了一大堆了。且所知有局限性，不能普遍地写，也没有普遍写的必要。而所写的有些是荦荦大端，有些是琐碎细末，长长短短，也不拘一格，只是抱着客观态度，不下品评，孰贤孰不肖，读者自会去衡量，用不着包办代替。何况这是人物事略，不是人物评论啊！还有一点说明，这事略大都偏于旧南社方面已故的人物，新南社人物，容海内博见多闻的同志来补写吧。（以下依笔划为序）

丁 三 在

丁三在，字善之，浙江钱塘人。世居杭州头发巷，海内所称八千卷楼的藏书家，便是丁氏。后来这许多书，归江南图书馆。他家也刻了许多书，很为精当。清末，南京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博览会，丁氏刻书，陈列其中，获得嘉奖。三在是修甫的儿子（修甫，竹舟孙，风雅成性，杭州南山有烟霞洞，供有财神，修甫把它废掉，改供苏东坡像，一时士人，无不称善），师承吴石潜、王海帆，精于版本目录之学，端午桥设立江南图书馆，缪艺风对三在力为推荐，认为他把典籍数十万卷，能在极短期间，整辑井然。辛亥革命，端方入蜀被杀，三在息影三竺六桥间，辑他尊人修甫的《小槐簃吟稿》，拟付印行世，以寻常铅字，庸俗没有古致，便创聚珍仿宋字。初时打算用黄杨木刻，奈工费太大，改用铅刻。他把创制的种种手续，写成《考工八咏》，一为"辨体"："北宋刊书重书法，率更字体竞临摹。元人尚解

崇松雪，变到朱明更不如”。二“写样”：“敢将写韵比唐人，仿宋须求面目真。莫笑葫芦依样画，尽多复古翊翻新。”三“琢坯”：“祸枣灾梨世所嗤，偏教雕琢不知疲。黄杨丁厄非关闰，望重鸡林自有时。”四“刻木”：“刀笔昔闻黄鲁直，而今弄笔不如刀。及锋一试昆吾利，非复儿童篆刻劳。”五“模铜”：“指挥列缺作模范，天地洪炉万物铜。消息阴阳穷变化，始知人巧夺天工。”六“铸铅”：“一生二复二生三，生化源流此际探。轧轧如闻弄机杼，不须食叶听春蚕。”七“排字”：“二王真迹集千文，故事萧梁耳熟闻。今日聚珍传版本，个中甘苦判渊云。”八“印书”：“墨花楮叶作团飞，机事机心莫厚非。比似法轮常转运，本来天地一璇玑。”不意聚珍仿宋活字版功未及半，三在逝世了，赖着他的长兄辅之起而董理，一再经营，成效大著，那《小槐簃吟稿》及三在的遗作《丁子居剩草》（诗草毁于江宁兵火，故称“剩草”），都先后以聚珍仿宋铅字刊印成书，后来这批仿宋铅字，让给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所刊印的诗文集，风行一时。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业务上，和中华竞争很激烈，商务急起直追，别制了一套仿宋字，但已落在中华之后了。三在卒于戊午六月。遗著颇得周梦坡的称赏，说：“不沾沾于规唐模宋，而春容大雅，有太原公子褐裘丰度。词则小令最工，如《浣溪沙》、《罗敷媚》诸阕，直可追踪《饮水》，吉光片羽，卓有可传，岂必牛腰大集之为贵哉！”子珏，年少能诗，绍其箕裘。

于伯循

于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生于一八七六年。师事沈淇泉太史。蓄髭须，于思绕颊，有于胡之号。前清时办《民呼报》，昌言反满，遭清廷之忌，声言要挖掉他的眼睛，伯循便易报名为《民吁报》，表明眼睛自己挖掉，不必有劳“贵手”了，因“吁”字较“呼”字缺着两点。《民吁》被禁，又办《民立报》。他和陆秋心、邵力子、徐血儿、杨千里、李浩然、叶楚伧、谈善吾等，发起合作《斗锦楼小说》，为点将

小说的创始。点人的把被点者的名，嵌于后面，周而复始，结束的，在数百字中，把作者的名，重行提嵌一过，并嵌第二篇开始的名儿。这样一来，各报认为别开生面，纷纷效法，成为一时风尚。他擅书法，精于汉魏六朝，订润卖字，书件常钤"关中于氏印"，有时钤印作语很怪，如"啼血乾坤一杜鹃"、"半哭半笑查主"等。又有一别署"大风"。某年冬，他返里葬亲毕，由郑州乘京汉车至驻马店，这天适起大风，沙尘蔽天，日光韬晦，车行减其速，致脱误时刻，他戏成一诗："大风先生歌大风，云扬风起中原中。天回日驭张新幔，地走雷车误晚钟。若伯骄兮终且暴，阿姨雌也忽称雄。嗟予十载江湖客，身世飘飘类转蓬。"又在日本时，有句云："客中破寂摊诗卷，梦里还乡唱大风。"他又工联语，沪上乐园游戏场，请他作嵌字联，他一挥而就："乐与众人同，玉作栏杆金作柱。园从天外起，花为眷属月为邻。"他喜吃羌饼，善烹调，自煮羊肉，谓亲得蒙古人指授，有成吉思汗羊肉、高加索羊肉诸名制。他和人论烹饪，谓："我国的烹饪远胜于西方治膳，我们有熏、蒸、炒、燉、焖、拌、炸、溜、炝若干种之多，西方只有煎、烤、煮三种，有小巫大巫之别。"这时他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有人开玩笑对他说："你不如把监察院长辞掉，改任烹饪院院长吧！"他在关中，得魏碑七件，均夫妇同一墓志铭，因以"鸳鸯七志"为斋名，精拓二百份，分赠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部分收藏家和知友。并编有《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又主《神州日报》、《舆论日报》、《须弥日报》、《草书月刊》等。一九六四年去世，年八十八。子望德。

易大厂

易大厂，名孺，广东鹤山人。早岁肄业于广雅书院，从梁鼎芬、朱一新，治朴学。中年留学日本，习师范。陈伯陶提学江宁，邀襄学务。又从杨仁山研究禅理。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讲学于暨南大学和国立音专。综其一生，凡诗古文辞，金石书画，词曲声韵，训

诂篆刻，都精湛淹博。作诗词从不起草，有所题咏，略一思索，提笔而就。刻印得李茗柯指授，有出蓝之誉。他为陈蒙庵刻印较多，计一百数十方。一日，蒙庵戏谓大厂："读公款记，冷隽可喜，非同与斯奇者，为之笺释，猝不能解，将奈何？"又为吕贞白刻印，亦有一百数十方。他生于甲戌岁，因取庾信《哀江南赋》句："穷于甲戌"四字，刻一朱文印，作为自用。又刻一自用印"念公"，因为他寓居上海延安西路念吾新村。一般刻印订润，往往有一项"劣石不刻"，他却相反，喜刻劣石，人问其故，他说："所刻佳石，易被磨去，石质不佳，刻文反得保留。"他又和萧友梅合作《新歌曲》十余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易韦斋。他擅写擘窠大书，曾为西湖黄龙洞写八尺四言门联："黄泽不竭，老子犹龙。"每字二尺，他自认为生平得意之笔。暑天常和诸吟侣轰饮市楼，旗亭画壁，高唱黄河，兴会淋漓之际，命侍者进冰结涟一巨盎，和以啤酒及白兰地。卒以饮食不慎，成肠胃病，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逝世。遗命："不立后，不发讣，不设奠。"那些治丧朋好，为他刻《大厂居士遗墨选刊》一册，首冠遗像。他生前自谓："生平得力之处，唯一宽字。旷达非宽，纵佚更非宽，放任非宽，聋瞽尤非宽，宽者宜以学问养育之，以世事锻炼之，使之自然而成一宽而无所不宽之概，且非出于勉强矫揉，即圣人所谓：心广体胖也。"这也算是他的人生哲学吧！

马 小 进

马小进，名骏声，广东台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及长读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历任众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财政部秘书、广东大元帅府参事、广东督军署参议、香港华侨学院中文系主任、广州大学教授。他参加南社，又参加国学商兑会。尝自撰一联，悬于室间："善亦懒为何况恶，死犹多恨不如生。"喜蓄名瓷古画，庚戌游穗垣，出东郭，过农人家，见一古砖，原来是筑广九铁路时掘土所得，长一尺，径五寸，重十一斤，凸文为："永嘉六年壬

申宜子保孙"十字，永嘉为晋孝怀帝年号，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小进斥资购归，摩挲为乐，且作诗以留纪念。他景仰邹容烈士，特赴华泾，访刘三且宿其家，翌日，由刘三导谒邹容墓，志之以诗。他的诗集名《鸦声集》，自序有云："我闻古有鸦经，以占吉凶。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喜鸦恶鹊，我之以鸦声名集者，非欲以此占世俗之吉凶，亦非欲以此博北人之欢喜，盖当我斗室孤吟，闭门索句时，其相与闻问者，惟檐前之乌鸦而已。且我所作诗，密思无端，郁伊不释，悲欢喜怒，纯任自然，弗事雕琢，大有似乎鸦声也。"他致亚子书谓："近作《金陵览古记》，今日脱稿，行将付梓，欲得足下一序，以为光宠。全书乃纪金陵古迹及历史上之沿革，材料为弟壬子春游南京时所得者。"这书没有看到刊行，不知下落了。此外有《知神随笔》，为他读书罗浮山上之华首台所作。《岭海珍闻》，那是听到师友谈论粤东掌故，又从典籍中摭取南越记载而成。集朋好所贻手札，名《飞花片片录》。他虽粤人，却能作吴侬软语，人问他"你是否饮过七里山塘水"？他笑而不答。

马君武

马君武，名和，广西桂林人。一八八二年生，一九三九年卒，享年五十七岁。著述很多，有人这样的评论："究心科学，奈端康德之伦；肆力政谭，孟德卢梭之亚。"朱少屏为他刊印《马君武诗稿》，合欧亚文学于一炉，也和寻常吟弄风月不同。诗集首冠自叙，仿佛一篇小传，如云："君武九岁失怙，赖慈母之教养，亲戚之扶助，继续读书。十二岁从戴毓驯先生学，好读历史古今文集。十五岁，友况晴皋、龙伯纯，告以康有为读书法。是时居外祖陈允庵家，藏书颇备，二年间略尽读之。十七岁入体用学堂，从利文石先生学算。十九岁值庚子之变，四海鼎沸。君武乃去桂林，游南洋，归历粤沪。辛丑冬游日本，自此以后，读中国书之时较少矣。初至日本时，颇穷困，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故壬癸间作文最多。癸卯秋间，入日本

西京大学学工艺化学。丙午夏返国，主教中国公学（这时，他和王云五为同事，胡适之读书该校，具有师生关系，后王云五进商务印书馆，即出于适之推荐），时端方督两江，购捕颇急，从友人杨笃生之劝，复得高啸桐兄弟岑云阶诸公之助，西游欧罗巴，学冶金于柏林工艺大学。辛亥冬间归国，值武汉革命军兴，随诸君子之后，东西奔驰。今事稍定，从友人之请，搜集旧有诗文，刻为一卷，殆皆为壬癸间所作，十年前旧物也。自兹以后，方将利用所学，以图新民国工业之发展，不复作文矣。此寥寥短篇，断无文学存在之价值，惟十年以前，君武于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固有微力焉，以作个人之纪念而已。"君武思想很新颖，清末，他力劝母亲读书，亲友认为只有父母督促子女读书，从没有儿子劝母亲上学，传为笑柄。民国八九年间，他和居觉生同居沪郊杨行镇，经营种植，实行农人生活。谢无量赠君武诗："不信堂堂马居士，种田担粪了平生。"他喜下棋，不多考虑，迅速得很，自称下"革命棋"，但每下必悔子，尝与程善之对弈，君武悔一子，善之亦悔一子，致连悔十余子至二十子。有一次，竟把所下之子悔完，成为弈林趣话。围棋家徐润周，有诗咏这趣事："余兴枰边两社翁，考工革命未全融。随缘胜败随缘悔，细事真憧识见通。"（原注：王安石诗："莫将细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枰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他译诗很敏捷，一面阅西文原作，一面译为中文，同时又吸烟与友朋交谈。李思纯的《仙河集》谓："近人译诗有三式，苏曼殊式，以格律轻疏之古体译之。马君武式，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之。胡适则白话直译，尽弛格律矣。"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谓："三式中却爱马式，如译嚣俄题其情人《阿黛儿遗札》诗云：'此是当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将老，青史青山事总虚。两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乐土知何在？人世苍黄一梦知。'诵之令人荡气回肠，不能自已也。"晚年，他任广西大学校长，公余喜涉足戏院。他研究化学，为中国制无烟火药的第一人。当第一次欧战，外货来源断

绝，广州石井兵工厂制造枪弹，缺乏原料，君武自制，以应急需。夫人彭程英，子保罗，后觉得"保罗"二字似耶稣教徒，改为保云。著述外，又编辑《翻译世界》、《世界月刊》、《南华杂志》、《醒狮》、《建设杂志》、《漓江潮》等。

马 叙 伦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一八八四年生，师事陈仲恕、陈介石、王会澧，词则就正于刘毓磐、吴瀚安。幼时读于杭州宗文义塾，某晚，学侣相聚比赛书法，同作一"九"字，叙伦年最小，却得标为第一，原来他摹临《九成宫帖》，寒暑不辍，已有数年了。他治学很博，训诂、诗词和书法，都有独到之处。他自负："环颐宇内，尚无敌手。"他对古人书法，也少许可。论宋人书："米虎儿亲承海岳之传，于海岳书若具体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晋，而虎儿局促唐人辕下，仍是宋人面目，且其骨气不清，则子不能得之于父，殆天也。"又评赵子昂："除侧媚外无所有"。评董香光："若大家婢女，鬓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然不堪与深闺少女并肩。"他又说："书自悬肘来之拙，是真拙，非不知书者之自然拙，亦非知书者之模仿拙，自然美不美，模仿拙反丑。"又说："学书者，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案上悬肘绝无难矣。"他又自负识字多，一次宴会遇到一人，交换名片，那名片上，却为"马驺鬻"三字，叙伦莫名其妙，以谓"驺""鬻"出于杜撰，及翻检《康熙字典》，果有这二字，为之自愧。林畏庐评其文："似恽子居"。又有人评其书："似唐人写经"。他中年已蓄须，有老气横秋之概。曾执教江山县中学堂，和余绍宋同事，又很相得。一度在北京大学讲老庄哲学，其时康白情读书北大，经常迟到，叙伦严辞诘责，康答住居太远，不及赶到。叙伦道："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仅隔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即可到达，怎能说远！"康答："先生不是讲哲学吗？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哩。"叙伦无以置词。他喜制肴馔，有所谓"三白汤"，

白菜、笋、豆腐，佐以二十种调味物，其味绝佳。一天，他饮于北京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因没有美味的羹汤，便开若干调味品，嘱如法炮制。从此肆中称为“马先生汤”，他爱吃大蒜烧豆腐，说是：“色香味三者具备，且又价廉物美，大快朵颐。”他又审音顾曲，说：“程砚秋之歌，婉转促顿，固别有所长。其最佳处，纳音至于塞绝，而忽悠扬清曼，乃如高山坠石，戛然而止。”于花木中最喜杏花，在北京时，每逢仲春，往往赏杏于大觉寺，一再赋杏花诗，如：“山中莫道无春色，门外家家有杏花。”又：“移来小宋尚书宅，染得环山十里红。”又：“风景依稀似故乡，故乡只少杏花香。”制联也多佳构，挽夏穗卿联：“先生是郑渔仲一流，乃以贫而死乎！后世有扬子云复生，必能读其书矣。”颇自许以为恰当。他经常浏览说部，阅《荡寇志》，谓：“所述战具，如轰雷车之类，竟如现代之坦克车、机关枪、高射炮，亦奇思也。”后曾官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解放后，主高教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晚年病废，失去知觉。一九七〇年逝世。所藏书，全归辅仁大学，凡二万余册，其中近代词人集很多。他主编《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选报》、《政艺通报》、《昌言月刊》。后人克强、龙潜。

文　湘　芷

文湘芷，名启蠡，湖南醴陵人。世业农，家贫，刻苦自励。弱冠入县学，补增广生员。一自废科举，兴办学校，湘芷考入湖南师范馆，后又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分发邮传部任用。他力主：“为学务明大义，崇实践。读书所以立身，立身所以致用。”先后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郡公学、含光女学校长，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湖南教育司社会科长，湖南省公署教育科长，安仁县知事。军阀张敬尧督湘，横行霸道，湘人恨之入骨，湘芷义愤填膺，便和傅屯艮等搜集报章所载，加以论列，成《湘灾记略》、《醴陵兵燹记略》等书，酝酿驱张运动，甚至在有关会议席上，历揭张敬尧在湘的暴行，张敬

尧密谋逮捕，他被迫离湘游沪，仍为驱张运动声援。结果张敬尧不安于位，湘人莫不称快。湘芷兽远游云南，长云南通海厘局。最后至永兴，感受瘴疠，误于庸医，归长沙治病，然已不及挽救，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夏历四月十三日逝世，年四十有八。临卒前犹自诵其梦中一联："一水回环，随人清浊。双丸钩转，成我古今。"配何氏，子五人，女四人。所著诗文及心理学伦理学等书，谋刊未果。傅屯艮为撰《亡友文湘芷行略》。

仇 冥 鸿

仇冥鸿，名亮，字韫存，湖南湘阴人。一八七九年五月十六日生，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卒。子道南。幼承家学，年十三，以能文列县府试前茅，人以为奇。十六，补博士弟子员，肄业求学书院，屏去帖括，肆力古文辞。一面究心明季遗书，一面参读欧美学说，对于清廷腐败，非常愤怒，毅然以恢复汉族为己任。及冠，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和杨毓麟、陈天华等主编《游学译编》，鼓吹革命，黄兴、宋教仁等创设华兴会，为革命最早的团体，冥鸿参加其间，后进士官学校。同盟会成立，他任湖南同盟会支部长，并介绍同乡入会。萍乡、镇南关、黄花冈等役，他都参与其谋。黄花冈一役，牺牲最烈，他在山西，闻耗痛哭说："吾无以对我林时爽！"原来时爽和冥鸿交谊很厚，约期一同举事，不料时爽先期牺牲。武昌起义，他在山西响应，部勒军队，维持秩序，不五小时，而全城大定。只身往石家庄，与吴禄贞谋直捣北京之策，适吴禄贞被刺，即把所遗枪械子弹，移入娘子关，为守御计。和议既成，黄兴长陆军，冥鸿长军衡局。袁世凯当道，他辞军衡局任，设《民主报》于北京，以言论监督袁氏。宋教仁案发，冥鸿愤走上海，谋二次革命。江西失败，黄兴等脱走海外，袁氏大索党人，他冒险赴京，以办矿集股为名，实则秘密布置，不料事机未熟，被逮入狱，以"图谋内乱罪"被枪毙。冥鸿生平不介意于家计，友朋称贷，他非常慷慨，以应人急。同社景耀月丧母，他立赙

千金，毫无吝色。雅嗜读书，于中外典籍，以及碑帖字画，收藏很多。尤潜心研习兵略地理古今政治之学。所著诗古文辞四厚册，为二十年来嫉时愤俗忧伤抑郁之作，然自视为无足轻重，被捕时嘱友人焚弃，仅存破残文稿数篇，诗二十余首而已。就义后，其弟少刚为之归葬湘阴黄泥冲。元配徐，子一，第强，女二，聪护、谷年。少刚撰《仇冥鸿先生事略》。柳亚子哭之以诗："娘子关前气吐虹，石家庄畔哭秋风。九原若遇吴云梦，新鬼烦冤故鬼雄。"又："识荆说项未蹉跎，草草尊前一放歌。宁戚天亡杨恽死，旧人今日已无多。"（原注：元年春识君于宁太一席上，时杨性恂亦在座，今三人咸以国难死矣。）

王 大 觉

王大觉，名德钟，与弟德锜，号二痴，同隶南社。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东江渔郎村，为其故居。世垣子。他的先祖辈都擅文学，大觉辑刊《琴言馆诗稿》、《吟香馆剩稿》、《伯瀛诗草》，把《扬风雅唱泛瀛图题词》附在后面，称之为《青箱集》，俾清芬世泽，传之不替。他喜饮，醉后狂态百出，为酒社中之酒龙。但他醉了还不自认为醉，他说："世无所谓醉与醒，彼自命为醒者，自吾曹观之，是非莫辨，皂白不分，桀犬吠尧，跖客刺由。我辈纵醉死，犹不至此，孰醉孰醒，余欲无言。"他这样说无非借此骂世罢了。他逝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年仅三十一岁。著有《乡居百绝》均刊入《风雨闭门斋遗稿》。他的《鸳鸯湖即事》，脍炙人口，如云："几度低头一语无，小姑心事太模糊。有时指点湖中景，绝妙湖名掩袖呼。"又："夕阳红鬥玉颜娇，憨笑中流逐暮潮。几度呼他且缓缓，恐他扭断小蛮腰。"又："十里湖光一叶舟，远山蔼蔼暮烟收。玉人指示清游处，烟雨楼头夕景幽。"又："暮色催人可奈何，珠喉一串竹枝歌。明湖十里难回首，眉黛钗光入梦多。"未曾收入遗集的，尚有《琅琊碎锦》，那是十五篇小说，由他的白门友人朱寿江为他汇集的。又《咒红忆语》，凌昭

懿为加评语，笔墨婉丽，可以媲美《影梅庵》和《香畹楼》，书中主人为秋蓉，此中当别有影事，惜不知为何许人。如云："伊人妆阁前，有白秋蓉一株，高可及檐，花时闲庭雪映，清芬袭衣，伊人每帘卷斜阳，敛鬟小立，真觉人花俱淡，夫秋蓉之为花也，凄清之色，寂寞之状，以拟伊人，差堪仿佛，今我竟以秋蓉名伊人矣。一自彩云化去，深院沉沉，无主寒花，曷胜憔悴。忍忆门闭黄昏，秋风自冷哉！"又："秋蓉铅华弗御，约略梳妆，瑶窗倦绣，湘帙闲翻，晚雨凉初，每添半臂，灯花红小，时写秋心。教新诗于鹦鹉，艺小院之芭蕉，月华似水，怜呵镜之微寒；春暖如烟，懒卷帘于清晓。"大觉既伤于酒，又复低徊善感，曾有"愿天速殒可怜生"之句，宜其不永于年。但他有时却也豪迈异常，不可一世。当袁氏当国，他草《讨袁檄文》，载诸《南社丛刻》，草檄后又自题一诗："未得荷戈事北征，犹能草檄驰幽并。一千一百十余字，字字苍生痛哭声。"夫人凌纫芳，子之春。

王 无 生

王无生，名钟麒，别号天僇生，安徽歙县人，生于一八八〇年。历主《神州日报》、《民呼报》、《天铎报》笔政。著述宏富，什九散佚。辑有《世界史》、《世界地理》、《本国地理》、《三国志选注》行世。当西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他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西人搜刮金钱，断绝我们一般人力车夫的生计。不料这样一来，触怒了西人，派了警探四出捉拿他，他在上海不能立足，避到他的第二故乡扬州去。心里很是气愤，做了两首诗寄给上海的朋友某君。第一首："网罗遍地将焉适，披发归来未可嗟。多难只缘文作祟，忧天拚会骨埋沙。有灵欲奏通天表，无地能容泛海槎。四海知交君最厚，可能为我作朱家。"第二首："已由亡命成张俭，拚把缣囊待杜根。落落不辞头可断，云云应悔舌犹存。敢因风浪违初志，欲驾云霓叩九阍。多少名流同一叹，更无人与作昆仑！"于一九一四年卒，年仅三十四岁。临卒前，有《长别诸知好书》，载《南社丛刻》："呜呼

诸公，无生与诸公长别矣！溯自弱龄以来，辄弄文翰。当前清之季，世变日非，窃窃忧之，每以文词，力图挽救，几濒于危。丁未入报界，时世态一变，益尽厥志。辛亥改革，世态复一变，乃创办《独立周报》，以正论与当世商榷。今夏兵祸，世态又一变，弥用愁然，乃至成疾，愤慨既深，势将不起。呜呼！'一棺附身，万事都已'，鲍明远之言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江文通之言也。文人末路，千古伤心，生为无告之民，死作含冤之鬼。忍痛书此，长与诸公生死辞矣。痛哉！无生绝笔。"

王均卿

王均卿，名文濡，别署学界闲民，又号新旧废物，浙江吴兴人。前清明经，擅词章。寓居沪上，主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辑政有年。后又为中华、文明二书局编刊各家诗文集及楹联尺牍甚多。尤以所刊《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考订周详，并加提要，费力更大。又觅得沈三白《浮生六记》所佚的《中山纪历》、《养生纪道》，合刊成为足本。又与邹翰飞、高太痴、张萼孙，合辑《香艳杂志》若干期。晚年购地吴中北寺塔东石塘湾，鸠工建屋，并辟场圃，名之为"辛臼簃"，无非自谓"半新半旧不新不旧不合时尚"而已。他撰了许多楹联，悬于室中，如："作文佣历史卅余年，笔秃墨干，垂垂老矣。谏我祖太平十二策，屈忧贾哭，郁郁居兹。"又："春分绿杨，结邻吴太伯。诗吟红杏，偕隐宋尚书。"（原注：两邻一吴一宋。）又："右寺左庵，偶过僧尼作闲话。先忧后乐，空谈民物负初心。"又集徐文长传后赤壁赋云："乌衣葛巾，纵谈天下事。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不久患瘫痪，时发时愈，不治死。遗著未刊，且无后嗣。先后编注的书，如《词话丛钞》、《晚唐诗选》、《唐诗易读》、《清代骈文评注读本》、《明清八大家文钞》、《现代十大家诗钞》、《历代诗评注读本》、《音注刘辰翁选本》、《赵云崧诗选》、《张南通诗文钞》、《音注古文辞类纂》及《续古文辞类纂》、《联对大全》、《周秦两汉尺牍》、《魏

晋尺牍》、《隋唐尺牍》、《宋金元尺牍》、《明代尺牍》、《清代尺牍》、《当代名人尺牍》、《春谜大观》。原来他喜射谜，参加萍社，为制谜及射谜能手。

王 钝 根

王钝根，名晦，字耕培，青浦人。一八八八年生。王孝廉访岩子，访岩藏书颇多，稗官家言，也兼收并蓄。但这一类书，认为不宜给子弟阅看，贮诸秘箧中。一日清晨，家人打扫书房，发觉书籍满地，疑为昨宵被盗，可是邺架依然，青毡无恙，始知钝根私取说部，秉烛偷阅。他在故乡创《自治旬报》，时同乡席子佩主办《申报》，请他为编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首创《自由谈》，为《申报》附刊。从《自由谈》而编《自由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周刊、《社会之花》、《心声》，都风行一时。他提掖青年作者，不遗余力，对来稿往往费去很多时间，为之细加润色，多所增损。后脱离《申报》，经营铁业，推荐陈蝶仙代他的职务，营商失败，又应《新申报》之聘，重理笔墨，主编该报附刊《小申报》。他加入南社，一次和傅钝根同席，傅以彼此同名，便把己名改为屯艮，钝根之名让他专称，成为佳话。他为人谦抑，对于陈蝶仙谊在师友之间，撰《聂慧娘弹词》，书中人的诗篇，即请蝶仙代作。擅书法，秀美流润，似珠走玉盘，曾订润例卖字。解放初逝世。生前又参加希社、青社、狼虎会、中国文艺协会、全国伶选大会。编刊《戏考》，提倡京剧。

王 海 帆

南社社友中，齿德俱尊的老人，如湘潭方鹤卿，瑞安洪棣园，梅县饶芙裳，丹徒赵枚叟，慈利吴悔晦都是。余杭王海帆年事更高出侪辈。王生于前清道光乙巳(一八四五年)二月二日，名毓岱，一字少舫，别号舟枕山人。早参莲幕，工于笔札。足迹南游榕垣，北涉莱水，所至声誉卓著。后来流寓吴中沧浪亭畔，诗酒啸傲，这样过了

好多年，处馆杭州"八千卷楼"丁和甫家。和甫名立中，为善之、展庵的叔父。又善之兄白丁，都出于海帆门下，海帆晚年退老倦游，仍客丁氏"九思居"，与和甫及诸子唱酬为乐。南社雅集西湖西泠印社，亚子由丁氏诸子之介，得识海帆，西泠之会，海帆亦参与其盛，童颜鹤发，诗兴犹豪，和亚子很是投契。亚子还吴江，海帆赋诗为别，别有《舟枕山人自述诗》一百四十韵，寄亚子，亚子目之为汪洋巨观。夫人魏氏，和海帆齐年。子五人，都卓然能自立。海帆于一九一七年逝世。

王梦仙

王梦仙，名漱芳，系丹徒赵逸贤夫人，赵字念梦，为赵烈士百先从弟。夫妇同隶南社。梦仙擅诗才，有："碧水有情环岸曲，青山无恙耸天空"，一时传为佳什。梦仙于丙辰四月二十六日逝世，逸贤为之哀号欲绝。其表弟姜可生，固南社老社友，为梦仙删存诗篇二十八首，杂文诗余若干首，汇为《梦仙遗稿》一书，且撰启为之征题，启文谓："梦仙女史，渊源家学，天赋聪明，偶为诗词，清丽可诵。岁在戊申，归同邑赵念梦表兄，以贞以固，伉俪情深，时人艳羡，号为神仙夫妇焉。按赵氏卜居铁瓮之茆溪镇，负圌山，挟长江，秀气所钟，灵运独造，女史诗学，于是益进。而时丁俶扰，忧伤辄不能自已。集中哀悼诸作，荡气回肠，不少天性语，是殆巾帼而须眉者。独惜天心愦愦，不永其年，碧玉长埋，尘缘遽断，能弗使天下有心人，放声一恸耶！"可生以梦仙遗诗寄南社发表，时南社二十集已将次出版，不得已附录于后。亚子题诗四首，亦入附录。

王蓴农

王蓴农，名蕴章，别号西神残客，江苏无锡人。一八八四年生，一九四二年夏卒，五十八岁。他是道平太史的儿子，渊源家学，从小聪颖。壬寅应试中举人，年仅十六，喜报传来，他犹在城头上放纸

鸢，乡里传为笑话。他治词章之学，又通英吉利文，早年即任学校英文教师。清季，应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兼编《妇女杂志》，月报订有征稿例，分级分类，给予酬金，为规定稿费的创始。这样主编了十年，后沈缦云邀赴南洋，便辞月报笔政，因请人绘"十年说梦图"，自己撰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序文。题咏的大都是南社社友。一方面又草《南洋竹枝词》百首，借此以留鸿雪。他工书法，题润例云："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卷尽雪中蕉。家风惭愧红鹅换，润格亲题学板桥。"为人书楹联，作自负语："成佛肯居灵运后，学书直到永和前。"又一次写一联："芸阁老仙多妙语，江西文派有新图。"书就觉得联语中恰连缀："江西文芸阁"五字，即以这联送给文芸阁的儿子文公达。他能作率更体，能写铁线篆，但不擅草书，每作草联，钤"草草劳人草草书"七字小印。他曾任《新闻报》编辑，昼间主持正风文学院，公毕归家，犹复挥毫泼墨，自叹书佣之苦。又磨墨很费时间，周梦坡赠以四墨并磨机，问题才得解决。他喜蓄文物，藏有洮河绿石砚，背刻宋度宗时名校书苏翠像，有马湘兰题诗："绿玉宋洮河，池残历劫多。佳人留砚背，疑妾旧秋波。"附识云："苏翠面目似妾，右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果尔当祝发空门，来生不再入此孽海。"可知这砚为湘兰妆阁中故物，而湘兰貌有白圭之玷，亦一特征。又有一小冻石，凝如藕粉，上缀猩红小点，他非常宝爱，自刻"五湖长"三字，原来无锡在太湖之滨，太湖一名五湖。他的小品文，载于《新闻报》附刊为多，弟子沈宗威为之一一剪存，后来汇刊为《云外朱楼集》，他自作弁言，略云："余入《新闻报》，草草记小文，藉消长日，寒虫一鸣，候鸟三叹，掷笔遗忘，漫不省记。年来鬻书自给，目力强半耗于矮笺残墨之中，渭城罢唱，无复三五少年时豪兴。乃辱朋侪过爱，或辑存拙作，或怂恿付梓，小惭小好，弥增颜汗，逊谢未遑，主臣而已。甲戌夏，郑君逸梅过访，传中孚书局主人命，愿以拙作见于报端者，汇付铅椠，仆本僇民，比为学校事，丘山丛聒，何敢再以不祥文字，复贻世人以僇笑，重违郑君等雅意，

强颜存之，所谓知非文过也。”他不事家人生产，又染嗜好，晚境艰困，有堕节之嫌。他本词章家，为子女取名，亦殊雅丽，如：“侠红”、“弹绿”、“葆素”、“梯青”、“饮蓝”、“上闲”。著有《梁溪词话》，稿本未刊，逝世后，同邑孙伯亮正拟收购，已被人攫去，引为憾事。

邓尔雅

邓尔雅，广东东莞人，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生。父蓉镜太史，精小学，富收藏，他渊源家学。光绪乙巳，留学日本，学美术，二年后回国，任教务有年。他善于教导后进，外甥容庚及肇祖以考古篆刻著名中外。女婿黄般若工绘事，精鉴赏，驰誉华南。女弟子伦灵飞，任北大词学教授三十余年，都出于尔雅亲自指导。他居容庚家较久，容庚曾说：“舅氏蔼然可亲，未尝见其愠怒之色。且辩才无碍，缅缅不绝。”在这数语中，可见尔雅的风度与气概。工书法，楷学邓承修，有时为蔡哲夫代作篆书，篆则学邓石如与吴让之，有时作楷书参用篆法，甚至行书亦有篆意。为人书屏，辄以纸敷墙壁上，悬空挥毫。擅治秦汉印，时粤籍军人陈铭枢、香翰屏、胡毅生、张之英等印章，大都出于尔雅手刻。又喜六朝造像，谓：“六朝造像饶形象美”，因此他所刻印，往往全为形象而不着一字。又擅画，山水松石，秀气扑人。家藏绿绮台琴，尤为传家之宝。他亲撰一篇《绿绮台记》，叙述琴的来历，足为文献考证。记云：“明邝湛若先生，蓄古琴二，曰：南风，宋理宗物，曰：绿绮台，唐制而明武宗物也。出入必与俱，庚寅，唐州再陷，先生抱琴殉国。王渔洋《抱琴歌》，有‘海雪畸人死抱琴’句。海雪，先生所居堂名也。绿绮台为老兵所得，鬻于市，惠阳叶锦衣某，解百金赎之，屈翁山为作《绿绮琴歌》。继归马平杨氏，杨氏世业琴，其裔字子遂者，值太平军兴，以琴托其友，友私质诸吾邑张氏，得八十緡。予学琴于子遂，子遂述其事，尝以为憾。岁甲寅，张氏子孙不能守，以归之予。摩挲再四，断文致密，土花晕血，深入质理。背镌隶书‘绿绮台’三字，真书‘大唐

武德二年制'七小字。於戏！玉麟已邈，怀素帖亡，而先生死事情形，纪载多略，读渔洋翁山诸作，乃反藉琴以传，不亦可悲也耶！琴成去今千三百年，首尾少毁，不复能御，然无弦见称于靖节，焦尾见赏于中郎，物以人重，固有然者，非经海雪之收藏，安知不泯然与尘劫而俱尽也。人传琴乎，琴传人乎，予乌乎知之。"尔雅后又获今释和尚《绿绮台琴歌》手卷，他珍同瑰宝，筑室九龙，署门额："绿绮园"，所著诗集亦题《绿绮园集》。又著《绿绮台琴史》，自署"绿绮台主"。于一九五五年逝世，这琴归广州博物馆保存。他原名溥，溥仪登极，更自号万岁。名长子为：溥儿。一子名橘，善治印，辑有《瓦当文录》。

邓孟硕

民初的革命报刊，大都以民字命名，《中华民报》便是其中之一。那《中华民报》的编辑阵容很壮大，且大都是南社社友。如总编辑兼编电报是汪洋，编外埠新闻是刘民畏、殷人庵，编本埠新闻是管际安，翻译是陈无我，编附刊是胡寄尘、程善之。胡朴安任社论，他的社论，不标题目，往往由汪洋代标。一次，汪洋也标不出适当的题目，竟标"无题"二字，好比玉溪生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的绮什，成为笑话。该报的总理就是邓孟硕，孟硕名家彦，广西桂林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六六年卒。他言论锋利，嫉恶如仇，袁世凯谋帝制，该报一再攻击，遭了大忌。袁氏的爪牙，勾通了租界当局，借端把孟硕抓去，囚处西牢。胡朴安和他很友善，所撰的《南社诗话》，有一则纪孟硕事："邓孟硕陷入西牢，监禁六个月。当其未入西牢之前一夕，孟硕已得风声，谓我等曰：藉在牢中可以读点书，只可惜无莲子羹吃耳。盖孟硕每晚必吃莲子羹也。岂知判决入西牢时，浑身衣裳，剥得精光，另换囚衣，不仅无书可读，倒粪扫地，件件要做。出狱后语我等，狱中第一苦饥，一二星期，尚不甚觉，两星期以后，时常不饱，大家竟抢新入牢之人及病人残余之食食之。"

当时叶小凤曾于某报上撰《狱中人语》一文，惨痛语有云："幸得遇家人，方歔欷相告，而狱吏传呼声，又如枝上黄莺，惊人断梦，仰视星月，凄然上窗，念得与世人同其所见者，惟此寒光耳！"孟硕也做了《狱中诗》，发表于《民权报》上，一时和之者，不下数十首。时主笔政者为蒋箸超，打算裒集刊成一书，取名《狱珊瑚》，沈东讷、刘铁冷都做了序文，但该书卒未出版。孟硕的《狱中诗》共三首，如云："一角炊烟半暝中，四围秋色夕阳红。登楼有客非吾故，走马何人傲乃公。草檄至今空愈疾，著书俟后总雕虫。却怜归雁无消息，隔绝云山十万重。"又："独立苍茫有所思，几番憔悴到蛾眉。年华似水流何疾，身世如云不自持。羞以文章遭鬼击，敢将心事吁天知。避秦只恐乾坤窄，为觅桃源日已迟。"又："落落孤怀絮语谁，东南金粉梦耶非。苍生无地葬香骨，赤帝横天识杀机。六月系囚心不死，十年去国愿俱违。沉沉浩劫知何极，话到沧桑安所归。"当孟硕入狱后，胡朴安曾亲去探访，成诗一首，有"愤世屈平惟有泪，悲秋宋玉已无魂"句。社友入狱赋诗，孟硕外，尚有文裴的《狱中》八首，景梅九的《狱中清明感事》词，周公权的《下狱口号》，张同伯的《狱中口占》，宁太一的《癸丑狱中作》，都传诵一时。

包天笑

包天笑，名公毅，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韵竹子，祖朗甫，因此字朗孙，生于一八七六年丙子二月二日。天笑是他的笔名，根据《神异经》："东王公与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又署拈花，典出《传灯录》："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他有时也署"迦叶"，三者是有连带关系的。他的斋名"钏影楼"，似乎带有些穠香婉丽的色彩，实则不然，这是他的父执孙宝楚遭着困厄，打算自杀，他的母亲吴氏，怜悯之余，脱手腕上一对绞丝金钏给宝楚，解决了严重问题。天笑不忘其母，便把母亲这个善举作为斋名了。他师事姚孟起、顾

九皋、徐子丹。孟起为著名的书法家，苏凤是孟起的后人，所以天笑提携苏凤成名，这是有渊源的。他幼年时，就读于表姊丈朱静澜处，朱家有些藏书，《庄子》、《墨子》以及传奇小说《西厢记》、《牡丹亭》，他不管懂不懂，有书便看。他又和尤怀皋为表兄弟，尤家藏书更多，他经常宿于尤家，博览群籍。曾应县府考及院试，进了学。凭那秀才先生的资格，便应聘为巨家的西席老师，后来由他岳丈陈挹之的介绍，赴山东青州，任青州府中学堂的监督，经过两三年，他倦游归来，移家上海，狄平子、陈景韩招他进《时报》，编附刊《余兴》，又兼编《小说时报》、《妇女时报》，都是时报馆附设的。他和景韩合作小说，署名"冷笑"，原来景韩的笔名为冷血。时报馆下面是有正书局，也是狄平子创办的，这时写稿没有稿费，只赠有正书局书券。天笑读过日文，翻译了日本小说两种，一为《空谷兰》、一为《梅花落》，由有正书局出版，轰动一时，电影公司把它搬上银幕。同时，曾孟朴办小说林编译所，也邀他去兼职。他把革命事迹贯穿起来，写《碧血幕》，以秋瑾为书中的主人，给《小说林》杂志发表。他又写了一部《馨儿就学记》，属于教育性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袁希涛任教育次长，看了大为赞誉，颁发奖状。他有一位谱兄弟杨紫麟，别署蟠溪子，英文很好，偶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英国哈葛德所撰的长篇小说残本，认为很有些象《茶花女遗事》，便和天笑合译，名《迦因小传》，归文明书局出版。过了几时，林琴南把全书译出来，归商务印书馆出版，仍取名《迦茵小传》，不过把"因"字改为"茵"字而已。他又为文明书局编《小说大观》，为大东书局编《星期》等，都很风行。胜利后，赴香港为寓公，就儿子的供养，仍不废笔墨。七十五岁时，写过自传，只写到三十岁，已有二十万言，于苏州俗尚，记载很详。高伯雨办《大华》杂志，请他根据自传写《钏影楼回忆录》，由柯荣欣印行成书，这时他已九十六岁。续编由高伯雨刊行，年为九十八岁。伯雨又请他写《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及刊单行本，已不及亲自目睹了。逝世于一九七三年癸丑十月三十日，讣告称积闰

享寿一百有一岁。这是根据粤俗计年，实则九十八岁。后人可永、可华、可阔、可平、可珍、可芬、可佩、可国、可青。他晚年喜作小诗，颇有现实感，如云："早起离巢同晓雀，迟眠裹茧作春蚕。"又："笑看儿女成翁媪，懒问孙曾读圣贤。"这时恰为四人帮批孔运动，有人向他开玩笑说：下一句宜改为"重读诗书批圣贤"了。又："拄杖乍添新健仆，亡书似忆旧倩人。"因为他藏书都在上海绍兴路静村，年久不归，纷纷散失，成为遗憾。有"秋星阁图"，绘者最先为陆廉甫，最后为谢闲鸥。

宁太一

即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一八七三年生。庄骚诸书，均出乃翁子承家训。十三岁负笈外游，师事刘师陶、黄克强，学文兼治科学。性情鲠直，嫉恶如仇，能饮酒，工诗文。早岁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创《洞庭波》杂志，后更名《汉帜》，力伸民族民权之义，痛恨保皇党人。洪醉出门，遇不相识的途人，瞋目对之曰："你是不是梁启超？"随手以革囊掷其头。萍醴之役，义师失败，他牵连被捕，锢禁长沙狱中三年，劳役之余，刻意治学，赋诗朗诵，几忘其为囚人。他和傅屯艮友善，狱中犹致书屯艮，谓："昨又讯过一次，无结果，但坐地不屈膝也。此事弟自己切有把握，望勿过虑。弟之近稿，兄有意收留，甚为感激，但将来如能援癸卯例，为订正一番，甚好也。又著有《碧血痕》一卷，得一万余言，涉及一百余人，将来亦须兄相助。弟诗被官搜去者五十有余首，皆托意风怀之作"。系囚生活，可见一斑。三年后释出，北赴燕京，主《帝国日报》，大言壮论，依旧无所顾虑。辛亥革命，他奔走湘鄂间，参黎宋卿、谭延闿戎幕。民元春，上海成立民社，创《民声日报》，他总理报事。不久，他奔丧回醴陵，及再来上海，局势大变，民社竟合并为共和党，他愤而脱离民社，不复预闻《民声报》务，夜被酒，直入报社，欲殴击主持者，不遇乃已。会湘人推举他任三佛铁路总办，便整装入

粤，路局弊端百出，成为惯例，他严加清治，招忌兴谤，毅然为之，在所不顾。尝与粤中名士寓公相唱和，遍游石门、昌华、白云诸胜，赋诗言志，有终老之意。不料桃源被难，纷起讨袁，他辞职来沪，电湘督谭延闿，劝以独立。北廷得讯，密令名捕，他泰然不稍示怯，便偕熊越山入鄂，将有所图。事泄，被逮于汉口，槛送武昌，狱久稽未决。他在狱中，又致书刘约真："弟以五号引渡过江，押军法局，提讯数次，尚未定谳，生死关头，已于十年前勘破，至此复何所系，惟默揣中国时局，瓜分之祸，不出三年，吾人迟早不免一死，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后死者重可哀也。"既而李烈钧据湖口宣告独立，黄克强在南京就讨袁军总司令，他大为喜悦，终日啸歌，戏集水浒人名及京戏名，成百数十联以自遣。继闻宁赣败耗，大哭，口占一诗："一局残棋尚未终，纷纷铁骑下东蒙。可怜五族共和史，容易昙花一现中。"汪兰皋、黎尚雯立请鄂督黎宋卿善处太一，奈《大汉报》主笔某，以民社宿怨，在报上揭太一搆成二次革命罪状，凡数千言，标题赫然为："请杀宁调元以谢天下"，军法某又索贿不得，便据以定罪，详陆军部，复电枪决，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与熊越山一同就义于武昌的抱冰堂。是日有晏阁芗自三佛铁路局解职归，道经鄂渚，买柩为殓。刘约真自长沙得讯，赴鄂载柩返醴，葬于西山，离红拂墓仅半里。夫人阳氏，子鸿猷，女鸿雪，均幼。一时旧好，哭之以诗，得百数十首，都登载南社集。遗物有景德瓷杯一，那是李烈钧购赠太一的。又行李一具，乃太一于运动二次革命时，寄存上海黄克强寓所，幸未失去。柳亚子、傅屯艮为编次其诗文杂稿，印行《太一遗书》共十二类。尚有佚诗，在杨晳子处。亚子撰《宁烈士太一传》，刘约真撰《宁调元革命纪略》。一九二〇年，章炳麟、张溥泉等，曾赴醴亲吊其墓，并由炳麟篆题碑额，公家追念勋烈，拨款修墓，墓旁建一庐一亭，于伯循为书纪念碑文，南社湘集，曾征求南社同人的题墨，陈列庐中，由刘约真主持其事。

田 梓 琴

田梓琴，名桐，湖北蕲春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创办《复报》，执笔者，如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都是同盟会中同志。《复报》封面用反文，标"中国开国纪元四六〇四年"，和傅屯艮的《竞业日报》、秋瑾的《中国女报》，成为同盟会在上海宣传革命的喉舌。他追随孙中山有年，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他执笔的。工书法，初摹锺王，后作章草，有时中山应外界所求的写件，往往由梓琴代笔。他的弟弟寄苇也是书法家，已订润卖字，梓琴如法炮制，亦印润例，分送各笺扇庄。不料润例发出，求者纷纷，致积搁不暇应付。他精岐黄，治疾，自行开方，排斥西医为不足恃，寄苇却笃信西医，各有主张，他撰了洋洋万余言的长文以谈医理。他好风趣，和杨庶堪（字沧白）时相戏谑。他死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年五十二。葬于武昌的洪山，各界人士和亲朋来会者凡二万人。生前集有明遗民所记佚事及清代严禁各书，名为《亡国惨记》，章太炎为之题辞："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这书出版，风行日本、南洋、香港及美洲各处。又独力办《太平》杂志，内容分论文、国计、民生、笔记、大事记、华侨消息、文苑等栏，他所作署名玄玄，或江介散人，社址即今寄苇所居的西门路永裕里。遗作刊成二册，名《玄玄遗著》，中有《太平策》、《杂著》、《扶桑诗话》、《革命闲话》、《诗存》、《联存》。封面出于居觉生手题，印数不多，不易觅到。

叶 玉 森

叶玉森，号葆渔，江苏镇江人，前清己酉优贡。历宰皖之滁县、颍上、当涂诸邑，有循吏之称。且作吏不废吟咏，每乘肩轿赴较远的地方，必带着纸笔，摭取眼前景物，作为诗料。和朱沤尹同寓吴门，交谊在师友之间，他所著《春冰词》二卷，沤尹亲为校雠。湘中彭利人，得西汉断砖，有"五凤"二字，乃汉宣帝年号，倩人制为砚，赠给

玉森，玉森谛视残篆逍媚，异常喜爱，作歌以宠。时清道人得黄龙砖砚，黄龙也是宣帝年号，便请周梦坡为媒，拟以诗聘凤为龙匹。玉森没有应允，谓："凤为鸟中之雄，不如以龙女嫁凤。"清道人取"黄龙"为斋名，亦不忍割爱。他的诗诡丽雄奇，不可方物，曾作《温则宫词》、《印度古宫词》，载《南社丛刻》中。但也有轻清的小诗，如石店子："人家一两不成村，流水涓涓直到门。红叶林边白头妪，夕阳扶竹数鸡豚。"如出二人之手。一度旅游日本，至九段坂靖国神社，观甲午、庚子两役掠取的战利品，他含泪出社，为之郁郁不欢者若干日。闲居颇喜阅读稗史，于琴南翁所译的说部中，更赞叹《橡湖仙影》一书，为填《摸鱼儿》一词，以赋书中主人安琪拉女士。他擅书法，凡友好概不取润，同道中人，虽不相识，也不收资。尤工甲骨文，以毛笔为刀笔。董作宾为甲骨文专家，看到玉森所写的，叹为观止。

叶楚伧

叶楚伧，原名宗源，以古人往往有重叠其姓名的，如明末有"沈沈"，清代有"孙孙"，他署姓名为"叶叶"，又以父亲字凤巢，便号小凤。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一八八三年。师事刘昌熙。状貌魁梧，有幽燕气，为文却很秀丽，胡朴安向他开玩笑说："以貌求之，不愧楚伧，以文求之，不愧小凤。"他参加南社、国学商兑会、鸥社、春音社，历主《民立报》、汕头《中华新报》、《大风报》、《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笔政。他常为《民国日报》的经济来源，往往四出向友人借贷，或零购些白报纸以应付出版。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江苏省建设厅长、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建设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主席等职。他有酒癖，兴之所至，连浮大白。若抑塞于怀，又必借酒以浇块垒。佳客来临，以为酒逢知己，非醉不可，风雨连朝，杜门不出，那就衔杯展卷，罄壶乃止。醉则温醇自克，他有句云："酒中人是性中人，豪放恬祥各有真。"汪旭初谓："恬祥二字，是

楚伧写照。"他的短篇小说及小说杂论，又《金昌三月记》等，合刊为《小凤杂著》。东江王大觉评之谓："星斗罗于胸中，风雷动于腕底，所撰诸书，辄自抒悲愤，意态至雄杰，有幽并健儿拍手横刀之概。而《金昌三月记》一篇，则又轻徜婉约，笔致绵缈，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后来刊《世徽楼笔记》、《楚伧文存》，那《金昌三月记》，以过于风华，被芟除了。后人叶元、叶南，有声海外。

冯 春 航

冯春航，名旭初，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父亲名三喜，是位老伶工，生了三个儿子，春航是最小的一个。有一年，三喜应邀北上，在路中遇盗劫，所有值钱的东西，一齐丧失，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非常懊恼，这时夏月珊主持丹桂戏院，夏和三喜素称世好，见到春航面貌韶秀，很喜欢他，便带去教戏。三年艺成出演，红氍毹上，合座为之倾。已往京伶有常子和者，演青衫极负盛誉，及春航出台，声音笑貌，与常子和很相肖，于是"小子和"三字，轰动一时，他便自称冯子和了。他青衫外，兼习花旦，能戏很多，如《花钿错》、《杜十娘》、《卖油郎》、《冯小青》、《血泪碑》等，尤其《血泪碑》一剧，深得柳亚子的赞许。社友俞剑华、姚石子、庞树柏、林百举、沈道非，天天在报上揄扬，甚至称《血泪碑》为："正则《离骚》，长沙惜誓，美人香草，寄托遥深，在悲剧中首屈一指，纵铁石心肠，恐亦不能无感。"此外卖座的，便是《恨海》一剧。陈巢南有那么一首诗："何处重寻《血泪碑》，游龙夭矫去难追。美人意气浑无恙，恨海情波一曲悲"，一时有冯党之号。而《民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报，颇多誉冯之作。姚石子有信给亚子，谋把投赠的诗文，刊为小册子。既而亚子来上海，偕社友同访春航于其寓所，春航出小影二十余帧送给亚子，亚子诗："相思十载从何说，今日居然一遇君"，即成于此时。亚子既得小影，分题联句，又复得诗词若干首，时胡寄尘任广益书局编辑，便由广益书局出版《春航集》。春航嗜学，少从某

西女士习英文，又入榛苓学校，成绩冠于侪辈，能书。既入南社，从张冥飞、陈越流学诗，不久，作绝句居然清新可喜，如《湖上》云："此日别杭州，何时续胜游。山灵如识我，再放木兰舟。"又："小青遗迹尽徘徊，若梦浮生剧可哀。千古湖山一荒冢，曾移明月二分来。"又："柔风细雨黯杭州，遥忆湖山幽处游。长笛一声云际落，恍闻蒌妇泣孤舟。"这三首诗，曾刊入《南社丛刻》。庞树松为作《冯春航传》，陈光誉为作《春航别史》。

任鸿隽

任鸿隽，字叔永，生于一八八六年。原籍浙江吴兴，清季应试，著籍巴县，便为四川巴县人。长兄治家敦朴，次兄喜研内典，鸿隽行三，四弟季彭。他游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主四川《新中华报》笔政，袁世凯祸国，暗杀宋教仁，弟季彭痛国事无望，奔杭州，投烟霞山井中死。鸿隽师事章太炎，一九〇八年赴日本，和孙中山交往，二年后归。辛亥光复，南都新建，他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数月去职。一九一三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理化，一九一八年回国。在美时，与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杨铨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刊《科学》杂志，时黄克强在美，克强为书报眉，该杂志赓续至一九六〇年才辍止，由高君宾整理全份保存。鸿隽在该杂志上发表稿件，连篇累牍，也由君宾摘出，编《任鸿隽著述年表》，其中有译有著，也有和人合作的。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科学》杂志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期刊，当时对于推动中国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曾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而在此四十余年中鞠躬尽瘁，始终社事者，当推鸿隽。第一期发刊词，署名"社员"，也是鸿隽手笔。自一九二五年起，至一九三五年止，他联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秘书及干事长，达十年之久。一九三五年，和他的夫人陈衡哲联翩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他一方面致力教育，一方面也留意地方政局，看到四川政

客的蝇营狗苟，非常痛恨，曾撰了一篇《入蜀观感》，寄北京《独立评论》发刊。一班被诋的政客，大为反对，几有群起而攻之之势，因此鸿隽不安于位，只得辞职。离川之日，幸赖某方仗义护送，始得安全抵沪。他在报上再度揭发川省政治内幕及社会腐败状况，那些贪吏劣绅无法为难他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技协会副主席等职。能诗，但所作不多，仅见其作于北美纽约以色佳城的《岁暮杂咏》四首，和《嫦娥》二首，及农山《咏月球火箭》，书法亦秀逸有致。一九六一年，殁于沪寓，年七十五。

朱　少　屏

朱剑芒所撰《我所知道的南社》一文，提到南社有四位创始人，就是陈巢南、柳亚子、高天梅外，再加一位朱少屏。这个提法有相当的理由，原来少屏在南社未成立之前，便和陈、柳、高三位，相求相应，很是密切。一自南社成立，他更为亚子的最得力助手。少屏原名葆康，以字行，生于一八八一年，上海市人，行三，有朱三之称。中国同盟会会员。时任《民立报》记者，南社的通讯处，即借用《民立报》社，后来少屏在沪军都督府当过三天总务科长，即出了乱子，从此凡二十多年，不任政府机关工作。曾主办寰球中国学生会，把学生会作为南社通讯处。少屏美风姿，濯濯如春日柳，西装革履，精通英文。办事又干练，举凡南社的收支款项，印行刊物，联络宣传，都由他一手包办。南社每次雅集，也归他发柬通知，因有"圣手书生"之号。南社社友，数以千计，他接触最多，几乎普遍认识，虽陈、柳、高三位也不及他。且有若干位蓄道德能文章而具气节的人士，都由他介绍入社。当时有申睨观其人，为朝鲜独立党巨子，和少屏过从甚密，南社有外籍社友，即从睨观开始。少屏娶同邑周湘云为室，其弟亦同日结婚，胡寄尘题其摄影："一奁秋水澄如许，印出鸳鸯双复双。"周为务本女塾高材生，颇识大体。少屏和高天梅等

兴办健行公学于沪西，凡百草创，费用孔殷。少屏拮据摒当，奔走劳瘁，湘云慨然斥金饰为助。越年，少屏游学日本，尚拟渡洋赴美，以事阻归国，而湘云患病逝世，年仅二十有三。少屏以中馈乏人，续娶岳麟书。岳嘉兴人，毕业松江景贤女学，娴文史，善治家，少屏襄理南洋中学，继复经营《民呼》、《民吁》报事，不遑顾家，麟书一身支持门户。操劳之余，犹不废吟咏，请少屏介绍入南社。某岁秋，麟书归宁，少屏赴禾探之，以正谋《民立报》出版，匆匆返沪，旋大病几殆，而麟书同时亦病，竟致不起，家人秘而不告，及少屏得知，麟书死已匝月了。少屏草行述，载之《南社丛刻》。少屏文章，见于《丛刻》，仅此一篇，少屏一度为《南社社友通讯录》题签，书法亦属仅见，又铸版印麟书遗像于卷端。此后《丛刻》一再登载亡友小影，此亦首开其例。当太平洋战争，少屏任副领事于菲律宾，和总领事卓还来同时被敌所杀，时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寿六十。子二，鸿杰、鸿俊，女青。

朱剑芒

朱剑芒，江苏吴江人，和长兄剑锋，同隶南社。他还有一位弟弟季良，也是擅文翰的。剑芒曾任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日校教师，兼编《学生会周刊》，又任竞雄女学及上海市北中学教师。一度赴闽南永安办《长风报》，和林秋叶、丘荷公、丘潜庐、罗稚华、陈守愚等，组织南社闽集。他很佩服秋叶的道德文章，尊之为师。秋叶对他也很器重，鼓励他对南社闽集做出一些成绩。他在杨仲持主办的《人报》上，发表《南社感旧录》，又在上海三乐社出版的《罗汉菜》刊物上，撰《南社诗话》，惜两期即辍，没有登完。又准备根据亚子的《南社姓氏录》，向各地调查南社人物，再编写一种《南社人鬼录》。他说："并非以现今尚生存的或已经亡故的作为人和鬼的区分，如经过时代动荡和政局变易，能保持正气，没有丧失人格，身虽死亡，可以说精神永远不死，就当称之为人。否则人尚存在，而人格

丧失，即无灵魂，就得目之为鬼。”但《人鬼录》一再因循，未曾成为事实。直到解放后，在常熟工作，后在常熟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的《文史资料辑存》上，写了《我所知道的南社》一篇长文，分为十个部分：一、南社的性质与南社人物的阶级分析。二、南社创始人及其骨干分子。三、南社的两种前身。四、南社初成立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五、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六、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南社。七、南社因论诗而引起的内讧。八、五四运动期间一部分南社人士的表现。九、新南社的酝酿和产生。十、南社消沉后的流风馀韵。这篇系统性强而且内容较为充实，确是一篇足资证考的南社文献，惜乎亚子的《南社纪略》出版在前，没有提及它了。剑芒在一九三四年左右，任上海国学整理社的编纂工作，把《陶庵梦忆》、《瑞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小螺庵病榻忆语》、足本《浮生六记》等十种，汇为《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和他的盟兄赵苕狂，每种作一详考，颇有独到之处。如《秋灯琐忆》，为钱塘蒋坦字蓉卿之作。《中国人名大辞典》蒋坦条，载：“其妻关锳卒，坦为秋灯琐忆以哭之。”剑芒却很怀疑，因《琐忆》内容，自始至终，并无一字提及关锳病死，便从种种旁证中，知道《琐忆》作后两年，关锳尚为自己所著的《梦影楼词》作序，可见《琐忆》决不属于悼亡性质了。《浮生六记》，本佚二记，王均卿获得所佚，成为六记足本。剑芒撰一跋语说：“所补的《中山记历》内所记，沈三白系嘉庆五年随赵介山使琉球，于五月朔出国，十月二十五日返国，二十九日始抵温州。按之《坎坷记愁》，是年冬间，芸娘抱病，三白贫困不堪，甚至隆冬无裘，继因西人登门索债，遂被老父斥逐。刚从海外壮游回国，且系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应贫困至此。又《浪游记快》中游无隐庵一段，亦在是年之八月十八，身在海外，决无分身游历之理，因怀疑这佚记有问题。”原来这两篇佚文，王均卿于事前曾请郑逸梅伪托，说《中山记历》，他有赵介山出使琉球的《中山日记》，可以依据。《养生记道》，随便谈谈养生方法便可。郑自感笔力稚弱，没有谬撰，那么郑

不撰，一定请旁人代撰，剑芒心细如发，已被他看出破绽来了。南社多酒人，剑芒的盟兄顾悼秋加以品评说："沈剑霜、余十眉，诗人之酒也。叶楚伧、陆伯鹓，酒人之酒也。胡朴安、柳亚子、王大觉、周酒痴、朱剑芒，狂人之酒也。"悼秋编《酒国点将录》，剑芒续编《海上新酒国点将录》。他能诗，有为亚子绘"分湖旧隐图"，附题一绝云："昨宵忽梦到分湖，今日为君写画图。残月晓风杨柳岸，是真是假总模糊。"从这诗看来，他又兼擅六法哩。此外，他又善鉴别古代钱币。他斋名"秋棠室"，和姚石子有相同处，但石子榜"秋棠馆"而已，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七〇年卒。

朱 谨 侯

朱骞，字谨侯，广东梅县人。少年好学，苦无师友，听到里中有一宿儒古直，字公愚，邃于旧学，常往谒访，尊之为师。古直循循善诱，这样经过十年，谨侯学识大进。好读《史记》，以为后世文章，大都从此而出，非熟读不可。又好《诗经》、《楚词》，长吟短咏，陶然自得。古直为南社老社友，介绍他入社。他的家门，前临清溪，读书余暇，常坐矶头，理着钓丝，习静观水。他说："日间人事纷纭，这心未免汩没，只有观水时，天机都从活泼泼地中流出。"古直深许他为"学道有得之言"。先后主持黄竹小学、滂溪小学，成就甚众。一九一三年，出游汕头，这时古直正在汕头办《大风日报》，即招他担任社务，不到一年，报社停顿，他无可留滞，悄然归家。但又不甘伏处里闬，颇思为家国有所作为。明年春间，复游汕岛，看到袁氏盗国，荆棘江湖，他觉得国事不可为，异常愤慨，一夕忽呕血沾地，僵卧不能起床。时古直在香港，得讯即驰书谓："汕岛非养病地，不如立即返乡之为得"。他的好友郑道南，也致书劝归，并知道他境况艰苦，助以医药等费。但他病益剧重，于一九一四年秋逝世，年二十七岁。无子，以兄子为嗣。所作诗，散佚无存。古直为作《朱骞小传》，南社十三集，且载其遗照。西装革履，状颇英俊。

朱鸳雏

朱鸳雏，生于一八九四年，一九二一年逝世，仅二十余岁，人以短命诗人黄仲则比之。他幼失怙恃，由杨了公主办的松江孤儿院鞠育长大，实则是苏州莫厘山人，其父流寓松江，便为松江籍。年十三，从泗泾马漱予学诗。又喜戏剧，貌韶秀，登场饰旦角，楚楚可人。尤善演哀剧，寓其身世之感。生平爱读林琴南所译小说，尤喜《红礁画桨录》，书末，手书"民国十年三月鸳雏三读"十字，可见其环回讽诵揣摹玩索之深。所以他所撰的笔记，如《红蚕茧集》，能酷肖畏庐笔墨。后由杨了公、姚鹓雏介绍入南社，在《南社丛刻》上发表了许多诗词。未几，胡先骕、闻野鹤、陈含我和柳亚子因唐宋诗之争，大开笔战，鸳雏站于宋诗派一面，和亚子对垒。亚子一时意气，却把鸳雏驱逐出社。事后，亚子自悔，写了一篇《我和朱鸳雏的公案》，认为冤枉了鸳雏。他为了谋食，旅居上海，操笔墨生涯。他有一篇小文，叙述当时的朋踪及生活的情况："蹴居海上寓所，长日惟闻市声，张目则煤尘车浪，脑为之痗，绝无画槛朱帘，足以助其遐想。余性复懒，朝起候午，午复候夜，上灯后，始埋头而书。近得友虞山吴虞公能酒，则列盏于楮墨之间，且饮且书，觉醉，吸烟以苏之，饮后复书。有时余书而吴君与平君襟亚置酒为伴。有时三人同书同饮。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取微资自贡。苟有人入此三人之室，但见攒头及案，纸上起春蚕食叶之声，而烟气酒香，缭绕牖轩，少疲则笑谑无所不作，此状殊堪发笑也。"夫人许蟾仙，伉俪很笃，鸳雏旅沪，致妇书，缠绵悱恻，也涉及他的遭遇。如云："我虽锢百愁之中，必能自拓一萧闲之境，以容汝之爱情，俾汝勿忧。"又："既不得于今人，遂于古人中求之，则长日以书翰自遣，此外则念我蟾仙时为多。"他和姚鹓雏合刊《二雏余墨》，致妇书一大束，都收入余墨中。他患肺病死，蟾仙大恸，未几也下世。夫妇遗柩，在殡舍中达十六年之久，其友李子韩来宰松江，始提议醵资，为之

合葬于松江爱民镇云间公墓，立一墓碑，乃叶小凤所撰。当时他的朋好画家滕白也，捐指画二十帧，出售以助葬费。诗侣吴遇春做了首送葬诗："嗤余不改旧时顽，十六年来鬓已斑。世事如斯生莫羡，看人渐上北邙山。"这时为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亚子本有凑一些钱出来，把鸳雏的遗骨葬之公墓，才算了却我一件心事的话，但醵资时没有通知亚子，直至同社张破浪报告他经过事，已不及参加助葬一份子了。鸳雏子星曲，即由李子韩栽培读书，也能诗词，可谓亢宗有子。又有一女，回春。

朱梁任

朱梁任，名锡梁，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一八七三年生。他怪诞成性，饶有革命思想。他的父亲小汀，于光绪廿四年，为常州府守备，得清室诰封，奉为至宝。梁任醉后，把诰封撕掉，说："这胡儿之赏有什么用！"小汀大怒，持棒欲击，梁任夺棒逃窜，乘舟赴沪，不久东渡日本，参加革命组织。回国后，有狮子山招国魂之举，几遭大祸，父子不相见凡二十余年。民国八九年间，经戚友劝解，遂为父子如初。他为文奇奥僻涩。藏夬卦印，号"夬斋居士"。和吴瓌安很投契，常相联吟。于音乐颇有研究，说："今之乐谱，工尺上四合，实为古乐：宫商角徵羽的省记字。"发人所未发。吴中有夏侯桥，因筑路拆建，他认为古迹，向当道申请，保存弗拆，当道以人微言轻，不加考虑，他抱了桥柱痛哭，人以朱痴子目之。他住居阊门外三六湾，任课沧浪亭美术专门学校，相距很远，他徒步往还，从不雇车代步。且拄了铁杖，重十余斤，不以为累。腾冲李印泉退隐吴中，寓居葑门阙园，喜结纳文士，和梁任也很友善。某年冬季，天奇冷，玉雪飞花，梁任忽发雅兴，效王子猷雪夜访戴故事，晚餐后，由三六湾直赴城南阙园。印泉为之煮茶，备着火钵，藉以驱寒。梁任作上下古今谈，滔滔不绝，直至半夜，才告别欲行，时窗外朔风如吼，地上积雪，深没马蹄，印泉留他住宿，他不肯，为他雇一车辆，可

是车辆已绝迹，梁任竟踽踽独行，踏雪而归。既抵家，清兴未已，磨墨伸纸，成七律数首，及掷笔入睡，东方已发白了。自甫直发现唐代杨惠之塑像十八尊（按像在保圣寺内，顾颉刚往访，见寺屋毁败，像亦剥落，写了一篇短文以寄感慨。日人往摄影，成《塑壁残影》一书。蒋竹庄命所主教育厅科员往视，像完好者仅三尊，便移置寺邻小学。叶恭绰请古物保管会拨款请江小鹣等整理修饰），他和儿子世隆往访，覆舟太湖，父子同溺死，时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十岁，遗著没有刊行，仅于《南社丛刻》散见若干篇而已。

刘季平

刘季平，原名钟稣，行三，又取龚定庵诗意："刘三今义士"，别署江南刘三，上海华泾人。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廉卿子。毕业日本成城学校，归国后，在陆军小学当教官。仗侠好义。蜀人邹蔚丹以著《革命军》一书，被逮入狱，瘐死狱中，季平为之埋葬华泾。章太炎作墓志，如云："邹君讳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以著书称《革命军》，为清廷所讼，与炳麟同囚于上海，岁余瘐死，年二十一，时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上海刘三，葬之华泾。民国兴，赠大将军。于是海内无不知义士刘三其人。"他的华泾家中，曾办丽泽学院，和刘东海、费公直、秦毓鎏、吴钦业，一同主持院事，但不久即停办。他和岐黄家陆士谔为葭莩亲，夫人陆灵素，即士谔妹，双栖华泾黄叶楼，人比诸赵明诚和李清照。灵素擅昆曲，季平每逢宴客，陆唱曲，季平吹箫，欢腾一室。一度在家园种植梅花，花时出售。他擅写隶书，摹《石门铭》功力极深。他写字，从不对客挥毫，认为这是恶俗的海派表演，但如二三知己在座，那就破例为之，无所谓了。他嗜饮成癖，家中贮有佳酿，苏曼殊常往饮啖。曼殊窘困，资助无吝色，因此曼殊贻刘三画特多。姚鹓雏有一短文，涉及刘三饮酒，有云："与季平交二十余年。民元，相见于沪上太平洋报社。二三年间，各里居，时相过从。尝聚饮松江酒

家，君偶遗其束带，明日复过，曰：'昔龚定庵与人剧谈，辄飞其靴，人题其室曰：定庵飞靴处，此则刘三解带处也'，相与大噱。"鹓雏且有诗："闭户树梅如种菜，引杯解带比飞靴"，很为贴切哩。民国二十年，季平为监察委员，病衄假归，目睹旅沪西侨，常赴四郊赛马，田亩被马蹄践踏，庄稼颇受损失，上海县长不敢抗议。季平无所顾忌，向监察院提案，以县长溺职，请予撤办。案文很长，其末云："县长纵容外骑，不恤农功，溺职丧权，已无可讳。大抵外人觊觎领土，其先托于般游，迨至里道周知，然后肆其蚕食，上海租界之扩充，其先例殆无不如是，是则可为太息者也。"季平于一九三八年夏大病，不久即逝世。他的诗有油印本，名《黄叶楼遗诗》，名句有："一天风雪艺黄精。"又送曼殊至印度："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怆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他参加南社，《南社丛刻》第一集，曾载诗几首，马叙伦为作一传。他的后人绸、紬，女婿唐敬皋，编有《日文辞典》。

刘　成　禺

刘成禺，字禺生，湖北武昌人。一八七六年生于广东番禺，因以"禺"为名。兆霖子。容闳弟子。面有痘瘢，人们称他为"麻哥"，他不以为忤。京师大学堂毕业，来上海，馆于王培孙家。培孙家多藏书，得以博览。后赴日本，又留学三藩市，一日，成禺从大学课罢归寓，途中有一少女竭声号叫，谓其母在楼上四层火场中，倘有人设法救出，愿终身为伺，成禺自告奋勇，飞奔上楼，竟冒烈焰，把她的母亲负之出险，于是成为佳耦。杨千里刻了一方"火里奇缘"印章赠给他，作为纪念。归国后，历任参议院议员，袁世凯笼络他，颁给嘉禾章。癸丑，袁解散国会，成禺在通缉之列。他逋逃海上，开设一杂货铺，招牌为"嘉禾居"，嵌嘉禾章于招牌中，作为商标，有人劝他，这是肇祸之端，明哲保身，不宜如此，不久辍业。后又任大元帅府高等顾问，大总统府宣传局主任、大本营参议，监察院监察委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朋好为他祝七十寿，不久，腹病解剖，幸得转险为夷。他信太素脉，谓"尚有十年命运"。友人劝他把从前所见所闻，记述出来，作为国故文献的实录，于是他每天写《世载堂杂忆》。他生平首尾没有完毕的著述很多，如《禺生四唱》、《洪宪纪事诗簿注》、《忆江南杂诗注》、《容闳辜汤生马相伯伍廷芳外交口授录》、《世载堂笔记》与《自传》等等，尽纳于《杂忆》中。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起，排日揭载上海《新闻报》附刊，凡年余始毕。第一篇为《张南皮罢除宾师》，一九六〇年，由钱实甫整理，中华书局出版，为《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内容删去什之二三，先后次序也变动了，首冠董必武一序，略谓："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杂忆》多遗闻佚事，其中有《纪事诗簿注》所未及者，甚可喜，亦可观也。"一九五三年卒，享年七十七岁。《杂忆》出版，未及目睹。而七十岁时，据太素脉谓"尚有十年命运"，成为托空子虚之谈。

刘　约　真

刘谦，字约真，湖南醴陵人。生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日。和兄今希，同隶南社。少时读书醴陵渌江书院，后入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治数学。毕业后，曾任湖南各中学数学教师。与傅屯艮、宁太一友善。约真与屯艮生同庚，生子亦同庚，因结"庚庚社"，以诗词相唱和。太一攻击袁世凯称帝，被捕入狱，约真时往长沙探视，成立中国同盟会湘支部，有人以冤狱繁兴，劝约真疏其踪迹，约真谓："有命在天，弗计明日生死。"太一被杀前一日，犹寄诗二律给约真，成为绝笔。约真负太一骸骨，归葬西山渌江书院之侧。并和刘沧霞搜罗太一遗著，得《明夷诗钞》、《南幽百绝》、《南幽杂俎》、《庄子

补释》、《诸子杂钞》、《佛教圣典》等，什袭珍藏。后知亚子亦有搜辑太一遗著之举，便合刊成书。屯艮逝世，为辑《钝安遗集》，计诗十五卷、词一卷、文三卷、脞录三卷、杂著一卷，共六大册。屯艮有《归葬太一记》，即为约真而作。约真曾主编《长沙日报》，以反袁故，北洋军阀纵火，焚烧报馆，约真几乎葬身火窟。一度任湖南财政厅秘书，抗战爆发，回乡为《醴陵新志》总纂，胜利时出版。解放后，应聘湖南省文史馆。一九五〇年来沪，居大夏新村，以诗稿散佚无存，乃从《南社丛刻》及湘集中录得若干，油印《峭嶙吟馆诗存》，及解放后所作《新生室诗稿》，合之为《无诤诗稿》一册，同社周子美作序。约真自作一跋，有云："余三十后所为诗，多抒写悲愤之作，且强半散见于《南社丛刻》，遭时多故，旧稿尽佚，即兹刊物，亦已举付荡然。衰耄之年，羁栖歇浦，前尘影事，时用萦怀。适于社友周君子美处，见有南社诗集，盖中日战事发生前所汇编者，录余作凡百余首。而上海图书馆收藏南社湘集一二两期，更向长沙搜求，久仍弗得其全。从中续摭若干首，合最近所作，编为一卷，并付墨印。敝帚千金，固不值识者一哂也。"约真为纪念其母，编有"蕉窗忆昔图"两巨册，南社社友柳亚子、高天梅、黄宾虹等均有书画，现归上海博物馆保存。他研究岐黄术，颇有心得，居乡时为农民治病，不取值，且赠药饵。晚年治佛学。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去世。犹子雪耘，亦南社社友，子佛年，长华东师范大学，有声于时。

刘　师　陶

刘师陶，字少樵，又因其先德居沧霞里，念其旧泽，一字沧霞，湖南醴陵人。生于一八七六年丙子重九。达泉子。少颖异，读书渌江书院，益阳萧希鲁太史，长沙胡少卿孝廉，先后长书院，见师陶的课卷，都很激赏。光绪戊戌，以府试第一补博士弟子。科举制废，东渡日本。会日方对待留学生加以种种苛例，师陶大愤，率领宁调元等返国，调元是他的弟子。湘潭胡子靖茂才聘师陶长明德

小学，培育了好多人才。此后又历任湖南教育司科长。革命军起，他返县，长醴陵小学。越年，谭延闿再度督湘，同邑袁家普筦度支，师陶主总务，夙夜在公，尽瘁策画。袁或他出，师陶代职。又袁典山左财赋，以库钥交给师陶，其信任有如此。袁奉调入皖，师陶告退。在县为劝学救荒事宜，不再问政。参加南社及南社湘集，与傅屯艮相唱和。宁调元从他游时，只十五六岁，因此师陶处尚存调元幼年手迹。调元被害，他不忍重检，有诗云："童年书策追随日，此景茫茫尚忆之。不谓正平偏惨死，怕看鹦鹉呕心辞。"一九三五年乙亥五月卒，年六十。李洞庭作《醴陵刘君墓志铭》。子五，汇溟、汇湘、汇海、汇汉、汇江，女二，适谢、适陶。

刘　泽　湘

刘泽湘，字今希，湖南醴陵人。生于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九月九日。父华杏，乡党称长者，督之读书，为廪贡生，游于庠。同邑举人文浚，家富藏书，重泽湘有才识，延致其家，得览所有典籍。先后肄业城南、嶽麓、渌江诸书院，穷究训诂，博涉诸经，尤擅词章之学。自科举废，留学日本，学师范，习警政。归国后，任诸校教授、县议会议员。同乡宁太一以革命被逮，泽湘具书抗辩请释，得不死。袁世凯谋帝制，太一倡二次革命，谋大举讨袁，又被逮入武昌狱，黎元洪承袁意旨，太一于民国二年九月就义武昌。太一本任三佛铁路总办，泽湘为襄佐，太一死，泽湘继任总办职。治牍阅到太一手迹，往往泪下。（按太一亦泽湘弟子，因此泽湘哭太一诗有云："童年文战惊丰采，壮岁南幽索旧编。"）不久，泽湘解职归，营钓月山房于所居的荆潭，他的季弟约真，和儿子鹏年，都受他的教诲。恒与故人卜世藩、傅屯艮唱和为乐。友人文斐被诬，搜捕立至，泽湘护往长沙，百计营救，事得大白。民国五年，程潜率护国军驱逐湘督汤芗铭，泽湘任秘书，事定北游。次年秋，随护国军入湘，参赞机要，都功成不居。尝以邑经兵燹，继以饥荒，泽湘奔走粤沪燕鲁，募款为

赈。族谱失修，独任其役。又揭发榷局舞弊案，直言无忌，急公好义，大率类是。平素治诗文，好为七言歌行。书法喜慕苏东坡，每天写十多张，不间寒暑。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卒于家，年五十有八。室易氏，悲痛异常，于后一天亦死。子三人，乔年、鹏年、鹤年。鹏年字雪耘，为傅屯艮弟子。官祁阳县长，亦南社社友，且主持南社湘集。泽湘葬于宅后长田坡，屯艮为作《文学刘君墓志铭》，其弟约真更请李洞庭作墓表。泽湘著有《鞭影楼词》及《劫余残泪》，刊入长沙《湘君杂志》。有名句："红树爱冬晴"，为时传诵。

刘 铁 冷

刘铁冷，江苏宝应人，名绮，字文楣，世业儒，以经学、理学、词章相传不替。师事袁希涛，主《民权报》笔政，工骈体文，所撰说部，类《燕山外史》。《民权报》被袁氏禁止，他和《民权报》同事蒋箸超合编《民权素》杂志。又和徐枕亚等办《小说丛报》。因丛报发生内讧，不久停刊。他执教各学校，并编刊若干种工具书。以音韵问题，和陆澹安讨论，涉及北方人为什么入声字不读入声，讨论结果，认为语言声韵，以民族区域而异。北方人口中没有入声，原来我汉族自西北来，祖先口中向来只有平上去三声，至于把一部分字念作短促的入声，那是长江一带南方人所特有。四声之说，始于沈约，沈约南方人，故把入声混入北方原有的平上去三声，成为四声，沿用至今，没有变更，而北方人口中，保持原有的平上去三声，仍没有入声。他经常穿长袍，人问他为什么不改穿时代服装？他说："患疝气，长袍的御寒功用较好，疝气不致剧发，并非出于保守。"解放初逝世。

成 舍 我

成舍我，名平，湖南湘乡人。一八九八年戊戌七月生。当柳亚子主持南社，以唐宋诗之争，驱逐朱鸳雏出社。舍我供职于《民国日报》，大为鸳雏不平，便助鸳雏向亚子大开笔战，亚子大怒，驱逐

鸳雏复驱舍我。但驱逐鸳雏，在《南社丛刻》二十集上载一布告，驱逐舍我，二十集已印成，不及登载，乃印一单张，夹在社集内。《民国日报》由叶楚伧主笔政，楚伧固倾向于亚子，舍我乃不安于位，欲辞职作北京之行，然绌于川资，不得已，译成西洋短篇小说三篇，投稿《大共和日报》，得稿酬一百元，毅然乘舟而北。既抵北京，徬徨无所适从，想进北京大学以谋深造，可是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不能遽升大学，辗转思维，立草万言书，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自述好学之殷，请校长予以通融办法，俾得有所成就。孑民阅了他的万言书，觉得文笔条畅，言之有理，怜其情况，竟纳之为旁听生，且许其参与考试，居然名列前茅，才收为正式大学生。他课余辑《世界晚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即在该报登载。此后历编数报，又到上海，创办《立报》，轰动一时。后来，亚子写了《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一文，对于鸳雏、舍我，都深致歉意。

庄　通　百

庄通百，名先识，一字恫百，江苏武进人。他是古文家庄清华的儿子，和庄思缄为同族。早年留学日本宏文书院，富革命思想。能文工诗，八义七步，自号"诗囚"，著有《惜日短室文簏》、《知夜长斋诗简》，取前人诗"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句而兼用之。稿藏于家，没有刊印。他善射文虎，亦擅制谜。诗钟尤为敏捷，聊社、秋声社，都是著名的诗钟组织。他是个中健将，不论分咏嵌字，一题甫出，他顷刻而成。有一次某诗钟题，他连撰一百多联，无不工稳，大家一致推尊他为"钟王"。解放后，通百是上海文史馆馆员之一，他交游素广，又复结合许多馆员，有组织所谓海滨耆老会，此中有诗人、书画家、医师、教授、前清太史公，以及学艺专长的知名之士，月必数集，不是假座梅龙镇，即是小叙红榴村，因为这两处，都是售茶点的，借此清谈，惠而不费。且大家会晤，学术交流，获益是很大的。每年新正人日（年初七），例有春节联欢会，摄影留念，年龄最高的，有

岐黄家谢彬如，九十四岁，劳敬修九十三岁，姚虞琴九十岁，商笙百八十八岁，摄影时，八十以上的才有座位，七十以上的，如高吹万、吴东迈、吴眉孙、黄葛农、金巨山，并通百在内，都是小弟弟，只得侍立着。并由张石园绘"春茗雅集图卷"，尚有"春茗雅集第二图"，都归通百保存。既而通百一病骤衰，足不出户，那耆老会、联欢会，没有通百作提调，成为群龙无首，也就不再举行了。约过二三年，通百下世，八十四岁。他生前藏书很富，住在沪西北京西路联珠里，满架都是书籍，有十余架左右，而绝大部分藏书尚在南京，抗战时焚掠殆尽。他说："这儿仅剩余的一小部分，聊以遮眼而已。"他又喜集藏书画家的润例单，举凡南北名家，可谓应有尽有，计达数百张之多。又遍征朋好书画册页，满目琳琅，为数当以千计。后嗣有涤颓、涤素。

阮梦桃

阮式，字梦桃，号翰轩，原名书麒，与其昆仲玉麒、锦麒，均以麒字排行。一八八八年生。淮南山阳人，和周实丹为同乡，又同有文誉，齐称周阮。少颖悟，卓荦有大志，肄业江北高等学校，继入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执各校教鞭，又任上海、香港、鸠兹、宛平诸报社通讯，时南社社友咸宁李瑞椿，在上海创《克复学报》，慕梦桃名，请为学报撰稿，梦桃生平持民族主义，为文多激慷语，遭清廷之忌，在所不顾。又和实丹办淮南社，淮上志士，纷纷往归，以文字宣传革命，与海上南社相呼应。闻武昌树义旗，他浮白击节，便与实丹创巡逻部，实丹为部长，梦桃为副，谋响应武昌，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淮城宣布光复，万众欢腾，独清吏山阳令姚荣泽避匿不出，梦桃责以大义，荣泽虽口头上允诺，却暗中密谋对付梦桃。二十七日，诱执实丹、梦桃于淮城府学魁星楼下，杀害二人，屠肠决腹，死状极惨。实丹二十七岁，梦桃仅二十有四。当时并欲捕玉麒、锦麒，为一网打尽之计。幸先后避地润州，奔窜流离，得免于难。嗣革命军

支队驻淮，查询二烈士死状，荣泽惊皇失措，私遁南通，这时实丹父叔轩出狱来上海，以二烈士殉义颠末，报告南社同人，请命沪军都督陈英士，昭雪其冤。英士行文南通，奈荣泽贿赂当道，不以军法定谳，竟漏网脱走，南社同人大为愤慨，开追悼会致祭二烈士。亚子作文，谓："所痛者，二烈士不死于光复以前，而死于光复以后，不死于沙场，而死于东市，不死于祈战死，而死于莫须有，不死于青天白日，而死于漫漫长夜。"社友无不为之号啕大哭，亚子作《阮烈士梦桃传》、《阮烈士梦桃遗集序》。梦桃弟式一，亦隶南社，有《先兄梦桃先生行述》。

许半龙

许半龙，江苏吴江芦墟人。籍隶南社。和诗人张凤很投契，半龙逝世，张凤为作一传，传颇详赡。铅印以贻朋好，节录如下：半龙名观曾，字盥孚，雄生先生第三子。生十二月而孤。少与其兄豫曾、泰曾，受母氏陈太夫人教。陈太夫人者，陈仲咸令公之长女，以医世其家，君乃肆力于医不怠。又学文于金天翮，掇拾乡邦文献于柳亚子家。其为诗也，正始于骚雅，植基于选体，宏肆于三唐，好为五言古体。叶楚伧曾招君佐笔政，君一意著述，宁神不惊，有《静观轩诗钞》印行。暇则与章太炎、吴昌硕、曹尹甫诸公，商兑旧学。又与冯明权、张梦痕、王个簃、盛心如七八辈结诗酒之会，曰：山人雅集。君殁于民国廿八年九月，年四十一。半龙尚有《话雨篷业缀》、《两京纪游诗》，稿本未刊。他又参加沧社、同南社、国学商兑会。祝母寿，有《寿萱图题咏集》一巨册。他的继室殷氏，名柔则，系前辈电影女艺人殷明珠的义女。

许指严

许指严，名国英，江苏武进人。掌教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的前身），文坛有名的管际安、赵苕狂、李定夷等，都

是他这时的学生。继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中学国文、历史等教科书，他编辑之余，又兼教一班练习生。沈禹钟初进商务印书馆，也沐受他的教泽。辛亥光复后，主讲金陵高等师范，又任财政部机要秘书。落落寡合，后辞归沪上，卖文为生。他的祖父，是宦海中人，习知朝局隐秘，他幼年时，所闻较多，后来撰成《南巡秘记》，都是记他先人所讲述的。此外又有《十叶野闻》、《泣路记》、《天京秘录》等，什九属于掌故性质。他逝世后，有人这样说："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可是他崇尚古文，笔墨未免艰深不通俗，销路是较狭隘的。他素性嗜酒，在沪上他常去福州路言茂源酒店饮酒，为了解决经济拮据，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和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商议，伪造一部《石达开日记》，准短时期交卷，先借稿费二百元。沈知方凭着他的生意眼，认为这本书一定有销路，于是慨然先付稿费。指严获得该款后，每天晚上动笔，他按《石达开传》，说"石在大渡河为川军唐友耕所败，进至老鸦漩，势穷被缚。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天王起事以来，与清军相持，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这是指严根据《石达开传》所叙的行动和战绩，演衍而成的假日记。世界书局却登着广告，说是怎样觅得原稿，信口开河地乱吹一阵，居然一编行世，购者纷纷，曾再版数次。他和别署天台山农的刘介玉很友善，刘擅写北碑，生意甚好，刘又喜掉笔写说部碑传，有时写字忙不过来，把说部碑传，就请指严代笔，指严取稿酬，署名则为山农。这种秘密，外间也是不知道的，实则指严书法，遒秀古逸，不在山农之下，但请教的人不多。他也订润鬻书，自谓："兔毫秃尽身垂老，换得人间卖命钱。"其贫困也可想而知了。

孙竹丹

孙元，字竹丹，原籍江苏上元（今江宁县），其先人迁安徽寿州，遂为寿州人。一八八三年癸未生。毕业南京陆师学堂，转入将弁学堂，隐然以革命自任。与林懿均先后同学日本振武学校，又同隶同

盟会。竹丹曾任皖分会会长。有事于皖，道出上海，出鑑均介绍信与亚子把晤，目光炯炯，高谈雄辩，亚子惊为人豪。竹丹自言善催眠术，在广座中试演，有验有不验，引为笑乐。旋和孙毓筠等谋起义江南，事泄，毓筠被捕入狱。竹丹复赴日本，更名为负沉，字幼符，与党人广通声气，力图再举。己酉春，熊成基自长春往访，竹丹和成基同居澄吉馆，成基为了避清吏耳目，也更名龙潜，字望云。竹丹复醵金助其资斧，成基返国，竹丹亦还北京。不料成基被奸人臧冠山所卖，遭杀身之祸，株连竹丹，幸赖其友程家柽得讯较早，密告得脱。初居天津日租界，由津再度赴日，每日读《周易》自娱，杜门不出，或从事翻译工作，以供旅费。暇则与宋教仁、钱兆湘等相往来。竹丹喜弈棋，仇家某，使人诱之对局，竹丹欣然往，方凝思以图取胜，伏者突起于身后，持铁锥猛击其颅，立死。复支解遗骸，沉之大海。时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九岁。老父年七十，思子得疾，亦下世。柳亚子撰《孙竹丹传》。毘陵钱兆湘知竹丹事很详，尽语亚子，亚子又撰《孙君竹丹事略》，更有《为孙君竹丹昭雪启》，有云："竹丹江左名流，富春华胄。伯符英锐，早怀逐鹿之心；士雅激昂，每欲闻鸡而舞。"对于竹丹，评价很高，过了四年，忽柏烈武以竹丹遗事稿一束，内有钱兆湘所记的，也有不具名的竹丹弱冠前事略数则。又《熊案始末记》、《熊烈士供词笺注》，与竹丹稿汇为一卷，题名《孙烈士竹丹遗事》，请亚子排比，由烈武任印资刊行，附入亚子所作传。竹丹遗像，亚子且作一跋。

孙雪泥

孙雪泥，名鸿，那是取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诗意。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一八八九年生，出身很苦。由于自己努力，能诗能书能画，具郑虔三绝之才。画梅尤擅胜场，有句云："春来不惜磨穿砚，借尔风光换酒钱。"他的诗清新可喜，如落日云："西面松阴关不住，树边斗大夕阳红。"又除夕云：

"送穷有赋何须续，人比梅花更耐寒。"又雨余云："雨余石笋龙鳞活，风过瓷盆佛手香。"其它如："红白梅开四五树，古今书聚两三间。"又："石坪雨湿鸡冠艳，秋水寒生鸭脚知。"又："新笋抽篁初放叶，短篱挂蔓乱开花。"都是可诵的断句。刊有《雪泥诗集》。解放后，应聘上海画院，每逢画展，他作品很多，更喜欢画些蔬果小品，青松白菜，绿橘黄橙，以及红菜薹，紫芋头，盛以筠篮，别饶韵致，那一片农家景色，活现在丹青册幅之间，使人看了油然而起穰穰丰收的喜悦。他的书法，疏疏落落，大大小小，似乎不很匀称，可是统体看起来，却觉得结构行款，非常舒适，没有相当功力，不克臻此。他最初喜作漫画，曾从钱病鹤游，五六十年前，包天笑主辑文明书局的《小说大观》，介绍他为该刊作画。不久，雪泥应冠生园之招，任广告宣传员，他既善画，宣传当然是得心应手的。后来他觉得寄人篱下，不是久长之计，因此他主持了生生美术公司，以便在美术事业上有所发展，出版了许多有关美术的刊物，最早为《世界画报》，一时名家，都为该刊绘图做文章，共出数十期。又有一种《笑画》，本子挺大，中有连环式的长篇漫画，名《马浪荡改行》，针对旧社会加以辛辣的讽刺。其时军阀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又绘了圣诞老人带了许多外国猪仔到中国来做投机生意，对那些贿选的猪仔议员，毫不留情地揭斥，在恶势力下敢于这样，确是大胆作风。一九三五年，又编刊了《俱乐部杂志》，插图很多，刊了一幅《树倒猢狲散》，中绘一棵大树，树枝上攀满了许多猴子般的小人物，作着掮枪架炮开车驶船种种活动。杈桠间一亭翼然，坐着男女两个人，伸出了头，虽没有标出什么人，但就面貌轮廓一看，便知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树根畔，一个穿和服木屐的，正在挥斧砍伐。这幅画给国民党看到了，认为这故意诬辱"党国要人"，立下一纸命令，禁止该刊出版。雪泥本人还遭了许多麻烦，且罚锾了事。雪泥身体不很健康，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逝世，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吊客盈门。

李叔同

南社的李叔同，便是专治律宗的弘一法师。柳亚子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称叔同为逃儒归禅。"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前（原籍浙江平湖），父亲筱楼为名进士，时年六十有八，母王氏。他堕地时，恰巧有一只喜鹊衔着松枝飞进来，枝坠室中，家人把它作为纪念留着。叔同出家后，这松枝常携身边，圆寂时，仍挂在禅榻旁的壁上，归泉州开元寺保存。叔同幼年喜读史汉及左氏传，从赵幼梅学词，从唐敬严学篆及刻石，所以金石之学，他弱冠前即有相当造诣。一八九八年，鉴于维新变法失败，认为北方事无可为，便奉母来上海，和许幻园相唱酬，许辟其城南草堂一部分以居叔同母子。二十一岁，即刊行《李庐印谱》、《李庐诗录》。读书南洋公学，毕业后，由端方以官费派赴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画。他喜狸奴，家畜数头，赴日后，曾电致家中，问猫安否？人以为笑柄。在上野除学习绘画外，又从黑田清辉学琴，从藤泽浅二郎学戏剧，既得指导，遂与曾延年等组织春柳剧社，初演《黑奴吁天录》，很成功，继之演《茶花女》，他化了钱做女西装数套，自任茶花女一角，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称"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叔同回国后，从事新剧运动，在上海南京路东口办春柳剧场，为以后话剧的初基。他加入南社很早，自署"南社旧侣"。南社的通讯录，由他设计并题签。辛亥革命后，他主编《太平洋报》的文艺及画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即刊登于画报上，并把曼殊为叶小凤所作的"汾堤吊梦图"，也铸版印于报端。自叔同离社，由胡寄尘续编，后《太平洋报》以负债被控，卒致封门。被封之际，寄尘于仓促中抢出曼殊所绘的"汾堤吊梦图"，及手写的《断鸿零雁记》稿本，而叔同手书《莎士比亚墓志》原文，不及携出，引为遗憾。柳亚子游杭，为冯春航立碑冯小青墓侧，又同游诸子题名碑，都是叔同所书而刻石的。及壮，他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

丰子恺、曹聚仁、吕伯攸，即在此时承他的教泽，马叙伦、夏丏尊、姜丹书，都是同事，又都是南社社友。既而应江谦之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的教务，京杭两处，火车往还，很感劳瘁。他的出家，受到溧阳彭逊之的影响。逊之著述很多，别署亚东破佛，和马一浮相交有素，一浮介绍逊之住居虎跑寺，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规，叔同以居士身份习静该寺，两人相识了不多几天，逊之忽然发愿出家了。叔同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想脱俗，仅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隔了一年，他毅然披剃于虎跑寺，把一切书籍字画文物，分赠诸友好及弟子。复把平生所刻印章，送给西泠印社，该社把它封于石壁之中，题为"印藏"。解放后，把这"印藏"打开来，印章都完好无阙，归诸公家。当他少年时，有朱慧百、李苹香二校书赠给他的书画扇，邮贻夏丏尊，题其所裱的扇轴为"前尘影事"。他既出家，他的日本籍的副室，亲往泣劝，他默不作答，合十诵佛号以绝之。有一次，他来沪访故人黄中权，辗转探询，始得地址，既知黄已逝世，乃跪于栗主前，泪涔涔下，不发一言，半小时后，翛然而去。夏丏尊说："这是生死交至上友情的表现。"一度应范古农居士的邀请，赴嘉兴佛学会，检理会中所藏的佛经。当时颇有知名而求墨宝的，叔同和古农相商，谓："既弃旧业，能否再事笔墨？"古农说："若能以佛家语书写，以种净因，亦无不可。"因此外间颇多他作禅语的书件，得者都认为比在家时写得更为高超。此后悉心研究南山戒疏，和印光、弘伞谈禅理，写了许多作品，发挥南山奥义。他到处讲经，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刘质平、经亨颐、夏丏尊、穆藕初、朱稣典等为之募款，在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亩，结庐三椽，为他栖息净修之所，所称晚晴山房，即是该处。对任何事，他都很镇静，一天傍晚，收到一封快信，他把信搁置案头，不即启封，侍者怪之。他说："时间不早了，即使有什么火急事，也不能连夜去办，何必急急，先扰心虑，有妨睡眠。"他六十寿辰，其弟子李芳远驰书柳亚子索诗，亚子为赋两绝："君礼释迦

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直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年六十有三。三日前，他写"悲欣交集"四字，给侍者妙莲，为最后绝笔。林子青编有《弘一大师年谱》，附插图十余幅。手稿《寒笳集》，藏于殳书铭家。《断食记》，藏于朱孔阳家，李芳远则藏有《弘一杂录》小册，为玉扣纸自订本，所记有经书、行迹、药方、资钱出入等，均朱笔书，扉页书有四条："少说话、少写信、少出山门、少托人事。"他名号及室名之多，在南社社友中，首屈一指，附列在下：李凡、李哀、李息、李婴、哀公、俶同、文涛、惜箱、论月、广侯、弘一、演音、龙臂、臂目、成蹊、弘裔、昙昉、月臂、蒲萄老人、黄昏老人、晚晴山房、银洞草庵等。

李 洞 庭

李洞庭，名澄宇，湖南岳阳人。训臣子。生于一八八二年壬午元旦。他初习陆军，不久舍去，从吴獬，一意于学，且致力诗文。筑楼读书，榜之为"未晚"，绘"未晚楼图"，征人题咏。他有《万桑园诗》，有奇警句，如："落日当筵红可吞"，有人呼他为"李落日"。他参加南社，又参加南社湘集，刊载诗文很多。同时慈利也有李澄宇字洞庭其人，又蜀中别有李洞庭，人以同姓字多，劝他更易。他认为不必要，曾说："同在大气之中，生幻万物为一体，死幻一体为万物。此生百十寒暑，此地百十方里，果执何者为我有，何者为非我有乎！执何者为我有为非我有且不可，矧复有同异乎！然有远道相访者，讯市人以洞庭或澄宇，告之北不误之南也。有所邮付于我者，但署洞庭或澄宇，付之北不误之南也，是则即执何者为我有何者为非我有，固无害天地之大也。任之而已。继此以往，吾有与人同焉者，同焉可也。有与人不同焉者，不同焉可也。恶乎同，恶乎不同，亦任之而已。"他襟怀旷达，而又妙语如环，颇足耐人寻味。平素喜集藏名人诗札，有吴南屏、吴凤荪、谢麐伯、李次青、吴清卿、陈瘦庵、

朱孝臧、章一山等手迹，汇装成册，颜为《珍翰拾遗》。

李根源

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冲人，一八七九年生。从赵石禅游，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云南督练处参议。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时，他和蔡锷、唐继尧等，共谋云南独立，奋力作战，掌握军政。在黎元洪当国时，他任国务总理，确是一时的风云人物。可是他看到军阀混战，政局日非，便激流勇退，奉母赴苏，在葑门十全街购了一所园林式的旧住宅，修葺一新，因他的母亲姓阙，命名"阙园"。这时章太炎、金鹤望等名宿，都在苏州，常谈艺论文，甚为相契，便结为金兰兄弟。而苏州为吴王阖闾故都，数千年来，古迹散列，有许多是素来著名的，还有许多尚待搜幽索隐的，甚至断碑仆地，湮没丛篁芜草间，非有好事者，不克发见证考。他却好古成癖，特地备了一艘小船，深入探寻，往往登阜陟岭，披蒙翳，驱狐虺，得一碑碣，摩挲辨认，走笔录存。夜则宿于小船中，一灯荧然，和他的伴从相对。这样经过了数月，以饱受霜威雨虐，加之饮食失常，归家一病几殆。既愈，他把搜集的资料，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印成一大本，遍送朋好。且又参加吴荫培主持的保墓会，到处寻访古代名人的墓穴，一一为之封植。当时王秋湄讥讽他："与冢中枯骨为伍"。他说："这与临摹古碑摩挲故物同一意义"，用以还讽秋湄的好古物而集藏六朝造像的习性。某岁他为萱堂祝寿，那时他虽高蹈远引，不问政事，但究属阀阅簪缨，门生故旧，都一时显达，晋觞上寿的来自四方，轩屋厅堂，极富丽繁衍之盛。当杯酌笙箫，群情欢动之际，他忽然想到左右邻居，也应当请他们来热闹一番。老人的母亲，于一九二八年逝世。他就在距城西南四十里的穹窿余脉小王山，卜葬其母，且种松万株，名之为"松海"，又加以点缀，小王山竟成为风景区。章太炎题小隆中云："余昔为印泉作楹语，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盖戏以魏武相拟，以印泉尚在位也。退

处十年，筑室松泉，自署小隆中，又追慕武侯，盖仕隐不同，故淡泊宁静，亦山林之趣，余因据其所称榜之。"其他如叶誉虎、陈石遗、朱疆村、费韦斋、陈弢庵、陈巢南等，均有题识。老人能作隶书，夫人马树兰能画花卉，常合作书画扇送人。又擅象棋，曾和谢侠逊对弈，结果和棋。晚年寓居北京，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二年的祝寿会，周恩来同志亲往祝贺，摄有一照。翌年七月六日逝世，年八十六岁。著作等身，又辑有《河南图书馆藏石目》、《云南金石目略》、《明滇南五名臣遗集》。

寿石工

寿石工，名玺，一署石公，又作硕功，浙江绍兴人。擅刻印，自号"印侯"，有时作"印丐"，又工书法。他寓居北京，荣宝斋笺铺为他收件。他无纸不书，无石不刻，每天治事归，必过荣宝斋，有件即在铺中挥毫奏刀，从不带回，求他的，以其既速且工，无不欢迎，生涯乃大盛。戚叔玉刻印，从丁佛言，由巢章甫的介绍，叔玉也常到石工处有所请益。此后石工每刻一印，必钤一纸给叔玉，若干年来，叔玉汇订印拓，凡三百余小册，封面署"石工之印叔玉玩存"八字。解放后，由叔玉捐献公家。石工喜欢和人开玩笑，一次，在北京参加稷园雅集，张大千也在座，石工忽对大千说："你盗窃了黄宾虹的名号"，大千为之愕然，后经石工说明，才知宾虹于民初，有所写作，即署名"大千"，登载《真相画报》。石工面黑体矮，人们也喜欢作弄他，他不以为忤，一笑而已。他有一怪习性，从不吃鱼，所以榜其居为"不食鱼斋"。喜藏古墨，又藏名人用过的毛笔。关于藏墨方面，著有《重玄琐记》，未刊，张子高藏有节抄本。同时向迪琮，也是藏墨名家，撰有《玄燕室知见墨录》，抄存二本，一本赠给石工，一本流至日本，都是珍贵的秘笈。他的夫人宋君方，善绘事，一门风雅，载誉春明。一九五〇年，石工病逝，六十二岁，其夫人请徐悲鸿题墓石，而以石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

贡少芹

贡少芹，名璧，别号天忏生，江苏江都人。和张丹斧、李涵秋有扬州三杰之称。清季主辑《中西日报》，撰有《苏台柳》、《刀环梦》，在该报连续刊登。辛亥革命后，侨居鄂上，和何一雁合办《新汉鸣报》。后来上海，主编《小说新报》，和倡办人意见不合，即辞去。又办《风人报》，和儿子芹孙合作，有"贡家父子兵"之称，以费绌而辍。他和李涵秋为异姓兄弟，涵秋死，他辑《李涵秋》一书，专纪涵秋的家世经历及遗闻佚事，甚为详赡。此后他舍弃文字生涯，而入仕宦之途，出宰某邑，不料某邑为匪所陷，少芹亦被掳，身陷匪窟多时，脱险后再来上海，壮志销沉，困顿而死。编有《分类笔记大观》。

宋教仁

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县人，自号"桃源渔父"。一八八二年四月五日生。十二岁其父起龙逝世，与兄教义，刻苦度日，读书武昌，即抱改革大志，与同学田桐、吴昆，力主推倒满清政府，被校长纪湘兰所开除。甲辰秋回湘，和黄克强、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推克强为总理，分五路，常德一路，教仁为主，这是他从事革命事业的开始。他又和胡经武于湖北设立机构，名科学补习所，与湘方遥应，机构破露，教仁赴日，留学弘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创《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参加同盟会，偕白逾桓等赴东三省，立辽东支部，白被捕，他复回东京，专心研究政治经济及舆地学，他署名宋练，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此根据，立于不败地位。清廷任以外交官职，他不为所动。曾订《革命大举方略》，群皆赞同而未能实行。来上海，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民立报》，凡所论议，一本学理。此后奔走国事，未遑宁息。又起草《国民党大政见》，他口述，由徐血儿笔录，三日而成。又一度拟与血儿合作《辛亥革命外史》，未果。公布《大政见》，热心议会政

治，且于宴国会议员席上演说大旨，大遭袁世凯之忌。袁氏肆其阴谋，电促教仁北上，而雇暴徒武士英狙击于上海北车站，教仁受伤，送往铁路医院医治，施行手术，因流血过多，不治而死，时为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二。埋骨沪北，为琢一石像，像为坐状，一手执卷，一手支颐作冥想，后立一碑，刻着于伯循的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版，质诸天地。"措词很激昂露骨。此后这墓园就叫宋公园。教仁工诗，有甲辰十月出亡道中口占："满地腥膻岁月多，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又他多年不归，老母思念很切，亲自写信催他回来，说他："知有国不知有家，知有亲爱的同胞，而不知有生身的老母。"他捧书哭泣，做了一首思家诗："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国怨定蓬头。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他死时，老母年七十余，胞兄教义，以教仁倡革命，为清吏所捕，庚死狱中。夫人李氏，子振吕，尚幼。他和秋瑾相识，乙巳一月十三日日记（日记没有刊印，只有部分载《建国月刊》），有那么一则："巳正，至秋璇卿（璇卿，秋瑾字）寓，谭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册。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戌初回。"教仁有与刘冀臣亲笔长信一通，柳亚子得之于叶楚伧，楚伧得之于伯循，与太一遗著《朗吟诗草》、《明夷词钞》、《南幽笔记》等共为一巨束，成为南社文献。赵眠云的《心汉阁杂记》，却谓曾见宋渔父画桃花一枝，且有题句："春潮千里下江东，迎面桃花处处红。余自武陵源上至，还山无路一渔翁。""迷津莫再问前途，消受江头酒一壶。容易飞花逐流水，招魂我自向秋湖。"那么，教仁且能画，更为希罕了。书籍捐入南京图书馆。徐血儿有《宋渔父先生传略》，同社庞树柏以"桃源忆故人"词调作悼词，尤为贴切。

宋痴萍

宋痴萍，名一鸿，江苏无锡人。清季读书上海南洋公学，参加南社及云社，诗酒联欢，兴致甚豪。主编其故乡《苏民报》。一度客长沙，编《长沙日报》，与宁太一、傅屯艮相往还，多唱和之作。在上海执教湖州旅沪公学有年，同事多酒友，课余之暇，辄赴小酒肆以杯酌为乐。一度服务明星影片公司，撰说明书及编特刊。影剧"空谷兰"，张织云为主角，其中需一老人，便由痴萍客串，居然表情真切，恰到好处。原来他入春柳社，对于戏剧，素有研究的。晚年赋闲家居，益形落拓。邑人吴观蠡办《新无锡报》，招他担任编辑，食宿社中。他每天写笔记数百字，排日登载，颇得读者欢迎。可是他嫉恶如仇，成为习性，言论触犯当地士绅，在所不顾，有一次他揭发上海某闻人贩土秘密，某闻人大怒，汹汹责难，痴萍不安于职，不久病死。他的诗，如："故山归去云千叠，老我犹堪一放狂。"可谓自我写照。

吕志伊

吕志伊，字天民，原名占东，云南思茅人。一八八一年生。读书宁洱宏远书院及昆明经正书院，究心经世之学。中式辛丑科举人。甲辰，派赴日本留学。乙巳秋，东京留学生开欢迎孙中山会，志伊听到中山讲演革命大义，大为感动，因此常去横滨山下町谒见中山，云南留日学生之入同盟会，志伊为先导。其时有革命刊物《民报》周年纪念，增刊《天讨》，有署名金马写的讨满洲檄，即志伊手笔。著有《偶得诗集》、《逊敏斋诗集》。姚石子为他作序，述及他的经历，如云：当辛亥之春，广州义师失败，七十二烈士殉之，思茅吕君志伊，躬与其役，幸以不死，避地海上，余晤之于民立报社，是为余识君之始。光复后，君一任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继被举为参议院议员。袁世凯谋帝政，又佐护国军起兵于其乡。时民立报社设于三茅阁桥之堍，故于伯循有诗赠他："范宋徐陈悲复悲，天饕人

虐两无遗。春江夜雨三茅阁，犹忆当年草檄时。”一九四〇年逝世。

吕碧城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为龙榆生手编。曾把吕碧城的词作为三百年词家的殿军。碧城，号圣因，安徽旌德人，一八八三年生。为凤岐太史之女，姊妹四人，惠如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校长、美荪任奉天女子师范校长、坤秀任厦门女子师范国文教师、碧城则任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校长。四人一同从事教育工作，且又以文学著名，尤为难得。碧城参加教育界，有一小小渊源，原来她胸襟开拓，具有新思想，不甘为寻常闺阁中人。某年，她只身由旌德赴天津，颇思有所作为，奈一无所遇，旅居舍中，很感无聊，她就撰写一文寄《大公报》，主笔政者英敛之，看到这篇文章，大为赏识，便介绍她和严复相见，严复也觉得她卓荦不群，因留她居住家中，她从严复习逻辑，严复又为之推毂，认识了学部大臣严修，因此她长北洋师范，乃出于严修所举荐。她曾从樊云门游，云门呼之为侄，致碧城信，有：“得手书，知吾侄不以得失为喜愠，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乃老人所深佩者也。”云门的推崇有如此。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的史湘云，沾溉西方习俗，擅舞蹈，于乐声琤琮中，翩翩作交际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性爱小动物，养着一对芙蓉鸟，每天亲自喂食，又畜一犬，被某西人的汽车所辗伤，她延律师向某西人交涉，并送犬入兽医院，及愈，交涉才罢。约在一九二五年间，襟霞阁主所编某报上载有《李红郊与犬》一文，碧城认为故意影射，诬辱其人格，诉之于法。襟霞阁主避匿吴中，化姓名为沈亚公，她不知其踪迹，便登报究缉，谓：“如得其人，当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以为酬。”襟霞阁主终日杜门不出，很感闷损，为消遣计，撰长篇小说《人海潮》一书，半年脱稿，这事后由钱须弥出为调解。碧城有一次赴苏访老名士金鹤望，鹤望约她作江乡之游，特雇了一汽

艇，邀费韦斋、彭子嘉作陪。她曾作欧西之行，撰有《鸿雪因缘》及《欧美漫游录》。她晚年究治佛学，室中悬观音大士像，常以戒杀劝人。她说："人类侈谈美术，图画雕刻，一切工艺，仅物质之美，形而上者，厥为美德。"又谓："世界进化，最终之点曰美，美之广义为善，其一切残暴欺诈，皆为丑恶，譬之盗贼其行，而锦绣其服，可谓美乎？况以它类之痛苦流血，供一己口腹之快，丑恶极矣。欧美有禁止虐待牲畜等会，未始非天良上一线之光明也。"第二次欧战爆发，她由欧洲移居香港，购小洋房于山光道，甚为精美，后又迁居莲苑佛堂，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殁于香港。遗嘱："遗体火化，把骨灰和入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这和她早年愿望有所变易了，原来她游吴中邓尉，爱香雪海之胜，有"青山埋骨他年愿，好共梅花万祀香"之句。她著有《信芳集》，首列小影，作欧西装，娟然有风致。又有《晓珠词》一册，其跋，也谈及她的思想过程，略云："词一卷，刊于己巳岁杪，迨庚午春，余皈依佛法，遂绝笔文艺。然旧作已流海内外，世俗言词，多违戒律，疚焉于怀，乃略事删窜，重付镌工，虽绮语仍存，亦蕴微旨；丽情所托，大抵寓言，写重瀛花月，故国沧桑之感。年来十洲浪迹，瓌奇山水，涉览略遍，故于词境，渐厌横拓，而耽直陟，多出世之想。闻颇有俗伧，揣以凡情，妄构谣诼，爰为诠释，以辟其误，西昆体晦，自作郑笺，恨未能详也。卷尾若干阕，乃今夏寝疾医舍无聊之作，遣怀兼以学道，反映前尘，梦幻泡影，无非般若，播梵音于乐苑，此其先声，倪亦士林慧业之一助欤！"她旧时所作，的确绮语很多，为人所传诵，如："来处冷云迷玉步，归途花雨著轻绡。"又："微馨世外成千劫，一睇人间抵万欢。"又："人能弄月真遗世，天遣投荒绝艳才。"她姊美荪，诗才不在碧城下，两人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友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她返身向观音礼拜，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戚友知无效，遂罢。她抱独身主义，追求她的人很多，她都婉拒。能书能画，海外无毛笔，即辍止，因此画幅绝少见。

余天遂

余天遂，名寿颐，自号大颠。世居江苏昆山乙丑弄，王蕴章戏把周草窗的"癸辛街"为对，词林传为佳话。他生于一八八三年。醉心革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延之为秘书。北伐时，他佐姚雨平戎幕，赋诗有"阿侬此去真豪放，踏破黄河万里烟"句。后任《太平洋报》编辑，他编的是新闻栏，往往在新闻内夹着评语，为各报所未有。他的父亲少英治医，天遂得家学，亦精岐黄，为人治病，有奇效，或劝其悬牌问世，他说："悬牌则就诊者多，多则忙，忙则未免有错，错而杀人，得毋罪过，不如日诊一二人，审慎周至，对症发药之为妥善。"他解音辨律，深入堂奥。他从同邑胡石予游，石予能绘墨梅，他又效法点染，兼悟山水画理，触类旁通，不拘一格。石予有一文，涉及天遂事："天遂著述，颇多散佚，钞存若干，将录入《蓬阆诗存》中。天遂于余，执弟子礼甚敬。余客吴门，岁一来视余，问起居。或赍诗文就商榷"。他和石予为师生，同入南社。上海有春音词社，他也参与其盛，戊己之交，春音词友周梦坡、朱古微、吴瘿安夏剑丞、袁伯夔、王蕴章、曹君直等发起作昆山之游，请天遂为向导，谒宋词人刘龙洲墓，天遂宴诸词友于酒楼，酒酣，述其生平兴学毁家事，听者动容。他揿鸡颖，得蝾叟神髓。又能刻印，才艺之多，一时无双。掌教吴中草桥学舍，为时较暂，后应上海澄衷中学聘，因移家虹口周家嘴路普爱坊，历若干年，以劳瘁患咯红症，奄奄床榻，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逝世。他的儿子元良，颇以先人诗文散佚为忧，商诸郑逸梅，逸梅为石予弟子，亦师事天遂，便在《申报》附刊《自由谈》上登一启事，为之征集。亚子邮寄逸梅《亡友余天遂哀辞》，述他与天遂的交谊始末，这文颇多史迹，节录于此："昔在甲辰乙巳间，亡友冯沼清始创苏苏女学吴门，女弟侠侬辄从肄业。沼清既殁，校务渐落，岁时休沐，余询侠侬教师孰最贤？则曰：昆山余先生天遂，是为知天遂之始。岁己酉夏，天遂拏舟访余楔溯，出诗卷

相质，欢若生平，流连旬日始去。自是书问往来无间，寻介绍君入南社，时君已谢苏苏事，别创弘志女校矣。辛亥军兴，两校弦诵俱辍，君参姚雨平戎幕，驰驱徐宿间，赋诗横槊，多苍凉激越之音。和议既成，姚君创《太平洋报》于上海，延君佐笔政，同事者除余外，有苏曼殊、李息霜、叶楚伧、胡朴安、胡寄尘、林一厂、姚鹓雏、朱少屏、周人菊诸子，相与掉磬其间，日夕谈宴为乐。时余辈狂放甚，酒酣以往，高歌击节，逸兴遄飞，君独渊然隅坐，不轻言笑，盖其习性然也。元年夏，余倦游归里，报事亦寻废，旧侣星散，遂与君不恒相见，唯岁时社集一晤对耳。五年春，侠侬于归同邑钱氏，君复翩然来贺，宴饮极欢，时君方主澄衷中学教席也。嗣后延绵十余载，晦明风雨，讲授弗辍，门墙桃李半南东。余则栖皇湖海，胸中耿耿，未易下脐，社帜既拔，初以狂肫乡邦文献，为借瑣耗奇之计。继复信陵醇酒，有托而逃，沈酣于迷楼乐国之吟，终日委弃一切，以甘陵为孤注，蛎滩鳌背，局蹐忧患间。尝北瞰宛平，南规番禺，奔走万里，百无一成，而矢缴集之，遂东渡扶桑焉。重耳去国，张俭无家，盖与君音书亦久绝矣。十七年春，始归自海外。十八年三月，值君于友人席次，沧桑陵谷后，不意复望见故人颜色，辄悲喜不自禁。君言侠侬逝世十年，一传未成，后死之责。顾孱躯衰病，蒲柳先秋，地下相迟，恐复不远。继则宿樱喘疾，去岁稍闲，孟冬之朔，社集虎丘，女弟子陈绵祥捧觞劝进，意不能却，为尽三卮，疾遂复作，至今为祟。诗人有言，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唯我与君，倘如此耶！余以好语慰藉之，珍重而别，别后复以书来，娓娓千百言。举十余年来所蕴蓄于肝膈者，几倾筐倒箧而尽出之，詎料墨瀋犹新，而君遽一瞑不复视也。今夏闻君病亟，未稔其行馆所在，欲访无由，嗣见报章纪载，知已溘逝，为惘然者久之。十二月十四日，设奠功德林，既奉讣音，以小极未往，鸡酒之谊阙焉。先期缮寄短联，冀悬灵右，而意未能尽。复闻遗孤元艮，与君门下士郑逸梅，将有遗集之刊，爰书此贻之，庶几则名卷末，结束我两人交谊云尔。”詎料元艮旋亦下

世，父子同葬沪西长安公墓。遗稿搜集不多，亦未成书。胡寄尘有一首哭天遂白话诗："这个穷书生，本是革命党。民国二三年，奋笔诛操莽。此后十余载，匿迹绝声响。愿作老教员，余生足自养，岂知今年夏，一病竟长往。"

余 其 锵

余其锵，字秋楂，号十眉，浙江嘉善人。与其弟其铓，字辛甫，同隶南社。科举废，其锵负笈武林，复历主柘湖、柳溪各校。莘莘学子，无不彬彬有文。娶胡大中九世女孙淑娟，颖慧能诗，中馈余暇，伉俪唱和以为乐。一日，其锵题杨秋心探花杏苑图，有句云："玉楼好梦今何似，沉醉东风又一回。"淑娟笑曰：次句当作"沉醉东风第几回"，似较宛转。其锵为之首肯，其锵笺注郭频伽《灵芬馆诗集》，淑娟襄助其间，一灯荧然，丹铅不辍。淑娟不但能诗，且书法摹赵松雪《洛神赋》，亦极秀逸。曾同游南湖，登烟雨楼，尝对其锵说："娟厌世久矣！安得筑一椽于湖上，诛茆代瓦，傍流面田，相与啸歌其中，怡然泊然，我不知其为我，笑问太虚，白云在左，流水在右，可即而见，不可得而语，终吾生于虚明间，顾不乐哉！"夫妇两人，都体弱多病。民四年冬，淑娟病卒，年三十一，其锵痛悼之余，集定庵诗成数十首，名之为《神伤集》，又撰《寄心琐语》，印赠友好，请柳亚子作《胡淑娟传》，王大觉作《胡淑娟女士别传》。其锵晚年寓沪，辑《壬戌诗选》，连载王瀛洲所编的《天韵报》上。子小眉。

张 汉 英

张汉英，字惠风，湖南醴陵人。云齐女，一八七二年生。天资颖慧，稍读即窥大义。肄业长沙女校，乙巳秋留学日本，课余，历览名胜，如陇川、夫妇岩、靖国神社等，所至有诗。其夫李发群不久也赴日本留学，吸取新知识，具革命思想。光绪三十二年冬，萍醴革命事起，发群方自日本归，道经沪上，遇到邑人杨卓林，正谋炸毙江

督端方，为萍醴声援。发群和卓林同行，卓林被执处死，发群下狱，汉英得讯，孑身渡海，探发群狱中，发群患病，委顿不堪，即诉诸端方，愿以身代夫，谓："发群病重，一旦瘐死，狱不得鞫，徒然枉法，于事无益，不如代之反有着落。"原来汉英渡日，端方巡抚湖南，渡日事由端方遣送，汉英以门生谒见，因得留语，且款以餐膳，汉英临食悲泣，不能举箸，端方怜之，释发群桎梏，移禁它狱。一面促汉英赴日，完成学业，从此汉英时常往返江海间，备及艰苦。隔了二年，光绪死，溥仪即位，照例大赦天下，奈党狱不得赦，汉英又请有力者为之设法，发群始得于下一年八月释出，民国二年秋七月，发群复又触怒当局，仍不得善终。一九一五年，汉英病咯血死，年四十四，生平和唐群英至契，群英为具崖略，请同社表彰，傅屯艮为作《张汉英传》，载《南社丛刻》。

张伯纯

张伯纯，名通典，号天放楼主。湖南湘乡人，海英子，一八五九年己未八月生。幼即颖悟，研治经籍，注意经世匡济之学，鄙视科举，奈父母望之甚切，勉赴试，得入庠。弱冠以后，卓然自立，光绪己丑，曾沅甫督两江，邀聘入幕，兼江南水师学堂提调，提出治国四大纲：一"正人心"，二"求人才"，三"理财"，四"练兵"，草万余言。复默观时代进化之势，察究欧美致治之道，复愤清廷执政的昏愦，人民的痛苦，认为非推翻君权，建立民权不可。一时英俊，如赵伯先、禹之谟、秦立三等，群起襄助，奔走十余年，历尽艰辛，几濒危殆。丙申岁，陈宝箴抚湘，又邀为幕宾，创设矿务总局于长沙，州县设分局，开采矿藏，岁入计二百万。又办保卫局，举境肃然，为我国警政的开始。更立机器厂，倡用电灯。又设火柴公司，这时火柴一项，大都来自日本，今出自制，才得挽回利源。戊戌岁，与谭嗣同、黄公度、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等，组成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时务报》等，民智大开，学术大盛。及政变失败，潜赴鄂省。庚

子，与唐虎臣谋革命运动，未成，东走上海，与容纯甫、章太炎、严又陵，发起国会于味莼园（即张園国会）。当道严捕党人，伯纯为养晦计，便携家居金陵有年。此后应友人招，往芜湖监督皖江中学，校中教授，如苏玄瑛、陶成章，都是当时富革新之志的知名士，遭大吏忌，只能辞职返金陵。粤督张鸣岐闻伯纯致力实业，电请入桂，既往，专治垦务，设垦牧公司于贵县、柳州，跋涉往来，历数千里，蛮烟瘴气，体力大受影响，病足摧毵，渐现衰象。继游肇庆，辟良港，筑船坞，为粤民所称颂。辛亥春，有事到广州，赵伯先谋举义旗，向伯纯问策，相约同赴香港，大会诸同志。伯纯以各方部署未周，主张稍缓，奈某主急进，卒致七十二烈士牺牲。伯纯痛惜之余，患不寐症。民国成立，任内务司司长，再任总统府秘书，以擘画多阻力，退居上海，闭户自课子女。后一度办湘潭厘金。民国四年夏，湘中水灾，伯纯亲巡各卡，积劳成疾，于八月十四日逝世，年五十七。著述宏富，少时有《天放楼》、《袖海堂》文集，壮岁有《匡言》、《志学斋笔记》等。寓沪时，比邻失火，藏稿被毁，所存仅什一。夫人何承徽，子元祐、元雄。女昭汉，亦南社社友，撰《先考伯纯公行略》。

张　同　伯

张同伯，名恭，字伯谦，浙东金华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丁丑正月五日。从小很聪颖，十二岁冠童子试，十八岁膺乡荐，里闾中人，都很欣羡他。父亲张掞，博学善文，著述甚多，但谨饰自晦。他富有民族革命思想，谋光复汉土。父母既丧，他无所顾虑，和乡中志士，创立积谷会、千人会等。他认为革命非空言可成，要实行革命，又非结合广大群众不可。便倾其资财，招致一班能演戏剧的人，多演宋、明亡国故事，隐寓复仇之旨。他率领这个戏班，在远近农村间演出，表面是一种娱乐活动，实际是到处宣传民族主义，罗致豪俊，归之者凡数千人。这时，徐伯荪创大通学堂于绍兴，秋瑾主持其事，他趋访秋瑾，因此得识吕东昇、竺绍康、王逸、姚志强等志士。丁未

岁，并约沈荣卿、周华昌、吴麟荃等，组织浙东光复军，编为八军，推举二十八人为帅，各以金约指为暗号。徐伯荪任光复军军长，秋瑾为协统，同伯为分统。是年五月，偕沈荣卿、周华昌部署待发，不料皖中事败，徐伯荪、秋瑾被杀，而同伯名在党籍，清吏追捕，他单身逃处州山中，藏匿某老儒家，又恐连累老儒，不久易佣仆服装，变其土语，乘一米船到台州，复航海到上海，任报馆编辑，有人注意他，立即变姓名，亡命日本，取万物平等之义，名万平，号同伯。在日本主《民报》及《天讨》笔政，隐其名为卷重，示卷土重来之意。又名卷施，取义《尔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又和日本人平山相交，平山深敬同伯，录同伯所谈，成为一书《中国秘密史》。既还上海，慈禧、光绪同死，同伯约了熊成基、褚辅成等乘机大举，不意熊成基谋泄，同伯被端方所捕，关禁金陵狱中，病困几死。己酉六月，移禁上元县狱，管守稍宽，得阅读书史，以吟咏自遣，《狱中口占》四首，便是这时作的。内有："事到错盘才节见，身如傀儡任丝牵。"又："石火电光容易过，铁窗长日抱书眠。"狱中生活，可见一斑。他又叙述浙东戏剧源流，命曰《剧史》，并翻译日本人界利彦森近运平所著《社会主义纲要》。辛亥广州革命之役，七十二烈士死难，他听到这个噩耗，痛哭呕血。直至武昌倡义，东南光复，同伯才得释放出狱。他召集旧部，举兵北伐，而共和告成，南北统一，同伯被举为同盟会浙支部长，兼都督府参议。且创设《平民日报》，用以发挥民生主义。秋间返里，参加追祭诸革命烈士典礼，他亲撰祭文，又登坛陈述往事，慷慨激昂，至于失音，听者为之感动。此后同伯一病经月，一九一二年十月五日逝世，年三十有六。生平著述，除狱中诸稿外，均散失不存。陈巢南撰《张同伯先生传》。

张　光　厚

张光厚，字天民，号荔丹，四川富顺人，生于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曾游日本及南洋各地，和雷铁厓、俞剑华友善，尤与任百

一为莫逆交。百一名季彭，《新中华报》总编辑，以言论触犯当局，和光厚同走西湖，登山涉水，夜间一灯相对，执笔各记所历，数十日间各成杂咏百余首。百一有句："忧时端欲效灵均"，光厚不以为意，岂知隔了数天，百一竟蹈烟霞山井中死。光厚经理其丧，成诗三十首哭之。他对于袁世凯的称帝丑剧，做了许多辛辣性的讽刺诗，如："暗里黄袍已上身，眼前犹欲托公民。"又："寻常一个筹安会，产出新朝怪至尊。"又："欲把河山换冕旒，安心送尽莽神州。"又："甘拚人心充国贼，强牵妖孽当祯符。"足以代表南社社友反袁斗争中大无畏精神。其它如《老父叹》、《寡妇叹》、《新婚叹》、《新鬼哭》等古风。并擅书法。

张溥泉

张溥泉，名继，河北沧县人，一八八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生。以南子。留学日本，早年参加华兴会、同盟会。归国后，历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司法院副院长、蒙藏委员会委员、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国史馆馆长。曾辑《国史馆馆刊》数期。他和章太炎、章行严、邹鲁丹结为异姓兄弟，以伯仲叔季论，溥泉居叔位，因此人呼他为三将军。《民报》初刊，写稿者多所顾虑，大都化名，他独署真姓名，在日本时曾极力鼓吹无政府主义。他擅书，吴湖帆忽发奇想，以吴中寒山寺因唐张懿孙"月落乌啼"一诗传为胜迹，懿孙名继，和溥泉同名，吴托濮一尘为介，请溥泉挥写那月落乌啼诗碑，不意没有多久，溥泉逝世，湖帆引为遗憾，岂知旬日后，一尘却把溥泉所书诗碑送来，原来溥泉临死前一天所书，成为绝笔。湖帆即请黄怀觉镌刻，立石寺中。溥泉捐馆，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年六十六岁。他所编刊的除《民报》外，尚有《东京国民报》、《衡报》、《国民日日报》、《新世纪报》、《新世界》杂志，又辑《黄帝魂》。

张 冥 飞

南社小说家张冥飞，名焘，字季鸿，取"鸿飞冥冥"意，以冥飞自号。湖南湘乡人，一八九四年生。工诗文，冯春航从之学韵语，一经启导，不久便能作五七言绝句。又擅岐黄术，曾悬壶问世，疑难杂症，诸医束手，他一剂而愈，为儒医之佼佼者。一度任南方大学教授，为文主切实用，不主张浮夸虚饰及诡怪瑰奇以炫世俗，认为："心有所思，笔自随之，理之所蕴，文乃充沛。否则违背时代，及无病呻吟，皆非文之上乘。"他身处旧社会，却具有超特的见解。他说："处此世界，而无往不见其龌龊，而于是我之所以为我者，乃愈独矣。积个人以成家庭，积家庭以成社会，积社会以成邦国，积邦国以成世界。由个人之龌龊，而传染成家庭之龌龊，社会之龌龊，邦国之龌龊，世界之龌龊，而我亦终不免为个人龌龊中之一人，我乃抱悲观矣。人之龌龊，我不能谏阻之，乃至我之龌龊，我亦不能解免之，而我乃抱悲观以没世矣。噫吁嚱悲哉！我人之堕落于此龌龊世界之中，乃无异虱之处裈中，肆其毒螫，噆肤吸血以自长养，亦无异于蛆之蠕蠕于藩溷中，肆其翻腾，挤排倾轧，以相争竞，而卒无以出于裈与藩溷之外也。然虱与蛆者，则犹贪得无餍自鸣得意而不已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而犹欲于此龌龊世界之中，而有事焉，不又极可哀耶！不宁惟是，我之在世界中，其藐乎小焉者也。我之在人类中，其孑然微焉者也。以世界之大，人类之众，小且微之我，乃欲有所事事，将使大者失其大，众者失其众，必不可得之数也，而犹悍然为之，不又极可嗤耶！虽然，我则已无可奈何，而虱于今世界今人类之中矣，寒饿不可得而免，则孳孳焉惟温饱之是求，则我不能不竞利。老死不可得而免，则孳孳焉惟久长之是求，则我不能不竞名，竞乎利而折腰于五斗，竞乎名而遗臭于万年，而我不暇择也，则亦适成其为龌龊世界之我而已。"他落拓不羁，人们称他名士派，他很不高兴，他说："名士者，

至不祥物也。其为祟，小之足以害于家，大之足以凶于国。考历史所载，古今贪鄙无耻之徒，多属于一时知名之士。”他对于旧社会的忿懑，作此偏激之言，是可以谅解的。直至虹桥启衅，风云日恶，他悄然离沪，流徙无定居，死于他乡。著作有说部数种，又为游悔原参校《中华民国再造史》。他有一姊，擅丹青。

张 默 君

张默君，名昭汉，湖南湘乡人。一八八二年生。为同盟会老会员张伯纯的次女（其他二女，一嫁蒋作宾、一嫁竺可桢）。伯纯善诗文，父女二人，同为南社社友。母何承徽，也通文翰，常和伯纯相唱和，因此默君深受家学，早年即有不栉进士之称，且革命思想，也受着父亲的影响，辛亥时，她在苏州沧浪亭对面的可园，创办《大汉报》，陈巢南任总编辑，竭力宣传民族革命。苏州光复，默君父女实为主谋。既而北伐缺乏饷糈，默君赴沪，和诸女同志组织女界协赞会，四出劝募，获得相当的捐款，全部输送南京临时政府，并组织红十字会女子救护队，孙中山先生大加赞许。她提倡男女平等，要把妇女解放出来，不做男子的俘虏。当时一些顽固派诋毁她，她却置诸不顾。创办神州女学校，为第一任校长。一九一八年，赴欧美考察教育，旋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一九二〇年，环游英法意瑞诸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著《战后之欧美女子教育》一书，记述很为详尽。回国后，任上海《时报》的妇女周刊编辑。一九二七年，与邵元冲结婚，邵死于西安。此后她一意于诗文著述。又擅书法，作行草苍茫浑厚，一洗女子纤弱习气。她晚年肥硕，血压过高，惮于行动，加之胃癌发作，以致不治，年八十有二。没有子女，以其妹所生的儿子为后嗣。

汪 东

汪东，本名东宝。凤藻太史子，与荣宝为昆弟。字旭初，号寄

庵。一八八九年生。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留学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参加同盟会,任《民报》编辑,驳徐佛苏的政论,笔名弹佛。著有《法国革命史论》,为时传诵。余杭章太炎居东京,倡导汉学,东与黄季刚、钱玄同等,列籍为弟子。归国后一年(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江苏都督程雪楼聘为秘书,又与章太炎等创办《大共和日报》,东为总编辑。民国二年冬,侍亲燕邸。历任总统府谘议、内务部佥事、礼制馆主任及编纂等职。民国六年,出任浙江象山、于潜、余杭等县知事。在余杭时,探索杨乃武档案不得为憾。后谢去,创刊《华国杂志》,识者谓其精审不下于《国粹学报》。十六年秋,应聘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他和金松岑相晤,松岑吐语温蔼,诗文却凌厉兀傲,他说:"松岑其行类儒,其气类侠,其文类纵横家。"人以为的评。他又和黄季刚所居相近,游宴过从,乐数晨夕。一日,季刚忽对东说:"倘我一旦化去,你当怎样挽我?"东立集古人诗应之:"我意独怜才,平生风义兼师友,谁能长寿考,九重泉路尽交期。"季刚大为称善。东能画,季刚营宅,名量守庐,东为绘"量守庐图",并作一联语:"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东喜绘梅花,曾为画家吴湖帆画梅,又画山水扇,湖帆认为书卷气充溢缣素间,非常珍爱。抗战时入蜀,胜利后,由渝东归,这时上海《新闻报》附刊连载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完毕,编者以读者欢迎掌故笔记,便请东有所赓继,他就排日撰《寄庵随笔》,随写随刊,凡一百数十则,内容丰赡,笔墨隽雅,可惜没有刊成单本,一九六六年卒。无子。词稿由吕贞白代为保存,有侄星伯为吴中名书家,又擅园艺,于一九七九年卒。他的女弟子能词的,以沈祖棻为第一,著有《涉江词》,一九七七年,车祸死。

汪　洋

安徽旌德汪洋,字子实,南社老社友。有一次,他参加南社雅集于上海愚园,这时上海租界当局严防不轨之徒,派了许多包探四

出查访，侦知有这许多人集合在一起，颇加怀疑，中西包探各一前来查询，社友某出示社章，并告彼："今天宴会，无非饮酒做诗而已，别无其它举动。"西探不解，那华探却恍然道："这是诗帮，和青红帮不相干的"，说罢便去。汪洋听了大笑，把这事记在他的《息影枝谭》中。他喜集邮，珍稀之品，便是洪宪纪念邮票一套，共三种，一红色，图文为北京正阳门，票值五分。一蓝色，图文天安门，票值一角。一绿色，图文天坛，票值五角。三种都是扁方形，仿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邮票的格式，原来该邮票印成尚不及发行，而洪宪帝制已被推翻，便把所有印成的邮票付诸一炬，这是烬余之品，很难获得的。他浪游南北，行踪颇远，曾出西伯利亚，至圣彼德堡，渡贝加尔湖，过乌拉山，又到过台湾和日本。在日本时，寓居东京的芝浦竹芝馆，女主人知他能诗，晚上特来访谈，出素纸，请他赋诗一首，他略一思索，即写一绝句："十日濒海住，一灯昏不明。主人偏好客，风雨话三更。"女主人欣然持去。不一会，携一五十支光的灯泡来，易去一十六支光的，他又为之大笑。他在上海，居住十多年，可是没有到过杭州西湖，爱慕之殷，莫可言喻，甚至把职务辞掉，一遂游湖之愿。他的《西湖四日记》（印成单行本赠人，有柳亚子、胡朴安叙言，首冠著者湖滨小立之影），开端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儿时即闻西湖之胜而慕之，卒卒三十七年，始一至其地，亦生平快意事之一也。初余将辞江苏电局事，拟一辞职之呈文，即以游览西湖为辞职的理由，非矫情，乃记实也。友人某君以为不合官文书之惯例，于是改以病辞。其实余虽病，病不自今始也。初稿附录于此，以志斯游之缘起。'某某鉴：夙闻西湖山水之胜，十年奔走，未得一游，际此春光明媚，花鸟撩人，敬请准予开去某某职务，以资游赏，乞迅速派员接替，实为公便'。"山水之癖好如此，洵属奇闻，而公文如此措词，亦从来所未有。一九二一年患病，误于庸医。有《病榻流离记》，他口述，由他的儿子大燧笔录，卒年四十有三。生前曾主《东三省日报》、《中华民报》笔政。

汪 野 鹤

汪野鹤，字叔宜，号潭水词人，不修边幅，人以汪痴称之。江苏金山人（今上海市金山县）。目斜视，貌不扬。然腹笥很渊博，观书五行并下。他记忆力的健强，非常人所及，和戚牧友善，一日，偕戚散步沪上福州路，从跑马厅到麦家圈，相约记着两旁店舖招牌，返寓依次默录，戚仅记十之二三，野鹤却全部录出，一无漏误，戚为之叹服。他又擅联语，曾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对："曾传祖，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孙传曾。"回环奇妙，得未曾有。甲寅秋，黄磋玖主持楼外楼游艺场，喜接文士，一时骚人墨客，每晚往往前往茗话酒叙，有所谓文艺室的，张一上联，征求作对，上联为："五只鞋儿两双半"，凡对出的，首名赠一百元，其次亦都有彩，限半月截止，奈联多数目字，很难对出，限期到，应征无人，便展期半月。戚牧与杨了公、柳亚子、李息霜、奚燕子、许幻园及野鹤，同在某旅邸闲谈，谈及这联，野鹤忽然想啖水果，便自往购买，在弄口见一小摊，掷骰子，以红蛋博彩，他也驻步其间，恰有人掷得么二三，他触机得下联："六点骰子么二三"，立返旅邸，写好联语送楼外楼，及揭晓，野鹤竟得冠军。他种菊有方，自重九发花，朵大逾碗，直至腊八节犹得欣赏，常熟庞芑庵叩其秘法，他置诸不理。

汪 兰 皋

汪兰皋，名文溥，江苏毘陵（今江苏常州）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娶陈蜕盦女弟德辉为妻。宰湖南醴陵邑，蜕盦及诸革命党人纷为幕客。这时袁世凯督北洋，得侦者报告，谓革命党人集合于醴陵，袁便下檄于醴、江宁、武昌、长沙，遣兵会合，如临大敌，兰皋力辩其诬，事乃得解，终以奸人李青璜控之为党徒，被革职去。广州黄花冈之役，湘中震动，兰皋握兵柄，拟乘机起事，蜕盦介绍刘玉堂，谓："此勇士，图大计，缓急可用。"不料复有告密于满吏瑞澂，捕系狱

中，蜕盦辗转营救，才得脱身。光复军起，兰皋从蜕盦之劝，往说湘督焦达峰，乞兵与刘玉堂援鄂，奈以焦督殉难不果。汉阳事急，刘带了少数兵驰往，力战死。他复参湘桂援鄂联军，又以司令沈秉坤缺乏毅力和远志，他即离军回上海，意志消沉，足迹常至梨园，借聆歌以解愁闷，倾倒梅兰芳和陆子美，编《梅陆集》。听到柳亚子别有《子美集》，因此尽弃所编子美稿及梅陆合传，亚子劝他各树一帜，他却毅然删去，谓："崔灏题诗，太白自然搁笔，只留子美小影数帧，方之南陔华黍，有声无辞，而仍以梅陆集名，不忘初也。"他这时编《中华实业丛报》，凡订阅该报的，把《梅陆集》作为赠品。他又任《苏报》编辑，又主《民声日报》。他参加南社、民社、鸥社。诗文外尤工联语，无锡管社山虞姬峡，那里有项王庙，庙门前有他一联："到此疑仙，蓬壶瀛洲方丈（管社山一带，有三座山连接着，称为三山），不知有汉，美人名马英雄。"为一时所传诵。他编有《来台集》。工书，陈蜕盦的《蜕翁诗词刊存》封面，即出他的手笔。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卒，五十七岁。后人景中。南社湘集第二期，载兰皋遗像。

沈太侔

沈太侔，名宗畸，取"庄子侔天畸人"之意。广东番禺人。生于一八五七年丁巳十月二十五日，锡晋太史子。幼年随宦扬州，诗名震大江南北。戚牧《绿杉野屋诗话》，纪太侔佚事，谓："太侔风流倜傥，潇洒不羁，每当月明时节，携姬人，取玉笛，至廿四桥头吹梅花三弄，人闻之莫不曰，此沈诗人笛声也。且邗江为千古佳丽地，于春日约二三知己，出绿杨城郭，至小秦淮、平山堂，饮酒看花，留恋竟日，夕阳西坠，犹徘徊不忍去。姬人名拜鸳，姿容明艳，能诗、工词、善画，辑有《拜鸳楼小品》四种，皆手所抄录者。"有见到的，谓小楷秀逸，装潢又极精美，深惜拜鸳不寿，太侔成《落花诗》三十律，以志哀悼。佳句如："堕白溶溶迷展齿，飘红故故赋廊腰。"又："一桁湘帘三月雨，数声风笛六时更。"又："三生香海飘零惯，十种楞

严谴谪深。”晚年寓居北京番禺馆，卖文自给，生活甚为困顿。秋籁阁主朱滁秋为之介绍《时报》主编毕几庵，在该报上连载他的笔记《东华琐录》。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病逝，六十二岁。滁秋把《琐录》辑刊成册，黄病蝶、张次溪作序，所印不多。尚有《便佳簃杂钞》二十余卷，多京华掌故，体例和《琐录》相类。郑韶觉、杨味云拟刊行未果，遗稿不知散落何处。又《宣南梦忆录》，曾载《北洋画报》。他籍隶南社，又参加着社吟社。生平编刊的书，有《晨风阁集》、《国学萃编》、《朴学斋文钞》、《今词综》、《香艳小品》、《诗群》、《汉上题襟后集》、《练庵骈体文选》、《骈花阁文选》等。子能任、掌奇。

沈 尹 默

沈尹默，浙江吴兴人，一八八二年生。本名君默，有人对他说：“既守默，不必多开口了。君字从尹从口，这口字大可省掉”，因此他就改为“尹默”。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北平孔德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早期喜作新体诗，有《生机》、《三弦》等作。后来著《秋明集》、《秋明室杂诗》，那就纯为旧体诗风格了。他以书法驰名，挥毫数十年，镌有“人书俱老”一印。他致力于二王，又喜杨凝式的《韭花帖》，认为：“《韭花帖》接衍兰亭，最为可取。”他主张“作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前贤法则，二、时代精神，三、个人特性，三者缺一不可。”他撰有《书法论》，分笔势、笔意，说得非常透澈。金箴度人，的确嘉惠后学。他患一千几百度的近视，作书有人为之磨墨蘸笔，所录唐宋人诗，都是背熟而默写出来，否则目力是不克应付的。或谓：“尹默限于目力，不能作大字”，他偏不服气，特为吴湖帆写了八尺的楹联，却磅礴有力。实则他笔到眼不到，努趯在心，钩勒任意，熟能生巧而已。有时画墨竹，潇洒具有清致，但不肯轻易应人。晚居上海多伦路，一些青年喜欢他的书法，都去向他请教，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家里藏有珂罗版法帖，前人手迹，却付诸阙如。他说：“珂

罗版法帖是符合实用，至于化了巨价购藏前人手迹，那是豪举了。”他生活简朴，用决明子代茶，十多年如一日。夫人褚保权，也擅二王书，和尹默风格绝相类，外间有疑为出于尹默代笔，实则恰巧相反，尹默有时忙不过来，应酬作品，往往由保权代写。解放后，尹默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声誉卓著。他的书法，成为一时风尚，大家一致称他“运硬毫，无棱角，用柔毫，有筋骨。”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逝世，八十九岁。一九七八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把他所撰的《书法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法书管窥及图录》，汇印《书法论丛》一书。

沈　昌　眉

沈昌眉，字长公，江苏吴江人。生于一八七二年壬申九月。弟昌直，字次公，生于一八八二年壬午七月十日，昆仲相差十岁，同隶南社。咏楼的儿子。昌眉十三岁时父殁，昌直仅三岁，母周氏亲自督教，为讲文史十五载，昆仲因绘寒灯课子图，且为之记。又不忘乃父遗泽，辑遗稿为《春壶残滴》，木刻三百册赠人。昆仲常留意乡邦文献，搜罗有得，往往咏之以诗。昌直的《消夏杂咏》有云：“闲将文献细商量，三两书痴友会忙。隐约葛衫笼字纸，阿兄又著好文章。”原注：“兄每有所撰，辄置之衣袋中，葛布稀疏，隐约可辨。”不但情景如画，且见友爱之弥笃。昌眉有《沈长公诗集》，亚子作序，略云：“长公负天人之资，器宇弘远，虽未行万里路，而能读万卷书。天风海水，长河乔岳，顾盼几席间，神与古会已。诗文宗尚性灵，亦不废格调，于乾嘉诸老，颇近简斋，拟诸乡先辈，则灵芬之俦，特踪迹微异耳。余自胜衣就傅之岁，即与介弟次公订莫逆交，继遂获请益于长公，忘年投分，不以童骙而遐弃我也。三十年来，相与征文考献，赏奇析疑，交情在师友之间。旁涉世务，有所规画，亦复明白犀利，了如指掌。”原来亚子较少长公十五龄，故所云如此。昌眉一九三二年卒，昌直一九四九年卒。昌眉子，哂之。昌直后人，

九兰。

沈 剑 霜

沈剑霜，名次约，江苏吴江黎里人。民初，有所谓"梨村五子"，即顾悼秋、朱剑芒、朱剑锋、周酒痴、沈剑霜。五子都能诗，同隶南社。剑霜天资颖慧，幼有神童之号，貌亦美秀而文。父死，家道中落，便出而就馆，盛泽徐氏经商上海，聘剑霜课其子，设绛帐于江宁路徐家，徐家辟室供其膳宿，宾主相处有年。剑霜间数月必返里一次，返则三四日或五六日即来，习以为常。某次返，不三日而报丧至，剑霜以暴疾卒。徐氏不毋怀疑，老师年事方壮，没有衰颓现象，何以突然逝世。后经辗转探询，才知剑霜伉俪之间，不很融洽，近因细故争吵，而剑霜认为家庭幸福，肇端夫妇，夫妇如此，幸福何在，愤而服毒自尽，及家人觉察，延医挽救，已不及了。他擅书，曾为徐氏子写一扇，遒秀有致，录他自己的诗："两行红粉影娟娟，小字应呼作绛仙。此夜平分春一半，可扶清梦到花前。"又："积雪空江岁晚时，早开枝易褪胭脂。不教花抱飘零感，只待东风好护持。"原来扇的一面，绘的是梅花，这两首诗为题梅而作。扇骨上的书画，也是剑霜手刻，刀法又很古劲。所作《剑霜龛遗稿》没有刊印，大都散失了。

沈 道 非

沈道非，名砺，浙江嘉善人，一八七九年生。侨居松江金山，历三世五十载，故也算是云间人了。同盟会会员。民初任国民政府秘书。第一次南社雅集于虎丘，他欣然加入。在清廷监视之下，以文字鼓吹革命，无所顾虑，是颇有胆识的。他与越中秋瑾女侠、陶成章烈士相友善，秋瑾、成章就义，他举行私祭，人比诸谢皋羽西台恸哭。夫人韫玉，妙慧知书，伉俪很笃，既而悼亡，他集龚定庵句，成数十绝以志其悲。此后遇事挫折，抑郁寡欢，于是杜门不出，和

朋好绝不通问。有人劝慰他，他说："恐伤心人语，容易引起人的不愉快哩。"他的诗具有功力，断句如："几番鸳锦春余怯，一向蛾眉病未舒。"又："忘机白社闲挥麈，息影青门学种瓜。"常和周芷畦相唱和，芷畦所作，他觉得不合的，便为之改易，芷畦有的认为适当，有的以为不适当，商榷尽善始止。一九四六年冬，他寓居南京，天寒欲雪，便炽煤炉中，不幸煤气中毒死。

沈禹钟

沈禹钟，名德镛，浙江嘉善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正月初五日。正月初五，俗称财神生日，因有句云："了无瓜葛到钱神"。说明自己是一寒士，并非资产阶级。幼年喜观小说，偶于《青楼梦》一书中，得见许多诗词，他爱不能释，进而读唐诗三百首，为作诗的启导。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中有一耆宿汤伯迟，号颐琐，擅诗古文辞，禹钟师事之，伯迟亦乐为忘年交。每逢星期日，禹钟常随伯迟赴南京路一乐天茶室，谈艺论文，得益非浅。编译所主持者李拔可，著有《硕果亭诗》，拔可又时以诗稿交给禹钟誊录，无形中得其熏陶。他住宿编译所中，那涵芬楼藏书很多，他经常借阅，时至深夜，阅读不倦。所中又设国文班，聘许指严为主讲，禹钟也参加听讲，于是学业猛晋，诗境日益恢宏。时陈鹤柴任《时报》文艺编辑，禹钟做了多首汉魏古风，寄给鹤柴，典丽奥皇，别具古泽，鹤柴认为出于硕儒耆宿之手，列于首栏，用四号字刊载。后知作者尚属青年，为之惊诧。他作律诗谓："不宜先成联句，再装首尾，必须从首句做起，循次下来，那么自然脉络贯通，统体顺遂。"他诗喜龚定庵，谓："晚近以来，学龚者多，有所成就者甚少。"偶作稗史说部，亦迥不犹人，出版了数种。他籍隶南社外，又为青社社友，编辑《东方朔》、《社会之花》。工书法，作章草颇具功力。晚年病喘，不便行动，沪寓东江湾路，贴近虹口公园，凡若干年，从未一涉园门，有人比他为下帷攻苦目不窥园的董仲舒。他终日除偃卧外，惟以读书吟咏为遣。诗集

未刊，散句如暑热："树借蝉声诉叶乾"，赠周瘦鹃："闭户自开花世界，著书能鬥月精神。"他喜观人物画，却谓："洋画人物胜于国画，国画遗貌取神，洋画留貌取神，遗貌的真实感，当然不及留貌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七十四岁，临卒前一天，犹成二律诗："一寿陈文无八十，一寿刘蘧庐九十。"后人有宗浩、宗济、宗湛、修颂。

沈钧儒

沈钧儒，字衡山，浙江嘉兴人，生于一八七四年甲戌一月二日。前清进士，后东游日本，入法政大学，遂为当代名法学家。曾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光复运动。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秉性坚强，特别喜爱石头，他蓄石与一般旧式士大夫不同。他不当作是骨董欣赏，而是行旅的采拾，朋好的纪念，意志的寄托，地质的研究，所以他什么石头，只要符合以上四项，便兼收并蓄。他的书斋，橱架累累，不仅藏着图史，而且列着大小不一的石头。石头都标着小纸片，说明这是从八达岭拣来的，这是从庐山五老峰拾得的，这是苏联拉兹里夫车站旁的一块石，列宁同志曾经躲藏在这个地方，这是伊斯库湖边的东西，唐代玄奘法师一度走过这个湖边，这是中朝边界鸭绿江畔国界桥的，这是罗盛教烈士墓上的，这是他祖上传下来先人摩挲过的。真是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因此题了斋名为"与石居"，于伯循书，侯外庐加以识语："右三字斋名为民主老人属题，寓意深远。昔朱舜水鼎镂之下，有明志之句云：'涅之缁之，莫污其白，磨专磷专，孰漓其淳，硜硜其象，硗硗其质，是非眩之而益明，东西冲之而不决。'与石居，其斯之谓欤！"总之他所蓄石，有赭有黄，有白有黑，有长有短，有圆有方，极蕴怪含灵怀奇蓄变之致。老人顾而乐之，自夸着说："不但拥有百城，而且襄括四海。"他的诗有云："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所居，于舄为榜焉。"他很率直地作自道语，也是很可喜的。谈

到他的诗，亦不例外，富有革命性，邹韬奋这样说过："沈先生的人格的伟大，与爱国爱友爱同胞爱人类的热情，读了他的诗，更可得到亲切的感动，我希望他的诗能培养成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参加我们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从艰苦奋斗中建立光明灿烂的祖国。"他和韬奋及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等于一九三五年发起救国会，力主抗战，一九三六年一同被蒋介石逮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当然相知更深的了。他的诗，由他哲嗣叔羊编成《寥寥集》(按《寥寥集》现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分数类，而以在苏州时列于卷首。这个时期，便是被禁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恰巧这看守所即在他幼时所住的盘门新桥巷旧居相近，他因有"新桥垂柳儿时巷，四十年光一卷舒"之句。又在狱中听李公朴等唱《义勇军进行曲》，又以吴慈堪端午饷以光福枇杷，都作为诗料。又李印泉送盆梅，他把棕缚解去，有诗："无限商量矜惜意，先从解放到梅花"，也是意在言外。又张小楼善画，张是公朴的岳丈，一再绘绿萼华与怒涛送进狱中，博公朴解闷，公朴与钧儒同赏，钧儒亦一再赋诗，公朴因之从老人学韵语(后有《怒涛集》)，囹圄之中，居然逸兴遄飞，意志奋发。他自己曾谈作诗经过："有时正在盥洗，赶紧放了手巾，找纸头来写，有时从被窝里起来开了电灯来写，想到就写，抓住就写，写出就算，有的竟不象诗了，亦不管它，择其较象诗的录在本子上。"他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真是非常可贵的。他长须飘飘然，额部微突，远望之，几如南极老寿星。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逝世，九十岁。蔚文是他的弟弟，擅画芍药，有沈芍药之称，也已作古了。

吴　惜

吴惜，清季戊戌生。笔名绮缘，晚年改署起原。斋名碧萝书屋及忆红楼，江苏武进人。父绥生，行医，他从小就很聪明，偷阅《石头记》和《花月痕》，懊恼了好多天，不饮不食，如醉如痴，家人认为他患了怪病，但不知其病从何来，结果他放声一哭，病却不药而愈。从

此成为小说迷。涉猎了很多著名说部，他本治词章之学，也就写起稗史来了。当民国初年，坊间充斥着才子佳人的小说，他却力挽浇风，励彼薄俗，著有《冷红日记》一书，先登《小说日报》，后刊单行本。托言原著者冷红女史，该稿得之于败簏，大半残缺，他就己意增损，作为说部中的别裁。书中人物，除冷红与诸闺伴外，其他男子，只一老父，一伯父，一弱弟，不及他人，的确一洗轻薄艳冶的俗尚，其时他的年龄仅十多岁。他也喜阅《聊斋志异》，便异想天开，写了许多志异式的短篇。那《聊斋志异》是讲狐鬼的，他也讲狐鬼，上半篇写得惝恍迷离，神秘莫测，可是下半篇却渐渐开朗，结果真相大白，原来并非狐鬼作祟，都是人为的。而布局设想，每篇各具机杼，从不因袭。他总称之为《反聊斋》，亦刊成单行本。他居常州青果巷。搜罗小说杂志很多，且每期必同样备三份。可是抗战军兴，家乡沦陷，他避居沪上，故居遭着轰炸，所有藏书，付诸一炬，为此他很痛惜。到了上海，还经常写稿，披露各杂志报章间。某烟草公司请他写了许多笔记和长篇小说，如《小桃红》、《奇人奇事录》、《新镜花缘》等，一方面由公司给他稿费，一方面用很高的广告费，在《新闻报》以显著的地位作广告登载。因为一般阅报的人，对于商品广告大都不很注意，利用具有吸引力的长篇连载来引人注意，所以读者阅览了笔记和小说，很自然的也看到了登载在一起的广告。而且版权属于烟草公司，连载登完了，笔记和小说再印单本出售，如《奇人奇事录》的单本，连出了四五集，销路很广。他擅诗词，夫人也工韵语，唱随甚乐。哲嗣吴崇文也是写小说的能手，笔名文宗山，把崇文两字拆开倒转来，很有趣的。他体弱，常和药饵为伍，某年大病，死而复苏，不久苏而复死，时为解放初年。

吴　　虞

吴虞，字又陵，四川新繁人，生于一八七一年。师事廖平、吴伯朅、谢无量。留学日本，主编《醒群报》，提倡新学。一九一七年，在

《新青年》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抨击封建制度与孔子学说。一次召集亲友，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谓："父亲为孔教徒，封建头脑，难于相处。与其神离貌合，不如各行其道。"一时被人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守旧的却认为人伦大变。他对于前人，推崇李卓吾，作《李卓吾别传》，著有《吴虞文录》、《秋水诗集》，诗集后面，附《朝华词》，那是他为同邑陈朝华女士而作，且哀集朋好赠诗，成为一编。此外又辑《宋元学案粹语》、《唐文粹诗补遗》、《八代文选录》等。一九四九年卒，七十八岁。夫人曾香祖，先虞逝世。

吴　梅

近代治曲学的，有两大家，一王国维，一吴梅。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于两人所述甚详，且略有轩轾，谓："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采，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其推重有如此。吴梅，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一八八四年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寓居邑中蒲林巷有年，和明代名画家金俊明的春草闲房旧址相近。他幼年即有志治曲，年十八，作《风洞山传奇》，但仅为词语，尚不能度曲，心中不毋怏怏。乃取古今杂剧传奇，博览详核，又从里中度曲耆宿俞粟庐游，益明涂径。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他很为哀愤，为谱《血花飞传奇》，黄摩西作序。他的祖父，深怕文字贾祸，取其稿，付诸一炬。后来他到上海，任教民立中学，和名画家姚叔平同隶一校。姚很滑稽，吴梅每发言，姚辄作顽笑式之争辩，他往往无法对付，然颇引以为乐。这时他参加南社，为同社徐自华题"西泠悲秋图"，用越调《小桃红》一套，为倾意之作。一般人大都以词与曲并举，他论词与曲的演变，非常精细，北曲和南曲之别，清曲和戏曲之判，讲得头头是道。他既以治曲负盛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都聘他去当教授。他上教室，常携一笛师，在

教室中当场度曲，抑扬亢坠，余音绕梁，莘莘学子，很感兴趣。他喜唱青衣，但他方脸八字须，极不相称，却满不在乎，只管唱着。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甚为闲适，姚鹓雏有《南社琐记》一文，谈及吴梅，谓："吴瞿安（吴梅字）居白下之石板桥，陈巢南亦来宁，同事大学。暇与余相过从，时入新秋，秦淮河画舫渐冷落，无赁之者，吾侪以三金雇一舫，供匝月之用。嗣以每日须鼓棹抵复成桥，增一金以酬舟子，总四金耳。吾侪恒以傍晚下舟，具酒肴，陈笔砚，觞咏磅礴其中，夜分始散。余有诗云："银尊桦烛酒如泉，容与中流望若仙。莫脱纶巾长啸去，恐教人作画图传。"有一年，他息影沪上，闭门不出，这时有位金融界巨子贾庐主人，竭诚地请他担任西席，束修之厚，不下大学教授的待遇，且丰其酒食，供以一切的特殊享受，可是大学一再敦请，他情不可却，不到一年，又复秉铎上庠，离沪而去。同时有位丹徒名士丁传靖，也工词曲，著有《沧桑艳》、《霜天碧》二书，词采斐然，才名藉甚，把所著二曲，邮寄吴梅，请他指正。吴梅写了一通很长的复信，不客气地指出二曲的不合韵律，和传靖商榷宫调与音韵，传靖为之心折。他又为金针度世计，编著了《顾曲麈谈》、《百嘉室曲选》、《南北九宫简谱》。又藏曲六百种（他所藏《琵琶记》，为元刻本，最为珍贵。本常熟钱谦益弟谦孝物，辗转入士礼居，后为端方所得，赠给翁松禅，再由翁家流出，归诸吴梅），刊其尤者，为《奢摩他室曲丛》第一第二集：分散曲、杂剧、传奇三类。他的弟子，有江都任仲敏，居住在奢摩他室，尽读其藏曲，纂《读曲概录》五册。又宜兴童伯章，纂《中乐寻源》一书。又王玉章亦能传其衣钵。他能诗文，有《霜厓诗录》及《文录》。鉴赏古画，有《霜厓读画录》。书法亦雅秀。好饮，喜与友好边饮边谈，腹笥既富，谈锋又健。抗战军兴，东南沦陷，他避氛桂林及昆明的玉龙堆，起居失常，于一九三九年已卯正月二十七日病喘逝世，年五十六岁。上海《戏曲月刊》，为出《吴霜厓先生三周年祭特辑》，徐调孚有《霜厓先生著述考略》，分创作之部、论著之部、编选之部、校刻之部，甚为详尽。

门下士卢冀野、徐一帆为作年谱，郑逸梅撰一别传。

吴 眉 孙

吴眉孙，名清庠，江苏丹徒人。生于一八七八年戊寅七月二十二日。师事瞿止庵。他参加南社、午社、冶春雅集、丽则吟社。吟社尚有蔡芝眉，工诗词，称"社中二眉"。戚牧撰一联语："丹徒县红豆斋主，碧螺峰黄叶村人。"眉孙丹徒优贡生，别号双红豆斋主，芝眉，吴县洞庭西山人，碧螺为洞庭七十二峰之一。眉孙和赵伯先同乡又复同学，伯先参加黄花冈之役，劝眉孙同去，眉孙以有老母辞，伯先斥责他"没出息"。他尝告人，引以自疚。一度任梁士诒的秘书，寓居北京，搜罗张勋复辟、洪宪帝制全部文献，极为珍视，谓这是它日编民国史的重要资料。他藏书数万卷，颇多佳椠，加以眉批校释，一笔不苟，即寻常简札，亦绝端正。他常说："书法是代表人格的，岂能苟且从事，潦草塞责。"听者为之凛然。晚年寓居沪西张家花园，和冒鹤亭时相唱酬。一天，忽谈及古丧礼，各持所见，龂龂不已，竟彼此失欢，不相往来。和高吹万同为戊寅生，寅属虎，八十庆寿，眉孙作《两虎行》古风。一次疝气剧发，痛不能忍，奈囊橐空空，没有医药费，幸友人应荪舲送入医院，担负一切费用，他感激之余，也做了一首长歌以抒谢忱。所有藏书，让归公家，中有姚姬传手批的《归震川集》，且有改易字句处。又郑大鹤手批的《花间集》，樊云门手批的《疆村词》、《花月痕》说部，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后应聘文史馆，生活问题，始得解决。弟静安，亦工词翰，弟媳江南苹，为著名女画家。静安斋名为"寒匏簃"，眉孙为"寒芋室"，有《寒芋词》油印本。又有《绿么韵语》，及和陈左高合辑的《古代名人日记选》等，都没有刊行。一九六一年冬逝世，锺泰经纪其丧。子济川。

吴 恭 亨

吴恭亨，字悔晦，湖南慈利人，一八五七年生，一九三七年卒，

八十一岁。好作碑传铭志之文，诗诡异崛特，别有致趣。喜刻书，搜得《北岳越游日编》四卷，谓："其文苍劲，出《日知录》上，不为之刊印，不毋可惜。"因征人斥资助刊，不足，变产成书。生前，自作墓表，述其生平，可代传略。如云："吴悔晦，慈利人。少年称生员，读书应举，为功名人。喜言利害兴革，抵隙贪官污吏，是为畸人，清庚子，牵连陷狱，是为党人。坐狱用智逸去。晚年见忮军将，至出兵围其舍，又逾垣走，是为逃人。辛亥反正，被推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是为法人。其岁，从门弟子唐牺支攻荆州，受降，总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官人。就养居长沙，印所著书都三四十万言，归又总纂县志，亦附为传人。凡所称功名人、畸人、党人、逃人、法人、军人、官人、传人、诸荦荦大者，于其诗集考之，一一有日月可见，故预题墓曰诗人。诗人吴氏，名恭亨。有三子、八孙。自题墓之岁，年六十六，县志再杀青前一月也。"

吴慕尧

吴慕尧，别号虎头，贵州黎平人。父为前清进士，子数人，慕尧年最少，独聪颖。年十六，应童子试，得学使严修赏识，补弟子员。越年拔优等，援例报捐教职，授读山训导。清光绪末年，由贵州德政中学，考送京师大学，未卒业。时天津发行《国风报》，慕尧任编辑，时有讽刺作品，遭时忌。袁氏阴谋帝制，他指斥不遗余力。及南北战起，袁氏侦骑四出，封闭报馆。慕尧避走上海，与姜靖丞谋对付袁氏，并联络党人，密函被奸人所获，告发邀功，慕尧被逮送京，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义，年三十八。他临死，犹言："吴虎头今日死矣，愿诸同人前仆后继！"他性很慷慨，黄金到手辄尽。和诸昆仲析产时，得资富厚，不数年即化为乌有。师事何威凤，诗宗东坡、山谷，平生诗文都散佚，仅留《绝命诗》十首。无子女。某君为撰《吴虎头先生事略》。

邵　力　子

邵力子，原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一年生。清末举人。读书南洋公学，与黄炎培、谢无量同班。后读震旦大学，与于伯循、张秉三同学。在震旦时，同学喜私题绰号，力子短小面麻，称之为"麻团"。伯循主《民立报》，聘任编辑，为署名力子的开始。成语有"力子天所富"，因取号力子，并戴一金戒指，上篆"天富"二字。创刊《民国日报》，鼓吹民族革命。其时与陈望道同住一屋，又同在上海大学任课。又任复旦大学国文教授、大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淞中国公学校长。民国十六年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虽居高位，依然书生本色。从重庆归后，他和夫人傅学文在南京创设小学，合二人的名，称为"力学小学"，专力教育，若将终身。他参加南社，一自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认为以南社的旧基础，改组为新南社，就和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为发起人，这时他尚在《民国日报》，所以亚子说："新南社是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他又担任过《新南社社刊》的编辑主任。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一九六七年逝世，八十六岁。

邵　元　冲

邵元冲，名庸舒，浙江绍兴人。一八九〇年生。从吴雷川游，读书浙江高等学校，和陶望潮为同学。辛亥武昌起义，元冲与望潮同入革命军戎幕。光复后，元冲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特约望潮为撰述员，许为文字知己。夫人张默君，为张通典女，结婚时，设喜筵于上海沧洲饭店，沧洲为西人寄寓宴会之所，国人在那儿觥筹交错还是第一次。他和苏曼殊又很契合，时通函札，所以《曼殊遗集》中所致元冲书，就有好多通。曼殊书有："棠姬淑媚无伦，阿蕉

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阁下云云。"不知棠姬、阿蕉为何许人，此中当有影事哩。袁氏专权，钩捕党人，他牢骚抑塞，形于言辞。致心三书，有："众悦蛾眉，犹憎芳草，嫦弋上设，罾罗下张，则苟非栖山枕谷，亦必扪舌涩言。矫矫者折，庸庸者安，形若木鸡，其德乃全"等语。结果他愤而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羽檄星驰，大都出于他的手笔。晚年事非其主。他曾主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欲编《中国文学史》，未果。除主持《民国日报》外，尚有《民国新闻》、《建国月刊》。

邵瑞彭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一八八六年生。历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学院、河南大学教授，众议院议员、临时参政院参政。他崇尚气节，当曹锟贿选大总统，议员投一票，可得五千元贿金，瑞彭却把这支票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起控诉，诉状略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所签票数，在五百张以上。当时领票一百九十余人。瑞彭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吴玉烈将往院，托其探听，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五千元，交我代交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如此公然行贿，高凌霨等显犯刑律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瑞彭为国家立纪纲，为议员争人格，不得不片言陈诉。除曹锟、王承斌、熊秉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特检具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记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向大厅告发。"当时瑞彭为避免特务暗杀，便化装潜逃来沪。时为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恰值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瑞彭赴会，社友无不鼓掌欢迎。据闻这张支票，曾铸版刊登报上，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邵飘萍的《京报》，均相应攻击曹锟贿选，引起社会公论。他于一九三八年卒。所著诗文外，又多关于古历研究的书。

邵飘萍

邵飘萍，名振青，笔名阿平，浙江金华人。一八八四年生。他和包天笑很熟稔，逢到天笑，他满口吴侬软语，原来他的夫人汤修慧是苏州人，飘萍的吴语，都是从他夫人那儿学来的。遇到同乡人，那是满口的金华话了。天笑在上海编《妇女时报》，修慧经常投稿，所以和天笑相识。又因修慧认识了飘萍，飘萍在北京，为南方各报特约通电与通讯，天笑介绍他为《时报》通讯。他的通讯却有独擅胜场处，就是既精密而又迅速。他办《京报》，自己有排字房、印刷所，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发给南方各报的普通新闻电，由公弼代发，凡是政治要闻，往往在夜间十二点钟以后，便由他自己发出，有时且发密电。他所结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称为智囊人物。他行为不拘，什么赌场妓院都去，从各方面探取秘密新闻。这时北京是奉派的势力范围，张宗昌、张学良都在北京，飘萍却无所忌惮，他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发表了些秘闻，冒犯了忌讳。他认为："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社会，设计害民，我偏要揭穿他们的秘密。"所以在他周围时常有便衣密探跟踪着。有一次，天笑到北京，会晤了飘萍，天笑乘火车回上海，飘萍买了月台票送行，快要开车了，他匆匆下车，把一枝手杖，遗留在车厢里，及天笑发觉，他尚在月台上，天笑即在车窗里将手杖伸出去，火车已蠕蠕动了。他忙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手杖送给你，作为一个纪念。"这话不过是一个戏言，后来竟成一种谶语。这天他很机警，觉得在他的左右，不是善类，他就避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去。不久，他办的京报馆，被军警所抄，抓去了潘公弼。过了些时日，飘萍又觉得有些风声，他又避入东交民巷。过了多时，一点没有声响，以为事已松懈，且思家心切，在深夜里溜回到家里，岂知早有侦探追随着，便叩门逮捕，押上囚车而去。家人惶急，友朋们竭力设法援救，都无济于事，当夜已由军政执法长王琦把他押赴东刑场枪杀了，时为一九

二六年。又林万里也被军阀害死，万里号白水，一般新闻界人士，称飘萍为"青萍"，和"白水"作对。他除主持《京报》外，又主编《浙江公报》，助杭辛斋办《汉民日报》，言论激烈，触忤当局，被囚禁了一年。斯诺的《西游漫记》，记毛主席回忆的话："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好几个同伴……，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是新闻研究会的讲师，是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和良好的性格……。"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有个妹妹名一萍，善画山水。

邹 亚 云

邹亚云，名铨，章练塘人。章练塘，介吴县、吴江、青浦三邑之间，当时议正经界，亚云上书当局，请以该地划归青浦，竟得批准。他就以青浦作为他的籍贯。一八八七年生。读书黎里自治学社，和柳亚子为同学，师事金鹤望。继入杭州浙江高等学校，则又师事陈巢南。辛亥革命，他舍学赴沪，入《天铎报》，佐陈畏垒笔政。这时诸报馆都在望平街一带，各报纷出号外，张贴报馆门口，不是光复某地，便是击败敌方某军，环伺消息的，人以万计，得一好消息，掌声雷动。亚云伏案撰文，兴会飚举，复以清宫福晋与伶工杨小楼秘事，谱为《杨白花传奇》，把清廷的腐败，革命的浪潮，尽情披露在《天铎报》上，高天梅拟刊单行本而未果。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亚云约亚子为观光之游，登雨花台，过桃叶渡，买醉酒家，陈陶遗、叶小凤都来集会，极一时觞咏之乐。既返沪上，值畏垒以事归慈溪，亚子适游倦金尽，亚云介亚子进《天铎报》代畏垒事。未几，南社诸子，如天梅、厚生、救炎、壮公、树松、树柏、叔源，邀亚云同游吴门，瞻虎丘、谒范坟、访五人墓、坐千人石，合摄一影，颜为"吴天雁影"，他忽然病足，不良于行，胡寄尘致诗慰问："邹郎一月无消息，问我相思谁得如？折足孙膑还是福，此时天与著兵书。"继之病寓苏台旅馆，咯血盈盎，又移居沧浪亭。药石无效而卒。时一九一三年

二月三日，年二十六岁。由亚子搜罗他的诗文杂作，刊《流霞书屋遗集》，《杨白花传奇》附在后面。封面题签，是昆山余天遂手笔。他还有《练塘小志》，没有完成，他的老师万继长为竟其功，共四卷，二十六日，亚子作序。陈巢南为撰《邹生传》，柳亚子有《邹亚云传》，高天梅有《哭邹亚云文》，庞树松有《亚云忆语》，备致哀悼。

邹 秋 士

邹遇，字忍伯，号秋士，江苏宜兴人，一八八一年生。故宅本在南山之麓，有读书楼五楹，邑中名流，时觞咏其中。太平天国运动起，楼圮不可寻，秋士因有"我家独傍南山住，云影山光伴读书"之句。他早慧，操笔为文，饶有奇气，奈应试屡不中式，愤而奋力于诗词，与柳亚子、陈蒛舫相唱和。又好游，足迹尝至崇川、秣陵、武林、京口、沪渎、袁浦、鸠江、朗陵，所至必流连风景，凭吊古今。尤其姑苏台畔，漂母祠前，碧浪湖边，大雄山下，辄多诗篇。抵芜湖，觉无可留系，独徘徊于萧尺木墓前，所谓"一冢荒荒萧尺木，三年凭吊亦前缘"者是。性率直，好饮，与人抵掌倾谈，吐其肺腑。深嫉趋炎附势，阴险奸佞之流，往往使酒骂座，无所顾忌。故誉之者半，毁之者亦半。因此执笔游四方，一无所遇。自号悔悔生，作《悔悔生自传》，如云："不自处于不才，不视人之尽才，落落寞寞，聊适天机。"逝世后，遗稿散佚。

陆 子 美

陆子美与冯春航，同为南社戏剧家，同演《血泪碑》，为亚子所赏。子美名遵熹，字焕甫，子美其号。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一八九三年生。风度朗秀，濯濯如春日柳，演悲剧体贴入微，观者无不为之雪涕。亚子撰《梨云小录》，有一跋，述子美事甚详，如云："余初识子美，以《血泪碑》为楔子，感其哀婉凄艳，不同凡俗，冯郎绝响，庶有嗣音，颇心赏之，顾仅当场平视而已，未有衔杯接席之雅

也，嗣酒家邂逅，排日寻欢，沈饮剧谭，详叩身世，始悉君为清门通德之胄，大父某公，曾守郡章南。君为江苏师范高材生，感激风潮，投身新剧，芳年盛誉，偏及南东。人生若此，亦足自豪。而君酒酣耳热，辄为余言，东海横流，鱼龙杂处，淮南学道，鸡犬偕升，郁郁久居，既抱伍唅之恨；劳劳形役，复多依刘之悲。落花坠溷，空怨东风；飞絮沾泥，终非净土。因相与欷歔叹息者久之。余遂以折节读书为劝，君慨然承诺，自此歌坛舞榭间，当弗复有斯人踪迹矣。余以为鸿雪旧痕，不可无述，爰裒评剧诸稿，及先后投赠之什，汇而存之，名曰《梨云小录》，以纪我两人遇合因缘，盖如是也。”同社姚鹓雏根据他们两人遇合事，撰有《菊影记传奇》，刊载《小说丛报》，亚子子美，都为剧中人了。亚子又刊《子美集》一册，鹓雏又为作序。其时汪兰皋编《梅陆集》，并有《梅兰芳、陆子美合传》，既知亚子有《子美集》，乃尽弃所编陆稿，合传也废掉不用，重撰《梅兰芳传》，而留子美小影数幅于后。亚子劝子美折节读书，子美为生活计，也没有听从，停顿了一个时期，又复现身红氍，他有身世之感，经常郁伊寡欢，哀感伤神，劳瘁伐性，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八日，殁于海上旅邸，年仅二十有三。亚子为作《陆生传》，又把他的遗像，制版印于《南社丛刻》十四集上。子美能作水彩画，曾为亚子绘“分湖旧隐图”。演戏除《血泪碑》外，尚有《红鸾禧》、《恨海》、《家庭革命》，均擅胜场。

陆丹林

陆丹林，字自在，号非素，广东三水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幼时，读书于达立学堂，孔子诞辰，学校举行祭孔典礼，充当陪祭，他反对向偶像行礼，竟被学校记大过一次。后入广州培英学校，校设在珠江南岸花地，即张维屏听松庐原址。这时朱执信主校事，丹林于黄花冈之役的前夕，参加同盟会，曾学一年多西医。他初次来沪，赁居中国寰球学生会宿舍，认识学生会主干朱少屏，介

入南社。他能书，又喜搜罗当代名人书画，不论前清遗老，和革命党人，兼收并蓄。楹联颇多佳品，如谢无量集古人句："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他觉得甚为得体，珍爱异常。康有为集龚定庵成一联："天地埋忧毕，关山拭剑行。"陈散原以丹林斋名红树室，为撰联云："青山作屏，朝挹爽气。红树围屋，夜起幽吟。"女书家萧娴，以丹林有碧江柳岸钓月圆，作四言联："碧江钓月，柳岸眠琴。"既而知丹林不置琴，认为与事实不符，改下联为："柳岸观鱼。"丹林自己做了一联："愿终老是乡，灯下美人襟上酒。问归帆何处，碧江烟雨柳堤风。"请徐季龙一书。他性不随俗，行径往往有特殊处，如对于清代书家，不喜刘石庵、邓石如、何绍基。认识齐白石，但不要白石老人的画。阅翁同龢日记，谓："翁在北京做官时，函呈常有：叩头跪拜字样，十足奴才态度。罢官返乡，看风水、修坟墓、祀祖宗、简直与鬼为邻。"一日，访周梦坡，客厅中，姚虞琴在座，为介绍西席金蓉镜，丹林即说："大名早已听到，是清季湖南靖州大知府。"蓉镜立现局促不安状，原来蓉镜在靖州知府任，曾杀禹之谟革命烈士，未免内愧于心，所以最怕提及往事，丹林故意提及，使他难堪。有一次，他到女书家冯文凤处，见室中悬有徐某所作的小画屏，他请文凤把这画除去，文凤答以这是徐某裱好送来的，丹林云："这种恶劣作品，你怎能张挂着，岂不失了自己身份。"立逼文凤把画撤除。逢到约会，他必准时到，对方过了数分钟不来，他认为不守时间信用，便毅然离去。到丧家，例不向遗容行敬礼，人诘问他，他说："生存时我没有向他行敬礼，为什么死了要行敬礼呢！"他每日写日记，抗战时付诸一炬，就此停辍。上海大东书局，请他撰《从兴中会组织到国共合作》史料，约二十万言，其中颇多珍闻秘事，外间从未发表，材料十之七八，是由陈少白、于伯循、谭组安、徐季龙、汪季新、唐少川、马君武、冯自由、叶遐庵、邹海滨、居觉生等所口述，惜乎书没有刊印，稿都散失了。他主编的刊物很多，如《逸经》、《人之初》、《中国晚报》、《大光报》、《国画月刊》、《蜜

蜂画刊》、《广东文物》、《文化界两周刊》、《宇宙风西风逸经联合刊》、《大风》、《道路月刊》等。他编《大风》，封面题签，截取东坡书《丰乐亭记》，但记中没有大字，只一太字，丹林便把太字中的一点挖去，居然"大风"两字俱全。《道路月刊》，出版十六年，每期封面，逐期更换，当年书家及知名之士，均所罗致，有两百人左右，篆隶真草，各异其趣，丹林把这许多墨迹，汇裱成册，存社中留念，但在八·一三战役中失掉。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逝世，七十六岁。夫人苏燕翩，也是南社社友。所藏书画文物，生前捐献广东三水图书馆。又主编《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逝世后七年始刊行。

苏曼殊

南社有四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他于一八八四年生在日本江户，卒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年只三十五岁。他的死实由于饮食无节所致。他喜吃吴江土产麦芽塔饼，常人吃三四枚，已称健胃，曼殊能吃二十枚。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晚上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到了明天，饮冰如故。他写给亚子等信，末尾有"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字样。费公直在日本东京遇到曼殊，相偕而行，公直有一段记事："偕归寓庐，对坐手雪茄谈，适篋中有缣素，出索大师诗。未及成，已亭午进膳。大师欲得生鲩，遣下女出市，大师啖之不足，更市之再，尽三器，余大恐，禁弗与。急煮咖啡，多入糖饮之，促完书幅。"贵州周南陔的《绮兰精舍笔记》，载着那么一段："他好吃，不能茹素，尤好食苏州酥糖，一日尽数十包。又好食糖炒栗子，卒于肠胃病逝世，病革时，予往宝昌路某医院两次，曼殊詈医生不善看护，嘱余交涉。余出询院长，院长出糖栗三四包示余，反责曼殊之不遵所戒，私食禁忌之物，此由彼枕畔搜得者，犹望其疾之速效耶！"后移往广慈医院，医生仍以食糖为禁戒，死后其枕下又搜得累累的糖果，他以茶花女嗜食糜

尔登糖，这糖是他生平不离口的，一次没有钱购买，便把所镶的金齿变了钱买若干瓶，自号糖僧。又喜吃八宝饭，江南刘三的夫人陆灵素特制了八宝饭邀他来吃。有一天，胡朴安赴友人宴，路上逢到曼殊，朴安问何往？曼殊答以赴友饮。朴安问何处？曼殊说不知。再问谁招你？亦说不知。曼殊复问朴安何往？朴安说，也赴友饮。曼殊说，同样是朋友请客，我就随你同去吧！至则大啖，亦不问主人，实则朴安的友人，不识曼殊，并没有招曼殊。曼殊既死，沈尹默吊他一首古风，犹涉及八宝饭，题为："刘三来，言子穀（曼殊的字）死矣。"节录其诗云："君言子穀死，我闻情恻恻，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墨。任性以游行，关心惟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他生前和刘三很相契，金钱到手即花掉，常在窘乡，刘三则经常资助他，所以曼殊诗，有："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又有："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刘便以"多情种，问消息"，请费龙丁、寿石工刻为印章，和文友通讯，辄钤牍尾。曼殊披剃于广州长寿寺。他的出家经过，陈少白所知特详。一九二九年，陈到上海，向陆丹林缕述，陆记录之，刊载《申报》附刊上，时亚子已作《苏玄瑛传》，成后殊不惬意，复作《苏玄瑛新传》，除考证曼殊自传式的说部《断鸿零雁记》及余杭章氏的《曼殊遗画弁言》外，也取资于陆氏所记的陈少白语。原来曼殊当年由日本赴香港，寄寓陈所主持的中国日报社，剃发为僧，即在此时，一切经过，陈都知道。曼殊诗，风华逸宕，雅类晚唐的杜樊川，有却扇一顾，倾城无色之概，刊《燕子龛上人遗诗》，传诵于世。其中本事诗一绝："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赞美他的说："在灵明境中，尤为出神入化。"可是朱大可却谓："诗有语病，既在楼头吹箫，何以又托钵过桥。且第二句提及浙江潮，三四句不从此着想，衡以诗法，也太疏忽。"各有看法，奈不能起曼

殊于地下而加以商榷。又萧纫秋藏有《曼殊杂记》手迹，录有二句："芙蓉腰滞春风影，茉莉心香细雨天"，饶有风韵，但不知是否曼殊所作。曼殊多才多艺，他的画为世所珍，有人看到他所书的巨幅对联，张于普陀普济寺的五言联："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魄力很大。他又能刻印，曾刻给程演生二方，苍古别有刀法。兼谙日文、英文、梵文，曾为梵学会译师，著《梵文典》，又将《燕子笺传奇》译为英文。又有一篇《断鸿零雁记》，凡二十七章，初登南洋某日报，随写随刊，不多时，该报停刊，他也停笔。民国元年，胡寄尘主编《太平洋报》文艺，《断鸿零雁记》从头登起，由曼殊续写，数月后，《太平洋报》因债务被封，寄尘得讯，赶到印刷所把原稿取回，为之添加结束语，印成单本，有人译成英文，商务印书馆出版。编《汉英辞典》、《汉英三昧集》、《粤英辞典》、《泰西群芳谱》，深惜其重译《茶花女》未成书。逝世后，南社同人发出曼殊上人安葬孤山通告："兹定阳历六月八号（即甲子五月初七日）上午九时，奉柩由沪北站启程，约下午四时到杭。凡沪杭两地同人，与有交谊者，请准期在站迎候可也。九号午时登穴。特此通告。"建塔院疏，出于陈巢南手笔，塔铭，诸宗元撰，林之夏书。有人建议塔院旁别筑"燕子龛"，未果。

陈　仲　权

陈烈士仲权，名以义，行二，兄为以仁，浙江嘉兴人。少有大志，读书于峡石东山之麓，研究经世之学，以天下事为己任。丙午，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时孙中山联合革命同志，组织同盟会，仲权与褚辅成等先后入会。奔走号呼，以种族思想，灌输青年，被举为嘉属同乡会会长，以便进行革命，有所联络。丁未皖案，仲权实预闻其谋。辛亥三月，黄花岗事败，仲权与陶成章、陈其美等，谋浙甚亟。及武昌起义，陈其美、王文庆等谋沪杭并举，仲权一一为之规画。浙省光复之前，又与张元成密运军需品至杭，事详《杭州光复记》。嗣因清廷未倒，浙军北伐，仲权随征金陵。未几，南北议和，仲权归故

乡任参事，谋振兴地方事业。袁氏诡谋渐露，宋教仁遇害，他谢却职务，赴上海，与各地同志谋再举。赣宁事败，仲权在沪，任宗孟学校教习。通缉令下，亡命日本，编辑《西洋革命史》，借以鼓吹三次革命。既而返国，设革命机关部于上海法租界。闻袁氏爪牙郑汝成被刺，仲权拟乘时而动，树独立旗帜。不料事未成而被逮，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七日被杀。袁氏既倒，褚辅成言于浙省当道，移仲权柩归葬鸳湖之滨，题曰"陈烈士仲权之墓"。仲权诗有寄托，咏梅花诗三十首，中有"暗香浮动林逋宅，纵住孤山也不孤"句，为人传诵。夫人程蕴秀受母教，母为张叔未的后人。善评诗，仲权的《倚云楼诗稿》，往往被夫人删汰，自是仲权每成一诗，必就正于夫人，因此把《倚云楼诗稿》，改称为《倚云楼唱和集》。仲权从事革命，亦得夫人的赞助，她对仲权说："人至无可奈何时，只须记得'希望'二字，可以排遣一切。"仲权于光复上海，奔走枪林弹雨中，又星夜乞师于李燮和，参联军戎幕，会攻金陵，抱必死之志，决不是偶然的了。子二，璀、瑛。韦以黼撰有《陈仲权先生事略》。

陈 英 士

陈英士，名其美，浙江吴兴人。父延祐早卒，母杨氏。英士行二，兄其文、弟其采。生于一八七八年，少即机敏。东渡日本，入警监学校，兼习政法。第二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入同盟会。归国后，奔走革命，曾任上海《民立报》记者，又创办精武学校，集合有志青年，学习我国固有的武术，潜养发难人才。武昌起义，他发动同志，进攻上海高昌庙的制造局，没有攻下，他挺身前往，预备劝说局方主持人，反正归降。结果被缚，囚禁一日夜，次日援军至，攻下制造局，他才得出险，被举为沪军都督，镇扬子江下游。苏州九江相继响应，南京既破，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授英士工商总长。袁氏盗国，暗杀宋教仁，遂有癸丑二次革命之役，发难于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福建，同起兵讨袁。英士以上海地据要冲，率兵占吴淞炮台，奈

北军大至，海军得贿，反击民军，上海失守。他潜赴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民国三年，举事于大连，不利，次年谋浙江，又告失败。运动海军得数舰，诸舰中以肇和、通济最为有力，约期举义，不料通济以事阻，不克如约，肇和独力不支，事又无成。帝制取消后，他寓居上海萨坡赛路，被政敌羽翼程国瑞所暗杀，时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三十九岁。妻姚氏、子二、祖华、祖和。柳亚子的《更生斋随笔》，有《陈英士之纸匣》一文，记英士的机警。如云："沪军起义前数夕，余偕朱少屏坐铁笔报馆，夜深矣，英士忽施施然来，值座多杂宾，即伪为商人口吻，谓：'鄂乱已深，大局堪虞，吾辈虽虮细氓，贸迁有无，以博升斗，恐遂折阅，则餬口无地矣'。且言且喟，竟悄然别去。来时携一纸匣，颇坚硬，帽肆之名赫然，遗置火炉架上，若无意中忘却者，明晨始遣人来取去。不数日，制造局战事作，嗣晤他友，谓：'匣中所贮非他，盖累累者赫然爆裂弹耳'。"叶小凤又有《哀陈英士先生》及《悼英士先生杂语》。何仲箫作《陈其美年谱》。蔡寅撰《英公被刺案情概要》。

陈屋厂

吴江陈屋厂，和朱剑芒很友善，剑芒的《南社诗话》，颇多眷恋亡友，对于陈屋厂谈得很详，可充传略，现把原文录之于下："南社亡友中，余十数年来所最不能去怀者，厥为陈屋厂。屋厂名洪涛，字天梅，号淮海，与余居同里闬，缔交最早。屋厂少失怙恃，依其兄嫂以居，兄某为一目不识丁之竹商。顾屋厂性嗜学，虽读书不多，而操觚为文，颇见奇放，尝代亚子钞诗，暇辄向亚子请益，故学遂孟晋。当北京政府，为军阀所摧，非法解散国会，伍廷芳在粤主开非常会议，时我南社先进陈巢南正任国会秘书，因携屋厂入粤。未几，仍随巢南返沪，与余逆旅重晤，备极欢慰。后国会由粤移滇，屋厂远道从行。其去沪之前夕，尚相顾话别，出示亚子赠行之作，余亦依韵写成一律，其后半云：'孤儿雪涕含新血，壮士乘风藐恶波。愿化

昆明池上月，依然照见酒颜酡'。盖余新丁外艰，兼患咯血，虽亦作破浪乘风之想，而愿不能偿。屋厂得诗甚喜，既忽惜曰：'余岂从此不返耶！何必君化身明月，始可一照酒颜'。余闻是，心至不宁，急以它语乱之。屋厂去后之一月，巢南急遽走告，谓：'屋厂抵港即病，人劝其暂留，不从，今得电讯，已殁于滇池。'……余闻之，更大恸不止，因走民国日报馆，访叶楚伧、邵力子，就商方法，楚伧谓：'屋厂已逝，归骨之谋，只可俟诸它日。所宜商讨者，惟屋厂之身后耳！'巢南则云：'屋厂微有所蓄，或无孀妻冻馁之虞。至以旅榇未返，亦祇可听之'。余既无如何，因成诗一首以哭之云：'剪纸招魂事已非，西风吹泪一歔欷。天涯寥寂怜新鬼，海角蹉跎吊夕晖。友谊尚乖毫末责，诗篇早辨死亡机。不堪重过黄垆畔，上市依然紫蟹肥。'屋厂著有《淮海游草》，存亚子所。"又云："屋厂所作文字，每信笔一挥，略不修饰，故人或讥其粗疏，然气势充沛，而造语自然，亦足多也。犹忆余在鸳湖执教时，偶值小极，倩屋厂庖代。当授作文课时，诸生伏案苦思，久久不着一字，屋厂狂笑曰：'此题殊易，奈何焦劳如是！代诸位捉刀可乎？'言次，就诸生卷振笔疾书，俄顷间，成二十余篇，无一语雷同，于是诸生叹服，同事亦交口称许，目为捷才。"屋厂也参加酒社，每次集会，往往次韵赋诗。其佳句如："隔座传花人跌宕，分曹赌酒语喧哗。"又："红烛题诗挥短笔，白衣中酒倚阑干。"又："吹箫灯下怜名士，击筑樽前叹霸才。"都可诵。

陈　柱　尊

陈柱尊，名柱，广西北流人，一八九〇年生。干丞子。师事苏寅庸、唐蔚芝，而得蔚芝熏陶更深。曾获蔚芝早年试卷，装潢征题。他伉俪甚笃，以夫人杨静玄之名，即取斋名为守玄阁，绘守玄阁图。藏书很多，又榜十万卷楼。留学日本，毕业于成城学校，课余治诗文，工书法，初临《史晨碑》，后临《石门颂》。民国十年起专写《散氏盘》，民国二十一年后学章草，临松江本《急就篇》，参以《流沙坠简》，和

长芝《八月帖》、右军《豹奴帖》，并涉赵子昂、宋仲温书。他熟于周秦诸子，所著以关于子类书为多。出笔迅速，记忆力又强，曾数日成一专书出版。他的诗集，名《待焚草》，有人和他开玩笑说："焚之可也！"他也不以为忤。酒量颇宏，他家中有一簿册，署曰"酒国春秋"，那是和一班酒友如朱大可、胡粹士、傅筑隐排日饮酒的纪录。以多寡为高下，有酒帝、酒相之别，偶亦代以王、霸之称。总之，他和大可迭为伯仲。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无锡国学专修馆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参加南社外，又参加中华学艺社、新中国建设学会，主辑《学艺杂志》、《国学杂志》、《学术世界》等。一九四四年秋卒，五十五岁。后人蕙英、松英、梧英、一百、三百、四百，以数字为名，不知其命意所在。蕙英为黄宾虹女弟子，工画山水。有婿沈熙乾，工诗，晚年羁旅异地，欲归不得，因有句云："如此春寒如此夜，梅花输与泪花肥。"为人传诵。

陈巢南

南社三发起人中，以陈巢南年最长，且为柳亚子的父执。他是江苏吴江同里镇人。生于一八七四年甲戌七月一日。父秋泉，贸迁有术，拥有巨资。但他诞生后，不久父死，家道中落。母沈恩祐，通文翰，亲自督教，因见他性情躁急，负气慷慨，为之取字"佩忍"。他读汉朝霍去病有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己易名"去病"。他又抱有宏愿说："有策马中原，上嵩高，登泰岱，观日出入，浮于黄河，探源积石之志。或更逾塞出卢龙，度大漠，寻匈奴龙庭，踞孤狼居胥山，骧首以问北溟而后快。"但拙于辞令，友来常无言相对。甲午战役，丧师辱国，他愤慨之余，和金松岑在同里组织雪耻学会，寓革命爱种族之志，自榜一联："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喜赋诗，有云："梦魂早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时浙江留学生办《浙江潮》刊物，江苏留学生则有《江苏杂志》，巢南主持笔政，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归国后，又主持《警钟日

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均遭清廷之忌，勒令停刊。便在《国粹学报》、《民报》上继续发表排满复汉的文章。且编《陆沉丛书》、《正气集》，以激扬民族气节。一九〇七年，鉴湖女侠秋瑾因徐锡麟刺恩铭案株连殉难，巢南和秋瑾的盟姊徐自华秘密往文种山，移柩葬于杭州西湖，组织秋社。以秋瑾别号竞雄，在上海设立竞雄女学，且特设文学专修班，一时执教的，如胡朴安、胡寄尘、余十眉、陈倦鹤、黄宾虹、庞树柏等，都是南社社友。一九一六年，恢复旧国会，他担任参议院秘书长，常驻北京。他的母亲在同里，以门鲜男丁，外乏亲串，独居岑寂，便迁居周庄贞丰桥畔，不料邻家失火，延及所居，致彼数十年间所搜求的文史珍秘，碑版金石，名画法书，佳陶古瓷之属，都付诸一炬，尤以明季东林、复社名贤手迹千余通，最为可惜。母亲经此变故，积忧成病而死，巢南大为悲痛。越年病疡，很危殆，徐自华资助他，进上海仁济医院疗治，得以痊愈。后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孙中山为大元帅，巢南任大本营宣传主任，运动失败，他到南京，执教东南大学。晚年在南京任革命博物馆馆长，寓居大功坊的瞻园，园为明中山王徐达的邸第，具泉石之胜，垂丝海棠一株，婀娜多姿，备极妩媚，一夕为雷雨所摧，巢南诗以悼之，有"红妆自古遭奇劫，银烛徒怜照病身"之句。徐自华和之，有"欲写绿章连夜乞，乞他休现女儿身。"这时他借诗遣虑，作品较多，往往慨叹作激亢语，如云："悲愤满腔谁与写，只将诗思压高秋。"他五十寿诞，南社同友二十四人具名，为他征文，这篇征文启，出于柳亚子手笔，称他："短小精悍如郭解，纵横捭阖如苏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册，飞书驰檄，则又兼枚叔之长。他时际会风云，丰功伟烈，殆有未可以度量计者。"可是他孤芳自赏，不合时宜，始终没有建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去世。去世前，曾写有《垂虹亭长传》，原来吴江有座垂虹桥，苏舜卿所谓"长桥跨空古未有"者是，环洞七十有二，为历来名胜地，巢南即以"垂虹亭长"为自号。过了一年，亚子和胡朴安、朱少屏辈，假座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开追悼会，他的

女儿绵祥，字亨利，也参加南社，诗才俊逸，有和亚子韵诗："风起正思鲈鱼美，菊残犹有蟹螯肥。知君应作消寒会，重向迷楼问酒旗。"其父《浩歌堂诗钞》，即绵祥所校勘。巢南除自己著作外，尚辑刊《蚬江陈氏家谱》、《笠泽词征》、《松陵女子诗征》、《吴江诗录》、《松陵文集》、《杏庐文钞》、《吴赤溟文集》、《杨维斗遗文》、《吴日生遗集》、《夏内史集》、《吴江县志》、《惊隐社中人姓氏录》、《百尺楼丛书》。巢南弟子青浦金世德，为撰年谱。所撰笔记，名《五石脂》，载《国粹学报》。巢南逝世，治丧委员会请人抄录成书，共八万余言，抗战军兴，未克刊行。

陈 勒 生

陈子范，号勒生，别署大楚击筑，福建侯官人。早年习海军，供职芜湖税关，时亚子已创南社，勒生致书亚子，谓："闻声相思，愿隶社籍"。芜湖有李氏园，禁人游览，误入往往被辱，勒生却闯入不以为意。后他奉调来上海，亚子往访，倾谈之余，出晋明帝太宁三年砖砚赠给亚子，作为纪念。他和章梓、陈英士等相结纳，睥睨天下事。广州黄花岗之难，他设位追悼，为文致祭。上海光复，他奔走不辞劳瘁，既已定局，仍佣书税关，有介之推不言禄之风概。及宋渔父被刺，讨袁军四起，他有所计画，制爆烈弹，不慎自炸死，时一九一三年。亚子收集勒生诗文散见《南社丛刻》中的，写成一卷，复登报征集遗文，所得寥寥。而阳羡邹秋士邮寄杂稿若干页，盖勒生曾主《皖江日报》，报上载有他论评小说之作，亚子为之排比一下，成古近体诗一卷、杂文一卷、时论一卷、短歌一卷、小说一卷，颜之为《陈烈士勒生遗集》，亚子撰《陈烈士勒生传》及序跋。

陈 越 流

陈越流，名樗，浙江诸暨人，兄弟六人，同隶南社。癸亥来沪，喜涉足梨园，揄扬冯春航，由亚子介绍和春航订交。月余欲作归

计，春航劝阻他，说可留沪鬻书，即移寓春航家中。他体质素弱，自堕地直到中年，不离药饵，因自号"药叉"。这年九月积食致疾，误于庸医，成为秋瘟，时春航赴南通演戏，得他病讯，特来探视，越流舌已木强，说不清话了。十月二十一日，竟客死。兄虑尊著志辑《宋元词类钞》，录得五六百阕，把校字多寡之数，声之平仄之差，于词律词格之误，一一加以纠正，自恐精气日销，去死不远，拟努力从事，俾生前得睹其成，否则由弟越流赓续，并嘱越流假友四印斋所刻词，以备校勘，不料越流先其兄下世。

陈　陶　遗

陈道一，字陶怡，一作陶遗，遁泰子。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松隐镇人。松隐传系张良从赤松子游处。丁丑之役，故居被毁，贫不能修，遂寓沪上。他十岁丧父，肄业松江融斋师范学校及上海中国公学，痛清政府的腐败，慨然以革命为己任，改字剑虹。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办《醒狮周刊》。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陶遗由同邑高天梅介绍入会。师事余杭章炳麟，复入光复会，与陶成章、徐锡麟为同志。陶遗任江苏同盟会支部长。谋刺两江总督端陶斋，被会中奸徒告密，逮捕入狱，幸赖南通张季直驰救，移羁警察总局，江宁府知府杨钟羲莅局审讯，爱其才，优遇之，俨如师弟子。阅年释放，谒陶斋，陶斋温语示引用，陶遗矢志如初，赋诗慰亲，故有"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之句。或谓："陶遗"二字，取义陶唐氏遗民，也有人说：对于端陶斋的宽其罪状，未免含有感恩之意。后应南洋泗水学堂之聘，执教有年，宣传革命益力。和黄兴、赵声相契，黄花岗一役，黄兴为主谋，他与赵声约同参加，及到香港，广州事败，为之嗟惜。武昌起义，他挟募金归来，以供军需。江苏巡抚程雪楼独立，被拥为都督，陶遗策画其间，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袁世凯当国，谋除异己，他屏政不问。赴黑龙江，经纪东井垦殖公司，拓地二千余亩，采购新农具，招

佃分垦，成绩卓著。他又参东三省行政长官朱庆澜，中东铁路督办李庚幕。日本占领东三省，他悲愤填胸，揆被入关，返松隐故居，和仲兄鹭晨夕相处，友爱弥笃。鹭病殁，乃赴上海，鬻书自给。他早岁笃嗜篆隶，中年出入六朝碑版，晚乃致力章草，服膺郡学叶石林所摹《急就篇》刻石，得史游的真传，意趣高旷，肖其生平。上海合众图书馆成立，陶遗为第一任董事长，擘画匡扶，不遗余力。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沪寓，六十六岁。贫无以敛，来吊者相向痛哭。明年葬于金山松隐镇白鹭塘。所撰诗文书札及笔记诸稿，有好多箧，藏在故乡，以待整辑，不幸毁于兵燹。合众图书馆馆长顾起潜搜访他的手迹，得十七帧，影印为《陈陶遗先生墨迹》，首冠陈叔通所撰的《陈君陶遗家传》。

陈　匪　石

陈匪石，名世宜，号倦鹤，树之的儿子，因号小树，江苏江宁人，一八八四年甲申三月初三生。幼颖悟，有神童之称，十余岁所作的制艺文，即见赏于邑之凤池书院山长秦伯虞。不久，肄业省中尊经书院，山长张次珊又剧赏其文，次珊为当代词家，匪石的词学，即肇端于此，且终身服膺于次珊，著述中时常提及瞻园师，便指次珊而言。他虽工于制艺，旋认为无实用价值，转为经子考证。庚辛之际，新学渐盛，他任课幼幼学堂，时以国家积弱之故，与列强国力外张之由，勉励学生，谓："学必有用于世，始名为学。"一般守旧份子，颇加非议，说他离经叛道。他留学日本数年，归国后任苏州江苏法政学堂教务，尝参与江苏独立之谋。一度游南洋。后李根源长农商部，根源和匪石为旧好，延之为秘书，因此辗转于工商实业经济各部，凡若干年。乙酉入蜀，寓重庆山中华岩寺，任教重庆南林学院。一九五一年东归来沪，被聘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一九五九年三月逝世。女芸，检手稿三种，《声执》、《旧时月色斋词》、《倦鹤近体乐府》，乐府分《芦中》、《渐筑》、《桓笛》、《麻鞋》、《松径》五集。

由向仲坚、柳贡禾为之点定，油印问世，名《陈匪石先生遗稿》，匪石遗稿却每帙粘一原照片，蔼然其容，益复清晰。生前编有《旧时月色斋藏书目》，女芸悉以捐献文管会，他参加南社外，又参加如社、春音社，都是词的组织。曾谓："词乃人籁，非天籁，但必须化人籁为天籁，始入妙境。"又说："填词不讲四声，是词家的右派。"又说："词之为道，条理密，消息微，愜心殊难。"主编《七襄》、《民权报》、《生活日报》、《民国日报》。

陈　蜕　安

陈蜕安，名范，原名彝范，字叔柔。槐庭子，原籍湖南衡阳，后迁江苏阳湖，故又为阳湖（今武进县）人。他弱冠能诗古文辞，究心经世之学，连试不第，纳粟为江西铅山县知县。这时他的上峰旗人德馨，贪婪好货，受贿枉法，他耻隶其下，挂冠去。赴上海办《苏报》，设馆址于三马路中市。言论锋利，宣传反满革命，时蔡元培、章炳麟方建中国教育会，以图光复，便以《苏报》为其舆论机关。蜀人邹容，著《革命军》一文，分为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排日在《苏报》上登载。同时章炳麟又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竟斥光绪皇帝为"五谷不分的载湉小丑"，清政府大为惊诧，下令逮捕，蜕安与蔡元培闻声出亡，章炳麟及蜕安次子仲岐挺身就缚，邹容自首。后来陈天华所写的《狮子吼》一书，提及的破迷报馆案，就是影射《苏报》案。蜕安在日本，生活很艰苦，后再来上海，为清吏端方侦骑所获，系狱一年半，才得释出。阳湖汪兰皋，为蜕安女弟德晖婿，任湖南醴陵县令，他就走依兰皋。兰皋以掩袒革党嫌疑失职，留长沙以观世变，蜕安乃往来醴陵长沙间，从醴陵人史良、傅屯艮、刘泽湘游。一日，渡渌江，访红狮墓，潸然出涕说："我死，愿葬此地。"醴人宁太一，以革命系长沙狱中，凡三年，蜕安时时携酒肴就狱中赋诗痛饮。共和建国后，他仍

来上海，参加南社及国学商兑会，任《太平洋报》笔政，同社仇亮僧之北上，编《民主报》，余与报社主持人景耀月不洽，不久便南归，妻离妾嫁，子夭孙殇，抑郁成病，兰皋子汪景中日夜侍奉，友人余天遂日往慰藉，又同姓不宗的陈燕生，慕他的言行，事之如父，可是医药无效，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六日，卒于沪西寓庐，年五十有四。遗稿由兰皋为之校定付印，名《蜕翁诗词刊存》，兰皋撰《蜕盦事略》，胡寄尘有《蜕老遗事》，柳亚子有《陈蜕安先生传》，并以蜕盦在铅山县署花厅后堂所摄的家庭照，制版载于《南社丛刻》第八集上。蜕安擅画梅花和兰花，《诗词刊存》卷首，制版载其画幅，是书为非卖品，汪兰皋辑《中华实业丛报》，凡定阅丛报的，即以是书为赠品。

陈　蝶　仙

陈蝶仙，名栩，取庄子"栩栩化蝶"之意。别号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己卯六月四日。儒医月湖子，早岁风流自赏，著《新疑雨集》行世，自比金坛王次回，撰《泪珠缘》说部，脱胎《红楼梦》，点缀新词酒令，而于音律一道，言之尤详，那是他素所精究的。和华痴石、何颂花友善，时相唱和，合刊《三家曲》。曾在苍山作幕，所居为汤显祖玉茗堂旧址，有亭名绿玉，修竹环绕，中有老树蚁穴，即传说所谓的老柯。这时，周病鸳主编《同文沪报》附刊《消闲录》，提倡文艺，蝶仙诗文，连篇刊载其间，娄江许瘦蝶有所作，也投寄该录，两人互相唱酬，借该录以通声气。后蝶仙创《著作林月刊》，约瘦蝶撰稿，瘦蝶复时常寄稿《申报》附刊《自由谈》，和主编王钝根相交，经瘦蝶介绍，蝶仙任《自由谈》特约撰述。不久，钝根出营商业，蝶仙便承乏为《自由谈》编辑。他对于常识方面，知道的很多，因此常在《自由谈》上载些家庭小常识，读者非常欢迎，便在该报上别辟《常识》一栏，以飨读者，《申报》销数为之激增。蝶仙又刊《家庭常识》单行本若干册，恰值中日启衅，抵制日货，市上所流行的牙粉，非狮子牌，即金钢石牌，都是日本货。他动了脑筋，

凭他所知的一些工业常识，即在他的寓所沪南静修路三乐里，制造蝴蝶牌（谐音无敌）擦面牙粉，居然在市场上代替了狮子、金钢石牌，博得了利市，挽回了利权。再进一步，制造化妆品，时周瘦鹃驰誉文坛，嗜紫罗兰成癖，蝶仙特为瘦鹃夫人胡凤君精制紫兰香粉，并成词数阕，铸版布诸报端，作为宣传。那家庭工业社的化妆品接一连二出了好多种，销路也不差，于是家庭工业社基础稳定，扩大招股，成为有限公司。他就脱离了《申报》，从事企业，生活也就优裕起来，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以爱镜故，廊间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形，颇以为憾。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抗战时，他一度入蜀，女儿小翠，留居沪上，家报以古风代之，蝶仙覆书，小翠又演译为律诗，再寄老人，以博一笑。后来汇集成书，名为《难中竹报》。他自经商后，诗文已不多作，所作无非应酬笔墨，概不留存，他的老友周拜花认为他绝不经意之中，每多名言至理，非他人应酬之作所可比拟，为辑录《栩园诗剩》，收入《醉灵轩丛书》中，且附《香雪楼词》。晚年病胃，往往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谓是东坡养生法。但胃病始终未愈，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卒于沪寓，六十二岁。陆澹安挽联云："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夫人朱恕，后人小蝶、次蝶、小翠，辑刊之书，有《考正白香词谱》、《文苑导游录》、《女子世界》、《游戏杂志》、《大观报》、《机联会刊》等。

肖　蜕　安

肖蜕安，一署退庵，字中孚，一作盅孚，江苏常熟人，生于一八六三年。性耿介，博通经史，兼精小学，又从张聿青学医，和丁仲祜（福保）、吴子深为同学，精岐黄术。参加南社，又参加同盟会。主讲师范学校十多年。晚年卜居苏州，和吴昌硕高足赵云壑所居相距不远，彼此时常途遇，然绝不招呼，人以为怪。他擅各种书体，尤工篆书，弟盅友擅隶书，造诣均很高。他说："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

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否则学魏为伪体，学唐为匠体，无有是处。”他又说：“篆书必须能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他的书名，在苏州是妇孺皆知的，有一次，他赴附近某小酒店饮酌，店主人求他，他就写了“飞觞醉月”四字横幅给店主人，店主人大为欣喜，装裱了张诸壁间。此后每逢蜕安来饮，不收酒值。邓散木刻印从赵古泥，书法即以蜕安为师。绍兴李生翁写了一幅楹联赠给散木，字体歪歪斜斜，落款又很稚弱，散木莫名其妙，请教蜕安，蜕安拍案叫绝，说：“生翁书法已入化境，天人相合，是大学问，是真工夫。”散木才把这联珍视起来，在《新民晚报》上写了篇短文，纪着这事。解放后，他年老多病，应聘江苏省文史馆，一九五八年五月下世。他的胞侄洪迈撰了《肖蜕安简史》。儿子二人，茂、锺祥。

杨 了 公

杨了公，生于一八六四年，为南社松江派的前辈，朱鸳雏就是他栽培成名的。清季任宝山县教谕，痛恨太守某贪赃枉法，称之为“伸手包龙图”，无非讥其外清而内浊，上书巡抚告发，不意巡抚受贿，了公的教谕反被革职，便在乡间创办孤儿院，自作一联云：“革去宝山县学正堂，升迁孤贫儿院校长。”辛亥革命，他首揭义旗，地方群众，纷纷响应，事乃大定。他擅行草，鬻书自给。一九二七年，钮惕生长江苏省民政，荐举了公为奉贤县长，他早年和奚生白同隶丽则吟社，又同从杨古醒学诗文，既绾县篆，即招生白入幕，两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得，敷衍一下子公事，就去喝喝酒，做做诗钟，陶醉一番，当时宝山县县令何某讽之：“了公公不了”，他听了，说：“可配一下联，成为巧对，何令令如何？”他觉得做官没趣，仅几个月，毅然辞呈告谢，有“书生作吏，如坐针毡，罗掘皆空，补苴无力”等语。解组归来的前夕，撰一联悬于署中：“此去未携一拳石，再来不值半文钱。”他的联语，往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在沪卖文卖字，联语

为："半月砚当沿门托钵，一支笔代入市吹箫"。赁庑沪市东新桥畔，湫隘得很，榜为"藕斋"。原来该处为烟花之窟，他自喻出污泥而不染哩。他很自负，但有时又谦抑异常，他自谓："诗不及朱鸳雏，词不及杨藏一。"鸳雏是他的义子，藏一是他的胞侄。又说："生平知己有三人，一费龙丁（因龙丁曾评：了公之诗，尚未入门），一杨藏一（藏一说：伯伯的诗，无诗气味），一门生钟悃庵（悃庵说：了师于诗学源流，尚未明白，安能做诗）。"实则三人云云，故作贬词，都不允当。姚鸳雏和了公为唯一知己，所知甚深，了公的墓碑文，即出鸳雏手笔，谈及了公的诗词，如云："了公于诗词为板桥随园，理趣风发，不矜格调，晚弥刻意，骎逼宋人，后山剑南时时而遇。尤善倚声，近柘彊村，远窥片玉，若夫乘兴挥洒，遗落一切，固自有其独至，未易以迹象寻矣。"鸳雏又撰有《春食艳影》说部，书中一再提及几园，几园便指了公而言。了公玩世不恭，在报上自登作古告白："了公于正月二十一日子时无疾而终，其时独宿空房，家中人全然不晓，但见枕边有二十一日子时死七字，并有自挽联云：'哀哀孤儿，又弱慈父一个，寥寥吊客，只有词人两三。'今日是二十日，准否尚未可知。"这时为一九一七年，见者无不为之喷饭。后来了公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病逝沪寓，年六十五，真假两死期，成为奇闻。他逝世后，门生故旧，把他的手写词稿，付诸石印，名《杨了公先生墨宝》。

杨 天 骥

杨天骥，江苏吴江杨粹卿子，生于一八八〇年。以曹操诗集中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因以"千里"为号。光绪壬寅科优贡。他能文、能诗、能词、能刻、能书、能治稗官家言。他任《民立报》编辑，署名东方，和宋钝初、于伯循、徐血儿、谈善吾、陈英士，为《民立报》中坚，叶楚伧进《民立报》，由天骥所荐引，武昌起义，陈英士率革命同志攻制造局，既克，制造局总办张楚宝遁走，遗下马车一辆，车髹黄漆，非常触目，英士得之，转贻天骥，天骥每日乘这马车，到报社

治事。天骥又先后主《申报》及《新闻报》笔政，时西人福开森掌握大权，天骥非但不去趋奉，反倨傲作态，目中没有西人，冲犯了福开森的威风，即被福开森停职，他昂然不顾而去。后改弦易辙，任财政部主事、佥事、秘书，及吴江、无锡县县长、教育部视学、交通部秘书、监察院秘书等。他五十三岁时，取东坡"白发苍颜五十三"诗句刻一印，梁爰居小于天骥一岁，约明年转作赠品，陈倦鹤更小于梁一岁，越年又转赠倦鹤。一九六〇年，天骥逝世，年正八十岁。为子取名"万里"，以寓跨灶之意。天骥有一胞弟君谋，早年肄业东吴大学，时鄂省水灾，为赈灾演《血手印》新剧，君谋饰一银行经理，被人狙击，不意对方失手，弄假成真，君谋竟致毙命。宋钝初和天骥共事《民立报》，钝初作联挽之："思天下有溺者，非正命而死之。"为一时传诵。

杨伯谦

杨伯谦，名嗣轩，浙江吴兴人，旭峰子，旭峰虽科名中人，却喜新学切于实用，办小学校，命伯谦入校肄业，后又毕业中学，文辞斐然可观，尤精数理，这时柳亚子、高天梅、马君武等，主健行公学，伯谦从三人游，志益豪纵。当梁启超鼓吹开明专制，他撰《君主民主论》，以辟开明专制之谬。己酉冬，北入都门，专学法律，辛亥秋，武昌起义，他即南下，为革命奔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实业部商政司，南北统一后，不复北上，为上海尚侠中学教务长，兼授数学。宋教仁案发生，波及尚侠，校被奸人纵火焚毁，伯谦谋迁新校于高昌庙之北，联合各校，为宋教仁开追悼会。不数月，赣宁起兵反袁，上海响应，校址适在战线之内，因又被毁，学校解散，教职员工一时失所无归，他辟旅舍，以留食宿，并称贷典质，负担费用，同事无不感戴他。这样忧抑了二年，赴萍乡省父，父在萍矿务局任要职，伯谦随侍亲侧，以萍乡地僻，风气未开，他颇想有所振发，不料一病遽卒，时为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年三十二。他入南

社，和同社余天遂、蒋万里最相得。逝世后，天遂作传，万里撰哀辞和祭文，据云："伯谦眼大多白，口吃讷，不修边幅。"书学颜鲁公，自和天遂相熟，酷嗜天遂书，虽寻常短简，亦取而规抚，其善学有如此。

杨 性 恂

杨德邻，字性恂，湖南长沙东乡高桥人，生于一八七〇年（清同治）庚午六月。父绍华，生三子，性恂居长。次守仁，季殿麟。研究经史地理古文，为经世之计。家贫，以教读为生。时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学堂，性恂和黄克强同主讲席，以种族思想，灌输青年。守仁留学东瀛，性恂以家境奇窘，弟殿麟又病废，欲去不能。乙巳夏，湘中派遣留学生，性恂才得东渡，研习法政，译著甚多，都借他人名义发行。这时苏曼殊亦在日本，相晤之余，曼殊持扇为赠，他的《锦箑珠囊笔记》涉及此扇，谓："扇绘牧童衔笛骑牛，过小溪，前临峻坡，有孤松矗立，枝干殊疏落，今此扇已不见矣。"性恂三年后归国，北游京师，任《中央日报》社编辑。不久，应奉天民政司长张元奇聘，襄理地方自治筹备会，颇著成绩。己酉，被举为湘省谘议局议员，对于湘省利弊，提出许多条文，奈当局一味敷衍，不见施行，他便辞职，仍往奉天。当广州之役，死七十二烈士，守仁已由日本转学英伦，闻讯大愤，奋身蹈海（按守仁即杨笃生，一九〇七年，和亚子、天梅、巢南，小饮海上酒楼，约为结社之举。亚子《南社纪略》谓："笃生名守仁，号寒灰，别署三户愤民，革命志士。曾为《神州日报》主笔，一九一一年夏间，痛愤国事，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遗著有《新湖南》等书）。性恂本主张政治革命，这时他深知清廷不足有为，一变其宗旨，力主种族革命，武昌举义，他和蓝天蔚、吴禄贞奔走北方，以谋直捣北京，不幸谋泄，禄贞被害，性恂几遭不测，潜走沪上。民国改建，应黄克强之聘，任南京留守府秘书，时财政奇绌，他和克强筹国民捐以济中央之急。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性

恂大发言论，说是案非究治阴谋主使者不可，矛头对着袁氏，袁氏恨之刺骨，性恂在所不计。既酿成二次革命，谭石屏和性恂举行湘省独立，事败，汤芗铭来湘查办，性恂被捕入狱，越四日，即被杀，时为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性恂为学，宗阳明之说，脚踏实地，不事空谈。著述很多，癸丑之变，散失无存，仅有日记一卷，古文数篇，诗词一卷，均十年前旧作。母氏年近七旬，性恂死，隐瞒不告，母氏犹作倚闾之望。夫人郑氏，先性恂一年卒。弟殿麟为撰《杨性恂先生事略》，载《南社丛刻》十九集中。

林　之　夏

林之夏，名凉笙，号秋叶，福建闽侯人。述庵子。一八七八年戊寅七月一日生。兼文武才，豪情侠气，有不可一世之概，须黄，人称之为"黄须儿"，他即以黄须为号。示亚子诗，有"阮籍无心为白眼，曹彰有传故黄须"。参加革命，几遭危殆，又受人欺妄，深为感叹，又有"头颅无恙天留我，心胆皆寒事望人"之句。这时尚在清季，之夏在南京，任军队教练官，兼讲武堂教官，暗中策划革命运动。同时，赵厚生也在金陵，和之夏同为同盟会会员，厚生对之夏颇为钦佩，之夏一天做了三首诗，他擅长书法，写屏幅四条，赠厚生。后来厚生撰了《四十年来师友感怀录》，首列《充满同志爱的儒将林之夏》一则，把之夏三首诗加以诠释，第一首："兰芷飘零楚水滨，九歌憔悴屈灵均。高丘今日应无女，薄采蘼芜赠美人。"诠释云："借屈灵均以自见遗民爱国之孤忠。"第二首："仙娥听说貌倾城，窈窕应堪百辆迎。我尚未婚君莫嫁，秦楼他日共吹笙。"诠释云："此首意义最深远，所谓仙娥，系指孙中山先生。所谓百辆迎，当然是言整率三军，以欢迎孙中山先生。君莫嫁、共吹笙，即警告我万勿单独妄动，以待中原共同创义。"第三首："天际真人未可期，春风红豆更相思。他年检点缥缃客，泪墨迷离十幅诗。"诠释云："这首是表明立志贞笃，生死以之，虽或失败，有诗可证。"南社第一次聚集于苏

州虎丘，厚生参加，并约之夏同去。抵苏之日，共宿一小旅社，纵酒倾谈，畅论天下事，所以厚生和之夏均在首次雅集十七人之列。不久，之夏赴赣，督练新军，约一年，又离赣，有告别诸将诗，句甚悲壮，如："费尽心肝呕尽血，大罗天上看神州。"光复后，任福建都督府顾问，浙江巡阅使署秘书。久寓杭州，诗数千首，有《海天横涕楼集》，事故变迁，散失逾半，记忆补录，大都短篇而已。和诸贞壮、林步瀛、苏干宝，常相唱和，他一度化姓名为刘躬，字伯行。柳亚子辑《南社诗选》，误林之夏与刘躬为两人，分列其诗，后知有误，附在后面说明。一九四七年去世。

林 白 水

林白水，旧名獬，字万里，又字少泉，号白水，是泉字的分拆。福建闽侯人。一八七三年生，乃甲午战役牺牲的扬威军舰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游学日本，倡导狭义的民族革命主义，辛亥革命后，官福建省府法制局局长。又历任众议院议员、参政院参政。曾来上海，与书家黄蕘农比邻居。黄劝他订润例卖字，因循没有实行。他主编报刊很多，如杭州《白话报》、上海《警钟日报》、《俄事警闻》、《公言报》、《和平日报》、《舆论日报》、《生春红报》，那《生春红报》是小型的三日刊（戈公振的《报学史》，说南方小报以《晶报》享盛名，北方便推《生春红报》）。后在北京办《社会日报》，言论犀利，颇受读者欢迎。袁世凯月致三千金，白水顿时服食奢华，锋芒稍戢，他坦然对人说："我为金人了"，指的是三千金钤口而言。可是过了一时，又复纵发言论，讥讽财政次长潘馨航，潘依附军阀张宗昌，显赫一时，触怒了潘，潘便借端把白水抓了去，执行枪决，时为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女慰君撰《先君行述》，历举办报等事。所发讣告，且有："经某部枪决于北京天桥刑场"字样，为讣告的创格。章行严有诗一首："人生难得是从容，死日方征澹定功。吾友堂堂真自了，诸公衮衮孰为雄。世人妄诋盆成括，闲气堪追杨大洪。谁知黄垆

在宏庙(林死时寓北京西斜街宏庙二十号)，剩看秋碧照春红。"所谓"春红"，便指白水所喜爱的一方生春红砚。那砚是很有来历的，原来砚为闽中十砚老人黄莘田家旧藏，由他的宠姬金樱守护着，莘田在砚背刻留识记："余在端州日，室人蓄此砚，戏名生春红。盖取东坡'小窗书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之句，室人摩挲不去手。迩来砚匣尘封，启砚尚墨瀋津津欲滴也。而室人逝已兼旬矣，悲何可言！因镌以诗云：'端江共汝买归舟，翠羽明珠汝不收。只裹生春红一片，至今墨瀋泪交流'。乾隆甲子二月，莘田黄任。"按乾隆甲子，为一七四四年，传到白水手中，已有一百八十年之久了。他因爱好故，即取室名为"生春红斋"，又名其所办的报为《生春红》。自逝世后，据马叙伦所撰《潘复杀邵飘萍林白水》一文，砚归吴兴胡馨吾(维德)所有。高伯雨藏有生春红砚拓本，曾制版在某报登载着。又张次溪藏有白水死前的遗嘱，白水被逮至死，为时仓卒，是否来得及写遗嘱，成为疑问了。

林　百　举

林百举，原名钟铼，号一厂，广东梅县人，流寓北京前门外延寿寺街。曾在上海任《太平洋报》编辑，和柳亚子相识，参加南社。他不喜观剧，亚子邀他去观冯春航演"儿女英雄传"，他一观大为赞赏，做了许多诗揄扬春航，并托亚子代索春航照片，成为戏迷。在汕头时，和叶楚伧同主《中华新报》有年，两人非常投契，楚伧嗜酒若命，每饮，非百举在座不欢。一次两人轰饮俱醉，楚伧他去，百举遍寻不得，大声呼号："楚伧蹈海死了。"赤了足到海滨，时风高月黑，海波汹涌，他循着海滨呼楚伧名，逢到一买杏酪的，执了他手臂追问："你把我楚伧藏匿到哪里去了？"楚伧有诗："能饮高歌未是狂，伤心除酒没商量。它年两个凄凉冢，合勒双碑傍杜康"，真所谓生死之交了。百举有简楚伧诗："君犹豪笔我回车，倦听高谈打虱余。为问庾山枯树好，韩陵片石又何如？"又题楚伧汾湖吊梦图："青山来水

总依稀，何幸汾堤柳自围。小谪仙人原是梦，奇才异代有遗徽。霜锋椽笔参军后，泠阁疏香吊古归。我展斯图为君感，骚心莫使壮心违。”百举为革命奔走，不遗余力，得赵伯先死讯，特赴香港，吊竭其墓。又一度编《大风报》，署名老举。有人对他说：“你称老举，未免太自辱了。”问其所以，才知老举是倡妓的别名。晚年耳聋，却讳言重听，和亚子谈话，亚子口吃，颇感困难。

林　庚　白

福建闽侯林庚白，原名学衡，字浚南。一八九七年生。有人说：“他的相貌，有些像邹韬奋。”柳亚子有《记林庚白》一文，略谓：“庚白为并世之振奇人。早负神童之誉，负笈北平。辛亥光复，参预京津同盟会。民元至上海，偕某巨公创黄花碧血社，以暗杀帝制余孽为事，亡友陈勤生烈士与焉。二次革命失败，勤生先以制爆烈弹失慎殉难，庚白则浮沉议员官僚间，以诗文自遣。悼亡后，一度昌言废止婚姻，同时林北丽也有这主张，不意两人相遇，却又意合情投，便于民国二十六年结婚，北丽赋一古风纪其事，开首两句：“昔日曾同废婚论，于今循俗竟背之”，等于自我检讨，两人年龄相差一半以上。时抗战开始，淞沪兵败，国都西迁，庚白夫妇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奔走流浪。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由渝飞港，住九龙金巴利道月仙楼，乃诗人杨云史的旧居，不到八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庚白死难（时为十二月十九日）。北丽弹中右臂不死，卧病孤岛，直至三十二年初，始间关内渡。有潘伯鹰君，撰文于渝都《新民报》晚刊，纪庚白罹难事迹綦详。他颇有新思想，曾说：“吾侪处今之世，意境广而见闻新。但论读书，亦已视古人为多，奈何摹仿古人！”因此他的言行，和常人不同，又喜以新事物入诗，如咏舞场霓虹灯云：“舞终电柱如虹灿，人满脂香作态狂。”又咏红衣制服的清道夫云：（这时租界上扫路的清洁工，都穿一件红背心）“辛苦红衣除道者，低徊白袷少年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姚鹓雏为同学，二人都自负诗

才，曾刊《太学二子集》，庚白较鹓雏更为狂放，他论诗以郑孝胥为第一，他居第二位。不久，他自认为已登峰造极，综合古今，他居第一，杜甫第二，至于郑孝胥之流，卑卑不足道。实则他的诗仅步李玉溪后尘而已，如："青女双调银柱瑟，素娥三叠紫屏箫。"又："今夜月明芳草渡，去年人在木兰舟。"又："枇杷门巷红襟燕，杨柳亭台白项鸦。"又："风摇绿剪阶前柳，月晕红消镜里花。"无非以绮丽风华取胜，诗格尚不够高哩。他一度拟创办中国诗学会，自居会长，结果未成事实。他嗜吸卷烟，又喜穿西装。又喜谈星命之理，逢到亚子，却绝口不谈，原来亚子不信这一套，谈到易被申斥讨没趣哩。北丽为林亮奇女，也善诗，有《博丽轩诗草》一卷，曾为亚子题：樱都跃马图、辽东夜猎图，亚子非常称赞她："有意境，有格局，有神韵，有见解，凡是旧诗的三昧，所谓美具难并，无一不备，而又非唐非宋、非明非清，的确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抗战已达后期的作品。"

林　亮　奇

林景行，原名昶，号寒碧，亮奇是他的字，福建闽侯人。一八八五年光绪乙酉生。幼时随其父宦游羊城，即通经史，能文章。有神童之称。十三岁，来沪读书，十七岁，留学日本。回国时，值武昌起义，他奔走戎马，不辞劳瘁。他有一姊，陷入重围，胃着矢石，救之出险。民国建立，宋教仁长农林部，礼聘他为秘书，不久，入众议院。民国二年，赣宁事败，他避走辽东。民国五年夏，南归居上海。八月七日夜，赴友人约，在静安寺路马霍路口，（今黄陂南路）被英国商人克明汽车辗死，年仅三十。有一遗衣，存诸贞壮箧中。贞壮哀之，有"可怜箧笥存衣汗，想见车茵溅血斑"之句。当石门徐自华、徐小淑姊妹追悼秋瑾于杭州，陈巢南前往参加，这时亮奇才弱冠，巢南见其温文尔雅，识为奇才，而小淑为巢南女弟子，便由巢南作媒，成为佳耦。阅年，巢南处馆吴中，病足至苦，亮奇立即伴送来沪，进同济医院，扶掖饮食，料量药剂，亮奇一身任之，数十日如一

日。巢南为之感激不已。亮奇死，巢南作哀词，附识语甚长，道及侍疾经过。徐小淑，亦南社社友，请柳亚子为撰《侯官林寒碧墓表》，（亮奇墓在杭州孤山，和苏曼殊、徐自华墓相距不远，亚子曾有"地下故人应待我，春来跃马酹孤山"之句）李拔可中表为刊《寒碧诗》一册。子幼亮、幼奇。女北丽，为林庚白夫人。

欧阳予倩

南社具各种人才，有戏剧负盛名而具新思想的，当推欧阳予倩。他名立袁，和他的弟弟立斐，都是南社社友，湖南浏阳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卒，七十四岁。他是多才多艺的全能者，能诗词，擅书法，又谙外文，可是这些才能，都被他演戏和编导的盛名掩盖了。他早年喜戏剧，一九〇七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他很敬佩春柳社主持人李叔同的剧艺，常去请教。有一天，叔同约他早晨八点钟去晤谈，他住在牛込区，叔同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因赶乘电车未免有些耽误，及到了叔同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叔同开楼窗对他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延迟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叔同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他知道叔同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毫不介意。回国后，他在上海演戏，善饰旦角，张冥飞为他编《黛玉葬花》，杨尘因为他编《晴雯补裘》，都博得好评。有一次，他和梅兰芳应张季直的邀请，在南通更俗剧场演唱十天，轰动一时，季直特建梅欧阁，并撰一联张之："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且征了许多诗篇及照片，刊印梅欧册子送人。后来他不再登台，专编剧本，又导演电影，写了一本《电影半路出家记》。他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民新公司的《玉洁冰清》。第一次导演的电影是《三年以后》。第一次编导的有声片，乃是《新桃花扇》，这是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新华的主持人为张善琨，张由汪优游的介绍，认识了予倩，一晤之后，就请他导演《桃花扇》。恰巧予倩新近到过苏联、德

国、日本，参观过好多摄影场拍有声电影，很想尝试一下拍有声片的味儿，当然一口答应下来。但他认为古装历史片，颇多束缚，没有多大意思，就把已经由汪优游编好的剧本，改写一下，称《新桃花扇》，演述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青年和一个遭受迫害的女子的恋爱，故事轮廓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差不多，可是新旧时代却不一样。那《新桃花扇》的外景是往杭州拍取的，张善琨和演员金焰、胡萍等数十人同行，予倩是导演，当然非去不可。到了杭州，在一个大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分住着。那时旅馆的惯例，旅客的姓名，必须标出在室门前。张善琨独居一间，上面标着"张善琨先生"，其他只标姓名，没有称呼。这给予倩发觉了，顿时大不高兴，认为大家一起工作，还分什么高低。便严辞诘问："怎样资格才是先生，怎样资格就不配称先生？"且忿忿然欲回上海，说"从此不再干这低人一等的事"。张深怕电影停拍，受到损失，忙叫旅馆经理出来道歉，并取下牌子重新标过，一律加上"先生"二字，予倩才平息怒气。从这小小的事儿上，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平素明辨是非，富有斗争精神，的确是可钦可佩的。他曾演出《黑奴吁天录》，影响很大。并编有《战时戏剧选》。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的夫人刘韵秋善绣，有针神之号，儿子山尊，也是位名导演。

经亨颐

经亨颐，字子渊，号颐渊，浙江上虞人。生于一八七二年丁丑四月，一九三八年戊寅闰七月二十八日卒，六十二岁。他颀然身长，风度潇洒。弱冠时，留学日本，专攻教育，返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兼省教育会会长。民国十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总务长。返浙后，任春晖中学校长，为时较久，浙江教育界人士，多出其门下。他又提倡人格教育，和提倡职业教育的黄炎培，齐名当时。他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总是应允的，有一学

生刘质平(一九七八年，在沪逝世)，在校时耽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他为了培养音乐专门人材，给以宽容，照样授以毕业文凭，后来刘质平果然成为音乐名家。他好金石篆刻，书法《爨宝子碑》，得其神髓。五十以后作画，画多花卉，经常画松，因榜其斋舍为"长松山房"。他和何香凝、柳亚子友善，香凝为作长松图，亚子游浙，即下榻于长松山房，所以亚子诗有："名湖东道谁为主，一老峥嵘未白头"，即指此而言。当时亚子又为长松图题一古风："长松先生人中豪，结庐喜在山之坳。岁寒不数梅与竹，苍龙直幹干云霄。两松揖让恰相对，一松偃蹇山墙外。蟠天拔地百轮囷，戴月披风万光怪。放毫谁写长松图，须眉巾帼南海何。养疴适馆逾两月，兴来时对长松哦。贱子东西南北人，短缘暂与松为邻。命题敢拂主人意，为松写照惭不文。"他又和几位画侣，结寒之友社。子一，已故世，女普椿。魏金枝为撰《经颐渊先生事略》，载《茶话》月刊。

庞 树 柏

庞树柏，字檗子，号芑庵，江苏常熟人，一八八四年光绪甲申生。父继之，以争漕赋触怒清吏，被系入狱，忧愤而死，母钱氏身殉。这时，树柏年十五，赖亲戚之助，肄业江苏师范学校，受知于监督罗叔言。毕业后，历任江宁思益、苏州本渎和常熟等各两等学堂教席。树柏具革命思想，武昌军兴，他主讲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宋渔父、徐天复等，参与上海光复事宜，是年九月十八日，常熟响应，树柏实为首谋。这时邑人有策划诸莠民作乱的，树柏力劝知县翁有成反正，速挂白旗，以弭扰攘。翁知县懦怯无能，不知所措，正全境汹汹间，而吴淞光复军开到，集官绅於于公祠，统领龚先燿拟夺知县印，藉以发号施令。翁面有难色，龚统带拔刀出鞘，要杀翁知县，树柏恐出乱子，立大声发言："翁知县深明大义，决不拒绝反正，容彼赴署取印来，往返约一刻钟，一刻钟印不来，愿代翁斫头。"翁既交印，事才定下，翁心中很不愿意，加之邑中奸徒，平素倚仗官府，

恨树柏刺骨，欲杀之以为快。一天，树柏坐茶馆中，县吏大猎数百人，手炷香，伪作请命状，一拥而入，炷香炙树柏额，正危急间，有人挟树柏越窗遁走，才得脱险。便移家上海而不返，任课澄衷、爱国等校，造就人才很多。他在清季，和吴瓘安同读于吴中沧浪亭畔，又和黄摩西结三千剑气文社，南社初次雅集于虎丘张东阳祠，树柏为到会十七人之一。这时，清室尚未推翻，大家抱着亡国之痛，酒酣耳热，亚子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树柏作诗谓："众客酬酢一客唏"，一客即指亚子而言。他著有《玉琤玑馆词》，深得朱彊村的称许，为之点定。一九一六年丙辰重阳前四日卒，三十三岁。梁溪王蕴章裒刊其遗集，亚子作序，萧蜕安为传。在《玉琤玑馆词》没有刊出之前，吴江陆明桓得其手稿，由他的夫人柳蒨雯手录，供闺中秘笈。蒨雯以难产逝世。后由其内母舅沈雪庐绘绣篋写词图以为纪念。明桓，字简敬，也是南社社友。

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安徽合肥人。南社烈士之一。历主《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笔政。在《民立报》为时较久，和叶楚伧同事，两人交谊很笃，风雨之夕，常和楚伧对酌，以遣闷怀，某晚，雨雪交加，楚伧无钱沽酒，鸿仙也阮囊空空，鸿仙即卸其大氅，嘱馆役付诸质库，以质到的钱，尽数买酒。楚伧酒后兴发，执笔伸纸，叠成篇什，因称鸿仙为"解人"，从此馆中同事都把"解人"代替了他的名字，鸿仙索性刻了一方"解人"的名章，作为别署。他反对袁政府，于一九一四年秋，在上海嵩山路三十九号寓所被暴徒狙击死。不到两个月，徐血儿又以逝世闻，身后都很萧条，楚伧当时曾为鸿仙与血儿募集赙金，有篇小启，骈四俪六出之，很是典丽。略云："回车腹痛，酹酒拜太尉之坟；听笛心伤，泛舟访山阳之里。况夫旌旗变色，来君叔饮刃帐中；心血成灰，李长吉修文地下。如我《民立报》故人范鸿仙、徐血儿两先生者，同为志士，永作陈人，金刀动掩芒之悲，玉

树下长埋之泪。虞翻吊客，几叹青蝇；张邵旧交，驱来白马。”原文很长，据吴眉孙语人，这篇文章，是他代作的。

范烟桥

范烟桥，名镛，江苏吴江同里人。读书吴中草桥中学，为胡石予弟子。后入南京东南大学，体健硕，人以南人北相称之。当其十三四岁时，居故乡同里，即耽好文史，从金鹤望游。喜发表文章，便和同乡张圣瑜发起油印新闻纸，初名《元旦》，继改《惜阴》，又扩充为《同言》，经二三载，地方人士竟视为舆论所托，且改用铅字排印，为吴江报纸之首创。此后以文会友，结同南社，把乡先贤袁东篱的故居复斋作为社址，发行《同南社社刊》十集，社友达三百余人。又从事地方教育，任劝学员，被举为县教育会会长。他二十九岁，随父葵忱孝廉移家吴中，购屋于温家岸，是屋具有园林之胜，老树参天，浓荫长蔽，有池塘，一泓清水，奇旱弗涸。因父字葵忱，取葵心向日之意，名其居为向庐，又以墙西为顾阿瑛雅园遗址，又榜其东偏小室为邻雅小筑，旧栽山茶，尚着花繁荣，他有“一角雅园风物旧，海红花发艳于庭”之句。他昆仲甚多，如佩萸、菊高、剑威，均治文艺，系千却擅画，绘有向庐十胜画册。他潜心著述，有《中国小说史》、《鸥夷室杂缀》、《吴江县乡土志》等，日记数十年不辍。又和赵眠云等结星社，办《星报》，编《珊瑚杂志》，又主讲东吴大学。东吴图书馆所藏古今笔记特多，他发宏愿，于一年中遍读一过。抗战军兴，他避居沪上，仍以教书写作为生。一度为某报撰笔记，专谈吴中食品，名其篇为《苏味道》，借用唐凤阁舍人的姓名，颇具巧思。他又写了一篇《离鸾记》，以小说家言，叙述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楚楚可怜，没人加以援助，由于描写逼真，似乎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发表在《申报》上，忽有一读者，自金陵来书，托报社转达作者范烟桥，问书中弃妇的姓氏里居，愿为之觅。烟桥告以纯出虚构，才罢。他和同社曾蘧庐（纫秋）女士唱和，月必数次，曹习《灵飞经》，妙得神髓，他

把所贻书札诗词，裱装成四巨帙，后来他刊印短篇笔记《茶烟歇》，便请邃庐书写封面。他又和同社徐稚稚很相契合，往来信函，俱填成《离亭燕》小令，一月间成二十馀阕。他撰小说，从不为旖旎言情之作，有强之者，他婉谢说："言情之乐者近乎荡，言情之哀者近乎伤，都足影响青年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意志。"他嗜洞庭碧螺春茶，酒兴又甚豪。书法得其舅父钱云犀的指导，工于行草。能绘折枝墨梅。解放后，为江苏省政协代表，先后长苏州文化局及博物馆，四凶横行，遭受迫害，一九六七年丁未二月二十一日卒，七十四岁。生于一八九四年，岁值甲午，因与郑午昌、汪亚尘、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等结甲午同庚会。四凶被斥，吴中文化界曾为昭雪平反，举行追悼。

郁　华

郁华，原名庆云，别署曼陀，浙江萧山人。是作家郁达夫之兄。一八八四年生，一九三九年卒。父亲是私塾教师，早死，母亲以针黹为生，领着郁华和他的两个弟弟养吾、达夫过着艰苦的生活。郁华读书很聪颖，成绩很好，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先后肄业早稻田大学和法政大学，后来官费停发，他就写稿投寄报刊，把稿酬来缴学费，才得勉强毕业。回国后，供职司法界。一九一三年，又被派到日本考察司法，那时他的二弟养吾正在学医。他就把三弟达夫带往日本留学。达夫天才横轶，成为五四以来的名作家，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栽培。郁华历任朝阳大学、东吴大学法科教授，撰有《刑法总则》及《判例》，作教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他任沈阳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沈阳沦陷，日方拟委以要职，他潜逃皇姑屯，辗转回北平。一九三二年到上海，担任江苏高二分院刑庭庭长。该院设在英租界海宁路相近，俗呼新衙门。公暇常赴相距不远的吉祥寺，访若瓢和尚，藉以疏散，谓"煮茗谈禅，人生一乐"，若瓢善画兰竹，他擅画山水，兴至，相互调丹泼墨，作一二小幅，都是很潇洒的。一九三三年，廖承志在沪被捕，南京军法处要求引渡，郁

华不同意交给特务机构非法处理。当时何香凝老人严辞责问南京政府，并多方设法营救，宋庆龄也委托民主人士唐鸣时律师向郁华说明承志的被诬，承志才赖郁华之力，开释出狱，香凝老人绘了一幅春兰秋菊图，赠给郁华作为纪念。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他仍留沪，坚持司法岗位，那时敌伪奸徒，作恶多端，这些罪犯在他审判之下，莫不严加惩处。敌伪方面恨之刺骨，一再给他恐吓信，谓："如不参加我们的组织，难保你的生命"。可是他置诸不理。结果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他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这件政治暗杀案，《中美日报》记载很详。各地报纸，也纷纷揭载，表示愤慨。次年春，上海律师公会、市商会及各界人士，在湖社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这时他的三弟达夫在新加坡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富阳地方人士为他在鹳山筑着血衣冢，郭沫若在碑上写道："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爱国青年之得其庇护以存活者甚众。"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适当的。郁华不仅邃于法律，擅画山水，又喜作诗，他在日本时，参加思古诗社，和唐企林、侯疑始、杨楚孙、刘揆一、黄子彦、盛倚南，及日本汉诗学家森槐南等唱和为乐，社课刊为单本。他有《静远堂诗画集》，柳亚子为作序言，有云："三十年前，余与同人结南社，以文章气节为当世倡，一时不乏断头沥血之雄……顾自鸡虫构难，中原板荡，反颜事仇，颇多败类。而富阳郁君曼陀独能守正弗挠，壮烈以死，谓非吾社之光荣哉！"他的女儿郁风，曾主持《救亡日报》笔政，善摄影，又擅长水彩画和油画，间作国画，任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黄苗子为伉俪。

周 人 菊

周人菊，名伟，江苏淮安人，一八八五年生。和张雪抱、周实丹为淮上三杰，三杰都籍隶南社，他和实丹更为友善。实丹自号山阳

酒徒，喜饮葡萄酒，一樽相对，各倾肺腑，酒酣，实丹诗兴大发，不择笔，不择纸，随意涂抹，人菊见则录存，明天出示实丹，实丹醉后之作，或忆或不忆了，这样有好多年。辛亥秋，义师起于武昌，各处响应，实丹伸大义于故乡，登坛誓众，被山阳县令姚荣泽杀害。人菊大哭，为草《周烈士就义始末》，以昭告天下。且搜罗实丹遗稿，印《无尽庵遗集》行世。他的《哭实丹诗》，有一小引，述及这事。如云："读频伽手写徐江庵《话雨楼诗集》，（这时，柳亚子得此诗集，印行贻人）因念频伽眷怀故人，死生无间，且于死后弥笃，可谓缠绵悱恻多情人矣！余与亡友实丹过从交游，不止十年，情谊之笃，视频伽江庵有加无已。烈士死后，余为印遗集于海上，颇多遗漏，求之烈士友辈中，亦鲜有藏其手泽者。烈士生平所作诗，不下数千首，自删定者亦不下千首，其酬应代替之作，尚不与焉。乃今所存，仅得半数，知必有零星遗稿，存于天壤间者。余与烈士交最深，竟不能学频伽之晨钞暝写以慰江庵于九泉，而光遗泽于天壤，又不能任搜求之责，其有愧于古人及吾亡友者不既多乎！"人菊流寓上海多年，执着教鞭，嗜酒外，喜听大鼓书，赞誉白云鹏及小黑姑娘。后返淮为县议员，不料淮地忽遭兵祸，室庐荡然，人菊穷无所归，又复沾染烟霞癖，潦倒以终。他所居为淮上之车桥镇，镇有五桥十三庵之胜，人菊镌一印章"天下第一桥"，常钤于诗笺或画幅上。他以名人菊故，专事画菊，疏茎秀蕊，别具逸致，或为月华秋，或为昭容紫，或为宫花锦，或为七宝盘，无不妙肖其状，有时画洋菊，色泽不一，姿态各异，不拘拘于粉本，有造物在我之概。

周芷畦

周芷畦，名斌，一字志颐，浙江嘉善人，与弟志成，同隶南社。师事周春霆。家有汾南草堂，因署汾南渔侠，门前为小云台，俯临汾湖，到了秋天，芦苇萧瑟，烟水苍茫，几叠远岑，隐约如画。最初钱德钧居此，赵松雪为绘水村图，魏禹平继之成二图，一徐虹亭绘、一李

南溟绘，至郭频伽作第四图，汪宜秋女史题了一诗："深闺未识诗人宅，昨夜分明梦水村，却与图中浑不似，万梅花拥一柴门"，一时传为韵事。芷畦又请孙彦饼、陈菊如各绘一图，为水村第五图，广征题咏。他又仿朱竹诧擢歌，成《柳溪竹枝词正续》百五十首行世，竹枝词有涉及该图的，如云："拟将终老烟波意，写出水村第五图"。后迁居沈氏园，用郭频伽移居原咏，成诗四律，并请岳吟芬女士别绘一图以为鸿雪。晚年于汾湖附近购地数弓，筑屋为菟裘，以绌于资力而未果。但诗兴甚豪，曾叠韵至一百数十首，又好酒，和柳亚子、蔡冶民、王大觉诸子，结酒社，集必轰饮，狂言惊座。又喜山水，揽天台雁宕之胜，成古今体诗七十余首，刊《台宕游草》。壬子岁，为众议院议员，寓居都门，又刊《燕游草》，早岁从事革命，武昌起义，他和张须时、沈守瓶、许闇仁辈，向军队宣传革命意义，竖白旗以响应。癸酉冬日卒。当亚子乡居时，以汾湖为吴越间巨浸，汪洋数十里，南属嘉善，北属吴江，毓秀锺灵，诗人辈出，拟辑《汾湖诗征》及《汾湖全志》，为众擎易举计，把陶庄归给芷畦征集，西塘给蔡文镛、周庄给王德锺，芦墟、莘塔、黎里、金泽，由沈昌眉、凌景坚、顾无咎、陆明桓分担，北库属诸柳鸣鸿，奈造端宏大，没有成就，独芷畦辑成《柳溪诗征》六卷。柳溪以陶文于迁居于此，因名陶庄，《柳溪诗征》，芷畦生前未刊，既下世，他的邑人袁弘深谋付梨枣，未成事实，芷畦弟志成，把这遗编给亚子，亚子列入《南社纪念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周 柏 年

周柏年，名觉，原名延龄，浙江吴兴人。富于革命思想。工书法，清季寓沪，设一铺子于望平街福州路口，专售印泥水晶图章等文具，取名新世界。雇一盐城人底奇峰接受刻印生意。辛亥起义，沪上陈英士响应起兵，谋刻印章，为文告钤印，商之各刻字店，大都惮于清吏，万一事发，恐被株连，不敢承接，虽许以倍值，亦婉拒不

受，陈英士忽想到周柏年，和他同乡，动以同乡之谊，柏年一口允诺，私嘱底奇峰秘密镌刻，许以重酬。不久上海独立，所有公文，居然朱印赫然，都是奇峰所镌。奇峰追随英士，颇效微劳，得出入沪军都督府。孙中山返国，被举为南京临时大总统，总统府设有印铸局，英士竭力保举奇峰，奇峰一跃而为印铸局局长。柏年也一度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不久辞谢，东游日本，作诗写字，终其余年。

周 桂 笙

周桂笙，名树奎，上海人。子云子，生于一八六三年。肄业上海中法学堂 治法文，兼学英语，投稿于梁启超所办的《新小说杂志》。后汪庆祺创刊《月月小说》，聘吴趼人任撰述编辑，桂笙为翻译编辑，和趼人甚为莫逆。趼人曾说："余旅沪廿年，一无所成，惟得识桂笙，亦不虚此行矣。"桂笙又佐李怀霜编辑《天铎报》，辛壬癸甲间，从民党奔走革命，袁氏叛国，威胁利诱，他置诸不理，李怀霜为呈请参谋部长李烈钧，由内务部咨陈政务会议，给桂笙四等嘉禾章，他于城南辟地四亩许，筑屋数间，颜曰：辛盦，且谓："辛之为言新也，于古相通"，又以知新署斋额，撰《辛盦记》，怀霜为书立幅，张于壁上，一度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独资经营航业，参加南社较晚。性敦朴节俭，惟好饮酒。生平所阅中西小说，凡千余种，曾发起译书交通公会，他富理想，著有《飞往木星》一书。和曾少卿子泽霖友善，泽霖办有中华美术石工制造所，用汉白玉石琢为器皿，桂笙请为其父子云造一石像，须眉毕肖，视为至宝。桂笙一九二六年卒，六十四岁。子颛，女宝贞、瑞楠、菊荣。

周 实 丹

周实丹，号无尽，为淮上三杰之一。有大志，耽文史，能诗善饮，故自号山阳酒徒。肄业两江师范学校，师事严叔平。此后乃移家金陵。遭时丧乱，感慨伤怀，一一发之于诗。亚子与陈巢南、高天

梅创南社，实丹参加社籍。庚戌秋，高吹万、高天梅、何亚希、姚石子、蔡哲夫、高平庵等，结伴作金陵之游，实丹与天梅素未见面，实丹观天梅的举动，以为此必天梅，天梅察实丹的状态，亦以为此必实丹，及通姓名，果然，相与握手大笑。即登临凭吊，诗酒唱酬，得诗数十章，后刊《白门悲秋集》。实丹风流自赏，和同邑棠隐女士相友善，棠隐能诗，书法东坡，慕实丹才，颇愿委身，实丹亦爱棠隐婉娈多情致。可是棠隐父亲贪某氏子家资富厚，贸然许配某氏子，棠隐以所适非偶，抑郁死。实丹大恸，为棠隐作小传，复绘秋棠图，征南社社友题咏，又吟《秋海棠》绝句，前后数十首。亚子谓："余观实丹烈士生平，盖缠绵悱恻多情人也。一朝见危授命，慷慨慕义，奋为鬼雄，贤者不可测，亦足为我南社光也。"自义师起武昌，金陵犹未响应，实丹不欲居危城中，全家归淮。不久，苏常扬镇相继反正，他在故乡，力伸大义，与阮梦桃被举为巡逻正副部长，登坛誓众，辞气凛然。山阳令姚荣泽首鼠两端，态度不明，实丹与梦桃同往诘责，荣泽密率爪牙，执二人置诸死地，时为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老父叔轩，年已古稀，亦遭桎梏。荣泽谋锢禁十年，以绝后患。后来荣泽看到大势已去，遁匿南通，叔轩才得释出。实丹冬夜感怀诗："伤心乱世头颅贱，黄祖能枭祢正平"，说者谓之诗谶。刊有《无尽庵遗集》。亚子为撰《周烈士实丹传》，且以实丹遗象，制版印于《南社丛刻》。夫人王氏，子一、女一，均幼稚。妹芷生，亦入南社。

周 越 然

周越然，名之彦，浙江吴兴人，一八八五年生。祖父岷帆，著《螟巢日记》。父镜芙，吴平斋为题小象，有云："二十成进士，声闻满帝京，观政在铨曹，激扬励官箴。"可知是宦途中人。越然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室，治英文，其兄由墨，主编商务《英语周刊》。越然所编的《英语模范读本》，为各校所采用，销数广大，因此所得版税之多，为从来所未有。他喜买书，有外国书，有线装书，有外国古本，

有宋元明版，有中外的绝版书，以及食色方面的秘籍，包罗万象。他榜其室为言言斋，有问他取义所在，他说："我藏书以说部及词话为多，说与词二字的边旁，都是'言'字，故叠二字以寓意而已。"他沪寓虹口，"一二八"之役，被焚古本书一百七八十箱，西书十几大橱，但他却不以此而稍挫其气，广事补购，不数年又复坐拥百城，以藏书家见称于时。他藏不同版本《金瓶梅》，竟多至数十种，又藏《续镜花缘》四十回稿本，作者华琴珊，别署醉花生，斋名竹风梧月轩，外间知之者甚少。他的著作，有关于书的，有《书书书》、《生命与书籍》、《书与观念》。又《六十回忆》，内容有《苏人苏事》、《言言斋》、《我与商务印书馆》、《康有为伍廷芳陈独秀》、《小难不死》等篇，颇饶趣味。戴季陶曾从他学英文，有师生之谊，戴任考试院院长，曾聘请他，遭拒绝。他待人极谦恭，青年晚辈，亦尊称之为"兄"。酒量很宏，能饮黄酒五六斤、或啤酒十二瓶，抗战胜利后逝世。后人贤珉、祉民。

周瘦鹃

南社的唯一园艺名家。他六岁丧父，家道贫困，依靠母亲针黹为活。肄业上海西门民立中学，为文冠其侪辈。校长苏颖杰非常喜爱他，教师孙警僧又极鼓励他。不料离毕业仅一学期，忽患大病，眉毛头发都脱光，后来瘦鹃以特制假发戴上，直至晚年，不事修饰，便去假发成为髡首，眉毛没有办法，常架墨晶眼镜，用以掩饰。苏校长认为他功课优良，虽没有读到终了，就破例发给毕业证书，留校教课。可是他不善管理学生，课堂上嘈嘈嚷嚷，没有秩序，他自己觉得教书非其所长，试行投稿。有一天，他在城隍庙旧书摊上购得《浙江潮》旧杂志，载一法国恋爱故事，他就把它改头换面译为五幕剧，标题《爱之花》，署名泣红，投寄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获得稿费十六元。从此就继续写作，投稿《时报》社发行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署名周国贤。后认识了编辑包天笑，由他提掖，才得成

名。后来进中华书局，翻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得了一笔较大的稿费，由此始得和胡凤君结婚，年二十二岁。此后再接再厉，连续翻译了好多种。他是最早翻译高尔基的作品，这时一般人尚不知高尔基其人，一九〇七年，鲁迅正在教育部当佥事科长，亲自审阅加批，大加奖励，他也引以为荣。不久他进《申报》，编附刊《自由谈》及《春秋》，又为中华图书馆编《礼拜六》，为大东书局编《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等杂志，顿时蜚声说苑。他爱好紫罗兰花，那是有一段因缘的。这时他尚未结婚，有一次偶观务本女学所演的戏剧，演剧者周吟萍，活泼秀美，他很爱慕，不知怎样，就认识了她，往还既频，谈到嫁娶，吟萍家境很富裕，瘦鹃是个穷书生，对方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事多磨，成为泡影。而吟萍是个弱女子，在封建家庭压迫之下，没有办法，只有饮泣。吟萍有一西名violet，瘦鹃念念不忘其人，也就念念不忘紫兰其花。他所编的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每期汇集前人词中有"银屏"二字的，辟为一栏名《银屏词》，无非为吟萍的纪念，而事有凑巧，瘦鹃的儿子周铮娶郑子褒女为室，女名"玉带"，恰与"银屏"成一巧对。他富于审美观念，爱花成癖，不论盆栽盆景，经他设置，都成佳品。当时上海有一国际性的中西蒔花会，瘦鹃的同学蒋保厘，是蒔花会的会员，介绍瘦鹃入会。一九三九年夏，瘦鹃参加大小盆栽二十二件，配着红木矮几及十景橱，又以百余年的爬山虎古桩作主体，附以松柏、菖蒲、黄杨、文竹、六月雪、金茉莉、细叶冬青，旁侧列古佛一尊及灵芝一盆，那几案有作秋海棠叶式的，有双连树根式的，引起无数西人的赞美，瘦鹃获得了荣誉奖状。翌年秋，又有秋季年会，瘦鹃以悬崖白菊，蟹爪黄菊，分种于紫砂旧盆和古瓷瓶盆间，加着水石盆景共二十九件，又附菖蒲、北瓜、小榆、稚柏、水棕竹、灵璧石、达摩像等点缀品，获得全会总锦标，及英国彼得葛兰爵士的大银杯一座。瘦鹃很得意，有诗："要他海外虬髯客，刮目相看郭橐驼。"又："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国衣冠拜下风。"明年秋季年会，瘦鹃煞费

经营，罗致十八学士大菊花及粉霓裳、月下雪等名种盆景，或仿唐六如的蕉石图，或仿马远的古木及赏菊东篱、寒江独钓的画境，极活色生香、清华澹逸的能事。岂知主持的西人，不甘总锦标连落华人之手，瘦鹃被抑，仅得次奖，他中心忿懑，从此退出该会不再参加。他以善用古人名画制为盆景，题一诗云："蕉石传神唐伯虎，竹枝貌肖夏仲昭。生香活色盆中画，不用丹青着意描。"他本主编《申报》附刊《自由谈》及《春秋》的，这时他辞了《申报》辑务，在苏州王长河头辟紫兰小筑，大家称为周家花园，蓄着百年的大绿毛龟，五人墓畔移来的义士梅，白居易手植的槐树枯桩。又蓄着金鱼，以命名俚俗，乃用词牌名代之，如朝天龙改为喜朝天，水泡眼改为眼儿媚，翻腮改为珠帘卷，堆肉改为玲珑玉，银蛋改为瑶台月，五色绒球改为五采结同心等，上海市动物院金鱼部均采用。抗战时，他避难到上海，居愚园路的田庄，为维持生活，借海格路一小圃，售卖盆栽盆景，有"头衔新署卖花人"之句，邓散木撰一联为赠："个中小寄闲情，待移来五岳精灵，供之几席。此处已非故国，且分取南冠涕泪，洒向花枝。"解放后返苏，重整故园，芳菲满目，朱德委员长送他兰花，周恩来总理夫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他园中，在签名簿上签了名（现在这签名簿归公家保存了）。他得到杨彭年手制的竹根形紫砂花盆，甚为珍视，嘱家人："将来逝世，骨灰装在这盆中，置于其家梅屋，插以灵芝，衬以灵璧石。"又一次和人闲谈，谈到死的问题，他说："深愿满室花香，于氤氲气氛中熏醉不醒，允称善终。"讵意在四人帮威胁迫害之下，他投井而死，所愿成虚，能不痛惜。如今已为瘦鹃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由政协优待其家属。他一八九五年乙未闰五月初二日生，一九六八年戊申七月十八日卒，七十四岁。著作很多，所编刊的有《新小说丛编》、《小小说选》、《曼殊余集》、《亚森罗平全集》、《消闲集》、《信美集》、《碎琼集》、《霏玉集》、《忆语选》等都是。

柳亚子

郭沫若评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维护南社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都起着积极作用。"亚子是江苏吴江黎里镇人，生于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父亲钝斋、叔父无涯，都学养有素。他崭露头角，当然渊源于家学。至于个性的倔强，他自己说是"遗传于父亲者为多"。母亲费漱芳，曾从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丸如读书，《诗经》和《唐诗三百首》，都能熟练背诵，所以亚子又得力于母教。他名慰高，字安如，读了西方名著《民约论》，改名人权，字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居，亚子的取名，即从亚卢而来。更慕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为人，又袭用弃疾为名，复号稼轩。顾青瑶女士为他刻了"前身青兕"四字小印，更以青兕为别署。他十七岁，入上海爱国学社，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诸人游，始谈革命。十八岁，入金天翮所办的自治学社。十九岁，与冯绍清发起苏苏女学于苏州，二十岁至上海，由高天梅、陈陶遗、马君武、刘申叔的介绍，入同盟会，复以蔡元培的介绍，加入光复会。主办健行公学，发行《复报》。秋天回到家乡，和郑佩宜结婚，伉丽甚笃，且刻了"佩宜夫婿"的印章。二十三岁，与高天梅、陈巢南、朱少屏、姚石子办南社，以文学倡导革命，犄角同盟会。初仅十七人，一直发展到了一千一百多人，成为大规模的文学革命集团。他自称为：革命军的马前卒。（按邹容亦自称：革命军的马前卒）民国成立，由雷铁厓介绍，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没有数天，便托病辞去。历主上海《天铎报》、《民声报》、《太平洋报》笔政，以敢言称，尤其在《天铎》署名青兕，更为锋利。丁父忧归乡，沉酣典籍，网罗吴江人所著的书，达千余种。辑《吴江县志》、《分湖全志》、《分湖诗文词征》，都刊印成书。后与邵力子、陈望道、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等创新南社。三十

八岁，国民党改组，入了国民党，组织吴江县党部，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出席广州二中全会，忽然有所感触，拂袖归隐。军阀孙传芳借端要逮捕他，缇骑四出，到他家里搜查。他匿在复壁中，瞑目待尽，默成一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结果未被发觉，得以脱险。即化名唐隐芝，逃到上海，编《苏曼殊全集》。四十一岁那年五月去日本东京，住乐天庐。过了一年归国，把所写的诗篇，取名《乘桴集》，刊印出版。抗战时期，他流浪重庆、桂林、香港，自比行吟泽畔的屈原。有一位画家便把亚子作为模型，画了一幅屈原像，亚子非常喜欢，郭沫若曾草《今屈原》一文，收在《天地玄黄》集中。他潜心南明史研究，搜集了很多和南明有关的典籍，钱杏村、谢刚主又提供了很多资料。他写了《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经过兵燹，又写《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这许多都收入在他的《怀旧集》中。他一方面埋头故纸堆中，另一方面也关心国家大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全面抗战，反对蒋介石的阴谋发动内战。他电蒋方中央党部，有云："中枢负责当局，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市民切齿，而当事者无悔祸之心何也？"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他在重庆时，和毛主席有过二次交往。解放后，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途中他有一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及和毛主席把晤，更有"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的诗句，都足以表见他对新政治、新社会喜悦的心情。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中央曾派一位警卫员李全然，为他服务，非常周到。亚子有诗："此是人民新战士，老夫耄矣合低头。"他住居颐和园中，常和叶剑英、邓小平、董必武、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往还，且做诗赠给他们。他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照旧历算，恰为五月初五端阳节，屈原投汨罗江，也是这一天。南社同社

赵赤羽有诗挽他："年年屈原节，凭吊共端阳。"他的夫人郑佩宜直至一九六四年病殁。所有遗书六、七万册，字画文物，如文嘉的垂虹亭图卷、文伯仁的石湖草堂图卷、太平天国极珍希的文献，及他自己所用的印"列宁私淑弟子"、"礼葬招桂之龛"等若干方，都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及苏州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他平素保存的所有信札、诗笺、传单、说明书以及种种票券，有数十箧之多。他的姨甥徐孝穆为之一一整理，归于公家，子锡礽，号无忌，师事万继长，万也是南社社友。女无非、无垢合著《菩提珠》一书，解放后，又为父编《柳亚子诗词选》，一九五九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选的诗词，自一九〇三年起，至一九五一年止，仅《磨剑室诗词》的一部分。亚子还有义女三人：陈绵祥、谢冰莹、萧红（真姓名为张迺莹）。他所编刊的书很多，如《中华民国开国杰士传》、《皇明四朝成仁录》、《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南社丛刻》、《南社通讯录》、《流霞书屋遗集》、《陈蜕厂诗文词集》、《宁太一遗书》、《庞檗子遗集》、《陈勤生烈士遗集》、《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冬花诗集》、《女弟侠侬遗文》、《女弟英侬遗诗》、《张秋石女士遗文》、《曼殊遗墨》、《曼殊全集》、《巢南先生五十寿言集》、《春航集》、《子美集》、《吴中十女子集》、《郭灵芬手写徐江葬诗》影印本、《陈复纪念集》等。又《羿楼客籍》两册，乃来访客人的留名。以上许多书，有些醵资印行，有些独资印行，耗金以万元计。听说新南社社友毛啸岑曾编写《柳亚子传》十万言，惜于四凶横行时散佚，没有发表过。谈到亚子的性格，有和常人不同处，他既天真，又复率直，知道他性格的，都乐与之交，不知道的，有时竟受不了。他和柳非杞通讯很勤，积累了数百通，非杞拟为他编刊《柳亚子书简集》，亚子反对说："等我死了以后再讲吧！"实则亚子的字很难认识，并不是草书，而是他自创的一种简体字和象形字，他自己说："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的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这如何要得呢！有书画家楼辛壶批评我，说我的字是意到笔不到，此语我极佩服，但

写时总是贪懒，贪快，不肯痛改。简琴斋说我是唐人写经体，恐是讲笑话吧。”亚子写信是如此，可是写条幅尺页却不然，行格气息都很好，所以他在重庆曾订润例卖过字。他又在致非杞信中，谈到他的斋名：“我的书斋名有不少，但有长用和暂用之别。譬如：磨剑室，我是十七、八岁就用起的，我的诗集，就叫《磨剑室诗集》，那是长用的。那礼蓉招桂之盦，是从日本回来用起的。至于乐天庐，在日本时用，回来就不用了。那活埋庵，是国军西撤后所用，将来胜利到来，或是我个人离开上海，这时活死人要自由行动，无需埋起来，自然也用不着了。”这些话，都是很风趣的。

侯鸿鉴

侯鸿鉴，字葆三，江苏无锡人。生于壬申十月十九日，取小阳春之义，乳名小春，又号梦狮，原来他母亲梦抱小狮而生。他幼年很苦，他的《五十无量劫反省诗》，戊子十七岁有一首：“瓜训炎凉增我戚，豆渣风味更谁怜。不堪糊面分餐晚，灯火酸辛井灶前。”注云：“盛暑自市购西瓜归，母曰：世态炎凉，尚须忍耐，岂气候之暑，不能耐耶！隆冬，母子及妹侄常以豆渣用盐拌以当蔬。米罄则购面成糊食之。”六十岁后多病，因号病骥老人。幼从朱逊甫、俞仲还读书。逊甫、仲还都能诗。十三岁，便有《藏经阁诗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擅绘事。他授徒糊口，且复卖文，曾在一天中作赋七篇，大家惊为神捷。又附课南菁书院，常以经学得奖。他在故乡办报，为报坛老前辈。曾和裘葆良办《白话报》，后又和曾敬诒办《时务报》，开风起之先，尽觉牖之职。壬寅岁，他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肄业，和袁叔畬、经亨颐、刘揆一等同学。留东同人办《江苏报》，他写《哀江南》及《哲学概论》等。学费不够，便译日文，得稿酬藉以资助。又代云南李湛阳编《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十二卷，十余万言，李以四百元作为酬报。他就购置了器械标本，为返国办学作一准备。返国后，他的夫人冰兰女士任绍兴明道学校教

员，他就和夫人商办竞志女学校。他又办速成师范，商业半日学校，自编各校讲义。又译书，月必数万言，更兼省视学，消耗精力，在所不计。后又任江阴南菁高等学堂学监，又任课河南第一师范，又先后应奉天、天津、厦门诸校之聘，足迹所及，几乎半个中国。更游历菲律宾、爪哇、巴城、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到处搜罗各种标本，以及科学仪器，并家传的一些金石书画、晋唐宋元的古物，共有三万八千余件，都庋藏在他的百一楼中，非常珍视。朋友到他家里，都得参观摩挲一番，称他为"家庭博物馆"。不料"八一三"之役，完全付诸劫灰，这是他引为生平最痛惜的事。晚年老态龙钟，记忆力大为锐减。一九六一年卒，八十九岁。

俞 剑 华

俞剑华，名锷，号一粟，江苏太仓人。与傅屯艮的君剑，高天梅的钝剑，潘飞声的剑士，称"南社四剑"。生于一八八七年丁亥十一月初七日。加入中国同盟会。南社首次雅集苏州虎丘，剑华即参与其盛，为最早社友之一。同时有同姓名的俞剑华，乃是山东济南人，为丹青家，从陈师曾为师，得其神髓，辑有《中国绘画史》、《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固亦驰誉大江南北。两人在海上相遇，同摄一影。这里所谈的，为诗人俞剑华，居娄东南牌楼街，厅事宏敞，室数间也很精緻，倦游归来，息影家园，吟啸自遣。诗什中时露牢骚抑鬱，原来他具革命思想，大有心雄万夫，澄清中原之概，一度任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此后遭遇挫折，百无一成，愤懑之余，不觉形诸笔墨。不久夫人病殁，他笃于伉俪，奉倩伤神，更影响他的健康，加之家无恒产，生活成为问题。幸有一个儿子，由同社叶小凤的介绍，供职某机关，薪俸所入，支持门庭。无奈剑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三八年卒，五十二岁。著有《翻鸿记传奇》，共十出，为："钗叙"、"酒楼"、"社哄"、"谒秋"、"告陵"、"闺思"、"征梦"、"劝妆"、"写笺"、"投荒"，没有刊行。他生平喜《梦窗词》，

每出治行李，必置诸箧中，因绘小窗吟梦图。

俞 慧 殊

俞慧殊，名祖望，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诗人沈瘦东的表弟，慧殊居东门外少年泾，瘦东居南村，相隔不二里，时相往来。初师叶袖东，后师任堇叔。貌不扬，服御又古怪，罕出里门。喜蓄秋虫及种花木，得蓝田碧玉月季，旧时南皮张之万曾谱列为月季中之第一名种。名种难于培植，未花而萎，慧殊大为惋惜，姚鸿雏为作《定风波》词慰藉他。他善制肴核，一次把虾脯笋豆馈赠邓散木，散木作诗为谢，有云："笋鞭味过羊羔美，虾脑红于虎魄光。"他诗多不自检理，一九四八年逝世。瘦东撰《瓶粟斋诗话》，颇以未曾录存慧殊诗为憾。不意南通张健庵，业医沪上，嗜诗，喜收罗断篇残简，在冷摊上购得一诗稿，不署姓名，不知为谁人手迹，出示其戚徐咏绯，咏绯也无从断定谁作，正探索中，忽发见上有窜改处，咏绯认为这是沈瘦东的字，驰函以告，果为瘦东所改的慧殊诗稿，健庵便把这诗稿送给瘦东保留，其中颇多佳句，如："鸡头菱角无边绿，酿作城东一段秋。"又："怪道秋来眠不稳，夜深最妒一灯娇。"瘦东谓："可与蔡正华词：'灯花红影上窗纱'，陈蒙安词：'娇红印窗纸，'同咏灯影，而心事各别，皆极婉妙。"

俞 语 霜

南社社友颇多以丹青驰誉，黄宾虹、楼辛壶、孙雪泥、苏曼殊等都是，俞语霜亦此中矫矫者。谈俞语霜，必先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谈起，那题襟馆往史，据《美术年鉴》，有这么一段记述："题襟馆成立的年份，在前清光绪中叶，辛亥革命以后，海上增加了很多寓公，他们多数擅长书画，因此，题襟馆无形中成了他们的俱乐部。白天到会的人比较少，一到晚饭之后，大家都聚在会里，一张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长方桌，总是坐得满满的，一直要等过十点钟才

散，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到会里去陈列，供彼此的观摩，书画掮客也每晚拿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会里备有各会员的润格，代会员收件，新到上海行道的书画家，总得请人引见这批寓公先生们，替他代订润格和介绍吹嘘。会所初在福州路，后迁汕头路，该会会员俞语霜就自杀在这里。"语霜名宗原，别号女床山民，浙江吴兴人。生平爱诵杜甫"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又性喜观水，家在苕溪之滨，故榜所居为"春水草堂"。画山水师法八大、石涛，苍莽雄浑，尤善水墨，偶作花卉，绝似陈玉几，诗清隽可喜，如马上云："玉骢初试麴尘泥，浅草茸茸没马蹄。省识落红刚一尺，不知身已过桥西。"庚申除夕，他绘了一幅岁朝图，自写眼前状况，瓶花书帙，佐以红烛，而菖蒲一盎，石供一几，更饶清趣，题云："祭诗瓮有屠苏酒，饥朔门无索债人。"那题襟馆一时由盛而衰，唯一困难，没有经费，行将停止，经馆中诸人相商，节省开销，尤其是房金，为开销中的一大项，房金减轻，那就可以继续维持，这给语霜知道了，他慷慨地说："不妨搬到我汕头路的寓所中去，可以不要房金。"于是题襟馆的牌子，就挂在他的寓所中了。他家里常备着酒肴，喜食肉，有兼人之量，画友们来，就搬出来一同饮啖，谈笑为乐，时有"画孟尝"之称。不料有一次，如夫人和他口角，他气愤之余，私吞了毒剂，无法救治，癸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四十九岁，这是很可惜的。他平日行径非常风趣，又复玩世不恭，大有东方淳于之概。旧时沪南的城隍庙，充满着迷信色彩，尤其逢到新年，一般善男信女，总要到庙中的星宿殿烧星宿香，看看自己的星宿神，究属面凶或面善，凶的要预防今年发生灾殃，善的就是流年顺利，可以发展。不论凶善，都得虔诚膜拜，以求神的保佑。语霜新年无事，和几位同道中人，也到神隍庙来看热闹，见星宿殿烟云缭绕，焚香叩祷的特别多，诸星宿神前辄列一牌位，同道中某开玩笑说：谁能窃取一牌位而不被庙祝发觉的，当款以盛宴。语霜欣然自诩曰能，但众目睽睽，不易下手，他动了脑筋，购纸锭一大束，故意在人丛中攘挤，乘机取一牌位而掩藏于纸

锭中，挟带而出，及晚睡觉，他携入衾中，人问他做什么？他笑着回答说：此所谓"抱牌位做亲"哩。画家钱瘦铁早年从他为师，艺成，东渡卖画，语霜把己画托瘦铁挟之瀛岛。不意画尽售去，而语霜逝世。瘦铁痛哭之余，即把售画之资，用珂罗版精印《语霜遗墨》，任堇叔为作弁言，谓："语霜身死而画未死"，吕十千又撰传略，附于弁言之后。

姜丹书

姜丹书，字敬庐，号赤石道人，以身世交游，略似宋代白石道人，窃以自比，江苏溧阳人。迁居杭州凤起桥，颜其小筑为丹枫红叶室。以生员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又师承日人盐见竞氏习西画，从李瑞清、萧屋泉习国画。毕业后，任课浙江两级师范，兼浙江省立女子师范艺术课。民国八年，赴日本及朝鲜考察教育。民国十年，创办中华教育工艺厂，发明地形模型的制法。民国十三年，任上海美专教授、新华艺专教授、中华书局艺术科编辑主任，他和李叔同一再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他足迹遍浙东西，因谈到袁随园的《浙西三瀑布记》，谓："这'西'字应改作'东'字，原来随园所述三瀑布，都在浙东。按旧时府属，杭、嘉、湖三府为浙西，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八府为浙东，随园虽浙人，而生平宦游在外，且科举人士，对于地理，固不求甚解，所以有此错误。然此一误，反使读者不辨浙的东西了。"他生于光绪乙酉九月初二日，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卒，七十八岁，后人书凯娶赵眠云女企文为室。著述未刊的甚多，尽毁于抗战中。

费龙丁

费龙丁，字剑石，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云楼子。后获得秦宫瓦当砚，周围有十二字，称十二字砚，因取单名为砚以志喜。他夫人李华书，亦南社社友，能书画，为平泉山房主人李平书之妹。平书藏书画颇有名，龙丁得窥珍迹，书法篆刻，造诣益精。但性

迟缓，交件动辄经年，不为求者所喜。抗战时，他家松江丘家湾，附近被敌机轰炸，受惊致死，时一九三八年。秦宫瓦当砚，一度寄存襟霞阁，不久取回，龙丁逝世，文物散出，襟霞阁主于市上见到这砚，识为龙丁遗物，化重价购以留念。解放后，捐献归公。龙丁间亦作画，有"画隐龙丁"之号。又自号"佛耶居士"，有人询问他的取义，他说："我信佛，也信耶稣，二者并合而已"。画家王念慈和龙丁交谊甚厚，龙丁死，念慈为之辍画有年，沈瘦东《瓶粟斋诗话》，称："龙丁有洁癖，襟怀洒然，工金石文，篆刻丹青，尤自矜重。"龙丁与金白仲友善，二人均擅篆刻，既皆逝世，朱孔阳搜罗二人印，拓有《白丁印谱》。孔阳又藏龙丁及其夫人李华书手写诗稿。

姚石子

南社主政者，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当一九一八年，柳亚子和朱鸳雏、成舍我、闻野鹤，争论唐宋诗派，各趋极端，不肯相下，亚子大愤，辞谢主政之职。社事没人过问，有风流云散之概，后来由社友推举石子继任其事。石子就职后，曾举行雅集于上海徐园。社中经费无多，石子请傅屯艮编成《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自出印资，分贻社友。翌年，又请陈巢南、余十眉编辑第二十二集，内容充斥，分订上下二册，也由石子担任印资。此后便入新南社时期，石子也参加其间。石子生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名光，号复庐，在清季寓有光复汉土之意，江苏金山张堰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人，和高吹万为甥舅，二人状貌相肖，人们往往误认为一。他得其父介三家教，为文辄就正于吹万。己酉春日，石子和王粲君结婚，赴杭州度蜜月，写了许多诗篇，名《浮梅草》，石子自作一叙，略云："流连于孤山黛色西湖波影间，携手同车，并肩双桨，六桥三竺，与子偕行。姚子深于情，好诗歌，偶有所感，微吟低唱，而不拘拘于韵句之间，绿窗检字，红袖添香，甚自得也。既归，粲君为我汇而录之。"乙卯春日，石子又和粲君游杭，又做了许多诗，名为《续浮梅

章》。谓："他日者，得偕隐湖上，垂纶于六桥之间，则于愿已足"。奈天不从人，有愿未偿，而最使他悲痛的，其子昭明，异常颖慧，夫妇很是钟爱，不料患脑膜炎死，石子挥涕作《昭明忆语》，戚友同文，纷撰哀挽诸作，刊成《思玄集》一巨帙。同社陈倦鹤适亦殇其幼子，见而怅触泪下，诗寄石子："传经刘向成虚愿，责子渊明悔作诗。一片秋魂呼不起，残灯如豆雨如丝"。既而粲君下世，为辑《哀弦集》，石子有一跋语："猥承亲友，闻声赐唁，二年以来，高文锦句，络绎而至，爰抑情忍痛，编为一集。"石子无昆弟，有三妹，湘筠，适高君定，湘湄，适周迪前，盟梅，适高君宾。于归时，石子为刊《盟梅馆诗》一千册，置诸妆奁，且作一序。以无昆弟故，和朋好往还，气谊很厚，人有急难，恤助没有吝色。晚年来沪，卜居巨鹿路景华新村，检理什物，借券满一小箱，都付诸一炬。他又留意乡邦文献，辑刊《金山艺文志》、《金山文征》、《金山诗征》、《松江郡人遗诗》、《补辑松江诗钞》、《云间两何君集》、《顾千里年谱》、《姚氏遗书志》、《姚氏摭残集》，以及《王席门杂记》、《钱竹汀行述》、节钞《幽梦影》，又其夫人粲君平素喜诵明吕叔简所辑之《闺范》四卷，刻于万历年间，传本很少，民国丁卯，李耆卿付之影印，坊间亦已绝版。石子力助粲君重印成书。藏有陈眉公梅花诗书册十六帧，白蕉见之，叹为观止。又有《清秘阁志》十二卷，为手钞本。《印林闲话》，乃蔡哲夫的手稿本，都没有刻过。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患脑膜炎卒，年五十五岁。解放后，其子昆田、昆群，兼由高君宾的襄助，整理遗书，凡四万余册，捐献上海市文物保管会。颇多金石碑版图录，及珍希的善本和孤本。陈毅时任上海市市长，大加嘉奖。昆田、昆群，撰有《复庐聚书献书记》。

姚民哀

姚民哀，字肖尧，号兰庵，一作莱庵，居江苏常熟步道街。弟民愚，号菊庵，均朱寄庵子，民哀出嗣姚家，因姓姚。寄庵能诗，著述甚

多，尤善绘墨梅，以不愿习举子业，触忤其父小琴，便手编《西厢记弹词》，挟之走大江南北，借弹唱为生，人比之明季的柳敬亭。民哀九岁从父游，旅食他乡，又复作诗，江湖因有大小朱之目。他年少心雄，和革命党人相结纳，辛亥秋，武昌创义，苏沪响应，他赴吴淞，谒李燮和，立谈之顷，李奇其才，延为光复军记室。又加盟于中华少年社，密谋北上，杀权要以速统一。饥寒劳瘁，不辞奔走，及南北和议将成，民哀复以为帝号犹存，袁氏居心不可测，与娄东王梦瑗挟弹欲击某代表，当时冯心侠、邹亚云、吴豹军送行，大有高渐离白衣冠送至易水之概，奈事不遂意，遁居鸳湖有年。此后抱三弦继其父业，和弟菊庵为双档，说《西厢记》有名于社会。暇则撰帮会说部如《四海群龙传》、《箬帽山王》等，揭载各刊物。编《春声日报》、《戏杂志》、《小说之霸王》、《新世界报》、《世界小报》。藏旧报很多，有《苏报》全份，中有军事小说《海国春秋》，作者署名蜉蝣生，实为邹容烈士遗著，未刊单本，尤为珍贵。当他主《世界小报》时，从某旧报上剪取黄梦畹的《淞南梦影录》，把它排日转载，以为梦畹早已故世，在署名下加"遗著"两字，后来有人告知梦畹，梦畹做了四首生讣诗，其一云："七十三龄老郑虔，诗篇零乱未成编，绿章昨向通明奏，乞再人间住几年。"民哀便登门谢罪。（按梦畹，名协埙，字式权，别署鹤窠村人，上海人。《申报》主笔高昌寒食生何桂生逝世，梦畹即继其事，先后共有二十年之久。著有《鹤窠村人初稿》、《粉墨丛谈》等）晚年精神失常，抗战时死于乱军中。冯心侠撰有《朱莱庵小传》。他别署累累，有人做了打油诗，和他开玩笑："一人三四十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又有人做了一副开玩笑的挽联："脚小人小棺材小，名多友多著作多。"因为他在南社中，有"姚小脚"之称，和姚鹓雏的"姚大头"，相映成趣。

姚勇忱

南社社友参加革命的实行家，姚勇忱便是其中之一。他名志

强，原名永贞，亦号永成，浙江吴兴织里村人，生于一八八〇年。初在上海学习理化，能造炸弹，因得识鉴湖女侠秋瑾。秋瑾邀他到绍兴，任课大通学校，宣传革命学识。入光复会，和王金发同事，各以金戒指为标识，密谋起义。及徐锡麟刺皖抚恩铭失败，秋瑾亦被捕，清吏搜索大通学堂，勇忱乘夜逃走，匿于船中，几被逻卒所获，幸船夫善作诡词，才得漏网。潜赴上海，依革命同志杨廉，这时徐自华为秋瑾营葬西湖，勇忱杨廉与自华相会，结秋社，隐集志士，以谋再起，不料杨廉失控坠马，伤了头部，不治身死。勇忱失其所依，不得已往洛阳，任理化学校教师。越年返沪，一病几死。既愈，助竺绍康编《中国公报》，《公报》停刊，依陈英士，英士任沪军都督，倚之为左右手，勇忱被推为同盟会上海支部长。既开国会，复被举为众议院议员。居北京若干月，时袁政府侧目异己，他不自安，韬晦南归，往日本有所谋划，结果没有成就。时革命同志销声匿迹，仅王金发尚居上海，勇忱投之，易其名为劫灰，日译小说以自遣。一九一五年，金发被杀，过了一个月，勇忱亦株连死。陈巢南为撰《王逸姚勇忱合传》。王逸，即王金发的原名。柳亚子哭勇忱有诗："绝代佳人姚弋仲，可怜生死殉田横。"又"口吃怜同病，名高竟杀身。"原来勇忱患口吃，期期艾艾，和亚子同病相怜。

姚鹓雏

姚鹓雏，名雄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省予子。读书聪颖，太守戚扬赏识他，欲妻以女，婉谢未纳。为文宗林畏庐，而抒情处婉约风华，却为畏庐所不及，曾任进步书局编辑，日写七千言，各体无不工妙，朱鸳雏从之游，有《二雏余墨》刊印行世，又著《春夜艳影》，叙述云间名宿的韵事遗闻，为乡邦掌故。又擅把昔贤故事，演为说部，如《燕蹴筝弦录》，演朱竹垞风怀二百首事迹。《沈家园传奇》，演陆务观与唐氏的悲欢离合，又在《太平洋报》上撰《鸿雪印》，以梅畹华为书中主人，笔墨赡丽，没有印单行本。又《恨

海孤舟》，凡二十万言，一月完成，刊载《小说画报》，事后却深悔草率未工。他对于前人说部，最不喜《镜花缘》及《野叟曝言》二书，尝谓："二书之谈艺讲学，皆可谓倾筐倒箧而出之者矣。然其病也，文绣异锦，罗列满目，而无一称体之衣。山珍海错，日费万钱，而无一可下箸之味。何也？其病在不知为小说，而徒以能讲学论文为能事也。夫徒以能讲学论文为能事，则四库之书夥矣，何藉小说为哉！"的确有他的卓见。以明代侯雪苑自况，放浪不羁，出语往往隽永似晋人挥麈，如云："叶小凤不善骂人而善骂我，闻野鹤最爱骂人，而尤爱骂我。羁洒白下，冷落朋樽，风雨鸡鸣，每兴骂我者谁之叹。"又云："习于浮文，即家人情话，亦寓械机。激于客气，则肺腑手足，皆成秦越。"又云："人人意中所有之境，人人境中所遭之事，人人事后所留之影，无相似也。于是梦然胶粘于意境形三者中而无能脱矣。"晚年一改其行径，诗文结束风华，归于平澹，人亦拘谨朴素，狂态尽敛。解放后，一度为松江县副县长，一九五四年患胃溃疡，医者误为胃癌，妄施手术致死，时为六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三岁。他居松江莫家弄，和程十发画师家为贴邻。鹓雏曾见十发的诞生，事隔数十年，鹓雏病死医院，十发曾见鹓雏的绝气。鹓雏著《苍雪词》，汪旭初为作序言，鹓雏逝世，他的女儿明华、玉华为之付印，奈原序亡失，旭初已先作古，无从补录，引为遗憾。鹓雏籍隶南社外，又参加文学研究社、国学商兑会、京江曲社、编辑《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申报》、《江东》、《七襄》、《春声》杂志。

胡石予

胡石予，名蕴，江苏昆山蓬阆镇人，一八六八年戊辰三月十六日生，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卒。南社耆宿之一。吴江金鹤望曾这样说："并吾世负文学资性，足推崇者，大江以南得三人焉。曰武进钱名山，昆山胡石予，金山高吹万。"故有江南三大儒之号。石予在吴中掌教数十年，所以门生弟子独多，叶圣陶、顾颉刚、余天

遂、江小鹣、范烟桥、蒋吟秋、郑逸梅，都沐受他的教泽。又多女弟子，有"红闺弟子满江南"之句。他善画梅，也能绘松竹和兰，但不轻作，大家只知道他画梅三十多年罢了。他画梅自撰题句，不脱不粘，自然佳妙。南社社友，纷纷请他画梅，某年，王大觉求他画一小册，他说："画梅喜画巨幅，纸小便无用武地。"大觉戏答一诗："画梅幅小负君才，却似幽花撑壁开。试问乾坤如许大，可能容得几株梅？"传为趣话，诗才又很敏捷，有一次，柳亚子等把"迷楼"这个题目，做了十多首律诗，征求他作和。他一时兴起，秉烛达旦，全部和成，立即邮寄亚子，亚子讶其神速，以八叉七步称誉他。他每天授课余暇，总喜欢到护龙街一带旧书铺去翻择书籍，看到惬意就买，因有"得书似妾旁人艳"句，沈瘦东的《瓶粟斋诗话》，称他这句"趣极"。他翻书往往乐而忘返，时常因此吃不到晚饭，购些饼饵充饥，他有一句诗："观书常误会餐期"，便是指这个说的。学校当局给他楼上一间宿舍，他买书日积月累，就添了许多书架，因此走进宿舍，必须循着书架的环回曲折，始能到达他的座前，他屈指一算，住在这个宿舍里，已十有三年，就成了一诗："四壁纵横五千卷，一楼坐卧十三年"。后来他年老告归，这许多书，装了几条船才得搬回昆山蓬阆镇去。有一次，他和学生讲到唐诗人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诗，学生都认为到过寒山寺，却以从未听到夜半钟声为憾。这一提，却引起他老人家的雅兴，就在当天晚上，雇了船，和住宿在校的学生同出娄门，直开到枫桥，到那儿恰巧半夜，可是寺门紧闭，不能进去，就用力敲门，寺僧大为惊诧，经过说明，并商恳打一下钟听听，奈寺僧不允，说这钟是信号，不能随便打的，况这里只有晨钟，没有夜钟，不允许乱打，这样对他们来说，很为扫兴。好得这天是星期六，明天休息，既到这儿，就顺便到天平山去逛逛，他有一首诗，专纪这事："发舟出娄门，云破月微露。泊舟到枫桥，云密月何处。两舟十数人，数人登岸步，山寺门已扁，寺僧唤不寤。犹忆张继诗，姑苏城外路，夜半未闻钟，明日天平去。"他晚年患丹毒，

施行手术，反致肢废不能行走，摄一照相，自题数语："栗里陶潜，晚年脚疾，兀兀篮舆，未容外出，假寐隐几，长吟抱膝。"原来石予性喜疏散，他的哲嗣叔异为置一车，可以推行场圃间，由家人司其事，篮舆即指此而言，他又有篮舆诗一首："篮舆偶出视园田，破竹篱门到眼前。乱石野花秋草里，远村荒树夕阳边。衰迟纵适乡居日，伊郁其如国难年。又况迩来行不得，渊明脚疾苦迍邅。"这样的困厄，还不算数，过了不久，抗战军兴，蓬阆镇频警风鹤，他由人扶持避居陈墓镇，做了好多首的锦溪诗。锦溪，便是陈墓的别名。陈墓又不安全了，辗转到了安徽铜陵的章村，结果铜陵沦陷，他失掉医药，竟客死他乡。直至胜利后，才把他的遗骨移归，安葬蓬阆。门生故旧，如高吹万、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四人发起，举行公祭于法藏寺，并陈列他的遗作，有书有画，又有他所著《半兰旧庐诗》若干册，均没有刊印的手稿。朋好的哀挽很多，高吹万有一长联："先生为四十年道义文字至交，如此风规谁克继。笥箧有千百首手写遗诗原迹，于今历劫幸犹存。"郑逸梅为他编了个简单的年表。他的后人，有昌会、昌才、昌治等。

胡先骕

胡先骕，名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一八九四年生。留学美国，得科学博士学衔。归国后，历任江西庐山森林局局长，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北京博物学会会长、江西省农业院理事、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他工诗词，曾以苏东坡诗，译为英文诗以饷西人。复把西方的名卉，如海仙花 Hyocinthus、orientalis，金合欢 Acacio、馥丽蕤花 Freesia refrocto 等，以天香、声声慢、齐天乐等词调为咏，极典丽婉约之致。他诗派宗宋，南社发生内部纠纷，起因由于先骕的论诗，他推崇宋诗，柳亚子大为反对，有："诗派江西宁足道，妄将燕石诋琼瑶。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先骕看到了，认为："亚

子狂妄自大，毫无学者风度，既属无理可喻，也就不加反驳。"当时王无为、成舍我、朱鸳雏为抱不平，致造成驱朱驱成，掀起极大风波。他与泾阳吴宓办《学衡杂志》，因新旧学问题，指斥胡适之。又和任鸿隽合译《科学大纲》。一九四四年，鄂省利川县磨刀溪，于森林中获得罕见的树木，误为水松，后经先骕和郑万钧鉴定说："这是一般植物学家认为绝种的水杉。"于是引起社会人士的重视，分植布种，水杉才得普及全国各地。解放后，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经济植物学》等书，并油印《忏庵诗稿》，流传绝少。一九六八年逝世。

胡朴安

胡朴安，是南社的老前辈，他为胡爱亭的次子。爱亭著有《守拙斋诗文存》，朴安和他的幼弟寄尘，都是渊源家学的。一八七八年戊寅九月十三日，他生于安徽泾县的丹溪，朴安保留着故居的照片凡数十年，编刊《朴学斋丛书》，把这照片制版登载卷首，且做了《思故乡歌》："不禁思起我之故乡，儿时游钓不能忘。不禁思起我之故乡，天涯烟水劳相望。不禁思起我之故乡，往事回头半渺茫，窗前明月，屋角斜阳，至今可是仍无恙。"他在辛亥革命前，即来上海，和寄尘同住一处，后各分居，昆仲参加南社都很早，且一同担任《太平洋报》笔政。他又和戴天仇同事于《民权报》，天仇暴躁善怒，动辄忤人，朴安对天仇说："你名天仇，实是人仇，不如改称人仇吧！"癸卯年，他赴安徽芜湖的万顷湖，念民食维艰，荒地当辟，他就立志于此，先植根基，然后逐渐发展，不料经界甫正，洪水为灾，只得舍去，此后一意治学，他自谓："旅居沪渎垂二十年，小楼一间，杂于廛肆之中，尘嚣之气，至夜不得清静。性喜书，不问版本美恶，遇有适用者，无论经史子集，辄节衣缩食以求之，久之积有十余万卷，庋于楼中，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无转折周旋之地，日夕披览，有上下三千年之观，纵横九万里之意，不自觉其楼之小，及廛肆之尘嚣也。自

忘谫陋，所读各书，辄有笔札，思附于作者之林，奋笔伸纸，不能自休，时而瞑目幽思，时而高声朗诵，时而杂抽架上之书，达数十种以上，彼此互勘，往往夜已过午，始收拾纸笔书籍，而意之所至，又就余墨成之。尺楮寸缣，书写殆遍。"观此可见他治学精神之一斑。他又有雄心壮志，拟编撰一部《中国文化史》，他的计划："取材于甲骨文、金文，以及《尔雅》、《说文解字》以下之字书、辞书，至近代之《中华大字典》、《辞海》等，将每个时代之字书、辞书，分类记出某字发见于某时代之字书中，某辞发见于某时代之辞书中，即定为某时代之事物或言语。如最近字典中化学新字，当然是最近之文化。又如电字、车字、灯字，并非新字，而电车电灯，相联为一新名词，则为最近之发生，亦当然为最近之文化，其余各个时代，皆如此分类记出，先于字书辞书中立一历代文化骨干，然后遍搜各书之纪载，相辅而编成一部比较可信之《中国文化史》。惟事业太巨，一人断难为力，余虽在《说文解字》中略略记出一部分，直万分之一耳。他自一九三九年夏初犯脑溢血症，半身不遂，此愿永不可偿矣。"他的身体，原因出于饮酒太过。曾这样说过："酒兴极豪，平日涓滴不饮，同席无善饮者亦不饮，饮辄放量，不问杯之大小，必一口一杯，只须对方能饮，我亦不问杯数。亦有醉时，但能支持得住，实则毫无酒量，不过身体好，兴致豪，究竟因酒受伤，民国十九年，发生严重之胃病，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发生脑溢血症。致半身偏废。"他偏废后，初颇抑郁，既而以易理禅理，自静其心，谓："譬如被判无期徒刑，不作出狱之想，狱中生活，亦颇自适。"撰《病废闭门记》二十万言，给钱须弥刊诸《大众杂志》，逐期披露，奈《大众》出了若干期，便告停刊，余稿甚多，存须弥处，须弥逝世，稿就散失掉了。朴安措辞很风趣，覆郑逸梅书，谓："去夏犯脑溢血症，幸而不死，遂成偏枯。半耕半读之胡朴安，成为半死半活之胡朴安，幸右手尚能作字，可堪告慰耳。"他行径也很风趣，蓄长须后，觉得累赘，毅然剃去，剃后，越三四日，必须修面一次，觉更麻烦，便重蓄如故。他看到旧社会嗜学者少，溺于恶习者

多，发着感慨说："近年以来，中人以上，不斗牌者十无一人，不阅庸俗小说者，百无一人。作诗填词者，千无一人，习经读史者，万无一人，躬行实践，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旷世无一人也。"又谈到吃饭问题："中国一千人中，五百人吃饭不做事，四百九十九人，为吃饭而做事，不知可有一人为做事而吃饭？吃饭不做事者，倚赖人为生活，禽兽不若也。为吃饭而做事者，禽兽以爪牙觅食，人以知识觅食，觅食之方法不同，而其觅食则一，禽兽类也。为做事而吃饭者，具有人格，出于禽兽之上，始得谓之人。"听他一番话，为之凛然。他曾一度应叶楚伧之邀，出仕江苏民政厅厅长，同社王均卿深惜他多此一举，致一长书劝阻，其结束语："宿学如先生，雅望如先生，教铎本有生涯，名山非无伟业，而乃徇故人之情，为厚禄之干，甚为先生不取也。嗟夫！得位行道，今非其时，直尺枉寻，古所深痛。果尔毅然就任，他日重返海上，北山移文之作，舍我其谁。奋笔以待，当仁不让。人道争此几希，百年决于俄顷，率直贡言，死罪死罪。"后来朴安返沪，还其书生本色，重理笔墨生涯，和管际安、童心安在延平路同住一处，榜为"安居"。一九四六年丙戌五月二十一日逝世，年七十。除著作外，编有《国学汇编》、《朴学斋丛书》、《文艺小丛书》、《清文观止》、《天南鸿雪》、《古今笔记精华录》、《南社丛选》，那丛选附有社员小史，颇饶趣味。他和亚子时通函札。亚子给他的信，他汇存起来，装订若干册，归上海图书馆收藏。夫人唐淑贞，继室朱昭昭，子女有道彦、道彰、道彤、清平、沁、泠、沄。

胡寄尘

亚子称胡寄尘诗："味在酸咸外，功参新旧中。"姚鹓雏说："寄尘瘦而厄，意趣孤峭类黄两当。"在两个评语中，寄尘的状貌和修养，已跃然纸上。他是泾县朴安的幼弟，生于一八八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幼从朴安读书，稍长，负笈上海育才中学，喜阅徐光启、利玛窦诸人译撰书籍，思想新颖，且有攘夷革命之志。辛亥武昌起义，他助

柳亚子编《警报》，又和亚子结金兰契。他入南社，注名社籍为二十一岁，亚子时年二十有四，当然年长三龄为盟兄，他自居盟弟。直至一九三五年乙亥，他五十称觞，这时他供职上海市通志馆，馆中同事为他祝寿，亚子大为诧异说："寄尘是我盟弟，我尚未及大衍，他何以先我而寿。"寄尘始吐实情，原来他应童子试，少报年龄，及进学校，一仍其旧，入南社，也将错就错，没有更正。亚子才恍然：不能以弟称之了。在先亚子任《太平洋报》笔政，寄尘在《神州日报》，《神州日报》主持者较保守，不如《太平洋报》的踔厉风发，两报言论不一致，其兄朴安愤而嘱弟退出《神州日报》，同进《太平洋报》。后来亚子返里，即代亚子任文艺栏编辑，迄报事停止始已。此后流转报馆书局。居住处，二十六年中，几乎每年迁居，凡二十六次。住福履理路，便名其所著为《福履理路诗钞》，住萨坡赛路，便名《萨坡赛路诗话》、《萨坡赛路杂记》，赁居江湾，左右瓜畦豆圃，新秋晚凉，虫声啾唧，颇有其故乡农庄风味，他很高兴，这一时期所做的诗，汇为《江村集》。一度和姚鹓雏比邻而居，在西门外白云观相近，有"两家清绝白云边"之句。最妙的，居西门大吉路的大吉里，不久迁大吉路的东安里，继迁大吉路的永兴里，当时徐傅霖赠他一上联："数月三迁，依然大吉。"嘱他自撰下联，他脱口而出："一椽重借，还是永兴。"因为他初住永兴里四十二号，嫌着邻家太喧扰，迁居四十七号，门牌虽不同，而仍在永兴里中。他所居榜波罗奢馆，又榜百瓶花斋，那些斋馆，虽占地不大，可是布置井然，瓶花盎茗，棐几纹帘，颇饶雅致，他说："衣服不必讲究，讲究了仅仅给人看，居室不能太随便，这是自己的享受，非常实惠的。"所以他服御朴素，从不以纨罗炫人。他喜别创议论，认为："墨翟是印度人"。和人论文，他说："天下文章，上者在名山大川之间，其次在蔓草荒烟之里，乐者在园林歌舞之中，哀者在琐尾流离之际。"又点窜柳河东的文章。更把西洋的名歌，译为七言律诗。比喻"唐诗为中国水墨山水，善于写意。宋诗如西洋油画，善于刻画。"他的诗，的确新奇可喜，如咏

司的克，录其上半截："手中司的克，一掷化为龙，我便乘之去，泠然御长风。瞬息几万里，已至沧溟东，沧溟观日出，天地皆殷红。须臾天地判，长空青濛濛。浮云净渣滓，白日悬空中。耳边无线电，琴瑟声琤琮。眼底展银幕，来往人憧憧。声色岂真有，闻见亦非空，此理妙难说，譬解余已穷。"他体弱病胃，经常啖面包充饥，不佞佛，却素食了十八年。"八一三"战事起，淞沪沦陷，他居福履理路，逼近南市，烽烟昼夜不熄，他惊悸成病，就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下世，寿五十有三。夫人朱氏，生子道静。道静自小触物易悟，很是钟爱，撰了一篇《我儿之小史》，载于《小说革命军》中。次子道倩，女道梅，早殇。亚子为作《亡友胡寄尘传》。编刊的诗，有《虞初近志》、《刘云鹤遗志》、《清季野史》、《古文笔法百篇》、《随园诗选》、《民歌选》、《故小说家诗选》、《兰闺清课》、《兰亭集》、《中华民国名人诗选》，首列孙中山《吊刘道一烈士》诗，又《阮亭诗余》、《史记选注》、标点《搜神记》等。

徐半梦

徐半梦，原名馥，字云石，号冻佛，江苏宜兴人。工书法，著有《临池琐语》，书幕王萝楼，自谦谓："致力梦楼书法，追随不上，刻意为之，功夫仅及其半。"因署"半梦"，又喜读李商隐及龚定庵诗，李有"沧海月明珠有泪"及"昨夜星辰昨夜风"句，龚定庵有"叱起海红帘底月"句，因标其所作为《沧海星辰室文存》、《海红楼诗录》。由叶玉森介绍入南社。甲寅岁，和叶玉森同客枞阳，居旧藩署之侧。垂柳修篁，妍花蔓草，佐以泉石之胜，起居其间，悠然自得。这处本为某氏园，不知园名，半梦命之为"寓园"，撰了《寓园记》。玉森用刀刻其名于枇杷树干，曰："以诏来者，藉证前因。"不久，半梦北行，和黄病蝶同客京师，亦常相唱酬。后人徐京，善画。

徐 天 啸

徐天啸与枕亚为昆仲，有"海虞二徐"之称，江苏常熟人。擅草书，笔走龙蛇，颇得时誉。尤工刻印，著有《天涯沦落人印话》。他幼年时，和弟枕亚随侍其父，父有句云："学堂扰扰此何时，家学翻嫌误两儿。伴我寂寥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吟诗。"天啸主《民权报》笔政，撰论文力斥袁政权，又办《黄花旬报》，间作稗史杂文，汇刊《天啸残墨》。夫人刘吟秋，被恶姑所虐，自经死。天啸笃于伉俪，抑鬱寡欢，乃借酒浇愁，动辄大醉。一天和枕亚及刘楚声等饮于酒家，归途中，见一印度警察侮辱华人，他起而猛击印警，几肇大祸，经楚声解围，由枕亚挟之归寓。然脸破眼镜碎损，时任课青年会中学，致数天没有到校。不久，随邹天雷旅食桂林，天雷以其长女为天啸继室。

徐 仲 可

徐仲可，名珂，浙江杭州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印香子。师事周苕湄、谭复堂、宗啸吾、俞小甫。好学深思，著书不倦，往往就寝不寐，以记其琐闻，积稿累累，居沪西康脑脱路（即今康定路），友好给他信，以"脑脱"为文人所忌，乃改书"瑙脱"，他笑着说："我脑筋简单，脱也无妨。"一度又居海格路的范园，这儿多林木，浓荫覆屋，境极清旷，后因它故迁移，他很留恋，刊书名《心园丛刻》，无非谓心中尚有范园印象哩。他写给朋友的信，作字很草率，不易辨认，冯君木尝开玩笑说："生平有二畏，一畏兵乱，一畏仲可以长书被我，来俾候复，急切之下，愈觉读不明白，仿佛岁科考不许给烛，天色已晚，而学差在旁催促缴卷时也。"仲可为之失笑。他喜作微妙语，有云："天虚而地实，天无也，地有也，自无而有，即自有而无，余深知有不如无之妙，故常冥心合目，作一身且非我有之想，辄觉天君泰然。然此为理想，既有天地，即不能不有人，既有人，即

不能不有我，天地之间既有我，即不能不存一与天地同休之想，而力求所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者，无时无刻，莫不脚踏实地而为之，是则又为无不如有之境矣。"他虽杭人，却能操各地方言，和各地亲知相遇，往往作各地语，然闻人效杭语和他问答，他便不高兴，尝对夫人说："难道我不懂他们的语言吗！"他对于小说，喜《红楼梦》及《海上花列传》，说："欲学京苏方言，不可不读这两书。"他和梁任公为同年，某年，任公集宋词为楹联，亲自挥毫寄给他："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他装潢了挂在室中。晚年小溲失禁，衾褥间常致淋湿，颇以为苦，偶尔翻阅《王湘绮日记》，有"昨夜遗溺"云云，笑道："王湘老真我同调。"戊辰年二月十一日逝世，年六十。蔡孑民挽他："嫉恶如仇，独对我过事宽容，平生风义兼师友。多文为富、无片刻暂离铅椠，等身著述付儿孙。"他任职商务印书馆，为《辞源》编辑人之一，其它尚编有《历代白话诗选》、《越缦堂诗话》、《古今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国难稗钞》、《晚清祸乱稗史》、《清稗类钞》、《王风笺题》、《岁时景物日咏大全》、《佛说阿弥陀经注释会要》等。后人新六、新华、瑞薇。新六乘飞机坠死。

徐 自 华

徐自华，女诗人。浙江石门人，一八七二年同治壬申四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卒于西湖秋社，六十三岁。杏伯老人女，与小淑为姊妹行。少年守寡，儿女早殇，孑然一身，与吴江袁希谢身世相类，袁别署"寄尘"，因亦晚号"寄尘"。素承家学，又师事陈巢南。工诗文词，自号忏慧词人。初为南浔女校教员，会褚辅成以秋瑾来荐，两人一见各相倾倒，日夕欷歔，纵论家国，遂订金兰契，自华年长为盟姊，秋瑾为盟妹。嗣后秋瑾赴上海，发行《中国女报》，自华亦辞女校，助瑾治事，瑾任著述，自华任刊资，一时《女报》甚为风行。丁未，瑾与海内外诸志士密谋革命，二月四日，偕自华

同登杭州凤皇山，吊南宋之故宫，望西湖而陨涕，且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以备日后之用。自华见瑾过于愤激，微以时机未至为讽，瑾默然。复谒岳鄂王坟，徘徊瞻眺，几忘日夕。自华和她开玩笑说："难道你要死葬在这儿么？"瑾太息道："倘得埋骨于此，我愿足矣！"自华答着："他日你若死，我定必为你卜葬此地，可是我先你死，你能为我营葬么？"瑾一笑说："视谁便宜可也。"五月，瑾在绍兴，部署一切，因赴上海与徐锡麟等相约，道出石门，夜半叩自华家门，为告行将起事，奈竭于资用，怎么办！自华慨然倾其所有，瑾大为感激，立脱臂上翡翠腕环给自华说："事未可知，姑留此为它日纪念。"临别复对自华说："岳王坟前诺言可信么？"自华惨然道："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便怅惘而别。六月恶耗传来，自华伤悼流泪。这年冬，自华冒风雪渡钱塘江，至越中，于昏夜秉炬入文种山，探得秋瑾的棺木，舁至杭州西湖，买地岳王坟侧，为之安埋，以践宿诺。逾年戊申，又和陈巢南等结秋社以继瑾志，被清廷御史常徽所知，奏请平毁逆墓，穷究其事。自华不安乡居，避匿上海。及杭州光复，石门犹为清卒所守，自华急电褚辅成乞援，辅成遣先锋队往，石门立下，一邑以安。自华又赴杭州，建风雨亭于瑾墓故址，以资凭吊。并又在上海办竞雄女学，"竞雄"为秋瑾之字，亦寓纪念之意。当时南社社友，如陈巢南、胡朴安、黄宾虹、陈倦鹤、叶小凤、庞树柏等，均执教该校，称一时之盛。秋瑾之女璨芝既长，自华出翡翠腕环交给璨芝，撰了篇《还钏记》，当时中学国文教科书，犹选录是文，作为教材。所著《听竹楼诗》，在其侄一飘处，亚子拟为刊印，未果。民国二年，自华营生圹于西湖孤山，北伐后，杭州列西湖为禁葬区，不许归骨圹中，不得已，改葬市立第一公墓，抗战时，杭州沦陷，复遭伪政府逼迁，棺置秋社两年有余。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凌晨，自华妹小淑募石工潜启生圹，始安窀穸。巢南撰有《徐自华传》。

徐道政

徐道政，字平夫，一字病无，浙江诸暨人。读书京师大学堂，颇有文名，后执教浙江两级师范及第一师范。由陈虑尊介绍，参加南社。柳亚子到杭州，和他相晤，饮酒赋诗，欢叙多日。别后，他致书亚子有云："足下期期艾艾，令人绝倒。仆以为处无道世，何事多谭，然足下虽口吃，而善著书，仆则谓不如并书不著也。窃本此意，为一绝云：'茂陵我亦慕相如，口不能言善著书。不若并书亦无有，韩王湖上只骑驴。'足下以为何如？"在扰攘时代，满腹牢骚，不难于此数语中见之。他少嗜丝竹，有一天，访马一浮于湖上寓庐，见案头横一古琴，他很爱好。隔了一年，那善弹古琴的张味真，恰巧从古剡到杭州来，他就去拜访，味真为他弹了《平沙落雁》和《归去来兮》，泠然飒然，为之意远，他听了，问味真："我能不能向你学习，是否学得会？"味真说："可以。"再问："何所据而云然。"味真回答他："你听我琴，神凝志专，悠然有所领会，那就不难入门而窥堂奥。"道政立刻北面受业，学了若干时，欲自购一琴，味真谓："琴必求古，古则发音清越。你如欲得古琴，那云居山的大休上人，善弹琴、据说万宝斋有一古琴，惜乎缺了弦，未审其音，所以他没有买，"道政听了，欣然偕味真同去一观，那琴色较暗淡，所嵌玛瑙碧玉，尚烂然有光。再视其腹，龙池之上，篆有琴名"韵磬"，下有铭二十八字："养君中和之正性，戒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吾欲与子钩其深。"款曰"晦庵"，印曰："云谷道人"。味真用笔管扎弦，键于凤沼，以试其音，果然不同凡响。斥十二金买归，示马一浮，一浮大为赞赏，谓："察其断纹，是五百年前古物无疑。"道政倩人整修，精光射目，灵响移情，撰了一篇《得古琴记》以志喜。南社才艺，蔚然称盛，道政之琴，却是别辟蹊径。

徐枕亚

徐枕亚，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南社社友。他名觉，江苏常熟人。早年读书虞南师范学校，与吴双热为同学，善韵语，积诗八百多首。又操笔为稗史散记，相互商榷，于前人作品，颇喜张鷟的《游仙窟》，陈球的《燕山外史》二书的情致丽婉，词藻纷披，一一摹仿，为奠以后枕亚写《玉梨魂》，双热写《孽冤镜》，成为鸳鸯蝴蝶派两首脑的始基。两人毕业后，都在乡里间执教鞭。未几，自由党领袖周浩在上海江西路泗泾路口办《民权报》，聘两人入馆，任新闻编辑。那《玉梨魂》与《孽冤镜》相间登载该报附刊上，完全是义务性质，不取稿费的。登完后刊印单行本，风行一时。这时《民权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被袁政府摧残停版。枕亚不得已，入中华书局为编辑，撰《高等学生尺牍》，不料被主任沈瓶庵乱加窜改，很不乐意。恰巧胡仪邴、刘铁冷、沈东讷合办《小说丛报》，请他为主编，他每期写短篇小说一二篇外，更把《玉梨魂》重翻花样，托言获得书中主人何梦霞的亲笔日记，为之细分章节，缀以评语，名之为《雪鸿泪史》，并加入许多诗词书札，在《丛报》上赓续发表，未等刊完，即刊单行本。原来《丛报》社适逢年关，须付许多账款、单行本一出，读者争购，一切账款都赖此应付过去了。枕亚又别撰《捧打鸳鸯录》及《刻骨相思记》。最后撰《秋之魂》，可是后来他脱离《丛报》，《秋之魂》也就不了而了。他斥资在交通路办清华书局，编《小说季报》，出了四期停止。他嗜酒成癖，祖与父都死于酒，他还是沉湎不拔。醉后倾跌，衣破骨损，习以为常，朋好劝止，他也誓与酒绝，作《酒话》一卷，以为纪念，可是没有几时，又复一杯在手了。谈到他的家庭，确是很可怜的，他的母亲，性情暴戾，虐待媳妇，他的嫂子不堪恶姑的凌辱，自经而死，他的妻子蔡蕊珠，也不容于恶姑，硬逼他们俩离婚，他没有办法，举行假离婚手续，私下却把蕊珠迎来上海，秘密同居，后来生了孩子，产后失调，遽尔逝世。他

伤痛之余，做了《悼亡词》一百首，印成小册，分寄朋好。那时北京刘春霖状元的女儿沅颖，读了他的《玉梨魂》和《悼亡词》，备致钦慕，由通信而见面，那春霖封建头脑，认为门第不当，力沮不允。后由枕亚拜樊云门做老师，再由云门做媒，结果成就婚姻。沅颖南来，以贫富悬殊，生活不惯，为时不久，也就抑郁致病而死。枕亚遭逢如此，益加颓唐，笔枯砚荒，不再从事小说家言。他那自办的清华书局，没有新书出版，营业不振，难以维持，他就一股拢儿盘给大众书局，铩羽而归。他擅书法，和他的长兄天啸，一同订例鬻书，称为"海虞二徐书约"。他回到常熟，不事生产，日益贫困，人亦憔悴落拓，无复张绪当年。一天，他正仰屋兴嗟，忽有人来叩门，家无僮仆，自起接纳，来客挟纸一束，说自上海来的，因慕徐先生大名而求其法书，且备若干金作为润笔。他大喜收受，来客说必须和徐先生亲洽，他自道姓名，即为本人，来客看他衣衫不整，颇加怀疑，经枕亚一再说明，才把纸束并润资付之而去。及期取件，过了十天，其人又来，谓："这是徐先生的伪品，徐先生法书珠圆玉润，不是这样僵枯无力的，"坚欲退件而索还原润，可是他得润，早已易米，于是交涉难以解决。恰巧他有友人来访，知道这事，便解囊代为偿款，才了此一重公案。实则枕亚以境遇恶劣，所作未免减色，不如以前的精力弥满，加之其人先存怀疑之心，以致有此误会。然枕亚的晚境坎坷，真有不堪回首之慨哩！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三七年卒。辑有《锦囊》、《广谐铎》、《谐文大观》、《无名女子诗》。后嗣有无咎、灵胎、可贞、可久。

夏　应　祥

夏应祥，名麐，江苏吴江人。所居为郭频伽灵芬馆旧址，栏楯门径，依稀犹在，和徐江庵的故居，相去密迩，沈昌直也赁住其间，两人时相唱和。昌直寄应祥诗："自昔文章憎命达，如君福慧几生修。登皋舒啸陶元亮，插架藏书李邺侯。五夜静听儿子读，一编闲

与古人游。堂前更有天伦乐，老健双亲未白头。”从这诗可见应祥生活环境的优越。又一首云，“十年总角便相亲，尔我交情见性真。一水舍南连舍北，（原注：余与君同居袁家浜，君家南浜，余家北浜。）两家忘主更忘宾。每逢风月时招我，最喜妻孥不避人。惆怅经旬成小别，昨宵有梦到分滨。”从这诗又可见二人交谊的笃厚。应祥诗载《南社丛刻》，也多赠昌直之什，应祥性健忘，昌直劝他作日记，于是从三十六岁起，日记不辍，自作一序，略云：“从今日始，苟铢铢而积之，寸寸而累之，幸不为疾病所摧折，忧患所中伤，得至乎老之日，则重阅数十年中之所记，将见有可惊者，可喜者，可悲慨者，可解颐而捧腹者，以余视余，尚有今昔之不同，况其间宾朋之聚散，人事之兴替，一经回溯，其足起余无限之感情者，又当何如也。”

奚燕子

奚燕子，名褰，曾有句云：“前身我是李长吉，剩有传家破锦囊。”上海浦东召楼镇人，一八七六年生。才思敏捷，和戚饭牛结金兰契，合辑《销魂语》杂志，这时上海有《国魂报》，燕子饭牛均为该报执笔，列入《国魂》九才子中。又隶丽则吟社，奉杨古醴为祭酒。燕子有咏燕诗二律，佳句如：“三月新巢营绣户，十年旧梦记红楼。玳梁夜宿香泥暖，珠箔春垂絮语稠。”为一时传诵，人们比诸谢蝴蝶、郑鹧鸪，称之为“奚燕子”，他就以“奚燕子”自称了。（父名燕春，更为适合）其它名句，如：“风寒画槛鹦初睡，月满瑶阶鹤未归。”又：“红叶乱山樵子径，白云古树野人家。”也都脍炙人口。他早年生活优裕，六月消暑，于沪西味莼园，赁藕花榭，招饭牛辈设榻其间，分韵剖瓜，敲诗话雨以为乐，又复放浪不羁，眷群玉坊玉怜香眉史，为撰一嵌字联，得“双飞蝴蝶楚怜香”七字，无以为偶，饭牛却以“一曲凤凰秦弄玉”为对，大为得意，即伸纸挥写，悬诸妆阁。以不事生产，晚境艰困。一九四〇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卒。妻刁秀慧、子世缨、世纬。

陶小柳

陶小柳，名牧，江西南昌人，一八七四年生。早岁游幕四方，客燕京较久，一度出关，参加辽社。倦游归来，寓居吴中及沪上，和胡朴安、胡颖之、俞剑华最为友善。偶作诗词，传递唱和以为乐。喜听琵琶，谓："琵琶柱配律吕，有八十四调之多，于音乐上不在七弦琴之下。"但近来歌者喜用胡琴，他调寄《琵琶仙》一阕以志其感。生平所作，诗多于文，词更多于诗。词近二晏。妻早亡，不续娶，因号病鳏。一子三女先后俱卒，孑然一身，自署了翁。一九三四年卒。胡朴安、俞剑华拟整理其遗稿，稿存其婿冯某处，奈秘不出示，也就无从整理了。

唐群英

唐群英，字希陶，湖南衡山人，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在民初参与政党之争，颇露头角。主张男女平权，一度见宋教仁，以政纲未列男女平权一项，立掴宋颊。和张惠风女士友善，同入南社。惠风，名汉英，湖南醴陵人，留学东瀛，归国后，办女子手工实业两校，又提倡国货储金救国诸事，婆心慧口，到处演说。惠风卒，唐恸哭失声，驰书柳亚子，请他作传，以光彤史，她的笃于友谊有如此。她平生慕秋瑾的为人，具有须眉豪侠气。她擅诗才，民初各报附刊纷载其诗，亦不类巾帼口吻。如舟泊岳州城下登岳阳楼晚眺："君山突起水濛涸，山色湖光照眼开。不访纯阳大仙吕，何当共我醉三回。"她又和湖南宁乡陈汉元常相唱和，有归舟遇陈汉元有赠："百战归来剩此身，同舟犹话劫余尘。老陈不是寻常客，曾率诸侯讨暴秦。"又过洞庭湖有感兼赠陈汉元："旭日初升晓雾开，洞庭波起断头台。不堪回首当年事，赢得功成血战来。"又由都返湘汉口舟中值陈汉元联句："小艇如囚渡岳州，歌声人语杂江流。十年忧愤怀秋侠，（唐）百战功名笑楚猴。（陈）回首燕云增黯淡，伤心边漠费筹谋，

(唐)不堪九死遘亡客，犹得生还话旧游。(陈)"与郑师陶结婚，不久离去。

诸贞壮

诸贞壮，名宗元，别号大至居士，浙江绍兴人。一八七五年生。工诗，在南社诗人中，以冲和澹远胜的，当推黄晦闻和贞壮为巨擘。他和胡栗长同参江苏巡抚满人瑞莘儒幕有年，南社革命行动，得栗长和贞壮为之掩护，厥功甚大。辛亥起义，瑞莘儒逃窜，贞壮别谋枝栖，乘招商局江宽轮来沪，在轮船中遇到张季直，张知道他赋闲，便延之为秘书。此后又历参朱瑞、卢永祥戎幕。实则贞壮擅词章，于公文程式，非其所长。马夷初任教育部次长，聘司笔札，夷初知其所短，凡公文大都自行动笔，仅委以应酬诗文题序而已。及夷初离去，刘大白继任其职，大白不能容，贞壮不得已辞归。他治诗垂四十年，不名一家，所谐与范肯堂为近。陈伯严、郑太夷、俞恪士、夏剑丞、李拔可交口称誉。朱沤尹赠诗，有"可怜绝代诸贞壮，赢得江湖七字诗"之句。做诗喜步韵，尝和人落叶诗，叠韵至四五十首不休。常和刘季平、朱炎午相聚唱酬，贞壮最敏捷，仅十余分钟即成，季平须数小时斟酌，炎午非两三天不能交卷。某次相约，用："其"、"而"、"之"、"谁"四字险韵，以逞巧思。他寓居西湖红栢山庄，楼屋数楹。藏书万五千卷，并很多古今名人书画，由其姬人居守。他往来沪杭间。民国十八年，杭寓遭火，贞壮适在上海，姬人不知所措，栗长哲嗣胡长风，寓所相去不远，闻警前往，可是火势炽盛，不能深入，而又不知主要物之所在，所搬移的，无非寻常之品，主要物尽为灰烬。贞壮得讯，归杭察视，徒见颓壁断垣，成为焦土。幸其先德遗像和家乘，又乃翁诗稿及手写《张江陵集》，早移沪居，得以保存。其时贞壮年五十五岁，忧伤之余，已白发盈颠，俨然古稀老人了。逾年大病几殆，及愈，便以所遭的乖迕，病状的痛苦，成七言绝诗七十二首，名《病起楼诗》，朱炎午与陆丹林为之刊印成

书。此后生活日益艰困，深赖李拔可、朱炎午的资助。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病逝沪寓蒲石路庆福里。无以为殓，柳亚子、梅兰芳各致唁二百元、于伯循致三百元、梁爱居致二百元，且为刊《大至阁集》。贞壮喜听琵琶，不能饮，每逢宴会，必先说明："不饮酒，否则有妨病体。"能书，解画理，撰有《中国画学浅说》一书，商务印书馆列入《百科小丛书》中。和吴昌硕友善，一天，见昌硕斋头悬有画菊二帧，奇横可喜，贞壮爱好得很，过了数日，做了一首诗寄给昌硕，索其二帧之一。昌硕得诗，慨然把二帧一同送给他，人比之清狂杜司勋，当筵索取紫云故事的重演。昌硕死，这篇《吴昌硕传》就是贞壮的手稿。他师事桂伯华，又私淑魏默深、龚定庵，自题所居为默定书堂。子迈、安世、章世、云怡。

高 天 梅

高天梅和柳亚子，同为南社发起人，陈巢南有《高柳两君子传》，纪二人行迹，作简厄语，如云："高以诗词鸣，柳则以文。高年稍长，柳较少。高意气傲岸，自负弘远。喜饮酒，长于雄辩，醉辄侵其座人。捉笔为诗歌，缠绵数十百言立就。柳貌恂恂如十八九好女儿，而口甚吃，性复卞急，辄轇纠不可吐，人多意解之。顾极诚恳，凡欲有所为，必尽其愿乃止，否则狂号痛哭，谓且凌侮己。"录之以见一斑。天梅名旭，初号江南快剑，继为钝剑，金山县（今属上海市金山县）张堰镇人，筑万梅庐于市东飞龙桥，与高吹万为叔侄。吹万虽为叔，年事却少一岁。一八七七年丁丑三月五日生。幼时和吹万一同受业于顾莲芳。醉心革命，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林圭等在汉口发难，失败流血，天梅闻耗，痛愤万分，有"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句。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设机关部于上海八仙桥，榜其门为"夏寓"，藉以掩护，又设健行公学于西门宁康里，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为教材，培植革命青年，后被清吏端方所注意，

迫使把健行公学解散。他为激发民气，托名平达开，作《石达开遗诗》二十首，有："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又："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为一时传诵。这时，他思想激进，提倡不肖主义。有诗云："我言为子者，慎勿肖其父。我言为孙者，慎勿肖其祖。"无非谓子孙能推翻旧典型，才能创造新时代。辛亥革命后，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不久，被举为众议院议员，常赴北京，一九一七年，北方军阀集团解散国会，大部分议员径赴广州，他意志消沉，无复当时豪气，在诗篇中流露出来，如："未妨袖手对神州"，又"不如去作糟丘长"等。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以每票五千元收买国会议员，天梅未能拔泥不染，受良心谴责，郁郁寡欢，当时亚子驰电诘责："骇闻被卖，请从此割绝。二十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患湿温伤寒逝世，年四十有九。同社胡石予挽之："死有传书成学早，生逢乱世惜君深。"寓贬意于哀悼中，甚为得体。他的夫人何亚希，也籍隶南社。天梅辑有《变雅楼三十年诗征》，收罗很富。

高 吹 万

高吹万，为南社的耆宿。一九一八年十月，柳亚子辞主任职，社友本拟推举吹万继为盟主，奈吹万谦抑为怀，再三辞谢，才由姚石子勉为其难，担任厥职，维持了南社的数年寿命，直至新南社继起，始告结束。吹万名燮，早年即有攘满兴汉思想，别署志攘、黄天等。曾力主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清史》中，宜列入本纪，和人争辩不已。家在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的张堰镇，靠着秦山，辟有闲闲山庄，占地十余亩，池亭水榭，曲槛长廊，凿石引泉，开轩延翠。自谓："国危政乱，乐桑者之闭闲；味淡声希，期穷年而矻矻。"其书斋名可读斋，斋外一小室，为贮粮之所。吹万自书门联："世间惟有读书好，天下无如吃饭难。"他治学很勤，以文会友，主持国学商兑会和寒隐社，刊行《国学丛选》，与亚子南社通声气，四方宾

客到他山庄，他总是鸡黍款留，下榻旬月，有当年孔北海之风。黄宾虹也曾盘桓其间，为绘闲闲山庄图，水墨之外，薄施赭绿，神韵酣足，宾虹也引以为得意之笔，因题诗其上，其一："浩渺波光树木稠，通津曲曲橹声柔。到门环似青瑶屿，四面窗虚池上楼。"其二："青浮螺影指秦山，天外烟霞夕照殷。记得山庄堪入画，至今桑者自闲闲。"其环境，可见一斑。此外又有岁寒桥、六弓湾、柳岸莺啼诸结构，近庄有银子湾，吹万斥资建一桥，以便行人，名之为凝紫桥。更筑一生圹，移植吴中邓尉梅花，称梅花香窟。每逢花时，辄与诗友觞咏其间，绝无忌讳。聚书数十万卷，其中善本，大都杭州朱镇初的抱经堂物。他有茶癖，徐仲可赠以君山茶、刘未林赠以江西茶，丘潜庐赠以闽茶铁观音，朱培元赠以洞庭山碧螺春，董拗叔赠以川茶，汪谦甫赠以徽茶，郭辅庭煮潮州工夫茶为饷，又赴号称茶圣的夏宜滋家，饮梅花水仙茶，吹万谓："集茶之大成"。丁丑之役，金山卫形势严重，吹万仓皇避难，伏处船中，凡二十日，后潜行返家，仍不可安居，藏书太多，不能携带，仅以最心爱的诗经一部分，装扎捆运，也有数十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上海。不久金山卫陷落，山庄被毁，藏书悉付劫灰。赁庑沪西海格路，颜其室额为格簃，回忆家园，成《望江南词》六十四阕，首阕："山庐好，虽好不思归，劫后残书聊可读，穷来赁庑尚堪栖，故里且休题。"无非姑作旷达语而已。所谓劫后残书，即指《诗经》一部分而言。全国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府重视文化事业，扩充各处图书馆，他就把《诗经》献给公家，由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保存。复旦中国文学系举行了一次《诗经》展览会，陈列的有数百种，分"石经"、"训诂"、"传笺义疏"、"问辨校疑"、"通经统说"、"考异补佚"、"杂录笔记"、"音韵"、"名物"、"图谱"、"评分释例"、"白文联语"、"谶纬"、"三家诗"为十四类。有木刻本、铅字排印本、油印本、手钞本、名人手批本，兼收并蓄，可谓应有尽有。附《诗经目录》二册。吹万居格簃，这儿地形低洼，大雨后积潦数日不退，于是困居楼头，不能行动，有句云："四面

烟波容小隐，一楼飘泊似孤舟。”后被迫迁，无可栖止，卒由其戚黄伯惠于《时报》馆旧址辟一小室，暂得与夫人顾葆璐侷处其间，又有诗云：“一室不逾方丈地，十年更上一层楼”（格箬为二楼，这儿为三楼）。他生于一八七八年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一九五八年戊戌六月七日，八十一岁。夫人顾葆璐，擅文翰，和柳亚子夫人郑佩宜为盟姊妹，也是南社社友，生于一八七九年己卯十一月六日，卒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八十八岁，吹万子四，君介、君藩、君湘、君宾，比肩计齿，均差一龄，且都生于秋七八月间，曾合摄一影，题曰：“风雨雁行图”。女韵严，适亭林顾氏，韵芬适南通刘氏，均早下世。吹万除自己著作外，尚辑刊《国学丛选》、《春晖文社社课》、《黄华集》、《伤昙录》、《哀思录》、《闲闲集》、《素心簃集》、《逋居士集》、《吴日千集》、《陈卧子安雅堂稿》和《兵垣奏议》合刻、《金山邑志》、《诗经大义》等，那《素心簃集》，为其外舅顾香远遗著。香远，名莲，光绪庚辰翰林，和王懿荣、梁节庵、黄绍箕同科。

袁梦白

袁梦白，名天庚，浙江会稽人。耳聋，因号无耳尊者，为南社画人之一，订有八百里湖荷花词馆画例。程雪楼视军黑龙江，聘为军署顾问，为外省之有顾问的开始。民国后，徐世昌督奉，曾保为县令，程雪楼、倪嗣冲等又复推荐，都不受。人问其故，他说：“宦海浮沈，非我所乐，愿以幕养贫，不愿以官致富。”和裴伯谦、景朴孙相友善，对于书画典籍，相互研讨，凡盛京大内所藏及宁波天一阁、上虞王氏天香楼、裴氏壮陶阁、景氏小如庵秘笈文物，大小不下万余件，都经他目赏，因此鉴别特精。作画益超逸遒上，不同寻常。

谈善吾

谈善吾，笔名老谈，江苏无锡人。父亲晚年退政家居，以稗史为消遣，善吾秉承父亲的习性，嗜小说成癖，一编在手，什么都忘怀

了。且于课余，东涂西抹，写笔记小说。清季，于伯循创《民呼报》，聘他为编辑，昌言革命，《民呼》被禁，再办《民吁报》，《民吁》被禁，又办《民立报》，善吾均续主笔政，人称他为："三民记者"。《民立报》的附刊《杂录部》，有小说、游记、丛话、文苑、世界丛谈、东西南北、报余等栏。善吾的寓言小说《逐日演义》连载其间，因与叶楚伧的散记，徐血儿的政论，称为："《民立》三妙"。善吾住宿于馆中，辛亥二月，报馆失火，这时正在馆中理发，听到火警，他剃了半个头仓皇逃走，成为怪状。事后，刊印《民立劫火图》，把善吾剃半个头，也作为画材，出于钱病鹤手笔。民初，袁氏厉行帝制，摧残舆论，《民立报》也就停止出版。后来，于伯循任监察院，善吾供职审计部。他和伯循为老同事，平时无话不谈，这时反形落寞，大有澹台非公事不至偃室之风。善吾儿子承宣，为名西医，设诊于上海。善吾也谙岐黄术。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逝世。著述很多，刊成单行本的，只有社会小说《真因果》一书。这书又名《公使现形记》，讽刺守财奴及老官僚，入木三分，归国学书室印行。女社英。

钱 红 冰

钱厚贻，字鸿宾，谐声为红冰，便把红冰作为别号。浙江平湖人，有平湖才子之称。他骈散文都很出色，诗近晚唐，参加东林诗社。性嗜杯中物，饮酒半醉，兴致勃发，往往提笔做诗，顷刻而成。时松江有柘湖书院，他任诗文课，住在书院中，他每晚睡眠较迟，在临睡之前，总要到生徒寝室中去视察一番。有一次，生徒方成章忽患咯血症，镇日偃卧榻上，不敢多动，深恐动了，血又上涌。但是要便溲，不能不起身，但厕所离开寝室甚远，正在踌躇的当儿，他老人家恰巧走来，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命成章不要劳动，说："我来替你想办法"。成章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为他找个校工来，岂知他亲自提了个便桶来给成章便溲。这一下，成章感愧交并，顿时呆住了。他老人家反而拍着成章的肩膀，安慰他说："这一举手之劳，不足介

意的”。一九三二年逝世。

顾 悼 秋

顾无咎，字崧臣，灵云、悼秋，都是他的别号。江苏吴江人，世居黎里夏家桥。面白皙，仿佛敷粉，有何郎再世之目。他性格怪僻，喜御背心，不喜穿马褂。他喜欢填词，可是刻一印“词人半是娼家妇”。又有一印“飞燕旧主”。据云：他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世的。在病中，常问家人燕子来了没有？家人莫名其妙，漫应“没有来”。临卒，忽一燕子从窗飞入室中，那就有些神话色彩，恐不足凭信。凡谈南社酒人，大家推悼秋为个中巨擘。尝与梨村诸人，组织酒社，乙卯秋，举行第一次雅集，那小启，亦骈亦散，隽永可喜。具名神州酒帝。他著有《服媚室酒话》，颇多涉及南社社友，为南社添得一些小小掌故。如云：“亚子表叔，平日滴酒不饮，追意兴飚举之时，则立饮数斗不倦。乙卯中秋，闹酒社时，尝与余及大觉乘醉至旷野奔走，折损其足，数阅月而愈。又尝游西湖，酒力既厚，感触国事，涕泪横胸，竟欲跃入湖中，其狂态盖可知矣。”又：“旧历戊午年七月十六日，人随鸥适，剧饮朗吟，殊堪傲也。王大觉作图以纪，同社咸赋诗题其后，佥以凌莘子：‘酒星如雨堕筝床’七字为压卷。回首前尘，已阅八稔。当时俊侣，消息多潜，不禁天末琴樽之感已。”又：“余尝仿乾嘉诗坛点将录体，编《酒国点将录》一卷，同人以余有酒帝号，咸目余为宋三郎。顷朱剑芒盟兄贻书相告，谓方从事《海上新酒国点将录》，则又目余为五虎将中董平云。按董平有风流跌宕之概，余偃蹇穷途，得此嘉谥，能无感愧交并。”又：“平生交游，如柳亚子、胡朴安、王大觉、朱剑芒、周瘦痴，狂人之酒也。叶楚伧、陆伯鸿，酒人之酒也。沈剑霜、余十眉，诗人之酒也。余自谓在狂人酒人之间，大雅君子，其有言乎？”又：“吴兴赵苕狂，性抗直，饮酒极豪，狂人之酒也。甫入座，即欲开战，且闻余有酒帝之号，乃树帜革命。余告以甲子逊位之诏，苕狂不信，已张拳作战状，而余亦雄心忽

动，先浮六大白以应之，既而苦狂果降服矣。且曰：'愿受册封'，乃予赵王之爵，一时豪兴，更可备他年拊掌。"晚年，他流寓沪上，时越人秦某，在南京路香粉街设方壶酒家，以三十年陈的女儿酒邀文艺诸子品饮，悼秋与烟桥、痴萍、红蕉辈赴饮结云社，每月酒叙一次，可是他病足，饮量不宏，无复昔年的豪情胜概了。他喜听琴，有粤人钟赓虞，能琴，藏唐代雷氏物，泠泠七弦，极手挥目送之妙。慕悼秋及朱剑芒名，一再致书述倾迟之意，愿订交以为快，恰巧悼秋有事返乡，及重来上海，拟偕剑芒同往访晤，不料赓虞已一病逝世，缘悭一面，永隔人天。从此悼秋每闻琴，必涉念赓虞，为之凄然不欢。他以里中前辈徐山民辑有《楔湖诗拾》，上起明末，下至清嘉庆初年，此后百余年中，继起无人，他就广征里人遗诗，成《楔湖诗拾杂编》，又助陈巢南编《吴江县志》，有功文献，永垂不朽。他自己的遗诗及《灵云别馆散记》、《服媚室酒话》，在他的外甥蔡观邕处，谋印未果。观邕不久亦下世，遗稿不知散落何处了。他擅吹笛，酒酣为之，颇悠扬动听。

章巨摩

章巨摩，名闻，浙江丽水人，少有大志，肄业浙江武备学堂，密谋革命，这时张曾敭抚浙，暗中注意他。同学中有满人数十辈朝夕探伺，几不免，幸校事总办三六桥力为斡旋，他改变了姓名遁走慈溪，从冯君木游，专力于诗文。辛亥后，加入南社。他穷蹇不遇于时，流寓上海，以教书卖文为生，牢愁抑郁，不能自已，同社陈彦及作书劝慰他说："人生品汇，万有不齐，七宝楼台，登陟靡尽。九幽黑狱，每下益深。苦乐相去，宁有限度。偶罹屯厄，便尔怨嗟，出噎入喑，毋乃不广。层渊之下，容觅衡路，徐生穷饿，且餐秋荼。抱道之士，有为之者，岂谓今贤，遽不相若。"他读了很为感动。他间撰说部，散刊民初各刊物，兼治岐黄，从恽铁樵学，铁樵所著医书，由他襄助聚理。晚年任某大商店秘书，病肺卒于甬寓，年五十一。

戚　牧

戚牧，号饭牛，取宁戚饭牛的故实，浙江余姚人。以先人仕于吴，故侨居吴中很久，晚年来沪上，居新闸路斯文里。柳亚子问他的居址，他说："我的居址只要记得斯文扫地便是了。"他玩世不恭，诙谐成性，尝刻一印"饭牛一生真烂缦"。和名印家王冰铁为连襟，均娶四明方氏女。他师事杨古酝，与杨了公、陈蝶仙、奚燕子、吴眉孙等同隶丽则吟社，古酝为此中祭酒。他又师事魏钰卿，学弹词，钰卿亦师事他学诗文，真所谓相互为师了。他喜作诗钟，一天和了公同赴浴室洗澡，入官座室。了公说："官座"二字，可作嵌字格诗钟，他脱口而出："何逊官梅诗兴动，孔融座客酒狂多。"主《国魂报》笔政，征人作诗钟，题为饭牛嵌字格，不意邮来一联："丽则人才皆饭桶，国魂主笔是牛皮"，他付诸一笑，不介于怀。曾掌教圣约翰大学，讲课亦妙趣环生，甚为动听。著有《饭牛翁小丛书》，凡五卷，分《牧牛庵笔记》、《绿杉野屋诗话》、《红树楼吟草》、《双鱼馆尺牍》、《天问阁杂俎》。生于一八七七年丁丑四月廿三日，卒于一九三八年，六十一岁。子冠六，为之筑墓立碑，书碑者秀水朱其石。

傅屯艮

傅屯艮，湖南醴陵人，润荽子，师事吴稚三。一八八四年甲申九月生，一九三四年卒。授徒王仙学舍，其地旧传仙人王子乔栖真之地。附近有三狮洞、清源山、章龙诸胜，他常偕生徒吟啸谈笑其间，指天画地，引为至乐。他致亚子书，自云："卜居万山中，捐妻子，弃友朋，块然独处，名其林曰繁霜，署其阿曰息影，字其居曰鹪借，文其卧曰梦甜。读书灌园，长眠饱食，风梳露沐，木居豕游。酌松露以为醪，引清泉而作供。红叶间落，寒山着花，白云归迟，疏林滞晚。风振衣而虎啸，月满槛而鹿啼，日夕所经，神思为豁。"这种行径，确乎与众不同。他喜欢抄诗，把李义山律诗，录成卷帙，又把稼

轩片玉乐章小山诸词，录存数百首。又自辑丙丁戊诗为《废雅》，并榜其居为废雅楼。常和宁太一、郑叔容、陈豪生、黄梦蘧等唱和。更与太一创刊《洞庭波》及《汉帜》，昌言革命。一度侍其父润荽游西湖，请黄宾虹、胡沛平各绘西泠撰杖图。又在上海办《竞业日报》，和秋瑾的《中国女报》，同为宣传革命的喉舌。辛亥后，又于爱俪园遇到王钝根，原来傅屯艮本作傅钝根，因王钝根故，改为屯艮或称钝安。民国二年，汤芗铭督湘，以屯艮参与讨袁，下令逮捕。他由友人刘镜心代为介绍，匿居校书黄少君妆阁，得以脱难。少君小字玉娇，柳亚子为作《玉娇曲》，屯艮辑《红薇感旧记题咏集》，既写定，长沙之役，遭火焚去，不得已。再从《南社丛刻》及《长沙日报》所存的，重录一过，由亚子资助，始得刊印。并自署红薇生。最为奇妙的，"玉娇"二字，略去笔画，适为"王乔"，和他授徒王仙镇，所谓王乔仙人，不谋而合。曾任沅江县县长、三十五军参议兼师部秘书，长沙中山图书馆馆长，又安庆民政厅秘书，棉税局长。主持南社湘集，和姚大慈、姚大愿、谢晋、李洞庭称湘中五子，屯艮逝世于芜湖。故旧为刊《钝安遗集》，他游越时所作诗，寄给刘约真，约真把这手迹付诸装池，吕思勉题诗二首："运际贞元思五子，独留闲气在湖湘。卧龙跃马当年意，转眼浮云梦一场。"又："茫茫禹迹记探奇，俊逸清新百首诗。尺楮留传谁护惜，独于劫后见襟期。"屯艮夫人为潘君觉，子偁多。

黄 克 强

黄克强，原名轸，字履午，湖南善化（今长沙）东乡人。生于一八七四年甲戌九月十六日。湘中名诸生，筱村子。幼时读书两湖书院，张之洞督湖广，拔送日本留学。他素具民族思想，和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后在日本得日人宫崎寅藏的介绍，得识孙中山，合组同盟会。曾策划长沙起义，失败，遭清吏通缉，他改名为兴，字克强，无非寓再接再厉的意思。且和周震鳞、曹亚伯一度在基督

教会受洗礼为信徒，借此掩护革命工作，亚伯更伪作传教士。辛亥黄花冈之役，他与赵声实为主谋，克强有《起义报告书》，事后，原件由谢良牧收藏，付诸装池，克强儿子一欧根据原件，摄影多帧，留为纪念。黄花冈之役，失败更甚，他深自引咎，致冯自由书有云："广州之役，弟实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时多畏惧退缩，遭此大败，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亦损失殆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庶于心始安，亦以励吾党之气。"民国建立，克强任陆军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他据南京，起兵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继游美国，在海外力事宣传。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他回国寓居上海福开森路。他能诗，如三十九岁初度作云："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又擅书法，加入南社，为《南社丛刻》题签。克强逝世，《丛刻》十九集载其遗像二帧，西装蓄髭，奕奕有神。附《谨书黄克强先生》及《悼克强先生杂语》二文。讣文如："黄公讳兴，字克强，痛于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时疾终沪寓，享年四十有三，于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时入殓。谨定十二月二十一、二日在福开森路本宅开吊，二十三日举殡长沙，哀此讣闻。子一欧、一中、一美、一球，女振华、文华、德华。负责友人孙文、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柏文蔚、谭人凤。"克强遗墨及一枝猎枪，解放后，由其家人捐献湖南文管会。夫人徐忠汉，曾以南京贫儿院院长身份，赴美劝募基金，"九一八"事变发生，宗汉即力劝侨胞踊跃捐助救国金。贫儿院劝募，暂行停止。她也是非常干练的。

黄　季　刚

黄季刚，名侃，湖北蕲春人。一八八六年生，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卒，五十岁。他是黄云鹄（翔云）的幼子。云鹄为鄂中宿儒，季

刚幼时，即授以《许氏说文》，声韵训诂之学。十六岁后，留学日本，时章太炎因提倡革命，避地东京，群请讲学，季刚亦同居《民报》社，从太炎为师，创古韵二十八部，太炎很高兴地对他说："历来治小学的，都没有你这样的精深！"此后太炎所著的书，广引群说，末了把季刚所云作为定论。季刚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等教授。他的弟子章璠黄记其训导后进的读书法，如论经学："为学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义理者。诵经文，看注疏，其本也，由疏以明注，由注以绎经。由一经之注疏，以通他经之注疏，则涣然而会通矣。"论文学："学文者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季刚性怪僻，动与人忤，喜饮酒，酒后骂人，使人难堪。刘禺生和他相处很久，所著《世载堂杂忆》，记他的趣事，说他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如云："在武昌居黄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刚惧不敢出，停教授课七日。又武昌友人请宴，季刚乘车往，有狗在门，向之狂吠，急命回车。又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案下。问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此外还有一趣闻，杂忆所不载，马叙伦一天访季刚，季刚约明日午饭于其家，请早些来，大家多谈谈。到了明天，叙伦如约去，岂知季刚犹高卧未起，等了半小时，尚无反应，直至正午，绝没有会食之象，等了再等，叙伦饥肠辘辘，便向他提及宿约，季刚双目瞠然曰："对不起，我忘怀了。"即草草设食而罢。他除著述外，有日记数十册，上海开明书局拟为刊印，不料抗战军兴，不知散落到哪里去了。季刚参加南社，又参加国学保存会、孝义会、思辨社。曾辑《制言》、《民报》、《民声报》、《汉口大江报》。

黄晦闻

黄晦闻，名节，广东顺德人，南社诗人之杰出者。生于一八七三年，师事简朝梁，应顺天乡试，被抑于主试陆润庠，即废举子业。主《国粹学报》笔政，又编《政艺通报》，先后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广州高等学堂。和刘申叔友善，袁氏当国，那热中干禄之流，组织筹安会，上劝进表，刘申叔亦会中人，晦闻致书反对，有云："革命之初，诸将解兵，陈书劝逊，清之臣庶，岂尽忘君，盖为改建民主，非让人以君位，是以不嫌而不仇，故根本解决，定于当日。今若復倡君主，则对于旧君，为有惭德；对于民国，为负初志，斯议一出，动摇国本，召致祸败，心所谓危，愿因足下以告诸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但彼辈利令智昏，忠言逆耳，他为之长叹。后和苏曼殊、蔡哲夫，为诗酒之交，生平绝不与遗老唱和。他诗学陈后山，刻一印为"后山以后"四字，颇有自负之意。二次革命失败，他有感于时，请徐星洲刻"如此江山"印，为人作书，经常钤用。他尝谓："诸葛武侯苟全性命于乱世，'苟全'二字，便有无限功夫。性命者，又不独生命之谓也。"一度因刘栽甫推荐，由京返粤，任教育厅厅长，晦闻素无政治头脑，日与幕僚谈诗唱和，广州报界称之为"诗人厅长"。后获得陈白沙砚，更有兴挥毫。嗜食三鲊鱼（广东人称鲥鱼为三鲊鱼），视为无上珍品。晚年著《诗旨纂辞》一书，赠给门人吴宓，在书面上写："搜篋仅存此册，欲续成全编，恐年力不继矣，后有续余此编者，余所至望也。"他卒于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二岁。临死前，犹为富藏焚毁书的孙名棪写"壁书楼"三字榜额，为最后绝笔。葬广州御书阁畔，墓志铭为章炳麟手笔，余绍宋书丹、张尔田篆盖。藏书以《诗经》、《楚辞》、《文选》这三类书为多，这是他生前所专治者。他又发愿拟作《故宫赋》，期以三年，谓："此文有关一代典章文物，不可无人述作。"奈亦未竟其功。他的《蒹葭楼诗》，出版时他已作古，未及目睹初样本。子大星、大辰。

晦闻喜藏砚，既逝世，遗砚廿六方，由其如夫人送至马叔伦处，托代觅受主，焦叶白一方，背有晦闻自作铭语："不方不完，亦毁亦完，如吾砚然，晦闻自道矣。"汤尔和购去。又明代李云谷砚，有陈白沙铭，屈翁山跋，本叔伦物，赠给晦闻有年，叔伦出价购回。

黄 宾 虹

南社社友，以丹青负一时盛名的，当推黄宾虹了。他名质，安徽歙县潭渡村人。一八六五年乙丑元旦，生于浙江金华城南铁岭头。十岁开始学画，从李国柽、陈春帆游，兼学篆刻，悉心钻研，孜孜不倦。一方面又致力于诗文，有很高的造诣。四十余岁，来到上海，他参加南社很早，第一次雅集于苏州，他便是十七人之一。一度寓居沪市老垃圾桥北，和宣古愚同办宙合斋，时与朋好谈叙其间，自撰一联语："宙有往古来今之训，合于天工物巧而珍。"这时他喜欢搜集古代玺印，积年累月，所获颇多佳品，成为大观。和一般好古敏求之士，结贞社相互欣赏，那篇《贞社启》略云："桑海屡变，杞天是忧，仓皇烽燧，自历劫销毁以来，络绎轮蹄，或重译转输而去。"这种语气，无非为保存文物，泽古心殷，深致珍惜，这是他老人家的一贯作风。曾助邓秋枚辑《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丛书》，成为艺林的两大贡献。他生活很清苦，过着冷板凳生活，为了解闷，常和陈巢南、胡朴安、陈倦鹤、叶小凤等，在小酒肆买醉，发芽豆一盆作为下酒物。六十高龄，他历游天台、雁荡、武夷、匡庐、峨嵋、嘉陵等地。他家在黄山之麓，因别署"黄山山中人"，著《黄山析览》，频以黄山景迹入画，且有《黄山画家源流考》。他绘画不喜临摹前人作品，晚年作山水，墨气浓厚，人问其故，他说："这是实景，不信，远看人物、山水、树木，是否界画清晰？以透视学言之，这样才不违背科学"。有人说："他每天昧爽即起，出观景物，山水在晨雾朝霭中，模糊一片，这确是他目给有素的实景"。也有人说他坏话的："画幅漆黑一团，绝类乌金纸，古拓碑。"郑午昌却不以为然，且驰函宾虹，请绘一加重浓墨的山水，宾

虹引为知音，精心绘了一幅大黑而特黑的山水画送给他。又有人以宾虹和齐白石画作对比："宾虹以繁胜，白石以简胜。宾虹的画用加法，一加再加，加到不可再加为止。白石画用减法，一减再减，减到不可再减为止。"宾虹论画，颇有独到处，他说："墨中当见笔，笔中亦当见墨，方为上乘。"又说："吾人惟有看山入骨髓，才能写山之真，才能心手相应，益臻化境。"又说："磨墨心要细，落笔胆要大。有爱惜光阴者，磨墨之际，亦即打腹稿之时。"又说："游黄山，可以想到石涛与梅瞿山的画。画黄山，心中不可先存石涛的画法。王石谷、王原祁心中无刻不存大痴的画法，故所画一山一水，便是大痴的画，并非自己的面貌。但作画也得有传统的画法，否则如狩猎田野，不带一点武器，徒有气力，依然所获不大。"又有很风趣的画话，他说："山可以任意画，画出来便算做山，如果有人说不象山，那么请他到桂林、阳朔两处去找，一定可以找到。"王伯敏曾把他作画经验之谈，编成《黄宾虹画语录》。从他学画得其神髓的，有朴学大师胡朴安的女儿沛平，大漠诗人顾佛影的妹妹顾飞。顾飞的丈夫裘柱常，且为宾虹写了十万言的传记，又录存了宾虹与人谈艺书札若干万言（歙人汪改庐别有《黄宾虹年谱》刊行）。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怀他、尊敬他，特颁发荣誉奖状，称他为"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有一位林岚同志到杭州栖霞岭去拜访他，写有一文，叙述他所居的环境："黄老先生家在栖霞岭离山脚不远的地方，附近的邻居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老年艺术家，一问就可以问到他的家。栖霞岭上有一条小溪涧，不知道是不是旧时的桃花溪。不过两岸人家门口，桃花杏花是开得象朝霞似的。走进月洞门，从两傍合抱着小花坛的，是长满绿苔的细石子甬道，院子里还种着碧桃和杨柳之类，幽静之中，掩抑不住春天繁荣的生意。走完甬道，就是老画家素朴的居处，一幢白色的平房，右边是一间小小的客室，左边是他的工作室兼卧室，四壁晾着许许多多画，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尚未完工，全是山水。除了画，就是书，图书典籍也象山一样的堆积着，案上、床上都有。此

外书案上还摆着许多古代的陶器、铜器等美术品。"读了这篇小文，仿佛身历其境，一亲謦欬。他收藏的书画文物很为丰富，计画幅画稿三千余帧，手稿一大箱，历代书画一千又三十八件，铜玉印八百九十三方，铜器七十九件，玉器二百十九件，陶瓷器及砚，一百六十二件，都捐献给国家。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胃癌不治逝世，九十二岁。栖霞岭故居，建立"画家黄宾虹纪念室"。后人有映宇、用明。除自己著作外，编刊《雁来红丛书》、《宾虹草堂藏印》二集、《宾虹集古钵印谱》、《历代名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又他遗留下来的钵印，由金石家罗福颐、王福厂整理审定，交吴朴堂编写成目，尚有二百四十方，刊《宾虹草堂钵印释文》行世。王伯敏为撰《黄宾虹》一书，为《中国画家丛书》的一种。

黄 摩 西

一代奇人黄摩西，原名振元，字慕韩，生于江苏常熟县。不修边幅，掌教苏州东吴大学，教室中，前三排学生都不愿坐，因为他不栉不浴，发出一种很难闻的怪气息。可是他上课时，滔滔汩汩，趣味横生，却颇有吸引力，于是学生们纷纷带了香料来解秽。他为任课便利计，便在附近严衙前查姓家借寓。严衙，为明代严文靖受廷参的所在。查氏即世称查半天的后裔。庭前瓦砾凌乱，几乎不能下脚。而楼特宏敞，楼板双层，厚数寸，长四五丈，窗户也通豁，摩西吟哦楼中，榜为"揖陶梦梨拜石耕烟室"，原来他深慕石斋梨洲陶庵九烟之为人，所以有这累累赘赘的题额，其中并悬一联："黑铁裔神州，盘古留魂三百里。黄金开鬼市，尊卢作祟五千年。"措辞也是光怪陆离，不可方物的。他少治道家言，日啖硃砂，常数日不睡，数日不食，独游山中，往往入夜，跌坐岩树下面。友朋促席，剧谈不绝，客倦仆，他却精神饱满，忘了唵嘟日落。章太炎昌言革命，清吏密令追捕，摩西留诸东吴校，尽力掩护，可是两人议论，往往相左。且两人颇多趣事，陈旭轮在某刊上纪着一则："黄摩西与章太炎同任东吴大

学讲席。一日同赴茶肆品茗，两人未携钱囊，付账时，均无所出。于是摩西返校取钱，但摩西抵校，适朋好邮来一诗文集，他一卷在手，将太炎忘置于茶肆中。而太炎又不识途径，必须有人引导，遂致进退维谷，日暮始由肆僮伴送返校，给以茗资与酬金。闻者无不引为笑柄。"摩西和黄谦斋、陈荪竹、张隐南为谱兄弟，共研古学。隐南即著《续孽海花》的燕谷老人，为摩西刊《摩西词》一卷，卷首有赵古泥为他所画的像，戴着眼镜，正襟而坐，俨然一学究。隐南作序，略谓："黄子摩西，学博而遇啬。其所为词，每使余悄然而悲，悠然而思，如见黄子毵毵短发，披散项间，负手微吟于残灯曲屏间，其殆所谓究极情状，牢笼物态，有以致之乎！"吴癯安也说他："为人奇特，丁内艰后，即蓄发蓬蓬然，招摇过市，人皆匿笑之。其于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自不可遏。至其奥衍古拙，又如入灵宝琅环，触目皆见非常之物。"癯安曾感戊戌六君子之狱，谱《血花飞传奇》，摩西立为之序，癯安又称之为"合金铁皮革为一炉"。他犹有一巨著《中国文学史》，凡二十九厚册，清季，东吴大学以铅字有光纸印行，用作教材，坊肆未曾流行，故见者甚少。首三册为绪论，瑰奇恣肆，为从来所未有。他也作小说家言，著有《银山女王》一书。或谓《轰天雷》说部，也是他作的。又辑《小说林》十二期，撰《发刊词》、《小说小话》、《蛮语丛残》等。东吴大学有一期刊，名《雁来红》，他主持笔政，那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最早发表在该刊物上，得以流传。他有一恋人程稚侬，即所谓安定君者是，遇人不淑，奉母居吴中紫兰巷，摩西便移居其家，稚侬爱他才，常以诗词请他指导。后来她的夫家，强要把她卖入平康中，她惊骇逃匿，不久郁郁而死。他撰一哀联挽她，长四百多字，为挽联之创见。当武昌兴师，他奋然欲有树立，一日出门乘火车，至车站，两足忽蹇，大哭而归。癸丑夏，愤懑国事，发狂疾，首触铁丝网，流血满面，以家藏钱牧斋《有学集》精本拭秽。九月十六日，死于齐门外疯人院，年五十左右。身

后萧条，遗书文物，变卖一空。他的遗书，大都钤一朱文印"黄人过目"。金鹤望撰一传。庞树柏和摩西为三千剑气文社同社，搜罗他的遗稿，拟为印行，萧蜕安为遗稿作序，不料树柏也因病下世，谋刊没有成为事实。后来凌敬言又代为征集，得文二十七篇，诗八百三十五首，词二百三十六阕，也没有结果，范烟桥辑《苏州明报》，为他出《黄摩西专号》。

景太昭

景太昭，名耀月，山西芮县人。一八八一年生。光绪癸卯举人，留学日本，得法学士。同盟会会员。曾任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主席、南京参议院议员、临时教育次长兼代教育总长、大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众议院议员、经济调查局参议、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南京两江法政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俄文法政大学讲师、东北大学教授。能诗，辄作慷慨激昂之音。常和陈汉元、田梓琴联句。与柳亚子、黄季刚、苏曼殊、赵其相、俞剑华、朱少屏时通声气。晚居北京，穷愁潦倒而死，何其巩经纪其丧，时为一九四五年。著作载《南社丛刻》，文少诗多。他一度担任《丛刻》第五集的诗选编辑，可是他不在上海，这编辑工作仍由亚子自己担任。他很早参加南社，第一次雅集虎丘，他是十七人之一。辑有《清诗存》一书。

程善之

程善之，名庆余，安徽歙县人，斋名沤和室。工韵语，他有《杂感诗》，自述他的学历。如云："十岁学书史，耻以文章鸣。十四学击剑，十六能谈兵。二十负奇气，目空一世人。尔来十年余，踯躅终无成。材力日苦弱，意气徒纵横。优游幸卒岁，已有妻孥情。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吁嗟明镜中，搔首令人惊。"他为文绝古茂，读《周礼考工记》、《黄帝内经》、《墨子备城门》、《吕览上农》诸篇，认为这是

以美术谈科学，学既征实，辞复斐美，他便仿撰了《说枪》、《说炮》、《锡兰茶园》三篇，得推陈出新之妙。登载《南社丛刻》，读者无不称叹。幼时，父亲桓生都转督教甚严，非经书不读，非史册莫啙，后应试，寄宿业师家，始得私窥《红楼梦》、《花月痕》等书，颇涉遐想，便私效为稗官家言，成《骈枝余话》，为笔记体。又《倦云忆语》，分"趋庭"、"坠欢"、"师友"、"杂记"、"梦幻"五则，别饶情趣。又《小说丛刊》，凡短篇小说十八篇。三十岁后，皈依禅悦，结束风华，慎守绮语戒，较少写作了。执教扬州有年，和胡朴安颇多质疑问难，一日与生徒谈及皖派学者，从包慎伯而胡朴安，谓："是真安吴一致，知行兼到。"晚年居上海。一九四二年（民三十一年）回徽州，道经毗陵，患脑溢血卒。著有《沤和室文存》、《沤和室诗存》。

谢 无 量

谢无量，名蒙，又名沉。和马一浮友善，马有时署名仅一"浮"字，谢沉马浮，相映成趣，四川乐至人，一八八四年生。其弟名希安，兄弟志趣不同，各不相谋。无量诗文瑰诡渊古，别饶奇气。掌教各大学，几乎桃李满天下。抗战前，供职监察院。解放后，应聘北京中央文史馆，任副馆长，与叶恭绰、章行严、邢赞亭辈研讨学术，相互启发、正拟有所著述，岂知一病缠绵，手腕蜗强，不能执笔，直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病逝北京，年正八十。他工书法，往往纵其笔势，气充神旺。有时故作稚拙，如出孩儿之手，但是别有一种风格。他有一特殊脾气，为人写屏联扇册，例不钤盖印章，有强之，便道："我的书法，艺术表演，已很充沛，用不到再加印章，否则反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实则他是有印章的，记得秀水朱其石曾镌刻了一印送给他，可是他藏诸秘箧，兀是不用。其石认为他不用名章，不妨刻一闲章给他，且动了脑筋，刻"无量寿"三个字，似闲章而为名章，似名章而为闲章，一而二，二而一以试之，还是搁置不用。甚至一度卖字，也是有款无章，世俗的人，总认为书法没有钤印，好像美

人有目无眉，未免有欠姿娟，因此化钱请他写字的人不多，他也满不在乎，任之而已。他很自负，有一次为人写联，他集了古人的诗句："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简直是夫子自道。又编撰一文学史，称为《中国大文学史》，很早就刊行于世。为国人介绍西洋文学，无量也是很早的，在一九〇一年，他即和马一浮、马君武编刊《世界月刊》，译著很多。

蒋箸超

蒋箸超，名子旌，号抱玄，浙江绍兴人。他先人有听雨楼，他就自榜听雨小楼，有一记载："屋不过五楹，前后有小院，春兰秋菊，杂以芭蕉、蔷薇、萱草、海棠、天竹之属，四时不致寂寞，余兄弟幼年读书，即是处也"。他的伯兄古香，邃于文史，兄知为早卒，弟昂孙亦有文名。师事何澜庭、胡枚臣、陈炳煦，都擅书法，因此箸超对于书道，也颇有研究。及长，旅食沈阳、金陵、杭州。辛亥革命，应聘《民权报》编辑附刊，他和徐枰公友善，合撰《蝶花劫》说部，排日披露《民权报》上，后来重加润补，续成全书，印单行本问世。《民权报》对反袁斗争非常激烈，袁氏爪牙大肆摧残，但该报设在租界上，袁氏没有办法把它封闭，便下令各地禁止销售，也不准递寄，发行仅靠租界上一些销数，以致该报馆无法维持，不到半年，也就被迫停止发行。但一部分同人，心不甘服，别组民权出版社于沪市麦家圈萃秀里，发行《民权素》，为一种月刊，请箸超和刘铁冷同任编辑。不久，铁冷辞去，由箸超一人单干，最初数期，甄选《民权报》登载过较精粹的作品，为唯一内容，可是箸超认为这样做，太没有新鲜气氛，于是立征当代文坛巨子写作，把内容分为"名著"、"艺林"、"游记"、"诗话"、"说海"、"谈丛"、"谐作"、"瀛闻"、"剧趣"、"碎玉"十栏，共出了十七期。又把十七期所载的文章，撷取精华，刊成《民权素汇编》五大册。此后他供职会文堂书局，抑郁不得志，抗战前逝世。他著有《听雨楼随笔》、《听雨楼诗话》、《听雨楼日记》，家遭回禄之灾，日

记被焚，续写为《蔽庐日月》，由他的兄弟昂孙校刊，汇为《箸超丛刊》一书。他又和张冥飞、尤玄父、何一雁合作《古今小说评林》，都归民权出版社出版。从他游而文坛有名的为陈灵犀。

雷昭性

雷昭性，号铁厓，四川富顺人。云峰子，昭度、昭文、昭声、昭性、昭仁，兄弟凡五人。云峰理盐务，既而业务失败，生计告绝，兄弟都辍学。昭性晨刈山草，担售牛棚，得钱二三十文，购升米煮粥以为食。幸诸兄复以盐务起家，昭性始继续读书，欲留学日本，这时乡间风气未开，尚无留学先例，诸兄阻止，昭性不从，竟于夜半潜行。在日本一面学习，一面复密谋革命，直至辛亥光复，才返家。居仅二月，又仗剑南朔，变易姓名，不遑宁息。他诗兴甚豪，参加南社，有所作辄寄亚子。壬子夏还里，做了《入里门》十六首，秘不示人，过了三年，偶于行箧中检得，却已失去后六首，追忆不起，深恐这十首再失掉，即交《南社》发表。某年，他在鄂中，见到女伶郭凤仙，致书亚子认为："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惟郭凤仙乃第一真美人，至矣极矣，蔑以加矣。"并附着诗篇。亚子嗤为："夸大妄言"，大大地扫了他的兴。又尝带了数百金游西湖，爱风景的美秀，便投白云庵做和尚，钞票用光，被庵僧驱逐出门。后来他往南洋经营实业，忽又感慨时事，歌哭无端，似乎有些精神病了，不久逝世。他主编《民主报》、《鹃声》、《光华日报》。

剃一斐

剃一斐，名文伟，江苏吴江黎里人，仲诒子，仲诒别号松巢，喜吟咏，缘情善感，大都性灵之作，著有《醒梦盦诗钞》。一斐承家学，富藏书，尤多乡邦文献，奈遭绛云之厄，付诸荡然。他诗才敏捷，常伺父侧，推敲竞病，娓娓不倦。其父设帐周氏景疏斋有年，主人周云，号酒痴，尝结消夏酒社于开鉴草堂，一斐随乃翁参加，因得识顾悼

秋、朱剑芒、黄病蝶、柳亚子诸子，籍隶南社，酒酣耳热，唱酬尽欢。一斐酒兴甚豪，每集必到，每到有诗，酒社第一集，他次亚子韵，有云："蒿目时艰涕泪倾，糟丘愿作一廛氓。千寻恨海填灵石，百丈愁城荡酒兵。漫道南声风不竞，伫看北伐剑先横。人心未死天心在，操莽安能僭大名。"其时袁氏当道，祸国殃民，他口诛笔伐，不觉泄义愤于诗酒间哩。

管 际 安

管际安，名义华、一字霁庵，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一八九二年壬辰闰六月。肄业南洋公学，与李定夷、赵苕狂同学。在苏时，有潘某，与际安貌相若，吴瘿安往往不能辨别，见际安必先问："你是管某，还是潘某？"际安告之，相与大笑。早年供职上海《中华民报》，不久，办理结束工作，周少衡邀他任《民权报》笔政。后又进《民国日报》，由钱病鹤介绍。过了若干年，病鹤的儿子小鹤进《民国日报》，便由际安介绍。他一度曾偕报界诸领袖参观东北，张学良特送他手枪一枝、子弹一盒，际安携带回沪，即转归上海商团为防卫之用。他和但杜宇友善，助杜宇办上海影戏公司，提倡电影事业，开风气之先。他善评剧，能昆曲，演生角。解放后，曾在人民广播电台，讲昆曲唱法。又和徐凌云合撰《昆剧一得》，出版了四五期。晚居上海陕西南路。一度中风，不能行动，涩于言语，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八十四岁。后人绍清、绍春、绍源。

赵 苕 狂

赵苕狂，名泽霖，字雨苍，取霖雨苍生之意。浙江吴兴人，读书南洋公学，和管际安、李定夷同为许指严的弟子。主《四民报》、《红玫瑰》、《游戏世界》杂志笔政。他喜购跑马票，每逢春秋赛马，必与其盛，以博胜负，因此就职诸出版机构，必先约定，赛马时期，例须给假。又嗜酒，不醉不归。酒叙劝辄和人斗饮，一次，对方婉却，他拿

起瓷盆，掷诸地上，合座为之惊讶，人问他为何发怒？他说："倘不喝酒，有如此盆！"所以他每次酒叙，明天往往遍访同座者，询问"一昨有否失礼及得罪处"，向人道歉。他短小精悍，双目炯炯，出笔迅速。抗战胜利时，他忽想起当时《红玫瑰》杂志风行一时，停止已久，不妨继续一下，因此，仿着旧时的体裁、风格和开本及封面等式样，又邀请了旧时一班撰稿者，不料出版后，没有多大销数，大折其本。原来读者的好尚是随着时代而变迁，这种落伍刊物，不为新社会欢迎了。

赵 赤 羽

赵赤羽，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北排衙镇人。一八九八年戊戌生，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卒，六十七岁。遗著《海沙诗钞》，他和郭沫若时相唱和，所以这诗钞封面题签，还是出于郭老手笔。他的诗有如其友钟泰所称："意新而辞雅，语肆而格严，善于裁剪变化，以五七言句法，写今日之人之事，放恣而无所拘束者。"他的诗钞中，有《建国十年颂》、《送女楚参干》，又《新国殇》、《哀悼黄继光、刘胡兰》等，爱国热忱，溢于言表，都是很可佩的。有一诗，首句："出门逢引日，囊里每萧然。"自注："每逢大月有三十一日，阿拉伯字母与华文'引'字相形似，因名之为'引日'，盖工资每月月初发，月底往往青黄不接哩。"又《沪杭车上》云："一箭飞原野，排窗泻绿芜。电竿五线谱，栖鸟作音符。"新颖出奇，能道人所未道。又有几首咏乡味，如芦苣、香酥芋、唐家田头瓜，不用典故，白描传神，也是难能可贵的。他早年曾从吴叔和、黄觐子游，吴撰有《日本史话》。黄名贡堉，以嗜糖食，又精佛学，自号"糖禅"，擅作西昆体诗，具百琲成文十香在抱之致，赤羽作品，便受西昆影响。且写短篇小说，散刊民初各杂志报章，为数甚多。辑《礼拜花》周刊。参加鸣社，又与陈巢南、姚石子、庄通百、陆简敬等，一同参加南社虎丘雅集。及新南社成立，柳亚子、陈望道、沈玄庐等介绍新思想，他欣然加入，思想

也随之一变，写作态度，亦与前不同。生平足迹所至，北抵京津，南游香岛。一九三〇年，同社陆澹安应张蓴鸥之招，自海防乘滇越火车赴昆明，赤羽随之同往，留一月而归，有《昆明杂诗》纪其事。某次，跨马疾驰，偶一失控，从马背坠下，伤了足骨，后转为关节炎，深以为苦。晚年高血压，又双目患白内障，茫茫然不便阅览书报，作书大如胡桃。但他颇有勇气，敢与病魔斗争，朋好每月聚餐一次，他还是拄杖前往，谈笑自若。又有襄阳公园的茗叙，每星期日一次，他也蹇步莅临，往往走几步息一下，藉以节力，他诗中也提及："进园十步一停坐，到得池廊百里程"，确是实际情况。有一次，他实在病重不能起床，写信请假，信中犹作诙谐语，末后署名："司徒王东山谢启"。大家初看莫名其妙，再一思索，才悟王允官司徒，谢安有东山丝竹故事，原来他名允安，"司徒王东山谢"合之便是允安二字，深喜他异想天开，给人猜着谜儿。

赵厚生

赵厚生，名正平，字夷门。江苏宝山县人，一八七八年生。他涉猎新学，发觉仁字为伦理上的基本律，为人之道，于自立自助以外，兼须立人助人，立人助人便是仁，所以他别署仁斋。他由于读了些《新民丛报》等刊物，就动了赴日本留学之念，一心一意，要想学陆军。不料到了日本东京，有凡自费生不得学陆军之例，他只得废然而返。考进了浙江武备学堂，后和黄膺白以最优等资格派往日本留学，才得偿其心愿。不久，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首先加入。武昌起义，黄潜来上海，和陈英士规划编练新军，讨论怎样会师北伐。厚生也返国，和黄晤见后，一同赴南京，黄担任兵站总监部重职，厚生便任总监部参谋长。有一天，在三牌楼举行赵伯先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来参加，厚生在台上作报告，讲得头头是道。过了一天，中山派总统府秘书秦效鲁请厚生编写《赵伯先烈士史料》，后因资料不足，没有刊印。不久，厚生又任调查局局长。又就江苏都督府副

参谋长，那正参谋长，便是黄膺白。癸丑讨袁之役，厚生奔走甚力。讨袁失败，又即亡命日本，再由日本到爪哇，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校长，这也是有根由的。他一度主编过《大陆国报》。参加新中国建设学会，为学会编了《国魂诗选》。子华星，为父编刊《仁斋文选》，门人吴敏轩、吴冠人、于焕熔详为校勘，分："教育文哲类"、"政论类"、"序记类"、"杂类"。女华美生时，适厚生与其夫人文洁避袁世凯的侦索，匿居甬城的华美医院，因以为名，十九龄而夭。厚生甚为痛悼。

蔡 冶 民

蔡冶民，名寅，江苏吴江人。他是柳亚子的姑夫，又是一位革命诗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之际，任沪军司法长。时周实丹、阮梦桃二烈士被山阳令姚荣泽所杀，荣泽托庇恶势力，冶民力主逮捕，置之于法，为烈士昭雪平反。他又留心乡邦文献，那徐待诏达源夫人吴珊珊的画象，刻于碑上，立在莺脰湖头的平波台，不知怎样会移到黎里的一家豆腐店里去，冶民见了，斥金赎取，以达源固生长黎里，物归故乡，亦一善举。陈巢南知道了，做了一篇《赎碑记》。他工诗，对于诗学，有那么一套理论："诗也者，乃本诸无心之倾吐，亦有为而寄托，一人有一人之诗，一时有一时之诗，一境有一境之诗，有真性情之流露，斯有真事实之证明。"他在日本，大森观梅，泷川赏红叶，游上野博览会及不忍池，通天桥诸胜，异域风光，都付篇什。居乡参加酒社。一九三七年下世。

蔡 哲 夫

蔡哲夫，名守，字成城，取《诗经》："哲夫成城"之意。妻张氏，又取《诗经》"哲妇倾城"，便称张倾城。广东顺德人，一八七九年己卯六月二十四日生。作诗文常署寒琼，晚年自号寒翁，参加南社及南社湘集。刻一印"南社蔡守"。后又娶谈溶溶，以玉鸳鸯盛诸珊瑚

盒中作为文定，取晏殊诗“梨花院落溶溶月”，便称谈月色。倾城、月色均擅画，哲夫亦能丹青，但懒于涉笔，对外应酬作品，往往由王竹虚、尹笛云、张谷雏代。篆书请邓尔雅挥毫，可是有时却不惮烦，为苏曼殊代画。一次为陆丹林绘红树室图，那是他的亲笔了。题语很隽雅，如云：“己未中秋夜，偕室人倾城过六榕僧舍，听容氏弹琴，四更归水窗，月色大好，不忍遽眠，爰为丹林社长兄作红树室图，白云枫叶一林霜，天时地利，两得其宜，自视尚有是处。越二日，剑川尚书赵石禅藩，金山议郎高天梅旭见示题咏，录以补空，共此一段因缘，使后之探求护法史事者，亦知戎马倥偬中，尚有我辈从容绘画吟咏之事耳！顺德哲夫，时同客越秀山畔。”某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请他编一日历，他每日编一故事，并配一画，虽属别开生面，却是煞费经营。性嗜茶，有赠他佳茗的，辄以书画为报，晨起必煮酽茗，饭时及临睡，亦必进茶，习以为常，自比杜茶村。黄宾虹谓：“杜茶村挟济世才，丁时数奇，忧患流离，羁栖徙转，其所为诗，读者谓为如天宝之杜甫；义熙之陶潜，以蔡君之才之遇，方之茶村，古今一辙。”哲夫处境很为困厄，晚年更不顺遂。丁丑变作，避难当涂白纻山，戊寅冬到南京，赁庑鼓楼二条巷，榜寓舍为“二条一廛”，又称“茶丘”，署名“茶丘残客”。他颇喜搜罗文物，一度收购薛慰农遗物，如薛庐诗删、词删，笔札墨迹，甚至薛庐用品，茶壶茶杯文房四宝，均所搜存。更珍贵的，有宋归来堂校碑砚，清罗两峰夫妇龙尾画砚。总之吉金乐石，图书法帖，触目皆是，客至可观赏永日。他患心脏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逝於南京。月色为之编次诗词遗稿，醵资刊行，所发的小启有云：“先外子漂泊四方，坎坷一世，杜子美放歌巴蜀，伤乱为多；屈大夫泽畔哀吟，忧时实甚。付诸刻劂，聊以阐幽，祸及枣梨，未尝计虑。但子云受生前覆瓿之讥；而简斋有死后搜瘢之喜，固有非未亡人所敢雌黄也。”结果刊成《寒琼遗稿》一书。生前主编《天荒杂志》、《国粹学报》。参预国学保存会、国学商兑会、蜜蜂画社。子游威。月色生一女，名十

五。哲夫逝世后，月色供职印铸局以糊口，一日赴局办公，家中被窃，失去担当山水三帧，苏曼殊画二十二幅，吴趼人所刻"折芙"二字印，还有其它东西，都是哲夫遗物。月色善画梅，有画梅乞米图，生活也很艰苦。

潘兰史

潘兰史，名飞声，广东番禺龙溪人。光瀛子。生於一八五八年戊午十一月九日。他别署剑士，和傅屯艮的君剑，高天梅的钝剑，俞锷的剑华，号"南社四剑"。他所居龙溪，夹岸多桃，花时红霞照天，烂熳数里。杨叟椒坪和兰史为忘年交，常招之饮酒赏花为乐。杨叟工韵语，和兰史时相唱和，兰史诗笔清隽，得力於杨叟之助为多。他为海山仙馆潘仕成之后，祖和父都以倚声名粤东，刊有《梧桐庭院词》、《镫影词》，兰史少时即喜讽读，拟作数阕，携谒他的父执陈朗山，朗山以为可造之才，授以成容若、郭频伽两家词，由此窥唐宋门径而深入堂奥。清光绪中叶，随貂海外，掌教德国柏林大学，专讲汉文学。返国后，举经济特科，不应。避地海上，寓居四川北路横浜桥畔，榜为蒭淞阁。王蕴农的《云外朱楼集》说他："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之与俱，有座无车公四坐不乐之概。寓楼三楹，纤尘不染，姬人月子，为掌书画。丈故有洁癖，洗梧涤坐，差与云林相同。俗客戾止，辄屏不登楼。有吸淡巴菰者，亦必婉谢其置於楼下，始得登宏景三层阁也。阁中杂贮图史，四壁悬名人书画，可作卧游。年六十时，湘人刘君赠以联云：'樊榭有佳人，初三月上双修福。放翁真健者，六十年间万首诗'。论者谓足概括丈之生平云。"他卖过字，称为：潘老兰酒例，柳亚子、胡寄尘为之代订，例末附：兼售《说剑堂全集》、《饮琼浆馆骈文词钞》、《罗浮游记》、《在山泉诗话》，以上皆先生所著等语。求他法书的，交件很速，或以不妨从缓兴至挥毫为请，他说："我老了，朝不保暮，倘有不幸，那么未免有负人意，不如立即应付吧！"他曾一度侨寓香港，有洪银

屏女史离港赴沪，他饯之於襟海楼，当场以红豆为题，作诗惜别，先后得五十余人的题赠，如吴趼人、丘菽园、冒鹤亭、陈蝶仙等，合装一册，名《红豆图咏》。其它辑有《粤东词钞》、《归省赠言》、《今夕盦绝句》、《今夕盦题画诗》。他饮酒喜以鲜藕为下酒物，谓："藕多孔，具玲珑之象，安得世间鲁钝之流，多吃一些，俾得转为聪明。"一九三四年甲戌二月二十六日逝世，七十七岁。由他的弟子谭敬、汤安经纪其丧。夫人梁霭、姜月子，都擅文翰。后人道芳。他参加南社外，又参加希社、鸥社、沤社、鸥隐社，题襟金石书画会。《逸梅小品》，有一则谈及兰史致死之因，录之於下："或谓兰史生平嗜花成癖，佳葩修竹，光影会合於轩户之间。是岁，碧桃早荣，春情睒丽，兰史大喜，乃邀友浮大白以赏之。谈谐间作，且复联吟，忽某伧楚闯席为不速客，酒酣，乃指碧桃而嗤笑曰，如此凡枝庸萼，何处不有，而乃值得施宴平章，岂不令识者齿冷哉！兰史闻之，甚为愤懑，然又不便当筵斥叱，隐忍之余，翌日即病，病而医药罔效，一代词人，遽尔下世，能不兴张学士溘从朝露，辟阊公倏掩夜台之悲哉！"

十、南社社友作图寄意

南社成员，大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识，但未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在传统习惯，社会因素之下，有积极的奔放豪情，同时也有消极的低抑调子。总之，或多或少带着些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旧味儿，借着这小小图幅，寄寓他种种复杂的感情和生活气息。也有似《虞山列朝诗传》所谓"刘清惠好楼居，而力不能构，文征仲作神楼图以遗之"。图是朋好所贻，聊以慰情的。所以，其中的图，有自画的，也有他人画的；有一人一图的，有一人数图的；也有不喜欢这一套，一图也没有的；更有明明有图而笔者漏列的。这里把我所知道的，一股脑儿罗列在下面：

丁不识　风木盦图

附识：盦在杭州西溪上游，为不识先祖竹舟及先叔祖松生的庐墓。

马小进　冰天跃马图　罗冈话别图　居庸秋望图　梁园泛棹图　燕南访艳图

附识：梁园，在香港对海的九龙。小进自题识：甲寅秋，小进游居庸关，汪鸥客为作一图，小进自撰一记。

马夷初　石屋图　寒檠侍织图

马君武　淞畔躬耕图

王大觉　风雨闭门图　镜里桃花图

附识：大觉有《镜里桃花图记》，骈体文，说明其中影事。

王无生　骊尊饯别图

王啸苏　寒灯风树图

王蕴章　十年说梦图　西神樵唱图　西湖寻梦图　四婵娟室填词图

附识：蕴章自作《十年说梦图叙》，有云："自庚戌岁为涵芬楼（即商务印书馆）创《小说月报》，中间离合不常，聿至今兹，适届十稔。"西神，山名，在江苏省无锡市，为蕴章的家乡。

方旭芝　蟹山风木图

方声涛　挥戈讨龙图

尤墨君　塔西掷笔图

邓尔雅　水周堂图　赤雅联吟图　栖霞同梦图

丘翊华　双溪泛棹图　柳溪春泛图　圣湖吏隐图

包天笑　秋星阁图　包山双隐图

附识：包山，在江苏吴县西太湖中，即洞庭西山，一名夫椒山。天笑吴县（今苏州市）人，爱好那儿的风景，拟与其偶陈震苏偕老于此。秋星阁图，陆廉夫、谢闲鸥绘。

叶玉森　中泠填词图

附识：玉森，江苏丹徒县人。县西北石簟山东有中泠泉，玉森因以自号。

叶敬常　冬日趋庭图

附识：趋庭，见《论语》："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敬常幼承父教，因作此图。

叶楚伧　汾堤吊梦图

附识：楚伧为叶天寥后裔，既得天寥午梦堂集后，复泛舟汾湖，访天寥女小鸾墓址，因请苏曼殊绘图，曼殊画颇自矜惜，不肯随便给人。楚伧与

之相善，索画数次，曼殊迟迟没有动笔。楚伧素知曼殊嗜饮，特于楼头置列画具，并备宣纸，酒酹馨香，杯箸精洁，曼殊欣然应邀，楚伧突然反扃其门而出，立门外高声对他说："不偿画债，恕不启锁。"曼殊酒酣，挥毫作图，这图曾付石印。蔡哲夫刊《曼殊遗画》一卷，这图漏而未列。

江亢虎　桂林胜游图

许半龙　寿萱图　西泠访古图　秦淮醉月图

附识：半龙为母祝寿，因作此图。一时题咏绘画者凡数十家，刊成一册，图制版附印其中。古人以父喻椿，以母喻萱，称母为萱堂。叶梦得诗："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谁？"

许康侯　燕筑图

蔡冶民　渡江击楫图　四铁斋读律图

蔡哲夫　孝陵图　有奇堂图　味雪庵图　山右访碑图　北山坐雨图　水榭谈诗图　罗冈探梅图　寒斋校碑图　春风鬓影图　湖舫斠碑图　冲寒访碑图　校勘明拓汉嵩山三阙铭图

孙　璞　归云楼图

孙徽庐　诗梦图

刘　谦　蕉窗忆苦图

附识：谦自作一序，略云："小圃当窗，种蕉百本，深能蔽日，绿可补天。蒲扇摇风，坐消长夏；青灯听雨，相对清宵。"实则这图为悼念其亡室顾昔而作。谦所居近王乔山，种蕉拓圃，有夫妇偕老之意，不料戊午兵祸，避赴萍乡，数月流离，归复大病，或谓：蕉可治疫，顾昔一任

锄伐，连根铲除。越岁，顾昔逝世，宁乡刘寅先为作《刘孺人传》，详述其事。

刘今希　吊月图　钓月山房图　荆潭钓月图

刘成禺　岁寒诗思图　庐山别业图

刘季平　黄叶楼图　白门秋柳图

附识：黄叶楼图，一蔡哲夫绘、一苏曼殊绘。季平室陆灵素，也是南社社友，有《曼殊上人轶事》一则，涉及这图："上人偕粤东马小进过华泾，在民初五月初。一夕饭罢，索胭脂作画，时儿女辈已尽睡，外子觅一片如薄饼者，置画碟中。上人且画且谈笑，顷刻成黄叶楼图一，为余画扇面一，又醮墨汁作横幅一，笔端胭脂未净，枯柳寒鸦，皆作紫酱色，今日尚储箧中，成奇迹也。"

刘筱墅　沙湖钓月图　烟波钓月图

附识：沙湖之滨有息云山，为贺季真读书处。傅屯艮为题沙湖钓月图云："闲上沙湖湖上望，烟波一艇有诗人。"

庄通百　春茗雅集图

寿石工　珏禽填词图

余十眉　问津图　瓜山忆梦图　南泓寻诗图　鸳湖双桨图

附识：十眉和他夫人沈娟君偕游嘉兴。嘉兴南湖，一名鸳鸯湖。《名胜志》："湖中多鸳鸯。或云：东南两湖相接，如鸳鸯，故名。"这时，娟君逝世，绘此以志悼亡。

宋痴萍　菊隐图

附识：痴萍治戏剧有年，偶或登台表演。《齐东野语》："宋高宗时，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

音律，为韶仙院之冠，宫中称为菊部头。”

李叔同　苦行图　蓬山授法图

附识：叔同披剃出家，治律宗，持戒苦修，因作此图。

李洞庭　未晚楼图　月下棺椁图

附识：洞庭的祖父母，茹苦耦耕。天旱，汲水往往达夜半。

李根源　阙园图　吴郡访碑图　苏门负土图

附识：根源母亲阙氏，阙园为供养其母所在。园中有况蕙风一联，传诵人口：“山光照槛，塔影粘云，永日足清娱，绕膝觞称金谷酒。红萼词新，墨花志古，遥情托高咏，题襟人试老莱衣。”根源晚年，卜居吴中，研治金石碑版，有藏碑目。

吴　梅　藕舲忆曲图

吴　虞　饮酒读骚图

吴恭亨　霜林晚归图

汪　东　寄庵填词图　碧双楼填词图

汪　洋　龙华春醉图

汪季新　双照楼图　寒灯课读图

沈太侔　楸阴感旧图　便佳簃校史图　晚闻室填词图

附识：太侔游京师崇效寺，作楸阴感旧图。

沈石友　西泠觅句图

沈昌直　北浜风景图　梁溪归棹图

附识：昌直有《北浜风景图序》：“余家本芦墟，先父晚年，厌市居之喧，乃相镇偏之水浜居焉。时余年仅三龄，今廿六年矣。其地去汾湖只数十武，风帆出没，烟水沦涟，湖中风景，若专为此浜设者。”

沈昌眉　寒灯课子图

附识：昌眉作《寒灯课子图记》，载《南社丛刻》第三集，后觉散漫不合义法，重作一篇，载《南社丛刻》第廿一集。

沈厚慈　冰雪庐图

陈柱尊　守玄阁图　守玄阁注篆图

附识：柱尊夫人杨静玄，守玄取义，无非表示伉丽之笃。

陈剑魂　云程万里图

陈巢南　懿范图　征献论词图　邓尉探梅图　湖上双鬟图　绿玉青瑶馆图

附识：巢南母倪姓，为云林后裔。云林隐居吴江的叶泽湖，即今同里的倪家汇。云林有诗："依微同里接松陵，绿玉青瑶缭复萦"。巢南故居，为云林遗址。因榜其室为绿玉青瑶馆。

陈豪生　寒楼听雁图

附识：寒楼听雁图，豪生为其长兄南周而作。南周居武昌，父母早卒，诸弟保育以长，都靠着南周。庚戌，南周病，误于庸医死，豪生阻水，竟不能得最后一面，很为悲痛。李涧庭为作《雁兮歌》，深叹豪生有急难鸰原之感。

陈蝶仙　吴门吊影图　留园觅咏图　蝶庄遣兴图　湘溪秋病图　筝楼泣别图　筝楼聚影图

附识：留园觅咏图，蝶仙游苏而作。留园在苏州阊门外，本为刘氏别业，称刘园，后归盛宣怀，改刘园为留园，取其谐声，且寓足留游踪之意。

张倾城　拗风廊图

张挥孙　谈曲图　兰亭访碑图　网寻鹦馆填词图

附识：挥孙有《网寻鹦馆填词图记》，略云："年十五、

六时，即喜诵陆放翁诗：'寒与梅花同不睡，闷寻鹦鹉说无聊'，自谓入洛游辽，所如辄左，一意为词，以自写其无聊之胸臆。塞外遇友孟青，为绘是图"。

张默君　镰院写经图

邵元冲　夫妇联吟图

附识：元冲与默君，夫妇能诗，相互斗韵。

邵次公　斜街惜别图

陆丹林　观瀑诗图　因英楼图　红树室图　丹枫白石图　长城养马图　乡居诗画图　渝州讲学图　淞南吊梦图　淞南醉别图　枫园读史图　枫园忆凤图　顶湖感旧图　篝灯课读图　碧江柳岸钓月图　丹枫白凤朝霞图　红树丛中自在身图

附识：丹林既作碧江柳岸钓月图，蔡哲夫为题："一竿一竿又一竿，三人钓月各高寒。碧阴阴地碧江水，水底钩承白玉盘。"原来刘今希有钓月山房图，刘筱墅有沙湖钓月图，又烟波钓月图，并丹林为三人。丹林，广东三水人，寓居上海，因有淞南两图。

陆更成　西湖忆梦图

附识：忆梦图，黄宾虹手绘。

陆明桓　绣箧写词图

附识：明桓室柳蒨雯，擅辞翰，生前曾为庞树柏录词。蒨雯逝世，词稿录本，犹留绣箧。明桓作图，寓悼亡之痛。

陆澹安　还印图

附识：澹安多才艺，治稗史剧曲。碑版书法，群经百子，及诗古文辞外，又能刻印。和朱大可为莫

逆交，大可一署"亚凤巢主"，澹安为刻"亚凤巢主"四字朱文印。事隔五十年，大可以澹安文孙小康精研铁笔，锲而不舍，便把这印还给澹安，由小康保存。钤印于册，澹安且作一记，征诸家题识，并请人绘一图于其上。

居　正　　杨行荷锄图

附识：民八九年间，居正曾和马君武同居沪郊杨行镇，经营种植。

周实丹　　秋棠图

附识：实丹的同邑李晓澂女史，爱秋海棠成癖，改字秋澂，号棠隐。秀雅能文，时通音问，棠隐二十一岁卒，实丹为撰《棠隐女士小传》，并请人绘秋棠图以留念。

周芷畦　　水村第五图

附识：芷畦与孙彦、陈菊如两画家友善，请各绘一图，原来芷畦于丙申岁迁居吴江齐河浜的汾南草堂，相距数十步，即小云台，俯临汾湖。元初，钱德钧隐居於此。赵松雪为绘水村图，魏禹平继作水村第二图，徐虹亭、李南溟各作第三图。直至清代，郭频伽作第四图，汪宜秋女诗人为题一绝："深闺未识诗人宅，昨夜分明梦水村。恰与图中浑不似，万梅花拥一柴门"，一时传诵，水村第四图，亦成为艺林妙迹。芷畦非常爱慕，有诗云："拟将终老烟波意，写出水村第五图。"此后芦墟许竹溪别作水村第五图，没有征题，也就湮没不彰了。

周瘦鹃　　竹露泣梅图　淞园吊影图　紫罗兰盦忆旧图　愿天速变作女儿图

附识：瘦鹃早年识周吟萍女士，彼此相随，奈瘦鹃寒素，吟萍父以贫富悬殊，不许。吟萍有一西名Violet，瘦鹃因以紫罗兰为斋名，王蕴章为作一客室联，嵌紫罗兰三字："万紫千红，罗生为瑞。春兰秋菊，秀发于文。"又为作内室联，嵌紫罗兰盦四字："紫钗红拂罗双美，菊秀兰芳共一盦。"又前蜀黄崇嘏女史，喜作男装，蜀相周庠爱其才，欲妻以女，崇嘏作诗以见意："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瘦鹃一反其道，作愿天速变作女儿图，吴瓘安为题。

杨秋心　秋林觅句图　桃花艳影图　探花杏苑图

郑逸梅　纸帐铜瓶室图

附识：逸梅深喜张船山咏梅诗："铜瓶纸帐老因缘，乱我乡愁又几年。"便取纸帐铜瓶为室名，请汪家玉、沈淇泉、蒋吟秋书匾额，吴湖帆、陶冷月、张石园各绘一图。

庞树松　吴门载梦图

庞树柏　玉琤玑馆填词图

范烟桥　鸱夷酿诗图　回首烟波第四桥图

附识：鸱夷酿诗图，沈雪庐手绘，有题云："鸱夷，酒器也。扬雄《酒箴》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终日盛酒，人复借沽'，今则以之酝酿诗肠，绘图以应烟桥仁兄雅属。庚申岁杪，雪庐沈塘。"烟桥刊行《茶烟歌》一书，把这图印在卷首。又回首烟波第四桥图，烟桥以姜白石"回首烟波十四桥"诗意，取烟桥二字为别号。他世居同里镇，素称水乡，隶属松陵，熟悉那儿一带的

路径，谓："自垂虹桥以南，以次论，第四桥为甘泉桥，旧时桥下有泉，甘洌可饮，证明十四桥，实为第四桥之误。"

范茂芝　寻诗读画图

铁　禅　曹溪迎骨图

俞剑华　小窗吟梦图

俞慧殊　寒灯课读图

姚石子　浮梅槛检诗图　浮梅再泛图　梦游三师石笋图

附识：石子于己酉春日，与王粲君结婚，赴西湖度蜜月，微吟低唱，颇多诗篇，因忆前人顾若璞夫妇游西湖，有《浮梅槛诗》，便仿之辑《浮梅草》，并作图以志伉俪之情。

姚雨平　挥戈北指图

附识：雨平于辛亥之际，任粤军北伐总司令，誓师北上。

胡　蕴　近游图　倚闾图

附识：近游图，蕴有一序，略云："闻人述佳山水，辄心向往之，奈卒卒无暇，倩友人绘图寄意，假士龙语，命曰近游图。自今凡风之朝，雨之夕，灯之右，榻之畔，披图即是。森奇景于几席，缩长房之千里，近莫近于是矣。"绘图者，蔡哲夫、林琴南、黄宾虹。倚闾图，张倾城绘。蕴家居昆山蓬阆镇，任教吴中草桥学舍，越月始一归，母夫人九十余高龄犹健在，作图以寓孺慕之情。

胡朴安　朴学斋话酒图

胡颖之　西溪放棹图

附识：乙丑秋，包蝶仙为作是图。

胡熊愕　招隐图　湖滨偕隐图

柳亚子　分湖旧隐图　辽东夜猎图　江楼秋思图　江楼第二图　秣陵悲秋图　梦隐第二图　樱都跃马图

附识：亚子先世居吴江分湖之滨，有养树堂，堂有联云："无多亭阁偏临水，尽有樵渔可结邻。"为境绝佳。后因地方不靖，亚子的父亲钝斋徙居黎里，亚子不忘其旧，请社友余天遂、陆子美、顾悼秋、黄宾虹、楼辛壶等，各绘一图。社友又纷纷题咏，汇成一帙。辽东夜猎图，慈溪季宁复绘。亚子于一九二七年，亡命日本，著《乘桴集》。明年四月回国，作樱都跃马图。

洪荆山　屺梦图

附识：荆山追念其母而作。《诗经》："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费龙丁　金石缘图　倚梧待月图　春愁秋怨词图

姜丹书　丹枫红叶图

高天梅　听秋图　花前说剑图　风木西悲图　红楼梦影图　留溪雅集图　荔湾载酒图　横海浮槎图　万树梅花绕一庐图

附识：荔子湾在广东番禺城西，为珠江的水湾，荔枝夹岸，朱实累累，天梅赴粤，作图留念。郭沫伽作有万梅花拥一柴门图，天梅袭其意为万树梅花绕一庐图。

高吹万　葩庐图　寒隐图　天目观瀑图　西泠联游图　黄山看云图　风雨勘诗图　闲闲山庄图　慈竹长春图　山庐好词意图

附识：葩庐为吹万藏《诗经》之所。《诗经》，古有"正而葩"之说。吹万结有寒隐社，图为苏曼殊、

楼辛壶手绘。曼殊画于乱离中失去，吹万曾请曼殊重绘，曼殊疏懒，没有动笔。解放后，辛壶的儿子浩之，搜集其先人手迹。吹万已逝世，吹万后人君藩，即以辛壶所绘寒隐图赠给浩之。风雨勘诗图，吹万喜治《诗经》，搜罗有关《诗经》典籍数百种，目录凡二大册，日事校勘。解放后，全部让归上海复旦大学。慈竹长春图，吹万《山庐好词》第十七阕云："山庐好，诗句北窗敲，碧影参差慈竹室，朱栏掩映岁寒桥，杨柳万丝摇。"自识云："慈竹室，即慈竹长春室之简称。是室建于戊辰春间，先母曾起居于此，额字为余所自题。"山庐好词意图，山庐即闲闲山庄，在松江张堰的秦山下面，自抗战军兴，悉遭兵燹。吹万踞居海上，他回忆故居，撰《望江南词》六十四阕，每阕首句为山庐好，朋好纷纷题咏。擅丹青的，且按词意作图，有陶洙、唐肯、闵瑞芝、陶冷月、丰子恺、商笙伯、姚虞琴、谢闲鸥、徐小隐、张守成等。现藏其孙高锌处。

谈月色　牟轩图　画梅乞米图

附识：牟轩图，海盐朱砚因女士绘。月色晚境不佳，画梅乞米。丘荷公有诗："平原乞米翻新样，画出梅花傍水涯。"

钱剑秋　秋灯剑影图

附识：剑秋得龙泉宝剑，因作是图，余天遂为填高阳台词。

钱摅白　深山炼剑图

诸宗元　杨华图　病起楼图　王庄藏书图　西湖寒泛图

夏丏尊　小梅花屋图

凌莘子　分湖晚棹图

附识：莘子和王大觉友善，同游同饮，过从甚密。莘子作分湖晚棹图，大觉为之序，略云："乙卯冬初，索居寡欢，邀朋载酒，泛酒分湖，访午梦堂之遗址，寻郭十三之故居。"

顾悼秋　悼秋斋图

奚燕子　绿沉沉馆填词图

徐仲可　无苏诗梦图　西湖春晓图　孤山寻诗图　湘楼听雨图　衔杯春笑图　天苏阁娱晚图　纯飞馆填词图

附识：仲可和汪鸥客的儿子师陶为忘年交，师陶渊源家学，亦工绘事，为仲可作西湖春晓图，年仅二十有五。

徐自华　西泠悲秋图

附识：自华和秋瑾为盟姊妹，秋瑾牺牲于革命，自华为之埋骨杭州西泠，且立秋社。

徐新华　岁寒瓶供图

戚饭牛　饭牛图　葬花图　桃坞读书图　白云红树读书图

附识：饭牛图，马企周绘，任堇叔题。饭牛刊《饭牛翁小丛书》，把这图作为封面。饭牛浙江余姚人，寓居苏州阊门内桃花坞。白云红树读书图，饭牛自绘诗意。

黄　侃　梦谒母坟图

黄娄生　金沙寻梦图　闹红秋禊图　蓼滩耕读图

附识：金沙寻梦图，周人菊手绘。己未秋日，娄生和酒社诸子，泛舟金沙湖头，所乘的船，榜署"闹红"，娄生请人绘图，题咏者数十家。

黄晦闻　广雅书院图　风絮美人图

黄宾虹　虎阜探梅图

黄摩西　倚马图　人面桃花图　双湖载梦图　长剑倚天图　机声灯影图　城西闻笛图　黄卷青衫红袖三好图

傅屯艮　西泠撰杖图　红薇感旧图　章龙归梦图　醴陵兵燹图

附识：西泠撰杖图，胡沛平、黄宾虹各绘一幅。屯艮自撰一记，略云："癸亥五月，校课既毕，官牍亦罕，聿以休暇，奉亲出游，思娱老人，亦藉自振。家君欣然命杖"。屯艮别署红薇生，壬子冬，军阀汤芗铭督湘，指名逮捕，屯艮自长沙归醴陵，避匿黄玉娇校书家，得免于难。事后，作红薇感旧记，题咏很多，刊成一册，图附印集中。醴陵兵燹图，汪兰皋作序。

傅道博　高柳水堂图

龚尔位　麓山随缘坐石图

蒋箸超　蔽庐图

赵子枚　百尺梧桐阁图

潘普恩　桐柏双清图

潘兰史　出关图　泛槎图　望罗浮图　蜚云峰图　翦淞阁图　山塘听雨图　江湖载酒图　西樵揽胜图　独立放歌图　罗浮纪游图　香海填词图　柏林授经图　朝云诵偈图　海山听琴图　桃叶渡填词图　惠山访听松石图　虎丘赏梅图

附识：翦淞阁，在上海虹口横浜桥畔，兰史寓居较久，楼舍三层，纤尘不染。姬人月子，为掌书画。以"翦取吴淞半江水"诗意，作为斋名。兰史先祖潘仕诚，有海山仙馆，在广东番禺。兰史早年，尚留遗址。兰史应聘德国柏林大学讲汉学，归绘柏林授经图。

十一、南社雅集的几个地点

苏州虎丘，是南社第一次雅集的地点。当初选择这个地点，是有用意的，原来南社比拟明代复社。复社祭酒张溥举行复社大会于吴中虎丘。据当时纪录："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张溥死，郑超、李雯召集，在虎丘重开大会。那虎丘在苏州西北，一名海涌山，避唐代皇帝李虎的讳，一度改为武丘。高仅一百三十丈，培塿而已。但有种种传说："阖闾葬此山中，三日后，一头白虎据其上，故名。"《吴越春秋》有着一段纪载："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求吴王宝剑，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误中于石，虎忽失，剑无复获，乃陷成池，故号剑池。"似近神话。剑池两崖划劈，刻有"虎丘剑池"四大字，据说出于颜鲁公手笔。右面为陆羽石井，上刻第三泉。池旁巨石，可坐千人，号千人石，石畔为高僧生公讲台，相传生公讲法时，顽石点头，故称点头石。右有二仙亭，立有石碑，刻陈抟、吕纯阳二人像。石观音殿筑在山巅，陟殿必经石级五十有三，名为五十三参。东南隅有望苏台，一称小吴轩。更有平远堂、仰苏楼、梅花楼、月驾轩、雪浪轩、玉兰房、海晏亭、憨憨泉、试剑石、古鸳鸯圹、真娘墓诸胜。清季，洪文卿、朱修庭、郑叔问等建立拥翠山庄，包括抱瓮轩、问泉亭、不波小艇、灵澜精舍，匾额为俞曲园书，杨见山有记，林海如有图。民国初年，金鹤望、汪鼎丞、费仲深复建楼五楹，名冷香阁，隙地植梅三百树，岁末春初，著花繁茂，来游者可啜茗憩息其间，冷艳抱人，香清飘座，耐人留踪寻味。后面矗立七级古塔，相传建于五代周显德六年

(公元九五九年)，成于宋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久圮未修，直至解放后重行修葺，范烟桥等董理其事，在塔顶取得许多历史文物，归公家保存。靖园为邻丘之李公祠，涛池叠石，列植交荫，有凝晖堂、水竹居、春玲珑馆，楹柱有联："四面云山余虎气，一池水月伴鸥眠。"为人传诵。张东阳祠，供奉明天启进士张国维。国维东阳人，字九一，号玉笥。鲁监国时，起兵抗虏殉节。祠略有堂庑木石，规模不大。

杭州的西泠印社，亦为南社社友诗酒流连之所。印社在孤山白公堤畔。一九〇四年(清季光绪甲辰)之夏，叶品三、丁辅之、吴石泉、王福庵等，会集湖滨，有感印学的湮没，谋于西泠数峰阁的旁边，筑屋数间，成立印社，为印人会聚之处，风潇雨晦，乐石吉金，与古为缘，朋簪交错，数年间，同志日众，安吉吴昌硕雅慕西泠，信宿湖上，诸印人推举他为印社社长。乙巳春，醵资建仰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石交亭、心心室、斯文窦、印泉、宝印山房、福连精舍诸胜迹。壬子癸丑间，复拓地扩舍，刻丁龙泓等二十八先哲遗像于壁上，以资敬仰。日本人特为吴昌硕铸一铜像，列于社中，昌硕题铭于背："非昌黎诗，咏木居士。非裴岑碑，呼石人子，铸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问彼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以？"李叔同披剃于虎跑寺为僧，把所用印章，瘗于印社之旁麓，叶品三为题"印藏"二字，并志其事于石。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叔平，继吴昌硕后为西泠印社社长。品三复辑《西泠印社同人录》，高式熊、张鲁厂、秦彦冲又辑《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并刊《西泠印社志稿》。南社社友丁不识、丁白丁、丁辰庵，都是西泠印社发起者丁辅之的一家人。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伉俪游杭，作临时雅集，丁氏弟兄就假印社举行了。

一九一〇年，南社在西湖唐庄雅集，原来这时陈巢南在杭州蒲场巷高等学堂教书，这雅集地点，就是巢南建议的。唐庄已圮废多年，现在问问杭州人，只知道刘庄、宋庄、高庄，却不知道这个唐庄了。翻检童祷所著的《江南园林志》，提到唐庄，也语焉不详，如云：

"金溪别业在金沙港，系唐氏祠园，又称唐庄。祠成于清光绪间，复于其东北辟为园亭，惟年久失修，将归湮灭。"这《园林志》成书于一九三七年，距南社雅集已迟三十余年，无怪要说将归湮灭了。《园林志》附有图版，略有轮廓，唐庄在金沙港的西面，内有香雪轩、金沙泽远、晚翠等胜。当年雅集，隔壁还有个蚕学馆，人事变迁，早已没有了。徐小淑有《唐庄题壁诗》八首，读这诗篇，似乎景物尚在目前。诗云："百花深处屋三椽，缺露春山一角尖。坐待风前双燕子，唤童未暮卷珠帘。"又："曲曲回廊竹里通，水亭遥在画桥东。一篙声响舟前渡，惊醒鸳鸯半梦中。"又："嶙峋怪石叠疑然，洞里山家别有天。半种梅花半种竹，看他风雪耐年年。"又："读书堂外曝书亭，西北高楼屋建瓴。三面琳琅堆满架，南窗留我写黄庭。"又："东边草阁俯临江，侵晓晴开六扇窗。流水桃花春意暖，闲看乳鸭下双双。"又："面对南山作草堂，菊花时节好倾觞。疏篱一抹斜阳淡，瑟瑟西风送晚香。"又："空中楼阁雾冥冥，高卧南窗唤未醒。自笑胸无丘壑意，不堪着笔付丹青。"又："留来余地十分宽，曲径三三绕画栏。雅爱此君能免俗，庭空多种竹千竿。"

愚园在上海静安寺东北半里左右，和张园同为沪西佳处。张园以空旷胜，愚园以缜密胜。张园为西方式的，愚园却为我国传统的东方式。现在先谈愚园，园建于清光绪十六年，主人为四明巨商，所筑假山，大都取给于松江的啸园，啸园为沈绮云啸傲之所。绮云夫人曹沣香，是王惕甫室曹墨琴的妹妹，颇有渊源的。园内有杏花村、云起楼、倚翠轩、花神阁等。那花神阁且有享鸿铭所书英文诗，刻石其间。吴友如画家把它作为画材，收罗在《吴友如墨宝》中，有好多幅。当时上海尚没有动物园，愚园开风气之先，已蓄着虎、豹、猩猩、孔雀、仙鹤等动物，供人观看，又备着茶点酒肴，供人饮啖。所以春秋佳日，游展甚众，四方人士，来到上海，游愚园为一重要节目。后屡次易主，民国五六年间，改建市廛，现在只有愚园路的名称，没有真正的愚园了。

张园在上海静安寺路，现称南京西路的泰兴路口。从市中心向西去，张园比愚园要近得多，愚园进门要售门票，张园任人出入，没有门禁，所以张园的游客，更比愚园为多。园本为西人格农氏的别墅，占地仅二十余亩。清光绪十年，园地被无锡张叔和（字鸿禄）购得，因此大家都叫它张园。园外柴扉，题着"烟波小筑"，门外古树上标"味莼园"三字，取张翰秋风起思莼鲈的意思，这三字是仓山旧主袁翔甫所写的。后来，园地由二十余亩展拓为七十余亩。有广厦一所，宏敞可容千人，名叫安凯第。游客可在这儿喝茶进餐。那安凯第是西式布置，很受一般趋新厌故者欢迎，凡各种议会、演说、跳舞、宴客，都假此举行。清末，寓沪的革命党人也有多次在此聚集，宣传民族革命，曾被清廷指名逮捕。辛亥革命既成，孙中山回国抵沪曾在此出席演说，过了一天，就往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刺，南社社友即假张园开会追悼。姚鹓雏曾有那么两句诗："只有莼园千树柳，当年曾记奠来岑。"园西南角有高楼，名海天胜处，设有髦儿戏班（这是女子演剧的称谓，当时男女不许合演），有时演唱昆剧或滩簧（即沪剧），滩簧名家林步青，常在这儿现身说法，演出讽刺官僚巨贾，尤为滑稽可喜。园中百戏杂陈，有所谓飞龙岛，供客乘坐，仿佛凭虚御风，飘飘欲仙，有硖石灯彩，细致玲珑，颇能吸引观众。某年江淮灾荒，绅商及社会名流，力谋赈济，乃举行赛珍会，大家闺秀和女学生，便在会中出卖绣帕、香囊、鲜花、佳果，作赈灾之用。会场中布置诸葛武侯八阵图，走了进去，往往迷住不得出去。平时不售门票，早晨清旷得很，那改进戏剧的欧阳予倩，也是南社社友，他在黎明时常往该园练习哭笑及呼啸等动作。逢到有节目演出，规定售票一角。某一次举行放大汽球，门票售每人一元。有时为查禁鸦片，搜得的烟土，在园中当众焚毁。有时在园中放焰火。所以说到张园，几乎是妇孺皆知的。逢到炎热的暑天，园中余屋，借给人们避暑，每间赁费百金，在当时认为是很贵的了。约历三十年，园子已废去，胡寄尘过遗址有诗一首："千人曾记试芳樽，一

客重来踏路尘。空负味莼名字好，可怜不识太湖莼。”

南社雅集的双清别墅，俗称徐园。这园有那么一段历史：清朝末年，海宁徐棣山为海上寓公，贸迁有术，拥有巨资。他认为奔竞忙碌了半天，必须有半天疏散疏散，借此调节一下，才合养生之道。于是他就在沪上唐家弄买了三亩地，浚泉堆石，植木莳花，又盖了些屋舍，什么鉴亭、鸿雪轩、桐韵旧馆等，堂庑周环，曲房连毗，尤以夏日避暑为宜，有柳阁闻莺、桐荫对奕等十二景。后来徐园搬到康脑脱路，即今之康定路，是座北朝南的。搬园时，徐棣山已逝世，是他的两个儿子徐贯云、徐凌云擘画经营的。因为唐家弄一带，已成为热闹市区，喧嚣异常，不宜养静，且地仅三亩，不能开拓，把园林搬迁过去，旧地改建市廛，租赁给人，可以获得较高的租金，那是很上算的。康脑脱路新址，占地十八亩，徐氏兄弟打算把唐家弄的园子式样搬过去，拟一模一样的布置着，可是发生了困难，因新址园地开拓了数倍，若照样列设泉石，安排亭台，就有散漫荒率之感。那旧园非常紧凑，廊道环通，上盖屋面，下雨游园，可以不撑伞，不走湿路，现在却不可能了。所以不得已采取变通办法，只求轮廓差不多，里面未免有所增益减少了。并且园中时常举行菊花会、兰花会、梅花会、牡丹会。又有琴会、曲会，那昆曲传习所，即在此演出。每逢春节，特备一绢制方灯，悬挂在鸿雪轩中，由一位海宁人徐美若主持谜政，预先做了若干谜条，粘在灯的四围，射中的以书籍文具作为赠品，也是很热闹的。那位小说界耆宿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他素有谜癖，当然历届参加，在他所著的《海上繁华梦》说部第二集中，把园中景色，描绘得非常细致，读了令人如身历其境。该园门票一角，连茶资在内，游客在此，可以盘桓永日。宋教仁被刺死，南社社友曾在该园举行哀祭。一自抗战军兴，那些闸北难民，无家可归，就把该园作为收容所，人多嘈杂，煤灼烟熏，不久又不戒于火，虽经扑灭，然已毁去一部分，难以恢复，后来索性把它拆掉，改建市廛，不是老上海，已不知徐园往迹了。

半淞园，在沪南高昌庙路，为上海人姚伯鸿所建。他是鸣社社友，工词章，与周备笙友善，因此亦擅书画。建园在一九一八年，占地六十余亩，亭台池沼，一切都依山水画稿，加以点缀，有江上草堂、倚山楼、凌虚亭、碧梧轩、水风亭、四照轩、剪江楼、湖心亭等胜。又可取道斜坡，拾级登上假山，至迎飘峰，观浦中帆船。更有问津处，直达河畔，备有游艇，供人打桨，绝似西子湖头。每届端午，有龙舟竞渡之戏。这许多结构，均出于伯鸿的规画，有人赠他一联："剪取吴淞半江水，飞来南北两峰云。"实则其地靠近黄浦，与吴淞江无关，取名半淞，无非借用罢了。傅屯艮游此园，有诗云："小有溪山开画本，略饶树石照清尊。潮连沧海鱼龙沸，春动江南梅柳暄。"写园景逼真。如今半淞园已废没，只存在着半淞园路。

十二、《南社湘集》的内容

《南社湘集》，版式和封面，都和《南社丛刻》同一模样。第一期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出版，共出了八期结束。首有《南社湘集》导言：

南社倡于清季之光绪己酉，历今十有六年。其主旨在提倡气节，研究文学。社友遍十余省，为数达千余人，所为诗文词丛刊，已出至二十二集。论者谓开民国学术群众运动之先河者，《国粹学报》而外，实惟南社。比年以来，时局变迁，友朋星散，社事日就衰歇，其能岁有雅集，流连觞咏，存念故旧者，厥惟长沙一隅。而海上诸社友，又别有新南社之组织，其宗旨盖亦稍异。同人为欲保存南社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语其组织，别具简章。抑有进者，文学新旧之界，方互相诋讦，甚嚣尘上，同人之意，以为进化，自有程途，言论归于适当。自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皆无当于言学。舍短取长，得所折衷，其殆庶几。昔吾楚先正屈原离谗忧国，爰作骚赋，搴芳采絜，蔚为词宗，遗响二千年，嗣音不闻久矣，《南社湘集》之作，意在斯乎！是所望于同志诸君子。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醴陵傅熊湘。

导言后又列《南社湘集》简章：

（一）本社以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

（二）社友入社，不限省籍，但须有本社两人以上之介绍，并填具入社书。

（三）社友缴入社金三元，但旧有社籍者不缴。

（四）社友年捐，于入社时认定，得分两期缴纳，但至少以二元为单位，特捐无定额。

（五）本社设社长一人，总理社务，由社友投票选举，任期一年，但得连选连任。本社设书记会计各一人，均由社长委托。社长选举票，于春季雅集前一月，由书记印就，分发各社友填寄，于雅集时宣布。

（六）本社每年上巳重九各举行雅集一次，地址及雅集费，由书记先期通知。

（七）本社出入帐目，由会计造册，于重九雅集时报告，由社友公推二人审查。

（八）本社社刊为不定期刊，但每年至少须发行一次。社刊内容分四类，一文录，二诗录，三词录，四附录。但均以文言为准，社刊撰述，概由社友担任。编辑则由社长负责。

（九）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于雅集时由社友提议，经多数赞成后修改之。

附则：本社通信处，由书记随时通知（暂设长沙藩后街五号）。

一切编制，无非萧规曹随，和南社差不多。封面瓷青色，也是线装，每册定价一元，零售八折，持券对折，外埠加收寄费五分。又附语："本期共印五百册，除分赠社友各一册外，以三百五十册发售，并分赠各社友特价券，凡持券购取者，每册五角，券限甲子年阴历十二月底为止。"印数不多，因此湘集刊物，较《南社丛刻》，外间更少流传。

第一期载有《南社湘集》第一次雅集摄影，时期，民国十三年上巳。地点，长沙刘园，到二十三人。后页为第二次雅集摄影，民国十三年重九，举行于长沙赐闲园，共十九人。其中有一儿童，乃刘

约真的儿子，随约真同来，原来就是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这期又载着费公直所绘的钩吻图，石印，为图五幅，且有《钩吻考》，凡三千余言，很为详赡。钩吻是一种剧毒的植物，产于闽粤滇黔一带，载诸社集，有些不伦不类。第二期载有第三次雅集摄影。民国十四年上巳，举行雅集于湖南省立通俗教育馆，到十八人。又寿苏会摄影，仅蔡哲夫等三人。旁注：甲子东坡生日香港雅集北山堂。又乙丑上巳醴陵雅集藏园摄影，仅廖公侠等六人。次页为亡友汪兰皋先生遗像，下注：汪文溥，字幼安，一字兰皋，江苏阳湖人，卒于民国十四年春二月十三日，年五十七。后页为亡友刘今希先生遗像，下注：刘泽湘，字今希，湖南醴陵人，卒于民国十三年冬十月十七日，年五十八。再次页，亡友遗像，合载在一页上，有高天梅、田东溪、文湘芷、胡麟阁、释海印。后页为南社长沙曲园雅集摄影，时民国六年十二月，为长沙第五次雅集，到二十四人。继之为南社半园雅集摄影，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七人。后页为南社北京中央公园雅集摄影，却不称湘集，到十八人。下面有钝安题诗："文酒低徊各惘然，乱离残抱又成年。相看道丧滋吾惧，未解人嗤已自怜。霜柏后凋留古艳，暖梅先发见春妍。园林向晚余欢在，饮罢诗成月正弦。"又南社北京中央公园雅集，时民国九年元日。第三、四、五期，访觅尚未得见。第六期分上下两册、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出版，这时傅屯艮已逝世，由刘雪耘继任社长。通讯处已改为长沙长岳关监督公署。王芄生请雪耘扩充湘集范围，采录学术著作，但限于经费，没有成为事实。第七集，有《南社湘集》丙子上巳雅集摄影，这是湘集第十三次雅集，地点长沙定王台，莅会的二十三人。后页为《南社湘集》丙子重九雅集摄影。这是湘集第十四次雅集，地点长沙赐闲园，到二十九人。次为南社图，是一幅山水画，张谔斋绘，有雪耘社长上款。后页是傅钝安遗词墨迹，行书《扫花游词》一首。第八集也未见到。据《湘集》陈瘦愚见告："社长刘雪耘宦游，由湘阴柳蜃禽主持社务，春秋佳日，也常有聚会，分韵

吟诗，直至解放前夕停止。”

这数期的文录，如李赛的《论中国文化》，徐英的《诗有六义》，吴恭亨的《慈利县志风俗》，王存统的《改善教育制度议》，黄以宽的《梁山考》，篇幅都是较长的。李澄宇的《彭烈士传略》、《熊烈士光岳光南合传》、《钟耐成陈妙贞合传》，傅钝安的《公祭刘君昆涛文》，廖公侠的《吴禄贞传》、《彭家珍传》、《王金铭传》，叙述革命事迹，足补史乘。又傅钝安的《文学刘今希墓志铭》、《亡友宁太一事略》、《亡友文湘芷行略》，黄病蝶的《延秋集叙》，是属于南社有关的史事和掌故。诗录有梅县罗季威的《哀弦曲》一百韵、《西征》二百四十韵，洋洋洒洒，为特长之作。它如沈砺的《铙歌》十六首，丘复的《苦雨杂感》，刘今希的《九日和沧霞韵》，余德沅的《游仙诗》，陈文俊的《加拿大遇雪》，文斐的《羊城杂咏》，高吹万的《病中杂诗》，叶敬常的《秋日登黄花冈吊七十二烈士墓》，伍澄宇的《谒中山陵》，吴楚的《南岳纪游》，郭希隗的《于役集》，田兴奎的《岛游杂诗》，周家树的《日本箱根消夏》，杨铁夫的《曼陀石》等，可谓美不胜收。词录以傅屯艮、陈家庆、田兴奎、刘伯端、陆更存、刘鹏年为多。附录方面，有长沙赐闲园甲子重九雅集分韵诗，广州北山堂甲子重九雅集词，西泠撰杖图征题，乙丑上巳长沙雅集通俗教育馆分韵诗，乙丑上巳醴陵雅集藏园分韵诗，甲子重九长沙雅集赐闲园分韵诗补录，乙丑上巳香江倡和诗，甲子中秋香港雅集北山堂词及补录，乙亥上巳长沙天心阁雅集诗，乙亥重九长沙怡园雅集诗。又《湘绮楼未刊稿》，那是王闿运的三篇遗文，闿运和《南社湘集》，绝无关系，柳亚子生平反对遗老如王闿运等，这儿却把他的遗文，采纳在附录中，更为不当。又通讯，都是社友写给刘雪耘的书札。又章太炎的《萧一之墓碣》，袁恩亮的《陈母廖太夫人家传》，也和湘集无涉。又《南社湘集姓氏录》，载在第六期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第五次汇印。湘集封面题签及扉页，出于费龙丁、蔡哲夫、张默君、邓尔雅等手笔。底页刊有黄宾虹山水画启，那是卖画广告。为骈文小品，堪作南社文

献："夫月下写竹，报估客以箫材；石边看云，添缁流于藤素。逸兴独往，墨趣横生；玄赏所符，素心斯惬。尔乃小米云山之笔，无妨逮于闲人；大痴富春之图，岂必期诸后世。王山农何惭乞米，唐六如不使孽钱。遂卖画中之山，兼煮为粮之石。至若倪迂高逸，设色仅赠于征君；曹霸风流，写真每逢夫佳士。未可偶然，不在斯例。"

十三、南社杂碎

这南社杂碎，都是片段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也不忍随手把它掷掉，因为有时这些小东西，也能起着一定的作用。《晋书·陶侃传》："时造船，木屑竹头，侃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那么这杂碎，就把它当作竹头木屑，有用无用，任之而已。

陈蜕安愿他日葬红拂墓旁，红拂墓在湖南醴陵，年久失修，荒芜满目。甲子岁，邑人陈盛芳与邑令胡云青修葺之，墓西筑一亭，卜世藩题之为"惜红亭"。

丁不识之侄女澹轩，工山水画，为高吹万绘"闲闲山庄图"。

于伯循编有《标准草书千字文》，白蕉称誉之，谓："草书学一大功臣。"

伯循于沈尹默书，比之梨园之科班，而自比梨园之客串。

食品有哈士蟆，"哈士"二字不可解，马叙伦证考："乃含脂蟆之讹称，'含脂'与'哈士'音相近也。"

马君武参加会议，反对读《总理遗嘱》，认为属于形式。

吴湖帆于解放后，征集当时画家各作一小幅，装成一册。马叙伦题四字："同时服膺"。

牛鬘生为《民权报》主笔政，善草政论文，洋洋洒洒，倾刻而成。又能刻印，人鲜知之。

民国十一年，北京大学聘王蓴农为词曲教授，以欠薪风未就。

蓴农不擅草书，谓："作草书，较作楷书尤为费力。"

王大觉家旧藏明贤周颙昌遗扇，叶向高作诗，陈眉公画梅其上，自明迄清，题咏甚多，奈沧桑屡阅，扇不复可知。大觉乃搜求题咏，录成一帙，署曰《扬风雅唱》。

白蕉极欣赏扬州个园之叠石，谓："内容大别为两部分，一用黄石叠成，乃北派石法，一用湖石叠成，乃南派石法，仿佛山水画之南北宗，统一在一个园子中，成为独特之风格。"

白蕉尝云："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置身利害之中。"

白蕉本姓何，名旭如，后并废之，且自号"天下第一妄人"。

白逾桓曾办《国风日报》。彼一度化名"吴友石"，谐声"无有氏"。

宁调元藏有秋瑾手书诗七首，其友潘昭见而持去之，曰："萍醴民军覆，焉用是贾祸为！"

包天笑居吴中都亭桥承天寺前，对门一井，即宋遗民郑所南沉《铁函心史》处。

天笑题苏曼殊诗卷有云："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剧怜秋扇遭捐弃，难觅儿童扑满图。"注云："曼殊自日本渡海而来，即到苏州，神清貌癯，穿一破旧之布衲，我等迎之在吴中公学社教书。时君喜作画，为我画一：'儿童扑满图'。尔时清季，我辈正竞谈革命，扑满者，隐寓扑灭满清之意。惜此扇已失。"

有人求天笑法书，天笑往往录其旧诗："芙蓉虽冷偏多艳，金橘微酸不碍甘。我拈此花与此果，长相思又在江南。"

天笑阅《红楼梦》，谓："书中人物，最使人敬佩者为紫鹃。"

"一缕麻"，为梅畹华演时装剧之第一出，乃根据包天笑之小说而改编者。包闻诸女佣亲述，悉属事实。

天笑之小说《海上蜃楼》，书中有"祖书城"其人。又有小说《拈花记》，书中有"左诗晨"，实则均谐声"做书人"，夫子自道也。

包某倩人刻一印章"孝肃后裔"。包天笑见之曰："包孝肃是没

有儿子的"。包某乃废印不用。

林黛玉为《红楼梦》人名，沪上校书却有取以标帜者，其人喜啖蝴蝶牌洋面粉所制之花卷（食品名），杨了公与朱鸳雏等同饮，了公遂以洋面粉、林黛玉为分咏格诗钟，鸳雏脱口而成："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或曰："此鸳鸯蝴蝶派之滥觞也。"

刘季平父廉卿，畏蛇特甚，以发辫类蛇，截去之。

刘成禺，为梁鼎芬弟子，但其所著《世载堂杂忆》，对梁颇多贬语。

成禺生长广东番禺，却不谙粤语。

刘豁公主编《戏剧月刊》，凡预定者，例赠亲笔所书之楹联一副，并题上款。

"残英狼藉君休扫，一日辞藤一日疏"。此孙雪泥藤花诗也。沈瘦东以"孙藤花"呼之。

孙徵庐，民初官直隶省长。工诗善诗，弃藏甚富，有"诗梦图"长卷，仿龚定庵杂咏，自书旧作五十首于后，多缘情之什。

许指严居杭州西湖净慈寺凡数旬，撰《湖艇漫笔》，印一小册。

成舍我诋毁军阀，被张宗昌派宪兵捕去。幸舍我与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子用时为谱兄弟，由孙保释，得以脱险。

李叔同寓居上海，与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许幻园，同组"城南文社"，号"天涯五友"。

戊子夏，李芳远居西湖招贤寺，时叔同居比邻，两人时以葛仙泉烹茶，且饮且谈，引为一乐。

叔同作书，得力于《清颂碑》，出家后，所有碑帖，悉以赠人，独留《清颂碑》，不去身。

叔同备布履四双，人讶其多，则曰："一礼佛着，一闲时着，一外出着，一如厕着。"

叔同之为人，有人以三字评之，曰："温而厉"。

叔同曾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摄一照，制成明信片，分贻朋

好。

叔同临出家时，将部分文物，赠给丰子恺。

李小白，号煮梦，能诗词，尤擅小说家言。叶小凤诗："说部我输李煮梦，小戎离黍出诙谐。"惜不永年。

李根源曾居上海威海卫路，颜之为"曲石寄庐"。

壬戌，李根源探罗瘿公病，罗以黎二樵手录陶诗十四首册子赠之。旋罗卒，根源视为唯一纪念品。

南社虽属文人结合，而社友中却有曾绾兵符者，如李根源、黄克强、姚雨平、于伯循、张开儒、方声涛、冷御秋、陈英士等。女社友林宗素，曾任女子北伐军队长。

沪上某饼家，有一横额："推潭仆远"四字，绝古僻，众不解。实则典出《汉书·西域传》，谓"味美逾恒"也。一日，张志潭与寿石工购饼相晤，张指横额相询，石工戏曰："君字远伯，则此四字中，君之名字已有其二，且'仆'与'扑'通，作动词用，明明是打倒老兄之标语也。"

张同伯清季谋革命，清吏捕之急，乃易黑衣为佣装以遁。事后，张曾以黑衣示陈巢南。

张破浪居松江西城外，乃一旧宅。邻近有西林塔，塔影直射其家，因称"塔影园"，园中花木蕃茂，破浪与诸诗人，常觞咏其间。

破浪藏章太炎所著医书稿本，以章字草率，不易辨认，乃于卷后誊抄一过。张晚年让给朱孔阳。

破浪辑《峰泖题襟集》，志云间人文之盛。更推重耿伯齐为骚台耆宿，《题襟集》什九为耿氏唱和之什。

张心芜著《洗桐随笔》，稿本未刊。

沈禹钟于当代女诗人，颇称誉陈小翠。

禹钟与朱大可、徐碧波、江红蕉、余空我、吴明霞六人，同为戊戌年生，称"后戊戌六君子"，戌属犬，禹钟因有《六犬吟》。

禹钟谓："林琴南画不如诗，诗不如文，文不如所译之小说。"又

评陈蝶仙："曲第一，词次之，诗文又次之。"

禹钟极喜龚定庵诗"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句。郑逸梅告之曰："此套用孙星衍夫人王采薇原诗，采薇句：'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定庵脱胎于此，但有出蓝之概。"

沈尹默曾手录周柏年、金磷叟遗诗，付诸影印。

有人戏谓沈尹默云：君字尹默，倘一旦与张默君、顾默飞、邵守默晤聚一堂，定必相对之余，默无一语。

尹默一日作书，录《冬雷诗》，未录竟，弃置之，不意被保姆检得，戏以尹默所用印，满钤于纸隙。既被尹默发见，觉甚为别致，加以题记，特付装池，陈列书画展览会中。

尹默自谓："生平喜诗，然不轻易作诗，亦不轻易谈诗，更不轻易为人点定诗。"

尹默之姊沈星，能诗，有句云："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

刘半农辑《初期白话诗稿》，尹默即有九首之多。

尹默谓：书家之书有法，画家之书有趣。书家之书要有画家之趣，画家之书要有书家之法。

上海笔店，有"尹默选颖"，为沈尹默所特制，亦供给其他挥毫者。

尹默所用印章，大都由乔大壮、王福庵刻。

沈墨仙，华亭人。其家厅事前有梅十二树，相传为董香光故居，梅为董所手植，因号"十二梅花馆"。

墨仙谙岐黄术，悬壶沪市，榜其寓为"沈墨仙知医"。

沈孝则惨死狱中，生前有寄亚子诗："死有亚卢为作传，更无遗恨到幽冥。"

吴梅藏汉袁安碑拓本，蔡哲夫以画梅易之。

吴梅《奢摩他室曲丛》，第三、四集，已成而毁于兵火。

吴梅与黄摩西友善，然颇以摩西能诗文而不能酒为憾。

吴梅于《紫钗记》、《南柯记》、《四声猿》，往往删改其原文，谓：

"其中有失律处"。

顾濑汉以康熙丙子墨贻吴梅，盛以彩舆，如新嫁娘然。又腠一诗，题为"遣玄姑适延陵"，吴为之莞尔，次韵和谢。

吴眉孙挽妻联："不过贫贱夫妻，有子有孙，总算到头收晚福。际此饥寒年月，无斋无奠，可怜埋骨在它乡。"

吴泽庵画山水，多泼墨。

泽庵居岭南，号梅禅，高旭居松江，号天梅，有"南枝北枝"之称。

严工上，江苏淮阴人。其父耆孙，被杨乃武案牵涉，移寓安徽歙县之槐堂，因此寄籍皖歙。

苏曼殊生平怕见生人，每见则讷讷，然颇寡言笑。彼有时蓄须，有时却一扫而光。

"满钵擎来尽落花"，世误以为苏曼殊句，实则曼殊偶用昔人雪峤山居诗也。原诗云："村斋一饱乐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见《广阳杂记》。

民五之际，曼殊独居西湖巢居阁，尝嘱放鹤亭畔妇人制一布袷，畀以十金，妇人大讶曰："何消如此"！却之，曼殊不顾而去。其时，十金，巨数也。

曼殊死，刘半农有一记述："记得两年前，我与他相见，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那时候，室中点着盏暗暗的石油灯，我两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我与他谈论西洋的诗，谈了多时，他并不开口，只是慢慢的吸雪茄。到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曼殊曾为亚子夫人郑佩宜绘一团扇，石桥修堤，疏柳飘拂，缀以扁舟双燕，尤见高旷。

时希圣辑有《曼殊轶事》一书，书后附《苏绍琼女士轶事》。女士，曼殊侄女也，不幸早死。

曼殊尝居日本径子樱山，侍母之余，唯好啸傲山水。一日，夜

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拜伦身世自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

《中华民报》，创刊于民国元年七月二十日，邓孟硕任主编。是报每逢星期，发行增刊，对开一张，用道林纸，精印铜版图。首期刊苏曼殊画多幅，并有跋语。柳亚子所辑之《曼殊全集》及《曼殊遗墨》均未载。

民初，曼殊寓苏州滚绣坊郑桐荪家，与桐荪、沈燕谋合辑《汉英辞典》，既成，为刘成禺持去，不知流落何处。

曼殊《断鸿零雁记》，曾由李叔同加以润色。

蔡元培挽鲁迅联，甚贴切："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沈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蔡哲夫于苏曼殊卒后，绘制曼殊伪画出让，但苏之画名却因此而遍传海内。实则十之八九，非出苏手，而苏之真品，反不及蔡伪作之佳胜。

哲夫作枯笔山水一幅赠亚子，为订交之券。

蔡冶民曾设墨铺于沪东，以不善经营，即辍。

陆澹安于沪南豫园旧书摊上，购得王韬《蘅华馆日记》手稿本，自咸丰五年七月一日至三十日止。时施济群主编《新声》杂志，借去逐期刊登，不料印刷所被火，手稿本付诸一炬。该本后附王韬所作诗词，且经彼自行修改，亦随之无存。

云南白药，乃滇人曲焕章所发明。澹安游滇，携来沪上，沪人始知白药之功效。

澹安品评晚清四大小说家，以吴趼人为第一，李伯元次之，刘铁云又次之，曾孟朴较差。

澹安长子，生月日时与母同，幼子生月日时与父同。

澹安与若严为同胞兄弟。澹安治学，喜于晚上，睡眠常在半夜一二时。而若严却喜早起，半夜一二时即起身，兄弟异趣，有似轮

值夜班，窃贼无从施其伎俩。

澹安世居吴中洞庭山，家有明志堂，因取诸葛孔明语："澹泊以明志"，以澹安为号。

澹安擅擘窠书，谓：作书前，凝神视纸，意象中，纸上仿佛有波磔点画，即就之一挥而成，自然行体浑健。

澹安善于处世，谓：遇无可理喻之人，当以醉汉目之。遇无可解决之事，当以梦境视之。

陆秋心与柳亚子同学于爱国学社，亚子目为"畏友"。

陆简敬与高君宾订通家之好。二人恰为同年同月同日生。

陆丹林所珍爱之书画，辄钤一印谓"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丹林藏叶恭绰致彼之书件，以数百通计，又藏郁达夫无题诗十九首手稿。

某书铺主拟以罗瘿公、曾刚甫、黄晦闻、梁鼎芬遗诗，汇编《近代岭南四家诗》，向陆丹林征求意见，陆云："梁鼎芬为复辟余孽，不应列入，可将黄公度、或潘兰史、胡展堂诗代之。"铺主以为然，竟去梁而加入黄、潘、胡三人，改称《近代岭南六家诗》。

丹林藏有黄宾虹山水画十二幅，盖宾虹七十后，曾入蜀游览，得画稿三百余幅，归沪后，循稿作画以贻人也。丹林乃请蜀籍诗人赵尧生、谢无量、吴虞、邓守瑕、林山腴、向仲坚、曹纕蘅、乔大壮等，分题诗词。册首有陈伯严题"岷峨挺秀"四字。

丹林强于记忆力，交游甚广，居址不录册，悉凭记忆。

丹林辑《逸经》，首先发表瞿秋白《多余的话》。

邹海滨所有著作，无论诗文函札，均由秘书代笔，惟画兰乃亲自挥毫。

海滨妻许剑魂，辛亥革命时，从姚雨平北伐军出发，任看护妇。

海滨为丘仓海弟子，丘之《岭云海日楼诗钞》，即邹所校订者，且作序言。

陈梦坡女撷芬，从潘兰史学诗，颇多佳作，但不肯示人，仅传其题，《桃谿雪传奇》云："三十里坑花落处，比将桃雪更何如？衣冠多少和戎辈，可有闲情读此书。"

陈竟存之墓，在广东惠州紫微山。章太炎书碑文。

陈巢南喜啖樱桃，有诗云："但得南方佳果足，朱樱胜似伏羌侯。"

陈巢南藏有熊鱼山遗文数十篇，均未刊布。

《苏报》创始者，为胡铁梅，后归陈梦坡主持，赁上海河南路楼下一室，所谓：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均在其内。

陈梦坡于数十年前，即提倡节制生育。曾谓："中国欲强盛，当自限制生殖始。盖生殖繁，则教养艰，夭折者不知其数，孱弱愚钝者，亦不知其数。流离困顿，惨苦万状，何如不生之为愈乎！"

陈蝶仙补陈仁玉《菌谱》之不足，更成《菌类食谱》一书。

陈柱尊掌教无锡国学专修馆，云："无锡以锡山而名，其主山为华山，当周秦时，多产锡，故汉兴，名其地曰吴锡，非无锡也。"

陈家庆被四凶迫害，于己酉夏卒。其兄家鼎，二兄家鼐，均能诗。二嫂唐家伟，擅绣，上海香山路孙中山故居，有唐所绣花卉一幅，张于壁间。家庆之姊家英，诗词造诣，更在家庆之上。

杨了公，松江人，于故乡颇流传其所作楹联，如东门外有复园，为题耐寒槛联："拒霜容我傲，邀月慰卿孤。"槛北有板桥，题为"暗香疏影"，有联云："浅水宜垂钓，疏花入苦吟。"又松城某媪，设一小肆，售酒及鸡汤面。鸡特香嫩，客争趋之。杨为书一联："黄酒童鸡风味，白头老妪生涯。"

沈瘦东谈杨了公，谓："杨之为人，不同于俗，亦不迕于俗，以故伧夫贾竖无不愿与之交，而不知皮里有阳秋也。戊辰之秋，余访之于海上之南市，时了公已六十余，以鬻字与其姬人赁一小楼，因欢然留饮，酒酣，见其幼子，年可十龄，了公指余告之曰：'此瘦东先生也'。问：'东字写法？'则应声曰：'日在木中'，口齿伶俐，老凤之

雏，固宜尔尔。”

沈瘦东常徇友人之邀，狂饮为欢。杨了公诵明李西涯句：“莫将性命作人情”。瘦东为之警惕。

欧阳予倩自欧回国，经地中海，天际彩虹，作半圜形，垂垂及地，船自圜形彩虹中穿越，引为奇观。

民初，《大共和报》所附画刊，有左匋之漫画，颇有佳誉。左匋，天骥之弟也。

杨杏佛夫人赵志道，为赵叔雍姊，擅作打油诗，不留稿。一九七六年卒于沪寓，八十六岁。临卒前，嘱其家人：“死后，不要换衣服，后人不要佩黑纱，骨灰弃之便可。”

周子美以健于记忆见称。杭州高绎求，为野侯之弟，野侯有“红梅山庄”，绎求别辟“络园”，联额均出一时名手。子美与友同游，翌日，友请子美背录“络园”之联额，子美悉录之，一无遗误。

周实丹，名桂生，周伟，字人菊，高旭，号天梅，因以桂菊梅为“南社三友”。实丹成仁之逾年，人菊赠天梅一诗云：“块垒填胸酒满卮，伤心怕忆白门时。寒梅瘦菊都无恙，独少飘香桂一枝。”

周瘦鹃曾饮莲花中留置一宵之碧螺春茶，诗以傲古人云：“卢同七碗寻常事，输我香莲一盏茶。”

瘦鹃治园艺，得杨彭年手制之竹根形紫砂花盆，甚为珍视。自谓：“将来逝世，骨灰必须装在此盆中，置于其家‘梅屋’，插以灵芝，衬以灵壁石。”岂料四凶肆暴，死于非命，未能如其所愿。

瘦鹃曾从潘天寿学画，学未有成。

瘦鹃昔居沪南蓬莱路，邀友赴其家，友以路远婉谢。瘦鹃立举李玉溪诗：“蓬莱此去无多路。”

瘦鹃之紫兰小筑，在苏州王长河头三号，具林石之胜。其中有方塘，一泓清水，为蓄鱼及灌溉之需，不料其幼子周蓉驾自行车，覆车塘中溺死。瘦鹃痛悼之余，即将方塘填去。

瘦鹃家有方竹，乃自洞庭西山晚香书屋移栽。

瘦鹃喜植梅，掌握一规律，云："红梅比绿梅开得早，白梅最迟放。"

瘦鹃家有梅屋、爱莲堂、紫罗兰盦，梅也、莲也、紫罗兰也，满目芳菲，中西骈列。

瘦鹃曾辑《亚森罗苹案全集》，凡二十八案，瘦鹃自译十六案，如《古城秘密》、《钟鸣八下》、《铁箱》、《就擒记》、《系狱记》、《兔脱记》、《王后项圈》、《劫婚》、《七星纸牌》、《黑珠》、《草人记》、《劲敌》、《神秘之画》、《队道》、《箱中女尸》、《车中怪客》。

瘦鹃整理旧存之作，汇为一书，颜之为《紫罗兰盦小品》，书分四集，一、《心声集》、二、《抵掌集》、三、《行云集》、四、《昔梦集》，约计三十万言，归某书局出版，奈排印尚未竣事，书局歇业，书未问世。

孙警身为南社老社友，任课上海民立中学，其时周瘦鹃、陆澹安、顾德明为同级不同班之高材生，均沐孙之教泽。每次文课，三人辄名列前茅。一学期例有综合会考，则顾德明文笔矫健，更在周、陆之上，孙许其异日必大有成就。讵知卒业后，周、陆俱在文坛上著有声誉，而顾为一普师教师，没世而名不彰。

瘦鹃赴北京开会，遇见溥仪，适携有溥仪所著之《我的前半生》一书，即请溥仪亲笔签名。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接见周瘦鹃，瘦鹃感赋二绝："难忘四月十五日，仿佛飞升入九天。幸接羲和温百体，不须羽化已登仙。""再造乾坤夺化钧，却容前席渥亲仁。谁知身历玄黄劫，初识人间浩荡春。"

瘦鹃一度书联，则与徐枕亚之画山水，同为他人代作。

周芷畦之《柳溪竹枝词》，由李夷畤为之手录，李字迹娟秀，陈巢南见之，以其笔姿似女子，因赐其名曰"李好"。

周仲穆遗著，姚石子谋为刊印，未果。

林长民擅演讲，辞令绝妙。任司法总长仅三个月，刻一印"三

月司寇”，擅书，有“时花美女”之誉。

林宗素女社友，晚年出家于杭州紫阳山祇园庵，法名“耀真”。

林憩南家金山丰乐桥畔，乃明代建筑加以修葺者。略具花木之胜，厅事方砖，均作鱼鳞形。与高吹万有戚谊，常相往还。

范君博与范烟桥同姓同宗，为烟桥之叔辈。以鹦哥诗著名，人称“范鹦哥”。张丹斧有喜范鹦哥见访一绝云：“江南喜见范鹦哥，浊世翩翩奈汝何！惆怅平生负三绝，诗书画外病愁多。”

范烟桥不喜交方外友，凡游名山，入古寺，厌与僧谈。

辛亥革命，徐绍桢被举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参戎幕者颇多才俊。南社社友凡三，范光启、于伯循、马君武。

金兰畦居金山卫，丁丑十日寇军至，兰畦被狙击，弹入左腋几殆，卧医院数月始愈。撰《干巷脱险纪事诗》，盖痛定思痛之作也。

外间称柳亚子为“柳七”，往往误为排行，实则亚子居长，无兄及姊，只有弟妹。

柳亚子致谢冰莹书，自谈其学诗经过：“我不晓得自己怎样学会旧诗，更绝对的不会教人家做旧诗。在十六岁以前，我没有旁的事做，专喜把线装书乱翻，但翻得没有系统，所以旁的学问没有弄好，但古典却给我记得了不少。我的旧诗，差不多就是擅长用古典吧！此外，也可以讲我还有一点诗的天才，所以诌起来很象样。倘然要我讲诗的源流，或是如何才能够把旧诗做好的话，我就敬谢不敏了。归根结蒂，还是读书读得太没有系统的缘故吧！”

谢冰莹称柳亚子为长者，柳婉谢之，谓：“我愿意做一个小弟弟。”

亚子有《礼蓉招桂龛缀语》三十二则，盖为丁卯岁张秋石女士成仁而作也。《文史周刊》登二十一则，香港《艺林》，续刊全文。

亚子制南社笺，中为朱文“南社”二字，杨了公手书。高吹万主持国学商兑会，仿之制国学商兑会笺，直行朱栏，左下角有“国学商兑会用笺”七字。

亚子由沪赴香港，卖字卖诗卖文，在报上登一广告，有云："亚子浮海而来，萧然瓶钵，顷为自给自足计，发起三卖运动"。

南社某君，曾以社友姓名上加四字相戏谑者，如"噜噜唆唆之陈匪石"，指匪石醉后话多也。"叱叱咤咤之陈巢南"，指巢南使酒骂座也。"模模糊糊之姚鹓雏"，指鹓雏随随便便也。"英英皇皇之胡朴安"，指朴安闹酒，声最宏大也。"轻轻悄悄之胡寄尘"，指寄尘说话低声小气也。"期期艾艾之柳亚子"，指亚子口吃也。"吞吞吐吐之朱少屏"，指少屏说话不爽快也。"圈圈点点之吕天民"，指天民面有痘瘢也。"陪陪坐坐之陶小柳"，指小柳不能饮，陪坐于傍也。"娇娇滴滴之叶楚伧"，指楚伧别署小凤，饶有女性美也。

抗战前，上海举行文献展览会，由市通志馆主办，亚子为领导，陆丹林为常务委员。在筹备时，丹林提议："陈列南社史料，供观众浏览。"亚子谓："除廿余册丛刻，若干帧雅集照片，几册小书外，无其它资料。"丹林谓："可制成员发展表、各省分布表、社友为国牺牲表、社友著作表等。"亚子欣然曰："君如肯负责，我当以南社全部档案文件，给君参考。"但丹林因循未果。

亚子赠高天梅一联："白衣骂座三升酒，红烛谈兵万树花"。甚为切当。

龚定庵诗，亚子推崇备至，题定庵集云："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辜负灵箫意，北驾南鳣到白头。"

亚子有记《警报》一则："辛亥之秋，余在沪上，时伍秩庸方办《铁笔报》，属其事于朱少屏，延景秋陆主笔政，更邀余共事。秋陆在海外，电招久不至，报纸屡愆出版期，而武昌树义帜矣。望平街者，沪报丛集地，捷讯初传，号外迅发，环观者如堵墙，其狂热殆不可想象。少屏要余办一小型报于城内，名曰《警报》，就印刷所为馆址，彼自译电讯，余偕亡友胡寄尘点缀之，兼司校对，亦颇风行一时。"

亚子之未刊遗著，徐文烈抄存成册。

郑瑛为亚子夫人，辑有《太原闺秀比玉集》二卷。上卷诗，下卷

词，所选均杨廷枢一家之作，如廷枢之女、媳妇、孙女、曾孙女等，钞本未刊行。现藏上海图书馆。

《松陵女子诗征》，凡十卷。费善庆、薛凤昌编，亚子为作一长序，载《历代妇女著作考》。

苏州博物馆，辟有柳亚子先生纪念室，藏亚子搜集之图书文物。

亚子与高天梅为同学。天梅乃高吹万之侄，亚子因随之称吹万为叔，吹万逊谢之，有句云："老夫自顾惭形秽，三舍应当退避卿。"

亚子在香港，时年五十有五，拟作自传，取名《五十五年》，以个人生活为经，世界大事为纬。太平洋战事爆发，作罢。

亚子赠柳非杞诗："直道宁三黜，潜鳞得一飞。"非杞因取"潜鳞"为笔名。

亚子藏有高四寸，阔二寸半之大石章，刻文为："南社宗旨提倡气节研究文学"，共十二字。刻者寿石工。

一九四二年，亚子客桂林，见《大公晚报》载有新闻一则："《东南日报》由金华西迁江山衢州之时，中途全军被炸，损失惨重。该报编辑胡道静氏，且有不幸消息。"亚子阅之，极惊骇，撰《怀念胡道静》一文。实则海外东坡之谣也。

朱其石为亚子刻"南社主盟"印，亚子赠其石一诗："吉金乐石重朱翁，刻画争传不朽工。愧我不如李亚子，羞教姓氏播寰中。"

亚子觅得孙中山《吊刘道一》一诗，以示胡寄尘，寄尘适编《中华民国名人诗选》，即以孙诗载于卷首。

亚子晚年思想甚进步，评苏曼殊，云："曼殊不死，则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有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

文天祥曾集杜诗，成二百绝，载于《文文山全集》中。董必武阅之，适得亚子丧母噩耗，即就所集二百绝中，复集四绝为唁。

黄萍孙集岳鹏举、于少保、张苍水、徐伯荪、秋竞雄诸墓摄影，颜为"湖山正气"，亚子为题金缕曲词。

一九四四年春，亚子曾订鬻书润例：屏条四尺起一千元，对联四尺起一千元，中堂四尺起二千元。以上三项，每加一尺加三百元。册页五百元。先润后墨，劣纸不书，磨墨费加一成。收件处：重庆林森路五九〇号侨务委员会柳非杞。成都燕京大学谢冰莹。桂林崇善路文学创作社熊佛西。昆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孙福熙。

《珊瑚杂志》，载亚子白话诗，题《会宾楼的一夕》，为仅见之作。

清季，亚子为朱梁任题小影："胡运今已熠，昆仑有王气。珍重好头颅，努力中原事。"又乙巳元旦杂感："忍看祖国沦非种，苦恨儒冠误此身。"又："未见义旗驰塞北，空传侠剑满江东。"又："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均激昂慷慨之什。

亚子作书极草率，人不之识，而姚大慈、朱凤蔚辨之最审。

亚子提倡革命，有句云："功罪自凭千劫史，牺牲宁惜万人头。"自谓："乃黄巢、宋江口气。"

亚子反对王湘绮，有云："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又反对郑海藏、陈散原、樊云门、易实甫，有云："郑陈枯寂无生气，樊易淫哇乱正声。"

有人宴亚子，一肴甚鲜美，亚子赞不绝口，既而告之："此为狗肉"，亚子为之作呕。

陶焕卿曾寓上海，贫不聊生，乃自号"会稽先生"，教催眠术以糊口，亚子从之学习，不久辍止，学未成。

邹容为亚子写一泥金扇面："中国少年少少年"七篆书，一面由金松岑画一人，吹军号。

费韦斋，乃亚子之舅父，甥舅不相得，誓不通庆吊。韦斋死，刊印诗集，亚子却作序，说明交恶事。

俞语霜于癸亥四月廿五日逝世，临死前三五小时，犹兴发作"钟馗忏悔图"。

姚石子著有《金山艺文志》，卷一至卷四为经史子集部。卷五为丛书部。卷六寓贤著述部。卷七邑人校刊书籍部。卷八金石部。石子逝世，该志曾载松江地方报，周迪前加识语。

石子为高吹万之外甥，以所著《复庐文稿》就正于吹万，吹万以红圈识于题下，其最者用三圈，上者两圈，上次者一圈，可存可不存者，则不加圈识而还之。

姚鹓雏评庞檗子词："足颉颃项莲生。"评胡石予诗："萧散冲和如陆放翁"。

鹓雏之父，在松江设一商铺。鹓雏既毕业松江中学，欲赴北京投考最高学府。其父不愿鹓雏远离，力阻之，鹓雏不听。时松江知府戚扬，为松江中学监督，其父因请戚代为劝谕。戚以："父母在不远游"命题，嘱鹓雏为文，鹓雏一挥而就，着意于题外之"游必有方"，戚阅之，大为称赏，认为才气横溢，前程未可限量，反劝其父力加培植，以求深造。鹓雏始得进北京京师大学堂。

鹓雏评樊云门诗："如美女簪花，高僧说法，无不可用之典，无不能达之意。然喜为回文，颇为伤雅，又喜叠韵，皆余所不善。"

姚大慈参与黄花冈之役，友有误传其殉难者，大慈诗赠其友云："举眼相看如再世，余生得与子周旋。"

姚民哀一再受张丹斧揶揄，既而姚辑《世界小报》，请丹斧每期撰一俏皮小文为第一篇。或询姚"岂忘宿怨耶？"姚曰："不然，张昔日凌人，今则供我驱遣矣。"

潮安饶锷，藏书六七万卷，有《天啸楼藏书目》。

胡石予自奉甚俭，衣破嘱家人补缀之，媳妇以其太敝旧，弃而为易新者，胡大不怿，曰："习奢非治家之道。"

金松岑谓："友好中诗骨之清而不染时习者，蓬阆胡石予。然石予诗苦无佳题，故乏变化。"

沈瘦东《瓶粟斋诗话》，涉及胡石予，谓："石予，朴如野老，冬月不裘，笃至行，有老母年九十余，犹依依作孺子慕。善画梅。其诗

质而不华，时出新意。”

石予幼子昌治学吟，有“一灯侍读父为师”句，石予深嘉而嘉奖之。

石予咏墨菊：“强使灵均餐异色，几教元亮被贪名。”

胡叔异，石予子，画梅继承乃翁。

胡朴安读曲，只赏词采，不解音律。

南社社友，多有称“子”者，如柳亚卢称亚子，姚凤石称石子。朴安因戏称高天梅为天子。

胡寄尘应试，试卷不避清帝讳，被黜，遂痛恨科举，不再事八股文及试帖诗。

“骨董”又作“古董”，不可解。胡寄尘谓：“乃波斯语译音，作宝字解释”。

胡寄尘曾考糖炒栗子，谓：“宋时行于汴京，随南渡而传至江左者。”寄尘固喜啖是物也。

姜可生著《剑胆琴心》说部，乃夫子自道。姓氏年月均伪托，故示迷离耳。彼一度任袁道冲家西席。六十一岁犹生一子，即名“六一”。

印度泰戈尔来我国杭州讲学，姜丹书特制西湖模型一具赠之。

夏丏尊于抗战时，被敌所拘，备受磨折，日人内山完造营救之。

丏尊十六岁，应试中秀才。

夏昕渠，毁家创清华女学，凡八年，卒以费绌中止。居沪上西门外，与柳亚子合办健行公学及青年自治会。《复报》编辑部，即设在该处。

徐枕亚之《兰闺恨》，又《花月尺牍》，均陈韬代笔。

徐自华以词名，实亦能画，盖其祖亚陶擅绘事，故自华亦通六法。

自华与秋瑾，同执教浔溪女学。

徐小淑寡后，自题小影：“寒花影里低鬟立，不许人怜只自怜”，

诵之凄然。

秋瑾纪念馆中，陈列秋瑾亲笔信，乃致徐小淑者。

徐澄宇于青龙潭得一佳石，琢为"铁骨桃花砚"。

高天梅赴粤参加护法之役，南社社友设席欢宴。席间晤蔡哲夫，谓哲夫："屡承尊夫人惠画，今天为何不来？"谢英伯即指尹笛云："此即绘画之张倾城也。"尹频云："不要开玩笑。"原来倾城之画，什九为尹代笔。

天梅游粤，赏雨荔枝湾，所乘画舫名"晚宜"，天梅以之入诗，有"樽前词客争王霸，大好斜晖落晚宜"之句。喜饮该地名产黑糯米酒。

天梅诗："碑版闲摹张黑女，交游半属鲁朱家"，颇自负。

高君定居沪西中山路旁之"向若楼"，藏其爱好之书，约万四千卷。丁丑八月，尽没于寇。著《亡书忆语》。

吹万《望江南词》有云："山庐好，时序烂成霞，夏似春光桃夹竹，老逾年少叶如花，诗句发天葩。"或戏评之曰："夹竹桃，老少年，本非门当户对，多谢吹万作月老，经过一度颠三倒四的说合，居然将他们匹配作成嘉耦了。"别有一首《望江南词》："山庐好，生意盎然长。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物类亦慈祥。"丰子恺取其中联语，绘成一图，吹万即制为诗笺，自用且以赠友。

金山高望之，为吹万之兄，临卒遗命，乞亲友各书《大学》一章，以代生刍。

吹万于吴门晤沈休穆，沈误听"吹万"为"秋佩"，乃致书畅论声韵之学。吹万填《花非花》一阕云："秋非秋，佩非佩，人有声，天有籁，吹来万窍本非同，信口成章无或碍。"

吹万盛时，家有游艇，名"锁绿沤波舫"。

吹万楼藏书，《古文辞类纂》，即有十种不同版本。

吹万藏俞曲园上款之尺牍，装成若干册，汇为一箱，同光间名流几备，春在堂旧物也。吹万以贫乏故，以二百金让给知止居士。

郑雪耘祝吹万七十寿："生比东坡迟九日，人从南社数耆年。"

吹万祝郑逸梅五十寿："五十年华全绿鬓，三千弟子半红妆。"

高君宾请黄宾虹画扇，宾虹云："老宾为小宾作画，理所当然。"

乙丑岁，君宾毕业于交通大学，奉派青岛胶济铁路供职。父吹万以君宾初次远行，携其女韵芬来沪送之。不意汽车至转折处，门骤开，韵芬跌出，吹万急遽下车，亦倾踬受伤。

高君平擅译诗，曾译嚣俄《夏之夜诗》，为绝句二首。韵味盎然，而又不失原意。

沪市有一酒肆，名"马上侯"，无非取马上封侯之意。有人邀顾悼秋往饮，顾辞曰："我淡于功名，无干禄求官之想。"

黄宾虹论画：简笔当求法密，细笔宜求气足，但简笔难于细笔。

黄宾虹见喜爱之文物，往往倾囊购之。明日无钱买菜，便白饭充饥。

民初，宾虹与友设一骨董铺于沪市北泥城桥，即寓居其间。明年住宝山路，几百枚古印被窃，乃迁居威海卫路有正书局之工房。后徙辣斐德路。又迁西门路，与张大千同住。不久又迁福煦路神州国光社所赁之同人宿舍。后又迁萨坡赛路，与画家陆抑非同住。抗战前一年，移家北京。最后居杭州栖霞岭，直至逝世。

宾虹不啖咖喱食品，一次，刘三请之便饭，刘妻陆灵素擅以咖喱作馔，各肴均以咖喱调味，致宾虹无从下箸。

宾虹曾客松江高君藩之松风草堂，君藩以胜秀桥下之特产四腮鲈飨之，宾虹朵颐大快，为绘四腮鲈图以留纪念。

宾虹曾以所作《蜀游诗草》三十二首，《纪游诗草》二十四首，写于乾隆年仿明仁殿纸上，贻高吹万，高精装二大册。宾虹每诗钤有一二印章，甚至一叶有四印章者，共八十八印，印各不同，间有自刻者。又有《纪游画册》，每册十二幅，凡二十四幅，贻姚石子，每画均有题句。一九六三年，上海美术馆举行黄宾虹先生遗作展览会，一度陈列，以供众赏。

陈叔通与黄宾虹友善，宾虹为叔通作画，动辄长题，有数百言，甚至千言者。

《大公报》的主持人陈凡，酷爱黄宾虹画，曾在香港举行宾虹画展，并摄纪录影片。

宾虹尝云："遇难事，如在深山遇虎豹，不能胆怯，要学武松，过得景阳冈，便可到家。学画之道也如此。"

当宾虹八十八岁，患目盲，经过手术，目重明，直至九十二岁逝世。

黄定华，字鞠如，为宾虹父。定华善写梅竹，宾虹受其影响。

盖叫天在杭州筑有生圹，宾虹为题"学到老"三字。

宾虹故乡，在安徽歙县潭渡村，有宾虹亭，故自题所居曰：宾虹草堂，有时自署宾虹散人，中年更字宾虹。

一九〇六年，许承尧在歙县设立新安中学，聘宾虹任国文教席。同时与陈巢南、江彤侯等组织黄社，以纪念明末之黄宗羲。暗寓反抗清廷意。

黄晦闻以《兼葭楼诗》著名，人以得陈后山神髓誉之，然彼自谓："我诗未足传，书闲澹颇自喜。"

晦闻旅况窘苦，自谓："家书至不敢开封，恐索家用。"

黄若玄年少能文，丰度翩翩，金鹤望称之为："浪子江南美少年。"

校订古籍，黄慈博最为渊博。

黄病蝶先人有"蓼滩耕读图"，被兵燹无存。病蝶颇以未及补绘为憾。

金松岑谓："苏城如掌大，然有四奇人焉。一李拏瓶、二沈休穆、三黄摩西、四朱梁任。李髯而辩，沈迂而恭，黄才而痴，朱吃而怪。"四奇人，南社却占其半。

《轰天雷》说部，演沈北山弹劾那拉后、李莲英等权贵事，著者藤谷古泉。徐筑岩谓："乃黄摩西化名所作"。是书由苏州毛长珍印

刷所刊印，甚简陋，流传不广。

景定成，著《东西南北》一书，记载彼在东京、山西、南京、北京等地事迹。辛亥革命时，一度为山西都督，以其工诗，有"雅党人"之目。

谢公展画菊，所题无非其弟介子之诗，从不录他人佳什。

程善之幼时，其父桓生为讲《三国演义》，问彼："愿学何人？"答云："愿学大胆之姜维。"塾师强之习八股文，彼深厌恶之。炎暑时，塾师常袒裼取凉，彼潜画一龟于椅背，椅乃黑漆者，墨乾，不易见也。塾师倚椅背坐，汗出，沾印体上，善之匿笑。

善之晚年耽于禅悦，以杀生为戒，茹素终其身。

曾延年，春柳社中人，与李叔同演《茶花女》，曾饰亚猛父。又能作西洋画。

蒋箸超家藏郑板桥自书之未刊手稿。

楼辛壶寓居上海山海关路之山海里三号，与谢之光为隔邻，节衣缩食，略有储金，于杭州建一屋为娱老之计，岂知被某军阀所占居，楼气愤死。

潘兰史受业于叶南雪，南雪为叶遐庵之先人，故潘与遐庵尤为莫逆。

兰史有一印"诗世家"。

兰史庚戌春在都门购得赵湘帆为金春波写"河阳探花图卷"，画中人与兰史少年时酷肖，而题者洪北江、石琢堂三十余人，又多用潘家典故，是卷俨然为彼而作，兰史大喜，请陈石遗、叶实甫、周梦坡题之。

十四、南社诗选简注

小　序

南社社友，多至一千余人，什九是能诗的。《南社丛刻》出了二十二集，每集分文、诗、词三个门类。以数量来讲，诗占第一位，篇什是很充斥的了。当时曹聚仁曾有：南社是诗的不是散文的，这样的评论，的确是很恰当的。那《丛刻》印数不多，在当时已很难获得全份。因此柳亚子汇刊了《南社诗选》，胡朴安汇刊了《南社诗集》，以弥补这个缺憾。可是没有多久，《诗选》和《诗集》，又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我在编撰过程中，又鼓其余勇，再进行这个诗选简注工作。我所选录的诗篇，当然是从《南社丛刻》中来，但不完全等同于《丛刻》，也和亚子和朴安的《诗选》、《诗集》有所歧异。亚子和朴安虽太丘道广，然总有网罗不到的地方。南社有些社友是很能诗的，而《丛刻》、《诗选》、《诗集》，从没见着一鳞半爪。也有些社友素不做诗，偶而来那么一二首，却颇饶意味的。我就把这些遗漏的、偶尔所作的，一股拢儿选录进去了。又南社后期有湘集、有新南社，有南社纪念会，这一系列的组织，都属于南社的范畴，我也兼收并蓄，合而为一了。由于篇幅关系，凡是长歌古风太占篇幅的都不选，所选的什之七八是绝句和律诗，聊具代表性也就罢了。再者，南社诗以柳亚子的风格为风格。亚子是走龚定庵的路子，又复于雄奇奔放中渗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气息，爆发出革命的火花。一般社友，往往马首是瞻，跟着他走。在诗篇中，一方面骂清王朝、骂袁世

凯、骂军阀集团、骂军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悼宋教仁、悼周实丹、悼阮梦桃、悼宁太一等社中烈士们，无不慷慨激昂，大胆地干着。那么是不是所有南社社友的诗，统是这样一个类型？可以说，不是的，绝大多数，还是属于山水田园派，他们寓有隐逸遁世的思想，冲淡闲适的情调，借诗来陶醉自己。也有些凭着灵感，逞着才华为诗而诗的。这个诗选，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诗摈诸门外，不承认是南社的诗吗？不能那样做，那样就否认了它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不能反映它的全貌，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这儿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兼收并蓄着。

关于诗的注释问题，也值得一谈。原来有些典故，出现于甲诗，而乙诗丙诗也重复出现，照例是仅注甲诗，那乙诗丙诗，不再重注。那样虽节省了篇幅，但带来读者翻检前诗的麻烦，我就突破了这个惯例，甲诗注了，可能乙诗丙诗也注，除非太多见的不再注。凡涉及南社社友的，可检《南社丛谈》，也不注。并且为了针对诗义，同一典故的注释，却有详略之分，大约读者不致认为太累赘吧！

最后还要说明的，就是本人水平有限，条件有限，那错误和缺点，一定很多，也就真诚地期待着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丁　三　在

次韵石子西泠即事并柬亚子吹万秋叶

城郭是非山有无，春禽犹自劝提壶[1]。那知我辈愁如海，泪眼倦看卅里湖。

〔1〕提壶：沽酒。又鸟名，王禹偁诗："王客自来长合醉，不烦幽鸟道提壶。"含有双关意义。

题石子浮梅草用天梅韵

姚家伉俪[1]擅风流，燕燕于飞芳草洲。比似课儿临画槛，（原注：黄氏浮梅槛，一名读书船。）输它解字住溯楼。（原注：徐花农年丈曾为俞曲园太夫子制舟曰小浮梅舟，继以舟字易俞字。盖说文俞

为舟也。)月明孤屿怀高洁，云荡双峰寄古愁。留得竹枝词[2]一卷，中年哀乐未容休。

[1] 姚家伉俪：姚石子与王蘖君。

[2] 竹枝词：乐府名。本出巴渝，刘禹锡谪其地，为作新词，更为盛行。后人以七绝咏习俗琐事，多称为竹枝词。

题芷畦柳溪竹枝词用吹万韵时客海上

枫叶芦花黯澹秋，高人诗思此中求。数声铁笛[1]云间落，互唱吴娘宛转喉。

流水无情不计年，棹歌声里姓名传。莼鲈[2]归思偏迟我，明月西湖几度圆。

[1] 铁笛：用铁制成的笛子，元会稽杨维桢号铁笛道人。

[2] 莼鲈：有思乡之情。《晋书·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丁 白 丁

南社假西泠印社举行临时雅集余以事未与有作

南社群贤至，西湖雅集开。欢联新旧雨[1]，更仰婕妤[2]才。(原注：亚子、吹万、石子、憩南挈眷来游。)韵事留孤屿[3]，豪情付一杯。惭余抗尘俗，末座失追陪。

[1] 新旧雨：新旧朋好。杜甫诗小序："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2] 婕妤：宫中女官名，这里比喻多才能的妇女。

[3] 孤屿：即杭州西湖孤山。

春愁

颇惊寒食[1]散轻烟，意不如人欲问天。今日楼头翘首望，最关心是柳丝牵。

[1] 寒食：清明前一日，也有说清明前二日。相传晋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人是日举火。后世始有寒食之俗。《唐诗》：近寒食雨草萋萋。

题西泠扶醉照片寄亚子用吹万韵

诗心清似在山泉[1]，共结西泠翰墨缘。最是左宜兼右有，陶然一醉小游仙。

[1] 在山泉：唐人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丁　辰　庵

题三子游草[1]　次吹万见赠原韵与三兄不识同赋

故国寂寥尘梦里，闲游半月强为欢。人如蓬梗随波转，诗共梅花耐岁寒。我自清狂君自醉，见时容易别时难。还应乐府歌三妇[2]，六逸[3]高风未渺漫。

[1] 三子游草：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同游西湖作。

[2] 三妇：《乐府》有三妇艳，出于《相逢行》。古辞末句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之语。齐王融、梁昭明太子等，均有此作。

[3] 六逸：《唐书》：李白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丁　和　甫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移居当日说灵芬[1]，卜宅今同出岫云。香雪飘残温旧梦，一湖春色许平分。

余家老屋在山阴，小筑团瓢[2]住武林[3]。蚕豆桥头今古月，感怀千里有同心。

[1] 灵芬：清郭频伽旧居江苏吴江分湖，频伽斋名灵芬馆，刊有《灵芬馆词集》。

[2] 团瓢：茅舍。《龚贤画诀》："空者为亭，实者为团瓢。"

[3] 武林：杭县的别称，《汉书》：钱唐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题三子游草

风萍偶聚慰相思，方弗兰亭修禊[1]时。南社古欢真率会[2]，西泠今雨岁寒枝。冷吟闲醉诗中画，山色湖光画里诗。缟纻环瑯[3]同一集，题名深惜我来迟。

[1] 兰亭修禊：兰亭在浙江绍兴县西南，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孙统、孙绰、王彬之、谢安、释支遁，并其子凝之、徽之等四十一人，修禊于此。修禊为古代俗尚，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

[2] 真率会：《能改斋漫录》：司马温公有真率会。盖本于东晋初，时拜官相饷供馔。羊曼在丹阳日，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则渐不复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精馔，时言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

[3] 缟纻环珮：朋好互相馈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这是指男的说。环珮，佩玉，则专指妇女而言。

于 伯 循

嘉峪关[1]前长城尽处远望

天下雄州雪渐深，烽台[2]曾见雁来频。边墙尽处掀髯望，山似英雄水美人。

[1] 嘉峪关：在甘肃嘉峪关市嘉峪山西麓。明洪武间筑城置戍。

[2] 烽台：设烽以侦候敌人，一作烽候或烽火台。《唐令》：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候，一作堠。

焉耆[1]至迪化[2]机中作

雪似山之花，云似山之冠。修洁复修洁，容君面面看。横度天山去，横度天山归。瑶池在何处，白云来去飞。

[1] 焉耆：汉唐西域国名，土名喀喇沙尔。在新疆大裕勒都斯河中央。

[2] 迪化：今名乌鲁木齐。

早晴远望

一雨新晴万卉蕃，凉生襟袖寂无喧。天山南北都开朗，独倚高楼望故园。

题《民立报》劫火图[1]弔老谈病鹤

开国人豪去不回，图留劫火剩余灰。丹青说部都零落，三十年来续七哀[2]。（原注：余有民立七哀诗。）

[1] 劫火图：《民立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宣传民族革命，一度遭火，铅椠都毁，一时不易恢复，因出临时图刊，由谈善吾作文，钱病鹤绘画。且有本地风光，

历绘被焚时的情况。时隔数十年，毗陵钱化佛犹藏有一纸，付诸装裱，遍请民立旧人为题。

[2] 七哀：哀《民立报》社友，杨笃生、王无生、范光启、宋教仁、沈缦云、徐血儿、陈英士等七人。

题吕天民偶得诗集

范宋徐陈[1]悲复悲，天饕人虐两无遗。春江夜雨三茅阁[2]，犹忆当年草檄时。

[1] 范宋徐陈：范光启、宋教仁、徐血儿、陈英士四人，都是《民立报》社主笔政者，先后逝世。吕天民是仅存的报社同事。

[2] 三茅阁：《民立报》社设在沪东旧法租界三茅阁桥堍。

海虞杂诗之一

落叶无声积几层，空山蹀躞[1]老犹能。江南古寺闲游遍，也算西来一野僧。

[1] 蹀躞：往来频数。苏轼诗：蹀躞身轻山上走。

木渎[1]

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2]肺汤。

[1] 木渎：江苏苏州灵岩山下的市镇。张壬士著有《木渎小志》。

[2] 石家鲃：木渎附近有一家肴馆，本冯桂芬旧宅。鲃为吴中特产的鱼名，腹大似河豚，肺部很大，鲜嫩饶有隽味。或谓：鲃鱼当作斑鱼。

马君武

寄南社同人

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弗以今魂托古胎。辛苦挥戈[1]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远闻南社多才俊，满饮葡萄祝酒杯。

[1] 挥戈：《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方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译囂俄[1]重展旧时恋书之作

此是青年有德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

总虚。百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天国知何处，人世仓皇一梦如。

[1] 嘉俄：法国诗人，又为小说家、剧作家。

西历千九百有七年游可伦布佛寺作此

满地菩提树[1]，人来拜释伽。遗经传贝叶[2]，法座布龙华[3]。竹殿逢僧话，金笼贮佛牙[4]。康堆池畔路，容易夕阳斜。

[1] 菩提树：常绿亚乔木，高二丈余，结实圆形，质坚不朽，俗用为念佛的数珠，名菩提子，以星月菩提为最上品。

[2] 贝叶：贝多树的叶子，贝多叶浸在水中，状如纱罗，可以代纸，佛经旧用贝多叶书，故称贝编，又称梵具。

[3] 龙华：树名。《法苑珠林》：弥勒为佛时，于龙华树下坐；华枝如龙，故名。

[4] 佛牙：《五代史》：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赵凤曰：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因以斧斫之，应手而碎。

劳登谷寄柳人权[1]

九年羁异国，万里隔家乡。鲁酒[2]难消渴，吴歌最断肠。归期问流水，独立望斜阳。寂寞劳登谷，临风忆柳郎。

[1] 柳人权：即柳亚子。

[2] 鲁酒：味薄的酒。许慎注《淮南》："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也。"

变雅楼三十年诗徵[1]题词

多谢松江高剑公，殷勤万里寄诗筒。浮云岂久遮红日，健翮终当遇顺风。誓使华严[2]从地起，莫临沧海患途穷。文明开发真吾事，欧墨新潮尽向东。

[1] 变雅楼三十年诗徵：高天梅所辑。

[2] 华严：佛经名，我国译有两种，一名《古华严》，为晋人译。一名《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唐人译。

马 汤 楹

冯春航题名小青墓

伶官从古慕椹苓[1]，西去明湖弔小青[2]，生倘同时双艳质，不教避面尹和邢[3]。

[1] 椹苓：两种植物，《诗经》：山有椹，隰有苓，云谁之思，西人美人。春航曾读书椹苓学校。

[2] 小青：清初才女，姓冯，为冯生姬人，不容于大妇，抑郁死。

[3] 避面尹邢：《史记》：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幸于武帝，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愿见邢夫人，帝即令他夫人饰为邢夫人来前。尹见之曰：此非邢夫人，其形状不足以当人主，于是帝使邢夫人衣故衣来，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俯而泣，自痛其不如。

马 小 进

过基隆[1]书感

一代雄风今已矣，江山如昨主人非。伤心怕听渔樵语，指点山前赤日旗。

[1] 基隆：地名，在台湾省的东北部。

醉题酒家壁

少年意气豪且奇，白马雕弓入燕市。黄金浪掷唱呼鹰[1]，饭牛[2]屠狗[3]皆知己。相逢把臂说恩仇，按剑誓取仇人头。茫茫百感忽来集，共上城南第一楼。折券呼僮取大斗，狂歌纵饮鼓土缶。椎秦[4]不得志犹存，天下英雄皆好酒。（原注：朱元晦有天下无不好酒之英雄语。）回首河山尽垢氛，空余壮语凌风云。何年共遂黄龙饮[5]，斫尽胡儿著伟勋。人生行乐须及时，尘寰泱莽我何之。醉折花枝濡淡墨，樽前聊写壁间诗。

[1] 呼鹰：河北通县有呼鹰台，元时为游猎之所。

[2] 饭牛：春秋时，宁戚困穷，饭牛车下。《楚辞·九章》："宁戚歌而饭牛"。

[3] 屠狗：《后汉书·朱祐传论》："有攀缘屠狗，轻猾之徒。"

[4] 椎秦：韩张良令力士椎击秦王于博浪沙。

[5] 黄龙饮：宋岳飞抗金，曾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有忆二绝

天涯芳草梦魂遥，海样相思总不消。渺渺予怀春寂寂，坠欢如梦梦

如潮。

莲漏沈沈蜡烛明，湘帘小阁簟文清。缠绵旧事都兰絮[1]，一往情深酒半醒。

[1] 兰絮：因缘遇合的经过变迁。文如增《小青传》：兰因絮果，现业维深。

庚戌五月十日余游穗垣[1]出自东郭过村夫家见古砖一云是筑九广铁道时掘土所得余以二金易之砖长一尺径五寸重十一斤面背皆凹作椭核方形坼裂如鳞作青黄色砖左凸文为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保孙十字砖右土花剥蚀只余数画不能成读按永嘉为晋孝怀皇帝六年壬申去今凡一千六百有八载余喜得古物摩挲永怀率题一绝以冀后人共珍宝之

一千六百有八载，出土先登梦寄楼。（原注：楼在赤柱山上，为余所居，砖出土未及十日，移置此中。）十字依然存古气，未应磨灭老荒丘。

[1] 穗垣：广东省城。相传古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稻至此。一说南海人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因此广州别称羊城，亦称穗垣。

马公愚

题画

在昔铜山感洛钟[1]，悠然千载倘相逢。孤芳一树一甲子，寂寞山家自有容。

[1] 铜山洛钟：铜山，指蜀中岷山，山产铜，故名。《汉书》：文帝尝以蜀之严道铜山，赐佞臣邓通，使得自铸钱。又《易·乾传九五疏》：铜山崩而洛钟应。《异苑》：晋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

万以增

过分湖[1]有感

飞渡芦花又历春，湖光依旧客愁新。子胥[2]老去荒滩冷，尚有吹箫

乞食人。

[1] 分湖：在江苏吴江。

[2] 子胥：即伍员，春秋时楚人。父奢，兄尚，为平王杀害。子胥奔吴，吹箫乞食。《吴越春秋》：伍子胥奔吴，至江，渔父渡之，见子胥有饥色，曰：为子取饷。子胥乃潜身深苇中，有顷，父来，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王大堂

旅兴

旅怀厌喧嚣，宾馆稍离俗。小窗受雨声，凉飚上疏木。客携茶具来，汲泉漱甘馥。匡坐散余醒，清事亦云足。断云敛晚霁，林花媚幽独。空潭酿夕寒，冉冉生虚绿。脱巾闲小立，负手吟水竹。

清宵耽苦吟，月上知深坐。人语始寂寥，深帘映茶火。泠泠丛篠响，阴阴蕉叶颤。雾气隔林飘，暂见流萤堕。凉风起清吹，池荷披几朵。抚兹夕景佳，境静神亦妥。适意辄忘眠，遣兴恣慵惰。逍遥物外情，诗心比谏果[1]。

[1] 谏果：即橄榄。《汇苑》：橄榄味苦涩，食久方回甘，故名谏果。谏作规劝解，因规劝人的话，往往有些逆耳，过后方知其善。

秋日斋居怀湖南钝安

空堂下明月，静夜有微霜。之子[1]音书断，天涯道路长。偶然吟水竹，忽复忆潇湘。万里飘征雁，鸣琴思未央。

[1] 之子：犹言这个人。《诗经》："之子于归。"

秦淮画舫

酒醒今宵荡绮愁，据床邀笛一勾留。泠泠弦索潇潇雨，恰似吴娘水阁头。

惜春词

粉墙西畔画桥东，寂寂花枝映水红。记得去年今夜月，小楼斜倚醉春风。

香径依然半掩门，凄凄风雨暗销魂。游丝不系春光住，怕认青衫旧酒痕。

题顾悼秋悼秋禽图

兀坐蕉窗里，深宵一卷横。虫吟秋四壁，花卧月三更。帘外银河淡，琴边玉露清。孤灯人寂寂，凉透读书声。

舟行遇雨

十里湖光舟一叶，斜风细雨若为情。笑侬不管榜人苦，爱听篷窗淅沥声。

苍苍芦荻送行船，黯淡江云欲暮天。偶向篷窗探首望，青山影里雨如烟。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丹枫岸与白云浔，和雨和烟看不清。芳雪疏香何处是，须从密树短芦寻。

鱼庄蟹舍两模糊，渺渺山连淡淡湖。绝妙分湖好点缀，一丛密树一丛芦。

乞石予社友画梅戏柬二绝

家家花事闹珊矣，五月江城[1]今又赊。敢乞孤山图一幅，不愁春尽叹无花。

昔日吾家宾竹翁，龙蛇数纸得昆峰。（原注：昆山钟若玉女史，尝为先祖宾竹翁画梅，今已不知飘零何处矣。）百年冷落罗浮[2]梦，仍向昆峰[3]觅一丛。

[1] 江城五月：李白诗：江城五月落梅花。

[2] 罗浮：山名，在广东增城、博罗间，罗山与浮山并峙，植梅蓄茂。

[3] 昆峰：胡石予，昆山蓬阆镇人。昆山一名玉峰。

赠周志伊狱中

铁窗一握手，相对泪交流。我未除秦暴，君仍作楚囚[1]。有心纾国难，无路轸民忧。热血如潮涌，奈何似此休。

为造平民福，来攒狱吏威。自言长剑在，不信壮心违。一念轻生死，千秋定是非。宵来梦杀贼，迎汝赭衣[2]归。

[1] 楚囚：狱犯。《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

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

[2] 赭衣：赤色的衣服，古时囚徒所穿。《汉书·刑法志》："赭衣塞路"。

王 钝 根

赠逸梅

十年浪迹违君久，每对梅花便忆君。不喜热人喜寒士，高情逸致自超群。

王 汾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劫后湖山半棘榛，桃源何处可逃秦[1]。旧居胜地欣无恙，（原注：湖滨胜溪，即旧隐之处。）留与君家理钓纶。

陆郎雅擅丹青笔，（原注：图为陆子美所作。）阿堵[2]神传处士家。一幅天然图画好，伊人秋水溯蒹葭[3]。

风景依稀月一弯，盟鸥[4]应识故人颜。输君饱领清闲福，修到廉泉让水[5]间。

[1] 逃秦：陶渊明《桃花源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2] 阿堵：犹言这个。《世说新语》：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或问之，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3] 蒹葭：芦苇。《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4] 盟鸥：和鸥鹭为伴，极言其高逸拔俗。

[5] 廉泉让水：宋范柏年谓：梁州有廉泉让水。

王 海 帆

亚子行有日矣诗以赠别

姑苏[1]台下昔勾留，交臂偏教失柳州[2]。今日相逢鸿雪径，他年不让鹭山俦。（原注：清初，吾杭丁戈云尝约友结吟社于西湖，号为鹭山十四子。）期期[3]转露襟怀爽，落落翻欣气味投。风送一帆君去

也，梨花里畔舣归舟。

[1] 姑苏：山名，在江苏苏州市西南。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于其上，隋因山名州，故称苏州为姑苏。

[2] 柳州：唐柳宗元官柳州。亚子姓柳，故借喻。

[3] 期期：形容口吃。《史记·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亚子口吃，故云。

王 无 生

赠友人

中年哀乐时时变，入世心肝日日寒。无病尚嫌流涕过，有身终觉自戕难。得闲幸遇平生友，小住穷追竟日欢。朝政近来无一可，莫谈时事且加餐。

文章悔被虚名误，忧患皆因识字多。不愿著书在尘世，无端流涕对山河。楚江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1]笑网罗。知己平生幸无恙，不妨重理旧渔蓑。

[1] 北海鲲鹏：古代传说中的大鱼和大鸟。《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王 蕙 农

雨后泛舟西湖扣舷作

一雨生众绿，好山相对青。澹妆洗西子[1]，清梵送南屏[2]。鸥梦恬波窟，鸿飞乱晚星。欲寻渔父去，长醉[3]为谁醒。

[1] 西子：即西施。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南屏：山名，在杭州西，峰峦耸秀，环立若屏。北有净慈寺，寺前一峰曰雷峰，有雷峰塔。雷峰夕照，为旧时西湖胜景之一。

[3] 长醉：李白诗："但愿长醉不愿醒"。

王 漱 岩

送邵次公之日本

钱唐生春水，严濑[1]下孤舟。书剑东南客，风云西北愁。呼天同一醉，入世等于囚。便欲扶桑[2]去，相随狎浪鸥。

[1] 严濑：即严陵濑。在浙江桐庐南，《水经注》：自桐庐至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石室，严子陵所居也。按濑，为水势湍急处。

[2] 扶桑：古国名。《南史》：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其上多扶桑木，故以为名。今称日本为扶桑。

文 斐

癸酉元旦试笔用炼人原韵并呈素生子俊篪生芸斋

猛听钟声报晓春，群公诗思又翻新。杜陵[1]悲愤怀诸将，屈子[2]牢骚忆美人。眼底文章空汉魏，胸间芒角[3]动星辰。玉书本属儒家瑞，问道何年再吐麟[4]。

[1] 杜陵：即杜少陵，曾作《诸将》五首。

[2] 屈子：即屈原，作《离骚》，以美人香草，寄其忧思。

[3] 芒角：棱角。《风俗通》：角者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梁武帝：《答陶弘景书》："运笔邪则无芒角。"

[4] 吐麟：麟为古之珍兽。《拾遗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书于阙里。

题佩珩老人纪游图

一鞭遥指水云乡，逐电追风竟日忙。神骏只应天上有，至今传说小蕲王[1]。（湖堤试马）

西去潼关驿路长，日行千里马蹄忙。秋云出岫群山白，猛忆昌黎[2]住此乡。（秦岭云横）

归思茫茫趁素秋，骚人忽作海天游。乘风破浪[3]怀宗悫，万顷波头一叶舟。（黄海遇风）

频年辙迹分南北，客里相逢兴倍悠。同上吴山[4]观日出，弟兄佳话各千秋。（韬光观日）

旷代高人思五柳，一官抛弃等毫芒。春风江上归帆日，绿水青山草亦香。（湘江归棹）

[1] 小蘄王：宋韩世忠，破金兀术于黄天荡，秦桧主和，收其兵柄，世忠大为消极，骑驴湖上，以遣闷怀。孝宗时，追封蘄王、作者推尊佩珩老人，因称之为小蘄王。

[2] 昌黎：唐韩愈，世居昌黎，封昌黎伯。《续仙传》：韩愈从孙湘，少学道，落魄不羁，尝聚土覆盆，顷刻花开，花片上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愈不晓，后愈贬潮州，中途遇雪，湘冒雪而来，询其地，乃蓝关也。

[3] 乘风破浪：宗慤，南北朝宋南阳人。少时，叔父问其志，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4] 吴山：在浙江杭州。春秋时，为吴南界，故名。与韬光寺，同为杭州名胜，唐骆宾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文　湘　芷

己未北游杂诗

新华门外几迴车[1]，一带红墙拟帝家。（原注：新华门外红墙，袁氏称帝时所增饰。）袁术[2]不成天子事，碧槐[3]无语夕阳斜。

白石平铺辇道[4]宽，君王曾此拜天坛[5]。黄门[6]不复严宫禁，输与游人倦眼看。

昨自城南郭外来，名园华屋换蒿莱。层楼纵使高千尺，不及周王避债台[7]。

西山[8]佳气郁葱葱，想见先朝国力雄。一自海洋通寇盗，颓垣残碣卧秋风。（原注：西山寺观，建筑壮丽，多毁于英军。）

[1] 迴车：《史记》：墨子迴车。

[2] 袁术：东汉汝阳人，献帝时，据寿春，领扬州事，僭帝号二年，粮尽众散，北走青州，死于寿春。

[3] 碧槐：古时官衙，多种槐树。

[4] 辇道：天子所经之路。《史记·孝武本纪》：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5] 天坛：一名圜丘。明嘉靖中建，在北京正阳门外，为皇帝祀天之所。圆型，

分三层，用白石及青琉璃筑造。

[6] 黄门：宫门髹以黄色。《通典》：凡禁门黄阁曰黄门。

[7] 避债台：一名逃债台。《汉书》：周景王作泠台，后赧王以负债逃居此台。

[8] 西山：北京西郊群山的总称。为燕京八景之一。

方 瘦 坡

感冯春航事寄亚子

飘零一例老江乡，忍作寻常歌舞场。难得多情柳亚子，苦挥热泪说冯郎。

感事

何用黄金枉筑台[1]，奇才不识识庸才。世间真理无人悟，国色原从丑恶来。

[1] 黄金台：战国时，燕昭王筑台于易水东南，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号黄金台。燕京八景有金台夕照，那是后人摹筑的。

题蜕庵集[1]

蜕庵一集足千秋，万丈光芒笔底收。海内共传狂与侠，谁知此老亦风流。

[1] 蜕庵集：衡山陈梦坡作，有映雪轩初稿、烟波吟舫诗存、息庵诗、夜梵集、蜕僧余稿、瓣心词、卷帘集、闲情香草诗等，包括十余种。

重过南园访肖黄山长

半年两度过山庄，小小园林足徜徉。笑语主人花事换，牡丹开后菡萏香。

方 荣 杲

和傅屯艮原韵

世事沧桑几变更，劫余含泪说生平。长沙回首犹孤愤，（原注：君前年在长沙诗有孤愤犹为察察言之句。）禹甸[1]伤心近晚晴。蓬岛神仙嗟梦幻，暮山松柏自峥嵘。愁云漫漫何时已，坐听春雷霹雳声。

[1] 禹甸：大禹治洪水，足迹遍九州，故称九州为禹迹，亦称禹甸。

尹 笛 云

桂林客次寒夜感怀

一领羊裘冻不禁，短檠欲炮拥孤吟。冰凝断砚毫难著，风入残缸酒懒斟。窗下梅花前夜梦，床前月色故园心。明朝试上榕楼望，（原注：颜鲁公之逍遥楼，土人呼榕楚楼，在榕湖上。）独秀峰头雪满林。

仇 冥 鸿

题林烈士圭遗像并手札册子

光芒十丈起中宵，化碧苌弘[1]血未消。此是东南灵气在，归魂我欲向天招。

[1] 化碧苌弘：《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借喻烈士的流血牺牲。

孔 昭 绶

樱花竹枝词

电光新闪美人车，十里樱花灿似霞。醉后美人浑不语，声声哀怨诉琵琶。

留别旅日诸君

濯足[1]扶桑久倦游，瀛洲[2]踏破返神洲。故人天末一迴首，归到江南不待秋。

求得神山便是仙，于今徐福[3]有归船。一囊不贮长生药，未火秦书携几篇。（原注：宋欧阳永叔有徐福行时书未焚，古文百篇今尚存之句。）

异乡客本是同乡，休怅伊人[4]水一方。明月多情千里共，照人离别到三湘[5]。

山河风景是耶非，握手天涯话夕晖。万里中原何处是，壮心遥傍白云飞。

[1] 濯足：古诗："濯足长江万里流"。

[2] 瀛洲：《史记·秦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因此人们又称日本为东瀛。

[3] 徐福：人名。据《仙传拾遗》：始皇闻东海中祖洲有不死之草，乃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按：徐福一作徐市，实则古与福字和市字相仿佛，因误福为市。

[4] 伊人：那个人。《诗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5] 三湘：一说湘水发源与漓水合流后称漓湘；中游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后称蒸湘，总名三湘。一说湘乡为下湘，湘潭为中湘，湘阴为上湘，合称三湘。

尤　翔

台州[1]道中遇雨

此去路悠悠，乡心搅客愁。浪推舟上下，山逐水沈浮。彻夜唯闻雨，长途易感秋。临风增怅触，沧海正横流。

[1] 台州：浙江临海县，旧称台州。

寄笃岩并示三台诗社诸子

胸怀落落几人知，潦倒天涯有所思。自古热肠多涕泪，于今媚骨合时宜。诗坛岑寂君能续，逆境纷乘我不支。寄语三台社里客，刘郎[1]返后已无诗。

[1] 刘郎：唐刘禹锡有《游玄都观》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又《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邓孟硕

车中感事

辚辚轹轹走风雷，镇日无欢尽酒杯。晴雪寒山疑岁晚，茂林修竹待春回。半塘疏影玄冰[1]覆，一带平芜劫火灰。惆怅江南心事涌，（原注：时南都尚未克复。）长天寂寂雁飞来。

[1] 玄冰，深厚的冰块。《抱朴子·杂应》："或问不热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生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

有怀

铁栏干外马蹄忙，回首园门最断肠。秋叶秋风翻入梦，天南天北渺何方。愿乘灵鹤证仙迹[1]，只恐寒鸦噪夕阳。赢得销魂诗一束，不堪重展旧行囊。

[1] 灵鹤仙迹：相传费文祎登仙，尝驾黄鹤登黄鹤楼。唐崔颢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即指此，楼在今湖北省武汉市。

狱中感事

一角炊烟半暝中，四围秋色夕阳红。登楼[1]有客非吾故，走马何人傲乃公。草檄[2]至今空愈疾，著书俟后总雕虫[3]。却怜归雁无消息，隔绝云山十万重。

独立苍茫有所思，几番憔悴到蛾眉。年华似水流何疾，身世如云不自恃。羞以文章遭鬼击，敢将心事吁天知。避秦只恐乾坤窄，为觅桃源日已迟。

落落孤怀絮语谁？东南金粉梦耶非。苍生无地藏香骨，赤帝横天识杀机。六月系囚心未死，十年去国愿俱违。沈沈浩劫知何极，话到沧桑安所归。

[1] 登楼：三国王粲依刘表，不得志，作《登楼赋》。

[2] 草檄：东汉陈琳，归袁绍，为绍数曹操罪状。绍败，操爱才不咎，聘为记室，尝为操草檄，操先苦头风，读琳檄文，立即起身，谓愈我疾病。

[3] 雕虫：小技。《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邓 文 翚

闻太一被捕慨然赋此

中原急战云，钩党[1]乱纷纷。大地猱升木[2]，南冠鹤立群[3]。人谋趋下策，天意杀元勋。欲赋同仇[4]句，猖狂不忍闻。

峻节朝闻道[5]，微云夜黯星。凄凉吟楚些[6]，哀怨泣湘灵[7]。杀气

连江汉，风波满洞庭[8]。此身愿报国，无复忆华亭[9]。

[1] 钩党：牵引为同党，加以迫害。《后汉书·灵帝纪》："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皆为钩党，下狱。"

[2] 猱升：喻小人当道。《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猱，猿属。

[3] 鹤立群：又作鹤立鸡群，喻豪杰异于众人。《世说新语·容止》："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4] 同仇：共同的敌人。《诗·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5] 朝闻道：《论语》：朝闻道，夕死可也。

[6] 楚些：《梦溪笔谈》：《楚辞·招魂》句尾，皆用些字为语助。今夔峡湖湘，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读若娑去声。

[7] 湘灵：湘水的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太一是湘人，故借喻。

[8] 洞庭：宁太一辑有刊物名《洞庭波》。唐许浑诗：淮南一叶下，自觉洞庭波。

[9] 华亭：地名，上海市松江的平原村，即古时华亭谷。晋陆机故宅在谷侧，机将死叹说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

邓 尔 雅

苍梧[1]

古史荒唐说帝虞，南巡闻道极苍梧。游人只爱佳山水，不问湘妃[2]事有无。

[1] 苍梧：山名，一名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史记》："舜崩于苍梧"。

[2] 湘妃：舜帝之妻。传说：舜崩，湘妃追至，哭帝极哀，泪染于竹，斑斑作泪痕，称湘妃竹。

栖霞山阴一岩有深渊岩无名因取楚词水周兮堂下语名之曰水周堂

坐闻暗水周堂下，石脉通流此导江。行雨沛因云在岫，出山清有雪为泷。琴泉龙井泼春乳，花洞芳醪挹玉缸。上寿百三中寿百，能家甘谷福无双。

黄昏

天末欲黄昏，春心不可论。山容門妍怪，花影变凉温。好梦乱人意，归期断客魂。毿毿故园柳，谁信去年髡。

怀亚子

传书有柳毅[1]，正值春风时。求之不可即，远而徒尔思。渴饥琼树意，寤寐古松姿。沪渎[2]怀之子，空吟南社诗。

[1] 柳毅：唐人。《异闻录》：柳毅仪凤中下第，将还，湖滨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欲以尺素寄托，毅如其言，访于洞庭，取书进之洞庭君。明日毅辞归，洞庭君赠遗珍宝，怪不可述。亚子姓柳，因借喻。

[2] 沪渎：古称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为沪渎。这里指上海市。《吴郡记》："松江东泻海曰沪海，亦谓之沪渎。"

樱花

昨日雪如花，明日花如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销歇。

怀哲夫

岁暮颇寂寞，沪江怀我师。春将除夕去，寒与老梅宜。岂是远行日，殊非离别时。东南有山水，迟尔结茅茨[1]。

[1] 茅茨：茅草盖屋。

旋里火车中口占用哲夫赠别韵

五羊朝发轫，归去片时程。云密天疑雨，角悲秋有声。千村随地缩，残照背人行。至竟家山好，罗浮带笑迎。

九日

多难登台日，未寒天已凉。风推纷落叶，云起失骄阳。菊蕊黄金甲，茱萸[1]绛佩囊。祸灾容可避，何处觅长房[2]。

[1] 茱萸：一种植物，有吴茱萸，食茱萸两种。每逢重九日，佩插茱萸，成为习俗。王维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 长房：费长房，东汉汝南人。一日对桓景说：九月九日，尔家有大灾，可令家人作绛纱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花酒，祸可避免。

幽愁

凉风乘夕起，明月照修竹。陋室[1]寂以闲，飞尘生蓬屋。青苔无人迹，芳草凄以绿。蛛网当户织，杂树森如束。因物多生感，幽愁结心曲。

[1] 陋室：卑陋的屋宇。唐刘禹锡有《陋室铭》。

邓 寄 芳

冬日学书

晴初好是兰亭帖，雨蚀犹存石鼓[1]刊。涤得美人呵冻笔，满天风雪不知寒。

[1] 石鼓：鼓凡十，每鼓约径三尺左右，文为周的大篆，相传史籀所作，鼓文历久残缺。

独居

苟存性命[1]学躬耕，林下疏狂隐姓名。绮语自知能折福，芳心无奈太钟情。安排乐府为词客，攻破愁城赖酒兵。退省昨非今不是，皈依佛法忏来生。

[1] 苟存性命：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水仙花

一月工夫养水仙，及时花发得天然。置诸黄菊红梅侧，便过山居旧历年。

百花让汝冠群伦，以水为城不着尘。愿得画师王迪简，（原注：《图画宝鉴》王迪简善写水仙。）含毫写就玉精神。

丘 翊 华

河浒途中书所见

棉花一望陇云平，收摘家家趁晚晴。来自田间本清白，好看衣被遍苍生。

清明偕友出游

半郭半村地，同来一散襟。春光正明媚，我辈约登临。倦鸟归何处，繁花开满林。天公助游兴，晴暖快人心。

丘　　复

过明故宫[1]

破碎何王殿，犹余古瓦黄。空梁巢燕雀，荒草牧牛羊。王气东南尽，客星西北光。凄凉前代事，莫便说兴亡。

[1] 明故宫：朱元璋宫，在南京市。

莫愁湖[1]

莫愁未必便无愁，一种秋心那得休。今日郁金堂[2]畔柳，愁眉犹带几分羞。

南朝帝子[3]今何在？一代繁华付逝波。剩有西湖比西子[4]，留名独让美人多。

[1] 莫愁湖：在南京市。相传有美女子卢莫愁，曾居此地。

[2] 郁金堂：郁金，香草名。堂中燃烧香草，故名。沈佺期诗："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3] 南朝帝子：套用王勃《滕王阁序》："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4] 西湖比西子：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古　　直

山居暑夜

愁思不能寐，倾耳听四野。草虫何唧唧，松涛急如泻。哀蝉抗高音，山歇发咿哑。感此为长嗟，殷忧曷由写。揽衣起徬徨，怅然明月下。

江楼晚眺集白石[1]句

闲倚阑干看落晖，此心惟有断云知。而今渐欲抛尘事，指点移舟着小堤。

白水青山生晚寒，稻丛苗苗欲齐肩。烟波渐远桥东去，惆怅无人把钓竿。

横看山色仰看云，杨柳风微约暮寒。自觉此心无一事，白鸥飞去落

前滩。

[1] 白石：宋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著《白石诗集》。

揭阳[1]阻雨

微雨生暮寒，荒城入秋色。指点是归程，烟波渺何极。

[1] 揭阳：县名，在广东，明清属潮州府。西北一百五十里有揭岭。

晚游

野径萧条人迹稀，到门水木有清晖。余霞散绮江如练，写入宣城谢朓[1]诗。

[1] 谢朓：南北朝南齐阳夏人，字玄晖，长于五言诗。曾为宣城太守，故世称谢宣城。《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为时传诵。

白　　炎

游仙

猎猎[1]天风下五羊，罗浮[2]归路月昏黄。星辰上界猜河鼓[3]，云雨[4]空台送楚襄。守鹤尚留华表[5]柱，骖鸾新点步摇[6]妆。披帷约略如花眷[7]，多恐倾城[8]在北方。

[1] 猎猎：风声。鲍照诗："猎猎晚风道"。

[2] 罗浮：山名。在广东增城县。占地五百里，峰峦四百余。相传晋代葛洪得仙术于此。

[3] 河鼓：星名。《晋书·天文志》："河鼓三星，在牵牛北。"

[4] 云雨：宋玉《高唐赋序》谓楚王梦与神女相会于高唐，神女自谓："旦为行云，暮为行雨。"

[5] 华表：古时设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等作为标志和装饰用的大柱。

[6] 步摇：古妇人的一种首饰。《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白居易《长恨歌》："云鬓花颜金步摇"。

[7] 花眷：《牡丹亭传奇》："如花美眷，如水流年。"

[8] 倾城：谓美女子。《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白　蕉

过吴家湾

我与清波意共闲，茸城[1]西去饱看山。洞桥处处俱堪画，植杖何人水一湾。

[1] 茸城：一称五茸城，为上海市松江县的别名。

悼谢玉岑[1]

清谈莫忆西门路[2]，绝艺难寻南国才。尽有文章能寿世，已无笑语到深杯。却翻墨札添新泪，剩觉庭除长绿苔。谁道麟鸾[3]都化鹤，六年两恸故人来。（原注：宜兴蒋丹麟于庚午下世。）

[1] 谢玉岑：名觐虞，江苏常州人。工诗词，擅书法，间亦作画。

[2] 西门路：玉岑曾寓居上海西门路，与张大千为比邻。

[3] 麟鸾：指蒋丹麟与谢玉岑。玉岑悼亡，改署孤鸾。

题寥天风雨图

披图此日更何词，久识朱侯足孝思。（原注：朱履仁。）两样情怀挥涕泪，一般风雨到今时。

坐雨

席暖眠书坐雨时，闲摩茗椀有遐思。唐梅落尽山前路，只是频年未入诗。

赠张琢人[1]

此老真如云里鹤，我诗争及涧边春。何时重对一樽酒，细论五茸绝代人。

[1] 张琢人：松江诗人。

杂诗

山南山北皆青草，时去时来几朵云。清兴我凭樽酒力，更看红艳媚斜曛。

宁　太　一

丙午被捕作于巴陵[1]县署

正当腊尽与冬残，铁锁锒铛带笑看。赢得卫兵差解事，傍人镇日骂昏官。

旧游万里记瀛洲[2]，今日钟期[3]系楚丘。不信洞庭湖[4]上望，断头台近岳阳楼。

几生东海填精卫[5]，千古南冠泣楚囚[6]。如此相逢如此死，并时屈贾[7]更风流。（原注：余被捕后，日惟饮酒赋诗。任震以同舱被逮，亦颇能吟咏。）

[1] 巴陵：地名。即今湖南省岳阳县。唐李益诗："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2] 瀛洲：传说中的仙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3] 钟期：钟子期，春秋楚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伯牙鼓琴绝弦，谓世无赏音者。

[4] 洞庭湖：在湖南，岳阳城当其入江之口。建有岳阳楼。唐杜甫有《登岳阳楼》诗，宋范仲淹有《岳阳楼记》，为写洞庭之胜的两杰作。

[5] 精卫：神话中的鸟名。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及《述异记》。

[6] 楚囚：《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

[7] 屈贾：楚屈原、汉贾谊。都博闻强志，明于治乱，但不能行其道，放逐而死。故屈贾并称。

残棋

一局残棋尚未终，纷纷铁骑下东蒙[1]。可怜五族共和[2]史，容易昙华[3]一现中。

[1] 东蒙：山名，在鲁地。《论语》：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又内蒙一部分，亦称东蒙。

[2] 五族共和：辛亥革命，汉族与满、蒙、回、藏合为五族共和。

[3] 昙华：即优昙华，梵语花名。《妙法莲·方便品第二》："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

书感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1]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山

光水色剧凄凉。

[1] 桑田：《神仙传·麻姑传》："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储光羲诗："沧海成桑田"。世人以喻时世变易的迅速。

左　铭　三

金陵杂咏

伏处不闻天下事，铜驼荆棘[1]又添愁。睦华庄（原注：舍下园名）上花如锦，底事扬帆到石头[2]。

驱车吊古寄遐思，山上清凉宿草悲。四百楼台安在也，临风长忆六朝[3]时。

不到陵园才半载，好花偏向故人开。柳丝竹叶如相识，蔌蔌迎风拂面来。

胜日联翩到板桥，渭阳[4]送舅兴多饶。（原注：李甥仲坚率学员赴板桥测图）南风野幕掀开处，回首都门路已遥。（原注：板桥距京六十里）

[1] 铜驼荆棘：《晋书·索靖传》："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2] 石头：石头城，今南京城的一部分，现泛指南京。三国时孙权所筑。刘禹锡诗："一片降幡出石头"。

[3] 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建康。建康，即今南京。

[4] 渭阳：《诗经》：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秦康公送晋文公归国之诗。康公为文公的外甥，故后世谈及甥舅，多用此语。《南史》：江夏王宝玄惠刘暄曰：舅殊无渭阳情。

田　　桐

次韵示陈佩忍

沧桑劫后我归来，燕市相逢哀莫哀。屠狗屠龙[1]余一剑，醉花醉月尽千杯。文章谁拟三都赋[2]，宾主平分八斗才[3]。终古骚人赏奇景，梅花飞雪雨皑皑[4]。

[1] 屠狗屠龙：唐韩愈《送董邵南序》："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按荆轲至燕，爱燕之屠狗者高渐离。《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后世谓技高而无用者为屠龙之技。

[2] 三都赋：三国时代，蜀都成都，吴都建业，魏都邺，称为三都。晋左思有《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3] 八斗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子建封陈思王。李商隐《可叹》诗："用尽陈王八斗才。"

[4] 皑皑：洁白貌。班彪赋："涉积雪之皑皑"。

田　星　六

湛山寺[1]

临海不多路，午晴山翠浓。梵钟三界[2]佛，云石两行松。地僻多幽趣，僧闲有静容。欲吟浑无句，遥绿过群峰。

[1] 湛山寺：在青岛。

[2] 三界：佛经有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谓：色相皆空，得无上乐。

坐怀屯艮长沙

艰难一面入荒梦，憔悴三年携旧吟。地北天南人莽莽，江声雨气树深深。为文庾信[1]哀多涕，归隐陶潜[2]去有心。孤馆小花凉独坐，那堪微月照横琴。

[1] 庾信：南北朝新野人，字子山。文章和徐陵齐名。梁元帝时，以右卫将军使西魏，被留，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信虽位极通显，而思乡甚切，作《哀江南赋》。

[2] 陶潜：晋人，字渊明，作《归去来辞》，世称其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

田　名　瑜

春日客怀

一夜春风绿了波，故园杨柳近如何？裁书寄与山妻去，为我安排旧钓蓑。

竹笋疏疏一尺强，露穜风细野茴香。邻家门巷春如海，花影袭人红

过墙。

龙　翔

次韵春航忆孤山简呈亚子虑尊越流不识展庵诸子

韵事长留古越州，题名[1]遍赋少年游。红颜无奈樱天忌，孽海回头有佛舟。

[1] 题名：柳亚子为冯春航立题名碑于杭州孤山小青墓。

卢作民

题画

前傍层峰后水涯，两三瓦屋淡烟遮。此中合有诗人住，几树苍松杂野花。

病中

憔悴东风瘦不支，磨人[1]短墨误须眉。可怜一榻闲风月，禅味诗情病始知。

[1] 磨人：苏轼《试墨书》：李公择见墨辄夺，乡里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渠许来云：悬墨满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尝有诗戏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

包天笑

藕丝

散花[1]不着拈花[2]笑，病榻维摩[3]万念无。总是爱根锄不去，藕丝虽断未曾枯。

[1] 散花：佛教故事。《维摩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

[2] 拈花：参悟禅理的意思。《传灯录》：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3] 维摩：即维摩诘，菩萨名。取清净无垢之义。唐诗人王维，字摩诘，便以菩

陈之名为号。

自叹

已是斜阳欲落时，不成一事鬓如丝。文章无用人飘泊，惆怅樽前再赋诗。

感怀

轻衫细葛软风含，千尺深情[1]指碧潭。早起离巢同晓雀，迟眠裹茧作春蚕。山茶虽冷偏多艳，林橘微酸不碍甘。谁道先生归去也？落花腻雨忆江南。

驱车曳杖出春城，静听风声杂市声。痴婢临妆常作态，奇花满院竟无名。每因得句偏忘韵，不着围棋却有枰。蟪蛄[2]春秋蛮触[3]斗，人间何事不平鸣。

[1] 千尺深情：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蟪蛄：蝉的一种，寿命很短。《庄子》：蟪蛄不知春秋。

[3] 蛮触：《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蛮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触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这是一段寓言，比喻所争的微小。

自嘲

悄向尘寰走一巡，南鸿北雁了无因。偶为云掩原非暮，倘遇花开即是春。拄杖乍添新健仆，亡书如忆旧情人。阿婆早已萧萧发，犹作东施[1]强效颦。

[1] 东施效颦：《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矉其眉，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效其矉。"按丑人相传为东施。《太平寰宇记》：诸暨县有西施家东施家。

均量嘱题曼殊遗墨

曼殊骑驴入苏州，柳色青青笛韵幽。卸却僧衣抛去笠，偏教遗墨作长留。

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悠悠六十年前事，忆否儿童扑满图？（原注：曼殊初到苏州，在辛亥之前。今又辛亥年矣。忆在

吴中公学，为我画儿童扑满图之便面，寓意殊深，惜已遗失，今睹此图，如见故人。）

冯 春 航

偕越流冥飞不识展庵同过小青[1]墓口占

小青遗迹尽徘徊，若梦浮生剧可哀。千古湖山一荒冢，曾移明月二分来。

[1] 小青：冯姓，清初时人，为杭人冯生侍姬。能诗、善音律，为大妇所不容，置之孤山别业，不久夭折，年仅十八，埋骨西湖孤山。相传所作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留别西湖呈越流冥飞不识展庵

此日别杭州，何时续胜游？山灵如识我，再放木兰舟[1]。

[1] 木兰舟：《述异记》：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有鲁班所刻木兰舟。唐马戴诗："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

忆孤山

柔风细雨黯杭州，遥忆湖山幽处游。长笛一声云际落，恍闻蔡妇[1]泣孤舟。

[1] 蔡妇：守寡的妇人。苏轼《赤壁赋》："泣孤舟之蔡妇"。张冥飞附识："春航学诗于越流，有巧思而句不能工。五月余晤之于孤山，以留别诗见示，因为改定，并言作诗之法，不外眼前景物，雕镂而成。今重晤春航于沪，则已自立课程，颇能致力。又言前者，孤山之游，景物良佳，而苦不能收束于绝句中。余使试用前韵，连缀成句，韵易数字，居然合作矣。识此以见春航之会心。"

叶 楚 伧

有怀

料得今宵月，天涯一样明。帘高香露重，风袭縠衣[1]轻。欲晕心频怯，因圆意转萦。谁人弄玉笛，吹送一声声。

[1] 縠衣：绉纱所制的衣服。

题画赠一厂

老友一厂自燕归，携画属题，慨然有子山小园[1]之意。

嗟乎！此是如何世，而作此想耶！

十年忧乐老书生，满眼干戈尔独行。早买山丘埋骨地，不成湖海负诗名。闲云野树自宾主，瘠地穷天有雨晴。收拾英雄归淡泊，白鸥几点是征程。

[1] 子山小园：南北朝庾信，字子山，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位虽高显，而常有乡关之思，撰有《小园赋》。

秋兴

落叶萧萧满树林，鬼来窥户夜森森。一天霜压关山壮，万里魂归海国阴。白发未销他日恨，黄花犹识故人心。西风高处应无禁，倘为征人送暮砧。

与亚子亚云别后军队已陆续出发余亦不日渡江因赋此诗

帝城万堞拂朝曦，大将楼船命出师。一幅河山迎送画，隔江烟树主军旗。佳人此去成奇遇，杀敌归来更可儿。河洛即今生浩劫，好凭挞伐济仁慈。

金陵杂咏

万旌旗拥汉家营，莽荡中原未太平。终是六朝金粉地，南城鼙鼓北城兵。

赠亚子

升沈消息云泥迹，万里怀人强自宽。差幸今生年尚少，重逢它日事非难。文章略已觇平素，恩仇期毋误达观。好与秋风为主客，莫凭长夜倚阑干。

旅夜和小白

沈沈风雨里，携梦上危楼。南北东西夜，兴亡今古愁。乡思落吴越，时事怅燕幽。明日拏帆去，秋风芦荻洲。

春晓回文[1]

红英落尽将春暮，燕语双招试卷帘。风笛饧声村市早，碧纱窗暖日

纤纤。

[1] 回文：诗的别体，颠倒能读。开始于晋苏伯玉妻的《盘中诗》。

陶然亭[1]

瑟瑟城南路，秋皋欲暮天。平林敛夕暝，荒渚浴寒烟。前哲不可见，市声去杳然。疮痍满京洛，冠盖自翩翩。

[1] 陶然亭：在北京城南，清江藻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故名。一名江亭，旧时为士人游宴之地。

叶 敬 常

寒食[1]

寒食今朝逢上巳[2]，相携修禊[3]到江滨。家家禁火聊随俗，岁岁穷兵独怆神。芳草夕阳过冷节，落花流水惜余春。眼前景物匆匆过，不定晴阴故恼人。

[1] 寒食：《荆楚岁时记》：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据历，当在清明前二日。

[2] 上巳：古时以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为上巳。《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

[3] 修禊：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谓之修禊。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秋感

小园寥落独寻芳，渺渺予怀祇自伤。细雨斜风秋欲尽，短篱低护菊花黄。

杨柳先零枫染红，寒蝉断续咽西风。悲秋[1]宋玉缘何事，半为伤时半为穷。

[1] 悲秋：《楚辞·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

叶 玉 森

寄怀赵枚叟[1]

寒来待雪宜围炭，老去伤时厌说棋。掉臂游行成独往[2]，拂髯沈默看群儿。一襟太白飞仙泪，（原注：李吟白先生逝世，叟有哀挽诗，故云。）两袖渊明饮酒诗。容易北风吹岁晚，漫因春讯问梅枝。

[1] 赵枚叟：名光荣，字子攸，一字芷湄，号枚叟，江苏丹徒人。

[2] 独往：游行无碍。《庄子》："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

今夕

万籁欲绝未能绝，尚有奇鸽[1]时一声。海水微茫初入定[2]，蓬山缥渺若为情。华钉络电照幽梦，灵气嘘云飞太清[3]。今夕蛟龙都墨墨[4]，扣舷犹作不平鸣。

[1] 奇鸽：鸽，鸟名，一名鸽鸡，俗称灰鹤。

[2] 入定：僧人默坐，片念不起。方干诗：猎者闻疏磬，知师入定回。

[3] 太清：即天空。《庄子·天运》："行之以礼仪，建之以太清。"成玄英疏："太清，天道也。"

[4] 墨墨：通默默，没有声息。《战国策》："墨墨之化，惟大君子能之。"

题王仁山寰宇忏寻吟残稿

访碑寰宇吾闻矣[1]，君独寻诗汗漫[2]吟。摩诘前身参慧果，方壶小住忏仙心。（原注：君近寓方壶小筑。）苍凉儿女英雄泪，（原注：中有吊拿破仑茶花女墓诸作。）零落天风海水音。我亦袖中余碎稿，珠光龙气渐销沉。

[1] 访碑寰宇：清孙星衍著《寰宇访碑录》，凡十二卷。赵之谦作《续寰宇访碑录》。

[2] 汗漫：放浪没有拘束。《庾书》："闺薄汗漫，为有司所劾。"

自西郊归晤芰川遂同憩于琴园

身似闲云随所住，又从佳处见林亭。花渲落日三分绛，帘卷南山一尺青。世味还教尝苦茗，尘缘聊复证飘萍。渊明自有田园在，不是劳人醉未醒。

钓师

雪虐风饕浅水滩，钓师蓑笠不胜寒。萧萧白发归村去，三五鸬鹚[1]

荷一竿。

[1] 鸬鹚：水鸟。俗称水老鸦。

叶 宗 源

和仓海[1]闻歌作

霁月轻云拥绿阴，后庭花[2]听旧朝吟。衣冠到此成孤注[3]，诗酒而今忏壮心。一代秦淮波滟滟，两般恨海夜沉沉。繁丝哀竹来天末，不是将军杀敌音。

[1] 仓海：台湾丘逢甲，一名仓海。曾组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败，转回祖籍广东镇平，主讲潮阳东山书院，兼澄海景韩书院。著有《岭南海日楼诗钞》，邹鲁为作序，有云："与台湾相终始，吾得两人焉。其一郑成功，其一吾师丘沧海先生。两人者，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其为英雄则一也。"原来光绪中，中日之战，台湾见割，仓海合台湾绅民力争不得，奋然谋自立。以唐景崧为首领，刘永福为帮办。自署义军大将军，谋保台湾。

[2] 后庭花：南朝陈叔宝作有《玉树后庭花曲》。陈叔宝为陈朝的后主，荒淫无道，政治腐败，不久亡国。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3] 孤注：《宋史·寇准传》：宋时契丹入寇，寇准请帝幸澶州，契丹退师。（王）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伍 澄 宇

谒中山陵[1]

斐城轩佛相从日，（原注：斐城、轩佛，均美洲埠名。）夜色萧萧万里行。（原注：其时为庚戌广州之役，中山先生由欧至美，与予从斐至轩，月色山光，夜行百里，至今回忆，印象独深。）舌粲莲花[2]遍北美，侨人踊跃尽同盟。

有志终成天下事，从容夏辅独先荣。馆中豪语今犹在，国父声声万古名。（原注：居美日，于西人咖啡馆见悬有美国当任夏辅总统相片，先生遂谓予曰：吾人将来之像，亦当如是悬于国中。予闻

之颇有惭色，而先生言之自若。今日国父之声，果遍于妇人孺子矣。）

[1] 中山陵：为孙中山陵墓，在南京紫金山。

[2] 粲花：喻能言善辩，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粲花三论》："（李白）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

邢 诵 华

月夜不寐

惨淡灯还在，横窗月一轮。蛙声喧远近，客意迭酸辛。云气微将逝，庭花空自春。难堪消此夜，况复渺无邻。

华 子 翔

冬夜遣怀

天寒明月迥，夜静严霜飞。永言思君子，涕泣沾裳衣。兰芷[1]空阶绿，岁暮惜芳菲。孤根植青松，相守愿无违。

[1] 兰芷：两种香草。

仲 中

忆内

夜半不成梦，低徊有所思。豪情三尺剑，世事一枰棋。铃度塔声缓，月移花影迟。遥怜闺里客，灯下卜归期。

任 鸿 隽

岁暮（民国三年元旦后一日作于北美纽约以色佳城）

凄厉岁云暮，朔风拂枯条。年年耶诞日，飞雪满山椒。今年气候异，冬月无寒宵。众士趋归宁，孤客独无聊。无聊那可度，良朋喜见招。烹茗细论文，聊以永今朝。（原注：癸丑耶诞前一夕，同学皆归，独坐无聊，胡君适之煮茶相邀，与杨君杏佛三人联句。）

冬居何所事，相将试滑冰。比湖（原注：湖名。在康南尔大学后。）二三里，澄波作镜凝。数日天气寒，冻合坚可乘。毡裘带双鞬[1]，铁屐著孤棱。蹑足一纵送，飘忽逐飞翮。湖西矗高台，云是土巴庚。（原注：土巴庚，游戏名。其法以长桥接高台，迤斜及地，当雪积冰凝时，人自台上乘小橇滑下以为乐。）长翼直趋水，迴迤如引绳。小橇三四人，并坐屈膝肱。一发下高瓴[2]，余势越远嶝。绕湖成三匝，共道驭者能。临深[3]岂不惧，逸性故难胜。谁能学懦夫[4]，履薄徒兢兢。大地有东西，四时无留滞。自我来此邦，兹辰两度岁。小城清且闲，市门当昼闭。冬青罗窗前，稚子戏阶砌。有时笑语声，款款出深第。感此异井物，坐怀故乡例。夙驾信未遑。幽居聊小憩，日夕闻清钟，仰天纵遥睇。

[1] 双鞬：束缚双袖的臂衣，便于射猎。

[2] 高瓴：瓴，瓦沟。《汉书·高帝纪下》：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3] 临深：《论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言其危险。

[4] 懦夫：懦弱的人。《孟子》："懦夫有立志"。

朱鸳雏

秋千

绝妙身材杨柳腰，秋千架里不胜娇。东风不为人方便，吹得双鬟带汗飘。（原注：岁庚戌，泗泾马师澈予，馆盛氏讲席，余年仅十三，得及门。课暇，从师学韵语，是以得师爱颇厚。逾年师悼亡赋归，余亦辍学，飘泊风尘，音书杳绝。去年游倦归来，与寄父等唱酬为事。某君询及初学，为述之如是。然怀人感旧，余恨若何。至若幼时诗稿，已失于车尘马迹间，仅记秋千一绝，亦当时马师所赞许者也。）

黄歇浦舟中

东流江水几时还，来日中原有大难[1]。是亦今生凭吊处，千帆飞影

对秦山[2]。

[1] 大难：王融诗："来日大难，口燥唇干。"

[2] 秦山：在今上海市金山县。

春寒

微风吹鬓是春寒，梁燕雏成带笑看。忽有绮思心上过，银梨花下倚阑干。

即事求了公寄父和

为怯春寒坐小庐，无花无酒自庭除。细临南国无双谱[1]，只唱西厢第六书[2]。刚欲行时重照镜，但安步[3]去不须车。市楼诸老知迟我，一笑眉痕淡不如。

[1] 无双谱：书名。宋长白《柳亭诗话》："《无双谱》：吾友金墨禅所作，始于张子房博浪之椎，迄于文信国柴市之歌，凡若干人。"

[2] 第六书：《西厢记》，有第六才子书之称。

[3] 安步：《国策·齐策四》："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

冶游

数数肝肠变苦辛，归来又阅几番春。花间情话闲征遍，尽是离鸾背凤因。

不似闲愁不似欢，樽前忍泪一相看。避卿无计且低首，门外微风柳浪寒。

何须调我到山中，艳骨生春比酒浓。却替玉儿深惋惜，被人呼作可怜虫。

岂好醇酒妇人[1]耳，涌起恩仇万叠潮。重以冶游增我罪，双鬟按曲是今朝。

[1] 醇酒妇人：《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

朱 嫩 仙

赠玲珑馆主

渌水重来访故知，菊篱秋老夕阳支。舞迴杨柳蛮腰[1]活，梦到荼蘼

蝶意痴。推枕漫吟桃叶渡[2]，酌醪细品竹枝词[3]。一庭花影浑无主，悄上阑干[4]若有思。

[1] 蛮腰：唐白居易侍伎小蛮，善舞。白居易诗："杨柳小蛮腰"。

[2] 桃叶渡：地名，在南京市秦淮青溪合流处。《古今乐录》："晋王献之爱妾名桃叶，其妹曰桃根，献之尝临渡歌以送之。后人因名渡曰桃叶。"

[3] 竹枝词：《唐音癸签》："竹枝，乐府之名，本出巴渝。元和中，刘禹锡谪其地，为新词，更盛行焉。"后人以七绝咏土俗琐事，泛称《竹枝词》。

[4] 花影阑干：王安石诗："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

朱 剑 芒

客感一律寄亚子

寸心如沸复如煎，潦倒风尘又一年。世乱厌闻新甲子，酒酣怕检旧诗篇。欲将家国安磐石[1]，肯把韶华付砚田。昨夜梦中呼杀贼，手持利剑扫烽烟。

[1] 磐石：大石，以喻稳固。古乐府《孔雀东南飞》："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史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

感怀

曾把人情冷眼窥，芸芸[1]绝似向阳葵。江山无主吾身贱，狐鼠成群[2]国事危。剑不诛奸磨亦负，书难济世读何为？怜他屈子遭谣诼[3]，泽畔行吟[4]只自悲。

[1] 芸芸：多貌。《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2] 狐鼠：喻奸邪之徒。《晋书》：王敦谓谢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奸。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言欲捣狐，恐坏城，欲熏鼠，恐灼社。以喻多所顾虑。

[3] 谣诼：谤毁之辞。《楚辞》："谣诼谓余以善淫。"

[4] 泽畔行吟：《史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天心

天心沈醉人心死，世味尝来总觉酸。宝剑赠人愁不遇，奇怀舛俗岂能宽。征衫泪为中原洒，破壁诗留百代观。寂寞客窗风雨夜，醇醪

百罢与谁乾。

春暮至梅花堰途次口占

身世如萍逐浪浮，茫茫家国恨难休。新亭[1]滴尽兴亡泪，誓不低头作楚囚。

[1] 新亭：在南京市，一曰劳劳亭，亦曰临沧观。三国吴时筑。东晋初，诸名士每游宴于此，谈及前朝，往往泪下。

大觉来梨招饮酒家即席分韵

群将诗酒付华年，乱世头颅不值钱。奇想横刀何处有？令人怅忆柳屯田[1]。（原注：亚子去夏即席诗，有"横刀一长啸，奇想郁无端"句，近客海上未归，故及之。）

[1] 柳屯田：宋柳永，字耆卿，景祐元年进士。善为歌词，官屯田员外郎。这里借喻柳亚子。

送春一首柬内子湘英

客里光阴容易过，匆匆又值送春时。红闺昨夜挑灯候，曾否吟侬旧日诗？

朱　梁　任

渡江

风雨渡瓜洲[1]，离家事壮游。横刀征北虏，击楫[2]立中流。诗思军旗冻，乡情腊鼓收。饥寒浑不觉，九世有深仇[3]。

[1] 瓜洲：江苏扬州有瓜洲镇，一作瓜州。陆游诗："楼船雪夜瓜洲渡，白马秋风大散关。"

[2] 击楫：《晋书·祖逖传》："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按楫即行舟的桨。

[3] 九世仇：《公羊传》：纪侯谮齐哀公于周，烹之。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按襄公上推至哀公，凡九世。

辛亥除夕军驻清河

投笔来江北，从军志遂初[1]。风餐今日始，露宿隔年期。历法当春令，时光逼岁除。闻鸡谁起舞[2]，待旦[3]正愁余。

[1] 遂初：《晋书·孙绰传》："(绰)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这是说有从军的初心，今得遂其愿望。

[2] 闻鸡起舞：《晋书·祖逖传》："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3] 待旦：《晋书》："日昃忘食，枕戈待旦。"言心存家国，不敢寝息。

秦淮旅感

年来双鬓二毛[1]侵，壮气蒿莱感不禁。千古江山阅兴废，六朝城郭几消沈。诸公莫堕新亭泪，遗子[2]谁伤故国心。学得屠龙[3]未曾试，休将词赋觅知音。

[1] 二毛：年老发花白而有二色。《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2] 遗子：《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没有遗种。

[3] 屠龙：《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朱 静 宜

中秋无月感赋

去年曾见长沙月，月弄银波湘岸阔。万里晴天无片云，照见嫦娥[1]年二八。今年玩月长沙城，置酒高楼待月明。封姨[2]撼树狂于虎，霓裳[3]罢舞曲无声。世事盈虚宁似此，搔首问天天不语。一手掩尽天下目，浮云浮云将终古！

[1] 嫦娥：神话中后羿之妻。《搜神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

[2] 封姨：郑还古《博异记·崔玄微》：月夜遇数美人，曰杨氏、李氏、陶氏。又绯衣少女曰石醋醋。又有封家十八姨来，石醋醋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恶风所挠，常求十八姨相庇，处士每岁旦与作一朱旛，图日月五星，则免矣。崔许之。其日立旛，东风刮地，折木飞花，而苑中花不动，皆方悟众花之精。封家姨，乃风神也。按封与风音相近。

[3] 霓裳：《唐书》：霓裳羽衣曲，本婆罗门曲，传自西凉，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

之，明皇润饰其词，而易以美名。白居易诗："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朱 凤 蓂

读庞檗子遗集

挑灯[1]忍泪读遗编，展卷凝眸意惘然。（原注：篇首列有君遗像。）侠骨峥嵘天亦妒，奇才璀璨俗无缘。雕龙[2]好句琤瑽玉，（原注：君诗室名龙禅，词馆名玉琤瑽。）歌凤新声断续弦。（原注：君有凤兮歌，为女伶郭凤仙作。）叹息先生仙去后，沧桑历劫又年年。

[1] 挑灯：古时用青油灯，灯草枯烬，用物挑拨，使之复明。

[2] 雕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人因称驺衍为谈天衍，驺奭为雕龙奭。谓驺衍驺奭二人。裴駰引刘向《别录》曰："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

将去海上留别舍弟无射[1]

少年兄弟两沉沦，等是飘零劫后身。秋已早拚愁里死，卿须努力屈中伸。剧怜钝剑难枭贼，愧乏功名可慰亲。乡里棠花江上月，一番回首一怆神。

[1] 无射：朱宗良，字尘仙，号无射。主辑《民国日报》。

黄鹤楼[1]晚眺

按剑倚危楼，江天一色秋。远山衔落日，巨浪逐渔舟。烽火[2]迷云树，雯霞吐月钩。不堪回首望，凄绝蓼花洲。（原注：鹦鹉洲时多蓼花。）

[1] 黄鹤楼：《太平寰宇记》："昔费文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楼憩驾，故名。"相传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建楼于湖北武昌。

[2] 烽火：戍守处筑有高台，侦候敌人，有敌寇来，便燃火以相警告。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朱 研 因

寄顾飞[1]学姊代简

朵云一片落清吟，好语如珠见锦心。小立闲阶倍惆怅，覆窗万绿昼

沉沉。

不从浓处证交亲，我本荒寒寂寞人。聊可与君参画理，疏林淡月好传神。

[1] 顾飞：本名默飞，今上海市南汇人，黄宾虹女弟子。与其夫裘柱常合撰《黄宾虹先生传》十万言。

朱 剑 锋

题画

小屋无多只二间，诗心争比白云闲。莫愁得句无题处，却有门前一片山。

题苏小墓[1]

香车宝马归何处，黄土垄中不计春。剩有慕才亭外柳，依然临水学眉颦。

[1] 苏小墓：在杭州西湖畔。《乐府解题》："苏小小，南齐钱唐伎。"

朱 谨 侯

席上口占

旅况沓辛苦，人生得几何！聊倾一觞酒，与子共闻歌。病后豪情减，忧来热泪多。漫漫长夜恨，屡向梦中过。

江 绍 铨

即席赠蛰忍

洞庭秋色连天地，稳挂归帆入杳冥。一水有情随我绿，数峰无恙向人青。江关萧瑟才将尽，风雨飘零酒半醒。别有闲愁消未得，独擎古泪吊湘灵[1]。

[1]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庄 通 百

读书有感

穷日穷年惟考据[1]，销磨精力复劳形。焚书莫怪秦皇虐，误尽英雄是六经[2]。

所贵读书明大义，纷纭聚讼是何因？后儒论议多穿凿，万语千言转失真。

[1] 考据：研究古籍字义及历代名物典章制度加以考证。清乾嘉时此风最盛，因文字狱兴，一般士人，趋向这方面，无非避祸而已。但此后变本加厉，穿凿附会，无裨实际。

[2] 六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乐经。一自乐经亡失，才为五经。

山居

清风明月不知年，自在逍遥物外天。山鸟一声花乱落，白云深处有人眠。

晚眺

向晚一临眺，遥看山色苍。暮云低野渡，落日暗城墙。宿鸟择茂树，行船下远樯。前溪新月上，移步到河梁[1]。

[1] 河梁：送别之地。李陵《与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雨后闲步

风和云淡雨初晴，闲步来看春水生。行过小桥无语立，万花深处一禽鸣。

偶题得不字

莺啼人语两风流，隔院晴光细细浮。梅子带酸蕉叶苦，海棠含妒柳含愁。温柔乡[1]本无何有，懊恼歌[2]还记得否？尽日炉香烟不断，凭阑欲遍小红楼。

[1] 温柔乡：《飞燕外传》：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更求白云乡也。

[2] 懊恼歌：表达心中悔恨的歌曲。《素问》："甚则昏闷懊恼。"《乐府吴声歌曲》有《懊恼歌》。

书闷

慵开画阁挂帘钩，瘦骨支离怯倚楼。多病心因尝药苦，有情人替落花愁。百年身世风中烛，千古文章水上沤。悟到一场春梦醒，扁舟欲作五湖[1]游。

[1] 五湖：太湖有五湖之称。也有人以洞庭、彭蠡、震泽、巢湖、鉴湖为五湖。其说不一。

秋夕访友

小雨新晴月上初，偶然来访白云居。隔林一点灯光逗，知是幽人夜读书。

春暮

爱花每恨青春短，卧病惟嫌白日长。一样韶光[1]三月暮，却教人作两般肠。

[1] 韶光：美好的光景。唐太宗诗："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寒鸦

乱鸦三四点，坠入暮烟飞。野渡自流水，寒林空夕晖。西风天色暝，古堞月光微。萧瑟垂杨树，无枝可借依。

诗囚

苦学长吟不肯休，天荒地老一诗囚。笔逢妙手下双管[1]，墨到旧时磨两头。茶可涤烦何必酒，药难疗病况于愁。人生百岁如朝露，会拟辞家作远游。

[1] 双管：《图画见闻志》："张璪于画松时，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亦以喻文章的意义双关。

甲辰东渡日本

沧波万里夜三更，独倚危阑月正明。看我乘风渡东海，浪花如雪挟舟行。

庄　翔　声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芳雪疏香韵不孤，胜溪诗社伴分湖。灵芬[1]遗恨天教补，来放烟波入画图。

[1] 灵芬：清郭麐，字频伽，江苏吴江人，著《灵芬馆集》。

许　指　严

探梅邓尉[1]偕逸梅眠云[2]

平生梦想香雪海，到此偏嫌未是春。我欲子妻都敝屣[3]，重来学作种花人。

金阊游侣尽多情，踏遍名山一月程，为爱天香[4]春自在，万峰寺里证仙盟。

[1] 邓尉：山名，在江苏苏州市西南七十里，汉邓尉隐此，故名。亦名万峰山，山多梅树，花时一望如雪，称香雪海。

[2] 眠云：赵姓，江苏人。著《双云记》、《心汉阁笔记》、《云片》。

[3] 敝屣：废物。《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

[4] 爱天香：为金阊名校书，伴同前往。

孙　世　伟

次小柳和朴安韵以抒近感

行行却曲怯前征，歧路多歧误半生。不道寸长兼尺短，惊心渊默有雷声。依巢危燕飞何去，感物秋虫诉不平。冰雪竟难消内热，且逃东海结鸥盟。

南游同是苦蓬征，杯酒何堪话此生。满地沧浪[1]随濯足，暂时风雨过无声。百川东到天涯远，五岳[2]归来山意平。回首素心人已去，瑶华端不隔诗盟。

[1] 沧浪：《论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2]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

中秋夜月

月色无今古，人情有变迁。盈亏相倚伏，念此十分圆。

和静初四十三岁初度诗

淮表风雷开物远，闽南花木占春多。功名四十惊人早，直道千秋与世磨。定有灵光[1]岿异代，欲抛残梦避诸魔。那堪独醒[2]观天醉，菊酒今朝亦暂酡。

[1] 灵光：汉景帝子恭王所立的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琼。遭汉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

[2] 独醒：《史记·屈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孙雪泥

日本西京杂忆

记得西京看落霞，温泉浴罢奏琵琶。清流一曲阑干外，银阁[1]酣眠到日斜。

谢家丝竹东山[2]主，我辈冠裳上国宾。醉倒筵前无客礼，三山[3]缥缈梦神人。

[1] 银阁：日本西京寺院名。按西京为日本故都。著名的工业、文化、游览城市。有琵琶湖、故宫、平安神宫等名胜古迹。

[2] 东山：山名，在今浙江上虞县西南，为晋谢安所居。谢安携伎游衮其间，有东山丝竹之称。这里是借喻。

[3] 三山：指蓬莱、方壶、瀛洲。

南洋群岛

不因红豆[1]生南国，投老炎方岁已秋。醉卧舵楼惊海浪，至今犹梦过琉球[2]。

[1] 红豆：亦名相思子，产于岭南，王维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2] 琉球：日本西南部有琉球群岛，在九州岛同中国台湾省之间。

蠡园[1]

石阑妥贴压沧波，曲折长廊挂薜萝。一簇晚莲新结子，王家庭院得秋多。（原注：园为王禹卿别墅。）

[1] 蠡园：在江苏无锡市南，五里湖傍。和梅园、锦园、渔庄等，都属于太湖区园林。

宿鹿头渚[1]

水气寒浮南独山，片帆天际落松关。夜来欲枕鼋头宿，万顷烟波带雨看。

[1] 鼋头渚：在江苏省无锡市郊，突出太湖之滨，现为游览胜地。

独坐

夜深露气凝霜薄，烟际灯昏失远村。今夕无端眠独晚，坐来已觉石床温。

紫燕

紫燕飞来认旧家，凌风双剪掠檐斜。故巢衔得新泥补，穿过桃花又李花。

雨余

雨余石笋龙鳞活，风过瓷盆佛手香。日暮归来人已倦，借他藤榻受风凉。

梅花寄瓶翁[1]

颠倒梅花不是痴，无花无酒夜眠迟。东君解得诗人意，先向铜瓶放一枝。

[1] 瓶翁：青浦沈其光瘦东，著有《瓶知》、《瓶粟斋诗集》、《瓶粟斋诗话》。

窗外和瓶翁

一片清阴竹树交，墙根莎草细如毛。纵无清露煎茶吃，恰有梅花入粥熬。

秋蝉

不曾款曲到秋蝉，长日昏昏学坐禅。君饮露华吾饮酒，不知若个是神仙。

紫藤

细雨微斜断罥丝，天然绣出挂风枝。分明夺自闺中手，一串穿成费巧思。

春风错认蓼花秋，易老时光我白头。病里憎腾三月过，紫藤新叶恰初抽。

雨过仙人褪紫衣，风来都作雪花飞。残英狼藉君休扫，一日辞藤一

日稀。（沈瘦东注："余常以孙藤花呼之。君亦云：文长未筑青藤馆，留得藤花让雪翁。"）

玄墓[1]探梅

铜坑[2]道上树犹密，香雪亭前影不多。只恐游人清兴减，数枝老干卧烟莎。

飘零邓尉一山春，古树年年砍作薪。横断疏篱才几本，今朝犹有拗花人。

[1] 玄墓：即邓尉山，在苏州市郊。

[2] 铜坑：光福名胜。

寻梅

东风莫笑我来迟，犹有残香恋晚枝。老干槎桠花数点，恰如画稿未完时。

孙　璞

五年二月八日狱中作

深灯帷幄坐徬徨，恨我年来作嫁[1]忙。那得金针[2]穿采缕，可怜铁索已琅珰[3]。多时欲践惟妖梦，一死何曾是国殇[4]。独拥微吟如中酒，连朝风雨断人肠。

[1] 作嫁：秦韬玉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2] 金针：《桂苑丛谈·史遗》："郑侃女采娘，七夕陈香筵，祈于织女，织女遗一金针，长寸余，令三日勿语，当奇巧。"元好问《论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3] 琅珰：一作琅当。系罪人的铁锁。《汉书》：以铁锁琅当其颈。

[4] 国殇：死于国事。鲍照《出自蓟北门行》："身死为国殇"。《楚辞·九歌》有《国殇》篇。

孙　鲁　望

初秋即声

重门夜掩悄无声，枕簟清寒梦不成。书卷抛残更欲断，帐纹如水簟

烟轻。

刘 成 禺

潭石

俯数溪潭石，清寒入寸心。方知尘外物，都有水中音。天地此微质，千年坚且深。幽兰一垂影，趣理解相寻。

山园即事

山间繁草木，幽卧好林园。云幔迎河转，秋萤带雨翻。面楼宾晚景，接屋眷泉源。随意招邻叟，牵萝语隔垣。

乱离中为陆丹林题红树室图

为写秋山早入吴，寒江老屋夜啼乌。西风残照音尘绝，犹醉丹林旧画图。

题张秉三[1]家藏适园梅坞图

青葱玉树张公子，整理皮藏守父心。板本丛残书画尽，那堪煮鹤又焚琴。（原注：适园丛书五百九十一本，主人张葱玉笃守父书，乱后园破，板亦焚，园蓄两鹤，为乱兵煮食。）

浓荫绿树水园居，两岸人家绮阁疏。无数名桥船背过，一枝柔橹是肩舆。（原注：南浔无车舆，来往乘船，名桥无数，刻石古雅。）

太湖石作缭围墙，深柳分宜嘉业堂。当日张刘林屋盛，今怀乔木老梅香。（原注：刘承干嘉业堂，园与张园并称，以太湖石作墙。）

[1] 张秉三：南浔收藏家。家有适园，在南栅新开河畔。本明董氏园，清季，张石铭重葺，园分为外两部。载童寯《江南园林志》。

万集室

明清万集吾家物，难共陈翁说保存。零落百年君子泽，庐楼惆怅望松门。（原注：吾家三百年藏明清集部几万种，久欲构万集楼藏之，大半皆当时交游投赠之原刻本，分储南京、武昌，在匡庐者最名贵。陈教原世丈居匡庐松门别墅，经批阅者凡千余种。又清代优拔贡朝考殿试卷二十余大柜，亦历代所存储，足供府县氏族谱志之

考证。王培生、徐积馀、叶遐菴皆叹为至宝。吴侍郎郁生求其先人状元吴鸿恩殿试卷。卢冀野因洪杨兵燹，家谱荡然，求其曾祖讳淦公学使拔贡乡会试行卷，由履历以证家谱，均于吾家得之。今皆毁于乱兵，散原老人有灵，亦当喟然。）

山月

岩壑满苍翠，危楼依数楹。穿松云补衲，破涧水调筝。空谷来僧语，幽风托鸟鸣。迟迟生冷月，今夕有山行。

还家

逃夏山居久，归来菊有华。叩门僮入定，留屋犬为家。荷乱穿菱刺，藤繁罥树花。支床当壁卧，清梦老烟霞。

刘民畏

简邓孟硕

劫余尝尽飘零味，风雨鸡鸣忆故知。北马南船苦行役，东劳西燕[1]尽相思。亡韩有客椎秦暴，去国何心读楚辞。十万快枪三尺剑，劝君惜取少年时。（原注：借用杜秋娘《金缕衣》成句。）

[1] 劳燕：伯劳和燕，都是鸟名。

题怀霜和定庵己亥杂诗[1]

离骚一卷屈原恨，诗史[2]千秋杜甫才。历劫惟馀吾舌[3]在，多穷肯放壮心灰。愁看狐鼠凭城社[4]，忍令鸾凰困草莱。去国行吟歌代哭，感人文字走风雷。

[1] 己亥杂诗：清龚定庵作，均绝句，凡三百余首。

[2] 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3] 吾舌：战国张仪，为游说之士，困贱时，被人辱打，伤势甚重。他却以吾舌犹存为慰。

[4] 狐鼠城社。《晋书》：王敦谓谢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奸。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其意谓：欲掘狐恐坏城，欲熏鼠恐灼社，颇多顾虑。

刘 约 真

寄钝根吴门

寒梅花发绮窗[1]前，欲寄相思恨转绵。记得苏州明月好，可能千里共婵娟[2]。

[1] 绮窗：用绸绫糊的窗。王维诗："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2] 婵娟：月里的嫦娥。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刘 铁 冷

题兰娘哀史

一寸相思一寸灰，离长会短剧堪哀。人生到此天难问，都付昙花一现来。

生离死别误功名，两地相思了一生。试向洞庭山[1]下过，松涛犹作不平鸣。

[1] 洞庭山：在江苏太湖中。

刘 豁 公

题新世界游艺场

春申旧属繁华地，此是新开小洞天。漫衍鱼龙[1]陈百戏，消闲半日亦神仙。

[1] 漫衍鱼龙：变幻的戏术。《汉书·西域传赞》："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

刘 季 平

送曼殊之印度

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怆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1]。

[1] 投荒第二人：唐玄奘法师，尝游五印度，入戒贤律师之门，精穷佛典，经十余年还国。这是第一人，曼殊继往，为第二人。

初到杭州

一枝斑管一灵箫，幽怨何曾尽六朝。别以河山增胆量，盛年来看浙江潮[1]。

[1] 浙江潮：浙江，古渐水，以其多曲折，故称浙江，又名之江。潮汐为龛赭二山所束，势极湍悍、来如万马奔腾，八月十八日为观潮节，人都趋观。

题钝剑万树梅花绕一庐卷子

岂学骚人爱悱恻，滋兰树蕙托清华。应伤前度风和雨，三十三春梦落花。

放翁[1]已死逋仙[2]去，翦纸招回未断魂。[3]只恐花时寒澈骨，不辞春酒为君温。

[1] 放翁：宋陆游，号放翁，有"一树梅花一放翁"句。

[2] 逋仙：宋林和靖，名逋，栖隐杭州孤山，有梅妻鹤子之称。

[3] 翦纸招魂：杜甫诗："暖汤濯我足，翦纸招我魂。"仇注："翦纸作旌，以招其魂。"

去夏别钝剑半醉居今寄诗见怀有痛哭汪伦后如何无一诗句次韵奉酬

西湖落我手，流宕欲何之。南国春前草，中原乱后诗。野烧[1]不可尽，秃笔岂曾辞。绝忆扬州馆，旁人怒酒痴。

[1] 野烧：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曼殊视我西湖住白云庵半月以妄人之责言惶然走沪作此慰之用前韵

苏子擅三绝，无殊顾恺之[1]。怀人红绊影，（原注：东海女诗人。曼殊临别以其摄影赠予。）爱国白伦[2]诗。（原注：曼殊新译著，近谋刊行。）流转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3]翻笑黠成痴。

[1] 顾恺之：晋无锡人，字长康，小字虎头，人称顾虎头。擅画，时称三绝，谓才绝、画绝、痴绝。后人以诗书画为三绝。

[2] 白伦，一译拜伦，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曼殊很喜欢他的诗篇。《曼殊轶事》："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3] 干卿底事：原为干卿何事。《南唐书·冯延己传》："延己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尝戏延己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后用为与你何干，或多管闲事的成语。

刘 去 非

秋日登高

寒潮呜咽哭神州[1]，无限伤心懒上楼。民主竟为君主政，丈夫誓斩独夫[2]头。珠沉赤水[3]愁千缕，血染黄花[4]鬼一丘。莫负男儿好身手，一声长啸看吴钩[5]。

[1] 神州：古称中国为神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2] 独夫：无道的君主。《书·泰誓下》："独夫受"（受即纣王）。这里指力谋帝制的袁世凯。

[3] 赤水：《山海经》："三珠树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

[4] 血染黄花：黄花冈，在广州市白云山麓。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军攻总督署，失败，被杀七十二人，丛葬于此，世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

[5] 吴钩：李贺《南园》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题酒家壁

醉者高明醒者囚，醒时抑郁醉都休。醉乡[1]万悦千欢地，何必桃源[2]着意求。

[1] 醉乡：隐于酒中，别有一种境界。唐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又王绩作《醉乡记》。

[2] 桃源：陶潜著《桃花源记》，以寓其避世绝俗之意。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灏渺湖光别有天，陆郎[1]绘事笔如椽。伤心鹤去琴常在，一读新图一怅然。

秋风乍起忆莼鲈，草草劳人感白驹[2]。别有情怀思旧隐，梨花冷落写分湖。

[1] 陆郎：陆子美，檀水彩画，为绘分湖旧隐图，早卒，年只二十三岁。

[2] 白驹：喻光阴迅速。《史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

刘 师 陶

夜泊

挂席迎流不计程，停舟水驿更忘名。天风作雪寒侵骨，岸犬惊人吠有声。半壁河山伤豕突[1]，片时泥爪[2]类鸿征。宵深愈觉愁无奈，斜倚孤篷数断更。

[1] 豕突：《后汉书·刘陶传》："恐遂转更豕突上京。"豕性喜触突，故谓寇盗侵犯所至为豕突。

[2] 泥爪：苏轼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喻行踪无定，偶然相值。

哭太一

童年书策追随日，此景茫茫尚忆之。不谓正平[1]偏惨死，怕看鹦鹉[2]呕心辞。（原注：太一年十五六时，从予游至今。幼年手笔，存者尚多，不忍重检也。）

欲效朱虚[3]非种锄，从无归恩到鲈鱼。千秋定有公评在，竖子[4]何知任毁誉。

门衰祚薄[5]若为情，况复形单鲜弟兄。今日慈闱虽健在，料应思子百忧生。

偶共朋侪话遗事，悲来哽咽不成声。人亡国瘁朋难觅，寂寞千秋万岁名。

一死从知万事空，放翁忧国[6]晚犹雄。独怜洒尽满腔血，徒映江城夕照红。

此才何止作盐梅[7]，竟似仙翁去不回。凄绝一棺还里日，车前泣抚有余哀。

等身著作一时捐，曾向袁安[8]觅断编。记得一囊携到后，夜深检点未成眠。（原注：予从袁君雪安处得其遗著数种，系由北京带归者。）

巍巍一冢峙山前，宿草蒙茸剧可怜。剩有惊人遗句在，会当搔首[9]问青天。

[1] 正平：东汉祢衡，字正平，恃才傲物，忤曹操及黄祖，卒被黄祖所杀。

[2] 鹦鹉：祢衡作《鹦鹉赋》，辞采茂丽，为时所称。

[3] 朱虚：刘章为汉齐悼惠王子，入宿卫，高后封为朱虚侯。高后死，章和周勃、陈平诛吕氏。

[4] 竖子：詈骂卑贱的人。《史记》：魏庞涓与孙膑战，大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

[5] 门衰祚薄：门户衰微，福祚浅薄。李密《陈情表》："终鲜兄弟，门衰祚薄。"

[6] 放翁忧国：宋陆游，号放翁。临卒《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7] 盐梅：盐咸梅酸，用以和羹。《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殷高宗命傅说作相的话，犹言国家不可缺少贤人才。

[8] 袁安：东汉汝阳人，字邵公。这里借用，指袁雪安而言。

[9] 搔首：《诗·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用于搔发，有所思念。

刘 国 钧

寄怀大学诸友

小别意难适，况乃将远离。中夜起徘徊，明星忽转移。愁来不可状，清泪红兰滋。相望隔层城，良晤难为期。去住亦已远，何以慰今兹。

采莲曲

郎住菱湖东，侬住莲洲渚。朝朝湖畔逢，拈花各无语。
芙蕖颜色好，清姿纷馥郁。欲采赠佳人，下有双鸳宿。
郎貌如莲花，侬心似莲子。愿花长不开，侬在郎心里。
采得并头莲，欲赠羞回面。中有苦心多，不忍教郎见。

柬大学诸子

风雨天惸一见难，离群孤鹤怨秋残。锦鳞赤雁无消息，城角悲笳起暮寒。

月词

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绣幕深沈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1]寄所思。银汉[2]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蟾光[3]如水浸帘栊，飞絮迷离罥画中。鹦鹉不知飘泊惯，终宵轻薄骂东风。

[1] 姮娥：一称嫦娥。《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2] 银汉：俗称天河。温庭筠诗："银汉横空万象秋。"

[3] 蟾光：即月光。俗谓月中黑影为蟾兔。古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还湘夜泊竟夕不寐

中夜不成寐，推衾时起行。疏林笼水住，孤月入江明。到眼都如画，惊心未洗兵[1]。南归还北望，羁旅若为情。

[1] 洗兵：止战，洗兵器安置不用。杜甫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刘伯行

髮雏[1]

髮雏未燥我孤贫，不蓄妻孥不事亲。误读马迁游侠传[2]，心肝呕[3]与路旁人。

[1] 髮雏：童稚之年。

[2] 游侠传：汉司马迁作《史记》，有《游侠列传》。

[3] 呕心：《新唐书·李贺传》："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这是李贺母亲的话。是儿指李贺。犹言苦思几乎呕出心血。

柬亚子

去岁秋花拂马黄[1]，为寻胜集走盘阊[2]。美人天末云霞佩，公子山阿薜荔裳[3]。社事风流伤老大，党碑[4]姓氏识兴亡。明年欲赴春申[5]约，末座应无备一觞。

[1] 马黄：一作腾黄。《瑞应图》："腾黄，神马也。"又《献帝春秋》：曹操与吕布战

败，布骑得操而不知，曰使君何在？谬曰：骑黄马者是也，因得免。

[2] 盘阊：苏州城门名。前人诗："阊门过去盘马路，一树垂杨一画楼。"极言其繁华。

[3] 薜荔：常绿灌木。花细，隐于花托中，叶椭圆。《楚辞》："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后因称隐者之服为薜荔。

[4] 党碑：即党籍碑，又名党人碑。宋蔡京立元祐党籍碑于端礼门外，名在党籍的，以司马光为首，凡三百又九人，用以诬陷。欧阳修作《朋党论》，以破蓝元震朋党的谬说。

[5] 春申：即上海。战国楚黄歇被封春申君。相传黄浦为春申君所开凿，故称春申浦，上海因有春申的别名。

刘　超　武

寄怀蔡寒琼

香城[1]苦雨粤城风，如晦鸡鸣[2]两地同。叠锡嘉词惭故我[3]，修来慧福羡仙翁。诗情既媲西昆[4]艳，画理还超摩诘工。游罢湖山偕隐日，中郎[5]毕竟世之雄。

[1] 香城：广东香山县，为突出海中的半岛。蔡寒琼，顺德人；超武，香山人。故云。

[2] 如晦鸡鸣：《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3] 故我：即故吾，旧时的我。《庄子》："田子方虽忘乎故吾，而有不忘者在。"

[4] 西昆：诗体的名称。宋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倡和的诗，编为一集，名《西昆唱酬集》。诗以李商隐、温庭筠为宗。故后世称学温李的为西昆体。

[5] 中郎：东汉蔡邕，字伯喈，灵帝时拜中郎将。这里借誉蔡寒琼。

刘　仲　蘧

杂诗

迅风动地起，飘飘吹我帷。愁人不能寐，起见明月辉。众星亦已没，乌鹊独南飞。延颈望旧乡，泪下如绠縻。

名都出佳人，婵娟耀明妆。朱楼临大道，过者皆傍徨。素手抚鸣筝，含意何凄凉。男儿不得志，仗剑游四方。十载读穰苴[1]，肯为

贫贱忘。击筑[2]和哀音，恻恻情内伤。鲂鲤[3]本珍鲜，烹之乃见美。骐骥[4]信良材，羁之致千里。昔者东方生[5]，诙谐有妙理。铸鼎[6]像夔魖[7]，闲观亦云已。

[1] 穰苴：春秋齐将。本姓田，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有《司马穰苴兵法》。

[2] 击筑：《战国策》："战国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至易水上，其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按筑，为古乐器，今已失传。《格致镜原》："形如琴，十三弦，项细肩圆。鼓法，以左手抚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唐代编入雅乐。"

[3] 鲂鲤：两种鱼名。鲂俗称鳊鱼，鲤即鲤鱼。

[4] 骐骥：千里马。《战国策》："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

[5] 东方生：即东方朔，西汉人，字曼倩。善诙谐滑稽，武帝时，为金马门侍中。长于文辞，作《答客难》一篇，扬雄班固以下，颇多摹仿他。

[6] 铸鼎：夏禹收九州之金，铸九鼎以象百物。《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7] 夔魖：鬼物。夔为木石之怪。魖，兽形的山神。

刘 鹏 年

暮春

云淡风轻夕照微，绿杨堤畔一帆归。鹃声惊觉繁华梦，絮絮花花处处飞。

秋兴

闲恨闲愁取次添，杜门[1]不病亦恹恹。（原注：用放翁句。）空阶一夜梧桐雨，酿就轻寒入画帘。

[1] 杜门：把门塞住，不与人往还。

秋怀

秋怀为雨复为烟，白眼看天欲问天。顾影每伤身是客，怀人争奈夜如年。一声旅雁酸难听，半壁秋山瘦可怜。欲展诗才才已尽，苦吟竟日不成篇。

吴淞[1]秋感

寄迹天涯又入秋，无形岁月去悠悠。双眉牢锁千重恨，杯酒难浇一段愁。惜别文通[2]空作赋，思归王粲[3]怯登楼。凄其最是黄昏后，疏雨浓烟古渡头。

[1] 吴淞：上海市镇名。

[2] 文通：江姓，名淹，南朝梁考城人。著有《别赋》，为世传诵。

[3] 王粲：三国魏高平人，字仲宣。避世乱，依荆州刘表，不得志，著《登楼赋》以寄慨。

刘　泽　湘

次哲夫韵一首

海峤[1]归来思渺茫，途穷阮籍[2]尚能狂。问栽彭泽[3]三眠柳，待种成都八百桑[4]。鹿走中原[5]喧楚汉，鹤来华表认家乡。却怀湖舫斠碑[6]客，近画双眉更细长。

[1] 海峤：濒海多山的地方。张九龄诗："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峤行。"

[2] 阮籍：三国魏尉氏人。字嗣宗。嗜酒放荡。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3] 彭泽：地名。在江西湖口县。晋陶潜曾任彭泽令，因称陶彭泽，不久辞官归。门植五柳，号五柳先生。

[4] 八百桑：《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5] 鹿走中原：《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6] 斠碑：拓碑。蔡哲夫治碑帖。

阳　兆　鲲

客景

晴云乍卷雨丝牵，无定炎凉五月天。上市黄梅初裹蜜，平堤绿柳欲浮烟。江南作客春还夏，渭北[1]怀人诗当笺。计走酒家谋一醉，满街泥滑不能前。

[1] 渭北：杜甫《春日忆李白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后世沿用为忆远方友人之辞。

夏日闲居

长安市上隐韩康[1]，不管滔滔岁月忙。瞥见千门蹲艾虎[2]，始知明日又端阳。

[1] 韩康：东汉霸陵人，字伯休，卖药长安市。

[2] 艾虎：《山堂肆考·宫集》："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

宋　痴　萍

感事

寂寥明月弄轻霜，驱马重经旧战场。歌馆当年莺语细，画梁此日燕呢忙。苦将城郭分今昔，莫向风尘论短长。猿鹤[1]故山空有约，可能高枕作羲皇[2]。

[1] 猿鹤：《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以喻战死的将士。

[2] 羲皇：传说为太古时代的人。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报钝庵次元韵

十年两袖关山泪，卖尽痴呆[1]一卷诗。遁世未成怜我拙，问名翻悔识君迟。萍飘楚水踪无定，枫落吴江[2]梦尚疑。安得樽前欣握手，酒酣同话少年时。

[1] 卖痴呆：宋范成大有《卖痴呆词》。吴俗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叫云："卖汝痴，卖汝呆。"

[2] 枫落吴江：前人有"枫落吴江冷"句。

辛亥元旦

北风留我住潇湘，爆竹声中一感伤。湖海襟怀销暗淡，米盐生计竟荒唐。吟诗耐作吉祥语，袖刺[1]羞登富贵堂。自笑有家归未得，年年此日在他乡。

[1] 袖刺：刺，为名片，旧时作拜访之用。

寄钝庵

年时行处尽羊肠[1]，便值花开懒举觞。念子何由甘隐遁，累人毕竟是清狂。吴头楚尾[2]相思地，碧海青天[3]忏悔场。樗散[4]自惭生盛世，会须同咬菜根香[5]。

[1] 羊肠：曲折的小径。李端诗："石滑羊肠险。"

[2] 吴头楚尾：洪台《职方乘》："豫章之地，为吴头楚尾。"豫章今江西地，居吴之上游、楚之下游。

[3] 碧海青天：李商隐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4] 樗散：樗为不成材之木。杜甫诗："郑君樗散鬓成丝。"郑君指郑虔。

[5] 菜根香：《小学》：汪信民尝言：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极言苟吝食贫。

宋 教 仁

思家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域[1]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

[1] 禹域：即汉土，一称禹迹。禹治洪水，足迹遍于九州，故称九州为禹迹。《左传》："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秋晓

旅夜难成寐，起坐独徬徨。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思家嫌梦短，苦病觉更长。徒有枕戈[1]意，飘零只自伤。

[1] 枕戈：言心存家国，不敢安寝。《晋书·刘琨传》："吾枕戈待旦。"

武昌七夕

异乡佳节倍魂销，北斗横天影欲遥。遥忆故园小儿女，应随阿母望河桥。

甲辰十月出亡道中口占

满地腥膻岁月多，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

登韬光[1]绝顶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2]。

[1] 韬光：寺名，在浙江杭州北高峰。

[2] 强弓：钱载《十国词笺》："吴越王钱镠筑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筑不就。镠乃造竹箭三千只，羽簇备具，于叠雪楼，命水犀军架强弩五百以射潮。"

发汉口寄陈汉元长沙

晓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大地风云郁，长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1]。

[1] 潇湘：水名，湘水合潇水之称。

游麓山吊烈友墓与汉元联句

十载有家归不得，而今随尔入黄门[1]（汉元）。更无多泪流知己，别有伤心哭国魂（教仁）。死友已经垂竹帛[2]，生朋无分住桃源（汉元）。元龙豪气今犹在，百尺楼[3]头一汉元（教仁）。

[1] 黄门：官署之称。因官署饰以黄色。

[2] 竹帛：史册。古时用竹或帛纪载文字。

[3] 百尺楼：用陈氏典以指陈汉元。《三国志·陈登传》：许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曰：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

与袁子重游武昌联句寄陈汉元

鄂渚重游日，中原再造时。江山犹未改（子重），风景尚依稀（教仁）。野渡生春水（子重），荒城映夕晖。陶公祠畔草，依旧碧离离（教仁）。

晚泊梁子湖[1]

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家国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1] 梁子湖：在湖北武昌东八十里，分属鄂城大冶二县。

哭铸三尽节黄岗

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常山[1]节烈终呼贼，崖海[2]风波失援兵。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3]难救国，多才武穆[4]竟知兵。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1] 常山：在浙江衢州。唐颜果卿任常山太守，安禄山反，急攻常山，果卿粮尽矢绝，城陷被执。果卿不屈，骂贼死，因有颜常山之称。

[2] 崖海：广东新会县之南有崖山。南宋末年，陆秀夫在这里负帝昺沉海死。

[3] 文山：宋文天祥，号文山。元兵入寇，天祥应诏勤王，募兵转战，力图恢复。兵败被执，不屈死。

[4] 武穆：宋岳飞，能诗文，精韬略。抗金兵，被秦桧诬陷，死于狱中。谥武穆。

余 天 遂

平湖

十里平湖细雨霏，四围山翠湿人衣。扁舟荡入波心里，和水和烟打桨飞。

亚子属绘扇赠陆子美

玉笛珠衣歌舞来，非时声色总堪哀。多情应早成仙佛，度世还须仗妙才。

客意

狂风惊地起，万木尽枯摧。一夜寒霜下，满庭黄叶堆。乡心灯下影，客思绕头梅。牖户绸缪[1]未？停云首欲回。

[1] 牖户绸缪：事前作好准备。《诗经》："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为顾悼秋画梅

雅与月为韵，不须雪已寒。要知春意足，宜向绮窗[1]看。

[1] 绮窗：用绸绫糊裱的窗，王维诗："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望梨里[1]

遥望梨花里，吾心独黯然。灯光来旷野，云影障穹天。水阔疑无路，村稀识早眠。谁知有行客，到此欲流连。

[1] 梨里：即黎里镇，在江苏吴江。柳亚子自分湖移居此地。

分湖

飞轮入夜渡分湖，纸墨曾裁旧隐图。（原注：尝为柳亚子作分湖旧隐图。）吊梦不堪凭杳渺，（原注：叶氏午梦堂为分湖文献所宗。其裔楚伧曾作分堤吊梦图。）得间真欲住菰芦。（原注：尝题亚子旧隐图词句云："得君闲地两三弓，菰芦便可息游踪"。）一痕堤影皴波镜，十里涛声溅水珠。定有白云封故宅，苍茫何处问鸥凫。（原注：亚子故宅，在湖滨。）

题松

云气朝融日，风声夜吼潮。冰霜励高节，水月映清标。

滞雨梨中喜见明月思明晨解缆书此留别亚子并示酒社诸友

密雨廉纤滞客情，快逢知己酒频倾。今宵明月为谁主，来日春风送我行。投辖[1]已劳排枕席，移舟何处听箫笙。离怀怕向樽前诉，水阔天空路几程。

[1] 投辖：极言留客的真诚和恳切。辖为车轴之键，《汉书》：陈遵大会宾客，辄闭门，取车辖投井中，使客不得去。

送族妹佩桑之南洋婆罗洲[1]

玉山文史数联珠，（原注：曾祖辈尝合刻兄弟姊妹之作，名为玉山联珠集。）生女由来尽服儒。雅事能娴怜寡妹，（原注：族妹墨敏，嫁李友直京官，得唱随之乐，不幸早寡。）群才独俊有三姝。（原注：妹行三，以最优等第二毕业于北京女师范正科，为南方同学之冠。）桂林看遍佳山水，（原注：妹曾任广西省立女师范校长。）炎徼[2]重披海国图。破浪乘风七千里，同舟有伴未为孤。（原注：与周芜君女士同行。）

门庭虽冷尚清华，子女聪明最喜夸。（原注：族中弟妹子侄，俱慧美多才，能绍澹岩公以下世泽，盖八世矣。）尽有男儿常伏枥[3]，无多人物肯称家。眼前花萼[4]都辉秀，（原注：五弟寿浩十岁已能文，喜读史汉。）堂上椿萱[5]好护遮。（原注：夔钦叔父，在家课子，尚幼学不倦，叔母亦健。）携得家传书满箧，春风时雨遍荒遐。

[1] 婆罗洲：现名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

[2] 炎徼：南方边远之地。江淹《齐太祖诔》："冰州炎徼，来献其琛。"明田汝成撰有《炎徼纪闻》。

[3] 伏枥：驯养的马，伏处厩中。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4] 花萼：弟兄友爱。《诗·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华鄂即花萼，唐玄宗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

[5] 椿萱：喻父母。牟融《送徐浩》："堂上椿萱雪满头。"

参加北伐倚装步石予夫子原韵

无限愁情不老天，销魂诗句漫题笺。吴门风雨今三载，马帐[1]笙歌旧廿年。身世最怜趋俗惯，心期久恨有家牵。书生戎马关山月，踹破黄河万里烟。

[1] 马帐：《后汉书》："马融坐高堂，施绛纱帐，前列生徒，后列女乐。"天遂幼从胡石予游，故称师座为马帐。

初发金陵

积雪未全消，锺山[1]王气高。寒风肃军士，白日丽征袍。行李一肩壮，知心千里遥。长江来滚滚，西望是吴皋。

锺山高拥石头城[2]，虎踞龙蟠旧帝京。地势不须说天堑[3]，共和战胜在民情。

战战寒风欲雪天，议和声里困豪贤。参军近事浑无赖，旧板桥边上画船。

百里雄城拥节旄[4]，彩旗飞扬五云[5]高。江山重复尊南国，金粉[6]何从问六朝。大帅军容都壮色，故宫祠宇太无聊。为谁历溯兴亡事，野草荒凉朱雀桥[7]。

[1] 锺山：在江苏南京市东北，俗称紫金山。吴孙权避祖讳，更名蒋山，宋复名锺山。

[2] 石头城：南京城的一部分，三国时孙权所筑。诸葛亮称："锺山龙蟠，石头虎踞。"今泛称南京市。

[3] 天堑：天然的堑坑，非常险要。《南史·孔范传》："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4] 节旄：《汉书·苏武传》："匈奴令武牧羊，武杖汉节，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节旄，使臣执以示信之物。

[5] 五云：《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疏："此五色之云，以辨吉凶也。"

[6] 金粉：古有"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之语。

[7] 朱雀桥：在南京市秦淮河上，和乌衣巷很近。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游莫愁湖[1]口号

曾公祠[2]傍胜棋楼[3]，千古终输卢莫愁。谁是主人谁是客，美人名字过五侯[4]。（原注：湖上有曾徐千古四字碑文，以年代论，曾在徐后，以一姓一家之功业论，曾亦不应置前，而况有不忍言者。小人谄谀，无所不至，可以考见一时之趋尚。）

[1] 莫愁湖：在南京市西，明时为徐中山园。相传为莫愁旧居，故名。莫愁善歌谣。

[2] 曾公祠：清季曾国藩祠。

[3] 胜棋楼：明初中山王徐达遗迹。

[4] 五侯：指贵族而言。《汉书》：汉成帝时，封舅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故世谓之五侯。唐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无题

要从溯海拓胸襟，可奈神州半陆沉。收拾家庭无善策，抗怀世事有雄心。一天星斗晨光隐，大地山河秋气深。客舍黄粱炊熟未，梦回孤枕晓寒侵。

和钝剑寄怀原韵

未曾识面早心倾，肝胆相知一剑横。入世希逢真国士[1]，论交原不骛时名。海天风雨多愁话，云水苍茫剩别情。正是不堪相对日，一诗聊以答平生。

[1] 国士：一国之内，共同推崇的贤才。《史记·淮阴侯列传》："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余十眉

五月九日南社雅集海上愚园云起楼次芷畦韵

长安西去路途修，王粲无端又上楼。寥廓乾坤名士泪，萧条兰芷美

人愁。可无诗酒酬良会，剩有沧桑感旧游。半壁湖山斜照里，东南王气[1]已全收。

[1] 王气：帝王之气。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南社巨子多半凋零矣诗以恸之

叹逝嗟生意兴慵，几多愁思洒杯中。百年涕泪垂垂尽，一代文章黯黯空。夜半疾风摧草碧，春残微雨落花红。西台恸哭[1]成何事，儿曲山阳笛[2]里风。

[1] 西台恸哭：宋谢皋羽，尝为文天祥咨议参军。宋亡，天祥被执死，皋羽挟酒登子陵台，设天祥主，跪拜号恸，取竹如意击石，作《楚些歌》招之。又有《西台恸哭记》。

[2] 山阳笛：《晋书·向秀传》："秀经山阳旧庐，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秀乃作《思旧赋》。"追念旧友嵇康、吕安。

狄　膺

羁旅

离家知几日，梦寐苦为情。气候不相若，悠悠万里行。昔我悲歧路[1]，荆棘今纵横。风尘两鬓丝，名利伤吾生。三春双燕飞，九秋孤雁鸣。旧居故尚在，栖迟归不成，感彼北邙[2]土，啾啾野鬼声。

[1] 歧路：《列子·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

[2] 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后汉城阳王址葬北邙，其后王侯公卿多葬于此。苏曼殊："路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

邹　亚　云

灵隐[1]道中

乘跻出郭门，原野餐秀色。和风动芳燠，微阳翳林薄。晴烟滞梵响，清流咽细石。花飞春有声，云去山无迹。岚光浮空明，木蔓挲新碧。风定籁归寂，鸟来松自落。径岘涉迢递，隈隩行逼窄。危厓

静入定，劳我远行脚。

[1] 灵隐：山名，在浙江杭州市西北，本名武林山，亦名灵苑，又名仙居。《寰宇记》："许由、葛洪，皆隐此山之西，有北高峰，为灵隐最高处，奇胜与南高峰相对，山有灵隐寺。"

吴　梅

京师板桥寓斋作

此间云物足清标，却异南都旧板桥[1]。地僻应知人事简，秋期未误鹤书[2]招。梦回破被晨钟动，花压危栏午漏遥。西向长安原乞米[3]，不妨陋巷[4]寄箪瓢。

[1] 板桥：清余澹心有《板桥杂记》，记南京烟花风月事。

[2] 鹤书：招聘隐士之书。《古今篆隶文体》："鹤头书与偃波书，俱诏版所用。"

[3] 乞米：唐颜真卿有《乞米书》。王偁诗："学写颜公乞米书。"

[4] 陋巷：《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为孔子弟子颜回。

可园[1]探梅偕沈休穆作

读书声里坐，最爱老园林。风雪关忧乐，云烟幻古今。闲吟暗香[2]句，同抱岁寒[3]心。悟彻无弦趣，何烦百衲琴[4]。

[1] 可园：在江苏苏州市沧浪亭对面，为清沈归愚读书处。植有铁骨红梅。

[2] 暗香：宋林和靖咏梅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3] 岁寒：《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4] 百衲琴：《文房肆考》："削桐木条用漆胶成琴，似衣之百衲，故名。"

可园闲吟柬孙伯南[1]

浓春酝酿百花繁，引睡诗文信手翻。一雨园林生意足，卷帘初月已临轩。

闲斋日永镇钞书，自分浮生老蠹鱼。可笑未除湖海气，陈编览胜记方舆[2]。（原注：时方影钞元刊《方舆胜览》成。）

墨圣难求晋右军[3]，书家论议亦纷纭。重临瘗鹤残铭[4]字，聚讼何殊石鼓文[5]。

临流一树碧桃花，每到春时吐绛霞。记得良宵池畔坐，与君挥麈[6]

话乾嘉[7]。

尘积衣冠总不嫌，瓦炉香烬待重添。闲中岁月同消受，却喜家山吏隐兼。

[1] 孙伯南：吴中经学家。晚馆过云楼顾鹤逸家。

[2] 方舆：即《方舆胜览》，宋祝穆撰。所述均南渡疆域名胜古迹，多列诗赋序记等类，为登临题咏而设。按当时可园附设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颇多宋元佳椠，抗战初，由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移藏涧庭山禅寺，得以保存，绘有完书图。

[3] 右军：晋王羲之，为右军将军，因有王右军之称。

[4] 瘗鹤铭：该碑在江苏镇江市焦山崖石上，后陷落江中。清康熙时，陈鹏年募工出水，共五石。汪士锽有《瘗鹤铭考》一卷，云华阳真逸撰。时人翁阊运有《谈瘗鹤铭》一文，详谈石刻的情况。

[5] 石鼓文：共十鼓，每鼓约径三尺余，今在北京。文为周代大篆，史籀所作。有称为宣王大狩所作，有断为成王时所作，有指为秦刻，有指为宇文周时所作，《集古录》、《籀史》二书，并疑其伪，论断纷纷，莫衷一是。

[6] 挥麈：麈为鹿的一种，古人把麈尾作为拂尘，常执麈尾和人交谈，因称挥麈。《晋书·王衍传》："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宋王明清撰有《挥麈录》。分前录、后录、三录、余话，共二十卷。

[7] 乾嘉：清乾隆、嘉庆（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二〇年）。这时盛行考据之学。

谢顾鹤逸[1]绘霜厓填词图

历劫河山记不真，多君妙笔为传神。斜阳烟柳危阑倚，认取三分梦里春。

[1] 顾鹤逸：江苏苏州人。名麟士，一字西津，工山水，富收藏。家有怡园，饶泉石之胜。

四明王伯元知余居沪延课其子因尽出藏画属为题识凡得诗词若干首都为一集曰霜厓读画录而自题二绝句于后

平居未识兵戎苦，不意中年亲见之。难得主人爱风雅，鼓鼙声里独延师。

高馆明灯敞绮筵，江东五色濯华牋。当时醉笔分题处，几被旁人唤谪仙[1]。

[1]谪仙：唐李白天才英特，贺知章见其文，叹为谪仙。赴玄宗召，醉草《清平调》三篇。

有赠

应是芳姿第一流，疏帘湘簟可宜秋。莲塘昨夜西风急，却喜鸳鸯未白头。

单衣小扇画船轻，一树梳风似有声。记得夕阳箫鼓[1]地，凭阑扶醉听流莺。

[1] 夕阳箫鼓：徐元杰诗："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汉袁安[1]碑拓本为哲夫作

冷香换得汉高士，（原注：哲夫以画梅易此拓。）同抱冬心[2]守岁寒。待补赵侯金石录[3]，与君风雪闭门看。

[1] 袁安：东汉汝南人，章帝时为河南尹，官至司徒。安未达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洛阳令见而以为贤，举为孝廉。

[2] 冬心：心中枯寂。崔国辅诗："寂寥抱冬心。"

[3] 金石录：书名，宋赵明诚撰。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书。

赠吴子鼎[1]

一棹西崦去，相携鸥鹭群。山居忘甲子，水国看风云。避俗仍多累，挥毫佇半醺。桃花新涨阔，何处可逢君。

[1] 吴子鼎：名瑞汾，安徽休宁人，侨寓吴中，工画人物山水。绘有竹洲泪点图，题者纷纷。

东斋纳凉费仲深[1]次简斋韵见示因次韵

遥东一带旱霞生，江介[2]穷阴乍放晴。照眼狂花非旧雨，感时秋柳服新城。最难俊侣重联袂，多恐中原未罢兵。千载溪桥路犹是，不辞日日踏莎行[3]。

[1] 费仲深：名树蔚，江苏吴江人。有《韦斋诗集》。

[2] 江介：指沿江一带之地。《楚辞》："悲江介之遗风。"

[3] 踏莎行：词调名。晏殊有踏莎行一阕："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最负盛名，这里是借用。

吴 眉 孙

角黍

满筐菰叶翠离披，奈是江城黍熟时。抉取一双穷鬼目，蒲觞聊与荐锺馗[1]。

分甘莫漫馋涎滴，得食须凭射手精。弓箭安排呼九子[2]，眼中头角尽峥嵘。

不须肉割花猪美，最爱红嵌豆子圆。小令糖多[3]翻一曲，十分甜味激中边。

心空能解通身缚，年老无须益智[4]功。甘白两般俱可爱，只怜圭角[5]未磨砻。

[1] 锺馗：世俗所传锺馗辟鬼事，见《天中记》引《唐逸史》："唐明皇病疟，昼梦一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啖之，自称终南进士锺馗。尝应举不第，触阶死。明皇觉而瘳，诏吴道子画其像。"

[2] 九子：粽名。王沂诗："争传九子粽，皇祚续千秋。"

[3] 糖多令：词调名，也作唐多令。

[4] 益智：草名。产闽广，春日开花，夏日结实如小枣，和米作粽，名益智粽。

[5] 圭角：即锋铓。韩愈诗："磨砻去圭角。"

吴 沛 霖

西贡汽车道中

劳劳熟路驾轻车，茆屋疏篱入眼斜。卅六回环春日晚，道旁闲煞紫荆花。

残阳

残阳未下海风生，画趣天然半雨晴。交与化工描粉本，远山重染近山轻。

吴 虞

病中作

杜门无俗韵，草木发幽香。红雨飘三径，清阴落半床。病躯秋转瘦，书味夜偏长。静爱钟鱼[1]响，雷音[2]遍十方。

[1] 钟鱼：钟和木鱼，僧家的道具。

[2] 雷音：庾信《经藏碑》："法云深藏，师子雷音。"师子谓佛，雷音谓佛的说法，音如雷震。按师子即狮子。

吴 其 英

泊门司[1]夜大风雨

悄听风声杂雨声，呜呜咽咽梦魂惊。谁知游子此时意，飞絮飘萍百感生。

[1] 门司：日本九州岛北部一港市。

神户[1]登岸游览有感

凄绝馀生到此游，不堪极目旧神州。沐猴冠冕[2]争名利，逐鹿[3]干戈自盾矛。秋隔沪滨千里月，旭红东海一孤舟。而今远揖江山去，离国离家离别愁。

[1] 神户：日本第二大港，为最大工业中心之一。

[2] 沐猴冠冕：《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伍被传》："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按楚人称猕猴为沐猴，这是说，虽具衣冠，不是真人。

[3] 逐鹿：《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把鹿比喻天子之位。

即景示吴恭亨

三分秋已一分去，百岁人还千岁忧。画料诗材俯拾得，江声亭子夕阳楼。

吕 志 伊

东瀛舟中即事

云帆东指渡扶桑，白浪如山风撼樯。若个倭娘[1]偏整暇，晨妆镜对太平洋。

[1] 倭娘：日本女子。

舟中夜望香港

扁舟一叶迅于梭，凉夜无风水不波。极目香江海天际，万家灯火混银河。

吕 碧 城

天平[1]道中偶成

捷足吴娘气亦雄，笋舆高驾耸危峰。（原注：该处肩舆者，多妇女，故云。）浮生半日销何处，尽在寒云翠篠中。

[1] 天平：山名。在江苏省苏州市郊。有一线天、望湖台、钵盂泉、万笏朝天、上白云、中白云、下白云诸胜。范仲淹祖先葬于山麓，又称范坟山。

沈 钧 儒

自由

天地一桎梏[1]，万物皆戈矛。俯仰虽苟安，貌焉非所求。我欲乘风[2]驾螭蹋九州[3]，我欲披发清缨[4]复大仇。不饮黄龙[5]誓不休。呜呼！此境只向梦中求，只有梦魂能自由。

[1] 桎梏：刑具。一系手，一系足。

[2] 乘风：远大的志向，《宋书·宗悫传》：宗悫，字元干，叔父少文问其所志，悫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3] 九州：古时划分地域为九州，即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

[4] 请缨：参军作战。《汉书·终军传》："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5] 黄龙：地名。在今吉林、辽宁一带，为金代都城。岳飞抗金，有"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言壮语。

雨后

雨后幽居景物妍，纵观胸次暂悠然。蹁跹[1]几个黄胡蝶，娟静一丛白杜鹃。细浪层沙双水涨，空青缛绿四山鲜。凭窗却忆宵来梦，劈地雷声撼枕边。

[1] 蹁跹：缓慢旋转的姿态。

闻讯[1]

闻讯摧肝胆，思君何处寻。疮痍[2]连岁泪，文字百年心。梦逐南鸿远，愁缘病榻深。遥知妻子共，对影一灯侵。

[1] 闻讯：这诗作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钧儒闻知邹韬奋患耳癌，病情严重。

[2] 疮痍：皮肤因伤而开裂，以喻人民的疾苦。韩愈诗："天子悯疮痍，将军禁卤掠。"

与石居[1]

吾生尤好石，谓足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抱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深识无苟同，沙迹惭戋戋。

[1] 与石居：沈钧儒的斋名。叠石很多，并都标着小纸片，说明是从哪里来的。

经年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有客喜从天外至，感时惊向域中看。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哀惭獬豸冠[1]。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原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先生欢宴亚子先生，适逢周恩来先生自西北飞来，赶到参加，同饮甚欢。既逾二十日，乘竹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

[1] 獬豸冠：法冠。按獬豸，兽名。《异物志》："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后世以其能别曲直，因名法冠为獬豸冠。"

沈 禹 钟

简白蕉

池墨功深下笔奇，行书兰石许相贻。明窗照眼成双绝，尺幅倾心况好诗。（原注：行书一幅，系自写近诗，亦附题句。）光气忽随车辙杳，姓名久被路人知。焉能得失空怀抱，更乞挥毫倘不辞。

戊子秋日徐碧波[1]丁内艰[2]诗以慰之

絃歌[3]如沸日藏身，念尔西风罣累[4]人。负米[5]仅余游子泪，循陔[6]难挽百年春。灯前海气昏昏合，梦里儿时一一陈。乞我作诗惭钝拙，直知无计慰思亲。

[1] 徐碧波：字芝房，号归燕。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著《流水集》、《粉红

莲》、《青春之火》。

[2] 丁内艰:《五代史・李琪传》:"其兄珽丁内艰,贫无以葬。"按丁艰,谓遭父母之丧。后人称父丧为外艰,母丧为内艰。

[3] 弦歌:即弦歌。《庄子・秋水篇》:"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之声不辍。"后人称设教为弦歌之地。

[4] 𩪘𩭼:烦闷。《唐摭言・述进士下》:"不捷而醉饱,谓之打𩪘𩭼。"

[5] 负米:事亲之意。《孔子家语》:"子路曰:由事二亲之时,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按子路姓仲名由。

[6] 循陔:《诗小序》:"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按南陔,为笙诗篇名。又清赵翼著有《陔馀丛考》,自序谓循陔时所辑。

题郑逸梅味灯漫笔

自托弦歌乐有馀,兴来涉笔仿虞初[1]。栖迟渐逐流人老,四海争传夹漈[2]书。

[1] 虞初:汉河南人,《汉书・艺文志》有《虞初周说》,为我国小说家的始祖。

[2] 夹漈:宋郑樵,莆田人,字渔仲,官枢密院编修。居夹漈山,学者称夹漈先生。著有《通志》二百卷。

杜子美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赋此以申私仰

忧时身世两蹉跎,奇气胸中万仞摩。暮齿兵戈仍远道,苍生涕泪入悲歌。词宗一代穷难送[1],诗史[2]千秋论不磨。额手慰公茅屋[3]感,即今广厦庇人多。

乾坤清气郁难开,摇动星辰降此才。异代班扬[4]原并驾,旧时高李[5]共登台。乱余天地身无着,吟罢江山气亦恢。终古骚坛垂正脉,草堂[6]遥望酹深杯。

[1] 送穷:陈元靓《岁时广记・月晦》引《图经》:"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韩愈有《送穷文》,说是送掉穷鬼。

[2] 诗史:《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3] 茅屋,杜甫居成都,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句。

[4] 班扬:指班固和扬雄。班固,东汉人,彪长子。彪撰《汉书》,固续成之。扬

雄，汉成都人，字子云，长于词赋，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书。

[5] 高李：指高适和李白。高适，字达夫，有《高常侍集》。李白，字太白，诗才横逸，有《李翰林集》。

[6] 草堂：四川成都浣花溪畔有杜甫草堂。本为南齐时的草堂寺。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杜甫准备建一茅庵，他的表弟王十五在蜀做司马，赠给修建费，杜甫有《堂成》诗，宋蔡梦弼撰《草堂诗话》，集宋人评论杜诗之语，共为一编。

印人杂咏

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原注：王福庵，名禔，杭州人。印法端谨，尤精熟六体，叩之随笔举示，不假思索。与吴昌硕、赵叔孺同时各名一家。）

长房[1]仙去白云高，峰泖[2]当年伴奏刀。里巷幽居名不掩，至今人忆印中豪。（原注：费龙丁一称聋丁，江苏松江人。刻印名一家。）

[1] 长房：为东汉费长房。龙丁，费姓，故借用。

[2] 峰泖：三泖九峰，为松江名胜。

岭表才名早著闻，樽前捉铁酒微醺。中原此局应无让，坛坫东南一席分。（原注：易大厂，名熹，号韦斋，广东鹤山人。工诗词金石书画，旁及戏曲音乐歌舞等，亦皆精究。其刻印每于饮酒时为之。著有《中国金石史》、《瑰斋印谱》等。）

博文游艺旧行藏，铅椠功留粤雅堂。身后名齐黄牧父，故应人物重南疆。（原注：柯有榛，字云虚，广东南海人。主伍氏粤雅堂甚久。所作印，卓然自立，刊有《里木山房印谱》。卒后，与黄牧父并称。）

早时金石号神童，长被黟山默化功。入印真书新翘例，六朝造象字同工。（原注：邓尔雅，名万岁，广东东莞人。八岁即能篆刻，及长，多取法于黟山黄牧父。晚年好以楷书作印，乃从六朝造象文字脱胎而成者。著有《文字源流》、《邓斋笔记》、《艺舸草稿》、《邓斋诗集》等。）

飘然出世一僧枯，留予朋簪印与书。脱尽人间烟火气，不嫌文字相

难除。（原注：李叔同，天津人。出家后，法号弘一。书法篆刻，自成一格，真不食人间烟火者。旧友有求者，时亦许之。）

少慕仓山旧主贤，定交片石共忘年。当时郑易驰篇翰，押尾钤朱仗手镌。（原注：程伯蔗，一作白蔗，年十七，为随园后人袁翔甫制一印，曰：仓山旧主以赠，遂共定交。后居金陵，修随园墓，种树千余株，复建亭立碑，时论美之。伯蔗与郑叔问，易实甫友善，二人所用印章，多出其手。）

暇日寻碑踏月还，摩厓每上会稽山。石工自是工无敌，入手真教石不顽。（原注：寿石工名镛，浙江绍兴人，别署会稽山顽石，亦号印丐。著《钰庵词》、《墨史》、《治印琐谈》、《钰庵印存》等。）

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平生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原注：邓钝铁，字散木，一字粪翁，上海人。书法篆刻，为当代一大家，自称刻印第一，榜其室曰：三长两短之斋，三长谓诗书篆刻，两短谓填词与绘画。平生于金石之学及古今名印探讨靡遗。所作瑰奇闳肆，变化莫测，印学之域，由是益广，吴缶翁后，当以此君为巨擘。）

退笔堆墙老未休，白眉[1]才艺压时流。秦时小钵参应遍，玉印还从汉法求。（原注：马公愚，浙江永嘉人。工书法，刻印得力于秦小钵及汉玉印。）

[1] 白眉：《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皆用常为字，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按马良眉中有白毫，故称之。

纵横才气苦难消，叔盏[1]家风未寂寥。成就百年穷事业，铮铮此铁亦天骄。（原注：钱瘦铁，名厓，江苏金匮人。负才气，刀法雄放，自具面目。并善分书。）

[1] 叔盏：钱姓，名松，号耐青，清钱唐人，精铁笔，善画山水，苍古有金石气。与胡震齐名。

能事工书与画兰，两间灵气入毫端。倾心一见山人刻，敛手甘从壁上观[1]。（原注：白蕉，姓何，废姓不用。松江人，号复翁，又号白云

间。工二王书法。画兰为当世第一。印不常作，取径宋元而高古独绝，自见邓散木印，敛手服之，遂不复作。）

[1] 壁上观：《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后谓坐观双方成败，不帮助任何一方。

黄山层翠落胸中，印法平生守浙宗[1]。老屋鸳鸯湖[2]上住，病深归卧迳苔封。（原注：朱其石，号桂荄，浙江嘉兴人。印宗浙派，擅画山水梅花。历游雁荡黄山诸名山，喜作黄山写生，久客上海。年六十，以病归嘉兴，未几卒。）

[1] 浙宗：治印有皖派、浙派之分。皖派以何震为宗，浙派以丁敬身为宗。篆刻古拗峭折，直追秦汉，力挽矫揉妩媚之失。继之者有蒋山堂、黄小松、奚铁生、陈豫锺、陈曼生、钱叔盖、赵次闲、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仓硕等。

[2] 鸳鸯湖：嘉兴南湖，一名鸳鸯湖。《名胜志》："湖中多鸳鸯，或云：东南两湖相接，如鸳鸯然，故名。"

寿周瘦鹃七十

意兴词华老更新，从容为国走蒲轮[1]。文坛跌宕才无敌，稗史流传世共珍。山水柳州[2]都入记，林泉摩诘[3]早收身。生涯烂熳东风里，扶起花间十万春。

[1] 蒲轮：用蒲草裹着车轮，取其安稳，为古代徵聘贤才的特殊典礼和工具。《汉书·武帝纪》："遣使者安车蒲轮。"这里是指瘦鹃应聘全国政协特邀代表。

[2] 柳州：唐柳宗元，官柳州，称柳柳州。著《永州八记》，以喻瘦鹃作《行云集》。

[3] 摩诘：唐王维号摩诘，有辋川别墅，以喻瘦鹃有紫兰小筑，栽植花木，优游自得。

题养怡草堂[1]百朋长卷

沣溪[2]文献吾能数，藉甚人称南荫堂[3]。又见唱酬诗句好，目空桑海守青箱[4]。

[1] 养怡草堂：为周浦诗人姚养怡室名。养怡辑有《南荫堂姚氏丛刊》、《周浦诗人徵略》、《周浦小志》、《香草闲书》等。

[2] 沣溪：上海市周浦的别名。

[3] 南荫堂：为养怡先人节庵读书处。

[4] 青箱：《南史》：王淮之博闻多识，练志朝仪，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

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

沈 尹 默

木落

木落天高感易深，更兼冷雨滴愁心。山妻有意怜残菊，留与萧斋伴苦吟。

题许玄谷独树山房图

月静风幽石径斜，当门老树影交加。此间终竟无尘事，把卷高吟意自赊。

题群玉堂米帖[1]

墨磨终日意如何，粗识王家小草书。晋武谢安[2]俱泯灭，几回追想渺愁予。

米颠[3]淳雅涪翁[4]韵，一代论书鉴赏工。清劲差同浑厚异，元人可有晋贤风。

[1] 群玉堂米帖：宋韩侂胄刻有《阅古堂帖》，后收归内廷，易称《群玉堂帖》。中多米芾书。

[2] 晋武谢安：晋武帝和谢安石，都擅书法。

[3] 米颠：即米芾，性不谐俗，人称之为颠。书得王献之笔意。

[4] 涪翁：宋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知鄂州，迁权好，贬涪州别驾，别署涪翁。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称宋代四大家。

论书

湖帆[1]、蝶野[2]各为拙书卷子题句，以小诗报之。

落笔纷披薛道祖[3]，稍加峻丽米南宫[4]。休论臣法二王法[5]，腕力遒时字始工。

李赵[6]名高太入时，董文[7]堪薄亦堪师。最嫌烂熟能伤雅，不数精能王觉斯[8]。

龙蛇起伏笔端出，使笔如调生马驹[9]。此事何堪中世用，整齐犹愧吏人书[10]。

暮年思极愧前贤，东抹西涂信偶然。好事今看君过我，虚因点画费

诗篇。

[1] 湖帆：吴湖帆，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以山水画著名，兼擅书法，喜填词，著有《佞宋词痕》。

[2] 蝶野：姓陈，名蘧，字小蝶，一署定山，浙江杭州人。治稗史，工诗文，间画花卉，著《定山诗》。

[3] 薛道祖：宋薛绍彭，名道祖，擅行书。

[4] 米南宫：宋米芾，字元章。官礼部员外郎，因称南宫。世人往往读芾作沸音，实误，应读作弗音，芾与黻通，《诗经》："三百赤芾"，米字元章，取黼黻文章之意。米的书法，得王献之笔意，为时所倾。

[5] 二王法：王羲之及子献之，世称二王。齐高帝尝与张融论书："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6] 李赵：李指唐李邕，赵指元赵孟頫，都以书法驰誉。

[7] 董文：董指明董其昌，文指明文徵明。

[8] 王觉斯：名铎，明孟津人。天启进士，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博学好古，工诗文。善画山水兰竹梅花，兼善书，有"偃山园帖"，诸体都备。

[9] 生马驹：没有训练过的良马。杜甫诗："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

[10] 吏人书：俗吏的书法，没有雅气。

近见杜宣[1]西湖新咏喜其清丽可诵依原韵奉和

多时未踏杭州路，鱼脍莼羹孰主宾？历历诗中寻往事，明明湖上看游春。两排桃柳风光活，四合冈峦气象新。水面风过生细浪，小船来往动潜鳞。

[1] 杜宣：剧作家，妻茹志鹃善演剧，成为戏剧家庭。

沈 剑 霜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秋满胜溪碧，萧萧芦荻残。波回鱼影活，风急雁声寒。古木围幽屋，微云淡远峦。柳州飘泊去，谁认旧渔竿。

春日杂诗

花信[1]番番到海棠，绿芜庭院燕飞双。倚楼轻按梅花笛，吹出侬家自度腔[2]。

东风吹绿春城柳，燕子横衔花乱飞。一片斜阳芳草路，家家儿女踏花归。

半堤柳叶经风绿，一树梨花带雨芬。杜宇[3]不堪愁里听，伤春人又瘦三分。

春波春草愁无那，江树江云暮色昏。一样离怀怅南北，楼头马上两销魂。

板桥西畔小红楼，花影依稀人影悠。俊煞卖饧箫[4]韵里，杏花细雨湿千秋。

满庭香草离离绿，珠箔[5]风飘燕语喃。笑扑花间双蛱蝶，落红如雨点春衫。

[1] 花信：范成大《元夕后连阴诗》："谁能腰鼓催花信，快打凉州百面雷！"《吕氏春秋》："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书肆说铃》："花信风自小寒起至谷雨，合八气，得四个月。每气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计八气，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

[2] 自度腔：不依据旧谱，自创一调。宋姜白石词中自度曲甚多。《汉书·元帝纪赞》："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

[3] 杜宇：鸟名，即子规，又名杜鹃。唐诗："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4] 饧箫：饧为饴糖，即今之麦芽糖。饧箫，编小竹管为之，卖糖者所吹。

[5] 珠箔：即珠帘。李商隐诗："珠箔飘灯独自归。"

过成园作

一架葡萄绿更肥，混云扶雨带斜飞。梦回坐久无情思，时有风吹上葛衣。

吴门道中

身世浑如春水活，心情堪比野云闲。遥看数点青螺峭，知是江南第几山。

沈 太 侔

落花

残月昏黄冷翠鬟，离魂[1]都向个中销。枝头富贵浑如梦，水面文章不解嘲[2]。堕白溶溶迷屐齿，飘红故故腻廊腰。多情燕子呢喃语，烦我花前唱大招[3]。

看来卿亦可怜虫，飞入愁城[4]不敢红。滑滑新泥三径[5]雨，沈沈春酌一丝风。魂销曲槛疏帘外，人在香尘色界[6]中。老我步兵[7]狂胜昔，为花请命哭途穷。

[1] 离魂：《太平广记》：唐张镒居衡州，有女曰倩娘；甥曰王宙，宙幼聪慧，镒许以女妻之。及长，两相爱慕。镒忽以女别字，女闻郁抑，宙亦恚恨。托言赴京，买舟遽行，夜半感想不寐，倩女忽至，悲喜之余，挈与俱遁。居蜀五年，生二子，始共归衡州；宙诣镒自谢，镒大惊，以其女固在室，病数年，未离闺阁也。两女既相见，翕然合为一体。陈玄祐为作《离魂记》。

[2] 解嘲：自为解释，以免嘲笑。《汉书·扬雄传》："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3] 大招：《楚辞》篇名，屈原所作，原流放九年，恐命将终，故大招其魂。

[4] 愁城：愁苦之境。张养浩诗："一退愁城万里降。"

[5] 三径：《三辅决录》：蒋诩舍中有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

[6] 色界：佛家语。佛经谓："欲界之上有色界"。

[7] 步兵：三国时阮籍，嗜酒放浪，或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每至途穷，辄痛哭而返。官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

野外见梅花

临水照春妍，丰姿觉清绝。幽涧不逢人，冻雀啄残雪。

春日病起口占

徙倚旧蓬门，薰风苏我魂。病斟诗思润，春浃客怀温。贫贱身难死，支离骨倍尊。独怜生计拙，愁里度朝昏。

沈　昌　直

与内子纳凉谈国事

不遑絮絮问家常，国势如今大可伤。一样豆棚瓜架底，这回闲话太悲凉。

归家喜长公[1]已先我而至

一见欣然笑靥开，弟兄同日赋归来。天南地北分飞惯，如此相逢岁几回。

[1] 长公：昌直之兄昌眉，字长公。

题樊少云[1]画米颠拜石[2]图

茫茫浊世间，抑郁谁与语。惟此数片石，是我烟霞侣，再拜礼为兄，兄或不我拒。回看兄何如，点头深相许。

[1] 樊少云：名浩霖，崇明人。从陆廉夫游，山水花卉，得其真传，与陈迦庵齐名。有《樊少云画集》。子伯炎，继其业。

[2] 米颠拜石：宋米元章工书画，行径怪诞，人称米颠。性好石。《梁溪漫志》："米元章守濡须，闻有怪石在河埭，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天寥[1]不作灵芬[2]去，十里分湖孰隐居？羡煞君家好风景，四围春水一床书。

勝秀桥头旧结邻，两家世德记先人。不堪重话当年事，三古堂前迹已陈。（原注：余家旧日亦居勝溪，与君家至交。三古者，余五世叔祖愚溪老人所居堂也。）

半生心事托菰蒲，我亦烟波旧钓徒。（原注：借君句。）最是北浜风景记，荒寒一幅未成图。（原注：北浜余家所居。地濒分湖。余曾作《北浜风景图记》，然实未有图也。）

抛却分湖事远游，十年冷落旧盟鸥。他乡亦有梁溪[3]胜，一样烟波易惹愁。（原注：余今岁客梁溪。）

[1] 天寥：明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道人。江苏吴江人。一门五子三女，并有文藻，隐居分湖。

[2] 灵芬：清郭麐，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人。有《灵芬馆全集》。亦隐居分湖。

[3] 梁溪：江苏无锡。梁鸿居此，故称梁溪，源出慧山。

向应祥借苏诗时大水不能出门

一篙新绿涨秋波，临水柴门唤奈何！几度月明思访友，只愁清浅阻

银河。

无聊岁月怎消磨，喜尔藏书邺架[1]多。供我一编供永昼，心香[2]昨夜梦东坡。

[1] 邺架：唐李泌，封邺侯。家富藏书。韩愈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

[2] 心香：佛家语。谓中心虔诚，有如燃香供佛。梁简文帝："窗舒意惹，室度心香。"

题寄尘兰闺清课[1]

绣罢鸳鸯一幅罗，兰闺清绝奈愁何！喜君饶有闲功课，夜夜新翻白纻歌[2]。

长昼剧怜春寂寞，短檠难遣月朦胧。买丝要把先生绣[3]，绝代消魂一卷中。

[1] 兰闺清课：泾县胡寄尘，选香奁诗中的雅韵者，编成一书，出版问世，名《兰闺清课》。

[2] 白纻歌：乐府名。吴之舞曲。梁武帝令沈约改其辞，为"四时白纻歌"。

[3] 丝绣：战国赵武灵王子赵胜，封于平原，好宾客，人受其惠，有丝绣平原的传说。

丁巳消夏杂咏

闲将文献细商量，三两书痴友会忙。隐约葛衫笼字纸，阿兄又著好文章。（原注：日与兄长公及二三同人，搜考文献，兄每有所撰，辄置之衣袋中，葛布稀疏，隐约可辨也。）

等身著作皆千古，六代文章聚一庐。饱阅袁家书几种，卅年不负北浜居。（原注：于长公处见袁氏书稿及家乘，得悉菊泉至若思六代著述。余家所住北袁家浜，系袁氏祖墓所在。浜即以此得名。）

残稿零星发旧藏，吉光片羽[1]尽芬芳。两家毕竟铮铮[2]者，吴子云璈袁稻香。（原注：一月中搜得乡先老遗诗甚多，吴云璈鸣钧《盍簪居诗稿》，袁稻香宝秋《牧笛吟》，尤推作者。）

经旬不寄河东[3]信，下笔逡巡[4]难复难。却喜故人书日至，长公看后次公看。

绝妙生花笔[5]一枝，张华[6]才调十年知。偶然七字相投赠，赚得琳

琅两首诗。（原注：魏塘张子天放，倾心十余年矣。一日相见董蓉申家座上，投以七字句一绝，得答诗两首。）

[1] 吉光片羽：吉光，神马名。片羽，神马身上的一片毛。《瑞应图》："腾黄神马，一名吉光，乘之寿三千岁。"按文人词章，于残余仅见的，称为吉光片羽，以拟神马的一毛。

[2] 铮铮：金属声，以喻异于寻常。《后汉书》："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

[3] 河东：唐柳宗元，河东人，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这里借指柳亚子。

[4] 逡巡：疑惧退却。贾谊："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

[5] 生花笔：《南史》：江淹少时，梦人授五色笔，由是文藻日新。又《开天遗事》："李白少时梦笔头生花，自是才思赡远。"

[6] 张华：《晋书》：张华，方城人，字茂先。学业优博，辞藻温丽，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著《博物志》。

沈　厚　慈

狱中[1]偶成

极目霜林菊又黄，辽天一雁几时还？浪翻江上鸥仍稳，人满舟中客自单。阅世或应从苦海，读书何必在名山。剧怜举世劳劳日，翻得浮生两载闲。

几度飘零触客心，况逢秋暮感霜侵。天涯旧雨容遐想，芳草斜阳自浪吟。宵柝屡惊孤枕梦，晨鸡犹似故乡音。何时踯躅[2]回栏畔，闲与奚童共理琴。

[1] 狱中：沈厚慈被军阀所陷，系于广州高华里看守所，死于狱中。

[2] 踯躅：行不进的样子。《荀子》："踯躅焉，跼蹐焉。"

沈　厚　和

辛亥春杂感

冷落空山二十年，瑶台[1]终竟傍神仙。扪心猛忆儿时事，愁向春风拜杜鹃。

少年历劫堕华鬘[2]，惜誓[3]吟成涕泪潸。又向人间拈彩笔，商量深

浅到眉弯。

千种伤心万种痴，化为红泪[4]洒乌丝[5]。狂吟风雨愁人句，记得春寒中酒时。

压线[6]频年事可哀，谁将故国问蒿莱[7]。书生那有惊人事，独访残碑剔古苔。

[1] 瑶台：仙人所居。李商隐诗："更在瑶台十二层。"

[2] 华鬘：天竺人饰身之具。《佛经音义》："五天俗法，取草木时花，星淡成彩，以线贯穿，结为华鬘，不问贵贱，庄严身首，以为饰好。"

[3] 惜誓：《楚辞》篇名。惜作哀解，誓作信约解，哀惜楚怀王反背信约。

[4] 红泪：即血泪。《拾遗记》："薛灵芸选入宫时，别父母，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

[5] 乌丝：卷册有墨线格子的，称乌丝栏。陆游诗："欲写乌丝还懒去，诗名老去判悠悠。"

[6] 压线：秦韬玉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是比喻为人工作，自己没有成就。

[7] 蒿莱：荒芜的野草。

沈　半　峰

送别亚子归里

共醉杭州酒，争传柳子词。同车人似玉，入座鬓成丝。尔我论交别，云山结社迟。知音久寥阔，愁绝赠将离[1]。

[1] 将离：芍药的别名。《古今注》牛亨问曰：将离相别，赠以芍药，何也？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相别以为赠。

沈　道　非

野中口占

鸦阵冲寒野色凄，寻梅踯躅小桥西。连翩帆影纷前渡，隐约钟声到隔溪。蔓草枯凋铺地迥，冻云重叠压天低。此间清旷心为豁，缓步无愁歧路[1]迷。

[1] 歧路：《列子·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

杨子曰：嗥！亡一羊，何追者众？邻人曰：多歧路。"

野次

梅雨三点五点，秧歌一声两声。塍外荷篠[1]叱犊，堤边细柳流莺。

[1] 荷篠：篠为竹器，肩承竹器的农人。

都门杂咏

燕昭爱士筑金台[1]，士为黄金逐队来。我对时贤无贬笔，此风本自昔年开。

[1] 金台：战国时，燕昭王筑台于易水东南，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号黄金台。

李 洞 庭

读缑蘅和释戡诗次韵奉简

美诗馨梦胜花妍，洗眼应曾第一泉。腐史[1]痛心传李广，杜陵[2]和泪说龟年。寒冬自逐千春尽，巨浸宁容一壑专。望古遥怜朋党论[3]，更何新法是临川[4]。

[1] 腐史：汉司马迁受腐刑，因称他所著《史记》为腐史。

[2] 杜陵：即杜少陵。少陵有《江南逢李龟年诗》。

[3] 朋党论：宋欧阳修作。宋仁宗时，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亦被逐，目为党人。欧阳修因作此论，援古证辨，仁宗为之感悟。

[4] 临川：宋王安石，江西临川人。改革政治，号为新法。

九日凤翔[1]晓发

湖光接堞城东绿，此别难忘卖酒楼。雁阵寒怜三楚[2]远，马蹄声破万山秋。何年太华[3]峰头会，浊世咸阳[4]渡口流。醉把离骚闲自读，暂凭香草诉离忧。

[1] 凤翔：古县名，在陕西。

[2] 三楚：古地名。《史记·货殖列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

[3] 太华：山名，即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称西岳。

[4] 咸阳：古地名。秦孝公始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赠岳生长沙

七载阻音问，相逢犹共惊。须眉认今日，书剑说平生。杯酒襟前泪，寒风江上城。平沙多少雁，何事不平鸣。

次挚君夜坐诗

何以遣遥夜，离怀脉脉同。乾坤时一静，风雨意无穷。别简殷勤读，孤灯自在红。神州尽吾土，遮莫话飘蓬。

同社雅集枣园[1]次啸苏韵

竹青蕉绿媚深语，白日已红人未行。（原注：君与钝庵巽卿暨予最为晚散。）忍向湖山窥国运，偶容肺腑着秋情。一时觞咏足千载，如此园林宜独清。扪石论交休恨晚，镂魂文字旧知名。

[1] 枣园：在湖南长沙，南社湘集常集会于此。

李息霜

春游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孤山归寓成小诗书扇贻王海帆[1]先生

文字联交谊，相逢有宿缘。（原注：前年五月，南社同人雅集湖上，始识先生。）社盟称后学，（原注：先生长余三十二年。）科第亦同年。（原注：岁壬寅，余与先生同应浙江乡试，先生及第。）抚碣伤禾黍[2]，（原注：今岁，余侍先生游孤山，先生抚古墓碑，视皇清二字未磨灭，感喟久之。）怡情醉管弦。（原注：孤山归来，顾曲于湖上歌台。）西湖风月好，不慕赤松[3]仙。（原注：近来余视现世为乐土，先生亦赞此说。）

[1] 王海帆：名毓岱，号少舫，浙江余杭人。为南社社友中年龄最高者。

[2] 禾黍：《诗·王风·黍离篇》，小序："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

[3] 赤松：古仙人。《史记·张良传》："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

李少华

闻亚子秋叶稚兰诸子宴集杭州西园有作

分湖隐逸圣湖[1]游，（原注：秋叶近有题亚子分湖旧隐图诗。）一笑登临百尺楼。南社文章传烈士，（原注：亚子于南社集中，述吾友孙竹丹被祸事甚详。）西泠歌哭集名流。唱酬有作题龙井[2]，梦寐无聊记虎丘。（原注：南社创于吴门虎丘。）宾主贤豪山水好，未能抛去且勾留。

[1] 圣湖：西湖旧名明圣湖。

[2] 龙井：地名，在杭州市西湖西南风篁岭下。旧名龙泓，附近产佳茶。宋僧辨才，即其处为亭，秦少游有记。

读亚子湖海行吟草次韵

回肠荡气爱怜真，香火[1]前因证后因。碧血千年双烈士，（原注：伯先伯森。）红牙[2]一代两奇人。（原注：春航子美。）凄凄风雨陈蕃榻[3]，落落云天鲁肃困[4]。剩水残山歌哭处，苍茫无主亦无宾。

[1] 香火：古人盟誓，多设香火告神，故佛家称彼此契合为香火因缘。白居易诗："香火因缘久愿同。"

[2] 红牙：牙板，拍以节乐，红色的称为红牙。《研北杂志》："（宋赵子固）歌古乐府，自执红牙以节曲。"

[3] 陈蕃榻：汉徐稚，字孺子，洪州高士，陈蕃为豫章太守，特设一榻，以待徐稚。王勃《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

[4] 鲁肃困：《三国志·鲁肃传》：鲁肃，字子敬。家富于财，有米两困，各三千斛，尝指一困以赠周瑜。

李心冥

月夜泛舟口占

寂寞秋江夜，晶莹月色高。孤帆天际去，莫问路途遥。

李 康 佛

次韵答醉红

今古同归是废丘，贾生[1]枉自泪长流。祇缘结习消难尽，便欲忘情不自由。怜我天涯多宿感，读君诗句散奇愁。临风一笑心犹壮，宝镜拈来未白头。

[1] 贾生：汉贾谊，每谈天下事，痛哭流涕长叹息。

客怀

回首乡关暮霭横，江山一派起秋声。风飘断梗真无赖，酒压愁肠有不平。冷雨酿成残客梦，野花闲作故园情。楼头落木萧萧下，坐我苍茫百感并。

舟发兰江[1]即景感赋

万事仓皇一笑休，拂衣竟去我何尤。归心似水流弥急，断梦如云散不收。岚翠重重迎远客，蝉声续续到残秋。半生飘泊犹余事，坐看江山点点愁。

[1] 兰江：即浙江金华的兰溪。

严江道中望见村舍三五掩映岩谷间颇有洒落之致

放眼江山一色新，闲居梦不堕红尘。烟蓑雨笠饶生计，蜗角蝇头[1]谢世人。半壑烟云堪自遣，数家鸡犬总相亲。干戈满地吾何往，失意还来此避秦。

[1] 蜗角蝇头：极言微小的名和利。《芘庵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李 夷 峙

青溪小泊

水阁珠帘夕照斜，青溪小妹艳于花。天涯看尽征帆影，心事年来一半加。

南社雅集愚园以事未赴率成小诗和芷畦韵

园林入画竹修修，落尽残红客倚楼。醉墨留题诗有草，芳樽劝饮酒

无愁。座宜旧雨兼今雨[1]，记续前游又后游。独立苍茫纷百感，暮云无际夕阳收。

[1] 旧雨今雨：即旧友和新友。杜甫《诗小序》："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李　一　民

无题

河山满目此登楼，兵气销沉大地秋。三月莺花余绮恨，十年诗酒剩闲愁。葬身情海难为继，挥手人天各不谋。谁载西施五湖[1]去，烟波深处一扁舟。

[1] 西施五湖：西施，春秋越苎萝村人。有姿容。越王勾践败於会稽，范蠡取西施献于吴王夫差。吴亡，西施复归范蠡、从游五湖。

题芷畦柳溪竹枝词

词人老去浑无事，剩有闲情唱竹枝。十日分湖烟雨里，（原注：君云：棹一叶扁舟，破十口工夫，选胜探幽，成诗百首。）扁舟载得一囊诗。

我也闻歌唤奈何，酒樽诗卷够销磨。此才竟与文章老，吟罢江山感慨多。

李　寿　铨

春晨放歌

春山笑我披羊裘，梨花如雪飞满头。绝妙图画天为留，见者诧为神仙俦。我亦自得何所求，不愿身封万户侯。不愿万顷营田畴，但得随处筑屋如小舟，宅可泛兮家可浮[1]。花晨月夕来名流，把酒狂歌五大洲。奇书遍读环地球，身所未到神先游，目穷万里胸千秋。天涯征战何时休？翛然物外空悠悠。

[1] 浮家泛宅：过舟居生活。《新唐书·张志和传》："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

看山

日日在山中，看山看不厌。四时景物殊，瞬息幻千变。我意忽不平，山亦奇形现。我心倏怡然，山为开笑面。我有神交[1]友，乍别恒恋恋。胸中有丘壑，长此捐俗念。

[1] 神交：精神相交的意思。袁宏《山涛别传》："阮籍山涛，初不相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

听雨

深山寂处避嚣争，夜雨潇潇梦不成。窗外芭蕉墙外竹，听来都是不平声。

秋夜

空庭新雨后，疏爽豁尘氛。虫语鸣苔砌，萤光闪簟纹。我心如此静，时事不堪闻。望望秋河转，吾身等白云。

客有问吟诗何益者笑以应之

吟诗有何益？意味自深长。是我消愁术，供人却病方。神游空两宋，尚友迈三唐[1]。掬此词源水，还能洗俗肠。

[1] 两宋三唐：两宋指北宋、南宋而言。三唐指初唐、中唐、晚唐而言。

偶成

随时行乐即神仙，收拾山房过夏天。竹里开窗三面好，清风一榻伴书眠。

李 德 群

登岳阳楼

旧闻洞庭胜，都在岳阳楼。水落湖天阔，烟空云树秋。希文[1]何日乐，子美[2]一生愁。太息膻腥满，江湖欲白头。

[1] 希文：宋范仲淹，字希文，作《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

[2] 子美：唐杜甫，字子美，有《岳阳楼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李 小 白

秋夜

空碧淡浮烟，凉秋酿梦天。月扶花影走，人拥酒香眠。幽思萦心曲，诗情堕枕边。醉中吟断句，零落不成篇。

夜眺

把酒苍茫立海边，风光迢递到杯前。千里妖雾遮残月，万叠荒山倚断烟。剑气纵横盘北斗，箫声凄咽拂南天。江山竟是谁家物？回首思量一怅然。

旅夜

夜色微茫里，羁人独倚楼。残灯煎旧恨，细雨织新愁。露重花香冷，秋深笛韵幽。雁声掠天去，遥堕白苹洲。

洞箫曲

晚来双桨画春潮，抹过城西廿四桥。两岸柳阴人寂寂，月明如水一声箫。

脂香一缕郁芳馨，荡气回肠促酒醒。且谱霓裳羽衣曲[1]，横箫吹与小红[2]听。

沈郁悲凉曲换腔，知音人倚木兰艭[3]。春风亦复多情甚，为卷箫声入画窗。

余韵悠悠拂紫冥，群峰无语隔江青。波涛蓦地横空卷，应有蛟龙出水听。

[1] 霓裳羽衣曲：《唐书》：《霓裳羽衣曲》，本婆罗门曲，传自西凉，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之，明皇润饰其词，而易以美名。

[2] 小红：范成大赠给姜白石的歌女，白石诗："自谱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3] 木兰艭：木兰树适宜造舟。唐马戴诗："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艭，即小舟。虞集诗："群公促膝共轻艭。"

杜 国 庠

吴淞[1]夜泊

风雨凄凄夜泊舟，吴淞港外几帆愁。心伤野岸玄黄[2]血，肠断江声呜咽流。边塞祇今烽火急，中原何日鼓鼙[3]收。明朝解缆应惆怅，惨淡芦花满地秋。

[1] 吴淞：江名。黄浦江支流，俗称苏州河。

[2] 玄黄：即天地。《易经》："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3] 鼓鼙：马上战鼓。卢纶诗："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新秋

众芳摇落尽，客里见新秋。桐色侵窗冷，雨声入梦幽。乡心生白发，绮思隔红楼。何处鸣筝[1]急？宵深未肯休。

[1] 鸣筝：筝是古乐器，形状象瑟，有十三弦，相传为秦蒙恬所造。鸣筝极言筝声的响亮。唐李端诗："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杜 衡

夜坐

风急雨飘潇，寒蓼共寂寥。天涯归梦冷，闺阁艳魂销。纵有千秋业，何当两日潮。樽中余沥在，块垒可能浇[1]。

[1] 浇块垒：《世说新语》："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

汪 洋

辛亥秋八月夜渡贝加尔湖[1]

偶从林际见湖光，道是滔滔北海长。（原注：贝加尔湖，亦称北海，又名菊海，即苏武牧羊地。）绝域何人谈往事，中原有客老斯乡。数声汽笛惊栖鸟，几点渔灯落晓霜。欲借扬州二分月[2]，凌波微步[3]水中央。

[1] 贝加尔湖：今属苏联东西伯利亚南部。我国古代称北海，曾为我国北方部族主要活动地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2] 扬州二分月：前人诗，有"二分明月在扬州"句。

[3] 凌波微步：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形容洛神在水上微步，依稀留有足迹。

过乌拉山[1]

同侪饭罢起徘徊，到此营营[2]百念灰。山涧悄从车底出，崖花笑向枕边开。万松落日涛声息，剩雪漫天暮色回。买得画图置行箧，卧游[3]常对此崔嵬。[4]

[1] 乌拉山：指乌拉尔山，在苏联东欧平原和西伯利亚平原之间，为欧亚两洲分界线的一部分。

[2] 营营：往来貌。《诗经》："营营青蝇。"

[3] 卧游：《宋书·宗炳传》："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4] 崔嵬：戴石的土山。《诗经》："陟彼崔嵬"。

琼林别墅晚眺

登楼望秋水，水色远连天。暮雨随风舞，江鱼入网鲜。片帆云树外，浊酒管弦边。无限沧桑感，相思一黯然。

浣纱

浣纱小妹艳如花，结伴归来笑语哗。生怕旁人知住处，故留邻舍不还家。

肖　蜕　庵

赠金东雷[1]

东雷天下士，韬迹老衡门[2]。一室乾坤大，千秋月旦[3]尊。酒怀茁春艳，诗思结霜根。寂寞邻家叟，清狂安可论。

[1] 金东雷：名侃，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东庐诗存》，又译《英国文学史》。

[2] 衡门：衡与横通，横木为门，极言卑陋。《诗经》："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3] 月旦：品评人物。《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邵次公

寄怀缠衿碣石[1]游次

频年饮马长城窟[2]，天柱桥边得得行。老去渐于游事懒，松风海水不能听。

[1] 碣石：山名，在河北北戴河附近，六朝时已沉沦。

[2] 饮马长城窟：古乐府曲名。乐府解题："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

南海看雪同缠衿蛰园

苑树经风尚有枝，晚云作雪觉年衰。路迂已幸冰能渡，世变宁知海不移。入望高楼随地起，倚墙残笛定谁思。佳游乘兴须教尽，莫待重来感鬓丝。

沽上别章行严[1]即送欧洲

花时送客伤心易，乱世怀才徇俗难。九万里风吹海立，不须辛苦望长安。

儿辈相哀各自怜，一时急泪落君前。归期倘及樱桃雨，定许风光似昔年。

[1] 章行严：名士钊，湖南长沙人。英国伦敦大学卒业。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著有《柳文旨要》。

花朝

花朝微雨冷于风，洒面真宜退酒红。试向城南望城北，行人多处更濛濛。

江柳山桃着意春，年光何与闭门人。（原注：东坡诗有："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春。"竹垞诗有："年光冷笑长安客，开遍山桃不出城。"）情知老懒无由讳，暂可车帏置此身。

邵力子

寿宋樾堂七十初度

中年词赋旧闻名，七十平头比老彭[1]。时事艰难儿辈在，性情淡泊世缘轻。空余家国沧桑感，不羡东南山水青。归去湖明三径好，苍松黄菊足娱情。

〔1〕老彭：《论语·述而》："窃比于我老彭。"传说：老彭，姓籛名铿，上古颛顼孙。善导引行气，寿八百余岁。封于彭城，称彭祖。

何　昭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屯田[1]生小玉为胎，文采翩翩一代才。磨剑[2]十年无所遇，分湖打桨赋归来。

[1] 屯田：借宋代柳永以喻亚子，永官屯田员外郎。

[2] 磨剑：亚子著有《磨剑室诗集》，未刊行。

陆　丹　林

题亚子秣陵悲秋图[1]

君是秣陵悲秋客，我亦顶湖感旧[2]徒。秋石惨亡韩情死，青天碧海泪同枯。

[1] 秣陵悲秋图：丁卯岁，张秋石女士被难于南京市，亚子作图追悼，并撰《礼蓉招桂盒缀语》并二则。

[2] 顶湖感旧：丹林追悼韩女士，绘顶湖感旧图。

陆　濬　安

辛亥口占

白帜汉滨飘，胡奴势日销。中原收故土，大陆现新朝。四海风云亟，三军龙虎骁。行看犁虏穴[1]，功烈媲班超。（原注："早年所为诗，八一三之役，焚毁一空。今所能记忆者，止此一首而已，时年十六。"）

[1] 犁虏穴：《汉书·匈奴传》："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谓：犁平其庭以为田，扫荡其闾以为墟，这是比喻推翻清王朝。今多作犁庭扫穴。

听雨楼宴会

听雨楼头敞绮筵，主人宾客各欢然。可怜门外风如虎，犹有饥民几万千。

秋夜听十三妹弹词悼子彬[1]

旧游零落黯伤神，瓦子招邀感昔尘。儿女英雄成绝唱，不堪重对李娟珍。（原注：十三妹即儿女英雄传说部，子彬谱为弹词，以贻李娟珍。）

风流易逝迹成尘，独夜归来意苦辛。天亦怜才情似我，几回洒泪哭诗人。（原注：独夜归来，秋雨打窗，境殊凄清，益念逝者。）

[1] 子彬：缪姓，为版本目录学家艺风子。著有《若庵诗存》。

重九登大可寓楼[1]作清谭归途口占

登山无计且登楼，聊把清谭作壮游。小劫幸逃容啸傲，余年待尽任沉浮。读书举喜研新义，阅世相期豁远眸。浪掷精神休自笑，焉知敝帚[2]不千秋。

[1] 大可寓楼：大可姓朱，浙江嘉兴诗人。寓沪西长乐路，榜其斋为耽寂宦。

[2] 敝帚：魏文帝《典论》："里谚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这里比喻珍惜自己的作品。

陆 秋 心

消夏杂咏

柳堂风定日迢迢，团扇围棋暑未消。遮却骄阳檐一角，绿天仗有美人蕉[1]。

炉香细细篆生烟，清簟疏帘称小眠。一卷南华[2]随手落，梦扶胡蝶[3]过花前。

芰荷香远晚风凉，手把琅玕坐石梁。笑问掠波双燕子：差池[4]南北为谁忙？

[1] 美人蕉：一名红蕉，形似芭蕉，颜色红，闽广多有之，见《岭南杂记》。

[2] 南华：庄子的别称。唐天宝元年，称庄子为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经》。

[3] 蝶梦：《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胡蝶之梦为周欤？"

[4] 差池：不齐貌。《诗经》："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堤上

官柳垂处有人家，赤足儿童拍手哗。十日东风三日雨，一河春水长鱼虾。

梦中遇亚子道及朱屏子

西风吹梦落江南，澹月梨花拥小庵。俗世翩翩[1]逢柳七[2]，劳人草草[3]话朱三。（原注：屏子行三，友人多以朱三相称。）频年离绪浑难罄，一霎惊回最不堪。同是滩头垂钓客[4]，何当抵足竟宵谈。

[1] 俗世翩翩：风流文采之喻。《史记》：平原君，"翩翩俗世之佳公子也。"

[2] 柳七：宋柳永行七，因称柳七，此指亚子，实则亚子并非行七。

[3] 劳人草草：《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指劳苦的人。

[4] 垂钓客：东汉严光，字子陵，少与光武同学，光武即位，隐身不见，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垂钓处称子陵濑。光武物色得之，夜共偃卧，卒不仕。

答晋蕃[1]先生

露白葭苍[2]月上钩，荷锄归去种瓜侯[3]。门庭旧自推王谢[4]，恩怨何曾预李牛[5]。海水天风容寄傲，黄冠[6]野服仰清猷。扶桑[7]濯足殊堪羡，奚事临流又感秋。

[1] 晋蕃：娄东王晋蕃，为秋心父执。专治垦牧，著有《猩猩眷属》及《红楼梦翻案》，能诗。

[2] 露白葭苍：《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3] 种瓜侯：邵平，秦广陵人，封东陵侯。秦亡后，种瓜长安城东，瓜有五色，甚美，世谓之东陵瓜。

[4] 王谢：东晋时，王导、谢安两家，同是大族，都住在金陵乌衣巷。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李牛：唐代牛僧孺与李吉甫德裕父子，称牛李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新唐书》："欲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

[6] 黄冠：田夫之服。《礼记·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7] 扶桑：古国名。今称日本为扶桑。

桥头玩月

澈波一曲柳阴通，白石阑干跨小红。萤火微明兰叶露，虫声长递藕花风。隔溪箫管疑天上，傍岸楼台似镜中。笑与闺人双照影，常圆暗共祝苍穹。

陆 更 存

过广州湾[1]

独立意徘徊，潮声去复回。仰天横剑笑，破浪挂帆来。两岸啼猿[2]急，千峰落雁哀。遥知故园里，应有菊花开。

[1] 广州湾：在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东北侧湛江市东南。由东海岛、南三岛围抱而成。现改称为湛江港。

[2] 两岸啼猿：李白《下江陵》："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张 光 厚

偶成

生来最爱法国史，年少英雄平地起。我亦人间血性儿，蛟龙未得天池[1]水。

[1] 天池：大海。《庄子》："穷发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寄剑华

几经文字结因缘，说到飘蓬意惘然。客里生涯沉绿酒，病中情绪问苍天。梧桐影末秋心健，杨柳枝头春梦先。烈烈冬风响疏竹，一窗零乱药炉烟。

张 默 君

秋夜书感

天胡此醉拚高卧，风送秋声到枕寒。黯黯红尘求死易，茫茫碧海涤愁难。花魂惨澹香弥永，剑影依稀血未干。（原注：是夕梦仗剑诛

某民贼。)大好河山已如此，宁能不作梦中看。

南社雅集徐园席间偶作

雨后气清穆，花光正好时。晴云天外合，绿意满园滋。群彦飞豪兴，文情郁古悲。茫茫家国恨，拚作醉吟诗。

春雨

帘外潺潺欲断肠，屐痕新染落花香。一篙桃涨红连野，九畹兰烟翠裹裳。吟竹吟蕉书恨永，如丝如雾织愁忙。阑珊[1]春事翻成梦，瘦绝诗魂到绿杨。

[1] 阑珊：衰落的意思，唐白居易诗："诗情经意渐阑珊"。

拟王右丞青溪

携竿坐磐石，爱此青溪水。色映眉宇间，声咽松篁里。泛泛鸥影闲，翻翻菱行紫。相对自忘机[1]，岂羡鲈鱼美。

[1] 忘机：与世无争，心无机械。李白诗："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张 蔚 西

圣泉寺结夏

乱山环合寺门开，树色参天绿浸阶。梵呗[1]不闻钟韵寂，樵歌声送晚风来。

高树连山屋角平，云烟黯淡半阴晴。萧萧风叶浑成阵，不辨泉声是雨声。

巉岩古树映溪流，瑟瑟炎天近晚秋。石上摊书欹枕看，倦来有梦到沧洲。

空林夜雨湿苔矶，门闭诸天[2]色相[3]非。一卷楞严[4]参静契，水流云在两忘机。

[1] 梵呗：佛家赞叹歌咏之声。《楞严经》："梵呗咏歌，自然敷奏。"

[2] 诸天：佛家语。佛经三界二十八天，称为诸天。

[3] 色相：佛家语：禅学以一切外物凡有形式的，都称为色相。《楞严经》："离诸色相，无分别性。"

[4] 楞严：佛经名。唐人所译，名《大佛顶首楞严经》。

张　破　浪

秋夜

僻巷更声起，空庭夜色侵。怀人空有泪，问世已无心。风定谁家笛？月明何处砧？愁深眠未稳，秋气正萧森。

水仙

冰心檀口[1]对斜晖，绰约丰姿粉黛微。带月迷烟谁是主？背人羞整六铢衣[2]。

雪貌婵娟玉露香，花魂洒落几经霜。誓将淡泊酬骚客，一洗繁华时世妆。

[1] 冰心檀口：冰心以喻纯洁。王昌龄诗："一片冰心在玉壶"。檀为浅红色，故称女子绛唇为檀口。韩偓诗："檀口消来薄薄红"。

[2] 六铢衣：轻薄的衣服。《博异志》："贞观中岑文本于山顶避暑，有叩门云：上清童子。岑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答云：此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答云：尤细者五铢也。"

张　同　伯

狱中口占

地球自古有终灭，人寿从来少百年。事到错盘才节见，身如傀儡[1]任丝牵。爱根净忏终非佛，随遇能安便是仙。石火[2]电光容易过，铁窗长日抱书眠。

[1] 傀儡：木偶戏，起始於汉代。

[2] 石火：比喻时间短促。《新论》："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白居易诗："石火光中寄此身。"

张　云　雷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集定庵句

秀出天南笔一枝，少年哀艳杂雄奇。文章风谊细评度，伐鼓撞钟海

内知。

空山徙倚倦游身，歌泣无端字字真。别有狂言谢时望，天涯握手尽文人。

不是逢人苦誉君，少年尊隐有高文。经生家法从来异，朴学奇才张一军。

张 挥 孙

小桥

小桥临水石横斜，一树蔷薇半着花。村犬吠时惊过客，篱门缺处得田家。软风香送离离[1]麦，落日声喧阵阵鸦。嚣绝市廛今已厌，愉闲住此话桑麻。

[1] 离离：分披繁盛貌。《诗经》："彼黍离离"。

渤海舟中

海气蒸为雨，涛头叠作山。帆樯百来去，岛屿四回环。风急中流渡，霞明暮色殷。劳人频鼓枻[1]，未似白鸥闲。

[1] 鼓枻：拨棹行舟。《楚辞》："鼓枻而去"。

舟中望吴淞

一剪吴淞水，船从画里行。岸回春树暗，天远片鸥晴。击汰战潮汐，乘桴[1]孰送迎。绿阴城郭在，凝望不胜情。

[1] 乘桴：《论语》："乘桴浮於海。"桴，编竹木所代的船。

初至江南

塞北草才绿，江南麦已黄。山村隐图画，鸟语替笙簧。雨过樱桃熟，风来柳絮香。故园风物好，何事恋他乡。

苏州

苏州山水仍如旧，四远风吹五色旗[1]。多少苍茫心上事，金阊门外独题诗。

[1] 五色旗：辛亥革命，悬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民族。

郊行

郊行才十里，暝色下幽丛。雨过诸山净，村偏一径通。柳斜多压水，麦细自摇风。我愧弈波久，安闲羡野翁。

张 冥 飞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香雪帘栊对晓江，鸳鸯栖处自成双。青灯[1]夜话儿时味，万顷菰蒲绿到窗。

初月鲜澄滟滟波，恍闻邻女采莲歌。中年哀乐余图画，故国平居奈醉何！

十里晴漪驻画桡，东风吹绿上裙腰。有人眉妩[2]描山翠，不恋分湖恋六桥[3]。（原注：今年暮春，佩宜夫人偕亚子作西湖之游，再登宝石山巅，流连不忍去。亚子隐居吴江，吴江无山故也。）

阿侬生小西湖住，憔悴天涯到处家。玉臂云鬟[4]劳客梦，风流无奈让秦嘉[5]。

[1] 青灯：青油灯。前人诗："青灯有味似儿时。"

[2] 眉妩：《汉书·张敞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妩一作妩。张说诗："自怜京兆双眉妩，会待南来五马留。"

[3] 六桥：杭州市西湖苏堤有桥凡六，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又里湖亦有六桥，为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潜源。

[4] 玉臂云鬟：杜甫《月下》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5] 秦嘉：喻夫妇伉俪之笃。秦嘉《与妇徐淑书》："今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可以耀首。"徐淑答曰："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

张 怀 奇

下户冢村[1]访郁曼陀

避俗离尘市，荒村客久留。孤烟山半屋，疏雨树中楼。菜碧寒畦晚，枫丹野寺秋。探幽携屐往，镇日与诗谋。

[1] 下户冢村：日本地名。

张 心 量

病怀

近市萧萧我闭关，支离稍觉此身顽。汪伦[1]别感花潭水，杜甫诗吟饭颗山[2]。药物非能销傲骨，文章已是剩惭颜。从前种种今无论，把剑应知来日艰。

[1] 汪伦：李白的好友。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饭颗山：孟棨《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

张 雪 抱

飘泊

飘泊渺无定，终朝不系舟[1]。疏星随地转，朗月逐江流。才大难为用，官应直道休。频看人海内，事事等浮鸥。

[1] 不系舟：指飘泊无定而言。《庄子》："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张 稚 香

开窗

开窗涤砚整炉香，墨汁新磨照眼光。自爱洛神风韵好，扇头初写十三行[1]。

[1] 十三行："晋王献之书《洛神赋》真迹，南宋时，高宗得九行，贾似道复得四行，共十三行，镌以玉版，称《玉版十三行》。载《清仪阁题跋》。

苏 曼 殊

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

寒禽衰草伴愁颜，驻马垂杨望雪山。远远孤飞天际鹤，云峰珠海几

时还。

游不忍池[1]示仲兄

白妙轻罗薄几重，（原注：日人称里衣之袖曰白妙。）石阑桥畔小池东。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红。

[1] 不忍池：日本名胜。

为调筝人[1]绘像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淡扫蛾眉朝画师，同心华髻[2]结青丝。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1] 调筝人：为日本百助眉史，和曼殊相缱绻，有一小影，作调筝状。筝，古乐器，十二弦，后为十三弦，有弹筝挡筝两种。《风俗通》：秦人鼓瑟，兄弟争之破而为两，筝之名自此始。

[2] 同心髻：汉元帝时，妇女盛行同心髻，日本尚有此风。

调筝人将行属绘金粉江山图

乍听骊歌[1]似有情，危弦远道客魂惊。何心描画闲金粉，枯木寒山满故城。

送卿别去海潮生，点染生绡好送行。五里徘徊仍远别，未应辛苦为渊筝。

[1] 骊歌：告别的歌曲，一作骊驹。

吴门依易生韵

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碧海云峰百万重，中原何处托孤踪。春泥细雨吴趋[1]地，又听寒山[2]夜半钟。

月华如水浸瑶阶，环珮声声扰梦怀。记得吴王宫里事，春风一夜百花开。

姑苏台[3]畔夕阳斜，宝马金鞍翡翠车。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

是天涯。

年华风柳共飘萧，酒醒天涯问六朝[4]。猛忆玉人[5]明月下，悄无人处学吹箫。

平原落日马萧萧，剩有山僧赋大招。最是令人凄绝处，垂虹亭[6]畔柳波桥。

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两霏微。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

[1] 吴趋：苏州别称。《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陆机有《吴趋行》："听我歌吴趋"。

[2] 寒山：江苏苏州市西枫桥镇，有寒山寺。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3] 姑苏台：江苏省苏州西南有姑苏山，山上筑姑苏台，相传吴王夫差所造。

[4] 六朝：东吴、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

[5] 玉人：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6] 垂虹亭：在江苏省吴江县东，以垂虹桥得名。

简法忍[1]

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

[1] 法忍：即陈巢南，字佩忍。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白云深处拥雷峰[1]，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2]，庵前潭影落疏钟。

[1] 雷峰：在杭州西湖旁，道人雷就所居。有塔名雷峰塔，民国甲子年倾圮。

[2] 入定：僧人默坐，不涉片念，称为入定。

寄晦闻

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1]近若何？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1] 南国诗人：黄晦闻，广东顺德人，著《蕉园楼诗》，故称之为南国诗人。

过平户延平[1]设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

碑前。

[1] 延平：明末郑成功，据南澳、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取台湾为根据地，奉明代年号。

过蒲田[1]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1] 蒲田：日本地名。

有怀

玉砌孤行夜有声，美人泪眼尚分明。莫愁[1]此夕情何限，指点荒烟锁石城。

生天[2]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3]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

[1] 莫愁：古女子名，《旧唐书·音乐志》："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今江苏省南京市有莫愁湖，那是误把石城作为石头城。

[2] 生天：佛家语。谓死后更生于天界，即成为佛。

[3] 刘三：刘季平，号江南刘三。

西湖韬光庵[1]夜闻鹃声简刘三

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醉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

[1] 韬光庵：在浙江杭州北高峰下。唐骆宾王题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1]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1] 玄玄：湖北蕲春田桐，号玄玄居士。曾任孙中山秘书，与弟田桓齐名。

饮席赠歌者

一曲凌波去，红莲礼白莲。江南谁得似？犹忆李龟年[1]。

[1] 李龟年：唐玄宗时的供奉，安禄山乱后，过流浪生活，每奏一曲，听的人往往流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东居杂诗

却下珠帘故故羞，浪持银蜡照梳头。玉阶人静情难诉，悄向星河觅女牛。

罗襦换罢下西楼，荳蔻[1]香温语未休。说到年华更羞怯，水晶帘下学箜篌[2]。

秋千院落月如钩，为爱花阴懒上楼。露湿红蕖波底袜，自拈罗带淡蛾羞。

碧沼红莲水自流，涉江同上木兰舟[3]。可怜十五盈盈女，不信卢家有莫愁[4]。

灯飘珠箔玉等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庵[5]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

银烛金杯映绿纱，空持倾国对流霞[6]。酡颜欲语娇无力，云髻新簪白玉花。

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

兰蕙芬芳总负伊，并肩携手纳凉时。旧厢风月重相忆，十指纤纤擘荔枝。

[1] 荳蔻：植物名。其仁辛香气和，耐人咀含。杜牧诗："荳蔻梢头二月初"。

[2] 箜篌：乐器名，形似瑟而小。

[3] 木兰舟：木兰，木名。《述异记》："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有鲁班所刻木兰舟。"

[4] 莫愁：洛阳人。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5] 定庵：清龚定庵的《己亥杂诗》："风泊鸾飘别有愁，三生花草梦苏州。儿家门巷斜阳改，输与船娘住虎丘。"

[6] 流霞：仙酒名。李商隐诗："寻芳不觉醉流霞"。

本事诗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更听八云箏。（原注：日本古史相传，有神名须佐之男命者，降出云国，为斩妖龙，而娶其国美女稻田姬。妖龙八首，化云飞起，后人因以八

云为乐器之名。）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华严瀑[1]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

[1] 华严瀑：在日本日光山，为蓬莱最胜处。

乌舍凌波肌似雪，（原注：梵土相传，神女乌舍监守天阙，侍宴诸神。）亲持红叶属题诗。（原注：引唐时女诗人韩采苹事。）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嫁时。

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赠尔多情书一卷，（原注：赠以沙慕达罗。）他年重检石榴裙。（原注：昔人诗云："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检取石榴裙。"）

春雨楼头尺八箫，（原注：日本尺八与汉土洞箫少异，其曲有名春雨，殊凄惘，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何时归看浙江潮。（原注：昨秋养病武林。）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陈巢南

金陵杂诗

桃叶[1]人家水没扉，秦淮阁子映斜晖。半晴半雨太无赖，六月金陵穿袷衣。

[1] 桃叶：晋王献之姬人。《古今乐录》："献之尝临渡歌以送之，后人因名渡曰桃叶。"按桃叶渡，在江宁秦淮青溪合流处。

甲辰元旦宿青浦越日过淀湖[1]

故宫禾黍[2]日离离，北望中原泪暗滋。辫发胡装三百载，几曾重睹汉官仪。

三吴豪俊尽相知，文采彬彬有令词。我独何心弄柔翰，靴刀帕首过湖湄。

淀湖汤汤五十里，曾闻荡虏树旌旗。弘功未蔵陈吴死，剩读亭林集外诗。（原注：陈谓卧子先生，吴则松江提督胜兆也。亭林先生本淀湖滨千墩人，时适读其《羌胡引》等作，皆集外诗也。）

[1] 淀湖：上海市青浦县西北二十五里，有淀山，在薛淀湖中，又称淀山湖。

[2] 禾黍：《诗·王风·黍离》篇小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

稼园哭威丹[1]

半春零雨落缤纷，烈士苍凉赴九原[2]。正是家家寒食节，冬青树底赋招魂[3]。

怜君慷慨平生事，只此寥寥革命军。一卷遗书今不朽，诸君何以复燕云。

[1] 威丹：邹容，字威丹，四川巴县人。自称革命军马前卒，著《革命军》一书，遭清廷之忌，遭捕，死于狱中。

[2] 九原：同九泉。

[3] 招魂：古代丧礼。《礼记·丧大记》："吊神帛招魂"。

江行

鱼龙呼啸水奔撞，百万蛟鼉恐未降。独有东吴陈季子[1]，烈风雷雨过长江。

[1] 陈季子：巢南自称。

七里泷[1]

桐江五月水萦纡，黯澹山川客棹孤。被酒乍酣眠乍稳，一声惊破卖鲥鱼。

[1] 七里泷：一名七里濑。在浙江桐庐县严陵山西，连亘七里，风景绝胜。

歙州城上望黄山[1]作

黄山可望不可即，但见云门（原注：峰名）双接天。白日销沉骥足老，何时登眺汉山川。

[1] 黄山：在安徽省南部，跨歙、黟、太平、休宁四县，古名黟山，唐天宝时改名。山有三十六峰，颇多奇胜。因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

春暮独坐

绿肥红瘦[1]正芳时，倦掩缥缃[2]寄所思。欲上山城行不得，杜鹃声裡雨如丝。

[1] 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缥缃：一作缃缥，指书卷而言。古人多用缣帛为书帙，故称。范成大诗："缃

缥如山昼掩关。"

登天都[1]观云海作

长松寥寥萧复森，天风琅琅吹我襟。兴酣直上千丈岑，回头一顾迷山林。烟云怒卷深复深，呜呼大地真陆沈。天步高高峥嶙峋，天门荡荡虬龙蹲。平生秉特洁白心，到此一息通神灵。风雨何来天气阴，鸣涛万壑轰雷音。九天九地归混沌，长终古兮云冥冥。

[1] 天都：黄山的高峰，为三十六峰之一。

归家杂感

抽刀断愁愁不断，岁暮崎岖且放歌。琴剑飘零千里别，江湖涕泪一身多。风波险恶应如此，交际沦亡奈尔何。毕竟吾侪当厄运，山林朝市总蹉跎。

为曼殊题孝陵[1]残瓦

牧马成群桧柏摧，钟山[2]王气黯然哀。空余一片蟠螭影，犹向宫门印劫灰。

万户千门渺建章[3]，行人谁识故宫墙。休嫌抔土无文字，曾伴檐铃荡夕阳。

[1] 孝陵：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西南坡狮龙阜。

[2] 钟山：一名紫金山。在江苏省南京市区东。

[3] 建章：西汉宫名。《三辅黄图》："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大起屋，以压胜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

辑陆沉丛书初集竟题首

胡马嘶风蹀躞来，江花江草尽堪哀。寒潮欲上凄还咽，残月孤明冷似灰。誓死肯从穷发[1]国，舍身齐上断头台。如今挥泪搜遗迹，野史零星土一坏。

[1] 穷发：指不毛之地。地以草为毛发，北方寒冱之地，草木不生，故称穷发。《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陈 柱 尊

登楼歌

小倚危阑望尘土，老幼熙熙歌且舞。我自衔愁独怀古，为问乾坤开辟来，毕竟江山谁是主？

溪山小农以其夫人陈佩蕤女士所画鸳鸯梅索诗

堂上烟雾何濛濛，卷舒眼底成芳丛。似雪似月似白玉，非桃非杏非苍松。小枝绰约佳人貌，老干扶疏壮士风。岂但并蒂如芙蓉，直将蟠空化蛟龙。一鳞一爪有无际，古香古色万代同。长向乾坤吐灵秀，肯与凡卉争青红。呜呼谁为此者岂化工，太原女史笔兴浓。天生妙质真绝代，嫁得诗人字小农。是树是诗还是画，心心相印[1]各玲珑。玲珑相印羡高风，盛事千秋传不穷。慨我久为江海客，逢春空对冰雪容。赠君此歌不称意，梦魂已入家山中。

[1] 心心相印：不必详言，彼此意会。清吴台硕著《心印正说》。

游虞山[1]道中作

愁莫愁，虞山游。江南二三月，烟景满芳洲。十里平畴五里水，到处垂杨到处鸥。一年春色几时好？一世江南几度留？好山好水不能往，局促何如阶下囚。愁莫愁，虞山游。

[1] 虞山：在江苏常熟县西北，相传西周虞仲治此得名。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芙蓉在何处？将欲采之归，水深不能渡。微波苟通情，吾亦从此去。

钓鱼

临水此垂竿，终朝青石坐。不知我钓鱼，还是鱼钓我？

古风

昔我游蓬莱，登彼富士山[1]。高峰何嶙峋，直上霄汉间。青云满其傍，白雪覆其巅。中有一仙人，餐霞卧松端。红霓兮为衣，明月兮为冠。绰约冰雪容，神光往复还。见余举玉手，授我双灵丸。云是长生药，玉皇所炼丹。再拜谢仙人，裹之以素纨。归来夸亲戚，谁道升天难。岂知顷刻后，变化坠黄泉。披衣起太息，天梯不可攀。

[1] 富士山：日本第一高峰。在本州岛中南部，距东京约八十公里。山顶终年

积雪。日本人奉为圣山。

陈 绵 祥

题亚子秣陵悲秋图[1]

秦淮烟月漫伤神，画里伊谁梦里身。一自轩亭[2]风雨后，至今粉黛有余春。

忆得当年游沪台，春风几度见君来。难忘粤海归舟日，过我红窗几度圆。

沧海曾经骂未丝，楼头镇日苦相思。剧怜满腹恩仇事，语与旁人总未知。

三生[3]文字赋招魂[4]，侠骨柔肠喜尚温。寄语春申江上客，莫从羁旅认啼痕。

[1] 秣陵悲秋图：张秋石女士于秣陵成仁逝世，柳亚子绘秣陵悲秋图，以志哀悼。

[2] 轩亭：在浙江绍兴，秋瑾被害于此。临死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遗址今尚存，供人凭吊。

[3] 三生：三世，佛家语。《传灯录》：有一省郎，梦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烟穗极微，云此是檀越结愿，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

[4] 招魂：《楚辞·招魂》篇，宋玉作。宋玉怜屈原厥命将落，作招魂，欲以总其精神，延其年寿。后世凡死而不得其尸的，具衣冠招魂而葬。

陈 蝶 仙

初九晓发即景

十里江村鸡乱啼，艣声摇梦出桥西。篷窗短烛三条尽，故国云山一望低。远树几株比人矮，孤帆八尺与天齐。此行幸有消愁法，且把江山作品题。

吴门灯舫

掠波香送媚梨风，软绣红帘作短篷。背倚镜屏人似玉，柔魂销尽艣声中。

为谭一渔画扇自题

清溪一曲抱山限，短短柴扉尽日开。莫道山家无客到，柳阴分翠过桥来。

乡村

乡村随处见渔庄，绿树阴连白垩墙。向晚桔槔声歇后，一灯红出蓼花塘。

游龙华[1]所见

银鬃细马曳香车，历乱飞红点暮鸦。油壁[2]不遮香褥软，半容人坐半容花。

[1] 龙华：在上海市郊，以桃花著名。按龙华，本佛家语。《法苑珠林》："弥勒为佛时，于龙华树下坐，华枝如龙头，故名。"

[2] 油壁：把油漆髹饰车壁，女子所乘的车辆。《乐府》："妾乘油壁车"。

陈 仲 陶

冬暮

新纸桃花糊小窗，看书深夜对吟缸。水仙韵绝黄梅瘦，爱煞娉婷[1]影一双。

[1] 娉婷：音聘亭，美好的样子。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杜甫诗："不嫁惜娉婷"。

题近代野乘

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原注：郑逸梅与陆丹林。）渝州频作荫庐客，绕座风涛茗盌春。（原注：刘禺生最熟掌故，客渝时，寓居荫庐，尝渝苗茶见款，抵掌为谈同光以来学者遗闻轶事，滔滔不绝。）

蒐辑宁供抚掌须，先生直笔古为徒。也知野史堪传后，不负遗山[1]削简劬。

[1] 遗山：元代元好问，字遗山，工诗文，有《遗山集》。

陈 兆 年

春酒

度腊迎年无个事，撷蔬欢酌慕渊明。玉楼人醉仍觞咏，茅屋春阴半雨晴。桑柘影斜思社饮[1]，杏花香暖忆农耕。诗歌介寿豳吹[2]后，可似承平雅颂声。

[1] 社饮：社，后土的神灵。春日祭神饮酒。张演《社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2] 豳吹：古代乐歌，有《吹豳诗》、《吹豳雅》、《吹豳颂》，无非根据《诗·豳风》言稼穑劳之事。

陈 叔 渠

江湾[1]索居

鲈鱼出水蟹初肥，野屋秋风独举杯。九月芦花飞似雪，万家砧杵[2]响如雷。牢愁只合闲中遣，好句偏从枕上来。蓦地蛮烟连夜雨，江山如此总堪哀。

[1] 江湾：镇名。在上海市宝山县吴淞江附近。宋韩世忠曾驻军于此。

[2] 砧杵：捣衣的用具。古《子夜秋歌》："佳人理寒服，万结砧杵劳。"

春夜闻莺玄武湖[1]作

莺声唤醒繁华梦，孤馆寒灯独怆神。湖水应怜今夜月，桃花长忆去年人。春愁烂熳难成醉，金粉飘零已化尘。莫道江郎[2]才思减，腰围瘦尽旧吟身。

[1] 玄武湖：在江苏省南京市，一名后湖。

[2] 江郎：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人。少以文章显著，晚年才思微退，诗文无佳句，时人谓之才尽。

扫叶楼[1]题壁

金粉东南剩此楼，登临无限古今愁。不辞久负芳菲意，为扫丛残更耐秋。

西山云气起崔巍，散入江心浪作堆。水底蛰龙呼不醒，怒张鳞爪鬱风雷。

大江东去咽斜曛，匹马秋风扫万军。叱起乌龙潭底月，万山倒影忽成云。

随园[2]风物未全更，一代诗人有令名。君看小仓山顶石，夜呼风雨作秋声。

[1] 扫叶楼：在清凉山上，为南京名胜。清季诸名流，往往于重九日在此登高，独邀叶遐庵不至，原来扫叶，有类庞凤雏过落凤坡。一时引为笑柄。

[2] 随园：清袁枚别墅之名，在南京小仓山下。本隋氏园，袁枚得之，改名随园。著有《随园三十六种》。

陈 勒 生

述怀

时事如棋局局残，更无举火似田单[1]。杀身莫说成仁[2]易，避世偏祈速死难。始信屠沽[3]肝胆热，谁怜侠骨斗牛[4]寒。满天燕雀随尘起，不见飞鸿整羽翰。

[1] 田单：战国时齐人。燕伐齐，下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单用火牛攻之，败燕军，复齐七十余城，封安平君。

[2] 成仁：《论语·卫灵公》："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故称就义而死为成仁。

[3] 屠沽：屠户和沽酒为业的人。《后汉书·王柔传》："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沽。"

[4] 斗牛：二星名。庾信赋："路已分于湘汉，星犹望于斗牛。"

痛哭

噩耗传来自广州[1]，惊闻砥柱[2]折中流。挥戈[3]惜少回天力，饮血宁忘敌国仇。名节千年悬日月，华夷两字辨春秋。从军未捷身先死，凄绝招魂易水[4]头。

[1] 广州：指清季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志士攻督署不成，被杀者七十二人，丛葬广州白云山麓黄花岗。

[2] 砥柱：石岛，在黄河中。称人独立不挠为中流砥柱。

[3] 挥戈：《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麾与挥通。

[4] 易水：荆轲奉燕太子丹命，刺秦王，高渐离等白衣冠送之易水。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歌。

有感

出山揽辔[1]欲澄清，胸有阴符[2]百万兵。伏枥[3]长啸无限恨，拔刀起舞不平鸣。关河破碎分南北，豪杰飘零半死生。每饭难忘心内事，龙蟠虎踞[4]石头城。

[1] 揽辔：《后汉书·范滂传》："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

[2] 阴符：书名。一称太公阴符，为兵法书。

[3] 伏枥：驯养的马匹。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4] 龙蟠虎踞：谓形势的险要。诸葛亮论金陵地形，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

陈匪石

上巳[1]社集是日值余初度

连年客里度初度，樽酒论文第一遭。风片雨丝成妙谛，（原注：檗子以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嵌字词属和）春花秋月属吾曹。楼头柳色牵情短，此外桃源涉想劳。翻恐有觞流[2]不得，小池新绿涨三篙。

[1] 上巳：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日。《韩诗章句》："郑国之风，三月上巳，至溱洧两水，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

[2] 流觞：王羲之《兰亭集序》："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玉海》："古人修禊曲水，与会者散列两旁，投觞于水之上游，听其随波而下，止于某处，则其人取而饮之。"

得孟硕狱中诗依韵奉怀

珍重余生患难中，玄黄[1]血染晚枫红。斩蛟何地寻周处[2]，走马而今尽古公[3]。不信人情成鬼蜮[4]，可怜浩劫共沙虫[5]。与君同抱无穷感，黑狱沉沉又一重。

[1] 玄黄：即天地，古有天玄地黄之说。

[2] 周处：晋阳羡人（今江苏宜兴）。《晋书》：周处少孤，不修细行，州里患之，与南山之虎，长桥之蛟，称为三害。处乃射虎斩蛟，入吴从二陆求学，励志为善。

[3] 古公：周太王避狄人之侵，迁岐山，称古公。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诗。

[4] 鬼蜮：《诗》："为鬼为蜮。"鬼和蜮，都是暗中害人之物，故言人的阴谋，谓之鬼蜮。

[5] 沙虫：《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陈 家 英

夏日即事

绿杨影里响新蝉，小阁迎风自在眠。初夏日长无一事，琼楼十二[1]赋游仙。

一叶扁舟看采莲，湖光山色斗清妍。邻家姊妹憨痴甚，镇日波心戏画船。

[1] 琼楼十二：唐薛逢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极言楼阁的富赡。

陈 家 鼎

五月四日重游万蛙园有痛宋钝初老友即用钝初去年九月招饮园中鬯春堂赠余元韵一首吊之

青山有约悲今昔，碧血同盟誓死生。百尺楼台知己痛，（原注：百尺楼头一汉元句，钝初一月十九长沙麓山联句赠予者，予因刻此七字为小印纪念之。）十年沧海故人情。（原注：予与钝初为十年来共患难交，去岁九月，钝初饮次，赠予元韵云：十年久识陈惊座。）放歌渔父[1]今何处？衔石[2]精禽事竟成。此日鬯春堂下路，不堪回首忆生平。

[1] 渔父：宋钝初，名教仁，湖南桃源县人，因号桃源渔父。一九一三年三月，被袁世凯主使暗杀于上海北站。

[2] 衔石：《述异记》："海边小鸟，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又古称炎帝女溺水，化精卫，一名冤禽。"

秋日觞客百尺楼有邵次公张红玉沈素珍诸知友在座即赠

野鹤闲鸥孰主宾？寥天宽阔自由神。竹枝舌妙张红玉，杨柳腰轻沈素珍。此会宛如前世梦，再来应是隔年春。无端百尺楼中酒，不宴公卿宴美人。

陈 家 庆

送天海先生南旋并柬亚希[1]社姊

河桥折柳倍凄然，飘泊云萍各一天。远树夕阳红似锦，新潮水气黯如烟。名山闭户足千古，佳木成阴须十年。安得绛帷[2]称弟子，追随远道执吟鞭。

〔1〕亚希：何姓，名昭，一号亚君，上海市金山人。高天梅室，能诗。

〔2〕绛帷：即绛帐。东汉马融，茂陵人，著述宏富，为世通儒，诸生常千数。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

叠前韵送姊自津返沪并寄伯兄[1]粤东

河山劫后意凄然，喜说西南别有天。时局似麻家似叶，梨花如雪柳如烟。新词锦绣争千载，故国沧桑又一年。闽道岭南风景好，归来待与解吟鞭。

〔1〕伯兄：陈家鼎，字毅君，号汉元。

陈 蜕 安

柬曼殊

人间无地着相思，画海分风杖一枝。那悉密花簪帽[1]日，贝多[2]罗叶写经时。诗中早见维摩[3]病，世法难消大士[4]慈。君自沉吟侬自笑，不同哀乐只同痴。

〔1〕簪帽：插花帽间。簪花为古时风尚，《宋史》："隆兴二年，诏太上皇帝圣寿七十，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

〔2〕贝多：贝为树名，棕榈之类，产于印度。叶可裁纸，用以写经。又多罗，亦树名。《西域记》："南印建那补罗国北，有多罗树林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

〔3〕维摩：即维摩诘，菩萨名。

〔4〕大士：即观世音菩萨。《法华经》："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观世音又称观音大士。大士亦佛家称号，士之义为事，谓能运心广大，以建佛事。

春雨

冰雪消融万木稀，商量正好典春衣。天心不放花开早，土脉初添雨后肥。山客分兰蓑半掩，船娘趁渡桨双飞。莫愁一夜惊残梦，已隔重帘况细霏。

陈　越　流

以伯兄虑尊[1]词遗客尘牍之以诗

一卷雕虫[2]问所知，吾家阿大素能词。遥怜萧瑟双溪路，帘卷黄花霜满枝。

[1] 虑尊：字子韶，浙江诸暨人。越流的长兄。

[2] 雕虫：《法言》："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后人谈文艺，常引此为谦辞。

题苏曼殊为赵伯先作长城饮马图[1]影本书莽苍苍斋[2]终高古云一截于上

燕子山僧（原注：曼殊自号。）十地文，（原注：十地经以画喻文字。）写遗京口[3]赵将军。高云更腾浏阳句，骏骨犹空冀北群[4]。（原注：谭复生以戊戌殂，赵伯先以辛亥殂，已未曼殊亦殁，三君皆一时之英，故以骏骨比之。）

[1] 长城饮马图：赵伯先（声）嘱曼殊画，曼殊迟迟未应。及绘成，而伯先愤于革命失败，呕血死，曼殊即将是画焚化之。

[2] 莽苍苍斋：浏阳谭嗣同（复生）室名。

[3] 京口：地名。江苏镇江市，以京岘山得名。赵伯先，京口人。

[4] 冀北群：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

林　寒　碧

西湖杂诗

白公堤[1]柳渐成围，和靖山梅却趁归。剧念孤山[2]最瘦峭，诗人无语酒人稀。

柳秧桃蕊展清明，结束芳菲要有情。安得湖山承平日，画图携我讨春[3]行。

莫便渠侬爱晚晴，瓜皮漾水去盈盈。西湖图画杭州语，占得人间几分清。

百无情绪奈愁何，客里光阴一刹那。懒向绮窗寻旧梦，绿阴庭径已无多。

[1] 白公堤：杭州西湖白公堤，相传唐白居易为刺史时所筑。一称白沙堤。居易《钱塘湖春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2] 孤山：在西湖里外二湖之间。为一胜地，林和靖居北麓，多植梅树。

[3] 讨春：寻春。陆龟蒙文："阊阖城北有卖花翁，讨春之士，往往造焉"。

送小淑归语溪[1]

扇篷叶叶认苏州，旧客初经语水舟。岸柳不知渠意懒，尚摇冶翠助清愁。

[1] 语溪：浙江崇德的别名。徐小淑，寒碧室，崇德人。

畏暑入湖得行严[1]京国书却寄

夜气犹荒曙未明，枕楼无际待风生。病中千态君能写，湖外双眸我最清。漫喜校量篾与舸，乍应问讯雨还晴。湿云不散鸥先倦，何取烟波狎此盟。

[1] 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主《甲寅杂志》。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泛湖口占示贞长

晚风翼翼浪吹衣，凉水鳞鳞翠入微。借与诗人随一舸，枕流[1]看树澹忘归。

[1] 枕流：《晋书》："孙楚欲隐，谓王济曰：当枕石漱流，误云枕流漱石。济诘之，楚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砺其齿。"

湖滨新辟吴山路泊棹晚眺有寄家人

荡晚湖光逐暮桡，侧闻讴管更萧萧。游人争说家山好，归到家山意未饶。

散绿飘红绕四村，夹林灯火欲黄昏。眼中新看吴山路，说与离人总断魂。

林百举

即席赠天健

吹箫茧足走趯趯[1]，又见蜩螗[2]世不堪。差喜粤华楼上望，一宵风雨满江南。

[1] 趯趯：趋赴的意思。《玉篇》："趯趯驱走"。

[2] 蜩螗：蝉噪的声响。《诗·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梦作诗数首醒记鼓吹诗肠[1]砭俗耳听卿一曲胜黄鹂生成美目顾横波[2]三句足成二绝

油云幕幕雨丝丝，正近江城梅落时。鼓吹诗肠砭俗耳，听卿一曲胜黄鹂。

生成美目顾横波，比较豪情亦若何？岂止魂销柳三变[3]，青衫[4]我已泪痕多。

[1] 鼓吹诗肠：《世说新语》："戴仲若春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答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

[2] 顾横波：清初人，名眉，字眉生，金陵名校书，为龚鼎孳侧室。工画兰，独出己意。

[3] 柳三变：宋柳永的别号，字耆卿，福建崇安人。词极旖旎可喜。

[4] 青衫：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

题石予近游图

何忽生奇想，名山入画中。好游偏在近，此意更谁同？满眼沧桑变，连年萍水踪。笑侬忘着象，丘壑即罗胸。

暮春山行

湿云堆处认层峦，更有新泉出树端。来记逢晴归便雨，一时山色不同看。

冬日山中即景

脱尽红尘一境开，峰高水落白云堆。人来隔岭遥生响，花好忘时各自胎。冈势龙眠如欲起，林深鸟出又旋回。数声远寺清钟动，行客心惊暮色催。

林 拾 采

春游漫兴

陌上春人漫自歌，嫣红姹紫较谁多。韶光也被人多占，奈此洋花遍地何！（原注：所过林亭，靡靡尽洋花也。）

前行好鸟唤提壶[1]，谁与驴头访酒胡[2]。颇叹吾徒多落寞，杖头日办百钱无[3]？

[1] 提壶：鸟名。王禹偁诗："迁客由来长合醉，不烦幽鸟道提壶。"

[2] 酒胡：《墨庄漫录》："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

[3] 杖头钱：沽酒的钱。《晋书·阮修传》："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林 万 里

谢友人赠墨

松烟名墨自生香，万里劳君远寄将。和我伤时千点泪，不愁无色上文章。

上海延绪山庄拜长乐师灵辆[1]

松扃寂寂掩黄昏，恍听先生诏话言。三载丧心甘叛道，今朝掬泪莫酬恩。深居省过谁能恕，射影[2]吹沙螯尚存。但愿在天灵默相，不教向善更无门。

[1] 灵辆：丧车。

[2] 射沙：暗中害人。《诗经》："为鬼为蜮"。释文："蜮状如鳖，三足，一名射工。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

赠亚子

卅载年华叹逝波，起看城郭[1]更如何？洛中意气馀朋党[2]，吴下文章重绮罗。沧海归来无好梦，旗亭[3]聚后只狂歌。先生勉绍河东[4]业，净土[5]容人已不多。

[1] 城郭：《神仙传》："苏仙公，桂阳人，升云而去。后有白鹤来止郡城楼上，

人或弹之，鹤以爪书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我何为！"

[2] 朋党：宋仁宗时，范仲淹被贬官，欧阳修力争，被斥为党人。元祐时，苏轼、程颐等，有洛、蜀、朔三党之目。徽宗时，蔡京为相，在端礼门外立党人碑，把司马光以下百二十人列入奸党。欧阳修作《朋党论》以辨之。

[3] 旗亭：古代的酒楼。古有旗亭画壁故事。

[4] 河东：柳宗元，河东人，借指亚子。

[5] 净土：释家以佛菩萨所居的世界，名为净土。认为庄严清静，没有五浊烦恼。所以僧徒专心念佛，以往生净土为目的者，称净土宗。魏时昙鸾，唐时道绰，都专修此道。

林 学 衡

旧腊十二夕与志可菊吟叔永新猛话旧作

旧事从头待细论，春申江[1]上月黄昏。儿时情绪浑无着，人世乱离强自存。红豆[2]相思犹有泪，青灯[3]如梦欲销魂。君家姊弟差知我，岁晚高楼笑语温。

[1] 春申江：战国楚相黄歇，封春申君。上海黄浦，因黄歇得名，称黄歇浦，又号春申江。

[2] 红豆：产于南方，殷红可喜，号相思子，王维诗："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青灯：燃青油的灯盏。韦应物诗："坐使青灯晓"。

与菊吟夜话

静话重君贤，深深语万千。幽琴怀古意，明镜惜华年。月色寒如此，灯花瘦可怜。还将无限思，写与衍波笺[1]。

[1] 衍波笺：《直方诗话》："韦贯梦至宫中，有妇人授以笺曰：此衍波笺，烦赋宫中晓寒歌。"

赠吕旭初

石破天惊[1]见此才，江南重话却馀灰。鸡鸣风雨灯前泪，不听胡笳已可哀。

[1] 石破天惊：大震动。唐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醒

朱颜憔悴泪轻弹，梦醒偏惊玉漏残。一夜枕衾凉似水，杏花春雨小楼寒。

寄亚子海上即题其磨剑室诗集

刺船[1]海上得吾师，觌面翻嫌相见迟。水是闲愁花是泪，写来迸作断肠词[2]。

[1] 刺船：撑船。刺读作切。

[2] 断肠词：宋朱淑真撰有《断肠词》一卷。这里泛称悲痛之辞。

赠马君武

海内方多事，艰虞属使君。独存兰杜[1]性，漫逐凤鸾群。危论天为泣，英材世所闻。蛾眉谣诼[2]易，好诵楚骚[3]文。

[1] 兰杜：兰与杜若，均属香草。

[2] 谣诼：谗毁之言。《楚辞》："谣诼谓余以善淫"。

[3] 楚骚：《楚辞》《离骚》的合称。

感怀

酒酣拔剑气纵横，不学穷途[1]阮步兵。万里关河双鬓短，十年湖海一身轻。哀时涕泪狂犹昔，乱世文章负此生。怪底中原豪杰少，纷纷竖子[2]尽成名。

[1] 穷途：《晋书·阮籍传》："率意独驾，连迹穷，辄痛哭而返。"阮籍，官步兵校尉，著有《阮步兵集》。

[2] 竖子：詈骂之语。《史记》："魏庞涓与孙膑战，大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

登陶然亭[1]

二月不见花，青山在城北。独有伤心人，陶然亭上立。

[1] 陶然亭：在北京市南。清江藩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名陶然亭，后为士大夫游宴之地。

春尽日出金陵

衰柳连城接暝烟，夕阳花外不成妍。青山过雨晴逾好，战垒经春草自芊。转眼兵戈纷万变，疚心[1]党籍要重编。揭来[2]阅尽中原事，

三过金陵一惘然。

[1] 疚心：心有所苦。《左传》："是用疚心"。

[2] 揭来：去来。司马相如赋："回车揭来兮"。

无题

坊南便是旧儿家，有约同停七宝车[1]。碧玉[2]楼中飞孔雀，绿珠[3]江上落梅花。枇杷门巷[4]红襟燕，杨柳亭台白项鸦。好月不圆空永夕，水心亭北正琵琶。

[1] 七宝车：华贵的车辆，女子所乘。

[2] 碧玉：美女子名。汝南王妾，《乐府》有《情人碧玉歌》。庾信诗："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

[3] 绿珠：晋石崇的爱妾，被孙秀所逼，自投楼下死。广东博白县西，有绿珠故宅，旁一井，称绿珠井。

[4] 枇杷门巷：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指薛涛而言。

闻筝

春风又是杏花天，何处银筝扰客眠。肠断月明今夜月，指尖弹出十三弦[1]。

[1] 十三弦：筝，古乐器，十二弦，后改为十三弦。有弹筝、挡筝两种。

舟中作

涨添画舫流红叶，水绕清溪似碧潭。两岸鹧鸪[1]双桨雨，落花如雪过江南。

[1] 鹧鸪：鸟名。形似鹌，稍大，鸣声如：行不得也哥哥。

林 之 夏

初夏乡居

午日浓荫比屋高，孤村麦饭慰辛劳。麴尘[1]梅雨经年晕，一桁花梢晒战袍。

[1] 麴尘：酒麴所生细菌，淡黄色，经扬为尘，故谓淡黄色为麴尘，犹言黄尘。

金陵过颂亭[1]故宅

漫论党见与兵争，鸡黍[2]登堂旧弟兄。门巷依然人不见，一塘春水碧无情。

[1] 颂亭：林姓，名述庆，福建闽县人。和林之夏为同乡好友，参加辛亥革命。撰有《江左用兵记》。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颂亭非常激愤，拟召旧部反袁复仇，后被袁所害，死于非命。

[2] 鸡黍：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病起

江南摇落所思深，病后消磨入短吟。未老先遭妻子厌，淡交渐失友朋心。庭梧欹枕三更月，梁燕垂帘十日霖。吊古伤今自无计，高歌声里泪沾襟。

春晴登西园亭

听风听雨过清明，柳欲成阴花满城。湖海情怀空旖旎，云天涕泪独纵横。酒家水末青旗[1]近，游骑江头白袷轻。短后[2]明朝当试马，平芜尽处可闻莺。

[1] 青旗：卖酒家的标志。

[2] 短后：衣服后幅较短，便于劳动。《庄子》："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

杭　　海

早行

桂魄[1]当头冷，溪流入耳清。多情水与月，相约送人行。

[1] 桂魄：即明月。《酉阳杂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又《金丹大成》："道家以日为阳，故称日魄。以月为阴，故称月魄。"又王维《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

书怀

书剑纵横二十年，前途未得著先鞭[1]。侧身四海悲乡国，生死穷通一听天。

[1] 先鞭：争先立功。《晋书·刘琨传》："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杨了公

梅花

西风猎猎万山愁，正是寒梅得意秋。谁把冷香和雪咽，词人侧帽酒家楼。

君是梅花吾是香，寒光那得比春光。有时欲借春光暖，时与梅花略一商。（沈瘦东注：诗为汪明甫作，汪疏财仗义，了公时与通有无者，可谓趣绝韵绝。）

西泠

山楼隔雨一樽开，看我轻摇双桨回。静对微风先欲醉，为它吹过酒旗来。

赠金山张云林

翩然有客到松江，共对闲鸥酹一觞。此去青溪须记取，柳阴深处沈东阳[1]。（原注：瘦东先生，不可不去一访。）

[1] 沈东阳：指青浦诗人沈瘦东。后云林果持此诗，往访瘦东，时正上巳，瘦东因有"东风燕麦春光晚，上巳莺花禊集宜"句。

示心香

沉沉帘幙夜阑珊，照我秋魂月一丸。撚断吟髭曾未得，回头一笑有双鬟。

生小杨枝金缕烟，嫩春已自解缠绵。撩人愁绪长堤外，一带游丝拂过肩。

题沈荃[1]遗札册子

书家神品董香光[2]，坠绪茫茫剧可伤。不是华亭[3]沈学士，谁将一瓣蒸心香[4]。

[1] 沈荃：字贞蕤，华亭人，清初官礼部右侍郎。有《充斋集》。

[2] 董香光：明代书家董其昌，号香光。书法初宗米芾，后自成一家。松江沈荃书法，得香光神髓。

[3] 华亭：地名。今上海市松江县西的平原村，即古华亭谷，晋陆机故宅在其

侧。机将死，叹曰："华亭鹤唳，可得闻乎！"

[4] 心香：佛家语。中心虔诚，有如燃香供佛。

题逸梅所辑小说家言

虞初[1]说自有师承，元理超如会五灯[2]。不似玉台[3]笺上体，风流独自艳徐陵[4]。

人惊纸价洛阳贵[5]，我当楞严[6]棒喝看。成一家言[7]言有物，庄谐语各妙毫端。

[1] 虞初：人名，汉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为郎。《汉书·艺文志》有《虞初周说》，为中国小说家的祖师。

[2] 五灯：书名。今本作宋释普济撰，宋刊本作慧明撰，其书取《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书，撮其旨要，汇为一编，名《五灯会元》。凡二十卷，详述释家的源流本末。

[3] 玉台：诗体的一种，以《玉台新咏》得名。《玉台集》，有徐陵序，搜罗汉魏六朝的诗。后人称纤艳的诗为玉台体。

[4] 徐陵：南朝陈剡徐陵，字孝穆，诗文辞藻绮丽，和庾信齐名，号徐庾体。

[5] 纸贵洛阳：《晋书》："左思赋《三都》，构思十年，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6] 楞严：佛经名。唐人所译，名《大佛顶首楞严经》，属大乘秘密部。

[7] 一家言：自成一家的著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李笠翁著《一家言》，诗文杂作，汇为一编。

杨 千 里

南湖[1]夜游

废垒残碉不忍看，旧游如梦怯荒寒。重来莫怪南湖小，指点菱田百亩宽。

衣鬓纷纶水亦香，小舟何事恋觞罍[2]。满湖丝管匆匆去，孤负三娘与九娘。

白石[3]风流未寂寥，东南坛坫盛招摇。相携赋笛吹箫客，顷刻松陵十四桥。

[1] 南湖：即鸳鸯湖，在浙江嘉兴县南，湖中多鸳鸯，故名。或谓东南两湖相接，有如鸳鸯，故名。湖产菱茭，称南湖菱，鲜嫩可口。

[2] 艅艎：舟名。《抱朴子》："艅艎连首，涉川之良器也。"本作余皇。

[3] 白石：南宋姜夔，别号白石道人。有《过垂虹桥》："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杨　曙

秋斋书遣

疏雨湿秋野，虚窗检古书。悄闻雁天远，伏似鸟巢居。菊本有闲意，泉声自淡如。山深良可隐，种柳绕吾庐。

杨贻谋

舟次富春[1]

征帆斜挂雨馀天，汀草洲芦断复连。人语疏灯村背水，江飞孤鹜[2]月如烟。藜蒿味淡还强饭，书剑装成待熟眠。料得兰闺莲漏[3]永，行程暗卜绮窗前。

[1] 富春：江名，在浙江省中部。江边有严陵濑，为严子陵游钓处。

[2] 孤鹜：鹜为野鸭。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伯屿击节称赏，誉为天才。

[3] 莲漏：古代计时器，称铜壶滴漏。镂莲花形，谓莲漏。

杨杏佛

对月有怀三兄吉甫

开帘对明月，疏星耿河汉[1]。金风[2]冷衣裳，忽起平生叹。兄弟四五人，零落已及半。饥来相驱逐，各向东西散。索居多悲思，何况历丧乱。旦暮有余隙，当借凌风翰。

[1] 河汉：即天河，又名银汉。《古诗十九首》："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2] 金风：即秋风。戎昱《宿湘江》："金风浦上吹黄叶，一夜纷纷满客舟。"

康乃狄克省[1]中间城赴东美学生会寄兴此城多树大木参天一望

弥漫故人以林城名之

青青树，郁成林，百年业，有同心。我来远道赴良会，欲借山川涤烦襟。耸肩四望无来者，独倚枫根而沉吟。

[1] 康乃狄克省：美国东北部地名。

春日山行

山路蔽苍翠，春深百鸟嚣。泉鸣尘意寂，日暖草香飘。欲笑陶彭泽[1]，忘忧借浊醪。栖心若流水，世累自相遥。

[1] 陶彭泽：晋陶渊明，官彭泽令。

译英吉利诗人锡兰[1]情诗四解

锡兰为近代诗界革新家，语多新意，而放肆不羁，此章虽短，然其人可见也。

流泉接长河，长河入东海。浩浩天风吹，中有深情在。

天地有至理，万物自成双。如何侬与君，不得同翱翔。

高山连白云，骇浪互相接。不闻姊妹花，辱及弟兄叶。

朝日拥地球，沧海恍明月。君不接侬唇，此意总徒论。

[1] 锡兰：亦作雪莱(一七九二——一八二二)。英国诗人，与拜伦齐名。不见容于英国社会。一八二二年，旅行意大利，于拜访拜伦的归途，遇暴风溺死，年仅三十。他的诗如《西风歌》、《云雀歌》等，都是名作。

送铁厓归蜀次亚子韵

十载飘零客，天涯去住难。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怪僻时人弃，文章山鬼叹。青春伴君去，临别意漫漫。

杨赓笙

寄内

天涯有客日凭阑，欲写离愁下笔难。万里椰园栖老鹤，三年菱镜对孤鸾。家无储蓄衣安寄，书到炎荒泪未干。今日好兼严父职，教儿休再著儒冠。

杨　随　庵

秋日游破山寺[1]口占

爱看山水懒登临，古寺高林契阔深。自是如来敷座地，不经尘劫到于今。

是村是郭是深山，身在疏篱荒竹间。忽见迎风松与竹，点头似许我参禅[2]。

[1] 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现称兴福寺。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2] 参禅：参究禅学。皮日休诗："林间孤鹤欲参禅。"

杨　秋　瀛

早秋有作

新凉一枕昼阴阴，随分园池万绿沉。急雨放晴群鸟散，晚风送暑乱蝉吟。闲寻野叟谈耕耨[1]，近卜山庄傍竹林。愧乏文章酬岁月，鬓毛惟恐雪霜侵。

[1] 耕耨：耕为犁田，耨为除草。《孟子》："深耕易耨"。

金　病　鹤

次陆醉蝶见怀韵

林居惯听鸟鸣喧，岂为寻仙问古源。蛤港比邻容我傲，骚坛历劫赖君存。山遥喜落云中雁，客到宁惭俎上豚。会盼明年春社[1]里，短篷柔橹出西门。

[1] 春社：古代节候的名称。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每逢此节，奉祀土神，祈农田丰收。

落叶

倦蝶枉思辅翼驰，凉蝉早向故枝离。回风飘落千秋泪，卷雨凄迷五色旗。欲护庄严持贝诵[1]，断无消息待樱期。山空木落云无定，羌

笛[2]梅花解郁伊。

[1] 贝诵：诵读佛经，原来佛经旧用贝多叶书，故称贝编。

[2] 羌笛：乐器名。汉武帝时丘仲所作，因出于羌中，故名。王之涣《出塞》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金 庆 章

无题

徘徊好景自矜持，愁到春深渐不支。一点痴怀无着处，闲庭又是落花时。

不敢逢君说有情，魂香泪粉欠分明。为悲堕溷飘茵日，凄断双蛾画未成。

范 烟 桥

题陈树人[1]战尘集

寒夜孤灯读战尘，深知字字出情真。平添剑北新诗料，苦忆岭南老画人。忧国心长形梦寐，伤时语重在彝伦。收京愿遂东归日，独是芜城无好春。

[1] 陈树人：名韶，广东番禺人。从其外叔居廉学画，后又留学日本京都美术学校，并参加同盟会。能诗。

王家酒店

王家酒店试梅酱，一种甜酸醒酒肠。多谢梅妻贻妙制，更添齿颊十分香。（原注：尝王恒豫梅酱，叹为甘美，翌日，逸梅兄复以其夫人所制见贻，则更觉隽永也。）

范 君 博

孝陵

追溯前朝万事灰，可堪叹息有馀哀。骑驴沽得朱村酒，破帽残衫[1]得得来。

两行石马[2]碧苔封，不见当年万树松。寥落香烟皇觉寺[3]，老僧犹打大明钟。

[1] 破帽残衫：徐文长有"破帽残衫拜孝陵"句。

[2] 石马：刻石为马，陵道上的点缀物。垂去病家前有石人马，见《汉书注》。可见由来已久。

[3] 皇觉寺：朱元璋幼孤，曾为皇觉寺僧。

金阊曲

细雨霏微春似织，青骢蹀躞[1]嘶金勒。玉鞭摇影落银塘，漠漠新烟笼翠色。疏柳芳堤几个莺，垂虹深树采蟾明。红曛绿敛波光媚，画舫残阳梦断筝。

[1] 蹀躞：马行貌。韩偓《从猎诗》："蹀躞巴陵骏"。

吴苑[1]叹

梅子青青飞白鹇[2]，江南草绿啼角角[3]。桑穠麦秀亩闲闲[4]，华屋山丘风雨剥。胥江霍画琉璃笼，近水楼台夕照红。响屧廊[5]空花寂寂，无聊最是旧屏风。马踏烟莎春有迹，年年红豆鹦哥掐。白云麋鹿共徘徊，千古悠悠双蜡屐[6]。

[1] 吴苑：即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

[2] 白鹇：鸟名，雉属。一名鹇雉。

[3] 角角：雉鸣声。韩愈诗："角角雄雉鸣"。

[4] 闲闲：广博貌。

[5] 响屧廊：吴王宫中廊名，用梓梓板铺地，行则有声，故名。遗址在今江苏苏州市西灵岩山间。

[6] 蜡屐：用蜡涂屐，使之光泽。《晋书》："阮孚性好屐，有诣阮，正见自蜡屐。"

游龙寿寺[1]

社时来古寺，风雨人迹稀。石室度深翠，春禽鸣夕霏。开经血犹在，论代僧已非。游子自厓返，波光漾布衣。

[1] 龙寿寺：在苏州市虎丘山塘间，石屋中藏有元僧善绕血书《华严经》。

题袁寒云[1]演慘睹[2]剧照

有脚不踢河北尘，此身即是建文身。闲僧满腹兴亡史，自谱宫商唱

与人。

[1] 袁寒云：名克文、袁世凯次子。世凯谋帝制，寒云作诗讽之："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云。"

[2] 惨睹：演明建文帝被逼出家事。

海滨

披发行吟遁海滨，酒酣自顾不材身。浑疑买药呼生地[1]，讵识逃名尽熟人。书读前贤聊补过，志存后乐[2]得安贫。湖山旷劫从丁丑[3]，忍署偷闲作幸民。

[1] 生地：药名，即地黄。这儿借用。

[2] 后乐：宋范仲淹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 丁丑：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

比珠词[1]

惯将眸子割秋云，宝靥轻红似浅醺。迢递相思烟水阔，星辰昨夜觑湘君[2]。

花让嫣然柳让柔，远山[3]入画恐风流。却嫌痴绝当垆[4]妇，嫁得长卿已白头[5]。

打桨何人渡口游，连娟[6]眉目挂梢头。石城荒去名犹在，爱说风流似莫愁。

别离相值鹧鸪天，更是难听擫笛边。趁取旗亭留一顾，清真[7]曲里忆双莲。

[1] 比珠词：仿前人比红儿词，含有影事，共一百首。

[2] 湘君：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有《湘君》篇。

[3] 远山：《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

[4] 当垆：卖酒。《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按卢古通垆。

[5] 白头：《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6] 连娟：眉曲而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长眉连娟"。

[7] 清真：宋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著有《片玉集》。

卜宅

卜宅邻居恰望衡，市楼巷曲起峥嵘。初逢不尽缠绵意，合与珍珠记小名。

交阴恰好半房山，放棹垂虹[1]近市闉。门巷临流湖水绿，明漪一镜对烟鬟。

[1] 垂虹：桥名，在江苏吴江。筑有垂虹亭。

郑 叔 容

病起

东风容易倩魂[1]消，花里柔丝带蝶飘。最是恹恹人病起，杜鹃啼过赤阑桥。

嫩日晶莹曲槛边，暖风吹散药罏烟。道心了悟春心现，世界浑浑有万千。

[1] 倩魂：事见《太平广记》。陈玄祐作《离魂记》。

晚蝉

晚蝉鸣高林，络纬[1]啼庭树。百虫竞炎候，繁响徹昏曙。霜露何凄清，荡子恒宵征[2]。修名惧不立，前路徒冥冥。冥冥复冥慕，春荣秋已蘼。万物更变幻，至道无虚盈。

[1] 络纬：一种草虫，声如纺丝，故名。李白诗："络纬秋啼金井阑"。

[2] 宵征：夜行。徐玑诗："却将昼睡补宵征"。

夏夜无月有寄

一天星采银河静，满院花枝夜景幽。最是仙妃解人意，不教明月照闲愁。

郑 佩 宜

就医吴门舟次酬外子[1]安如次原韵

跂脚篷窗七字成，狂奴慧业自天生。画蛾依少三分媚，倚马[2]君原一世惊。莫便披猖无检束，可能规劝听分明！锦囊[3]长吉呕心血，

漫为多才殉绮情。

[1] 外子：妇人称丈夫为外子。

[2] 倚马：作文敏捷。《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须七纸，殊可观。"

[3] 锦囊：唐李贺，字长吉，七岁能诗，苦吟不已。李母说：这儿要呕出心肝了。每出，背古锦囊，得句即投囊中。

次韵题安如蓬心补草后

饭颗山头太瘦生，无端露爽便英英。屈平[1]涕泪酬家国，庾信[2]文章感性情。香草美人缘寄托，红灯绿酒偶纵横。怜侬病废居诸[3]倦，懒和焦桐[4]爨下声。

生愁歌哭换中年，一叙蓬心托简编。英气君偏销未得，奇才我亦见犹怜。飞仙大侠十分健，美女时花一笑嫣。至意箴规休弃掷，韦弦[5]能佩更欣然。

[1] 屈平：即屈原。忧伤憔悴，虽放流，仍眷顾楚国。

[2]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新野人。周闵帝武帝爱好文学，信地位贵显，然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

[3] 居诸：《诗·邶风》："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居诸本语助词，后借指时光。

[4] 焦桐：琴名。《后汉书》："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材，因请截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

[5] 韦弦：《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韦为皮革，性较柔软。

郑雪耘

读慎园诗文选赋此奉寄

老来不废注虫鱼，津海栖迟日著书。集解[1]雅能侪两汉，丛刊功亦继三馀。（原注：赵氏湖北丛书目，署三馀草堂藏版。）文酣经籍辞尤赡，句绝雕镌意自舒。未可诗人相伯仲，淇园[2]绿竹总心虚。

[1] 集解：沔阳卢慎之，别署慎园。勉之弟，著《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

补》二卷。尚有未刊稿甚多。

[2] 淇园：《述异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是也。

中秋夜信步浦滨得诗二首

良宵准拟月当头，岂意浓云蔽远眸。落尽沿江潮十丈，萤灯如雪作中秋。（原注：岸上皆改用萤光灯。）

后羿曾传射日轮[1]，羿妻奔月[2]语尤神。而今真有穿云箭，合与明皇[3]步后尘。（原注：科学发达，火箭直射月宫。）

[1] 后羿射日：古代神话。《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2] 羿妻奔月：传说嫦娥为后羿妻。《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按嫦娥一作恒娥，又作姮娥。

[3] 明皇：神话：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听乐歌，归写其半，适西凉进婆罗门曲，声调吻合，便编为《霓裳羽衣曲》。

郑逸梅

赠苏曼殊集放翁句

禅心每笑谈棋局，坏壁苔侵醉墨痕。涧水潺湲供洗钵，一庵那得住云根[1]。

要试囊中服玉方，一毫忧不到禅房。平生意气今如此，醽醁[2]杯深断送狂。

[1] 云根：唐宋诗人，多谓石为云根。宋孝武帝诗："屯烟扰风穴，积水溺云根。"

[2] 醽醁：酒名。《抱朴子·知止》："寒泉旨于醽醁"。

郁曼陀

东京竹枝词

树底迷楼[1]画里人，金钗沽酒醉馀春。鞭丝车影匆匆去，十里樱花十里尘。

旅行西去路漫漫，地入函根[2]夏亦寒。海日五更窗底出，万山飞瀑卷帘看。

饮到屠苏[3]一岁除，春华豆蔻[4]十三馀。新年依例称遥贺，手署同心绘叶书。（原注：邮片之绘画者曰绘叶书。）

双涡酒晕醉东风，涂泽燕支愧未工。争说阿姨颜色好，西京初买小町红。（原注：小町红，燕支名，出京都者佳。）

时样新眉镜里长，鬅黏花子[5]额涂黄[6]。袒衣[7]解后胸微露，一见销魂御化妆。（原注：女子梳洗必袒裎，俗名御化妆。）

宫槐夹路影层层，羽扇挥车过五陵[8]。六月葡萄新酒熟，铜街[9]日午醉红冰。

[1] 迷楼：《古今诗话》："炀帝时，新宫既成，帝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乃名迷楼。"这里是借用，极言日本东京，也有瑰丽的建筑。

[2] 函根：日本东京的地名。

[3] 屠苏：酒名，《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长幼以次拜贺，进屠苏酒。"这里也借用，指饮岁朝酒。

[4] 豆蔻：植物名，花淡红色，很鲜艳，比喻妙龄美女。杜牧诗："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5] 花子：妆饰品。《中华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凤。"

[6] 额涂黄：六朝时，妇女涂黄于额，以为美饰。李商隐《蝶》诗："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

[7] 袒衣：内衣，一称袒服。《左传》："衷其袒服，以戏于朝。"

[8] 五陵：地名。汉代为豪族所居，有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这里也是借用。

[9] 铜街：古洛阳有铜驼街，当时亦称铜街。庾信文："铜街柳市"。借指东京通衢。

马关[1]

晚对门司泊，相依一水间。江湖秋赴梦，灯火夜临关。市隐千楼雨，舟藏两岸山。云中问鸡犬，何处是琅环？

[1] 马关：日本地名，今称下关。日本本州西南端港口。甲午战后，李鸿章与日

本议和于马关的春帆楼，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周 咏 康

舟发申江怀少屏楚伦

别恨绵绵岁两周，相逢劫后不胜愁。焚书世已援秦例[1]，贼国人将袭莽谋[2]。黄叶满林秋意惨，密云横海夜寒稠。怀君叹逝心堪碎，吾辈何时得自由。

[1] 秦例：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2] 莽谋：借王莽篡位，指袁世凯阴谋帝制。

星洲[1]望月

极目清晖满，凭栏怯晚凉。淡霞笼树静，远水共天长。国难何时了？家园数载荒。天涯孤客恨，一夜九回肠。[2]

[1] 星洲：即新加坡。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

[2] 九回肠：梁简文帝诗："悲遥夜兮九回肠"。

杂诗

严寒逼山泽，兰蕙坠其芳。朔风扬尘沙，鹍鸦正翱翔。矫矫行役[1]子，道路阻且长。雨雪复滂沱，满目尽苍凉。客游无可乐，垂涕望故乡。

阴霾翳阳景，寒云吞树林。茂草掩周道[2]，凄风吹我襟。行迈[3]多伤感，凄怆理素琴。一弹再三叹，哀响入云岑[4]。世乱何所归，黍离[5]摇中心。

驱车国门外，步向山之阳。上有哀鸣雁，下有当道狼[6]。城头刁斗[7]声，泠泠送斜阳。徘徊将何适？中心凄以伤。悲风来四野，泪下沾衣裳。

天地惨不仁，苍生供刍狗[8]。荆棘满中原，麟凤绝郊薮。江海日横流，魑魅[9]时腾丑。世事等浮云，富贵乌可久。何不隐林园，端居饮醇酒。

[1] 行役：行旅。陶潜诗："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2] 周道：大道。《诗经》："周道如砥"。

[3] 行迈：远行。《诗经》："行迈靡靡"。

[4] 云岑：山高入云。

[5] 黍离：喻国家的沦亡。《诗·王风·小序》："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

[6] 当道狼：指当时军阀，残杀人民。

[7] 刁斗：古时行军用具。夜鸣之以警众报时，与更鼓相同。《汉书注》："刁斗，以铜为铫，受一斗。昼炊饮食，夜击持行。"

[8] 刍狗：结草为狗，供祭祀用，祀毕把它弃掉。故被弃的东西，称为刍狗。《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9] 魑魅：古代传说中山泽的鬼怪。《左传》："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周　　云

落梅感赋

一曲江城玉笛催，无端零落点苍苔。可知有个工愁客，满地寒香独自来。

世间谁复痴于我，每到花残一怆神。怪底东风太多事，枝头飘泊不成春。

开鉴草堂消夏作

草堂无恙守先人，庇荫垂今二百春。过眼烟云皆传舍[1]，怡情风月老闲身。浚池引水休忘旧，种竹莳花点缀新。莫笑冥顽一拳石，沧桑[2]几劫历红尘。

池水委蛇[3]峰突兀，故园泉石旧精魂。深藏诗稿营书屋，（原注：去年余重修草堂，并于东偏隙地，卜筑三楹，颜曰卷室，今消夏社诸子诗笺，均粘壁间。）轻折花枝插瓦盆。老树孤根今尚在，小桥水榭已无痕。（原注：祖慈云：卷室旧址，有水榭三楹，由小桥曲折通草堂。）时怀祖德如天大，椽笔[4]轮囷[5]手泽存。（原注：草堂西畔源艇，其匾为宫傅公手书。）

卜筑桥西曲水边，小园结构爱天然。稚松入画宜依石，老梓如虬欲

接天。（原注：园中梓树，高出云表。）翘首举杯招月姊，临风把酒酹诗仙。夜深醉卧南窗下，花影穿帘凉满肩。

一泓清碧透花矶，水榭风廊暑气微。亭影浸池人倒立，歌声穿树鸟惊飞。雨馀入梦凉生簟，醉后题诗酒泼衣。有客频来寻断碣，模糊字迹认依稀。（原注：蒯君啸楼于败草中觅得之江渔父图残碑一方。）

[1] 传舍：古时驿站所设的房舍，以便行人休息。《汉书·郦食其传》："沛公至高阳传舍"。

[2] 沧桑：时世变易之速。夏方庆《谢真人仙驾还旧山》："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

[3] 委蛇：委曲。易林："委蛇循河"。蛇读移，不作本音读。

[4] 椽笔：大手笔。《晋书·王珣传》：珣梦人授大笔如椽，既觉，语人曰：此当为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5] 轮囷：屈曲矫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蟠木根柢，轮囷离诡。"

又集古一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朱熹），茅檐长扫净无苔（王安石）。日长睡起无情思（杨万里），林下泉声静自来（程灏）。

雨后过隐花小筑用剑霜衣字韵

一片绿阴藏几簟，数声幽笛出园扉。主人睡觉疏篱下，花瓣风翻点葛衣。

碧草萋萋一望肥，葡萄压架雨声稀。烟云四壁兰千本，冉冉清香扑客衣。

周实丹

痛哭

瘴雨蛮烟路几千，楝花落尽一清然。三年化碧[1]心难灭，九转成丹[2]目已穿。誓起鲁阳[3]麾赤日，忍教胡月犯黄天[4]。匣中夜夜青锋[5]啸，愿作人豪不羡仙。

直将刍狗视人群，无限苍凉日暮云。壮志未酬填海鸟[6]，痴心枉作

负山蚊[7]。荒烟孤岛田横[8]客，夜月悲笳翟义[9]军。猿鹤沙虫[10]同一烬，累累七十二荒坟[11]。

[1] 化碧：周敬王大夫苌弘被杀，流血成碧。见《拾遗记》。

[2] 九转丹：《抱朴子》："道家烧金丹，以九转为贵。转者，循环变化之谓，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是也。烧炼之时愈久，则转数愈多，药力愈足，成仙愈速。"

[3] 鲁阳：《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

[4] 黄天：汉黄巾张角自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5] 青锋：锐利的宝剑。

[6] 填海鸟：神话谓：炎帝女溺死，化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

[7] 负山蚊：力小任重，不能成事。《庄子》："使蚊负山"。

[8] 田横：秦人。《史记》：韩信既破齐王广，横遂自立为齐王。汉灭项羽，横与其徒属五百人亡入海岛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举兵加诛。横因与二客诣洛阳，未至三十里，曰：始与汉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杀。横既葬，二客皆自杀。余五百人，在海中闻横之死，亦皆自杀，人多哀之。

[9] 翟义：汉上蔡人。官东郡太守，会王莽称假皇帝，他立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将军，移檄郡国，三辅豪杰，纷纷响应。

[10] 猿鹤沙虫：称将士的牺牲生命。《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11] 七十二坟：指清末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墓。

重九

生太飘零死亦难，西风黄叶满江干。岂真才大难为用，翻为愁深强自宽。四海寻仇凭侠剑，百年多难悔儒冠。故园今日茱萸会[1]，忍见南飞雁影寒。

[1] 茱萸会：茱萸为一种植物，传说重九佩之登高，可以避祸。《风土记》："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

秋虫

微命可怜栖弱草，孤怀未解爱春华。如闻叹息欧阳赋[1]，若诉飘零蔡女笳[2]。秋雨衰梧金井畔，荒烟野蔓玉钩斜[3]。哀弦急管都难

似，梦断人天各自嗟。

[1] 欧阳赋：欧阳修《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2] 蔡女笳：东汉蔡邕女琰，字文姬，被虏胡中，曹操以金璧赎归。作有《胡笳十八拍》。

[3] 玉钩斜：地名，在江苏铜山县南戏马台下。《桂苑丛谈》："咸通中，李蔚镇彭城，于戏马台连玉钩斜道，开创池沼亭台，名之曰赏心。"又陈无己诗话："广陵亦有戏马台下路，号玉钩斜。"

长亭曲

江北江南别路遥，旗亭酒熟脱金貂[1]。引人无限缠绵意，不赠梅花赠柳条。

[1] 金貂：皇帝左右侍臣的服饰。《晋书》："阮孚为黄门侍郎，尝以金貂换酒，为所司弹劾。"

岁除前一日作

豪气腾为万丈虹，酒徒何惜醉颜红。九州[1]人物尊游侠，六代江山托寓公。无限国仇谁砺剑，共知天道若张弓。茅檐昨夜潇潇雨，梦斩楼兰气尚雄。

[1] 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为九州，见《周礼》。

北湖即景

湖上是烟霞，湖光胜若耶[1]。空山香杜若，一雨落樱花。鱼鸟怜人意，关河怅日斜。每闻鹃啼处，便欲此移家。

[1] 若耶：地名。浙江绍兴县南有若耶溪，即西施浣纱处。

赠钝剑

少陵身世一沙鸥[1]，深恐蹉跎便白头。我剑无灵君剑钝，（原注：旧号剑灵。）人间何处托恩仇。

千年荆聂[2]骨成尘，谁是擒蛟射虎人。与子消沉文字海，野萝山鬼[3]泣灵均。

[1] 沙鸥：杜甫《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2] 荆聂：荆轲、聂政，战国二侠士，载《史记·刺客列传》。

[3] 野萝山鬼：《楚辞·山鬼》篇："被薜荔兮带女萝"。

周瘦鹃

文字无灵饥来驱我因以卖花为活漫赋五绝聊自解嘲

三径[1]将荒归未得，百无一用等驽骀[2]。小人有母[3]终须养，卖却花枝易米来。

煮字[4]充饥万虑煎，终难辟谷[5]学神仙。吴宫花草[6]依然好，差比文章值几钱。

蕉石神传唐伯虎，竹枝貌肖夏仲昭。生香活色盆中画，不用丹青着意描。（原注：尝仿唐子畏蕉石图，夏仲照半窗晴翠图，制为盆景。）

寝馈花间几度春，朝朝扶植费精神。沧桑变幻原无定，割爱何妨换主人。

米珠薪桂难为活，补屋牵萝倍苦辛。金马玉堂[7]吾不羡，荣衔新署卖花人。

[1] 三径：见《三辅决录》卷一："（蒋诩）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陶潜《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2] 驽骀：劣马。蔡邕文："骋驽骀于修路"。

[3] 小人有母：见《左传》颍考叔答郑庄公语："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

[4] 煮字：靠文字为生活。黄庚诗："煮字元来不疗饥"。

[5] 辟谷：辟除谷食以求神仙。《史记》："乃学辟谷，道引轻身。"

[6] 吴宫花草：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

[7] 金马玉堂：豪贵的邸第。

新情歌

阿侬有情人，情人即祖国。侬愿为国死，死后有愉色。

嗟我国无人，日蹙地百里。死无葬身土，愿葬郎心里。

多时感郎心，昨夕见郎颜。何为定情物，赠郎铁指环。

郎有白狼林[1]，妾有古龙泉[2]。杀尽误国贼，同入昆仑山。

郎本爱国者，忍使国蒙耻。弹丸掷与郎，算妾相思子[3]。

嘱郎出塞去，努力扫胡尘。妾言郎不应，看妾白狼林。

小丑不量力，时时动边氛。沥侬心头血，为郎草檄文[4]。
送郎从军去，迎郎奏凯[5]回。取彼敌人血，同醉珊瑚杯。

[1] 白狼林：手枪名。

[2] 龙泉：在浙江省处州，有地名龙渊，相传为欧冶子铸剑处。

[3] 相思子：红豆一名相思子。

[4] 檄文：古代官文书。

[5] 奏凯：唱凯旋歌。《温公诗话》："万国休兵外，群生奏凯中。"

同社郑逸梅索生挽诗

输君妙笔吐奇葩，补白称王也足夸。逸韵清才谁得似，前身端合是梅花。（原注：往者杂志报章中，君每以所作小品文为之补白，人因以补白大王称之。）

皋比[1]十年曾坐拥，苦心作育尽英材。春风桃李[2]争荣日，道是先生取次栽。（原注：君兼为二三学校执教鞭，尽日奔波无宁晷。十余年来，作育英材多矣。）

干戈扰攘无宁日，萁豆[3]相煎大可哀。乱世难寻安乐土，愿君此去莫重来。

同乡同社复同庚，好好先生并有名。君苦衰颓我亦倦，何妨携手更同行。（原注：君与愚同籍吴门，同隶南社与星社，同为五十三岁，复同以好好先生名。今君自谓已现衰颓之象，而愚亦厌倦斯世，则又何妨携手同行乎！）

[1] 皋比：虎皮，指讲座而言。《宋史·张载传》："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

[2] 桃李：喻门墙之盛。《资治通鉴·唐则天皇后久视元年》："狄仁杰尝荐姚元崇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这里指门弟子之多。

[3] 萁豆：曹植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里借指国民党发动内战。

周 景 瞻

日光道[1]中枫叶

随处深红杂浅红，山山枫叶醉霜风。痴人当作春花看，三月长安道上同。

〔1〕日光道：日本地名。

廉方招饮感赋

细雨樱花四月时，春归似较去年迟。为寻朋辈看花约，致误君家饮酒期。只见封侯多竖子，不闻杀贼有奇儿。请看历代兴亡事，胜负分明似弈棋。

周 天 石

赠芷畦

不有离群感，宁知聚首欢。相逢惟一醉，把臂过长安。落日江亭暮，西风易水[1]寒。那堪重话旧，花事半阑珊[2]。

〔1〕易水：水名，在今河北易县。战国时荆轲《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2〕阑珊：衰落。白居易诗："诗情经意新阑珊"。

和南村原韵

独倚高寒百尺楼，青衫红泪湿江州[1]。三边鼙鼓声何楚？万里烽烟起未休。瑟瑟[2]荒郊悬落日，滔滔[3]沧海决横流[4]。匹夫自有兴亡责[5]，击筑[6]狂歌天地秋。

〔1〕江州：即江西浔阳。白居易诗："江州司马青衫湿"。

〔2〕瑟瑟：风声。梁简文帝诗："耳闻风瑟瑟"。

〔3〕滔滔：水流貌。《诗经》："汶水滔滔"。

〔4〕沧海横流：比喻世变。《谷梁传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

〔5〕匹夫有责：顾亭林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6〕击筑：筑，古乐器。《战国策》："战国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至易水上，其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

周人菊

中秋

落魄[1]江乡气不豪，隔墙呜咽一声箫。伤心私告秦淮[2]月，家在淮南[3]旧板桥。

歌管声声入耳娇，月光如水酒如潮。秦淮今夜团栾影，当日曾经照六朝。

[1] 落魄：魄读作拓，流落的意思。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

[2] 秦淮：水名。源出江苏溧水县，西北流贯南京，秦时所凿，故名。旧时为声伎汇萃之地，有《秦淮画舫录》纪其事。

[3] 淮南：淮水以南的地方。是作者的家乡。

实丹移寓白下[1]赋此赠之

英才磊落[2]足千古，豪气纵横辟万夫。上帝多情生侠客，穷乡无地置狂奴。保存国学群推子，抛掷华年合笑吾。破壁神龙飞去[3]也，新诗会见满南都。

[1] 白下：南京的别名。唐武德时更称金陵为白下。

[2] 磊落：襟怀坦白。《文心雕龙》："并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3] 破壁飞去：《宣和画谱》："张僧繇尝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目睛，谓点即腾骧而去，人以为诞。固请点之，因为落墨，才及二龙，果雷电破壁，徐视画，已失之矣。"

席上赠天梅

块垒填胸酒满卮，伤心怕忆白门[1]时。寒梅瘦菊[2]都无恙，独少飘香桂一枝[3]。

[1] 白门：南京的别称。当实丹流寓南京，南社诸子，于此结诗酒之欢。

[2] 寒梅瘦菊：梅谓高天梅，菊谓周人菊。

[3] 桂一枝：指周实丹，实丹旧名桂生。后被清吏所杀。

梁任北征[1]子天乐才九岁慷慨愿从为赋此以壮之

老子多奇气，挥刀誓北征。稚子才九岁，慷慨愿同行。壮哉此佳儿，足使鬼神惊。不羡作正字[2]，但愿请长缨[3]。所志在弓矢，建

虏[4]安足平。助父共驱胡，不遑计死生。誓饮黄龙酒，为国作干城[5]。孝亲兼报国，一念结精神。贤者不可测，岂复类孩婴。

[1] 北征：汉班彪有《北征赋》，唐杜甫有《北征》诗，此指讨伐清王朝。

[2] 正字：官名。齐秘书省有正书，北齐始置正字，隋唐沿延，仍称正字。

[3] 长缨：以投军为请缨。

[4] 建虏：指清王朝，因辽金于热河朝阳一带置建州，明有建州卫，即清王朝的发源地，故称。

[5] 干城：扞外卫内，《诗经》："公侯干城"。

周 芷 畦

游颐和园[1]示天梅

歌筵已绝大王风[2]，寂寂颐和剩别宫。春草池塘无赖绿，夕阳楼阁可怜红。才从南海遨游后，恍入西湖罨画中。攀折花枝休见笑，此园今日与民同。

[1] 颐和园：在北京市西郊万寿山麓，昆明湖畔，圆明园之西。前清光绪时，就清漪园旧址改筑，那拉后常避暑于此。

[2] 大王风：宋玉赋："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喜巢南至

睡余诗味浓于酒，客里春怀淡若云。满树子规[1]啼不断，落花天气又逢君。

[1] 子规：杜鹃鸟别名。

月下怀人

不知今夜月，可似昨宵明？急起推窗望，幽怀倚槛生。庭花太寥落，邻笛[1]转凄清。彼美知何处？关山一片情。

[1] 邻笛：孔绍安诗："何言陵谷徙，翻惊邻笛悲。"

端午与谢蓉真游西园[1]作

绿阴如幄幄如城，随意亭台结构精。三径待归陶靖节[2]，小园拟赋庾兰成[3]。茶余有酒人常驻，花下弹棋鸟不惊。雅集西园怅回首，

(原注：去年午夏，南社临时雅集，予赠亚子句有："那堪南浦伤怀候，正在西园雅集时"。)石榴照眼倍鲜明。

[1] 西园：在上海西门外斜桥，早已废圮。

[2] 陶靖节：晋陶渊明，溢法靖节，作《归去来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语。

[3] 庾兰成：名信，字子山，梁南阳新野人，与徐陵齐名。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

题香冢[1]二绝

陶然亭左有香冢焉，一坏黄土，石志无名，相传是勒方琦葬某妓遗物处。惟石古字劲，短铭悲壮，绝不类瘗玉之辞，疑中系殉明难者，恐触当时忌讳，借香冢以寓言耳。爰录其铭，并题二绝，以质同好。铭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胡蝶。"

北风吹白苇花汀，屹屹残碑短短铭。听断琵琶塞外曲，墓门芳草自由青。

杜鹃含泪亦嫣然，艳迹销沈三百年。今日泉台[2]应一笑，短歌重续月重圆。

[1] 香冢：为北京市南陶然亭的一个胜迹。亭为清江藻所建，亦名江亭，为旧时士大夫游宴之所。

[2] 泉台：《宋史·乐志》："泉台寂，鱼烛萤煌。"有阴冥的意思。

野宿

船头风逆晚难归，打点孤篷夜钓矶。野岸树疑人影立，荒坟萤逐鬼燐飞。篝灯待晓乡愁切，拥被禁寒酒力微。冷月窥窗敲枕静，柝声远市听依稀。

周 祥 骏

旅夜

小院梧桐雨，萧条动旅情。故园千里梦，孤馆一灯明。山挟楚云暗，江连淮气清。独猿枝上挂，肠断石头城[1]。

[1] 石头城：南京市的一部分。宋张舜民云：石头城天生城壁，有如城然，江行自北来者，循石头城转入秦淮。三国时王浚带兵八万，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

闻笛

满城玉笛夜苍凉，吹落槐花贴地黄。请君莫唱关山月[1]，游子思亲泪两行。

[1] 关山月：汉横吹曲名。《乐府解题》："关山月，伤离别也。"《古木兰诗》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又《相和曲》有度关山，亦类此。

庞　独　笑

病蹙月余枕上听雨感赋

天步艰难不自由，碧梧金井[1]早经秋。十年听惯吴门雨[2]，识得萧萧一段愁。

[1] 金井：雕琢所成的井栏。吴均诗："玉栏金井牵辘轳"。

[2] 吴门雨：白居易诗："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自注：江南吴二娘曲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次和汪允中[1]俞楼[2]寻梦图

凭陵底物慰相思，春在堂[3]空过访迟。触景生情伤往事，从今怕写性灵诗。

水流花放石嶙峋，是处俞楼寂寞滨。风片雨丝灯影里，百无聊赖一汪伦[4]。

[1] 汪允中：名定均，号旷公，安徽歙县人。著有《慕云文存》、《诗存》。

[2] 俞楼：在浙江杭州孤山附近，为俞樾所居。

[3] 春在堂：为曲园一部分，在江苏苏州市马医科巷，亦俞樾所居。

[4] 汪伦：唐人，和李白友善。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秋夜卧病闵亡弟犍子日记

雁影分飞十载徂，眼前子立剩孤雏。平生一事真僝僽[1]，五十今吾犹故吾。

二十声名万口贤，零缣寸楮亦堪传。可怜注海倾河泪，一滴曾无到九泉。

[1] 詈骂：恶言詈骂。常见元曲中。

听王效松[1]说水浒传

沧海横流世正同，从来草泽有英雄。凭将三寸谰翻舌[2]，和泪煎心说武松。

[1] 王效松：吴中评弹名家，主光裕社，擅说《水浒传》，有活武松之号。

[2] 三寸舌：《史记·平原君传》："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近事有赠

我本欢场太恨生，犹从劫后赋闲情[1]。红愁绿怨都无赖，雾里看花眼尚明。

门巷斜阳渐渐殚，寻常春色已无多。生憎阿黛桥[2]头水，几队鸳鸯逐逝波。

[1] 闲情赋：晋陶潜作。

[2] 阿黛桥：在苏州市阊门外，为热闹市区，旧时多秦楼楚馆。

席上赠周冠雄

昨宵归梦落江湖，帕首靴刀[1]旧酒徒。尽有心情怜我拙，相逢胆气为君粗。话离不觉三年久，逃劫能堪一噱无。世变浮云今阅尽，东南沧海已将枯。

[1] 帕首靴刀：军戎装束。

庞　檗　子

寒夜卧病听雨达旦

灯穗寒多落复生，虚堂拥被梦难成。十年惯听江南雨，不及今宵枕上清。

秋晚散步野外

招人山色拥烟螺，日晚寻幽踏浅莎。细岸疏花临水媚，小桥垂柳着秋多。声来野冢群鸦集，影上村墙一犊过。却忆五湖[1]三亩宅，耦

耕[2]心事悔蹉跎。

[1] 五湖：即太湖。

[2] 耦耕：两人并耕。《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

八月十四夜养浩招饮

清夜到虚堂，樽罍列数行。砌蛩乱幽语，林鹊讶寒光。落落星河远，依依草树香。孤城万喧寂，风露动微凉。

题桃源图

汉文先生为先德遗墨补图属题，因念社友宋渔父为桃源人，近遭难而卒，感君白华[1]之思，弥增黄垆之痛。得诗一章，聊寄慨叹尔。

落花替洒思亲泪，剪纸难招去国魂。一样雨丝风片[2]里，不堪回首话桃源。

[1] 白华：称美孝子的诗篇，诗早佚，无流传。

[2] 雨丝风片：元曲中有："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秋晓园游用柳州韵

晨起罢新沐，行行过园林。萧寥惜秋气，寂历忘机心。露草适幽步，风竹引微吟。慵疏性亦得，无事惊栖禽。寄此须臾间，聊以娱余阴。

黄浦滩晓望有感

劫灰何处问江干，时局棋枰袖手看。乐享爰居[1]谁更讶，恨填精卫古来难。噤人哀角[2]霜华重，乱眼危墙海气寒。低咏杜陵垂老句，强移栖息一枝安。

[1] 爰居：海鸟。《尔雅》："爰居杂县"，又《坤舆外纪》："爰居高八尺，宿于岛中，常飞海面，海船遇之，可占岛之远近。"

[2] 哀角：角为军中吹器。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

正月廿五日大雪晨起读南华经[1]

北风振江海，寒气透重户。开轩忽失惊，天地入太古。高木挺瑶枝，广院化瑶圃。世界多阙陷，一一天工补。心境本空明，万物若无睹。还读逍遥篇[2]，自养清虚府。至味带雪餐，冷香借诗吐。

[1] 南华经：即《庄子》。唐天宝元年，诏号为《南华真经》。

[2] 逍遥篇：《庄子》中的一篇，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

春感寄顾聪生

避地身为累，经春气似秋。十年磨剑[1]恨，两字徙薪[2]忧。山雨寒如此，江烽夜不收。平生惯漂泊，凄绝赋登楼。

[1] 磨剑：有报仇破敌意。《五代史·景延广传》："谓契丹使者高莹曰：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即来。"

[2] 徙薪：有防患未然意。《汉书》：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请之。

秋侠墓

西泠桥[1]畔水回环，三尺孤坟夕照殷。犹忆秋魂哭风雨[2]，故教侠骨重湖山。年年碧血痕难灭，寸寸红心草[3]未删。十字旧题碑已换，（原注：吴女士题：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为清吏所仆，今重立者，则非旧物也。）我来酾酒[4]泪频潸。

[1] 西泠桥：在杭州西湖上，孤山附近。

[2] 风雨：秋瑾被逮，清吏遍供，瑾写"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作答。其女灿芝为母辑《秋瑾集》行世，凡一百数十首。"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也列入断句中，实则此句为清嘉道间娄江陶淡人所作，收入《沧江红雨楼诗集》中，全诗："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霜华拂处生氛少。朝陵五岳誉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耕丘，老死蓬蒿事幽讨。"秋瑾喜诵前贤诗篇，被讯时，忆及此句，便把它写在纸幅上，以代供词。

[3] 红心草：《异闻录》："王生梦侍吴王，闻葬西施，生应教为诗曰：'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

[4] 酾酒：酌酒。苏轼《赤壁赋》："酾酒临江"。

甲寅清明

乱花堕絮阻游行，悔向东风祝晓晴。大地即今还逐鹿[1]，荒台何处有啼莺。国殇[2]欲哭应无泪，乡梦初醒不计程。自问闲愁堪几许，

人间三十度清明。

[1] 逐鹿：争夺帝位。《史记·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2] 国殇：死于国事。《楚辞·九歌》有《国殇篇》。

过沪西极司非而路[1]

郊原得春早，不畏晓寒迷。宿雨苏梅萼，微霜滑马蹄。依依拾残梦，历历羡幽栖。犹有惊心处，江头动戍鼙。

[1] 极司非而路：今上海市万航渡路。

水乡春晓即事

春风昨夜过平桥，吹得鹅黄上柳条。却就水亭看晓色，满溪新绿长鱼苗。

水乡处处得幽寻，一曲林塘路更深。竹外鹁鸠[1]啼正急，冷云微雨酿春阴。

[1] 鹁鸠：一名祝鸠。羽黑褐色，长尺许。晴时鸣声和缓，将雨则急。故俗又称水鹁鸠。

庞 成 宇

东园杂咏

大地乱无象，吾生安可期。愿言甘雌伏[1]，鹪鹩[2]借一枝。编茅簇为亭，修竹森四围。朝暾散轻雾，众鸟纷高飞。饮啄力以致，缯缴[3]安所施。翱翔纯自在，不倦时亦归。对此涉遐想，吾行得所依。

[1] 雌伏：退藏的意思。温庭筠诗："雌伏竟非夫"。

[2] 鹪鹩：即黄鹂鸟。《庄子》："鹪鹩巢林，不过一枝。"

[3] 缯缴：用绳子系矢而射鸟。《淮南子·说山训》："好弋者先具缴而缯。"缯通增。

经 琼 珊

古意

愿郎为莲房，妾愿为莲子。子在莲房中，妾在郎心里。

妾愿身为茧，愿郎身为蛹。抽丝缚郎身，永作多情种。

姚 鹓 雏

杂诗

红板桥边白日斜，风吹好梦到谁家。隔溪别有闲桃李，偏向无人处放花。

风动西山云乱飞，如油碧草衬朱扉。淡烟疏雨江南景，驴背吟声得得归。

小病

莼羹[1]香滑泖鲈肥，乘兴江湖百不期。小病自医无别药，晴窗一卷剑南诗[2]。

[1] 莼羹：美味。《晋书》："张翰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上海市松江有泖水，其地产四腮鲈。

[2] 剑南诗：宋陆游著，诗清新刻露，自辟一径。故宋以后诗，有剑南一派。

王剑章挽诗

白门衰柳照烟鬟，扶策同游未倦还。画桨明湖红藕粉，蹇驴侧帽紫金山。阳关[1]折柳[2]凄迷别，行卷题诗醉醒间。一落京尘吾自愧，六朝掌故看君删。

[1] 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居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

[2] 折柳：《三辅黄图》："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晓起

云天荒荒静欲枯，烟峦叠叠淡欲无。晓吹乍动不知处，飞起一林青鹧鸪。

张园

一快平生意，江湖独往时。夕阳欹帽影，残雪冒鞭丝。孤赏时云暮，深忧客未知。岁寒饥溺感，枯坐看林欹。

水月聊娱客，林峦已感春。新蒲长似我，秋淄淡于人。已滞芳菲

节，行怜寂寞滨。杜陵天下士，作客更愁兵。

题逸梅味灯漫笔

衰病侵寻亦自怜，鬓丝禅榻落花前。把君书比王乔[1]药，有味青灯似小年。

[1] 王乔，即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得道成仙。

罗衣

新试罗衣约晚凉，芙蓉香国尽新妆。十三楼上歌初定，草草河山已夕阳。

初夏

一川冥冥黄梅雨，两岸微微落楝风。自是归人愁思好，数声柔橹过江东。

闻蝉

高楼雨过水潺潺，肯遣匡床[1]客梦酣。一样晚风千树柳，夕阳残唱似江南。

[1] 匡床：简率的床榻。《庄子》："与王同匡床，食刍豢。"

海上本事诗

折蕙摧兰亦听天，紫云[1]樵悴付谁怜。联歌赤凤[2]初成曲，负了冰丝旧七弦。

[1] 紫云：唐代名妓女。《唐诗纪事》："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李愿罢镇闲居，声伎豪侈，高会朝客。杜引满三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

[2] 赤凤：曲名。《飞燕外传》："飞燕与昧合德，并通宫奴赤凤。会十月十五日，歌《赤凤来曲》。"

题徐碧波流水集

廿年万事成流水，何止区区碎后琴。却喜朱生[1]增慰藉，成连[2]海上有余音。

[1] 朱生：指朱鸳雏。碧波著《流水集》，继其遗响。

[2] 成连：春秋时，成连善琴，伯牙从之学。伯牙与锺子期友善，锺死，伯牙不复鼓琴，深痛世无知音。

过苏州

烟凝远岫雨涵空，风物江南自不同。万顷湖光鸥灭没，何人吹笛过垂虹。

吴家湾[1]

吴家湾边老树合，大盈浦[2]上午风寒。桔槔长闲阡陌静，老牛将犊行归栏。

[1] 吴家湾：上海市青浦县地名。

[2] 大盈浦：上海市青浦县地名。

日暖

日暖庭闲树影重，明窗微度楝花风。先生诗思来何处，强半深居宴坐中。

夜坐

细葛轻衫称体柔，匡床凉簟小窗幽。山衔初日林阴转，风送轻雷雨意收。瓶钵便如僧结夏，文书且与马笼头。近来清兴无人会，渐厌吴吟爱蜀讴。

题许玄谷独树山房图

古木丛篁自宛然，眼前旧事已云烟。试寻石鼎煎茶处，记取风帆下水船。

酒谱[1]经纶真大敌，印人[2]意趣有余妍。山中诸老闻都健，想见吟怀胜昨年。

[1] 酒谱：书名，宋窦苹撰。玄谷善饮，故云。

[2] 印人：谓玄谷工篆刻。

姚　大　慈

忆江西

三年此地重相见，故友如云独剩君。别后风尘何可说，总教踪迹有人闻。故乡黄土添新鬼[1]，江上青山非旧痕。十载江郎好肝胆，不堪消息问风云。

[1] 新鬼：杜甫《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

有赠

故人远自黄州至，坐叙离情已八年。湖海未甘沦泛宅，兵戈犹自阻归田。定然岭外迟携手，犹许灯前可比肩。泪眼相看如再世，余生得与子周旋。（原注：黄花岗之役，友人皆传予与难。）

姚石子

简道一

一笑相逢乐未央，添香置酒引杯长。苍天梦梦几时醒，浊世滔滔岂许狂。万种心情何处说，百般磨折不须伤。江山触目愁难遣，带醉凭栏看夕阳。

与槃君夜坐

夜来梅雨下丝丝，同倚阑干对语时。剪烛相看无所事，玉台[1]红粉谱新诗。

[1] 玉台：诗体的一种，以《玉台新咏》得名。《古诗纪统论》："《玉台集》有徐陵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不然。"

题钝剑词人听秋图

玉露空阶落叶声，寒蛩四壁若为情。万般并入秋消息，和雨和风听不清。

春雨

樱桃带雨总含颦，柳絮东风易堕尘。花落浓阴添几许，绿肥红瘦不成春。

登孤山纵目感赋

依稀风景断人肠，极目登高剩夕阳。只此西湖一勺水，不知经历几沧桑。

北征歌

天寒气象肃，龙泉[1]忽夜鸣。建旄尚未灭，男儿呼不平。投笔[2]奋然起，仗剑请北征[3]。辞别爹娘去，爱妻送我行。击楫[4]渡长江，

指挥百万兵。英雄有变化，莫谓我儒生。下马作露布[5]，杀贼有令名。义师所到处，箪食壶浆[6]迎。长驱向朔方，马萧车辚辚。日出过黄河，暮宿在天津。陈师燕云满，堂堂五色旌。下令我有众，明日攻伪城。胡儿魂魄丧，求为城下盟。驱归故部落，神州尽廓清。黄龙开大宴，痛饮四座倾。再拜奠我祖，光复功告成。功成身自退，本不为名声。优游林泉间，愿作共和民。

[1] 龙泉：浙江县名。县南有龙渊，相传为欧冶子铸剑处，故剑名龙泉。

[2] 投笔：《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有大志，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3] 北征：汉班彪有《北征赋》，唐杜甫有《北征》长歌。

[4] 吉楫：《晋书·祖逖传》："（祖逖）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

[5] 露布：军队文书，古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豪语。

[6] 箪食壶浆：踊跃犒军。《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古意

侬似团圞月，愿郎如地球。月依地球行，昼夜无尽头。

题龙丁华书伉俪春愁秋怨词

浩荡情怀不可收，英雄垂暮住温柔[1]。双飞双宿如鹣鲽[2]，底事愁春又怨秋？

[1] 温柔：龚定庵诗："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2] 鹣鲽：《尔雅·释地》："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后因以喻伉俪情感的笃厚。

题刘筱墅沙湖烟波钓月图

一叶扁舟泛夜波，湖光月色两模糊。如何大陆屠龙[1]手，闲向沙堤作钓徒。

[1] 屠龙：《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示亚子

我是天涯杜牧之，频频哀乐未能支。有情恐被无情恼，不看冯郎血

泪碑[1]。

[1] 血泪碑：剧名。冯春航擅演此剧，受亚子称誉。

姚 民 哀

赠亚子集渔洋句

星宿罗胸气吐虹，名家龙虎盛江东。何须更续英雄记，丝竹中年感谢公[1]。

有客寒裳挽逝波，满林黄叶雁声多。南朝无限伤心史，斜日停桡唤奈何！

[1] 谢公：晋谢安，隐居东山，娱情丝竹乐伎，年四十余，始出为桓温司马。

消息寄天啸[1]粤西

中年哀乐[2]几人知，半老秋娘[3]不入时。侬命自怜如纸薄，开缄偏又落花词。

塞上征人尚未归，画梁羡煞燕双飞。伤心慈母手中线[4]，才了寒衣又夹衣。

[1] 天啸：姓徐，江苏常熟人。工书擅刻印，著有《天啸残墨》。

[2] 中年哀乐：年过四十为中年。《晋书》谢安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

[3] 秋娘：唐杜牧有《杜秋娘诗序》，秋娘，唐金陵女子，李锜妾。

[4] 慈母手中线：唐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红楼杂咏寄花魂

沁芳桥畔草萋萋，恨满春堤花满溪。一自埋香成冢后，郁教鹦鹉背人啼。（葬花）

欲斩情魔不自持，此心难遣侍儿知。愿和血泪成灰烬，分付东风莫浪吹。（焚稿）

绿苔阶畔漾芳晖，纨扇花前意绪违。任尔思花不思草，夕阳影里妒双飞。（扑蝶）

尘世何来槛外人，钟声歇处感芳辰。可怜待解相如渴[1]，断送三生[2]未了因。（品茗）

恩幸无端敢妄求，生来命薄未曾修。纵教着手成蝴蝶，终胜齐纨泣素秋。（撕扇）

画地成书易着魔，繁华转瞬尽消磨。一泓秋水和春雨，我亦闻歌唤奈何。（画蔷）

负累情丝不自由，病中还补雀金裘。从今露下芙蓉冷，添得秋江一段愁。（补裘）

[1] 相如渴：汉司马相如患消渴疾，住居茂陵。李商隐《夜雨寄北》："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此处借用作口渴解。

[2] 三生：三世转生。《传灯录》："有一省郎，梦至岩岩下一老僧前，烟穗极微，云此是檀越结愿，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

姚 彝 伯

秋居杂诗

皎月临窗櫺，西风撼旧扉。虫鸣因底事？劳劳砌下悲。有客不成寐，竟夕涌幽思。披襟步庭院，搔首将何为？漫托心头意，问天天不知。

天地既生予，乌能乱暴弃。古人有名言，丈夫贵立志。毅力向前途，穷通宁所计。忧患造英雄，有忍乃有济。不观绮罗中，谁曾名于世？

侯 鸿 鉴

湖心亭

一棹湖心去，新亭水四围。暮烟平野抹，夕照远峰微。阁对澄澜耸，楼空镇海巍。者边好风景，笑载满船归。

回首湖心望，空亭挂夕晖。归禽林际噪，浴鸭水边飞。烟景双划桨，浪花四溅衣。停桡桥畔立，寒着晚风微。

俞 慧 殊

旅夜

睡起无聊检梦痕，残香小院欲黄昏。无情只有江干月，夜合花前照断魂。

东城杂咏

日暮楼台处处愁，荷香吹雨满园幽。鸡头[1]菱角无边绿，酿作城东一段秋。

小廊回合曲阑斜，秋雨沉沉只隔纱。一种清奇自幽赏，更无人处看苔花。

[1] 鸡头：芡实。杨妃传："软温新剥鸡头肉"。

俞 语 霜

己酉五月与缶庐共泛秦淮即次其韵

一掬六朝水，萧萧生暮寒。地真随世变，愁更不宜看。古井燕支[1]冷，徵歌玉树[2]残。坐观云乱处，祇剩酒杯宽。

[1] 燕支井：《南徼志》："景阳井在台城内，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投其中以避隋兵。旧传栏有石脉，以帛拭之，作燕支痕，名燕支井。"

[2] 玉树：曲名。《隋书·乐志》："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骊留》及《玉树后庭花》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

马上

玉骢初试麴尘泥，浅草茸茸没马蹄。省识落红刚一尺，不知身已过桥西。

俞 剑 华

无题

黄柑双擘祝春风，晓觐[1]莺啼小苑东。射覆[2]酒浮银凿落[3]，迷藏花舞玉玲珑。语经猜破羞难吐，诗被催成意未工。齐道一声归去也，夕阳斜衬马蹄红。

夹岸晴烟绕碧丛，绿杨稳系玉花骢[4]。娇痴隔座情波溜，消息重帘香篆通。罗袜[5]空阶声细细，银钩[6]小字印虫虫。红尘十丈生魔劫，

弱质难禁擘柳风。

[1] 晓晛：即晛晓，清和圆转的鸣声。《诗·邶风》："晛晓黄鸟，载好其音。"

[2] 射覆：古时的一种游戏，把一件东西，覆在杯下，教人来猜，猜中者胜。李商隐《无题》："分曹射覆蜡灯红"。

[3] 酤落：酒器。韩愈诗："酡颜领酤落"。

[4] 玉花骢：良马名。《明皇杂录》："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

[5] 罗袜：女子的袜子。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6] 银钩：状书法之工。《书苑》："晋索靖草书绝代，名银钩蠆尾。又称书法，为虫篆小技。"

匪石可生出示楼字韵唱和之作感今悼往歌而和之

万方多难独登楼，怅触人天百感秋。烛尽残宵难入梦，酒多因境未消愁。焚琴[1]竟老英雄气，弹铗[2]终惭口腹谋。最是深闺风雨夜，强抬病眼迟归舟。

[1] 焚琴：《义山杂纂》："杀风景，花间喝道，背山起楼，煮鹤焚琴，清泉濯足。"

[2] 弹铗：击剑铗作歌。《国策·齐策四》：冯驩弹铗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又"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范仲淹读书园亭[1]

散日此勾留，高怀天地秋。青山排闼[2]入，绿水绕阶流。花叠文章秀，松繫意气遒。读书应自愧，多为稻粱谋[3]。

[1] 范仲淹读书园亭：在山东博山。

[2] 排闼：推门。《汉书·樊哙传》："(樊)哙乃排闼直入"。

[3] 稻粱谋：龚定庵《己亥杂诗》："著书都为稻粱谋"。

柳 亚 子

元旦次天梅韵

铁铸已教成大错[1]，是谁卷土誓重来。头颅血泪都孤负，闲煞中原旧霸才。

[1] 大错：极大的错误。《资治通鉴》：田承嗣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罗绍威恶之，以告朱全忠，合击杀之。然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按错，本谓锉刀，这是把错刀比喻错误。

答林秋叶

十年沦落劫余灰，谁分菰芦老霸才。枳棘[1]忍教鸾凤集，稻粱羞被雁鸿猜。素车白马[2]宁关谶，（原注：素车白马纷纭甚，寥落云天范巨卿，此太湖李少华句也。秋叶为余题扇，醉后，余戏谓此语不祥，虑成诗谶，君怒而裂之。）青兕黄须总可哀。（原注：君须色黄，余戏以曹彰相谑。青兕，以辛稼轩事隐寓余名。）便欲同君拚醉死，人间还恐有轮回。

[1] 枳棘：恶木。《后汉书》："枳棘非鸾凤所栖"。

[2] 素车白马：送丧。《后汉书·范式传》：砌死，式驰赴之，未到而丧已发引。将窆，柩不肯行。移时，式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因执绋引柩，于是乃前。按范式字巨卿。

湖上为石子伉俪题扇

姚家夫妇擅风流，我亦同乘范蠡[1]舟。一卷浮梅吟草在，重来山水尚温柔。（原注：石子有浮梅草一卷，乃七年前偕其妇王粲君在湖上度蜜月时所作。）

[1] 范蠡：春秋楚人，仕越，助越王勾践灭吴，功成身退，浮海入齐。

消寒

袁安[1]高卧太寒酸，党尉羊羔[2]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3]一炬作消寒。

[1] 袁安：东汉汝南人。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

[2] 羊羔：酒名，山西有羊羔酒。《事文类聚》：陶谷得党家姬，冬日取雪水煎茶，谓姬曰：党家识此风味否？姬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销金帐底，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

[3] 咸阳：秦都咸阳，项羽焚烧秦宫。杜牧《阿房宫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巢南自粤归访余于梨花里因招颖若共饮酒楼即事赋此

万里归来泛短棹，无端良会集今宵。纵狂最爱陈惊座[1]，憔悴还怜沈瘦腰[2]。尚有风骚心未死，断无块垒酒能浇。相逢忽漫成离别，红烛多情泪几条。（原注：巢南明日即归东江。）

[1] 陈惊座：借陈遵以比陈巢南。《汉书·陈遵传》："遵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其

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座。"

[2] 沈瘦腰：即沈约，梁武康人。撰《四声韵谱》。

题逸梅味灯漫笔

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俗世文章多肮脏，羞教人说五侯鲭[1]。

[1] 五侯鲭：合珍错以成美肴。《西京杂记》："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

秋夜不寐有怀佩宜内子[1]红梨[2]

十里蒹葭费溯洄，黄花开尽未归来。人琴[3]生死闺中怨，（原注：君有嫂氏之丧。）风雨萧条梦里催。耿耿孤灯人语静，迟迟残漏雁声哀。诗成留待相逢日，端笑狂奴苦费才。

[1] 内子：丈夫称妻为内子，一称内人。

[2] 红梨：即江苏吴江梨里镇。

[3] 人琴：睹物思人，悲悼知音的丧失。《晋书》："王献之卒，徽之不哭，取献之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

海上赠刘三

几年辛苦念刘三，握手重逢酒半酣。莫话邹阳[1]当日事，双双红泪落江南。

齐梁乐府[2]旧东平，郭解朱家[3]侠气横。我亦恩仇心事涌，告君多恐未分明。

[1] 邹阳：汉临淄人，文辩知名，从梁孝王，羊胜进谗言，下狱，上梁王书，王雪，释之出，待为上客。

[2] 齐梁乐府：六朝时代的一种诗体。

[3] 郭解朱家：都是汉代的侠士。

寄题西湖岳王冢同慧云作

自坏长城奈汝何，黄龙有约恨蹉跎。无愁天子朝臣小，痛哭遗民涕泪多。草木不欣胡日月，风云犹壮汉山河。秋坟[1]一例沉冤狱，可许长松附女萝。

[1] 秋坟：秋瑾墓，和岳王冢相近。

吊鉴湖秋女士

饮刃匆匆别鉴湖，秋风秋雨血模糊。填平沧海怜精卫，啼断空山泣鹧鸪。马革裹尸[1]原不负，蛾眉短命竟何如！凭君莫把沉冤说，十日扬州[2]抵得无。

漫说天飞六月霜[3]，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拚侠骨成孤注[4]，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5]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1] 马革裹尸：力战死于疆场。《后汉书·马援传》："大丈夫当死于疆场，以马革裹尸耳！"

[2] 十日扬州：清兵初入扬州，杀戮很惨，王秀楚身历其境，撰《扬州十日记》。

[3] 六月霜：含冤而死。《史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狱，衍仰天哭，盛夏六月，天为降霜。"

[4] 孤注：《宋史·寇准传》："(王)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5] 于祠岳庙：明于谦祠、宋岳飞庙。

旧历五月二日为杨忠文先生抗虏殉国忌辰李墩庐沈长公诸子诣芦墟祠堂致祭余亦与焉归后十余日追赋此什世难仓皇不自知其言之悲也

椒浆[1]亲奠水云湄，慷慨成仁志未违。拒虎引狼天已醉，泣麟悲凤[2]道全非。河山万劫仍多难，俎豆[3]千秋倘可依。我亦愿为宗国死，草间偷活愧前徽。

[1] 椒浆：投浆酒中，献神以示敬意。《楚辞》："奠桂酒兮椒浆"。

[2] 泣麟悲凤：都是孔子的故事。《论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因凤鸟象征圣人。鲁哀公十四年，有人打死了一只麒麟，这时孔子正在修《春秋》，叹息道：吾道穷矣！就此搁笔，因麒麟也是象征圣人的。李隆基《经鲁祭孔子》："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3] 俎豆：祭祀的礼器。

救国画展会

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客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

题香凝夫人与承志公子合作画

系马垂杨大道旁，沉雄莫负酒千觞。天涯游子终堪念，倘见关河郁莽苍。（垂杨系马图）

青萍[1]三尺自提携，起舞还嫌力未齐。想见一声天下白，漫漫长夜喜闻鸡。（闻鸡待旦图）

[1] 青萍：名剑。陈琳文："君侯体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将之器。"李白《与韩荆州书》："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殉国十二周纪念感赋

君死已泰山，我定鸿毛死。悔不早从公，今日颜有泚。

毛主席电召北行启程有作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律

正正堂堂入国门，将军裘带[1]自轻温。掀天揭地无前古，物与民胞[2]喜共存。局定尽翻青史旧，朋来真比白宫[3]尊。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

[1] 裘带：晋羊祜，字叔子，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后人因有"缓带轻裘羊叔子，纶巾羽扇武乡侯"之说。

[2] 物与民胞：有万物同仁之义，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3] 白宫：在美国华盛顿，总统所居。墙垣都是白色，故名。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1]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2]，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乎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3]。

[1] 说项依刘：项斯，唐人。他携着诗篇去访杨敬之，杨很赏识他，逢人称赞，有诗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依刘是三国时代的王粲，适长安大乱，他投奔刘表。

[2] 五鹿：是复姓，汉代有官少府的五鹿充宗，精于易学，且有辩才，但给朱云驳倒。当时有"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的传说。

[3] 子陵滩：在浙江省富春江畔，有汉代严子陵钓鱼台。

柳 敏 泉

春节

文章虽末事，贵与道相期。姓氏谁千古，人才各一时。寒花无俗艳，老树有奇枝。满眼皆生意，长空任所之。

柳 率 初

和郑佩宜[1]吴门诗韵

青山青史问三生，文献狂庐感喟并。差喜客中排日饮，不妨座上众人惊。蓼莪[2]久废劬劳什，桑梓[3]终萦梦寐情。安得对床寻旧约，醰醰[4]清味读书檠。

[1] 郑佩宜：名瑛，字子佩，一字佩宜，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夫人，率初为亚子的从弟。

[2] 蓼莪：《诗·小雅》篇名。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晋王褒读诗至此，为之三复流涕，门人因废《蓼莪》篇。

[3] 桑梓：《诗经》："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说，父母所植的树，必须恭敬对待。后人便把它作为乡里之称。王维诗："谢病始告归，依依入乡梓。"

[4] 醰醰：味美。王褒赋："良醰醰而有味"。

胡 朴 安

易仙城出仇实父[1]白描佛缘图嘱题观之竟日因题八十字

平生未学禅，约略领禅旨。平生未学画，依稀知画美。色相一扫空，画理即禅理。道子与龙眠[2]，卓哉不可企！写画传佛理，继起有仇子。真迹入眼多，白描未有此。展此明窗前，观之不能已。方弗移我情，置身佛国里。

[1] 仇实父：名英，字实父，号十洲，明太仓人。工画人物鸟兽山水楼台旗鞚之类，尤擅仕女。

[2] 道子龙眠：唐代画家吴道玄，一称道子。宋代画家李公麟，佛象近吴道子。

晚居龙眠山庄，号龙眠山人。

游西湖和子实韵

一湖烟水自清清，绿满郊原雨后生。波荡微风云断续，山留夕照树阴晴。轻鸥逐艇浮沈见，游女寻芳珠翠明。宝马香车归路晚，黄莺犹自弄新声。

即事

西风吹绿叶，飞上朱阑干，儿童不解事，当作蝴蝶看。

晓行黄浦

破晓行黄浦，天空意自豪。雨余江气润，风动市声高。远树含烟活，孤帆映日飘。故乡山水好，何日息团瓢[1]。

[1] 团瓢：草舍。《裴贤画诀》："空者为亭，实者为团瓢。"

次韵和鹅雏

四海皆秋不独春，书琴酒剑自相亲。乾坤已乱莫为主，名实相淆尽是宾。赖有文章纡郁结，恨无花鸟寄精神。沧桑变幻浑难料，世局茫茫莫认真。

宿图书馆风雨狐鼠之声彻夜不绝感而赋此

年来不如意，挟策事远游。远游欲何之，泛棹闽海陬。闽海多瘴疠，阴噎[1]我心忧。心忧不能寐，长夜何悠悠。风雨太萧萧，狐鼠亦啾啾。悄然心惊惧，起坐如有求。青灯照古壁，寂寞寡良俦。良俦隔山海，欲从道无由。思之不得已，深情托书邮。情深语难短，笔秃尚未休。耿耿天欲曙，鱼虾供早馐。强饭以为宝，客愁不可幽。此意持告君，念君亦优优。

[1] 阴噎：阴而有风为噎。《诗经》："终风且噎。"

赠小柳

小柳吾旧友，聚首在榕城[1]。夜雨凄凉共，孤灯笑语倾。颠狂偏入世，激愤欲逃名。彼此家山远，相逢亦弟兄。

[1] 榕城：福建省城福州的别称，多产榕树，故名。

答三弟寄尘

海外成孤客，荒城夕照微。梦随春草远，心逐暮云飞。南国芳初歇，东皋愿久违。殷勤书寄与，何日赋同归。

题陶冷月[1]山水画册

故乡亦有此山水，烟雨迷离隐见中。一一奔腾君腕底，半空谡谡起松风。

[1] 陶冷月：名锷，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长沙雅礼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艺术系主任。画参西法，蔡元培称之为新中国画。

胡寄尘

夜坐

不展吴棉软被窝，夜深独坐欲如何。今宵要试些些法，调遣茶兵敌睡魔。

月夜闻繁华令[1]

不管风凄与露零，四弦奏出可怜声。只因世上知音少，弹与嫦娥月里听。

[1] 繁华令：西洋乐器，一译伐乌林，提琴之一。

哭余天遂

这个穷书生，本是革命党。民国二三年，奋笔诛操莽[1]。此后十余载，匿迹绝声响。愿作老教员，余生足自养。岂知今年夏，一病竟长往。

[1] 操莽：借曹操、王莽，骂袁世凯。

南社二十周年纪念冒雨集于虎丘

一笑相逢盖欲倾[1]，都言天雨胜天晴。本来载酒寻诗客，只合拖泥带水行。夷夏兴亡关此会，江山终古证吾盟。龙门采作他年史[2]，难写今朝浪漫情。

[1] 倾盖：行道相逢，并车对语，车上有盖，必须倾侧。《孔子家语》："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

[2] 龙门史：汉司马迁，生于龙门，作《史记》，故名。

早春郊行

郊外有春意，柳条犹未青。日暄知鸟乐，风软觉寒轻。亦有孤吟兴，谁知独往情。归来检新历，何日是清明。

题画

一个茅亭一个峰，一天烟雨正濛濛。不须别处寻诗去，自有诗情在此中。

贷居江湾左右瓜畦豆圃新秋晚凉虫声啾唧颇有故乡农庄风味偶成二绝

豆圃瓜畦似故乡，农庄风味耐思量。可怜儿女生城市，初见流萤喜欲狂。

秋虫惯喜入柴门，占得墙阴地一分。且与栖迟莫驱去，本来我亦寄居人。

过江湾路故居

羸车重过旧江村，门巷萧条路不分。风刷雨淘经半载，瓦堆犹有拾荒人。

秋日早起登楼最高处野望

小楼寂寞似荒庵，养病闲居亦所甘。听罢西窗连夜雨，起看黄叶满江南。

秋夜村居

秋虫个个喜光明，就我书灯扑我屏。万态千形吾不识，可怜一样有心灵。

春日

春水拖蓝春草齐，晚来小立画桥西。垂杨四面浓如许，不辨流莺何处啼。

简蜕庵老人

记得探梅曾有约，偶然暌隔又旬盈。不知听雪围炉坐，捻断吟髭第几茎。

题孙阿瑛清宦秘史

清初故事红楼梦，清末遗闻孽海花[1]。一卷兴亡魑魅董，（原注：宋

人有书曰鬼董。)阿瑛当是第三家。

[1] 孽海花：常熟曾孟朴撰，鲁迅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送亚子归梨里

江乡木落晚秋寒，送客江头泪暗弹。十日匆匆成聚散，两人各各有悲欢。商量偕隐谋非错，检点逃禅事亦难。风雨萧骚天意恶，劝君归去强加餐。

胡石予

龙寿寺[1]观血经

继公[2]血迹今初见，六百余年历几朝。笠屐来游龙寿寺，斜风细雨半塘桥。

[1] 龙寿寺：在江苏苏州市山塘七里间，半塘桥畔。

[2] 继公：元代高僧善继，专修净业，曾破指血书《华严经》，数年始成，寺中筑石室，储藏其中。历代诗人，都有题咏，成数大卷。

中秋

客中十一度中秋，散步空庭无尽愁。世变方如云出海，余怀仍似月当头。万家香火虫声乱，何处清歌笛韵幽。风露一天意萧索，沈吟独自上危楼。

春尽

春尽园林又一年，残花如梦草生烟。读书养性苗涵泽，观物适情云在天。一径幽篁飞绿笋，半池活水孕红莲。得闲还向城南步，三五农村正灌田。

晨兴

喔喔荒鸡隔院膺，强扶残梦又晨兴。风传钟韵知僧课，雪压梅花冷客灯。宿疾春来循例发，愁怀老去逐年增。家山花竹仍孤负，解脱尘羁犹未能。

至宋泾陶氏

东廊左折竹篱斜，人去堂空伯氏家。屋后荒凉数弓地，老梅风倒卧

生花。

静参

静参闲味似参禅，客里栖迟岁又残。思酒胜于真个饮，得书遑计几时看。漫天云压雪方酝，卷地风回叶作团。依旧讴吟适吾意，早梅香绽小阑干。

岁寒

岁寒风雪满关河，诵昔贤书可泣歌。那待少年真有志，即今老辈已无多。忍看荆杞生堂室，终向菰芦寄笠蓑。问讯早梅还自遣，故园消息近如何？

百年

百年人事莽无端，且倒芳樽作达观。载客江湖孤艇稳，冶诗天地一炉宽。河山索寞无生气，梅竹萧骚有岁寒。啼鸟数声惊晓梦，东风初度小阑干。

客怀

破毡断简忆山斋，日月茫茫动客怀。绿酒至甘人易醉，碧茶能淡味初佳。移花早欲防春冻，种竹多宜近水涯。旧圃荒篱容我老，潇潇风雨守荆柴。

出门

冉冉流光一月还，少休便觉出门难。但烹野蔌家厨美，就倚藜床魂梦安。那禁胸怀诗里见，不须颜貌镜中看。道涂仆仆衰年客，宿疾依然春正寒。

度腊

花竹分栽半亩园，槿篱草舍似农村。来宾一酌新开酿，度腊言烹自豢豚。百感撄怀成老大，十年客梦话黄昏。几枝梅蕊添寒意，素影萧萧带雪痕。

萧寥

萧寥况味澹尤真，消遣闲愁投老身。江路野梅秃笔画，山林诗句布衣人。还家小住反疑客，入夏多花犹是春。来看分秧刚薄莽，晚风

闲步北溪滨。

江楼

尘满征衫憔悴颜，江楼回首故乡山。柳花风与桃花雨，未放春光一日闲。

画梅赠亚子

家在蓬溪[1]浅水滨，百年破屋老梅春。一枝摄得癯仙影，赠与分湖旧隐人。

[1] 蓬溪：石予家居江苏省昆山蓬阆镇，辑有《蓬溪诗存》。

与内子闲话

小阁南窗静坐宜，一庭如水绿阴移。年年消暑归装卸，记取桐花满地时。

明月西楼旧别离，细吟盈篋客中诗。感君劳瘁心尤苦，十病裁令一二知。

寄家书

倾雨春城夜，围愁独客身。生当多难日，老作去家人。学我先崇俭，诫儿勿患贫。一书无尽意，归梦北溪滨。

悲凉

郁饮时还学酒狂，十年襟抱益悲凉。秋虫春鸟新诗卷，老屋荒江旧草堂。看竹闲情投旷野，溉花清课送斜阳。沧桑欲说从何起，万劫茫茫忧未遑。

喜逸梅来书

绛云一朵风吹至，落向羁人病榻前。交谊雅敦君硕果[1]，赋诗多愧我残年。命舛忧思难埋地，世乱人心欲问天。江路迢迢千里外，何时海上晤成连[2]？

[1] 硕果：物的仅存者。易剥卦："上九硕果不食"。

[2] 成连：春秋时人，居海上，善弹琴。

自题画梅润例

鄙生[1]画梅三十年，题画诗亦千百诗。用覆酱瓿[2]糊败壁，差堪胜

任它否否。乃者索画人益多，秃尽霜毫如敝帚。为劝润例一再加，嗜痂[3]逐臭[4]来诸友。都说此非造孽钱，可购书读可沽酒。荒荒世界万花春，一笑从之忘老丑。

[1] 鲰生：自称的谦词。《汉书》："鲰生说我"。

[2] 覆酱瓿：自谦词，形容作品的不足重。《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著《太玄》、《法言》书，刘歆尝讥之曰："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3] 嗜痂：怪癖的嗜好。《南史·刘邕传》："邕性嗜食疮痂，以为珠似鲍鱼。"

[4] 逐臭：比喻怪癖。《吕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无能与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而不去。"

苏城光复是日天将晓雨甚

孤灯静对坐危楼，诗笔今宵力更遒。激箭风寒穿牖入，洗兵[1]雨盛满街流。半窗酒意冷无梦，一枕柝声清入秋。屈指重阳后六日，争看汉帜立城头。

昔闻战伐千家哭，今见共和万众欢。编户白旗无定式，空闾红女尽来观。功深保障新开府，谊重贤劳故长官。郁有望乡未归客，秋风羁旅在长安。

[1] 洗兵：洗兵器藏而不用，谓战事终止。《说苑》："武王伐纣，风雷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妖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胡先骕

东林[1]山居杂咏

绝顶登临万虑灰，庐山灵秀郁崔嵬[2]。十年行迹半天下，赢得如今始暂来。

鸟道跻攀兴倍赊，讲经台上白云遮。画眉声里熏风暖，开遍山山白茑花。

尽日天风浩浩吹，望中云物自清奇。几回鸟语兼蝉语，催送残阳度水湄。

山僧相约探幽微，四月残红到处飞。采药满笼云满袖，行歌声里荷锄归。

[1] 东林：江西庐山名胜之一。

[2] 崔嵬：山石高伟。《诗经》："陟彼崔嵬"。

退值口占

坐观千劫尽，对景有余悲。薄宦不成隐，孤怀欲语谁。江湖十年梦，风雨一篇诗。白日自兹去，寒鸦噪晚枝。

田家

远近田家叱犊声，纡云不动午风轻。楝花落尽流莺老，消得江城日日晴。

建德

画眉声里日悠悠，饱看苕花枫叶秋。合眼抛书方一梦，艣声伊轧到严州。

日本旅程

浪花如雪没荒碕，沙鸟风帆静四围。古刹松风萦旧梦，七年景物认依稀。（长崎）

寻仙采药总茫然，聚族三山亦自仙。终古一丘徐福墓，等闲魏晋几桑田。（望徐福墓）

忆曾夜雪走征车，行旅匆匆又海涯。安得余生老闲暇，琵琶湖上学浮家。（过西京）

尽夕车声破梦酣，断碕野艇指荒湾。晓窗淡日瞳瞳里，岚翠侵眉富士山。（车中破晓望富士山）

葛衫木屐试新装，小立桥头趁晚凉。自顾蹄踪应失笑，东京郊外看斜阳。（小立）

骨肉

骨肉参商[1]似，燕云鱼雁稀。开缄怜妇病，擘饼念儿饥。去住劳魂梦，关山有累欷[2]。何时携素手，夜月倚虚帏。

[1] 参商：两星座名。商星居东，参星居西，二星相背而出，永不相见，故喻久不相遇为参商。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2] 累欷：叹息。

题陆丹林枫园纂史图

粤中陆夫子，雅志在江湖。红树[1]供栖隐，青灯[2]伴著书。名高标复社[3]，腹痛念黄垆[4]。尚友[5]千秋上，从知德不孤[6]。

[1] 红树：陆丹林斋名红树室，绘有红树丛中自在身图。

[2] 青灯：燃青油的灯。姚偃诗："青灯语夜阑"。

[3] 复社：明天启时，张溥等继东林讲学，取兴复绝学之义，名为复社，吴伟业有《复社纪事》。

[4] 黄垆：《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自嵇生天、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丹林多伤逝感旧之作，故借此为喻。

[5] 尚友：上友古人。《孟子》："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明廖用贤撰《尚友录》二十二卷。

[6] 德不孤：《论语》："德不孤，必有邻。"

贵溪道中

修竹连溪不计程，叱牛时看野人耕。鸟啼尽日不知处，只在云山深处行。

一廛

一廛且作江南梦，半亩微看菜甲舒。啄屋老乌殊自适，破红梅萼宛亲予。临衢车马闲闲见，久客交亲稍稍疏。小立回廊玩云物，春风肯与拂襟裾。

胡 颖 之

送质夫之官天津癸丑谷雨时客杭州

回肠荡气车轮转，倦眼看花烟雾迷。送子长征春寂寂，嗟余逆旅梦凄凄。溯风吹柳翔新燕，夜雨飘窗唱远鸡。杯酒论文何日事，祇将诗札手封题。

登快阁[1]有怀放翁

曾过禹迹寺，不见沈家园[2]。记赋钗头凤[3]，还听峡口猿。万诗娱暮景，一死哭中原[4]。我愧登临晚，鉴湖水欲浑。

[1] 快阁：在浙江绍兴，和兰亭、禹迹寺同为名胜古迹。

[2] 沈家园：在禹迹寺南，为宋诗人陆游和夫人唐琬重行见面的地方，回首当年，凄楚欲绝。姚鹓雏曾谱《沈家园传奇》记其事。

[3] 钗头凤：词调名。陆游见了唐琬，悲痛之余，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词。有"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等语，为后人所传诵。梨园子弟且把它搬上红氍毹，剧名即《钗头凤》。又顾景程著《哀鹅记》说部，也是记这故事。

[4] 一死灾中原：陆游临卒，写了一首《示儿》诗，有"王师北定中原日"之句。

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南社同人集十峰轩作寿苏会[1]

千年以后祝生日，两地相违系梦魂。遥向湖山飞一盏，却忘风雪冷孤村。诗成斗韵驰邮驿，梅发寒香供缶盆。还忆蛾眉山下过，重寻笠屐画中痕。（原注：前五年旅蜀，今旅杭又四岁矣。西湖苏祠有笠屐图石刻。）

[1] 寿苏会：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举行，纪念苏东坡，因这天是苏的生日。

题莫冯孔嘉所书秀山书屋碑记

琳琅翠墨海南来，披读风前倦眼开。堂构[1]箕裘[2]先世泽，人民城郭[3]劫余灰。添香有幸劳红袖，题字无须扫绿苔。欲向茂漪[4]传笔法，山阴道上换鹅[5]回。

[1] 堂构：子承父业。陆机《五等诸侯论》："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

[2] 箕裘：后人克承家业。《礼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欲为箕。"实则裘当作求，求为鍒的古写。

[3] 人民城郭：汉丁令威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华表柱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4] 茂漪：晋女书家卫夫人，字茂漪。王羲之从之为师。

[5] 换鹅：这是王羲之的故事。《白帖》："右军王羲之尝见山阴道士有群鹅，求之。要右军书黄庭经以换，遂与之。"

同散原[1]病山[2]二年丈西溪[3]秋雪庵看芦花

沿溪打桨趁霜晴，来听萧萧瑟瑟声。鬓影同怜搔更短，眼光顿觉洗逾明。残阳入晻高楼倚，野渡冲沙小艇横。莫话沧桑今昔感，花开堪折不胜情。（原注：是日同游者八人，而往岁同游者，贞壮哭庵均离浙，南孙且下世，芦洲亦渐易为桑田矣。）

[1] 散原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人。有《散原精舍诗》。

[2] 病山：王乃徵，字聘三，号病山，四川中江人。有《滇洛吟草》、《天目纪游草》。

[3] 西溪：为杭州名胜，素以梅花名闻，秋雪庵则以芦花著称。

春日湖滨感赋步杜园茗坐诗韵寄散原年丈闲止映庵[1]贞壮

风微雨歇喜天清，无恙湖山展嫩晴。懒啄芹泥怜病燕，学歌蛮曲怅雏莺。草痕绿转余兵燹[2]，绒唾红添带笑声。已惜离群谁共赏，更难消遣故园情。

[1] 映庵：夏敬观，字剑丞，江西新建人。有《映庵词》、《忍古楼诗》。

[2] 兵燹：因战乱所遭受的焚烧破坏。

胡　惠　生

山居即景

爱向丹溪[1]住，门庭少俗氛。云开山露脚，风起水生纹。村犬吠残月，归鸦带晚曛。更欣新雨后，处处见耕耘。

[1] 丹溪：在安徽泾县。

姜　可　生

哭宋渔父先生

星星篝火野狐鸣[1]，老树寒荒蔓草盈。边患方侵胡马肆，将星忍陨壮心惊。好磨长剑洗奇辱，痛饮醇醪绝世情。我亦江湖憔悴客，凄风苦雨哭先生。

[1] 篝火狐鸣：秦末，陈胜举事，《史记·陈涉世家》："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篝是一种竹笼。

被酒归来愁思不已口占二绝寄阿凤辽西并示又军衡通

天涯我亦嗟迟暮，风笛梅花[1]绕梦边。十日愁肠寸寸断，五铢衣薄晚阴前。

沉醉东风人倚楼，轻云飞举月西流。江南空剩孤山在，一片梅花落满头。

[1] 风笙梅花：汉笙中曲。名《梅花落》，有大梅花小梅花之分。

口占答枚引居士

一箫一剑无人识，行过扬州廿四桥[1]。记取梅魂来入梦，冷雲香雪可怜宵。

[1] 廿四桥：扬州桥名。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据考，二十四桥，每桥有一名称，如大名桥、山光桥等，二十四个美人吹箫处，依次乃第二十四桥，这桥名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

丙辰初春探梅孤山中途遇雨为读东坡细雨梅花正断魂之句感旧怀人怆然涕下惘惘归来走笔足成一律并寄亚子红梨

细雨梅花正断魂，揭来[1]消息恸王孙。阴晴不定天心狡，歌哭无端往事论。香梦模糊枝影乱，层峦迢递暮烟昏。题名又上小青冢[2]，青史青山万古冤。

[1] 揭来：去来。司马相如赋："回车揭来兮"。

[2] 小青：清初人，姓冯，善音律，为冯生姬人，讳同姓，因以小青称。为大妇所不容，置之孤山别业，抑郁死。冯春航演小青剧于杭州，曾和亚子立题名碑于小青墓前。相传小青能诗，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海上喜逢匪石

老去元龙百尺楼，横吹铁笛气含秋。蛟龙笔底生奇吼，风雨天涯动客愁。陶令[1]归田堪避世，刘琨[2]起舞岂良谋。浣纱溪[3]畔空千古，觅得夷光[4]好泛舟。

[1] 陶令：晋陶潜官彭泽令，作《归去来辞》，有"田园将芜，胡不归！"

[2] 刘琨：晋魏昌人，和祖逖友善，共被同寝，中夜闻鸡鸣，同起舞剑。

[3] 浣纱溪：若耶溪，以西施尝在其地浣纱，因名浣纱溪。

[4] 夷光：《拾遗记》："夷光古美人。或说：西施名夷光。"

采菊晤郑逸梅

岳岳森森弟子行，康成[1]著述等身量。偶然采菊东篱下，抚掌忻然老更狂。

[1] 康成：东汉郑玄，字康成。著书百余万言，弟子数千人。

姜 胎 石

庚戌中秋客都门风雨竟日兴味索然夜半喜见明月

歌场征逐奈愁何，云过天空一放歌。三十年来明月夜，此身强半客中过。

尽多凉露滴征衣，自觉今宵色相非。省识孤鸿情绪否？笑他乳鸟亦高飞。

过太原喜见李师积甫

仗剑出都下，驱车过太行[1]。十年违杖履，万事感沧桑。梦入愁边冷，鬓从别后霜。当筵醉汾酒[2]，难得此宵长。

[1] 太行：即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山极高峻，行人裹足。前人诗："人见太行愁，我见太行喜。不是喜太行，家在太行里。"

[2] 汾酒：产于山西汾水，故名。

重阳前三日游万蛙园

天教风物助名园，不碍才人赋万言。绝妙稻花饶野趣，才知怀葛傲羲轩[1]。

此外更无佳趣得，况多美景是良辰。少年漫作登高想，胜地难为座上宾。

[1] 怀葛羲轩：都是古代酋长名。无怀氏、葛天氏、伏羲氏、轩辕氏。

桥西

步过桥西水一方，痴鸳双影浴中央。层楼压倒南朝寺[1]，四座争开北海觞[2]。杨柳依人终带恨，茱萸对我不生香。年来大减登临兴，自笑南辕北辙[3]忙。

[1] 南朝寺：萧梁好佛，多筑寺院。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 北海觞：汉孔融，为北海相，好客，自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3] 南辕北辙：《申鉴·杂言下》："先民有言，适楚而北辕者，曰：吾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远矣！"现称为背道而驰。

姜 丹 书

天台山[1]道中

子母黄牛自识家，山田天种不须车。牧童无事寻鲜药，一笑赠吾百合花。

[1] 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东北，仙霞岭的支脉，形势高大，西南接括苍雁荡，西北接四明金华。相传汉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遇二女子，留半年归，抵家已七世了。

姜 景 伯

暮碓

捣衣声不断，天外夕阳残。乱杵秋心碎，深闺月影寒。愁肠惊欲破，好梦续尤难。惹得关山客，凄凉泪暗弹。

宵柝

寂寞深宵候，凄凉击柝声。寒窗诗兴败，别馆旅魂惊。今夕知何夕，无情觉有情。东方犹未白，报晓又鸡鸣。

姜 电 心

梦登姑苏台醒作

独上苏台寄狂啸，无边秋气莽萧寥。一生长作楚囚泣，末路来吹吴市箫[1]。白傅堤[2]围秋柳老，真娘墓[3]拥野花娇。梦中也复恣歌哭，灵气胸中未肯消。

[1] 吴市箫：《史记》：(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箫，一作箫。

[2] 白傅堤：唐白居易，世称白太傅，为苏州刺史，廉静不扰，于虎丘下筑堤，人因呼为白公堤。见《清一统志》。

[3] 真娘墓：《云溪友议》："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有谭铢者书一绝云：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洪 炳 文

湖游即景

藕花深处荡行舟，一幅波光碧似油。自是云林[1]新画本，堤边杨柳水边楼。

轻罗衫子最宜秋，少小吴娃不解愁。采罢鲜菱徐打桨，银河低处笑牵牛。

[1] 云林：倪瓒，号云林，元代无锡人。善画山水，初师董源，晚年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和黄公望、王蒙、吴仲圭，为元代四大画家。

洪 董 父

出门

出门天色好，初日照高城。水面群鸟戏，枝头众鸟鸣。远山残雪白，近寺晓钟清。回首家乡路，悠悠已五程。

洪 白 苹

饮秦淮酒家

小醉秦淮忆六朝，弯弯月子上红桥。闲愁恰似堤边柳，抽罢长条更短条。

费 公 直

宿西禅房作

褰被寻僧远市闉，伽蓝[1]面水胜藏山。竹床粟几青菰饭[2]，偷得浮生一日闲。

村舍家家动晚炊，钟声催落夕阳迟。一星天末明于月，独立苍茫有所思。

[1] 伽蓝：佛寺的别称。梵语为僧伽蓝，其义为众比丘之园。后魏杨衒之撰有《洛阳伽蓝记》，时人范祥雍为之注释。

[2] 青菰饭：僧家的素餐。菰，蔬类食物，俗称茭白。

盆兰

小钵黄泥半尺高，古香曾入楚人骚[1]。出山应被在山笑，贱买沿街满担挑。

[1] 楚人骚：屈原《离骚》，一再涉及兰草，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步余马于兰皋兮"，又："谓幽兰其不可佩"，又："兰芷变而不芳兮"。

寄柳亚子日本

酿愁春雨落花余，风景湖山与昔殊。燕子窥巢初有垒，故人浮海[1]久无书。清狂各有千秋志，寂寞何妨一醉娱。往事西湾忘不得，酒痕检点在襟裾。

[1]浮海：乘舟远涉。《论语》："乘桴浮于海"。

月夜步品川海湾[1]

去国三千里，西风透客衣。海空浮月白，山峻碍云飞。虫语催秋老，霜寒逼酒微。故乡消息断，鸿雁几时归。

[1] 品川海湾：日本地名。

喜亚子归国

喜闻归棹落春申，樽酒何时一洗尘[1]。去国不妨为逐客[2]，闭门还是作诗人。樱花过眼成陈梦，芳草行吟寄此身。笑我殷忧无补世，好寻渔父老潜民。

[1] 洗尘：远人初到，朋好例设饮馔，称洗尘。《元典章》："不得因送路洗尘，受人礼物。"和出门设宴，称祖饯，同为旧社会的习尚。

[2] 逐客：被人驱逐。《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大索逐客，李斯上书，乃止逐客令。"

一月十三日雪

雪花如掌逐西风，六出[1]裁成见化工。安得飘来抟作絮，持将大被覆哀鸿[2]。

莫道飞来片片轻，天公有意费经营。只因世路崎岖险，铺得高低一样平。

[1] 六出：雪花作六角结晶体。《韩诗外传》："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

[2] 哀鸿：流民称哀鸿，《诗·小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费龙丁

西湖咏蓴花

二月蓴羹四月花，金簪铁叶满湖涯。秋来更忆鲈鱼脍[1]，风味江乡我独夸。

[1] 鲈鱼脍：因龙丁是松江人，松地产四腮鲈，故有独夸语。

钟蔚生

归途见当离花

披云入山曲，迤逦沿高蹊。苍松远相迎，矫矫多英姿。众响时不闻，激激幽泉淅。神游在空谷，寥落生悲凄。夹道当离花，含欣故依依。红白各千丛，擎笑纷参差。迎送若为情，相对宁忍辞。睹形伤久别，淡淡怀吾归。濛濛烟雾开，与汝同光辉。

过中国海

绣阁朱楼天一方，银波作地玉为墙。红云片片珠为箔[1]，白日高高镜在堂[2]。曲槛清凉花未睡，晓窗明媚女新妆。迢迢璧月如相过，应遣仙娥奏羽裳[3]。

[1] 珠箔：珠帘。李商隐诗："珠箔飘灯独自归"。

[2] 镜在堂：李白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3] 羽裳：《霓裳羽衣曲》，本婆罗门曲，传自西凉，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之，明皇润饰其词，而易以美名。

钟琴畬

次韵和粹芳游红拂[1]墓

千载埋香众绿丛，几经猿鹤与沙虫。只缘情海波千叠，不羡侯门禄万钟[2]。荒冢独留偎水渌，野花争艳映山红。飘零久负登临约，极目乡关夕照中。

[1] 红拂：隋名妓张出尘的别称。本隋相杨素的侍儿，颇具慧眼，奔就李靖。既卒，葬湖南醴陵。

[2] 万钟：钟为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极言俸禄之丰。《孟子》："万钟于我何加焉！"

骆 迈 南

感怀

九月天阴飒飒风，偶来江畔寄行踪。惊秋鸿雁凌霜下，破叶芭蕉对菊丛。鼙鼓频年摇海岳，触蛮[1]何日判雌雄。宵深烛短人增感，一写繁忧气吐虹。

[1] 触蛮：为了小事而争斗。《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蛮氏，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触氏，争地而战，伏尸数万。"

寄怀师农

天教闲处著诗翁，十手传钞藻思雄。风月半庐消不尽，定分一半入诗筒。（原注：师农所居号半庐。）

舟行过丁字湾巍然一峰起于江上余蛰处舟中但见峰巅掠牖而过其他山腰山麓以及诸山之低伏者则降在牖下不得见矣感赋一章

双轮箭激挟山行，两岸丹枫照眼明。赢得最高峰一顾，群峦低首下疏櫺。

徐 仲 可

登嘉兴烟雨楼[1]

三两渔娃打桨忙，白苹风紧睡鸳鸯。老僧见惯禅心寂，落叶堆门扫夕阳。

[1] 烟雨楼：在浙江嘉兴鸳鸯湖中，吴越钱元璙建，后相继修葺。四面临湖，晨烟暮雨，杳霭空濛，称为胜地。

夜步

宵深读书倦，出户且闲行。步月身先影，呼风耳后声。树低春野迥，

岸阔夜潮平。望眼浑难辨，家山百里程。

移居莲花寺[1]

轻装移亦易，主仆客中亲。树木十年计，（原注：自种一槐于庭。）转蓬千里身。酒酣昏白昼，衣黯恋缁尘[2]。却羡枯僧乐，蒲团冷看人。

[1] 莲花寺：在北京宣武门外七锦胡同。

[2] 缁尘：奔走风尘，衣服都黑了。李益诗："少游京洛共缁尘"。

半淞园遇周梦坡

掩关三日阴，闭置若新妇。快雪[1]欣时晴，景光不我负。出门将何之，孑身惘惘走。揭来[2]半淞园，乐事随所偶。何图寂寥中，与子相邂逅。东风不为厉，负暄语当牖。登高更临深，耽此幽僻薮。河山固大好，林泉复小有。胜地非天成，得之丹青手。（原注：沪无山，此园有之，山濒河，皆人造，为画师姚伯鸿所构。）人定可胜天，此理君信否？仰观白云幻，须臾变苍狗[3]。世事今莫问，韶年发花柳。行乐须及时，随地足瓶瓯。会作蓉湖[4]游，陶然饮醇酒。（原注：梦坡有同游惠山之约。）

[1] 快雪：王羲之有快雪时晴帖。涿州冯铨刻丛帖，以快雪时晴帖墨迹，摹勒为第一帖。筑堂储石，名其堂为快雪。

[2] 揭来：即去来。

[3] 苍狗：比喻世事的变幻莫测。杜甫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

[4] 蓉湖：江苏省无锡市，别称蓉湖。

留别徐又陵

山色湖光画不如，河梁[1]挥手意踟蹰[2]。秋来最怕临歧别，落叶西风日日疏。

[1] 河梁：送别的地方。

[2] 踟蹰：徘徊的意思。

江宁清明

莺飞草长石头城，十日春寒一放晴。留得澹云微雨在，卖花声里过清明。

奉母还杭州居胭脂桥

赁得三间屋，幽闲远市哗。小人犹有母[1]，故里早无家。心事营巢燕，年光赴壑蛇。胭脂桥畔住，多买牡丹花。

[1] 小人有母：《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这是颍考叔对郑庄公的话。

自题衔杯春笑[1]图

侨沪垂廿载，（原注：清光绪辛丑居沪，至今十八年。）久负西湖春。壮年亦离乡，南北驰风尘。钓游溯童丱[2]，客居姚江滨。（原注：先大父印香府君，方为余姚校官。）百岁今已半，犹为羁旅身。所行半歧路，失学缘因循。昏昏醉梦中，直欲忘宵晨。孤山梅有知，将母冷笑人。沪居且不易，言之眉为颦。闻道固悔晚，颇自安贱贫。有酒觅一醉，喜见景物新。且酌且读书，意味还津津。学佛愧未专，（原注：夏剑丞贻诗为寿，有"磨砖至竟须成镜"句，盖励予学佛也。）酒肉时杂陈。依然故吾耳，陶然返其真。胸次有春意，造物终能仁[3]。

[1] 衔杯春笑：戊午十一月十二日，徐仲可五十初度，汪鸥客为作衔杯春笑图，取杜牧诗"笑向春风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之意。

[2] 童丱：童年。丱音惯，束发两角。

[3] 造物能仁：一反《老子》语而加以活用，原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高云乡移家废园访之

喜从冷淡觅生涯，来访城南处士家。无主园林还著我，有情天地忽飞花。据梧高咏风犹峭，班草闲谈日易斜。待结岩阿偕隐约，由来痼疾在烟霞。

自题孤山寻诗图

闲来何所事，湖上学骑驴[1]。非鹤我安访，有梅山不孤。澄心云影澹，拂面雪花粗。蓑笠容谁傲，清狂尚故吾。

[1] 骑驴：宋韩世忠，抗金有功，被主和派秦桧夺去兵柄，他骑驴携酒，游西湖，借此韬晦。

乞汪社耆[1]作画

频年旅食穷海隅，尘嚣蔽目溪山无。欲烦佳手为涂抹，使得置身于

画图。十日一水五日石，君为能事吾为娱。何时入林共把臂，卧游同梦还西湖。

[1] 汪社耆：清浙江钱塘人，名洛年，号鸥客。戴用柏弟子。工书及篆刻，善山水，载《广印人传》。

陈石遗[1]北游

江上秋风感别离，自怜贫贱识公迟。得闻绪论吾犹幸，未丧斯文道在兹。济胜还凭旧腰脚，味腴益见美须眉。萧然独往寻诗境，定在山巅与水涯。（原注：先生自序诗集，有得自放于山巅水涯等语。）

[1] 陈石遗，名衍，字叔柔，福建侯官人。有《石遗室诗文集》及《诗话》。又辑《近代诗钞》。

和紫垣

肠断西湖本事诗，微波三折为通辞。重逢花月销魂地，莫忘烟云过眼时。一醉无名春假借，十年如梦病支离。酴醾[1]开未凭君问，剩水残山却付谁？

[1] 酴醾：落叶灌木，春末夏初开白花，因有"开到酴醾花事了"之说。色如酴醾酒，故名。一作荼蘼。

晚游苏州西园[1]

清游弥日澹忘归，更出城闉看落晖。天地不情楠有瘿，园林无恙柳成围。好音娱客一莺啭，暝色恋人双蝶飞。却恨草堂资未办，何时借得钓鱼矶。

[1] 西园：在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外，本明万历间徐氏西园，后舍园为寺。崇祯八年，建戒幢律寺。园居其西，咸同间遭火，重建。

题李雨桥鹤楼吟望图

晴川芳草[1]皆诗材，健步登临良快哉。眼中此楼自突兀，天外一鹤方徘徊。悠悠白云古今尽，滔滔大江朝暮来。题诗君可拟崔颢[2]，奈我才尽倾空罍。

[1] 晴川芳草：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2] 崔颢：唐开元进士，李白很佩服他的诗才，曾有两句诗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答宗杨[1]

相思相望海东边，快睹云章第一篇。乱世尚容吾辈乐，因君益企主人贤。早从燕市知名借，得侍骚坛比谪仙[2]。大块文章[3]眼前足，淞滨花柳发韶年。

[1] 宗杨：张姓，福建侯官人，侍陈石遗二十年，亦能诗，有《邻岩书屋诗集》。石遗《近代诗钞》亦采列其诗。

[2] 谪仙：旧时称誉才学优异的人。见《新唐书·李白传》："（李）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

[3] 大块文章：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指天地而言。

己未闰七夕周梦坡[1]招同朱古微[2]潘兰史白也诗王蒪农于嘉兴烟雨楼作南湖秋禊绘图余为题此

西风凉沁脾，吾辈例宜秋。秋怀正嵯峨，突兀见此楼。饮禊[3]承嘉招，云水得洗眸。叩舷恣歌啸，来泛沙棠舟[4]。今雨[5]复旧雨，畅此烟波游。行乐及时耳，天地诚浮沤[6]。酒酣颇自念，与世同沉浮。垂竿守钓矶，乘桴凌沧洲。二者皆不得，得醉他焉求。清谈尽一日，且避樽空忧。还濯缨[7]上尘，兹湖真清流。登楼览遐阔，期脱世网囚。重念今何时，逝川同悠悠。江山方变衰，胜迹斯幸留。日暮天茫茫，有酒难祓愁。覆杯视河汉，南北终阻修。欢会冀今续，微笑语斗牛。安得两忘机，一如浩荡鸥。

[1] 周梦坡：字庆云，一字湘舲，浙江乌程人。工诗，辑有《灵峰志》、《莫干山志》、《南浔志》、《梦坡室碑目志林》。

[2] 朱古微：名祖谋，浙江归安人，有《彊鞠录》、《彊村词钞》、《彊村语业》。

[3] 饮禊：古人于水边灌濯，以祛邪恶，有春禊、秋禊二次。诗人借此为觞咏之事。

[4] 沙棠舟：沙棠，木名，干叶类棠梨，花黄实红，其材可以为舟。

[5] 今雨：杜甫诗小序："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用为故人之义，今雨谓新友，旧雨谓老友。

[6] 浮沤：水上泡沫。苏轼诗："持归问禅翁，笑指浮沤没。"无非喻世事无常，易生易灭。

[7] 濯缨：洗濯冠上的组带。《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徐 枕 亚

雪中访友

云死风悲雪后天，瘦驴无力逐寒颠。笑他走马长安客，不解荒山着一鞭。

寒阁钟声远不闻，山前山后白纷纷。灞桥[1]今日知何似，不妨梅花独访君。

〔1〕灞桥：驾于长安灞水上。唐郑綮曾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

徐 琼 仙

题周芷畦水村第五图

风柔柔亦月温温，遥想君家古水村。可似宜秋诗梦境，万梅花拥一柴门。（原注：汪宜秋夫人题郭频伽水村第四图，有"深闺未识诗人宅，昨夜分明梦水村。却与图中浑不似，万梅花拥一柴门"一绝。）

徐 世 阶

渔父先生忌日大风雨感赋

国事怆怀岁又更，去年今日死先生。可怜一夜风和雨，都为人心诉不平。

咄咄[1]何来雨复风，伤心人几叹途穷。天公也似怜渔父，泪洒桃花血样红。

〔1〕咄咄：嗟叹声。《后汉书·严光传》："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

徐 澄 宇

金陵杂感

白门烟柳易销魂，况值飘蓬与断根。更惜登临无限好，山川满目近黄昏。

西风落叶满淮流，烟水南朝一望秋。歌罢后庭花[1]解语，江山儿女

不知愁。

拍遍胡笳[2]拥黛愁，飘零书剑看神州[3]。谁怜穷海归来日，泣对吴陵一片秋。

家国飘零恨未穷，还凭粉黛慰幽衷。媚香楼上人如月，消受桃花扇[4]底风。

[1] 后庭花：乐府歌曲，为南朝陈后主所作。唐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 胡笳：胡人卷芦叶成为可吹的乐器，汉末，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

[3] 神州：中国的异称。《史记》："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4] 桃花扇：传奇名，清孔尚任撰。记明代弘光朝侯方域和李香君事。香君既许身侯氏，权贵田仰谋夺，香君坚拒，血溅扇面，杨文骢就血点画成桃花一枝，故书名《桃花扇》。

舟次金陵

烟云浩渺水悠悠，虎踞龙蟠扼上游。六代蒋山[1]青未了，金陵原是帝王州。

[1] 蒋山：即南京钟山。吴孙权避祖讳，更名蒋山，宋复名钟山。

有约

有约消魂后，无聊对短檠。星河秋一梦，灯火夜三更。雁去潇湘远，人归斗柄[1]横。别怀当此际，清泪复盈盈。

[1] 斗柄：斗为星座名，俗称南斗北斗。北斗又称斗柄，亦称斗杓。

徐自华

题画

数椽小筑傍溪斜，避俗江乡洵足夸。无数芙蓉依崖曲，几行杨柳拂桥遮。夕阳古渡渔人艇，流水柴扉处士家。赢得秋来风景好，莼鲈味美醉流霞。

小园半亩称幽居，入户云山画不如。叠叠青峦新霁后，阴阴绿树早春初。吟窗遥对田塍密，曲径闲栽松竹疏。容我岩阿常啸傲，兴来还读古人书。

赠湘君并调佩忍

初日芙蓉解语花[1]，断红双颊晕朝霞。临春结绮[2]今何许，此是当年张丽华[3]。

雾縠冰绡一捻腰，秋波微盼欲魂销。为卿甘入胭脂井[4]，金屋[5]焉能贮此娇。

瓜皮小艇水中央，几阵风来罗绮香。浓抹淡妆相比较，西湖何及美人妆。

调冰雪藕扇轻挥，并倚红阑笑语微。蓦地催诗风雨急，扫人清兴掉船归。

[1] 解语花：见《开元天宝遗事》："帝与妃子赏太液池千叶莲，指妃子问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也！"

[2] 临春结绮：陈后主所建的阁名，高数十丈，窗牖栏槛，都是沉檀香木为之。且嵌着金玉珠翠，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后主自居临春，张贵妃居结绮。

[3] 张丽华：即张贵妃。容色端丽，宫中遥望，飘若神仙。

[4] 胭脂井：据《南徐志》：景阳井在台城内，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投其中以避隋兵。旧传阑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名胭脂井。

[5] 金屋：极言屋的华丽。据《汉武故事》：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配帝，问曰：得阿娇好否？帝曰：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

徐 小 淑

中秋对月寄佩忍师粤东

西风催唱异乡歌，客里光阴一刹那。何处不毛[1]烟瘴重，今宵无翳月明多。天香朗散霏金粟[2]，秋色平分画绛河[3]。闻说琼楼[4]寒更甚，且将水调学东坡。

[1] 不毛：不生草木的地方。诸葛亮《前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2] 金粟：《格物丛话》："桂花谓之金粟，以其花蕊如金粟点缀枝头，故名。"

[3] 绛河：即银河。据《蠡海集·天文类》："天之色苍苍然也，而前辈曰丹霄、曰绛霄；河汉曰银河可也，而曰绛河。盖观天者以北极为标准，所仰视而见者，皆在于北极之南，故称之曰丹、曰绛，借南之色以为喻也。"

[4] 琼楼：用美好的玉石筑成的楼。苏东坡有《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

恐琼楼五宇，高处不胜寒。"

和佩忍师韵却寄

牙签万卷尽生尘，病榻何堪又一春。赖有多情双燕子，入帘来伴苦吟身。

瘦损腰支襟带宽，深劳尺素问平安。满窗风雨凄清甚，欲忏秋心转自难。

自题小影

寂寂闲庭夕照天，秋山一角耸吟肩。寒花影里低鬟立，不许人怜只自怜。

清明客思有寄亮奇

频年作客怎为情，一度清明一度惊。柳眼烟浓添别泪，蕉心雨碎作愁声。纸灰[1]到处空飞蝶，斗酒[2]何人独听莺。遥望故乡无限意，桃花春涨水盈盈。

[1] 纸灰：高菊硐《清明》诗："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

[2] 斗酒：《云仙杂记》："戴颙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汝知之乎！"

松江郊行

芳郊雨足绿泱泱，吹散朝云日更长。蔬盒过陂唯午馌[1]，缫声穿径喜春阳。乍寒还暖江南候，带水连山笠泽[2]乡。底用提壶唤归去，此中投旅亦何妨。

[1] 午馌：送田间午饭。《诗经》："馌彼南亩"。

[2] 笠泽：《吴地记》："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陈佩忍辑有《笠泽词征》。

湖楼夕眺

底处浮家似霅东[1]，个中楼阁欲流虹。抱堤秋水无边绿，挂塔斜阳分外红。远到心期弥惨淡，揭来眼界转虚空。镜清楼外峰如画，待敛诗情付夕枫。

[1] 霅东：霅溪的东面，在浙江德清县。

小窗遣兴

笔床茶灶又诗筒，安顿生涯且此中。酒为抱愁容易醉，画原写意不

求工。云开浑似疑团破，月上真同悟境通。世上子期[1]如有望，等闲未必弃丝桐[2]。

[1] 子期：春秋楚人钟子期，能知伯牙鼓琴。

[2] 丝桐：即琴。桓谭《新论》："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徐 弘 士

春郊杂咏

一年消息柳先知，春到江南莫道迟。别有暗香关不住，女墙红逗杏花枝。

黄莺啼老树间声，深锁春光靳放晴。风雨芳郊魂断处，落花时节又清明。

江村远望画图中，夹岸桃花曲水通。底事东皇[1]浑不管，忍教红雨[2]怨春风。

[1] 东皇：司春之神。《尚书纬》："春为东皇，又为青帝。"

[2] 红雨：花落如雨。李贺《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徐 道 政

南湖记游

南风四月长菰蒲，扶杖来寻桂隐庐。笑我性情多古怪，西湖不爱爱南湖。（原注：湖在杭北郭，一名白洋池。宋张功甫构园亭其上，号曰桂隐，后舍宅为慧云寺。）

大旱曾传淳祐[1]年，西湖深处草芊芊。万家转向南湖汲，此是佛家功德泉。

森森竹树锁烟霞，城郭山林处士家。记得小桥流水外，满天风雪访梅花。

[1] 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公元一二四一年至一二五二年）。

喜长沙李丙青重来武林

乱后匆匆记别离，三年飘泊两心知。虎林[1]山下重来日，燕子桥头

再见时。杨柳青旗江上酒，桃花红雨客中诗。神州极目多烽火，此处安巢或有枝。

〔1〕虎林：即武林，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称武林。即今杭州市。

柬亚子

茂陵[1]我亦慕相如，口不能言善著书。不若并书亦无有，韩王湖上只骑驴。

〔1〕茂陵：汉武帝陵，因置为县。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司马相如，家居于此。相如口吃，以喻亚子。

徐半梦

赠病蝶

飘零文字有光芒，说剑评花泪亦香。心事沈沈灵鬼笑，风云黯黯酒人狂。诗天握手千悱恻，骚海回肠百感伤。落落神交情味在，一回相见便思量。

登黄鹤楼

万里悲秋客，愁登百尺楼。乡心如江水，只是向东流。

读法女豪若安传

卢昂[1]市上精灵血，塞纳河[2]中战女灰。到底生魂不磨灭，英风犹啸断头台。

〔1〕卢昂：法国西北部港市，在塞纳河下游。

〔2〕塞纳河：法国北部河流，流经巴黎盆地。

西子湖夜泛随唱成篇因名曰櫂歌

柳丝长，萍花碎。风吹杜若[1]襟，月烂芙蓉珮。芙蓉女儿窈窕春，嫣然一笑来相迎。垂髫十五六，年华比春水。寸相思，肠百结；转兰桡，回桂楫。荡桨入烟去，烟顶云鬟湿。卿作歌，定风波；侬看山，拟画图。黛痕拂面青峨峨，碧空织雨拖湘螺，船唇衔水水娑娑。水声响，风声多，不如归去，行不得也哥。小孤山，西泠路；春梦香，春心古，春人如花怨迟暮。青燕忙，白鸥闲，朝飞湖上亭，暮宿湖上

船，湖光连山浓到天。归去网西施，嬉春年复年。

[1] 杜若：香草名。多年生草，产于林野阴地，夏开白花。《楚辞》："采芳洲兮杜若"。

寿潘稗亮[1]六十写金刚经法华经

写经便是长生果，我却输君翰墨新。笏竹方袍东海角，蓬莱[2]三度看扬尘[3]。

米颠[4]爱石真成癖，坡老谈禅[5]却是空。悟得浮生原是梦，生涯都在水云中。

[1] 潘稗亮：别署木石翁，江苏宜兴人。擅刻，善卷、庚桑的洞天四宝，为稗亮所手镌。所写《金刚经》、《法华经》，由商务印书馆影行。

[2] 蓬莱：仙山名称。《汉书·郊祀志上》："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相传在渤海中。"

[3] 三度扬尘：《神仙传》："麻姑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喻世变的快速。

[4] 米颠。宋米芾，有石癖。

[5] 坡老谈禅：宋苏东坡好佛，与佛印为友。

浦　醒　华

听秋

灯昏月黑漏声微，簌簌松风紧叩扉。闺梦惊随啼雁去，乡心乱逐急砧飞。三边画角[1]银河静，九月奔涛木叶稀。最是凄清听不得，琵琶江上泪沾衣。

[1] 画角：古军乐。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大，竹木或皮，都能制造，也有用铜的，外加采绘，故称。白居易诗："画角三声刁斗晚"。

谈　月　色

宾虹老师过香港因病未能晋谒呈诗二首

海上神山住十年，海山佳处每留连。倘教打稿从师后，对写峰峦得秘传。

频年愤画似渔山[1]，恨未追随日问难。传语辣从弹力出，写梅笔辣始能寒。

[1] 渔山：吴历，字渔山，江苏常熟人，因所居有言子墨井，故号墨井道人。山水宗法元人。清代画家，称四王吴恽，吴即渔山。

失所藏曼殊画

忆昔戊寅春，难后返神京[1]。二条卜一廛[2]，风雨对寒檠。寿茶[3]珍品列，所藏皆吾琼，（原注：是岁正月十七日，先外子蔡寒琼寿，在茶村陈列所藏书画册。）中有曼殊画，世尤传其名。孰意丁亥秋，君子胠我箧[4]。其心良可鄙，其行甚贼兵。（原注：余与先外子挟所藏金石书画，跋涉避难，屡遇敌兵，此册卒未被劫。）戊子春回住，人事苦相紫。慢藏固诲盗[5]，君子胡自轻！

[1] 神京：京城。王庭珪诗："几年羁旅望神京"，这里指南京市。

[2] 二条一廛：是蔡哲夫在南京的寓所。

[3] 寿茶：蔡哲夫嗜茶，榜其所居为茶丘、茶恩、茶喜、茶四妙之亭。

[4] 胠箧：撬开竹箧，盗窃东西。《庄子》有《胠箧篇》。

[5] 慢藏诲盗：多藏财物，引人盗窃。《易经》："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月色附志：所藏曼殊画廿二幅，名人题咏十六幅，与英诗人弗来遮题诗数页，合成一册。其它尚有担当和尚山水、白丁兰花等册，均被窃去，甚可惜也。

殷 人 庵

京汉车中即景

鸦恋荒郊时起落，风侵枯树影婆娑。眼前佳景余残雪，我有无声白雪歌[1]。

解乱未能端木[2]耻，（原注：扬子云曰：说而不富贵，仪秦耻之。乱而不解，子贡耻之。）中原依旧劫灰多。逢人莫问民生事，满目疮痍叹奈何！

[1] 白雪歌：张华《博物志》："白雪者，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也。"唐高宗时，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取侍臣许敬宗等和诗为送声。

[2] 端木：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弟子。

登黄鹤楼同张牧丈

劫后江山劫后身，登高一笑出风尘。纵观形胜心犹壮，每念苍生志未伸。骚客游仙俱有托，浮云归鸟若相亲。请君黄鹤楼头望，天下英雄剩几人。（原注：末联用唐人句。）

诸宗元

曼殊来海上问讯故人奉投一诗

浮海[1]归来国事新，袷衣相对况青春。摊床画卷留行舸，欲向筝床[2]问旧人。有母[3]将迎湖上住，工诗聊慰客中贫。四年一别今重见，积感知犹共苦辛。

[1] 浮海：指曼殊从日本来。

[2] 筝床：曼殊眷日本名妪百助眉史，眉史摄有调筝小影，曼殊作静女调筝图。眉史归，曼殊赠诗："送君归去海潮生，点染生绡好送行。五里徘徊仍远别，未应辛苦为调筝。"

[3] 有母：曼殊母河合氏，日本人。

京口[1]

京口新醅胜浊醪，修眉横黛敌金焦[2]。论书莫更争南北，瘗鹤铭[3]宜冠六朝。

[1] 京口：地名。江苏镇江市，以京岘山得名。

[2] 金焦：金为金山，在江苏镇江市西北，本名浮玉山，以裴头陀开山得金，故名。焦为焦山，在镇江市东，与金山相距十余里，作对峙。以后汉处士焦光隐此而名。

[3] 瘗鹤铭：梁天监十三年华阳真逸撰。正书，在江苏镇江市焦山上，后陷落江中。清康熙时，陈鹏年募工出之，共五石。汪士慎有《瘗鹤铭考》，时人翁闿运有《谈瘗鹤铭》一文甚详。一、瘗鹤铭石刻的情况。二、论瘗鹤铭的书法及其时代与作者。三、瘗鹤铭新旧拓本的识别。凡数千言。

拔可归自日本遂抵所谈为诗并谢馈物

癸卯前游今再游，二十三年非久留。日光之山岚川水，已足尽此蜻蜓洲。兹行君弟挟妇稚，君独垂橐无他求。归来为说山水胜，卅年不改惟林丘。政成维新俗守古，地力有尽翻深忧。奉亲筑园者谁

子，还视我国将何俦。岩溪幽蹑不自辟，沿缘篙桨仍操舟。市町往返列涂轨，昼夜不绝闻鸣辚。登山见湖下见瀑，行处但觉烟云浮。车难转毂眩旁瞬，五噫[1]莫解梁鸿愁。花时况过吉野盛，樱林正合东风柔，度海诗成写示我，久信涧壑工寻搜。瓷盘分贻可盛果，赋色淡冶同越瓯。于阗[2]贡马出宋绘，影本亦足传千秋。纵谈往往快心目，觇国始可言伐谋。一盘一图置左右，我何思兮海东头。

[1] 五噫：歌名。后汉梁鸿作，诗五句，每句末有噫字，故名。

[2] 于阗：汉西域国名，在葱岭北。今属新疆和田一带。

奚　度　青

鸡鸣寺[1]

宿昔好游览，丘壑结神契。兹山极幽胜，廿载系梦寐。搴衣凌高梯，侧足轸一蹶。履险心能夷，追奇意转锐。绝顶招提[2]境，布席许流憩。朔风寒潇潇，白日变昏曀。阴云翳远岑，若挟飞雨势。天意戚无悰，不许展遥睇。峨楼压城闉，湖水照清丽。长怀南皮公[3]，坐此豁蒙蔽。（原注：寺后有楼，张香涛题曰：豁蒙，取杜诗忧来豁蒙蔽句意。）时会有迍邅[4]，俄顷见兴替。志公昔来此，说法[5]舌欲敝。痴哉凡夫心，学佛昧真谛[6]。所以六道[7]中，乃有饿死帝[8]。空林流梵潮，淡静得禅慧。望古审物情，何用惜淫滞。

[1] 鸡鸣寺：江苏南京市北有鸡鸣山，建鸡鸣寺。

[2] 招提：官赐额为寺，私造的为招提。

[3] 南皮公：清张之洞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清同治二年进士。鸡鸣寺匾额，张所题书。

[4] 迍邅：难行不进，一作屯邅。

[5] 说法：释家演讲，称为说法。如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

[6] 真谛：佛家语。真实无妄之义，如世间法为俗谛，出世法为真谛。

[7] 六道：佛家有六道轮回之说，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罗道、四鬼道、五畜生道、六地狱道。

[8] 饿死帝：梁武帝萧衍，被侯景围攻，饿死台城。

九日登北极阁[1]

丛林翳翳掩城阿，延赏寒空又一过。野气苍凉秋日瘦，山灵憔悴劫灰多。五年抗迹欺云壑，何处高翔避罻罗[2]。照景分明后湖[3]水，心池犹恐有风波。

〔1〕北极阁：江苏南京市名胜。

〔2〕罻罗：捕鸟的网。

〔3〕后湖：即南京市玄武湖。

师山春望

此日良堪惜，吾生信有涯。重烦春媚我，失喜杏交花。风物新题咏，园池起叹嗟。闲闲专一壑，未觉鬓能华。

春郊即事

岸草丛青接乱蛙，吟鬟无恙趁溪斜。春风满地难收束，一尺夭桃已着花。

上巳[1]雨

簿书局促客愁新，冻雨连空负令辰。觞咏难忘修禊事，江湖何限不祥人。勾当春色怜迟暮，徙倚花枝换笑颦。众绿迷茫客闭户，莫惊弦管闹比邻。

〔1〕上巳：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复用巳日，这天临水修禊，借此觞咏为乐。

辛酉守岁作

酸风飘雨漏声残，宿雪连阶烛影寒。尚觉啼呼满郊野，宁容欢喜对杯盘。壮怀渐恶仍今夕，浅醉初消又万端。占岁明朝要晴旭，东窗揩眼几回看。

十二月初七日见雪

久晴冬向尽，一雪四郊惊。共说麦根长，（原注：谚云：腊雪长麦根。）初教诗思清。深杯闲自媚，虚室黯能明。米贱来年事，饥乌常满城。

隐几

隐几微吟闹乱蛙，一时肝肺郁槎枒。西园作意妨归计，饷我双塘白藕花。

高 吹 万

焦山

佳处茅庵结，烟霞万古留。疏钟云外度，积翠雨初收。煮茗江堪吸，擎杯玉不浮。坡仙[1]去千载，忆想一登楼。

[1] 坡仙：苏东坡曾至焦山寺，留有遗迹。

清晨携幼孙游梵王渡兆丰公园[1]

微风拂衣袂，初日照园林。为爱游人少，言穿茂树深。闲吟到池畔，高卧藉藤阴。怀古何年事，空王[2]起梵音。

[1] 兆丰公园：今改名上海中山公园。

[2] 空王：佛的尊称。佛说世界一切皆空，故称空王。

经画眉岭

入林此处足幽栖，万壑丛篁俯碧溪。曲径阴深山木合，画眉岭上画眉啼。

黄山归途

细雨淳安夜泊船，江光漠漠水如烟。霞源山瀑知何处，应在微茫百丈颠。

浙江水更接桐江，风利帆轻好送将。掠向鸬鹚滩外过，客星[1]犹是作光芒。

江空夜冷月无光，乌石滩边七里泷。篷背雨声鸣不已，黎明知过钓台[2]傍。

[1] 客星：罕见的星。《后汉书·严光传》："光武与严光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

[2] 钓台：严光垂钓之处，在浙江桐庐县富春山。

孙煜峰[1]得王惕甫曹墨琴[2]夫妇合书七夕赋及墨琴女史写折枝梅花题记同装长卷属题

夫妇同钤朱记新，（原注：卷中有惕甫墨琴夫妇印记八字，朱文一印。）分飏共写笔如神。定知此夕天边月，双照双修福慧人。

妙笔天生不染埃，珊珊秀骨玉为胎。梅花本是神仙侣，更代梅花写照来。

[1] 孙煜峰：名寿熙，江苏江阴人。与其弟邦瑞，同为名收藏家。籍隶陶社。

[2] 王惕甫曹墨琴：惕甫名芑孙，江苏长洲人。墨琴，名贞秀，一署曹娥，亦长洲人。夫妇均工诗善书。有名于乾隆、嘉庆间。

拟结寒隐社作诗述意

人海丛中怅独行，不成避世转愁生。暂凭寤寐留清梦，聊托音书寄远情。窗下晚风闻痸蜱，草间凉月见残萤。年年寂寞吾能惯，忍把浮名与俗争。

芳草斜阳剧可哀，全荒兰蕙长蒿莱。经秋文字丝丝泪，入世心肝寸寸灰。只觉愁多窥古镜，不妨情重伺妆台。商量欲辟东篱地，更觅黄花烂漫栽。

出门惘惘欲何之，谁赠心香[1]慰所思。身外烟云殊未定，眼中人物竟如斯。霜寒三匝[2]鸟飞急，木落千山雁到迟。却爱今宵风月好，荒唐第一莫谈诗。

说着论诗道已微，相思绵渺古人稀。风飘坠叶甘侵帽，尘起污人欲浣衣。林密山深心独往，天回地转愿终违。鸣条解与梧桐语，为报今年秋更非。

[1] 心香：佛家语。谓心极虔诚，有如焚香供佛。梁简文帝文："寔度心香"。

[2] 三匝：围绕三周。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吊宋钝初

昨晨才握手，惨耗恐非真。（原注：余于三月十九日，偕陈巢南、姚石子同走谒，越一日，即得君二十夜车站被刺之耗。）道丧来魔鬼，时危殪凤麟。功堪及全国，怨不到私人。一弹关天下，奇仇要共伸。

大星中夜落，万古黯无光。其识坚难拔，斯才作有芒。南明存统绪，北虏失猖狂。青史千秋笔，从今谁共商。（原注：余与巢南谈修史事，巢南为述君言：编辑明史，当以崇祯后至台湾之亡，宜称南明史，而满清顺治及康熙初元年号则削之。诚为卓识。）

黄园[1]看菊

自抚头颅鬓欲霜，故乡三径已全荒。九年流落不归去，贪看黄园万菊芳。

[1] 黄园：在沪西高安路畔，为私人黄岳渊所辟，栽菊万本，品种达一千数百种。岳渊著有《花经》一书。

独游兆丰公园时天气犹寒游人极少偶得一律

园静无人水满塘，残梅落尽暗闻香。频年但觉身如寄，小立焉知世已忘。渐听鸟声试轻脆，却看柳色报微黄。似言春早晴犹嫩，莫放柔条任意长。

十月初十日叠菊为山命酒有作

故园霜信朔风号，酝酿寒云不肯高。一雨连朝天似醉，万花如海我能豪。持螯对影怜孤抱，举盏销愁仗浊醪。胸挟奇情难自吐，微吟已觉首频搔。

人有问近状者诗以答之

世乱仍无定，吾生本有涯。朝朝书梵箑[1]，顿顿食番茄。未蓄三年艾[2]，言烹七椀茶[3]。斜阳常散步，小立数昏鸦。

[1] 梵箑：佛经。吹万晚年学佛，以写经自遣。

[2] 三年艾：艾，乾久益善，比喻事之必先储备。《孟子》："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3] 七椀：言饮茶之量。耶律楚材诗："卢仝七椀诗难得"。

西园雅集图巨幅孙沧叟[1]属题

平生尚友自许颇，交遍今人犹未可。展图大笑忽称奇，多少古人来见我。古人我本交以神，但恨未由觌面亲。静观顿觉入图里，一一晤对须眉真。九百年前此雅集，至今已历无量劫。依然当日旧西

园，试向呼之定能答。文章墨妙千秋传，一十六人情态妍。莫问画者出谁手，写生除是李龙眠[2]。（原注：考西园雅图十六人，为苏东坡、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苏子由、黄鲁直、李伯时、晁无咎、张文潜、郑靖老、秦少游、陈碧虚、米元章、王仲至、圆通大师、刘巨济。）

[1] 孙沧叟：名徵，字蓴丞，江苏南通人。治公羊学，工石鼓及甲骨文。

[2] 李龙眠：宋代画家，名公麟，字伯时，善画山水佛像。晚居龙眠山庄，号龙眠山人。

一蚊

一蚊刺肤搅不眠，手掌坟起烦恼煎。碧纱无橱[1]避不得，安住有香[2]购乏钱。忿极奋袂几达旦，离床斗室空盘旋。尔乎仅欲得一饱，些微我血何爱焉，尔蚊毕竟真可怜。吁嗟乎！不但尔蚊细小足可怜，啖人猛虎吾亦贤。君不见而今啖人术更妙，一日啖尽千万千。猛虎对之应凄然，我于此时心入禅。蚊乎我今不汝愆，嗡嗡之声听转妍，倒身酣睡如游仙。

[1] 碧纱橱：床榻四周，蒙以绿纱，睡眠其中，可避蚊扰，王建诗："青山掩障碧纱橱"。

[2] 安住香：即蚊烟香。

卷窝[1]吟

于兹人海中，一窝藐焉小。打头未厌低，容膝无嫌少。我蠹书为粮，用以资温饱。我蚕被作茧，常可忘昏晓。仰屋叹奚须，循墙喜不倒。不露首与尾，不矜嘴与爪。自称退密翁，卷藏宁非好。忆昔居山庐，十亩手创造。种树数百株，大者已盈抱。筑堤几百丈，流水三面绕。建桥四五座，掩映在木杪。观荷万柄擎，穿竹千竿饶。拓宅广以宽，辟径深而窈。安享二十年，自谓足娱老。谁知大乱迫，山林亦惊扰。蛇豕尽登堂，豺狼复当道。遂令清净区，臭秽何堪扫。翻幸斗室间，蜷伏得自保。因病乃多闲，缘贫尤少恼。吟啸一炉香，静对烟痕袅。门外即红尘，市声听浩浩。

[1] 卷窝：高吹万于金山沦陷时，避居沪市福州路，《时报》馆旧址，湖楼一角，很是局促，因名其室为卷窝，作诗称《卷窝吟》。

高 天 梅

将抵金陵

霞光照眼夕阳殷，横绝孤城苍翠间。八代[1]兴亡都阅尽，太无聊赖是锺山。

[1] 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

题范茂芝寻诗读画图

黄叶萧萧下，湖上秋风晚。欲唤画中人，诗心天际远。

题冯小青墓

一角危亭冷夕阳，梅花影里倩魂香。美人零落归何处，便欲题诗已断肠。

烟雨楼题壁

风云前路莽苍苍，一片中原作战场。冷落宝刀闲不过，时来湖上数鸳鸯。

和石予见惠之作

人生贵神交，原不在文字，今日忽然逢，逢亦何造次。握手谈心期，男儿具深意。风云莽前途，岂无用武地。掬取烈士肝，披襟笑相视。况题说剑图[1]，辞与情兼至。石予道人真奇哉！峥嵘大句摇笔来。大好湖山春欲尽，何当同探孤山梅。[2]

[1] 说剑图：天梅有花前说剑图，征人题咏。

[2] 孤山梅：孤山在浙江杭州西湖畔，位于里外二湖之间，一名孤屿。宋林和靖隐居山的北麓，喜植梅，有梅妻鹤子之称。

题蔡哲夫寒窗校碑图

我于古者夙所嗜，此际披图倍有情。书法渊源存八代，人天消息证三生。奇珍岂必希为贵，绝艺须知老更成[1]。收拾丛残赋归隐，一窗风月莽峥嵘。

[1] 老成：诗文经过磨炼，老更稳健。杜甫诗："波澜独老成"。

乞石予画梅

消瘦腰肢不自持，鸳鸯湖畔酷相思。故人慰我非无策，乞写梅花一两枝。

只怜

蜡炬成堆把泪浇，何堪落木听萧萧。鹃啼春死魂无语，病马秋深骨欲销。黄叶题诗僧中酒，绿波送客伎吹箫。只怜俯仰都陈迹[1]，渺渺予怀日暮潮。

[1] 俯仰陈迹："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见王羲之《兰亭集序》。

思家

廿年枉自走风尘，匣里龙吟性未驯。最是不堪回首处，归来无复倚闾[1]人。

[1] 倚闾：望子归来之切。《国策·齐策六》："王孙贾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

次韵答宁太一狱中见枉之作

篋中血泪燕游草，今日何堪持赠君。狐兔纵横天鬼啸，此生端合绝人群。

吴梅禅惠寄造像并一绝次韵报之

天上花魂刚唤归，不图城郭已全非。可怜人比梅还瘦，只有山中猴子肥。

禾城苏小墓[1]

昨朝去访西施庙，今日来寻苏小坟。偏是儒生尽输却，美人地下应伤神。

[1] 苏小小：南齐钱塘名伎，见《乐府解题》。而《武林旧事》，则谓："南宋钱唐伎，其姊为太学生赵不敏所眷，不敏命弟娶其妹名小小者。"不但年代有所歧异，且苏小墓有两处，一在浙江杭州西湖畔，一在嘉兴，亦不知孰真孰伪。禾城，为嘉兴别称。

孤山探梅

兰舟双桨水之涯，如此因缘亦复佳。若使化为仙蝶去，定然飞上玉鸦钗。

为潘生小雅书箑

拜倒禾中老画师[1]，传神何减虎头痴[2]。料知家学君能继，海内而今笔几枝。

百篇金粉泪痕新，惆怅江南第一人。三字消魂潘小雅，为传姓氏到千春。

[1] 禾中老画师：潘振镛，号雅声，仕女法费晓楼，以清轻淡雅胜，花卉师瓯香馆，颇有时誉。小雅是他的儿子。

[2] 虎头痴：顾恺之，晋无锡人，字长康。画人不点睛，曰：传神正在阿堵中。时称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小字虎头，人称顾虎头。

醉咏杨花

同入梨花梦，双双蝶晒衣。半帘诗雨湿，一枕鬓云肥。踪迹无南北，飘零有是非。此情何旖旎，莫傍玉钗飞。

高佛子

夹竹桃

绿云隐隐护红裙，笑屈虚怀[1]迥不群。一境仙源[2]传靖节，千竿斑竹忆湘君[3]。

室家句颂宜嘉耦，淇澳[4]诗情挹古芬，岂必成蹊偕艳李，交柯互叶料难分。

[1] 虚怀：古有竹抱虚心之说。

[2] 仙源：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靖节为渊明谥法。

[3] 湘君：湘君即湘妃，为尧的女儿，嫁舜。相传舜崩苍梧，湘妃哭帝极哀，泪点染竹，斑斑如泪痕，称湘妃竹。

[4] 淇澳：《述异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诗经》："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按淇水源出河南林县，东南临淇镇，东北流经淇阳、汤阴至淇县，入卫河。

高君湘

悼念金勤斋姻长兄

渺渺余怀念正深，不堪闻讣动悲吟。桃源水活诗简绝，（原注：君名

问源，取紫阳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故又以活水名其诗词集。君居沪上桃源村。)检到遗书痛到心。

奕叶传名到后昆，弟兄才调尽纵横。(原注：君昆仲三，君居长。次通尹问洙，一九六四年十月病逝汉口。次纯孺问泗，一九六八年四月病逝美国华盛顿。坝篪唱和之作，有云海联吟稿。)海山此去云如海，高处联吟续旧盟。

崧生岳降[1]臻九秩，白玉楼[2]成二月初。长吉定应文不就，九霄敕到子云居。

暮年真怕故人稀，起看晨星失少微[3]。独泛扁舟沧海外，中流同载愿终违。

[1] 崧生岳降：《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比喻禀赋特异的意思。

[2] 白玉楼：《李贺小传》："贺见一绯衣人，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贺旋卒。"后世称文人逝世，为玉楼赴召。长吉，李贺字。

[3] 少微：星官名。《晋书·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以喻高人雅士。

高 君 介

题徐仲可先德复盦觅句图

行藏[1]莫问旧朝班[2]，柱笏看云独往还。深闭衡门[3]避风雨，高吟大句动湖山。秋窗絮梦情无尽，空馆呼灯意自闲。谁识诗人终隐志，段家桥[4]畔夕阳殷。

天苏阁[5]外月如霜，一老翛然负莽苍。独抱遗书走南朔，曾经小劫感沧桑。湖山婉约仍无恙，图卷飘零已补亡。郑重清芬留世泽，百年岁月护琳琅。

[1] 行藏：出处：《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元史·杨奂传》："数问其行藏，奂终不一语。"

[2] 朝班：朝官的班次。《唐会要》："景龙三年，左台御史崔湜弹朝班不肃。"杜甫诗："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3] 衡门：《诗·陈风》："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通横，横木为门，谓简陋的

房屋。

[4] 段家桥：浙江杭州西湖，有断桥残雪之胜。断桥，旧名段家桥。

[5] 天苏阁：徐氏的斋名。有《天苏阁丛刊》。

顾悼秋

凉夜

明月娟娟风飒飒，梧桐叶坠晚凉天。秋阶夜色凉如水，闲煞一丛白凤仙。

开鉴革堂即事

闭户如深谷，林梢又夕阳。疏帘棋韵胜，古砚墨痕香。花气熏琴润，松阴落簟凉。北窗横一枕，高趣傲羲皇。

寄忆内子琼仙

春如烧烛看渐短，红影消磨绿影肥。最是撩人离别恨，一帘花雨燕双飞。

醉后适有人持圭塘唱和集[1]一卷投赠者遂掷之地并占五十六字呈南社诸子

长醒何如长醉后，我虽醉矣愈于醒。轮囷[2]肝胆醪空泻，摇落河山月半茨。宝剑不曾诛贼桧[3]，神州拚使泣新亭[4]。愤来掷碎圭塘稿，便欲从军出井陉[5]。

[1] 圭塘唱和集：袁世凯自署容庵，和诸遗老沈祖宪、陈夔龙、闵葆之、吴保初等作唱和集，其子寒云辑录，王式通作序。袁谋帝制，悼秋愤而掷之。

[2] 轮囷：屈曲盘戾之状。《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蟠木根柢，轮囷离诡。"

[3] 贼桧：宋代奸臣秦桧，借桧骂袁世凯。

[4] 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吴时筑，东晋初，诸名士每游宴于此，有伤国事，往往挥泪。

[5] 井陉：山名，在河北，历代为军事要地。

哭子美

亦痴亦慧总前因，翠袖年年歇浦滨。挥尽泪珠同鹤化，飘残萍梗共烟湮。忍从高馆寻鸿爪，（原注：前年曾同子美摄影于蔡氏候桃花

馆。)难向重泉觅故人。洒彻梨花一杯酒,招魂几度涕沾巾。

月夜闻笛

洒醒孤馆夜迢迢,闲检牙签[1]遣寂寥。何处一声长笛起,隔帘催月上花梢

[1] 牙签:藏书的标题,便于翻检。《旧唐书·经籍志》:"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部。经库红牙签,史库绿牙签,子库碧牙签,集库白牙签,以分别之。"

顾葆璐

题西泠扶醉照片步外子吹万韵

怆怀身世泪如泉,知己相逢结胜缘。留得西湖佳话品,杏花酒酿两诗仙。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竹枝唱出笔生花,文采蒸成五色霞。一自胜溪[1]存老屋,分湖久已属君家。

旧时明月好林泉,万顷烟波不计年。如此风光如此宅,何妨归隐作神仙。

鸿光[2]赁庑一床书,故里蒹葭[3]未可居。指点当时游钓地,不堪寄迹只堪图。

风雅文章事事谙,主盟坛坫洵非惭。但教生得分湖色,不碍移家郭十三[4]。

[1] 胜溪:在江苏吴江县,柳亚子先人钝斋故居。

[2] 鸿光:汉梁鸿孟光夫妇的简称,两人均东汉平陵人。赴吴,依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妻具食,举案齐眉。这是比喻亚子和他夫人郑佩宜的才德。

[3] 蒹葭:蒲苇丛密的水区。《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蒹葭之泽。"

[4] 郭十三:郭麐,字频迦,吴江人,行十三,工诗词。

钱 红 冰

题三子游草[1]

名山题遍句琳琅，游屐联翩雪爪[2]香。南社文章开气运，西湖烟水几沧桑。人才一代难消尽，胜迹千秋引恨长。我亦愀然感零落，乡居惯作旧渔郎。

[1] 三子游草：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三人同游西湖所作，印成一册，附以图片。

[2] 雪爪：苏轼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春日

离离红豆解相思，绿满蘼芜[1]春不知。花底愁听莺语滑，楼头伫看燕飞迟。蕉心紧卷难舒叶，柳黛低垂尚着枝。流水淙淙频入耳，情怀悱恻岂胜悲。

[1] 蘼芜：一名芎藭，多年生草，野生，茎高尺许，羽状复叶，春夏间开小花，五瓣色白，有清香。

初春

细雨丛丛帘外垂，花香鸟语嫩寒时。者番风讯回春意，不许东皇[1]故把持。

社日[2]东风柳絮肥，湘帘半卷燕初归。新巢未稳君知否？且莫呢喃故故飞。

[1] 东皇：司春之神。《尚书纬》："春为东皇，又为青帝。"

[2] 社日：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社祀土神。

月圆曲

十三月犹弯，十四月初满，十五团团月正圆。月圆容易缺，妾情有如月。日向闺中望月明，一年明月几回盈。

春夜偕友

模糊烟水浸楼台，九曲云屏面面开。枝影低斜花绰约，星光浮动月徘徊。闻君清越宜吹笛，知我心期且举杯。遥夜幽怀偏不远，千年

黄鹤可归来?

月夜湖上思社中诸子

湖堤风息夜寒天,千顷湖光拥碧烟。白露[1]苍葭人宛在,天涯地角路悠然。秋心未肯随波去,旅梦何妨伴鹤眠。海内应知明月共,照人彻处最缠绵。

[1] 白露: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钱 景 遽

题子美集后

珠喉玉貌美无度,沪水梨云寄旧诗。此后倘逢江海客,劝君莫唱断肠词。

莲花为貌[1]玉为裳,酒后悲歌气激昂。海上痴人痴胜我,一编擎出续春航。(原注:亚子先辑春航集行世。)

半壁河山卷甲戈,淋漓妙墨写如何。(原注:子美擅绘事。)若非红豆多情种,谁唱当筵得宝歌[2]。

[1] 莲花为貌:《唐书》:张昌宗以姿貌幸,杨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

[2] 得宝歌:乐曲名。唐陕县尉崔成甫唱《得宝歌》,玄宗临观大悦,下诏褒赏。见载《唐音癸签》。

钱 释 云

登鼓山[1]绝顶

入山气象一番新,梵呗声中悟宿因。驻盖[2]好云如速客,弄晴飞鸟亦亲人。立身忽在群峰上,纵目遥看万木春。绝巘[3]登临堪起舞,天风吹我隔红尘。

[1] 鼓山:在福建闽侯县东三十里,山巅有巨石如鼓,因名鼓山。

[2] 驻盖:盖谓车盖。这里是说停留空中象车盖般的云。魏文帝诗:"西北有浮云,亭亭似车盖。"

[3] 绝巘:巍高的山峰。

访沈禹钟话旧

一笑来登八咏楼[1]，新诗示我豁吟眸。探珠[2]沧海萦前梦，挂壁银钩感旧游。（原注：壁间悬亡友邓散木遗墨。）同辈渐如秋叶落，清时难得此身抽。羡君锦丽才犹昔，江上忘机侣白鸥。

[1] 八咏楼：沈约为东阳太守，题诗于元畅楼，后人更名：八咏楼。事见《金华志》。

[2] 探珠：比喻诗文能扼要点。《庄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骊龙颔下。"

西湖偶占

淡妆浓抹两难摹，千古诗才属大苏[1]。桂子三秋荷十里，天教此日到西湖。

[1] 大苏：眉山三苏，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苏辙诗："逢着胡儿问大苏"。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以微疾就医，不幸失足，髋骨损折

漫夸老健步如风，失足顿教唱恼公。硬板一床支病骨，丁鞋三月困衰翁。残年莫叹风中烛，焦尾原来爨下桐。见说难行唯蜀道[1]，谁知到处有蚕丛[2]。

[1] 蜀道：李白《蜀道难》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蚕丛：指蜀道。李白诗："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胡亚光[1]绘放翁诗意图见贻

妙笔能生六月凉，红蜻蜓弱白荷香。披图便有江湖乐，仿佛扁舟入水乡。

[1] 胡亚光，名文球，浙江杭州人。刻有一印："家在南北两峰六桥三竺九溪十八涧之间。"工画，尤精造像。

题郑有慧[1]女史山水小幅

山势峥嵘尺幅中，红闺多艺出家风。惠崇[2]小景营丘[3]画，活笔能参造化工。

遥山隐约水弯环，松树荫中对髻鬟[4]。莫怪凉风飒然至，浑疑此地非人间。

[1] 郑有慧：字侍君，楼斋名为多丽居，江苏苏州人。

[2] 惠崇：《见闻志》："僧惠崇工画小景，为寒汀烟渚、潇洒虚旷之状，人所难到。"

[3] 营丘：《画断》："李茂，营丘人。善画山水林木，当时第一。"

[4] 鬟鬟：女子发髻，这里比喻山的形状。周邦彦词："山园故国绕清江，鬟鬟对起。"

读翠楼吟草[1]

一编如见骨崚嶒，遗影空存唤不应。生具鬼才诗李贺[2]，死留豪气女陈登[3]。饥鹰脱臂夸钩爪，独雁衡寒斗缴矰[4]。至竟春风苏万象，凄凉宝剑[5]又光腾。

[1] 翠楼吟草：钱塘陈小翠著，分《银笙集》、《天风集》、《心弦集》、《绿梦词》、《沧洲集》、《芟剩草》。

[2] 李贺：字长吉，诗有鬼才之称。

[3] 陈登：东汉下邳人，字元龙。许汜谓："元龙湖海之士，豪气未除。"

[4] 缴矰：射鸟之具，以绳系矢。

[5] 宝剑：唐郭震撰《宝剑篇》。李商隐诗："凄凉宝剑篇，飘泊欲穷年。"

傅屯艮

九日书感

龙飞[1]已卜黄天[2]立，蛇斩先知赤帝成。一夜惊雷轰兽窟，武昌城接汉阳城。

[1] 龙飞：喻帝王登极。《易经》："飞龙在天"，这里是指武昌起义，恢复汉土。

[2] 黄天：汉末，黄巾起义，张角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大汉报社次和默君女士赠别韵

岁晚沧江百感侵，独携危涕到哀吟。浮杯绿蚁[1]惊寒早，照座青灯接夜深。文字几能撑末俗，江湖闲与滞归心。空桑三宿[2]犹回首，愧说吾行突未黔[3]。

默君侠者气英妙，腕底千言思不禁。世有斯才吾见罕，天方降乱佛悲深。过人哀乐成忧愤，危命河山付啸吟。珍重缄诗临此别，相期共葆岁寒心。

[1] 绿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蚁，同蚁。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

[2] 三宿：表示恋恋不舍之意。《后汉书》："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

[3] 突未黔：急于离行。《淮南子》："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注："灶突不至于黑，坐席不至于暖，汲汲于行道也。"

赠柳亚子

樽前屈指数词流，风谊文章让柳州。直以豪情凌莽苍，遂携仙侣住沧洲。（原注：时挈耦居沪。）穷愁不信长卿[1]病，歌哭难消阮籍[2]忧。我亦风尘久漂泊，酒酣得句为昂头。

[1] 长卿：汉司马相如，字长卿，患消渴疾。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茂陵秋雨病相如"。

[2] 阮籍：晋阮籍驾车，途穷痛哭而还。

拟城南读书

山花散幽芳，晴光媚遥渚。尘羁偶憩息，栏槛暂容与。杰阁峙崔嵬，风摇铃铎语。贤圣虽递嬗，芬芳自今古。乐静可言仁[1]，大化浩穷宇。胞与[2]扩无际，岂必在濡沟。长途暑烁金，役夫汗挥雨。众寂定群喧，渊然此庭庑。多士集时英，健翮同高举。快哉风浴归，即兹胜沂舞[3]。

[1] 乐静言仁：《论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乐，仁者寿。"

[2] 胞与：有万物同仁之意。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3] 沂舞：地名。《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石予寄赠画梅并诗次和一首

昆山胡蕴真奇卓，载画满囊诗一肩。赠我尺缣备双绝，任君相忆累三年。能为诚朴稍近古，自辟洪荒别有天。何日开樽续欢会，此身长望暮云边。

杂诗

新月如钩挂落晖，天风澹荡薄春衣。闲来凭眺无余事，笼得青山两袖归。

昨会仙人王子乔[1]，云中挥手笑相招。为言天上难居甚，待与重来采药苗。

南山万石大如虎，西下千山矫若龙。著个诗人便清绝，白云深处有孤筇。

[1] 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浮丘山接引上嵩山。后乘白鹤至缑氏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事见《列仙传》。

自题近作后集龚一绝

此记游耳非著作，春山佳处泪阑干。自知语乏烟霞气，任作淋漓淡墨看。

与姚石子

八载别君艰一见，才能一见便言归。匆匆未竟酒边语，落落都忘世上机。忍使风骚成坠绝，坐看朋旧已稀微。临歧珍重相求意，斯事于今望起衰。（原注：石子欲辞南社之选，故及之。）

题吹万闲闲山庄[1]

挥毫欲赋闲中好，却愧风尘未息机。说与先生应太息，故山猿鹤待人归。

等是求闲未得闲，倦飞应亦早知还。一廛倘许山庄借，与子行歌十亩间。

[1] 闲闲山庄：在上海市金山张堰镇。高吹万的家园。

题胡石予门闾倚望图

孝可传家俭可师，半兰[1]庐舍日迟迟。为图一慰平生意，九十亲娘五十儿。

五十年中儿有孙，儿心不改恋亲恩。儿行未远归须早，怕见归迟母倚门。

[1] 半兰：胡石予居昆山蓬阆镇，斋名半兰旧庐。家经兵乱，门额刻砖只剩半个兰字，因名。

题亚子悲秋图

石头城下秋风起，凄绝红裙可奈何。肠断河东柳公子，平生泪为故人多。

一局全翻劫后棋，秣陵秋色不胜悲。可怜呜咽长江水，待得西还到几时。

傅绍禹

乙亥九月四十初度

潦倒人间剩此身，回思往事尽成尘。一官今又如匏系[1]，（原注：自丁卯卸梁县事，瞬将十年。）樽酒情殷感旧频。少日闻鸡常起舞，中流击楫每沾巾。无端揽镜增惆怅，两鬓惊添白发新。

[1] 匏系：喻人没有建树。陆游诗："匏系不得从"。语本《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按匏瓜即瓠。

梁弢光

忆故园

遥想梅花发，故园有好春。如何今夜月，还照未归人。客久我知老，愁多酒更亲。明朝江海望，应说水鳞鳞。

游狼山[1]并访智纯高僧

徘徊无语看狼山，身似浮云更爱闲。莫笑相随无别物，尝携秋色扣禅关。

[1] 狼山：在江苏南通之南，与常熟福山对峙，为海防重镇。

凌莘子

海上晤姚石子赋此为赠

沪江握手暂勾留，转眼年华逝水流。十载未销家国恨，两宵分送友朋愁。灯前起草传遗事，（原注：君有《金山卫佚史》之辑。）酒后闻歌忆旧游。（原注：谓社友周实丹、邹亚云、陈蜕盦、宁太一诸子。）若问生涯在何许？烟波深处一渔舟。

呈沈颖若师

分湖吟社昔年开，遗址徒存莽草莱。画桨寻秋灯上后，珠帘卷雨燕飞回。矮篱屈曲寒花乱，残照迷离铁笛哀。渐觉年时怀抱恶，每逢山水一低徊。

开鉴草堂偶作示蔡冶民

几年不到草堂来，低唱微吟又一回。他日水亭开一宴，枣花帘底赌新醅。

阻风中酒未归家，邂逅诗人共品茶。更拂乌丝[1]写好句，墨痕惨淡字倾斜。

连宵烂醉不曾醒，无恙亭台几度经。安得移家常住此，短篱钿菜伴园丁。

[1] 乌丝：卷册加上墨线，取其书写整齐。陆游诗："欲写乌丝还懒去，诗名老去判悠悠。"

海上示病蝶

清歌妙舞总关愁，细雨斜风作晚秋。何似江乡逢冷节，黄花插帽一低头。

镇日垂帘下枣花，新翻譬样乱堆鸦。为谁抛却西湖去，羁旅频年不忆家。

梨花里归棹寄亚子

检点行装未忍回，病馀犹醉两三杯。乌篷[1]急雨穿窗入，翠袖[2]临风压酒[3]来。客鬓渐催秋士老，乡心遥逐菊花开。谁家玉笛[4]楼头起，感旧山阳[5]大可哀。

[1] 乌篷：简陋的小船。

[2] 翠袖：女子的服饰。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3] 压酒：压去糟粕。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4] 玉笛：玉制的笛。《集异记》："明皇与叶法善游月宫，回过潞州城，上以玉笛奏曲。旬馀，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

[5] 山阳：《晋书·向秀传》："秀经山阳旧庐，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秀乃作思旧赋。"赋中追念他的旧友嵇康、吕安。

郭　惜

春雨怀叔孟

相如愁病少陵诗，深恐蹉跎雪满髭。雁断云山劳我望，鸡鸣风雨惹人思。茫茫后会何时再？缕缕情怀祇梦知。况是阳春二三月，百无聊赖寄新词。

陶　小　柳

和子实西湖原韵

孤城烟柳万丝清，桥外朱阑白水生。叶小荷翻风送暖，苹开艇过日初晴。山光入座与眉接，云意浮天照眼明。缓缓花骢归陌上[1]，树禽都作嬉春声。

[1] 陌上：苏轼《陌上花诗引》："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

写感示朴庵

难得云山数日晴，窗前好鸟弄新声。雄谈绿酒三杯醉，破镜[1]苍颜一笑惊。芳草江南哀未已，名驹冀北[2]梦无成。飘流瘴海同为梗，恰与先生共此情。

[1] 破镜：《古今诗话》："陈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德言谓妻曰：国破必入权豪家。乃破镜各分其半，约他日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及陈亡，妻为杨素所得。德言至京，有苍头卖半照者，德言出半照合之。题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得诗，悲泣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至，还其妻。"此借喻夫妻失散或离婚后重又完聚。

[2] 冀北：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冀北产名马，伯乐善相马。

咸　饭　牛

少年行赠范君博

一鞭得得大堤前，王谢[1]风流美少年。笑入吴姬[2]春酒店，桃花马系绿杨烟。

[1] 王谢：东晋王导、谢安都是世家贵族。

[2] 吴姬：吴地的女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吴姬压酒劝客尝"。

登北寺塔[1]

篆香高透宝香焚，风送铃音下界闻。题塔客搔双鬓雪，敲门僧歌一肩云。清钟疏磬闲相语，枯木寒鸦澹不分。零落江南金粉地，凭栏吊古眺斜曛。

[1] 北寺塔：在江苏苏州市，建于南朝梁(502—557年)，南宋绍兴末重修。今辟为北塔公园，益增胜迹。

题画

一声欸乃[1]夕阳烦，帆影遨山落酒杯。小艇无人空不系，随波流过画桥西。

[1] 欸乃：摇橹的声音。柳宗元《渔翁》："欸乃一声山水绿"。

琢砚有感

吴下专诸古巷[1]长，金昌门内有斜阳。我今抱砚逢人问，何处可寻顾二娘[2]。

[1] 专诸巷：在苏州阊门内。阊门一作金昌门。

[2] 顾二娘：吴中女子。清初以琢砚著名，居专诸巷。凡顾二娘砚，均不具名，具名的都是伪作。因顾二娘，是人们称她，她不自称。

秦淮[1]杂咏

长板桥头话夕阳，当年旧院太荒凉。渔洋[2]秋柳吟诗句，为痛流离郑妥娘[3]。

谁掇檀槽[4]唱后庭[5]，瓢儿肥菜色青青。兴亡一例归平话，哭煞济南柳敬亭[6]。

乌衣巷[7]口冷斜晖，百姓人家燕子飞。多少王孙无事业，临街掩面卖乌衣。

蜀锦吴笺十二重，狂生梦醒一声钟。采毫捧与蓝田叔[8]，要画孝陵顶上松。

丁字帘前动管弦，眉楼[9]歌舞敞琼筵。可怜一曲桃花扇[10]，断送南朝三百年。

[1] 秦淮：水名。流经南京市区西入长江。河畔旧多曲院，为烟花之薮。

[2] 渔洋：清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作《秋柳》诗有名。

[3] 郑妥娘：秦淮名伎，与寇白门卞玉京等均擅文翰。

[4] 檀槽：乐器，用檀木制成的琵琶槽。

[5] 后庭：即《玉树后庭花》。是陈代陈叔宝所作的歌曲。

[6] 柳敬亭：明泰州人，一度寓济南。善说书。后入左良玉幕府。良玉败，郁郁不得志而卒。

[7] 乌衣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东晋宰相王导、谢安两家都住在这里。因两家子弟喜穿黑衣，所以称乌衣巷。

[8] 蓝田叔：名瑛，号蝶叟，明钱塘人。善画山水，兼作花鸟兰石。

[9] 眉楼：顾眉，号横波，金陵名伎，擅画花卉，所居名眉楼。

[10] 桃花扇：传奇名，清孔尚任撰。演明代弘光朝侯方域与李香君事。

横塘[1]听泉

雨止山泉鸣，淙淙泻寒玉。迤逦溯上流，玲珑穿丛竹。桥阴石乳凉，涧底溪毛绿。歌唱有人来，樵担出深谷。

[1] 横塘：在江苏省苏州市胥门外。

秋兴仿唐人三五七言体

秋声起，秋叶落。络纬[1]井梧寒，罗袖空闺薄。不学骚人赋落英，独向溪边采藜藿。

[1] 络纬：虫名。俗称络丝娘。

移家

移家小住老鸦村，芳草萋萋绿到门。秋草不如春草绿，年年三月忆王孙。

过西百花巷潘氏相府儿时读书处

巷东杨柳树，依旧老鸦窠。玄鸟危巢堕，朱门春草多。斋童生白发，邻笛起悲歌。四十年前事，回头一刹那。

春深

春深山僻亦繁华，搘杖闲行石径斜。绿柳红桃三两树，虎皮墙里有人家。

清明怀长安冷宦沈太侔

奈何天气况良辰，蝴蝶初飞泣暮春。万紫千红齐下泪，一时哭拜瘦

腰人。

三月才过上巳辰，昨宵寒食雨余春。骑牛吹笛桃花坞[1]，忽忆东阳沈姓人。

[1] 桃花坞：在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内。宋枢密章藻别业，后为蔬圃。明代唐寅于此筑桃花庵。

春日郊游

三月韶华似水，四围清翠如妆。野鸟但知悦性，青山不管人忙。

此处莺花寂寂，何来云水层层。忽落一声清磬，深山闲煞诗僧。

过塘栖

晚凉天气野人家，十亩桑田一路遮。四月江村好烟景，楝花风[1]里卖枇杷。

[1] 楝花风：楝为落叶亚乔木，春日开花，色淡紫。三月谷雨节最后的花信风，称楝花风。《东皋杂录》："花信风，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

曹　缵　蘅

上巳日晚过吴园海棠未开赋柬前溪

红紫纷纷照绮筵，此花迟放亦天全。将开未盛看逾好，安得山居二十年。

碧鸡坊[1]已渺天涯，此是京西掌故花。我与李侯同好事，一旬三度过君家。（原注：越三日，复与李释堪同游。）

[1] 碧鸡坊：地名，在今四川成都西南。据《益州记》："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

海滨杂诗

霞飞馆外钿车多，六月松风漾酒波。无限呢呢儿女语，相逢休问夜如何。

如此秋光合付谁，压装赢得满囊诗。海天一月闲滋味，多在空廊听雨时。

散释[1]蹇庐先后枉过谈诗

翛然安乐一窝中，自理残书不计丛。忍事且闲垂钓手，看花乍过试灯风。寥寥旧雨欣频聚，草草春盘愧未丰。猛忆少年涂抹事，心情渐老总难同。

[1] 散释：李宣倜，字释堪，一字散释，闽诗人。有《苏堂诗拾》，工书法。

送孤桐[1]都讲辽东

丧乱方知避地难，且抛心力付丛残。儒冠肯信谭经误，客枕偏禁出塞寒。门外阴晴浑不管，樽前呴沫[2]易为欢。稍嫌坐负春明约，何日相携看药阑。（原注：花时，旧京知友，迟君来游未至。）

[1] 孤桐：长沙章行严的别署。早署肯桐，晚改孤桐。

[2] 呴沫：喻言短促的相聚。庄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崔师贯

春晚舟次广州西濠口占

可信江南别有春，仍看舸舰[1]此迷津。眼中不辨何归路，心上相逢但故人。晓雾风翻开绿树，晴波日上动青蘋。衰慵未合频来往，愧对当前物态新。

[1] 舸舰：舸，大船。舰，战船。唐王勃《滕王阁序》："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津，渡口。

袁　　昕

秋夜渡浦

天涯游客倦春申，日落江干唤渡勤。摇落星河连极浦，横空海气接层云。帆悬月夜随人影，声咽霜天过雁群。击楫誓还乾净土，手提长剑扫妖氛。

黄宾虹

写梅竹分赠友人

泻玉水淙淙，云深矗一峰。寒梅齐吐馥，修竹自成丛。来问田家

径，归鸣山寺钟。还期三友并，它日访长松。

题郑逸梅近代野乘

经师门第原通德[1]，笔乘阳秋[2]待证今。褒贬从来严一字，应教价重双南金[3]。

[1] 通德：《后汉书·郑玄传》："郑公之德，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2] 阳秋：即五经中的《春秋》。晋简文帝生母郑后名阿春，故讳春字作阳字。

[3] 南金：《诗·鲁颂·泮水》："大路南金"。《毛传》："南谓荆扬"。双南金，极言其珍贵。

黄 晦 闻

南归至沪寄京邸旧游

绕道江皋计早纡，经行淞畔又旬余。无多怀抱将销歇，已换寒温问起居。听曲再来当暮雨，题诗还寄及春初。迟归别有沈绵意，难为临风一一书。

残梅

今朝寂寂怀江国，独为题诗亦意阑。一雪助花消朔气，似人倚竹[1]立天寒。馀枝偃蹇充瓶活，数树支持抵腊看。何与空山林际鹤，自捎零羽断飞翰。

[1] 倚竹：唐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白菊花

重语当年事已难，相逢篱落叹无端。欲持旧句题新意，终惜残英减夕餐[1]。霜晚尚容秋后见，岁暄宁抵客中寒。惘然为汝低徊久，斜日枝头细细看。

[1] 夕餐：屈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按落字不作残落解，残落的菊花，决不能餐食。落英，是初开的花。落有始字的意义，如建屋完竣，称为落成。《左传》注："宫室始成而祭之为落。"《诗经》："访予落止"，亦作始字解。又可作稀疏解。《史记》："家贫客益落"。那么，落英便是初开的花，或稀疏的花了。

春尽日园坐成吟

独来亭榭晚苍苍，渐见游人归径忙。林鸟静能窥客座，野花长欲过春桑。天时物态真何极，世事身谋早已详。闲里一诗收拾尽，自浇茶碗更平章。

寅虹为贞壮写杨华图题一律于此

且从湖上说宣南，别后能为数日谭。汝已杨华伤逝水，我才秋梦了优昙[1]。两人结习今俱尽，一世沉冥孰更堪。闲却夏来劳倦意，坐看山翠作浮岚。

[1] 优昙：即优昙华，梵语花名。《法华经》："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

答秋湄[1]书意

负手花前意自深，晚秋蝉吹久销沉。端知人事如流水，竟为来书一动心。怫郁[2]与愁谁可辨，爱痴为职岂能任。壮怀待尽中年后，此语凭君作报音。

[1] 秋湄：王瑬，字秋湄，号秋斋，广东番禺人。著《摄堂诗选》、《章草例》、《北周造像》。

[2] 怫郁：心中愤懑。《楚辞·七谏·沈江》："心怫郁而内伤。"

九日卧病时甫自津沽归道遇友人南来

倦客无家病失依，孤斋九日正添衣。登高坐废江亭约，访旧才从沽上归。秋后风怀人比菊，梦中乡事柳成围。何嫌药裹非良饵，自惜闲身昼掩扉。

送贞壮南归

我尚栖迟在此邦，萧然来与话西窗。寒秋昨夜初过雨，归梦从君共溯江。瞠目绝尘知不反，举头当世未终降。冥鸿自远非无意，不为分携泪满腔。

闭门

闭门聊就熨炉温，朝报[1]看余一一燔。不雪冬旸知有厉，未灯楼望及初昏。意摧百感将横决，天厌重寒似乱原。愁把老妻函卒读，破

家谁为讼贫冤。

[1] 朝报：记录朝廷政事的刊物。《春秋经解跋》："王安石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

秋三

畏暑望秋至，秋来日苦短。堆几齐山书，不见如今乱。

春尽日过社园风霾未开丁香盛白简汤定之[1]

一尘黄不上丁香，似雪翻风风却黄。日日好春风里过，令人梅雨忆江乡。

语与城西汤定之，园花吹尽柳丝丝。寻常别恨年年有，不是吴姬压酒[2]时。

[1] 汤定之：名涤，江苏武进人。号双于道人，雨生曾孙。工山水，晚年以松竹驰誉。

[2] 吴姬压酒：见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压酒，是压去酒中糟粕。唐罗隐诗："夜糟压酒银船满"。

答瘦公[1]

万虑撄心强自持，别寻歌哭恣吾思。他年恐似秦淮海[2]，博得微云一抹词。

预卜它年更断肠，此怀欲遣竟无方。寄诗容有丁香结，已负方回[3]柳色黄。

[1] 瘦公：罗复堪，号瘦公，广东顺德人。著《瘦庵诗文集》、《太平天国战纪》、《鞠部丛谈》。

[2] 秦淮海：宋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人。著有《淮海词》、《淮海居士长短句》。他的《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两句，尤脍炙人口。

[3] 方回：宋贺铸，字方回，原籍浙江山阴。著《东山寓声乐府》。他的《青玉案词》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因有贺梅子之称。

楼阴

惜花秋思比春深，湖菊霜初晚独寻。剩与西风增一叹，乱蝉如吃过楼阴。

折枝临水悔教迟，照影今怜鬓有丝。已负芡菱消夏约，白荷垂尽再

来时。

曼殊遗画一老僧背夕阳扫落叶三十年前同寓江楼写以贻予者题语属秋枚代书云寒风萧瑟落叶打肩居士命画作此质之居士得无有夕阳无限好之感邪夏日展观黯然题句

亡友残缣三十年，西泠宿草日芊芊。扫除未了残阳叶，依旧江楼负手前。

题戴鹰阿[1]山水画册

过阙车声日几回，雪中前夜有轻雷。西山一角寻常见，春至岩花已漫开。

菱芡葭荷着意生，陂塘风物爱湖城。扁舟南去应回首，槐柳深深旧帝京。

点缀溪山着此翁，扶笻尽日倚高松。悬知四海皆秋气，却爱残阳晚更红。

眼底云山意已奇，别从画里更题诗。无端写尽春明[2]梦，肠断前人且未知。

[1] 戴鹰阿：清戴本孝，字务旃，号鹰阿，安徽休宁人。工山水，善以枯笔摹元人法。

[2] 春明：京都的别称。宋宋敏求著有《春明退朝录》，清孙承泽著有《春明梦余录》，多述朝廷典章掌故。

游荔枝湾[1]

东去珠江水复西，江波无改水西堤。画船士女亲操楫，晚鬻鱼虾细断齑[2]。出树乱禽忘雨后，到篷残日与桥齐。重来三月湾头路，蔽海遮天绿尚低。

[1] 荔枝湾：在广东番禺县西，珠江的湾曲处。荔枝夹岸，白莲满塘，即南汉昌华旧苑。

[2] 断齑：宋范仲淹，幼孤贫，断齑画粥以为食。

黄　克　强

咏鹰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丙辰六月于日本席上和涩泽青渊翁

莽荡神州付劫灰，红羊[1]苍狗[2]不为媒。挥戈[3]未必回沉日，薄海风云盖地来。

[1] 红羊：古代有谶纬之说，以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指国难之时为红羊浩劫。殷尧藩诗："太平从此销兵甲，记取红羊换劫来。"

[2] 苍狗：变化多端。杜甫诗："天上浮云如白衣，须臾忽变为苍狗。"

[3] 挥戈：《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按舍，为三十里。

三十九岁初度作

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1]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2]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1] 大风歌：汉刘邦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鱼龙：《汉书·西域传赞》："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

和谭石屏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1]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1] 露布：军书。古时用兵获胜，上功状于朝廷，称为露布。

题林烈士遗集

汉上风云纪后先，中原光复倍凄然。不知何处萇弘[1]血，只剩遗编是昔年。

[1] 萇弘：周灵王时大夫，忠于国事，被杀，流血成碧。

黄 芥 弥

访友南郭即景

小屋依山长净苔，双扉深掩不常开。禅房自是清凉境，犹恨幽人看菊来。

久居城市厌喧哗，小坐清幽试苦茶。忽见暝烟榆际起，绿萝深处有人家。

黄　　绚

西湖杂咏

佛国诗人苏曼殊，卅年不见渺愁予。天涯终古西泠地，（原注：曼殊大师有西泠终古即天涯句。）可有当年只履无？（礼曼殊大师塔）

莫道孤山似旧时，鹤归人去草离离。此来欲问梅消息，顽石无言柳不知。（重游孤山）

南山虎跑最清幽，滴翠流泉泻百忧。谋与细君[1]闲领略，出山[2]能似在山否？（虎跑泉）

平生漫说心如月，到此谁能月印心。四大[3]本无应记取，休论圆缺与晴阴。（三潭印月）

为问今从何处来，明朝去处可安排。眼前风物闲如此，且共桥头坐一回。（西泠桥与金山寺僧对话）

止水潜鳞乐若何？江湖到处有风波。谈瀛说海书生事，即此渊渊已足多。（玉泉观鱼）

万绿森森拥一亭，龙泉坐对意惺惺。双修凤侣它年约，不是寻常息壤[4]盟。（与内子淑君卜居凤仪园，同修密乘，署居室曰双修堂，适因龙井，怀想凤园，为摄影志之。）

年来几度此勾留，底事看他未肯休。还是驱车归去好，故乡亦有洞庭[5]秋。（别湖）

[1] 细君：妻的称谓。《汉书·东方朔传》："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传注："细君，朔妻之名。"按：细，是细小的意思，细君为谦称，决不是名儿。

[2] 出山：古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之说。

[3] 四大：佛家语。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见《圆觉经》。又《楞严经》："四空天，名

无色界，清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想处。"

[4] 息壤：战国秦地。《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爽皆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后世便把息壤为信约盟誓之言。

[5] 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北部。作者湖南醴陵人，故云。

黄 摩 西

长相思和太白韵

翠帷淡荡笼秋烟，玉肌凉拥青琴眠。几时缫得同功茧[1]，替君柱上重安弦。弦断可续心难传，幽兰操[2]罢人渺然。寒风动树星满天。君为出山草，侬是在山泉。愿将泉化泪，随君流到君门前。

银钉影淡秋满堂，井梧一叶飘银床。云鬟贴枕娇梦乱，珠兰茉莉为谁香。幽花啼欲断，明月照不来。阑干十二曲，倚处尽生苔。（庞檗子注：右诗为先生十五年前之作，学太白得其神髓，久藏箧衍，最爱诵之。晚年所作，则尤瑰异绝伦，今尚待搜求也。）

[1] 同功茧：两蚕共一茧，一作同宫茧。

[2] 幽兰操：曲调名。

久别离用太白韵

少年轻薄不思家，雕阑闲煞芙蓉花。花开花复落，对花发深嗟。抱琴欲弹琴弦绝，当机丝乱不得结，别时春风今飞雪。天涯到处多歌台，东停西泊无人催。催君兮君不应，但望江上双鲤传书[1]来。书来君不来，泪痕相间斑如苔。

[1] 双鲤传书：《书札》古乐府："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黄 季 刚

下关[1]赠旭初

全家蓬转过金陵，馆舍萧然感不胜。丧乱应无斯世酷，厄穷独有故

人矜。寒风振叶纷纷下，暮雨将愁缓缓增。西望楚天成一叹，裂裳斫足愧无能。

[1] 下关：在南京市旧仪凤门外。

咏怀效庾子山

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一朝时运乖，宿愿不复申。行歌向江海，含意别交亲。举觞振高眄，抚剑忆旧恩。悟彼自然数，苦心何用陈。

行路难

汉阳三月春未归，杨花漫漫渡江飞。江头丝管娱春日，焉能知我心中悲。去年辛苦与君别，转眼今年又三月。早知麟阁[1]未成名，莫令化作空城血。东家少妇郁金堂[2]，春归日日理明妆。夫婿孰为二千石[3]，归来鞍马何煌煌。

[1] 麟阁：汉宣帝画功臣像于麒麟阁。李白《塞下曲》："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2] 郁金堂：郁金，是一种香料，可以燃之熏香。沈佺期《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3] 二千石：官禄。汉太守秩二千石，因称知府为二千石。

无题

春晚垂杨映画楼，玉人微拨钿箜篌[1]。摘花插鬓翻嫌媚，染黛添眉未解愁。斜照空虚临院静，残香袅绕入帏幽。几回独向雕阑望，祇恨重帘不上钩。

[1] 箜篌：乐器名。汉武帝使乐人侯晖造之，比瑟小些，用木拨弹奏。日本有竖箜篌、卧箜篌两种。钿是箜篌上镶嵌的金丝。

题刘仲蘧瑞龙吟词后

憔悴刘郎鬓欲丝，春来剪纸自填词。佳期损尽芳年老，犹记红楼暗别时。

读罢新词灯焰清，高楼风雨旅魂惊。柔情欲减终难减，莫作人间肠断声。

已分飘零过一生，幽情宛转总难明。红笺满写珍珠字，今日谁能喻

此情？

黄宗麟

无题

徘徊好景自矜持，愁到春深渐不支。一点痴怀无着处，闲庭又是落花时。

黄巽卿

山居午憩

日午不知暑，庭空竹有阴。破云飞短梦，贳酒拥孤吟。凤鸟本无意，鸡虫[1]各有心。静观世外法，何事入山深。

〔1〕鸡虫：喻得失的微小。杜甫诗："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郊居纳凉

清风不入户，移坐下阶除。树杪栖星密，虫吟识草疏。忧劳殊未已，恩怨了无余。此境有真趣，人生贵索居[1]。

〔1〕索居：散处的意思。《礼记》："吾离群而索居"。

即事

日射纸窗白，蝇欲破纸飞。来时原有路，触绕未曾归。

山涧有危石，终古质不裂。浸旱两无伤，心坚逾寸铁。

得家书

手接家书急欲开，心思忧喜半疑猜。读来多是平安字，如下千层折坂回。

晓行

星光时隐现，城柝已三更。近寨犬声疾，深林灯影明。月无通夜白，心到十分清。霜滑马微蹶，东方日渐荧。

和屯艮诗次韵却寄

松柏无四时，青青在岩限。不随秋草变，劲节良足怀。节劲生自直，行难与时偕。念我同心侣，中夜起徘徊。子今有何术？能挽水

旋涸。不如饮美酒，日日盈金罍[1]。

[1] 金罍：《礼与通故》："古礼器，以盛酒者。容一石，以木为之，而饰以金，刻云雷之象。"

黄 娄 生

献岁二日奉怀退庵病状

苦念津楼晏坐余，日来动定复何如？稍亲药裹成良饵，慵卷晶帘对道书。沥血未堪供世役，投诗还喜及春初。天心国脉分明在，好惜流光慎起居。

开鉴草堂即事

沉李浮瓜[1]日，身闲事转多。池光清润阁，风意浅生波。生计思园圃，忧危托啸歌。借人亭馆住，栖隐复如何？（原注：余将移榻于此。）

[1] 沉李浮瓜：曹丕《与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唐书》：都人伏天，于风亭水榭，沉李浮瓜。

次韵和大觉

草堂无恙客重来，说剑谈兵又几回。尘网千重多变态，乡居百咏[1]有馀哀。寻盟结社交非偶，选色谭空志未灰。强引离杯同一醉，苍茫微抱为君开。

[1] 乡居百咏：大觉著，刊入《风雨闭门斋遗稿》中。

送大觉归东江

我家梨川滨，君傍东江住。安得移家来，朝夕与君遇。君亦不可遇，家亦不可移。彳亍空庭下，但见云参差。梨里云东飞，东江云西驰。此身如化云，庶有相聚时。惟恐罡风[1]来，吹云散如丝。云散无聚日，君归无来期。非君不能来，君来我远离。（原注：秋凉后，拟作京洛之行。）人生倘如此，何以慰相思？

[1] 罡风：暴烈的风。古称天罡为凶神。

即事示同座

金镜湖[1]头路，秋人荡画桡。哦诗舟子笑，折柬酒徒招。幽赏竟追

约，芳华盛此朝。相逢拚作达，同与证无聊。

[1] 金镜湖：在江苏吴江。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胜溪在分湖之滨，风物清嘉，烟波浩渺。生其地者，代有闻人。湖之灵气所钟，非无故也。余十余岁时，作客沈氏外王父家，几及数载，诸舅辄导余游村落间，趾所经，目所接，凡可咏歌而流连者，指不胜屈。迄今不及廿稔，沈氏后起衰微，日形凋落。而余亦奔走江湖，劳劳行役，昔时游钓之地，今已不暇往还，陈迹全非，言之可慨！我友磨剑室主（即亚子），世居胜溪，羁寓梨川，已一十七载。故乡睽隔，未能忘情，因倩故人余子天遂、陆生子美，绘分湖旧隐图以见志。今岁秋，出图属题，披览既讫，感从中来，回忆旧游，凄咽欲绝，爰题七绝四章。

尘劫成尘感不销，（原注：定公句。）天荒地老总无聊。托身祇觉菰芦好，为费丹青着意描。

文采堪追粥粥翁，（原注：君之高祖古楂前辈，晚年自号粥粥翁。尝纂《分湖小识》六卷，又撰《胜溪竹枝词》千首，著作甚富，一时言文学者，翕然宗之。四传至君，尤以文章著。）新图一幅表家风。孤帆细雨分湖路，难忘年时客梦中。

卅里家乡归思牵，倦飞爱伴鹭鸥眠。人间纵使风波恶，不到清溪野水边。

山丘华屋[1]悲零落，三古堂空剩废池。（原注：三古堂，在胜溪东浜，为余外王父家，诸先辈诗文宴会之所，今已鞠为茂草矣。）别有闲愁消不得，为君濡笔一题诗。

[1] 山丘华屋：谓兴亡的快速。曹子建《薤露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别雪抱三载矣乙卯秋君自明州[1]归淮辱蒙枉顾寓斋阔别数年无端欢聚酒酣纵谈前事若不胜情因赋七绝四首以志感慨即送其返车桥乡[2]时七夕前二日也

客舍蓬飘归未得，最难风雨子来前。（原注：是夕天适微雨。）今朝

高会明朝别，便是重逢亦可怜。

饱经忧患肠犹热，惯走风尘骨愈遒。凭仗使君豪致在，誓从沧海挽横流。

头颅无恙事全非，暂隐何妨昼掩扉。休被北山猿鹤[3]笑，中原无处不危机。（原注：君将有白门之行。）

酒渴灯昏四座空，写诗更忆柳河东。（原注：谓亚子）忽然搁笔无言说，百感峥嵘杂此胸。

〔1〕明州：地名。唐置宋废，即今浙江鄞县。

〔2〕车桥乡：在江苏淮安，雪抱所居地。

〔3〕北山猿鹤：北山即南京钟山。孔稚珪《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齐书："周彦伦，隐居北山，后应诏，出为海盐令，秩满入京，复经此山。孔生乃借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再至。"按移文即文移，官文书。《后汉书·光武纪》："于是致僚属作文移"。

别粤东黄箑孙三年矣戊午五月忽重晤于正阳门[1]外之绿香园惊喜赋赠

劫后不分重相聚，见子翻伤气类孤。小集壶觞成故事，（原注：余之识君，始于丙辰春海上南社雅集。）十年书剑老今吾。是非已共微言绝，丧乱空教泪眼枯。厌世忧天百无用，期君同与注阴符[2]。

〔1〕正阳门：旧时北京内城正南门为正阳门，俗称前门。

〔2〕阴符：兵家书，一称《太公阴符》。真伪不可考。

黄忏华

秋夜

满院木樨香，天风飘桂子。姮娥踏月来，秋色清于水。

梦中作

五采生花笔[1]一枝，五云楼阁见仙时。灵均[2]香草长沙[3]泪，说与人间总是痴。

〔1〕五采生花笔：《南史》："梁江淹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

时人谓之才尽。"

[2] 灵均：楚屈原，字灵均，所作《离骚》，颇多涉及美人香草，以寓其忧愤牢愁之意。

[3] 长沙：汉贾谊，不得志于时，出为长沙王太傅，每谈国事，往往痛哭流涕长太息。

幽居

碧梧荫里闭重关，绿绕疏篱水一湾。石不点头[1]花不语，满山猿鹤总闲闲。

[1] 点头石：相传梁高僧生公，讲经于苏州虎丘寺，聚石为徒，石为点头。后人于虎丘千人石上，刻有点头石三字。

听讲大乘论[1]呈本师伯华[2]先生

千重云雾一齐开，明镜何曾有点埃。还我庐山真面目[3]，万莲花下拜如来。

[1] 大乘论：佛经分大乘和小乘。把车乘作为比喻，说是能载道济人。佛的说法，因人而施，人有智愚，故所说有深浅，广大的为大乘，浅近的为小乘。

[2] 伯华：姓桂，名念祖，江西德化人。工诗，有："诗心澹后无奇句，世事谈多有泪痕"，为时传诵。从杨仁山居士学佛，著有《大乘起信论释注》。晚年流寓日本，殁于东京。

[3] 庐山真面目：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龚 尔 位

古意

秋月何娟娟，照人窗与户。秋虫何唧唧，终夜自劳苦。唧唧可奈何，娟娟照今古。烈士忘死生，光阴分冷暖。人非生而知，安得事疏懒。穷达何足云，聊复惜日短。

病中有怀

菊花相对意迟迟，瘦骨嶙峋病不支。料得今宵深院里，有人灯下读新诗。

长沙喜钝安至赋赠一律

半载约君迟未往，一书期我竟能来。囊中所贮尽山色，眼底无余惟

酒杯。且倒金樽作牛饮，更搜文字待鸿裁。谈锋乍敛茶烟歇，已觉诗肠响迅雷。

己酉三月送春麓山[1]作

春来若有踪，春去原无迹。年年相送迎，一如远行客。人生亦复尔，奚事重叹惜。扰攘尘世间，徒然为形役。荣辱乱其心，悲欢夺其魄。穷年而不已，鬓发忽焉白。一朝委泥土，俯仰竟何获。以此达观者，视之如朝夕。悠悠南山云，去来常自适。浃旬苦风雨，闭户不知春。今日送春去，春亦为酸辛。众绿惨无言，百花娇欲颦。泉鸣深涧里，相应发哀呻。隔江有高士，脱然世外身。提壶沽美酒，来我古渡滨。相携登绝巘，饯此艳阳辰。谱以相思字，泼墨留天真。尽日看不足，一卷藏其神。归来开樽饮，千钟未辞贫。谈笑小宇宙，拟为葛天[2]民。

[1] 麓山：在湖南湘乡，龚尔位居近麓山，绘有麓山随缘坐石图。傅钝安有诗柬之云："龚子真寥寂，经旬无一书。麓山春色好，诗思近何如？"

[2] 葛天民：即葛天氏之民。相传上古葛天氏，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春兴

平芜芳草正萋萋，隔岸垂杨已拂堤。好趁新晴乘健马，百花丛里听莺啼。

龚　　骞

题匋庵山水画壁第一图

相约看西山，片飘犹未止。苍柏自年年，斜阳澹秋水。

独游

独游信渺欢，万响集深谷。览远意萧然，朔风吹落木。疏篱寂无人，繁霜悴逸菊。初月出高枝，寒烟生涧竹。孤雁飞复鸣，衰柳折盈掬。索寞夜归来，萤光引匡屋。委怀如可期，暂勿伤仆仆[1]。

[1] 仆仆：烦乱。《孟子·万章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

无题

东风何处是平原，襟上啼痕印酒痕。玉漏[1]有声沈画角[2]，金钗无计叩重门。湘兰澧芷萦吟梦，柳絮梅花系别魂。邻舫夜深歌白纻[3]，拚将红泪寄瑶樽。

[1] 玉漏：铜壶滴漏，为古代计时之器，饰以白玉，故称玉漏。

[2] 画角：古军中乐器。形如竹筒，外加彩绘，故称画角。军中以警昏晓。杜甫《奉送王信州崟北归》："壤歌碓海甸，画角自山楼。"

[3] 白纻歌：古有白纻舞。梁武帝令沈约改其辞为《四时白纻歌》。

程善之

登北极阁[1]

天地风云外，江山指顾中。登临话今古，成败几英雄。杯酒招屠狗，千金得画龙[2]。不须草天问[3]，此意已惺忪[4]。

[1] 北极阁：南京市胜迹。

[2] 画龙：《水衡记》："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不点睛，每曰：点之即飞去。人以为诞，因点其一，须臾雷电破壁，一龙乘云上天，不点睛者皆在。"

[3] 天问：《楚辞》篇名，屈原作，王夫之有《楚辞通释》，考证很详。

[4] 惺忪：动摇不定。元稹诗："桐花暗淡柳惺忪。"又模模糊糊的样子，如"睡眼惺忪"。

感遇

寂寞大道旁，楼头去年柳。暮雨燕双飞，卷帘人在否？

自芜湖至徽州道中

空山百里程，茅茨[1]数间屋。晓伴驽骀[2]行，夕共牛羊宿。屋前何所有？古木间修竹。屋后何所积？山中刈新谷。倦游得此息，倚枕梦先熟。明发别主人，更与轮蹄[3]逐。

遥峰踞怒貌[4]迎人攫欲起。仄径俯飞鸟，屡进乃旋止。马瘏[5]仆告瘁，行行陟其岠[6]。扪藤暂憩息，仰天空拊髀[7]。心急足转疲，十里疑百里。回顾采樵人，白云生足底。

[1] 茅茨：茅草所盖的屋。

[2] 驽骀：力不能胜的马。《楚辞·九辩》："策驽骀而取路"。

[3] 轮蹄：车轮马蹄。杜牧诗："眼前迎送不曾休，相续轮蹄似水流。"

[4] 怒猊：发怒的狻猊。狻猊为狮子的别称。《穆天子传》："狻猊野马，走五百里。"

[5] 马病：疲惫的马。《诗经》："我马瘏矣！我仆痡矣！"

[6] 陟屺：登山。《诗经》："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7] 拊髀：拍为抚拍。髀为膝上大骨。《三国志》："刘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程　华　魂

重来

重来门巷已全非，芳草斜阳蝶乱飞。白石阑干凭不得，蓼花红上酒人衣。

夜宿古刹即景

花影一帘月一重，凄凄四壁鸣寒蛩。野狐吹火作人语，落叶满山风打钟。

官道

官道今来荆棘丛，烟云萧瑟入长空。天边雁鹜惊零雨，城上旌旗猎晓风。乱冢枯藤紫骨白，野田衰草吐心红。寒村瓦砾蓬茅屋，丁壮萧条泣老翁。

程　芙　碧

题鸳雏菊影记传奇[1]

分明别馆候桃华[2]，云髻新装出内家[3]。儿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有血便成花。伤心应在么弦外，真面何妨绣帕遮。一卷流传千古恨，好将幽怨付琵琶。

[1] 菊影记传奇：姚鸳雏作。演柳亚子与剧人陆子美遇合事。刊载《小说丛报》，无单行本。

[2] 候桃花馆：上海摄影馆名，子美在此摄影。

[8] 内家：宫女。李贺诗："行处春风随马尾，柳花偏打内家香。"

鲍 亚 晖

与陈小翠同访苏小小墓

吊古兴亡几劫灰，残山剩水此徘徊。西泠桥畔埋香骨，芳草年年绿一回。

寿包琼枝[1]艺友五十

欲写交情作势难，廿年影事指频弹。今朝抽思雨窗下，无数泥鸿到笔端。

[1] 包琼枝：为女画家，有声沪上。

蒋 箸 超

柳絮

何堪着地卷红尘，疑是青萍梦后身。带雨神滋工笑语，禁风力怯锁愁颦。一天静堕无声雪，三月轻摇有脚春[1]。莫道飘零谁管领，玉箫门巷燕呼人。

[1] 有脚春：《开元遗事》："宋璟为太守，爱民恤物，时人谓为有脚阳春。"

蒋 万 里

挽遯初先生

流血竟五步，伤心此国殇[1]。风云愁黯黯，水月幻茫茫。申浦原吾土，桃源是故乡。灵均应痛哭，谁为遣巫阳[2]。

政海风潮烈，吾徒可若何。豺狼当道卧，魑魅喜人过。万恶人间世，横流大海波。回天终有术，誓起鲁阳戈[3]。

[1] 国殇：为国牺牲。《楚辞·九歌》有《国殇》篇。

[2] 巫阳：古代善于占筮的人名。

[3] 鲁阳戈：《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按一舍，为三十里。

挽邹亚云

珠玉宁无价，文章自有神。斯人不可作，千古此离群。心血呕如许，风徽渺若尘。锦囊[1]佳句在，读罢泪沾巾。

[1] 锦囊：《唐诗纪事》："李贺每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锦囊，遇所得赋诗，书投囊中。"这里是指邹亚云所作的《流霞书屋遗集》。

金陵凯歌

六代[1]江山指掌收，金陵自古帝王州。天心不护张宏范[2]，终竟降旛出石头。

大汉星旗逐队来，万人鼓掌震如雷。龙城飞将[3]从天下，军令如山道路开。

[1] 六代：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均建都建康，即今南京市。

[2] 张宏范：定兴人，元将。世祖时为都元帅，督兵侵宋，执文天祥，破张世杰、陆秀夫于厓山，宋亡。

[3] 龙城飞将：汉李广防守边疆，匈奴惧，叫他飞将军。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在今热河朝阳县治。

闻民军抵孝陵卫[1]作

石马西风唤不膺，故明宫阙渺觚棱[2]。石头终见降旛出，十万貔貅[3]上孝陵。

[1] 孝陵卫：在南京市钟山南面，为明太祖的陵墓。明代置卫守护，故名。

[2] 觚棱：古代建筑的名称。自屋脊直至前后檐际，以次斜削，成正三角形。班固赋："上觚棱而栖金爵"。

[3] 貔貅：猛兽名，喻勇猛的军队。刘禹锡诗："忽拥貔貅镇粤城"。

浔阳[1]谒岳王祠

汉帜飞扬峙马当[2]，江流九派[3]溯浔阳。黄龙痛饮时机熟，为具椒浆[4]拜岳王。

[1] 浔阳：地名，江西九江治。

[2] 马当：山名，在安徽、江西之间，山形似马，为长江险要处。

[3] 九派：指长江的支流。九，表示多，不一定是确数。

[4] 椒浆：投椒于酒中，取其芳烈，献神以示敬意。《楚辞》："奠桂酒兮椒浆"。

读美国独立史有感

倡建民权独立秋．义旗飚举十三州。自由钟动东方白，借甚文明北美洲。

舟出枫桥[1]

春水初生似酒浓，棹歌遥听唱吴侬。江枫摇落桥犹在，留伴寒山寺[2]里钟。

梁溪吴苑隔迢迢，曲曲东塘不上潮。已是姑苏城外路，一声汽笛过枫桥。

[1] 枫桥：在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外。

[2] 寒山寺：在苏州市枫桥畔。相传唐高僧寒山和拾得曾住这寺内。

过琵琶亭旧址

琵琶[1]新乐府，枫荻旧江洲。翼翼亭何在，滔滔水自流。青衫[2]名士感，红粉美人愁。我亦天涯客，湓城[3]一系舟。

[1] 琵琶乐府：谓唐白居易的《琵琶行》。

[2] 青衫：《琵琶行》有"江州司马青衫湿"句。

[3] 湓城：县名。本晋时柴桑之湓口城，隋置湓城县于此。唐改为浔阳，即今江西九江。

游愚园[1]

金陵名胜地，清游意亦适。东园好流水，台榭已无迹。惟兹城南隅，尚有嘉树植。不见六朝松[2]，犹有六朝石。中山怀旧址，白日阅过客。华屋[3]改旧观，繁华异畴昔。园池寒不波，冬景日将夕。凤台高在望，凤去多荆棘。世人少青眼[4]，古墓[5]访阮籍。

[1] 愚园：在南京市凤凰台花露冈东南。本明代中山王徐氏西园故址，后归吴氏。清光绪初年，胡煦斋就地的高下，置亭馆数十所。叠石为山，嵌空玲珑，迴环曲折，颇见经营之妙。见童槐《江南园林志》。

[2] 六朝松：愚园有六朝松及六朝石，今已无存。

[3] 华屋：曹子建《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4] 青眼：晋阮籍，不拘礼教，见俗士，以白眼对之。嵇康斋酒挟琴造访，籍大悦，乃见青眼。今谓为人所重视者曰青眼。

[5] 古墓：阮籍墓在园外左近。

蒋　蒋　山

题太一遗书

太一平生无二想，琅珰[1]身世得其天。文山[2]集杜同千古，司马下蚕[3]不足贤。

[1] 琅珰：系囚的铁锁。宁太一触连军阀，入狱死。

[2] 文山：宋末文天祥，号文山。集有杜甫诗传世。

[3] 下蚕：汉司马迁为李陵事，下宫刑。蚕室，为宫刑狱名。《汉书注》："古有刑者，畏风须暖，作暗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饯除

多少人家列饯筵，韶华已老亦怆然。却因去日无佳日，莫负来年恰盛年。守夜不忘循旧例，忧时强半尚酣眠。留将统历编推表，喜听雄鸡唱晓天。

除日

却来海上过除夜，十载飘浮一客身。形影幸余灯剑吊，梦魂只剩枕衾亲。祭诗[1]此例仍嫌俗，听镜[2]无灵莫问神。明岁春风吹草绿[3]，声声爆竹触羁人。

[1] 祭诗：唐贾岛故事。《金门岁节》："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2] 听镜：古人于除夕夜或新岁以卜吉凶之术。《月令萃编》："元旦之夕，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

[3] 春风吹草绿：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这里是套用。

元旦

又从旧历话新年，雾日微云晓海天。南北一家[1]成组织，军民万劫解颠连。看他应运兴龙虎，笑我忘机爱石泉。镜里须眉犹健在，春风生怕听啼鹃[2]。

[1] 南北一家：这时为一九一九年，军阀时代，南北政府各派代表议和于上海。

[2] 啼鹃：杜鹃鸟啼声凄厉，易动旅客归思。唐无名氏诗："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谢 无 量

山寺夜坐命酌示祥上人

禅关纵酒寻常事，大道无名不肯成。醉眼直疑天动转，病容扶起夜游行。径风窣竹流萤散，岭月穿松宿鸟惊。坐久上方[1]钟磬响，可知无事愧平生。

[1] 上方：即天上。《云笈七签》："上方九天之上"。

宿玉皇顶

尽日携笻入乱松，独寻幽径到层峰。流泉直度崚嶒石，虚谷频交远近风。梦绕诸天[1]千佛上，手探明月众星中。上方一夜耽禅悦，已觉尘劳转眼空。

[1] 诸天：佛家语。《佛经》："三界二十八天，称为诸天。"

碧云寺塔[1]

孤塔崚嶒俯万松，诸天环抱拥千峰。曼陀[2]宫殿经时雨，薜荔[3]垣墙尽日风。短梦流年生死外，微尘国土有无中。凭高骋望愁难断，只忆飞鸿在碧空。

[1] 碧云寺塔：在北京西山。寺建于清乾隆年间。寺后有金刚宝座塔。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曾在塔座下停放灵柩。一九五五年，改后面的一个大殿为孙中山纪念堂。

[2] 曼陀：即曼陀罗，一年生草，花紫色。

[3] 薜荔：常绿灌木，一名木莲。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密雨斜侵薜荔墙"。

李芳远[1]校编笺注韩冬郎诗题赠一绝

弥天四海独沉吟，谁识冬郎一片心。残烛冷灰禅气息，西昆[2]当日是知音。

[1] 李芳远：福建永春县人，号空照，从弘一法师游，精究内典。著《华严浅说》、《大方广室诗存》、《文存》。晚居厦门鼓浪屿。

[2] 西昆：诗体名称，宋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倡和之诗，编为一集，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大抵以李商隐、温庭筠、韩冬郎为宗。故后称学这一派诗的，为西昆体。

丙寅夏日芜湖郊居杂诗

人烟东郭外，花草小园中。岁岁开还落，纷纷白间红。不迁征物性，有待惜天工。何必羲皇上，清歌万古同。

不测是阴阳，都无却暑方。微风诸树响，独夜众星光。循发知生累，栖神学坐忘。自私堪自笑，偏乞此身凉。

汤山遣暑

坐雨虚廊白日长，静观非乞养生方[1]。风翻柳带回旋舞，水溅荷裳的历[2]香。

石径林阴爱晚风，紫霞初映半湖红。忽闻笑语桥边沸，小艇轻摇出苇中。

[1] 养生：《庄子》有《养生主》篇，嵇康有《养生论》。

[2] 的历：鲜明貌。欧阳修："芙蕖芰荷之的历"。

谢 良 牧

书感

大江东去日西斜，酒半醒时恨倍赊。吴市吹箫[1]燕市筑[2]，依然歌哭走天涯。

[1] 吴市吹箫：《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吹箫乞食于吴市"。徐广注："箫一作簫"。

[2] 燕筑：庾信《思旧铭》："壮士一去，燕南有击筑之悲。"

暮春

一痕残梦已依稀，悔煞春前几事违。又是江南三月暮，杏花微雨燕双飞。

槟榔屿[1]秋感

溟色浮孤屿，凉风满小楼。怀人三万里，去国百重愁。黯澹天如梦，蹉跎岁又秋。千金曾买剑，何日快恩仇？

[1] 槟榔屿：地名。在马来半岛西，本名庇能。

登楼

奈何天地此登楼，草草年华岁又秋。不信今生憔悴死，夜深含泪看吴钩[1]。

[1] 吴钩：《梦溪笔谈》："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谢 英 伯

苏州道中阻雨

汽车碾梦过姑苏，烟雨模糊认旧都。雉堞[1]撑云濠绕郭，当年霸业已榛芜。

垂阳夹道绿如烟，正是江南二月天。恼煞雨丝风片里，未能料理太湖船。

沼吴[2]霸越寻常事，千古江山属美人。试问姑苏台畔月，兴亡照遍几多春？

我来何处最关情，虎阜真娘[3]旧有名。驴背风刀篷背雨，赚人水驿又山程。

[1] 雉堞：城上女墙，每雉长三丈，高一丈。《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鲍照赋："板筑雉堞之殷"。

[2] 沼吴：《左传·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注："谓吴宫室废坏，当为污池。"

[3] 真娘：《云溪友议》："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有谭铢者书一绝云：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吊建国粤烈士

百粤[1]河山几健儿，风云叱咤[2]想当时。丰碑三尺留名姓，马革何须用裹尸。

[1] 百粤：《汉书》："秦徙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

[2] 叱咤：怒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

太平洋舟中

三年三渡太平洋，山自迢迢水自长。拍岸涛声狂似虎，窥窗月色

白如霜。惊回客梦鼯更[1]寂，销尽雄心蜃气[2]凉。敝裘犹存慈母线[3]，天涯游子黯神伤。

[1] 鼯更：《晋安博物记》："鼯善夜鸣，声逢逢然似鼓，其数应更，初更一鸣，二更再鸣。"按鼯为爬虫，和鳄鱼相类。

[2] 蜃气：海面波平时，见远山船舶，或城市宫室，倒映空际。这种现象，称为蜃气。旧说以蜃为蛟龙之属，能吐气为楼台，实则折光反射，一无神秘。

[3] 慈母线：见唐孟郊《游子吟》诗。

谢佩青

宝剑吟

志士郁郁未成名，壁间宝剑作龙鸣。铿然一鸣天地静，四邻骇愕鬼神惊。空抱耿耿镰锷质，忽闻斫地起悲声。忧愤不自得，狂吟诉不平。我时未成寐，感激泪莹莹。披襟把酒敬酬剑，请君勿为俗累萦。地球十万八千里，辽阔尽可任纵横。一瞥忽见电光紫，飞入沧海屠长鲸。

书愤

月下狂歌花下哭，醉中呜咽梦中悲。九州无地能容泪，洒向虚空作露垂。

世界无穷愁无尽，山河带怨我心悲。眼中剩有苍生泪，长对青天明月垂。

自嘲

落魄青衫涕泪多，十年枉自枕雕戈。鸡鸣剑吼心疑碎，石烂海枯志不磨。斫地悲歌愁日月，极天意气动山河。一般志士凄凉老，天地无知独奈何。

闲中赋

眼前碌碌都余子，谁作人间补恨人。慷慨须酬千载志，等闲莫负百年身。乾坤俯仰丹心在，大地飘零血泪新。长向青天惊落日，几时鹰隼出风尘。

景　梅　九

题王猛[1]台

未遇苻天王，空谒桓司马。几令北海雄，老死华山下。

[1] 王猛：前秦人，字景略。博学好兵书，隐居华山。桓温入关，猛谈当世之务，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后事苻坚为丞相，秦日强盛，封清河郡侯。

寄愤

起视神州百感生，江河日下意难平。雄狮怪汝贪浓睡，大鸟惊人吝一鸣[1]。安得健儿同许国，翻嫌竖子不成名。心焦肠烂终何益，且抱残编对短檠。

[1] 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景　耀　月

简苏玄瑛

化鹤[1]归来后，苏公号曼殊。爱君如海月，吐语如琼珠。解识佉卢[2]古，能探梵语殊。天南有相忆，寄兴在虚无。

[1] 化鹤：《搜神后记卷一》："辽东城门有华表，忽一白鹤飞集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2] 佉卢：人名。《法苑珠林》："佉卢，古之造书者，其书左行，今已失传。"

温　著　叔

眺晚

眺晚登城上，湾湾小路通。凉烟铺地白，霜叶衬霞红。人语梅溪渡，山摇古刹钟。此情谁领得？横笛牧牛童。

山行

行行山曲中，深深不知处。时有流泉声，更闻飞鸟语。松阴随日移，云影因风去。娟娟物外情，翛然涤吾虑。

蒯 文 伟

哭宁太一烈士即题其遗集

南幽[1]已叹厄词人，谁料成仁更杀身。三载苌弘[2]终化碧，一稚博浪[3]未亡秦。洲边鹦鹉[4]魂犹壮，地下黄龙志未伸。何处大招[5]怜宋玉，湘兰澧芷尽含辛。

[1] 南幽：宁太一著有《南幽笔记》、《南幽杂俎》、《南幽百绝句》。

[2] 苌弘：周敬王大夫，被杀流血成碧。

[3] 博浪：地名。在今河南阳武县。张良令力士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即此地。

[4] 鹦鹉洲：在湖北省武汉市相近。崔颢《黄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5] 大招：《楚辞》篇名。宋玉悲屈原命终，所行不遂，乃大招其魂。宋玉，屈原弟子。

酒社第五集分次亚子悼秋韵

墙根篱角灿秋葩，小集偏宜隐士家。野性无拘容放浪，豪情未减尚喧哗。风吹花径香盈袖，酒泛芳樽色现霞。不速客[1]来都旧雨，陶然共醉乐无涯。

[1] 不速客：速，迎接，不迎而自来的客人。

开鉴草堂消夏

消夏频临旧草堂，喜他有竹有池塘。参差山石分高下，屈曲阑干互短长。文木几堪安古砚，水晶帘好护藤床。牙签玉轴纵横处，宝鸭[1]时焚一缕香。

[1] 宝鸭：铜质香炉，雕成鸭状。

蒯 贞 幹

酒社第一集次亚子韵

独对新亭[1]挥涕泪，且于浊世作闲氓。栖身僻壤甘耕耨，遁迹糟丘[2]避甲兵。愿共贤豪相唱和，耻随流俗与纵横。青莲老去刘伶[3]

逝，谁继当年酒圣[4]名？

[1] 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一名劳劳亭。东晋初，诸名士游宴于此。每谈国事，往往挥涕。

[2] 糟丘：《吕氏春秋》："积糟成丘，流于酒之徵也。"

[3] 青莲刘伶：唐李白号青莲居士，有斗酒诗百篇之称。晋刘伶，纵酒放达，著《酒德颂》。

[4] 酒圣：善饮酒的人。黄庭坚诗："少年气与节物竞，诗豪酒圣难争锋。"

丙辰中秋夜画舫即事

簪裾小集亦前缘，画舫清游不羡仙。除却醇醪惟翰墨，旁人疑是米家船[1]。

四厢花影怒于潮，说剑吹箫读楚骚。水底蛟龙潜出听，船头笑指月轮高。

[1] 米家船：宋米芾和子友仁，都擅书画，每外出，书画满船，因有米家船之称。

雷　昭　性

感怀

怅望河山感慨深，思潮起落万千寻。空撞玉斗[1]天难挽，欲返金戈日已沉。江上怒涛吴相[2]魄，坟前古柏[3]岳王心。神州历史今何在，猿鹤秋风伴客吟。

[1] 玉斗：用玉琢成的酒器。此指范增毁刘邦献物。

[2] 吴相：指楚人伍子胥。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所杀，乃奔吴，助吴夫差伐楚，为吴相。后夫差听太宰嚭的谗言，子胥被杀，尸浮于江。传说：钱塘怒涛，乃子胥阴灵所激发。

[3] 古柏：在杭州旧浙江按察司狱公廨之右，为宋大理寺狱风波亭故址。相传岳飞被害，柏树即萎，但数百年植立不仆。长二十尺有余，围四尺。人以岳忠武故，称为精忠柏。清咸丰庚辛之间，毁于兵火，柏断为九，存众安桥岳庙。西人好古的，拣一断片去，常州程伯葭恐年久遗失殆尽，商之当道，移于栖霞山藏的岳墓前。围以铁栏，题咏的很多。

赠别北星

酒绿灯红话别情，销磨髀肉旅魂惊，万枝毛瑟[1]三更梦，十载心期

一剑横。未灭鲸鲵[2]安肯死，是真豪杰岂求名。白虹贯日[3]看君去，竚听金戈铁马声[4]。

〔1〕毛瑟：枪名。德国所造。

〔2〕鲸鲵：凶猛的大鱼。雌鲸名鲵。《左传》："取其鲸鲵而封之。"这是比喻强敌。

〔3〕白虹贯日：比喻精诚感天。《史记》："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

〔4〕金戈铁马：用兵作战。《五代史》："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陆游《书愤》诗："铁马秋风大散关"。

港口夜泊

四围小岛拥长汀，绝好炎荒一障屏。宿鸟惊啼船上火，游鱼唼散水中星。出山澹雾随堤白，倒影疏林入海青。佳境暂留鸿爪迹，鲲鹏明日去南溟。

夔府[1]夜泊

苍翠乱山横，江流怒不平。万家灯火夜，百日鼓鼙声。地惨红羊劫[2]，云迷白帝城[3]。天公方乐祸，正恐未休兵。

〔1〕夔府：今四川奉节县。

〔2〕红羊劫：古时谶纬之说，以丙属火，色红，未为羊，岁逢丙逢羊，均为乱事之年，称红羊劫。

〔3〕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李白《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

由渝陆行

水程行罢又山程，放眼偏增景物情。风过竹丛千笛奏，雨淋荷叶万珠倾。小溪流水随花去，远岫排云拥树行。客舍不知何处是？关河迢递暮烟横。

入里门

半肩行李带霜尘，历遍风云剩此身。万里初归沧海客，十年重见故乡人。离家岂识桑田改，入境频惊景物新。望到门闾翻瑟缩，倦游季子[1]旧时贫。

〔1〕季子：战国时苏秦字。秦以连横说秦惠王，书十上不能行其道，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廖公侠

登袁州[1]城

谯楼[2]鼓角闽无声，芳草迎人绿有情。展得春阴才半日，晴鸠[3]啼罢雨鸠鸣。

[1] 袁州：江西宜春。汉高士袁京隐城北，故名。

[2] 谯楼：俗称鼓楼。《格古要论》："谯楼者，门上为高楼，可以望远。"

[3] 晴鸠：古代以鸠鸣占晴雨。

感事

茶花万朵红于锦，（原注：宜春县署有茶花一株，荫横半亩，百年前物也。）杨柳千丝绿到门。风雨潇潇行不得，鹧鸪[1]声里黯销魂。

[1] 鹧鸪：鸟名。形似鹌，其鸣声如曰：行不得也哥哥。见《本草纲目》。

己巳除夕

一曲梅花惊岁晚，几杯浊酒未归人。四千里外亲无恙，三十年来宦转贫。久客渐知尘网密，多愁容易鬓毛新。剧怜出处两无着，卖尽痴呆又是春。

登豁蒙楼[1]

凭吊南朝古道场，无端客思感兴亡。台城[2]废址余芳草，辱井[3]遗痕又夕阳。万木萧森秋意冷，一湖阴晦晚风凉。剧怜世变沧桑后，祸水横流忆故乡。

[1] 豁蒙楼：南京名胜。清季张香涛题有匾额，抗战时拆去。

[2] 台城：在今南京城外玄武湖边。韦庄《金陵图》诗："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东晋、宋、齐、梁、陈的宫廷，都在这里。

[3] 辱井：即景阳宫井，在今南京台城附近。陈后主听说隋兵攻城，便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跳在井里，结果还是被隋兵所俘。

谭天风

题胡石予近游图

不须蓬岛与瀛洲，始足徜徉傲莫愁。风景随时堪领略，湖山到处好

勾留。悬知丘壑胸中具，聊托丹青腕底收。愿共先生陪杖履，双柑斗酒[1]一遨游。

[1] 双柑斗酒：《云仙杂记》："戴颙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黄鹂声。"

晚眺悲歌

北岭云开暮雨过，凄凉光景入悲歌。长江风色波涛涌，（原注：时客鄂渚。）落日秋声草木多。马上文章成涕泪，天涯音讯阻干戈。茫茫世路谁青眼，独对湖山唤奈何。

谭　铭

几日

几日心闲到野亭，百花开处静忘形。篱边衰草无缘绿，望外长天有意青。嫋嫋垂杨莺自啭，迟迟斜照雨初停。春风不解将愁去，莫倚危阑看夕暝。

赵　其　相

九日步景太昭原韵

重阳惊又至，何处可登临？杯乏中山酒，囊空季子金。波涛翻海急，风雨感怀深。犹记灞桥[1]别，飘流直到今。

[1] 灞桥：在陕西西安市东灞水上。

赵　光　荣

登六和塔[1]

九龙据首势崔嵬，石级盘空屡折回。背障西泠[2]涛却走，面临东浙岭飞来。瞻依妙想三乘[3]上，收揽雄图四望开。犹说钱王[4]宏愿力，天风振铎有余哀。

[1] 六和塔：在浙江杭州南高峰下。旧有六和寺，宋开宝中建塔以镇江潮，因名六和塔。

[2] 西泠：杭州孤山西，即古之西村唤渡处。有桥称西村桥，亦名西泠桥。一九

一三年，叶叶舟、王寿祺、吴石潜、丁辅之等，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筑室为西泠印社。

[3] 三乘：佛家语："一菩萨乘，二辟支乘，三声闻乘。菩萨乘普济群生，辟支、声闻二乘，唯求自度。"

[4] 钱王：名镠，杭州临安人。唐末据杭州，梁封为吴越王。宋起，其孙钱俶，举族归宋，保全杭州，未遭兵燹。宋编《百家姓》，赵为宋姓，居第一，钱姓尊为第二。

赵 泽 霖

赠春航

菊部[1]驰名有几人，登场色艺各标新。天桃秾李终嫌俗，一树梨花自在春。

俗耳箏琶自不宜，知音难得遇桓伊[2]。哀弦听罢肠应断，一阕苍凉血泪碑。

[1] 菊部：南宋周密《齐东野语》："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宫中号为菊部头。"按思陵，即宋高宗。

[2] 桓伊：《晋史》：桓伊，晋谯国铚人，字叔夏，小字野王，与谢玄共破苻坚于淝水，封永修县侯，为右军将军。伊音乐尽一时之妙，得蔡伯喈柯亭笛，常自吹之，时称"江左第一"。

蔡 冶 民

答赠了公并步原韵

过眼云烟倦倚楼，当筵豪气愧燕幽。不缘春色撩新梦，独孕冬心酿古愁。尘海飘零一夕话，名山珍重百年留。月明灯火天无际，孤影苍茫万籁秋。

天梅书来索克强字并问病状不知克强已于半日前易箦[1]矣怅惘无以为答赋此志感即步天梅韵

不信神龙归海去，偏逢秋雁寄书来。生消死息都尘劫，料量东南几许才。

[1] 易箦：逝世。《礼·檀弓》："曾子将死，因寝席之非礼，命曾元等举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爰。"

题芷畦柳溪竹枝词

越调吴歈信口哦，屈骚宋艳[1]问如何。依稀茅店画桥外，谱出鸳湖旧櫂歌。

豆棚瓜架径三三，红日柴门载酒谭。儿女声情掌故录，一编乡语味醰醰。

[1] 屈骚宋艳：叹美屈原和宋玉的文藻。

歌者王凤卿梅兰芳[1]来沪纪以一律

此曲只应天上闻，忽流清响遏江云[2]。内家双璧[3]人天合，别调千秋雅郑[4]分。三叠渔阳[5]凄鼓角，一声河满[6]湿裙裙。沧桑裘葛多奇感，南北倥偬两遇君。（原注：去年六月，识之于京邸。）

[1] 王凤卿梅兰芳：王凤卿，江苏淮阴人，与其昆仲瑶卿，都为京剧老演员。梅兰芳，字畹华，梅派戏名闻海内外。

[2] 遏云：歌曲的高妙，声能遏止行云。《列子》："秦青按节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3] 双璧：《北史》："北魏陆卬与弟恭之，并有时誉。贾栝叹曰：仆以年老，更睹双璧。"

[4] 雅郑：雅俗之分。《论语》："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5] 渔阳：《世说新语》："祢衡被魏武帝谪为鼓吏，衡为渔阳摻挝，座客动容。"

[6] 河满：即《河满子》，曲名。《全唐诗话》："张祜此词传入宫禁，唐武帝疾笃，孟才人请歌此曲，乃歌一声何满子，气噎而殒。上令太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

一厂来访亚子余亦数十聚临别留诗一律原韵和之

荒荒千里外，访友到吾乡。鼓枻秋蒹[1]水，读书夜雨堂。竟谈嫌听短，（原注：适患耳恙，与一厂同病。）惜别更情长。同抱天涯感，忧时鬓欲霜。

[1] 秋蒹：《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日本爵邸谷益道法学士导游沈川飞岛并观红叶诗以谢之

最是停车夕照时，江南二月动瑶思。忽惊海国经秋早，红树青山放眼迟。

蒲柳[1]西风弱不支，晚红俨弄傲霜姿。丛林如幕山如障，乞共寒鸦借一枝。

雄绝河山霸气粗，曈曈旭日曜东隅[2]。举头万树鏖秋色，如见群龙血战图。

昔昔吴江温旧梦，茫茫瀛海缔新知。泷川飞岛联茶话，多谢先生作导师。

[1] 蒲柳：水杨，在众木中零落最早。《世说新语》："蒲柳之姿，望秋而落。"

[2] 东隅：日出处。《后汉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游上野[1]博览会

珠璧交辉近日边，上清[2]高会敞琼筵。蓬仙游戏三千界，海客赢奇[3]百万钱。倒影楼台金碧水，嬉春裙展绮罗天。五光十色心魂醉，米锦[4]欧花各斗妍。

可怜风月太平年，只许今生海外缘。不忍池[5]边春潋滟，通天桥上客蹁跹。三千弱水[6]曾经眼，十二琼楼[7]笑拍肩[8]。的的明灯真不夜[9]，万花丛里赛婵娟。

[1] 上野：日本地名。

[2] 上清：道家三清之一。《云笈七签》："上清之天，在绝霞之外。"

[3] 赢奇：极大的利润。

[4] 米锦：米，即美国，美利坚，又译米利坚。

[5] 不忍池：日本名胜。通天桥，亦日本名胜。

[6] 弱水：神话传说。《山海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注云："其水不胜鸿毛"。

[7] 十二琼楼：极言楼阁的重叠多丽。唐薛逢《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

[8] 拍肩：郭璞诗："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9] 不夜：繁华热闹之市，灯火有如白昼。苏颋诗："灯火还同不夜城"。

游虞山[1]

游人如织艇如梭，十里青山一抹波。我亦中流容与者，载愁奈比载春多。

城市山林此地俱，天涯容我寄双趺。伤心重过破山寺[2]，万木扶疏

一径纡。

[1] 虞山：在江苏常熟县西北，虞仲治此，故名。山半入城市。

[2] 破山寺：在常熟虞山上，后改名兴福寺。

蔡哲夫

答小进和留别原韵

未获相逢反远别，（原注：君如美洲，过沪，造访未晤。）江楼望断水寒天。参商[1]妒杀银河[2]渡，（原注：君去时值七月六夕。）魂梦迷将碧海烟。去国好求匡国策，离家暂学忘家禅。归来他日须招我，白首同耕沮溺[3]田。（原注：君去求农学。）

[1] 参商：二星名。商星居东方，参星居西方，二星相背而出，永不相见。故久不相遇，称为参商。

[2] 银河：即天河，一名银汉。传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渡河相会。

[3] 沮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是春秋时的两个隐士。

寄钝剑

我归故国翻成客，抛却妻儿竟独居。（原注：余返粤垣，而妻子则居乡。）君作寓公殊不寂，梅花依旧绕精庐。（原注：君有万树梅花绕一庐。今寓王逵之梅里。）

题黄叶楼图寄刘三[1]

江南一别剧难忘，容易西风叶渐黄。纵抱孤花慰幽况，却缘落木惜余芳。空山独往诗犹健，秋士沈吟意已苍。念汝楼居萧瑟甚，寒林瘦影绝骄阳。

[1] 刘三：字季平，号江南刘三，在沪郊华泾筑黄叶楼。

为刘三画黄叶楼图

此是刘三读书处，危楼一角秋无垠。天涯有个悲秋[1]客，也住江南黄叶村。

[1] 悲秋：《楚辞·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

缪鸿若

风雨重阳庭梅已著二三花矣缘开轩买酒为诗赏之

九月梅花著二三，岭南芳讯[1]迅江南。开樽且作登高宴，许署梅花处士[2]衔。

[1] 岭南芳讯：广东韶州有大庾岭，红白梅夹道，有南枝先北枝后之说。

[2] 处士：古时不出仕的士子。《孟子》："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偶忆

五年前过味莼园[1]，花正纷披月上弦。啼燕娇莺趋别馆，斜簪侧帽逐游仙。撩人风月劳思妇，迟我功名怅少年。独倚南楼想前度，杜陵[2]诗在藕花天。

[1] 味莼园：在上海旧静安寺路畔，为张氏私人园，后园废，改建市廛。

[2] 杜陵：即唐杜少陵。古人往往有这样的习惯，如称司马迁为马迁，称诸葛亮为葛亮。

潘世谟

孤愤

安能事事托琵琶，歌哭无端徒自嗟。我有宝刀堪利市，头颅大好价无涯。

痛哭无如浊世何，天生慧侠竟消磨。尔来怕听西风起，吹得中原感慨多。

奋死不妨身万段，浇愁空倒酒千壶。胸中自有吾丘壑，忍说人间刘寄奴[1]。

[1] 刘寄奴：南朝刘裕，小字寄奴，初仕晋，封晋公，自为相国，进王爵，后弑帝自立。

晚憩小丘

甄综道与艺，文质何彬彬[1]。携手憩高冈，吟咏斯以伸。微风送晴晖，轻烟抑暮尘。幕天与席地[2]，大雅谁定论。寄怀托万物，将以求吾仁。为仁岂不乐，即此全吾真。

[1] 文质彬彬：见《论语》，言文质兼备。

[2] 幕天席地：比喻高旷。刘伶《酒德颂》："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晚眺

楼外丝丝碧柳垂，楼头燕子故飞飞。眼前景色真堪赏，春雨一枝红杏肥。

感春

三春日夕佳，东皇[1]助吹嘘。起览园林秀，中心自和舒。万壑青且芜，千山红欲酥。群鸟浴渌波，轻燕飞天衢。欣欣物向荣，德化当与俱。

[1] 东皇：司春之神。《尚书纬》："春为东皇，又为青帝。"

王仙学舍[1]呈屯艮师

无端盼得春光到，满树桃花映眼红。天地悠悠人自在，更谁与共拾残丛。

十年历尽沧桑劫，无恙程门[2]今又来。回首溪山一欢笑，几多杨柳傍楼台。

[1] 王仙学舍：在湖南醴陵，为傅屯艮讲学处。

[2] 程门：宋程伊川讲学，从之者甚众。游酢、杨时，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不去，既醒，对两人说：你们尚在这里啊，时候不早，且休息吧！及出门，雪深三尺，因称程门立雪。

咏蚕

无奈春寒日日长，万端忧思集中肠。臣身蛰处臣心痒，留得经纶补八荒[1]。

[1] 八荒：指离京师奢远的地方。贾谊《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平乐[1]逆旅与啸夫纵谈往事至涕下因呈奉一首

万里南疆识我无，记曾虚席[2]话庭隅。为经尘劫头输白，各抱孤芳志未逋。燕市倘容屠狗[3]计，沙丘谁诅祖龙[4]殂。伤心八九年间事，泪洒秋风堕井桐。

[1] 平乐：广西县名。

[2] 虚席：虚尊位以待客，李商隐《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

[3] 屠狗：杀狗为业，战国时，屠狗者高渐离日饮燕市，酒酣歌于市中，荆轲爱慕他，和他为友，韩愈《送董邵南序》："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4] 祖龙：谓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龙死。"

潘 少 文

题小青墓

草色青青长嫩苗，梅花三百冷香销。湖山有幸深埋骨，桃柳瞒人暗助娇。月惹离情明海峤，水流遗恨咽江潮。夜台[1]岑寂家何处？一缕芳魂剪纸招。

[1] 夜台：阴间。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诗："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

潘 飞 声

罗浮[1]纪游

罗浮大云海，洞阴多野云。云水日相涤，仙山古无尘。（涤云桥）
云涛天半飞，月乃出石罅。万壑荡空明，仙山古无夜。（洗月洞）
山花犹早春，云水已秋色。落我无尘衣，寸寸作秋碧。（洗衲石）
梦中下一蝶，驮魂上松关。仙人如春烟，窈窕双翠鬟。（胡蝶洞）

[1] 罗浮：山名。在广东省东江北岸，增城、博罗、河源等县间，峰峦四百余。

秋日游槎上古猗园[1]至大寺前饮吴家酒馆作

豚栅鸡埘短竹篱，村花随地点胭脂。一帘斜认吴家馆，正是行人觅醉时。

[1] 槎上古猗园：槎上为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古猗园初建于明代嘉靖间，清代乾隆十一年重修。解放后，经过整理修复，园基扩大至百余亩。

辛亥九秋送蒋万里从军

汉上旌旗梦里过，苍凉横槊大风歌。一灯午夜闻鸡起，谁识诗人旧枕戈[1]。

功名肯向马前休，一剑霜寒第几州。四万万人齐仰首，才人那得不封侯。

[1] 枕戈：心存家国，不敢安寝。

渡黄河

莽莽中原尽战尘，沧桑残局又翻新。卅年吾道其南意，今日黄河以北人。贾谊[1]终惭虚席语，王通[2]留得著书身。黄冠[3]来去携琴客，弹向空山独自春。

[1] 贾谊：汉洛阳人，文帝召为博士，被人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召见。李商隐有《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2] 王通：隋龙门人。游长安，奏太平十二策，没有采用，退居河汾教书。著有《中说》、《礼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等书。

[3] 黄冠：《礼记·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又道士亦称黄冠。唐求《题青城山范贤观》诗："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

丁卯十一月九日七十初度避客西湖得诗四首寄甸丞虞琴[1]梦坡仲可

重结湖山五日缘，此翁七十早华颠。雨蓑烟笠穿云去，犹有人猜是少年。

浸寻昨夜宿醒消，晓策苍藤过六桥。多谢湖神赐晴暖，黄花为我作生朝。

本来蔬菜胜鲈鱼，羹制犹夸宋嫂[2]初。比似参禅求至味，自家蔬笋有行厨。（原注：诸友约饮，以是日茹素辞。道士梁卧云为作素馔于功德林。）

老来得酒增豪兴，乱后看山似故人。好向烟波相慰藉，劝他西子[3]不须颦。

[1] 甸丞虞琴：甸丞，姓金，号香严居士，秀水人。著《澉湖遗老集》。虞琴，姓姚名景瀛。浙江杭州人。工诗，善画兰。著有《珍帚斋诗画稿》。

[2] 宋嫂：即宋嫂鱼，为西湖名馔。

[3] 西子：即西施，古美人。《庄子》："西子病心而颦。"

楼辛壶

题四照阁[1]

满阁湖光照，披襟听鸟啼。眼中三竺[2]近，窗外六桥[3]低。山俯清波绕，檐临古木齐。巍然双塔影，回眺日斜西。

[1] 四照阁：在杭州孤山巅，宋初都官关氏的别业，明代天顺间曾修葺一次。直至民国甲寅间，辟西泠印社，印社诸子，修禊觞咏，念及胜迹，醵资再度葺治，汪承启撰《四照阁记》。

[2] 三竺：峰名。在浙江杭州灵隐山飞来峰之南，分上中下三竺，有三天竺寺。长松夹道，达九里。

[3] 六桥：在浙江杭州西湖苏堤上，宋苏轼建，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咏山川雨露图书室[1]

半山起精舍，客到忆隐居。室静琴樽古，窗明木叶疏。露光凝过雨，月色照摊书。庭下攒修竹，清幽画不如。

[1] 山川雨露图书室：在杭州西泠印社附近，清翁方纲题额。孙锦有诗："东壁图书惜古芬，山川雨露亦奇文。牙签玉轴谈觞馆，何止芝英辨五云。"

戴克谐

江上晚望同寄尘作

晚来一极目，江上起寒烟。远水无边白，孤舟直上天。

戴皋言

补题三十二岁小影

我是人间一酒徒[1]，非仙非佛亦非儒。只因旧恨添新恨，毕竟今吾异故吾。世事惊心多变态，名场迴首已殊途。忆从留得须眉后，自顾依然不丈夫。

[1] 酒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

八月十八为酒仙诞日同人称觞晋祝即席赋此以博一笑

千古以上有酒仙，千古以下有酒颠。是颠是仙命受天，数千百年遥相连。清者为圣浊者贤[1]，为圣为贤皆流传。阮囊[2]腆有沽酒钱，斗酒不嫌费十千。长鲸一吸惊四筵，宾朋为之足不前。人生行乐非偶然，眼看富贵如云烟。烟云过眼忽变迁，壶中岁月常绵绵。我寿酒仙中心虔，酒仙笑拍酒颠肩。

[1] 清圣俗贤：醉酒的意思。《三国志》：魏国初建，禁酒。徐邈私饮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曹操怒。鲜于辅曰：醉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李白诗："醉月频中圣"。原来这时因酒禁严，中圣人是一句隐语。

[2] 阮囊：《乐府群玉·阳韵》："（晋）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

附录：

一、南社社友姓氏录

南社社友之多，冠于东南坛坫，凡一千一百余人。柳亚子有《南社社友姓氏录》，附有识语："右《南社社友姓氏录》一卷，辑自曩岁，编制草创，未及整理。际兹仓猝，并寿剞劂，非云完美，庶存梗概。东还有期，当再修校，息壤在此，努力自誓云尔。亚子记"。

一九四〇年，云间高氏创开华书店，为亚子刊印《南社纪略》，《社友姓氏录》即列于《纪略》后面，识语外又加一段说明："嗣得高君尔松、尔柏昆季主持，重行编制，以姓氏笔画多寡为次，俾便查检。至附亚剌伯数字，表示填写入社书之先后，其未填入社书者，则别以汉文数字，表示其绍介之先后云。惟日期太促，考核为难，深恐差误尚多，未敢自信也。《新南社社友录》，亦附于后。至《南社纪念会会员录》，则尚未整理，当俟再版时再行补入矣。亚子续记。"可知高氏的重行编制，仅仅以姓氏笔画，及入社书填写与否的先后次序排列而已。漏列的概未补列。实则漏列的很多，尤其未填入社书中，漫以计考。后来中学生书店出版亚子主编的《南社诗选》，后面附有《南社诗集姓名籍贯考》，只有三百五十人，有诗被选的列入，其他也就付诸阙如了。而且社友别号很多，《姓氏录》和《籍贯考》，大都略而不列，这里就上述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些别号和笔名，又凭我所知道的，补充了些漏列的社友。益见泰山道广，河海流长吧！下面以笔画序列社员姓氏：

丁三在　一名三厄，字善之，号不识，浙江杭县人。

丁上左　字竹孙，号白丁，浙江杭县人。三在兄。

丁以布　字宣之，一字仙芝，号展庵，浙江杭县人。三在弟。

丁立中　字和甫，号禾庐，浙江杭县人。三在叔。

丁逢甲　字坤生，号壮者，江苏吴江人。

丁湘田　广东人。女士。

丁义明　字子峻，号更生，浙江定海人。

丁润身　云南曲靖人。

丁绣章　字锦文，江苏高邮人。

卜世藩　字芸庵，号韵荃，湖南醴陵人。

卫克强　字锐锋，浙江杭县人。

卫嘉荣　字灵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于　定　字秋墨，江苏金坛人。

于　觉　字小川，江苏丹徒人。

于右任　原名伯循，别署骚心、诱人、大风、剥果、敬铭、刘学裕、太平老人、神州旧主、关西余子、啼血乾坤一杜鹃，陕西三原人。

于均生　山东潍县人。

于佩铨　字衡甫，广东南海人。

于鸿起　字觉范，号范亭，山东栖霞人。

易　象　字枚丞，号梅僧，湖南长沙人。

易白沙　名坤，字月村，湖南长沙人。

易宗夔　字蔚儒，湖南湘潭人。

易廷熹　字季复，号睟民，别署大庵、待公、不玄、岸公、念公、老屯、孝穀、绝景、依柳词人、鹤山易孺、花邻词客、南华老人，广东鹤山人。

易昌楫　字倩愚，四川富顺人。

马　卓　字惕冰，湖南醴陵人。

马　和　字贵公，号君武，别署簣公、欧化、杨行老圃，广西桂林人。

马叙伦　字夷初，一作彝初，别署敝天生、丁人俊、邹华孙、邹翰香，浙江杭县人。

马汤楹　字绪卿，号寒蝶，浙江海宁人。

马超群　字逢伯，号适斋，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马汉声　号哭天，安徽怀宁人。

马锡纯　字东侯，号莼颖，江苏泰县人。

马骏声　字小进，号退之，别署梦寄、不进、台山少年，广东台山人。

万　钧　字公度，四川蓬安人。

万以增　字继长，一作纪常，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仇　亮　字韫存，一作蕴存，别署式匡，湖南湘阴人。

倪中轸　字羲抱，号无斋，浙江上虞人。

倪拱辰　字星垣，号星园，浙江吴兴人。

倪清如　字水月，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

公羊寿　字石年，江苏常熟人。

公孙长子　号粉红城主，四川人。

卞永璋　字叔平，号少卿，江苏高邮人。

孔昭绶　字竞存，号撄夷，湖南浏阳人。

孔仪姞　字蓬湘，广东香山人。女士。

孔庆莱　字蔼如，浙江萧山人。

尤　翔　原名志庠，字玄甫，号墨君，别署黑子，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尹　爟　字笛云，别署铁笛、笛叟、笛公，广东顺德人。

文　斌　号壮军，湖南醴陵人。

文　斐　更名灰，字延年，号牧希，别署幻盦、幻园，湖南醴陵人。

文　群　字诏云。

文启鑫　字湘芷，湖南醴陵人。

方　畬　字伟农，号其汀，浙江镇海人。

方永璋　字叔平，号少卿，江苏高邮人。

方廷楷　字瘦坡，安徽太平人。
方宗鞏　字鹤卿，号蟹山，湖南湘潭人。
方培良　字秋士，安徽寿县人。
方楚白　广东开平人。
方荣杲　字旭芝，号艮厓，别署荦崖，湖南湘潭人。宗鞏子。
方声涛　字韵松，福建闽侯人。
方赞修　字述斋，浙江淳安人。
牛　逊　字露生，江苏江宁人。
王　汾　字达泉，号达庵，江苏吴江人。
王　横　号瘦月，安徽歙县人。
王　锐　字剑丞，浙江平阳人。
王　竟　字啸苏，号笑疏、疏盦，湖南长沙人。
王　廉　字清夫，浙江定海人。
王　鼎　字桂秋，号筱村、别署桂佛、且安。江苏淮安人。
王　凝　字冰肃，浙江瑞安人。
王　涟　字咏青，江苏吴江人。
王　灿　字承粲，号粲君，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姚光室。
王　绩　字丕嘉，江苏昆山人。
王　麟　字笃朋，湖南醴陵人。
王　晦　一名永甲，字耕培，号钝根，别署根盘，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王大桢　字芄生，湖南醴陵人。
王少文　福建龙溪人。
王文熙　字省明，浙江嘉善人。
王文濡　字均卿，别署竹毓、亭轩、天壤王郎、吴门老均、新旧废物、学界闲民，浙江吴兴人。
王立佛　字石痴，江苏丹阳人。
王有兰　字梦迪，江西兴国人。

王志明　字静安，号寄石、江苏无锡人。
王念祖　字箴瀛，号笑影，浙江绍兴人。
王时彦　字寄云，号遨汝，江西九江人。
王时杰　字道民，江西九江人。时彦弟。
王祖埙　字岳麓，江苏吴江人。
王启珅　字纪宣，湖南醴陵人。
王章虎　字彰甫，上海人。
王植善　字培孙，上海人。
王程之　字幼度，浙江慈溪人。
王葆桢　字漱岩，浙江黄岩人。
王汉章　字吉乐，山东福山人。
王毓岱　字海帆，号少舫，别署舟枕山人，浙江余杭人。
王德锺　字玄穆，一字大觉，号幻花，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王德锜　字振威，号秋厓，别署二痴，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德锺弟。
王庆康　字寿民，江苏铜山人。
王葆鉴　字伯衡，河北临榆人。
王锡民　广东梅县人。
王锺麒　字毓仁，号无生，别署郁仁、僇民、益厓、三函、天僇生，安徽歙县人。
王蕴曾　字卓民，江苏无锡人。
王蕴农　名蕴章，号西神，别署洗尘、撵尘、屣尘、撵塵、王十三、红鹅生、窈九生、二泉亭长、西神残客、鹊脑词人，江苏无锡人。蕴曾弟。
王瀛洲　字汉彤，号蒋士、别署眉禅，浙江绍兴人。
邓子彭　广东南海人。
邓文翚　字翥青，江西峡江人。
邓芝材　字微之，广东东莞人。

邓昌运　字崧生，广东东莞人。
邓香草　字謦亚，广东三水人。
邓家仁　字君寿，广东三水人。
邓家彦　字孟硕，广西桂林人。
邓章兴　字绍穆，广东东莞人。
邓寄芳　字芰郎，别署芳郎、桂史、苏斋，广东东莞人。
邓万岁　原名溥，字尔雅，别署大雅、山鬼、宠恩、东官万岁、绿绮台主，广东东莞人。
邓树楠　广东梅县人。
丘　复　一名馥，字荷公，福建上杭人。
丘志贞　字梅白，浙江诸暨人。
丘庚藻　字纫生，江苏吴江人。
丘翊华　字海山，号潜庐，福建上杭人。
丘望仑　字槛玉，浙江龙游人。
丘新荣　字辛梅，广东梅县人。
包　一　字千谷，福建上杭人。
包公毅　字朗生，号天笑，别署小生、德宝、清柱、朗孙、春云、微妙、曼妙、迦叶、拈花、包山、余翁、爱娇、铡影、染指翁、吴门天笑生、我先百花十日生，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古　直　字公愚，号孤生，别署层冰、遇庵，广东梅县人。
史文钦　浙江海宁人。
平茂玉　字剑南，号琢庵，江苏吴江人。
平智础　字复苏，浙江绍兴人。
甘　英　字崇兰，江苏太仓人。
田　桐　字梓琴，别署恨海氏、玄玄子、玄玄居士、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
田　侨　湖北蕲春人，桐子。
田名瑜　字个石，湖南凤凰人。

田兴奎　字星六，一字醒陆，号晚秋，别署辛庐，湖南凤凰人。
申　桎　字睨观，别署汕庐、青丘恨人，辽宁人。
白　炎　字卧羲，号中垒、河北宛平人。
白逾桓　字楚湘，别署楚香、楚卿、吴友石，湖北人。
石　瑛　字蘅青，湖北阳新人。
叶　叶　原名宗源，字卓书，号楚伧，别署之子、小凤、老凤、单叶、龙公、屑屑、春风、琳琅生，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叶玉森　字镔虹，号中泠，别署荭渔、荭渔、瘦叶、中泠亭长，江苏镇江人。
叶志翔　浙江黄岩人。
叶吟生　安徽太平人。
叶振谟　字典任，安徽歙县人。
叶夏声　字竞生，别署不竞、天竞、梦生、梦蝶生，广东番禺人。
叶敬常　字梦庐，号镜民，广东顺德人。
叶寿增　字正叔，江苏江宁人。
叶与凤　字巢阁，江苏吴江人。
叶与骥　字仲孙，江苏吴江人。与凤兄。
卢　淦　字粹宗，号骚魂，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卢　铸　字可铸，一字滇生，号匏斋，江西南康人。
卢友恒　广东新会人。
卢卓文　字悔尘，广东新会人。
卢博郎　广东新会人。
卢谔生　字逸少，广东南海人。
永　光　字海印，长沙开福寺僧。
宁调元　字仙霞，号太一，别署大一、太乙、士逸、仙甫、民遗、辟支、楚囚、屈魂、齐王门下鼓瑟人，湖南醴陵人。
冯　玉　字孔嘉，广东香山人。
冯　平　字心侠，号复苏，别署壮公、竞优，江苏太仓人。

冯　旭　字旭初，号春航，别署小牛、小子和，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冯　泰　字余生，江苏金坛人。

冯天柱　字一擎，湖南零陵人。

冯智慧　字次伟，号春风，广东番禺人。

冯淑仪　广东顺德人。女士。

冯斯栾　字乐天，广东福山人。

冯国鑫　字一帆，号灵南，江苏常熟人。

冯宝龢　字森孙，江苏武进人。

冯懋龙　字自由，别署建华、乘桴客、白头说梦人，广东南海人。

龙　翔　字小云，河北宛平人。

仲　中　字逵民，江苏泰县人。

仲素其　字行然，江苏沭阳人。

任凤冈　字茂梧，浙江海盐人。

任鸿隽　字叔永，别署庶允，四川巴县人。

伍　仲　字子垣，一字子衡，号涵虚，湖南沅陵人。

伍崇学　字静虑，号仲文，江苏江宁人。

束咏功　字颂平，号疏园，江苏丹阳人。

纪国振　字侠中，浙江吴兴人。女士。

朱　芾　字伯裳，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人。

朱　炳　字蔚真，湖南湘潭人。

朱　照　字敦黄，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后自请出社。

朱　濂　字觉盦，江苏武进人。

朱　颖　字彤筠，浙江嘉善人。女士。

朱　霞　字佩侯，号剑锋，江苏吴江人。

朱　翱　字瘦桐，号泪痕，江苏太仓人。

朱　骞　字谨侯，广东梅县人。

朱　琼　字味莼，安徽泾县人。

朱　英　字荇青，号杏卿，浙江海盐人。

朱　玺　字鸳雏，号孽儿，别署尔玉、银箫旧主，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朱　普　字鹤孙，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朱　沃　字继仁，号懒仙，湖南醴陵人。

朱大倬　字甫田，号绮琴，安徽休宁人。

朱文颖　字春蛰，号穀荪，浙江吴兴人。

朱文艺　字漱六。

朱汝玉　一名慧，字琼琼，号月明，江苏吴县人。女士。

朱汝珏　字璧人，江苏吴县人。汝玉族兄。

朱克昌　字凤言，广东番禺人。

朱宗良　字尘仙，一作纯仙、尘先、绳仙，号无射，浙江海盐人。

朱念慈　字介如，广东东莞人。

朱品莹　湖南湘潭人。女士。

朱惟恺　字寿蕞，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人。

朱络英　安徽泾县人。黄忏华室。

朱葆芬　字子湘，上海人。

朱葆康　字少屏，号屏子，别署朱三、平子、天一、地一，上海人。葆芬兄。

朱俪良　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朱静宜　湖南湘阴人。品莹姊。李德群室。

朱肇升　字叔建，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朱德龙　字侣霞，湖南醴陵人。

朱震一　浙江人。

朱增浚　字叔源，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人。

朱蔚堂　字怡生，浙江萧山人。

朱慕家　字仲康，号剑芒，别署太赤、长绥、师侠、佩双，江苏吴江人。朱霞弟。

朱锡梁　字梁任，号纬君，别署夫颛、夫膏居士、公孙君仇、黄帝之曾孙小子，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朱树鹤　字双云，别署朱八小子，上海人。

朱泽涛　字仲雅，湖南攸县人。

朱谦良　字凤蔚，别署老凤、凡鸟、劲草，浙江海盐人。宗良兄。

朱镜宙　字铎民，浙江乐清人。

朱兰英　字纫秋，广东番禺人。

江　琼　字玉泉，号山渊，广东廉江人。

江绍铨　字亢虎，别署无文、抗斧、康瓠，江西弋阳人。

江镇三　湖南新宁人。

江镜清　字顽磬，浙江奉化人。

华　鸿　字裳吉，江苏无锡人。

华　龙　字无闷，号子翔，江苏无锡人。

华振域　字书城，江苏无锡人。

成　平　字舍我，湖南湘乡人。

成本璞　字琢如，号天民、櫂渔、愚公，湖南湘乡人。

阮　式　字翰轩，号梦桃，别署汉宣、书麒，江苏淮安人。

阮式一　江苏淮安人。式弟。

阮尚介　字介凡，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人。

阮尚臧　字尽仁，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人。

乔　湘　字士衡，号节庵，上海人。

庄　山　字秋水，江苏武进人。

庄之盘　字辛如，浙江奉化人。

庄先识　字通百，一作恫百、字感孺，别署豁翁、士器、诗囚、豁庵居士，江苏武进人。

庄尚严　字慕陵，号默如，河北大兴人。

庄庆祥　字翔声，号了于，江苏江阴人。

孙　元　一名负沈，字幼符，号竹丹，别署同仁子，江苏江宁人。

孙　讷　字瀹泉，浙江嘉善人。
孙　混　字伯纯，安徽寿县人。
孙　鸿　字雪泥，别署华津一士、枕流居士，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孙　璞　字仲瑛，号阿瑛，号顾斋，别署太璞、老瘿、完璞道人，广东香山人。
孙　鹏　原名时英，字逸清，号翼云，浙江嘉善人。
孙天逸　字以同，安徽寿县人。
孙世伟　字儆仁、一字俶仁，号儆庐，别署瓦鸣，浙江绍兴人。
孙世雄　上海人。
孙汝砺　上海人。
孙汝瑾　字石友，江苏常熟人。
孙延庚　字今身，号警僧，江苏吴江人。
孙景贤　字龙尾，江苏常熟人。
孙举璜　字姬瑞，号虫天，湖南长沙人。
孙锡中　字佩绅，江苏六合人。
孙变齐　字鲁望，号仲戟，安徽寿县人。混弟。
刘　三　原名镛稣，字季平，别署离垢，江南刘三，上海人。
刘　炎　字继彤，江苏海门人。
刘　哲　字一明，一字佚民，号古狂，江苏江都人。
刘　达　字豁公，号梦梨，安徽桐城人。
刘　筠　字筱墅，号瘦侬，别署花隐，浙江镇海人。
刘　瑗　字昆孙，号仲蘧，湖北黄安人。
刘　谦　字约真，号无诤居士，湖南醴陵人。
刘天徒　江苏武进人。
刘文骧　字云浦，号隐山，山东沂水人。
刘民畏　名岩，号曙星，四川夔县人。
刘世杰　字中英，号冲虚，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

刘去非　江苏淮安人。
刘成禺　字禺生，别署汉公、壮夫、问尧，湖北武昌人。
刘伯端　福建闽侯人。
刘作华　字香亭，福建武平人。
刘志远　字培初，湖南耒阳人。
刘晓东　广东东莞人。
刘宗向　字寅先，号盎园，湖南宁乡人。
刘师陶　字少樵，号沧霞，湖南醴陵人。
刘国钧　一名靖，字君曼，湖南长沙人。
刘国瑛　字菊侣，江苏武进人。
刘景初　广东宝安人。
刘庸民。
刘曾玲　字绮痕，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刘凤锵　字耀歧，号西航，广东南海人。
刘超武　字汉声，号甦盦，广东香山人。
刘云昭　字汉川，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
刘筱之　字豫齐，广东番禺人。
刘汉贞　字冠廷，广东香山人。
刘德馨　字培芝，四川新繁人。
刘寿朋　字仲生，江西九江人。
刘泽湘　字今希，湖南醴陵人，谦兄。
刘锦江　字哲庐，号斐村，别署苦海余生、懵懂书生，浙江绍兴人。
刘铁冷　名绮，又名文楣，字汉声，别署松涛，江苏宝应人。
刘啸东　字思庵，广东东莞人。
刘鹏年　字雪耘，湖南醴陵人。泽湘子。
邢　越　字志汉，浙江嵊县人。
毕希卓。
汤鸿基　字剑胡，江苏如皋人。

许　湘　字竟存，号苏华，江苏太仓人。冯平室。

许　铸　字演素，浙江瑞安人。

许　观　字观曾，一字盥孚，号半龙，江苏吴江人。

许庆炳　字彪如，福建闽侯人。

许文韶　字伯奇，浙江海宁人。

许祖谦　字行彬，浙江海宁人。

许国英　字志毅，一字指严，又作子年，别署甦庵、不才子，江苏武进人。

许苏民　字稚梅，号甦民，别署鄦厂，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许慎微　字慧墨，江苏太仓人。女士。

许肇南　字先甲，贵州贵阳人。

许藻青　字福初，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吕　俊　字哲公，号苦蝶，广东新会人。

吕　陶　字篙雨，安徽旌德人。

吕六韬　字渭仙，安徽太湖人。

吕寿名　字子虚，浙江嵊县人。

吕志伊　字天民，别署旭初、侠少，云南思茅人。

吕碧城　字遁天，号圣因，别署宝莲、晓珠、兰清、清扬、信芳词侣，安徽旌德人。

何　瑞　字玉宸，号荔村，广东新会人。

何　昭　字亚希，号亚君，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高旭室。

何　瘦　字竞南，号锺伊，别署瘦秋，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昭从弟。

何聿慈　字震生，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昭族子。

何慕韩　字野臣，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何荣光　字澹香，号宝生，湖北安陆人。

余　沅　字芷江，上海人。

余　湘　字选初，号小眉，浙江嘉善人。其锵子。

余　昆　字裴山，号贞一，安徽休宁人。

余　鲲　字华龛，湖南宁乡人。

余　铭　字义华，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人。吴修源室。

余天遂　原名寿颐，字祝庵，号庵阁，别署三郎、仇僧、疚侬、大颠、颠公、效鹤，江苏昆山人。

余先砺　字砥吾，湖南湘潭人。

余其锵　更名一，字秋楂，号十眉，浙江嘉善人。

余其珏　字辛甫，浙江嘉善人。其锵弟。

冷　通　字御秋，别署雨秋、遇秋，江苏镇江人。

汪　东　原名东宝，字旭初，号寄庵，别署汪八、寄生、梦秋、宛童、弹佛，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汪　洋　字子实、别署影庐、影生、破园、石皮、听歌人，安徽旌德人。

汪　粹　字叔纯，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汪　谦　字受益，江苏太仓人。

汪　痴　字叔宜，号甦霓，别号野鹤，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汪文溥　字幼安，号兰皋，别署忏庵，江苏毘陵人。

汪兆铭　字季新，号精卫，别署季恂、季辛、民意、朴满、守约、曼昭、王昭民、李一新、怀璧匹夫、家庭之罪人、枝头抱香者，广东番禺人。

汪振镛　字闰知，号桐生，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宋　琳　字克强，号紫佩，浙江绍兴人。

宋一鸿　字心白，号痴萍，别署辛伯、忏红，江苏无锡人。

宋大章　字褒公，号辽鹤，辽宁广宁人。

宋家钰　字静庵，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人。

宋教仁　一名鍊，字钝初，别署遯初、桃源渔父、抱膝长吟者、抱膝长吟客、第十姓子孙之一个人，湖南桃源人。

宋铭毅　字绳祖，号诒于，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李　凡　字叔同，号息霜，出家后，名弘一，河北天津（今天津市）人。（别署一百有余，不备载。）

李　申　字徇公，江苏太仓人。

李　光　字少华，号思声，安徽太湖人。

李　拙　字康佛，浙江嘉善人。

李　伦　字超群，一作超宧，江苏昆山人。

李　涤　字汝航，号散木，湖南湘乡人。

李　劲　字况松，湖南衡阳人。

李　闵　字涤筠，广东梅县人。

李大钧　字鹏程，四川长寿人。

李中一　字晦庵，号老虬，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县）人。

李少芳　字笑芳，广东番禺人。

李曰垓　字子兽，云南腾冲人。

李光德　字怀诚，江苏无锡人。

李作霖　字润生，湖北武昌人。

李如焕　字碧棠，号憩园，湖南湘潭人。

李志宏　字心冥，江苏江宁人。

李杞芳　字柳汀，广东五华人。

李安陆。

李孟哲　字哲郎，广东番禺人。

李昌赓　字仲扬，广东连县人。

李恩辕　广东五华人。

李建隆　字仲庄，湖南醴陵人。

李根源　字印泉，别署雪生、高黎、曲石老人，云南腾冲人。

李书城　字小垣，湖北潜江人。

李基鸿　字小宽，湖北应城人。
李国凤　字少川，安徽合肥人。
李葭荣　字怀霜，一字怀湘，广东信宜人。
李煮梦　原名才，字小白，广东梅县人。
李熙谋　字振吾，浙江嘉善人。
李逢钧　字相甫，上海人。
李沧萍　字菊生，广东丰顺人。
李瑞椿　字季直，陕西咸宁人。
李云夔　字右铭，号一民，浙江嘉善人。
李远猷　字远尤，号辛夷，江苏兴化人。
李敬婉　字季琼，安徽合肥人。女士。
李肇甫　字伯申，四川巴县人。
李德群　字经舆，湖南湘阴人。
李澄宇　字洞庭，湖南岳阳人。
李锦襄　字绮仙，广东香山人。刘超武室。
李绛云　更名好，字夷峙，浙江嘉善人。
李维翰　字芑香，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李镛骐　字达三，号癯梅，浙江嘉善人。
李镛瑶　字华书，上海人。费龙丁室。
李寿铨　字劲臣，江苏镇江人。
陆　旋　字连环，号咏黄，江苏江宁人。
陆　梅　字梅痕，浙江镇海人。刘筠室。
陆　鸿　字彬儒。江苏太仓人。
陆　毅　字君宜，号小倩，江苏太仓人。
陆丹林　字自在，号枫园，别署非素、杰夫、逊伯、于勤、清桂、凤侣、甘霖、紫枫、霞菲、恩和、赤子、蹇翁、眇叟、肄江、居长安、接舆翁、长安老人、楼空老人、顶湖旧侣、自在长老、淞南吊梦客，广东三水人。

陆明坤　字简能，江苏吴江人。

陆明桓　字简敬，号苏斋，江苏吴江人。明坤弟。

陆孟飞　广东鹤山人。

陆衍文　字澹安，别署剑寒、悼翁、幸翁、何心、罗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陆曾沂　字冠春，号秋心，别署南梦，江苏海门人。

陆棫人　江苏海门人。

陆绍棠　字衷奇，号鄂不，浙江杭县人。

陆绍明　字亮人，浙江杭县人。

陆福庭　字心亘，安徽灵璧人。

陆遵熹　字焕甫，号子美，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陆峤南　字更存，号侠飞、都崎山人、玄同居士，广西容县人。

陆灵素　字繁霜，别署黄叶遗霜、华泾乡姑，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刘三室。

陆康弼。

麦应荣　字衮甫，广东香山人。

沈　沅　字诵之，江苏武进人。

沈　圻　字重威，江苏吴江人。

沈　章　字东讷，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沈　钧　字半峰，安徽合肥人。

沈　琨　字怡中，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沈　云　字秋凡，浙江嘉兴人。

沈　翰　字孟骞，别署墨仙、懒龙，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沈　砺　字勉后，号道非、嘐公，浙江嘉善人。

沈　熔　字伯经，浙江吴兴人。

沈　机　字履夷，号天民，浙江嘉善人。

沈大椿　字子如，号志儒，江苏吴江人。

沈天行　字怀北，江苏常熟人。

沈文杰　字龙圣，江苏吴江人。
沈文华　字一均，浙江嘉兴人。
沈文炯　字祥之，号中路，江苏吴江人。
沈天民　字觉人，江苏吴江人。
沈尹默　本名君默，一作君墨，号秋明，别署尻嘿、闻湖邃庐生，浙江吴兴人。
沈右揆　浙江嘉兴人。钧儒妹。
沈次约　字剑霜，一字剑双，号秋魂，江苏吴江人。
沈昌眉　字长公，号眉若，江苏吴江人。
沈昌直　字次公，号颍若，江苏吴江人。昌眉弟。
沈宗畸　字太侔，号南雅，别署南野、孝耕、繁霜、晚闻翁、瘦腰生、长安冷宦，广东番禺人。
沈英领　字铁民，号饮泠。浙江绍兴人。
沈家康　字希侠，浙江绍兴人。
沈厚慈　字孝则，号咏雪、澹静，广东番禺人。
沈厚和　原名澈，字秀蔼，一字天素，号向生，广东番禺人。厚慈弟。
沈流芳　字体兰，江苏吴江人。
沈凤章　字君怀，浙江嘉善人。
沈琬华　字范娟，浙江嘉善人。余其锵室。
沈钧儒　字衡山，浙江嘉兴人。
沈钧业　字越民，号复生。浙江绍兴人。
沈达先　浙江绍兴人。
沈毓源　字咏霓，江苏吴江人。
沈毓清　字咏裳，江苏吴江人。毓源弟。
沈锺英　字积孙，江苏吴江人。
沈骏声　浙江绍兴人。
沈德镛　字禹锺，别署延悔、春腴，浙江嘉善人。

沙世杰　字凤千，江苏海门人。

杜　诗　字尚陵，号骑魂，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杜　衡　字维平，广东香山人。

杜　羲　字宥前，号仲虑，河北静海人。

杜之秋　字贡石，广东南海人。

杜国庠　字守素，别署吴念慈、林伯修，广东澄海人。

杜国玮　字英三，号珊俦，广东澄海人。国庠兄。

邵天雷　字无妄，江苏淮安人。

邵汝芳　字丽云，广东电白人。

邵延庚　字少周，江苏淮安人。

邵闻泰　字仲辉，号力子，别署天富、景奎、籀因，浙江绍兴人。

邵庸舒　字元冲，号翼如，别署中子、玄中、玄圃、守默，浙江绍兴人。

邵瑞彭　字次公、次珊，浙江淳安人。

邵振青　号飘萍，别署阿平、素昧平生，浙江金华人。

吴　惜　字绮缘，一字起原，江苏武进人。

吴　梅　字瞿安，一作癯安、又作臞安，号霜厓，别署厓叟、逋飞、灵鸪、呆道人、东篱词客，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吴　淇　字敏于，号茗余，江苏吴江人。

吴　云　字阙父，号梅痴，安徽歙县人。

吴　千　字小枚，广东梅县人。

吴　粲　字素秋，江苏镇江人。女士。

吴　虞　一名吾，字又陵，号爱智，别署不丘生、启明翁、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人。

吴　侬　原名庭表，字长寿，号抗云，江苏吴江人。

吴　锐　字剑士，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吴　鼎　字定九，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

吴　鼐　字恭尧，号虎头，贵州黎平人。

吴　霈　字仲辉，浙江诸暨人。
吴子垣　字少薇，号刚父，广东香山人。
吴山禹　字杲明，浙江奉化人。
吴之良　字恢善，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吴立崇　字子翔，号寿梅，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吴有章　字镜予，号漫庵，江苏武进人。自请出社。
吴沈时　字企彭，浙江嘉善人。
吴沛霖　字泽庵，号觉非，别署梅禅、揭阳岭樵者，广东揭阳人。
吴其英　原名畸，字奇隐，广东梅县人。吴干妹。
吴秉钧　字衡之，广东香山人。
吴修源　字信三，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吴相融　字炳蔚，号豹军，别署破虏，江苏吴江人。
吴家骅　字介庵，江苏吴江人。
吴容斋。
吴恭亨　字悔晦，号岩村，别署弹敖，湖南慈利人。
吴清庠　字眉孙，别署寒芋、芋公、芋叟、破盆、画饼翁，江苏丹徒人。
吴雪东。
吴邦钰　号听雨，皖人。
吴钦业　字一清，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吴钦勷　字心庵，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吴楚昌　字逸尘，安徽庐江人。
吴梦非　浙江东阳人。
吴绍裘　字鸣冈，江苏吴江人。
吴履泰　字砥如，广东揭阳人。
吴震东　字启华，江苏昆山人。冯泰室。
吴肃群　广东梅县人。
谷思慎　字仲言，山西人。

肖　蜕　字中孚，一作盅孚，别署蜕安、蜕公、蜕黯、退厝、本无、叔子、寒蝉、寒叟、无翁、萧鳞、罪松老人、听松庵行者，江南本无居士，江苏常熟人。

肖公望　字韵珊，广东平远人。

肖笃平　字中权，江西泰和人。

肖锡祥　字吉珊，广东潮阳人。

肖纫秋　原名萱。

陈　水　字道一，号陶遗，一作陶怡，别署淘夷、道公、陶水、剑虹、卧子、止斋、公瑶、观休、天真道人、赤松旧子，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陈　言　字绍虞，湖北人。

陈　沅　字阜荪，一字阜双，湖南湘潭人。

陈　定　原名小道，字若木，号端白，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陈水子。

陈　侃　原名定扬，字燕方、一字俺舫，号莲痕，别署旧燕，江苏昆山人。

陈　柱　原名郁璀，字柱尊，广西北流人。

陈　栩　原名嵩寿，字蝶仙，别署超然、惜红生、天虚我生、大桥式羽、太常仙蝶、樱川三郎，浙江杭县人。

陈　钝　字鲁德，甘肃天水人。

陈　蜕　原名范，字梦坡，号蜕安、一作退安，别署蜕存、蜕翁、退僧、退翁、梦逋、叔柔、彝范、息庵、锡畴、忆云、瑶天老蜕，湖南衡阳人。

陈　锐　字次青，江苏吴江人。

陈　慈　字让旃，号勉之，浙江海盐人。

陈　俊　湖南宁乡人。

陈　淮　字觉殊，浙江嘉善人。

陈　弃　字子弁，号无私，别署澹园，浙江诸暨人。仲甫弟。

陈　樗　字药义，号越流，浙江诸暨人。
陈　崟　字金山，号心泠，江苏宿迁人。
陈九韶　字雯裳，湖南郴县人。
陈大年　字萝生，广东南海人。
陈子范　字勒生，号祢生，别署燕市酒徒、散发酒徒、大楚击筑，福建闽侯人。
陈士髦　字彦甫，号宴佛，江苏邳县人。
陈无名　字微庐，浙江诸暨人。陈樗兄。
陈无用　字子韶，号虑尊，浙江诸暨人。无名兄。
陈予龄　字无那，广东潮安人。
陈以义　字仲权，号西溪，浙江嘉兴人。
陈世宜　字小树，号倦鹤，别署匪石，白下老鹤，江苏江宁人。
陈守谦　字劼嶽，号累庵，浙江嘉兴人。
陈仲觚　原名蜕，浙江诸暨人。
陈光誉　原名天荡，字稚兰，福建长乐人。
陈兆年　字菊伊，广东南海人。
陈去病　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巢南，别署病倩、法忍、百如、柏儒、伯儒、无名、拜汲、汲楼、季子、醒狮、南史氏、有妫血胤、垂虹亭长、勤补老人，江苏吴江人。
陈沔芹　广东南海人。
陈伯苏　广东宝安人。
陈贞慧　字兰因，福建闽侯人。林之夏室。
陈宗实　字伯肫，湖南湘潭人。
陈其榛　字安澜，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陈其美　字英士，号无为，别署高野英，浙江吴兴人。
陈洪涛　字淮海，号屋厂，别署又梅，江苏吴江人。
陈秋霖　原名沛霖，字独尊，别署秋霜，广东东莞人。
陈祖基　字啸湖，云南宣威人。

陈耿夫　字友亭，号耿耿，广东南海人。
陈佩章　字纫兰，安徽建平人。
陈家栋　字少芸，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陈家英　字定元、一作定原，湖南宁乡人。
陈家杰　原名家雄，字治元，湖南宁乡人。家英妹。
陈家庆　字秀元，一作绣原，又作秀园，湖南宁乡人。家杰妹。
陈家鼎　又名曾，字汉元，别署可毅、毅君、半僧、汉叔、汉援、汉辕、铁郎，湖南宁乡人。家英兄。
陈家鼐　字寿元，湖南宁乡人。家鼎弟。
陈训恩　字彦及，号布雷，又号畏垒，浙江慈溪人。
陈梨梦　号亚子，浙江诸暨人。弃弟。
陈景贤　字鉴吾，浙江杭县人。
陈湛纶　字新吾，广东顺德人。
陈闳慧　字仲陶，浙江永嘉人。
陈尧祖　字宪民，号蜀鹃，四川筠连人。
陈云峰　字瘦石，广东三水人。
陈万里　字剑魂，号优优，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陈绍枚　字铁生，别署精武老铁，广东信宜人。
陈辅相　字无我，浙江杭县人。
陈嘉猷　字运千，江苏吴县人。
陈聘之。
陈诤彦　字亚汀，号亚公，浙江诸暨人。
陈毓川　字泉卿，号白水，浙江奉化人。
陈树棠　字露香，一作露芗，浙江鄞县人。
陈锡田　字新俪，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陈绵祥　字馨丽，一字亨利，号希虑，江苏吴江人。去病女。
陈翼郎　湖南湘乡人。
陈应松　字雁公，号梦鹿，浙江海盐人。

陈觉是　广东三水人。
陈宝书　字豪生，湖北江夏人。
陈毅可　名曾，潭州人。
张　冰　字雪抱，江苏淮安人。
张　柱　字处莘，广东顺德人。
张　恒　字久之，江苏吴江人。
张　洛　字倾城，号独立，别署秋喜、阮箩，广东合浦人。蔡守室。
张　浩　字雨樵，浙江东阳人。
张　烈　原名廉，字云雷，浙江乐清人。
张　彝　字则民，江苏高邮人。
张　权　字心量，别署翩隽，湖南慈利人。
张　继　原名溥，字溥泉，一字博泉，别署自然生、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河北沧县人。
张　恭　字同伯，一字伯谦，别署万平、卷重、卷施，浙江金华人。
张　翀　字云林，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张　纪　字少连，号啸堪，广东南海人。
张　剧　号花魂，别署嫣红，江苏太仓人。
张　素　字挥孙，号婴公，江苏丹阳人。
张　燕　字季鸿，号冥飞，湖南湘乡人。
张　农　字都金，号鼎斋，江苏吴江人。
张　长　字心芜，一作心抚，号一鸣，别署洗桐，浙江桐乡人。
张　靖　陕西人。
张世桢　字树屏，浙江海盐人。
张光厚　字天民，号荔丹，四川富顺人。
张光蕙　字稚兰，一字蕴香，号琅姑，又号心琼，四川营山人。女士。
张光萱　字稚香，四川营山人。光蕙妹。
张光翮　字抟九，号餐霞，四川营山人。光蕙弟。

张我华　安徽凤阳人。
张志修　字身立，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
张沂康　字云飞，广东南海人。
张廷华　字粤苏，浙江吴兴人。
张明培　字君达，浙江嘉善人。
张庭辉　字雅言，号彦成，浙江嘉善人。
张佚凡　字逸帆，一姓林，又名宗雪，浙江平湖人。
张祉浩　字破浪，号春水，又号普朗，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张昭汉　字默君，号涵秋，别署墨君、穆素，湖南湘乡人。邵庸舒室。
张修爵　字遵午，江苏江宁人。
张相文　字蔚西，号沌谷居士，江苏泗阳人。
张通典　字伯纯，湖南湘乡人。昭汉父。
张家珍　字聘斋，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张振麒　字天石，号醉石，别署醉僧，甘肃武威人。
张怀奇　字芍若，江苏武进人。
张启汉　字平子，湖南湘潭人。
张汉英　字蕙芬，号惠风，湖南醴陵人。
张惟聪　字蕴文，号彤锦，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张国权　字秋爽，浙江嘉善人。
张开儒　字藻林，云南巧家人。
张传琨　字卓身，浙江平湖人。
张涤洲　浙江余姚人。
张远煦　字悔庵，号笠琴，广东番禺人。
张葆培　字敬垣，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张瑞彤　广东番禺人。
张尔鼎　字定九，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张尔泰　字思九，号痴鸠，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尔鼎弟。

张毅白　广东东莞人。

张端瀛　字蓬洲，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张增泰　字岱青，上海人。

张锡佩　字圣瑜，江苏吴江人。

张维城　字廷珍，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张励贞　字丽真，广东南海人。女士。

张经锦　广东梅县人。

贡　璧　字少芹，别署天忏，江苏江都人。

狄　膺　原名福鼎，字君武，号雁月，江苏太仓人。

狄楼海　字观沧，山西人。

邹　铨　字亚云，一作亚雄，别署民铎、天一子，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邹　遇　字忍伯，号秋士，别署悔悔生，江苏宜兴人。

邹　鲁　字海滨，号澄斋，别署亚苏、阿苏，广东大埔人。

严　达　字公上，一作工上，江苏淮阴人。

严　素　字贱壬，上海人。

苏　良　字公盦，安徽太平人。

苏　南　字干宝，福建南安人。

苏玄瑛　字子谷，号曼殊，别署三郎、宝玉、雪蝶、沙鸥、孝穆、王昌、阿瑛、燕影、阿难、糖僧、泪香、春蚕、非非、行行、超凡、心印、飞锡、弃弘、栾弘、苏湜、昙栾、苏戬、玄殊、子谷、苏弘、博经、阿昙、宗之助、雨品巫、林惠连、南国行人、燕子山僧，广东香山人。

苏燕翩　字凤宜，一作凤仪，号凤子，广东顺德人。陆丹林室。

居　正　字觉生，别署生公、东辟、药石、梅川居士、杨行老农，湖北广济人。

尚　志　字志军，号慕姜、老僧，上海人。
岳　雪　字麟书，浙江嘉兴人。朱葆康室。
拓泽滨　字鲁生，贵州贵阳人。
於秉衡　江苏淮安人。
单聿荇　字汉采，湖南慈利人。
杭　海　字席洋，号漱盦，安徽定远人。
杭慎修　字辛斋，号夷则，浙江海宁人。
卓尚诚　字真吾，江苏江宁人。
卓启堂　字玉斋，四川华阳人。
承家麟　字玉书，江苏江阴人。
周　均　字静涵，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县）人。
周　明　字亮夫，别署疾仇、量富，广东开平人。
周　珏　字志成，浙江嘉善人。
周　刚　字伯严，广东开平人。
周　斌　字志颐，一字子畦，又字芷畦，别署汾南渔侠、汾南渔隐，浙江嘉善人。周珏兄。
周　伟　字人菊，一字伟仁，江苏淮安人。
周　云　原名世恩，字一粟，号湛伯，别署酒痴，江苏吴江人。
周　咏　字咏康，湖南长沙人。
周　默　原名延年，又名然，字君实，号子美，浙江吴兴人。
周　实　字实丹，别署桂生、蔚丹、和劲、吴劲、无尽、剑灵、山阳酒徒，江苏淮安人。
周　翰　字良翰，江苏吴江人。
周　觉　原名延龄，字柏年，别署一觉百年，浙江吴兴人。
周　浩　字少衡，安徽旌德人。
周公权　字衡伯，江苏睢宁人。祥骏子。
周安元　字善伯，浙江绍兴人。
周佩珍　字毓芬，江苏无锡人。

周坤雄　字新姒，广东人。女士。
周宗泽　字景瞻，湖北襄阳人。
周芷生　字沅芗，号兰客，江苏淮安人。周实妹。
周尚宽　字平泉，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周松年　字竹朋，广东南海人。
周承德　字侠生，浙江海宁人。
周亮才　字天石，浙江嘉兴人。
周祥骏　字仲穆，号更生，别署风山，江苏睢宁人。
周国贤　原名祖福，号瘦鹃，别署泣红、侠尘、兰庵、怀兰、五九生，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周湘兰　湖南湘阴人。叶叶室。
周梦熊　字佩姜，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周颂南　字一风，江苏淮安人。
周道芬　字晋嫔，江苏睢宁人。公权妹。
周道銮　字扬季，江苏睢宁人。道芬弟。
周张帆　字破浪，广东开平人。
周树奎　字桂笙，号新庵、一作辛盦，上海人。
周积芹　字洛奇，江苏吴江人。
周学仕　字通甫，广东番禺人。
周越然　原名之彦，别署走火，浙江吴兴人。
周锡三　广东三水人。
周铸青　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周麟书　字嘉林，号迦陵，江苏吴江人。
郑　文　字织文，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郑　瑛　字子佩，号佩宜，别署红梨湖上女郎，江苏吴江人。柳弃疾室。
郑　传　原名之兰，字伯凤，号咏春，江苏吴江人。瑛兄。
郑　泽　字叔容，号萝庵，湖南长沙人。

郑　权　字仲劲，一字仲敬，福建闽侯人。

郑中炯　字华中，福建闽侯人。

郑之章　字折三，浙江桐乡人。

郑之蕃　字仲蕃，号桐荪，别署焦桐，江苏吴江人。传弟。郑冬心。

郑守馨　字季明，福建人。

郑佩秋　福建闽侯人，女士。

郑国淮　字仄尘，江苏武进人。

郑宝善　字楚珍，山西屯留人。

郑逸梅　字际云，别署冷香、疏景、一湄、拙鸠、大迂、陶拙安，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郑家祚　字肖厓，江苏江宁人。

郑衡之　安徽英山人。

郑咏梅　字璧华，浙江平湖人。张聊室。

郑宪武　字叔子，号叔允，别署粟园，广东香山人。

林　恭　字肃庵，广东善宁人。

林　梧　字友琴，江苏丹阳人。

林　棠　字憩南，号尚木，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林之夏　字凉笙、一字亮生，号秋叶，别署复生、黄须、GK生、扪虱谈虎客，福建闽侯人。

林百举　原名锺锦，号一厂，别署老举，广东梅县人。

林好修　江苏金山人。林棠女。

林味书　江苏六合人。后自请出社。

林拾穗　字拾采，福建闽侯人。

林景行　原名昶，字亮奇，一字亮祺，号寒碧，福建闽侯人。

林素瑛　字慧如，江苏丹阳人。

林万里　原名獬，字宣樊，号少泉，别署白水、肖泉、地雷、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福建闽侯人。

林学衡　字浚南，号愚公，别署庚白、众难、孑楼主人、摩登和尚，福建闽侯人。

林懿均　原名蛎，字力山，号立山，别署盖天，江苏丹阳人。

金　燕　字翼谋，江苏太仓人。

金光弼　字梦良，江苏吴江人。

金兆芬　一名吉，字吉香，号兰畦，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金兆芳　字桂畦，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兆芬弟。

金保泰　字柳桥，号梅翁，广东番禺人。

金祖荣　字剑平，号夕阳，江苏吴江人。

金问源　字敬渊，号勤斋，浙江嘉兴人。

金惟一　字励孙，号萍影，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金鸣翔　字兆渠，江苏高邮人。

金庆章　字静初，上海人。

金体乾　字葆光，浙江长兴人。

金鹤翔　字病鹤，江苏常熟人。

杨　嵓　字仲淦，湖北汉阳人。

杨　晋　字进卿，云南临安人。

杨　恺　字元伯，浙江吴兴人。

杨　铨　字衡甫，号杏佛，别署死灰，江西清江人。

杨　璠　字聘之，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人。

杨　济　字随庵，号救炎，江苏常熟人。

杨乃荣　字春时，浙江吴兴人。

杨霞侠　字剑英，江苏江宁人。

杨天骥　字骏公，号千里，别署天马、东方、闻道，江苏吴江人。

杨汝禧　字仲祯，广东香山人。

杨廷溥　字啸苍，四川重庆人。

杨培纶　字仲濂，浙江吴兴人。

杨伦彝　字柳堂，广东潮安人。

杨棣棠　字弘汉，号友于，广东香山人。
杨曾蔚　字古霞，号少石，河南大梁人。
杨贻谋　字少碧，浙江桐庐人。
杨德钧　字东孺，号仲馨，上海人。
杨德邻　字性恂，湖南长沙人。
杨嗣轩　字伯谦，浙江吴兴人。
杨济震　字佩玉，号孤室，江苏吴江人。
杨鸿年　字寿人，号秋心，江苏丹徒人。
杨锡章　字子文，号了公，别署蓼功、几园、了王、紫雯、乳燕，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杨赓笙　字咽冰，江西湖口人。
杨谱笙　字无闷，浙江吴兴人。
杨鹤廉　广东新会人。
郁　华　原名庆云，号曼陀，浙江萧山人。
郁九龄　浙江萧山人。
郁世为　字左朵，浙江嘉善人。
郁世烈　字慎廉，浙江嘉善人。世为弟。
郁世燮　字佐梅，浙江嘉善人。世烈弟。
庞成宇　字栋岩，广西容县人。
庞禄康　字竹生，江苏吴江人。
庞树松　字栋材，一字树坤，号独笑、病红、樗农，江苏常熟人。
庞树柏　字芑庵，号檗子，别署绮盦、龙禅居士、剑门病侠，江苏常熟人。
经亨颐　字子渊，号颐渊，浙江上虞人。
茅祖权　字咏熏，江苏海门人。
范　光　字茂芝，号天籁，江苏吴江人。
范　教　字甫英，号痴佛。浙江天台人。
范　镛　号烟桥，别署含凉、鹞夷、西灶、乔木、愁城侠客，江苏吴

江人。

范亚侃　字天声，江苏吴县人。

范光启　字鸿仙，号孤鸿，别署纯黄、解人，安徽合肥人。

范国才　字俊夫，号淮狂，安徽怀远人。

范广宪　字君博，一字子宽，别署龟岁、戇盦、鹦哥、比珠词人、百琲词人，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范慕濶　浙江嘉兴人。张传琨室。

罗　翥　字艺夫，号亦佛。

罗人铸　字剑农，号雪沤，四川人。

罗天觉　字醒无，号醒吾，湖南湘潭人。

罗志远　字敏夫，广东顺德人。

罗剑仇　湖南人。

罗晋士　字黑芷，江西人。

欧阳立袁　字予倩，号小草，湖南浏阳人。

欧阳立斐　字剑叔，号寒锋，湖南浏阳人。立袁弟。

欧阳振声　字骏民，湖南宁远人。

铁　禅　号铁头陀，广州六榕寺僧。

宣剑花　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柏文蔚　字烈武，安徽寿县人。

封未熔　广西容县人。

施　准　字士则，江苏常熟人。

施方白　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

柳无忌　原名锡祁，江苏吴江人。弃疾子。

柳弃疾　原名慰高，字安如，号亚卢，又号亚子，别署亚庐、人权、稼轩、青兕、春蚕、愤民、酒社长、唐隐芝、张於英、南明遗民、丽君侍史、化龙隐士、秣陵悲秋客、柯士汀斯基、云芬别馆旧主、中国少年之少年，江苏吴江人。

柳荣煦　字煦甫，浙江绍兴人。

查人伟　字中坚，浙江海宁人。

查天纬　字啸铗，号虹隐，浙江海宁人。

侯鸿鉴　字葆三，号病骥，别署了叟、病鳏、梦狮、汗漫生，江苏无锡人。

姜　仁　字公勇，号伯承，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姜　五　字常在，号电心，江苏松江人。后自请出社。

姜　若　字参兰，号胎石，别署证禅、枕仙，江苏丹阳人。

姜丹书　字敬庐，别署金濑子、赤石道人，江苏溧阳人。

姜可生　原名崙，字君西，一字俊兮，号杏痴，别署海棠、阿棠、泪杏、慧禅、慧炬，江苏丹阳人。若弟。

洪　奂　字堇父，浙江淳安人。

洪　璞　原名完，字荆山，号太完，浙江慈溪人。

洪炳文　字博卿，号棟园，浙江瑞安人。

洪为藩　字白苹，号北平，江苏仪征人。

俞　琪　字玉其，号毓奇，江苏高邮人。

俞　栋　字廷材，江苏宝山人。女士。

俞　锷　原名侧，字则人，号剑华、一作建华，别署老剑、一粟、懒残、江东老虬、太仓一剑、高阳旧酒徒，江苏太仓人。

俞宗原　字宜长，别署语霜、子亮、女床山民，浙江吴兴人。

俞武华　字侠民，浙江吴兴人。

俞祖望　字渭儒，一字慧殊，号仗之，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俞诚之　浙江杭县人。

俞诚镐　浙江奉化人。

俞庆恩　字凤宾，江苏太仓人。

姚石子　名光，字凤石，别署后超、复庐，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高燮甥。

姚大慈　别署姚三，湖南平江人。

姚大愿　湖南平江人。大慈兄。

姚存竞。

姚式训　浙江临海人。

姚肖尧　原名朕，字天亶，号民哀，别署小妖、老匏、朱兰庵、乡下人、护法军，江苏常熟人。

姚志强　字勇忱，一作永成，别署永贞、劫灰，浙江吴兴人。

姚雨平　广东梅县人。

姚琴如　福建宁德人。

姚云曹　字鹤侣，广东潮阳人。

姚焕章　字襄陶，一字湘涛，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姚锡钧　字雄伯，号鹓雏，别署宛若、龙公、红豆词人，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姚彝伯　江苏兴化人。

姚礼修　字粟若，广东番禺人。

姚礼恭　字伯寿，广东番禺人。礼修兄。

郦　忱　字赓九，浙江诸暨人。

胡　韋　字锷尘，湖南宁乡人。

胡　蕴　字介生，号石予，别署石翁、万百、瘦鹤、布衣、丹砾、老跛、闲主人，江苏昆山人。

胡　渊　字沛平，号南香，别署透珠、安吴女子，安徽泾县人。韫玉女。

胡允恭　字尹谐，一字寅阶，号畏盦，江苏丹阳人。

胡先骕　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

胡兆焕　字梦珠，号蒙子，浙江嘉善人。

胡伯翔　江苏江浦人。

胡承枢　字斗文，浙江嘉善人。

胡洪湛　字砚钮，号一庐，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胡惠生　字蕙荪，安徽泾县人。韫玉侄。

胡熊锷　字伯孝，广东顺德人。

胡颖之　字栗长，别署力涉、幸止，浙江绍兴人。

胡赍卿。

胡怀琛　字季仁，一字季尘，号寄尘，别署有怀、秋山，安徽泾县人。韫玉弟。

胡韫玉　字仲明，一作颂民，号朴安，别署有怀、半边翁，安徽泾县人。

钟　英　字惕庵，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钟　动　字薛生，广东梅县人。

钟　藻　字爱琴，号耐勤，湖南醴陵人。

钟天游　广东新会人。

钟观诰　字衡臧，浙江镇海人。

骆　鹏　字迈南，湖南湘阴人。

骆继汉　字墨苏，湖北人。

项　骧　字伟人，浙江瑞安人。

贺　冕　字云侠，号云厦，湖南华容人。

费　砚　字见石，一字剑石，号龙丁，别署长戟行人、佛耶居士，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费　德　字仲修，江苏吴江人。

费公直　原名善机，字天健，号一瓢，别署秋明、器之，江苏吴江人。

费荣锦　字悟梦，号织云，江苏吴江人。

费善衡　字公威，江苏吴江人。公直弟。

闻　宥　字子威，号野鹤，又号在宥，别署人凤，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饶　真　字一梅，广东梅县人。

饶　锷　字钝钩，一字纯钩，广东潮州人。

饶芙裳　广东梅县人。

涂开舆　字九衢，湖南长沙人。

桑　伊　字伯尹，号白鹰，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

桑祖钦　字仲明，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桑伊弟。
殷　仁　字人菊，别署三一先生、香坡居士，湖南长沙人。
殷汝骊　字铸夫，号桂公，浙江平阳人。
浦　武　原名军年，字君彦，号醒华，江苏无锡人。
夏　雍　字秋风，浙江定海人。
夏　铸　字勉旃，号丐尊，别署无闷、夏盖山民，浙江上虞人。
夏允麐　字昕蕖，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夏光鼎　号笑鼒，上海人。
夏昌炽　字光禹，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
夏镠麟　原名麐，字应祥，号楦耳，江苏吴江人。
夏焕云　字倬夫。
奚　侗　字度青，号无识，安徽当涂人。
奚　褰　字生白，一作申伯，号燕子，别署莲侬、在林，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唐　奇　字忍庵，江苏太仓人。
唐文骏　字仲乾，号蠖痴，浙江嘉善人。
唐有烈　字九如，江苏吴江人。
唐春森　字荫庭，号梦吟，广西桂林人。
唐家伟　字敏慎，湖南宁乡人。陈家鼐室。
唐耕余　江苏吴江人。
唐群英　字希陶，湖南衡山人。女士。
唐荣阳　湖南人。
顾　珩　字依仁，江苏吴江人。
顾　瑛　字缀英，江苏太仓人。
顾　敫　字榆清，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顾　余　字九一，浙江嘉兴人。
顾　澄　字养吾，号澄亚，江苏无锡人。
顾　骏　字伯超，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顾　璿　字蝶影，江苏太仓人。瑛姊。张花魂室。

顾无咎　字崧臣，一字退斋，号倬秋，别署灵云、老服、服媚、飞燕旧主、神州酒帝，江苏吴江人。柳亚子表侄。

顾平之　浙江海宁人。

顾宗况　字企先，号涤畬，浙江嘉兴人。

顾葆璐　字幼芙，号婉娟，又号怀鹃，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人。高燮室。

顾葆康　字稼轩，江苏松江人。

顾彦祥　字振岸，浙江嘉善人。

顾震生　字旦平，江苏太仓人。

顾宝瑚　字珊人，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顾鸣盛　字叔惠，江苏无锡人。

顾舜华　字志瑾，浙江嘉善人。

谈　溶　字月色，号溶溶，广东顺德人。蔡守副室。

谈善吾　别署老谈，江苏无锡人。

高　旭　原名垕，字天梅，号剑公，别署钝剑、枕梅、慧子、慧云、汉剑、哀蝉、寿黄、师姜、哭厂、秦风、江南快剑、爱祖国者，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高燮侄。

高　杏　字倚云，江苏金山人。旭从妹。林棠室。

高　圭　原名厚，字君介，一字介子，别署介翁、介庐先生，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高燮子。

高　均　字君平，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高　基　字君定，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高　增　字卓庵，号澹庵，别署佛子、大雄、秋士、岫云、东亚愤人，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旭弟。

秦　毅　字少湄，号刚武，湖南华容人。

秦铸花　江苏江阴人。

秦恩述　字仲勤，广西桂林人。

秦善述　字诚孚，广西桂林人。
秦善培　字振夫，广西桂林人。
秦锡圭　字介侯，号见斋，上海人。
袁　圻　原名葆良，字怀南，号剑侯，江苏海门人。
袁天庚　字梦白，别署无耳尊者，浙江绍兴人。
袁金钊　字铁铮，号天真，江苏吴江人。
袁家谱　字雪安，湖南醴陵人。
袁翰清　字镜涵，一字噤寒，号金南，江苏吴江人。
袁镜波　江苏武进人。
凌　圻　字仰霄，号秋蝉，江苏吴江人。
凌　毅　字蕉庵，安徽定远人。
凌光谦　字诵益，号吉六，别署结绿，江苏吴江人。
凌景坚　字昭懿，一字太昭，号莘安，又号莘子，江苏吴江人。
凌惠纕　字纫芳，江苏吴江人。王德锺室。
凌鸿年　字去愚，广东番禺人。
徐　珂　原名昌，字仲可，别署中可，仲玉，浙江杭县人。
徐　冰　字公孟，浙江杭县人。
徐　浦　一名闻礼，字孟廉，号剑珠，江苏吴江人。
徐　深　字亦生，江西金溪人。
徐　策　字励身，浙江海宁人。
徐　梦　原名馥，字云石，号半梦，别署冻佛，江苏宜兴人。
徐　毅　字弘士，号铁儿，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徐　鹏　字负天，江苏如皋人。
徐　觉　字枕亚，别署徐徐、辟支、眉子、泣珠生、东海三郎、东海鲛人、青陵一蝶，江苏常熟人。
徐　麟　字泉孙，号麟书，江苏吴江人。
徐大纯　字只一，江西赣县人。
徐文炳　字明丽，四川南充人。

徐天复　原名裕，号血儿，别署衣谷，江苏金坛人。
徐世阶　字希平，号悔生，江苏铜山人。
徐亚伯　字公庶，号侠儿，浙江诸暨人。
徐自华　字寄尘，号忏慧，浙江崇德人。女士。
徐作宾　字溥泉，浙江仙居人。
徐宗鉴　字粹庵，号维公，别署惕僧，江苏常熟人。
徐思瀛　字梦鸥，浙江德清人。
徐朗西　字应唐，一字秦生，别署峪云山人，陕西三原人。
徐超群　字伯耕，浙江江山人。
徐道政　字平夫，号病无，浙江诸暨人。
徐绍檗　字信符，号舜符，广东番禺人。
徐德培　字笃夫，号南村，江苏兴化人。
徐啸亚　字天啸，别署天涯沦落人，江苏常熟人。觉兄。
徐声金　字难愚。
徐韵笙　字兰毓，江苏太仓人。
徐蕴华　字小淑，号双韵，浙江崇德人。自华妹。林景行室。
徐蕴贞　字药侬，江苏常熟人。
席　绶　字资生，湖南人。
容伯挺　广东新会人。
诸　翔　字青来，上海人。
陶　牧　字伯荪，号小柳，别署了庵、病鲎，江西南昌人。
陶　铸　字望潮，号冶公，浙江绍兴人。
陶名珍。
陶采彬　江苏南汇（今上海市南汇）人。
陶绍煌　字粟己，号亦园，江苏吴江人。
陶赓照　字承周，号神州，江苏吴江人。
钱　钧　字卓然，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人。
钱贞元　字象复，号无我，江苏常熟人。

钱文蓉　字镜芙，江苏常熟人。
钱仲英。
钱伯良。
钱永铭　字新之，浙江吴兴人。
钱祖宪　字叔虔，江苏吴江人。
钱葆珍　字剑秋，号悔翁。
钱诗棣　字躬行，江苏太仓人。
钱诗桢　字宪民，江苏太仓人。诗棣弟。
钱润瑗　字景蘧，一字攘白，号剑魂，别署镜明，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钱模宗　字迪先，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钱寿萱　字宪僧，浙江绍兴人。
钱厚贻　字鸿宾，一作鸿炳，别署红冰、顽石，浙江平湖人。
郭　惜　原名成爽，字景庐，号步陶，四川隆昌人。
郭人漳　字葆生，湖南人。
郭开第　字涛僧，湖南常宁人。
郭爱棠　字芰南，江苏睢宁人。
郭庆嵩　字兰余，浙江嵊县人。
莫　汉　字鹤鸣，号养云，广东香山人。
莫文源　又名森，字质誉，号则禹，一号佛予，浙江吴兴人。
章　梓　字木良，江苏江宁人。
章　闾　一名自，字巨摩，一字叔言，浙江丽水人。
戚　牧　字饭牛，一字和卿，号牛翁，别署牧牛童、蓑笠神仙，浙江余姚人。
曹　斌　字宪章，江苏高邮人。
曹毋固　字君儒，浙江嘉善人。
曹祖彬　字亦华，号吟村，江苏高邮人。
曹惟善　字剑光，江苏松江人。

曹凤仪　字翾廷，江苏高邮人。凤笙从兄。
曹凤笙　字伯黼，江苏高邮人。
曹凤箫　字仲韶，江苏高邮人。凤笙弟。
曹应仲　江苏吴江人。
梁　复　字立群，浙江杭县人。
梁　龙　字云松，一字云从，广东梅县人。
梁　民　字一余，号乐天，广东顺德人。
梁六度　广西扶南人。
梁宇皋　广东南海人。
梁楚三　广东东莞人。
梁扩凡　字纪梅，广东梅县人。
梁兰剑　广东高要人。
梅光迪　字觐庄，一字迪生，安徽宣城人。
梅绳武。
龚　骞　字介子，号隼庵，湖南湘乡人。
龚六英　字醉霞，江苏高邮人。
龚六茎　字瑞芝，江苏高邮人。六英弟。
龚尔位　字醉厂，号芥弥，湖南湘乡人。
龚耀宗　字涤亚，安徽泗县人。
黄　人　字慕韩，号摩西，别署振元、震元、野蛮、梦暗、梦庵、慕云、藤谷古泉，江苏常熟人。
黄　永　字青海，广东香山人。
黄　侃　字季刚，别署信川、鼎莘、乔猵、不佞、奇谈、病禅、病蝉、运甓生、旷处士、量守居士、盛唐山民，湖北蕲春人。
黄　坤　字巽卿，湖南湘潭人。
黄　钧　字梦蓬，号栩园，别署三谁，湖南醴陵人。
黄　郛　原名绍麟，字膺白，浙江吴兴人。
黄　节　原名纯熙，字晦闻，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广东顺德人。

黄　质　字朴存，一字朴人、朴丞，号宾虹，又作滨虹、宾鉷，别署元初、伯成、元一、片石、大千、景彦、檗琴、予向、铜芝、元吉、芸人、同之、懋质、虹若、元起、颀厂、石工叟、滨虹散人、黄山山中人，安徽歙县人。

黄　复　字娄生，号病蝶，江苏吴江人。

黄　兴　一名轸，字庶午，号克强，别署革坞、厘午、竞武、经武、张守正，湖南长沙人。

黄　蕙　字少兰，广东鹤山人。

黄　镠　字咸夷，湖南湘潭人。

黄　觉　字醒华，号若玄，一号遽园，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黄　澜　字篑孙，号定禅，广东梅县人。

黄元琳　字稚鹤，号自愕，江苏吴江人。

黄宗麟　字云深，号懒云，上海人。

黄亚君　河北天津人。黄喃喃室。

黄亚康　江苏海门人。

黄希宪　字履平，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黄冠英　字凤孙，广东新会人。

黄慈博　字佛颐，广东香山人。

黄珮珊　广东鹤山人。女士。

黄理中　字赘庵，湖北随县人。

黄盛启　字田光，安徽合肥人。

黄喃喃　河北天津（今天津市）人。

黄勒桐　广西隆安人。

黄毅华　字奠华，浙江杭县人。

黄维坤　广东鹤山人。

黄德如　广东鹤山人。

黄翘芝　字颍涛，广东番禺人。

黄慕松　广东梅县人。

黄兴谟　字季通，广东曲江人。
黄忏华　字璨华，号凤兮，广东顺德人。
盛世弼　安徽怀宁人。
盛昌杰　字剑星，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
裘明溥　字雪照，江苏嘉善人。郁世龑室。
崔熔深　字迅沉，号柳湖，江苏下邳人。
傅　绸　字方修，江苏武进人。
傅卓霖　字逸云，湖北鄂城人。
傅熊湘　名尊，字文渠，一字钝根，一作屯艮，别署君剑、钝安、觉夫、尹金、金屯、湘君、湘累、孤萍、文殊、倦翁、干将、莫邪、钝剑、钝庵、屯根、更生、无闷、声焕、德巍、青萍、红薇生，湖南醴陵人。
傅梦豪　字侠生，浙江义乌人。
傅道博　字绍禹，湖南醴陵人。
嵇鼎铭　字竟益，浙江吴兴人。
程　杰　字振奇，浙江嘉善人。
程　慈　字心兹，安徽歙县人。
程苍碧　原名忠，字心中，号心丹，安徽黟县人。
程家柽　字韵荪，一字韵孙，别署下齐，安徽休宁人。
程宗裕　字光甫，浙江杭县人。
程华魂　字光泽，号毁堂，安徽休宁人。
程善之　字庆余，安徽歙县人。
鲁荡平　字著衡，湖南宁乡人。
温　见　字著叔，广东梅县人。
温雪簃　广东人。
温静侯　广东梅县人。
葛昌楹　字咏莪，号荫梧，别署韬华，浙江平湖人。
董书城　字蓉申，号亦庐，江苏吴江人。

曾　格　字品仁，号泣花，江苏常熟人。
曾　兰　字香祖，四川华阳人。吴虞室。
曾　镛　字孟鸣，广西马平人。
曾　择　字伯慈，广东梅县人。
曾　颐　字勇父，广东梅县人。
曾延年　字孝谷，号存吴，四川成都人。
曾贯吾　江苏仪征人。
曾纯阳　字元龙，湖南湘乡人。
彭久岳　字维清，江苏吴江人。
彭昌福　安徽芜湖人。
彭侠公　湖南长沙人。
彭鼎芬　号斟雉，湖南湘阴人。
景定成　字梅九，一字枚九，别署老梅、黑景、黑翁、秋心、灭奴又一人，山西安邑人。
景耀月　字秋陆，一字秋绿，号太招，别署帝召、瑞星，山西芮县人。
谢　晋　字霍晋，湖南衡阳人。
谢　达　字昌渠，四川巴县人。
谢华国　字英伯，一作瑛珀，号抱香，广东梅县人。
谢星乔　广东梅县人。
谢良牧　字叔野，号圉人，广东梅县人。
谢无量　原名蒙，又名沉，四川乐至人。
谢树琼　字佩青，云南腾越人。
谢碧田　广东梅县人。
谢振南　湖南蘄春人。
谢祖贤　字次陶，广东番禺人。
谢鸿熙　字秉璋，湖南长沙人。
谢开勋　字彦卿，号敬止，江苏睢宁人。
谢幼支　字醒持，安徽灵璧人。

韩　烺　字亮夫，江苏泰县人。
韩　棠　字召侯，江苏泰县人。
韩　绪　字组原，号楚原，浙江海宁人。
韩　苏　字觉我，号笔海，江苏丹阳人。
韩汝绅　字摺之，江苏高邮人。
韩佩荃　原名秩猷，字子佩，号芷佩，广东三水人。
韩景苏　字君剑，湖南长沙人。
鲍　湛　字廉澂，四川成都人。
蒋　信　字幼士，号蒋山，福建闽侯人。
蒋　瑭　字一民，江苏常熟人。
蒋乃均　字平阶，江苏太仓人。
蒋保厘　字屏周，上海人。
蒋同超　字士超，号万里，江苏无锡人。
蒋洗凡　山东博山人。
蒋箸超　字子旌，号抱玄，浙江绍兴人。
雷昭信　字奢皆，号铁厓，别署顽僧，四川富顺人。
简　易　字叔乾，号惕园，湖南长沙人。
简　化　字实卿，号士黎，广东南海人。
楼　村　字肖嵩，号辛壶，一字新吾，别署卓立、玄道人、玄根居士，缙云老叟，浙江缙云人。
蒯文伟　字一斐，江苏吴江人。
蒯贞干　字虎岑，号啸楼，江苏吴江人。
蔡　守　原名珣，字哲夫，号寒琼，别署奇壁、有守、守一、折芙、水窗、思琅、髯寒、寒翁、寒道人、成城子、离骚子、茶上人、茶丘生、茶丘残客、检泪词人，广东顺德人。
蔡　培　字子平，号石顽，江苏无锡人。
蔡　寅　字清任，号冶民，别署青纯、怀庐、汉种之中一汉种，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姑夫。

蔡　模　字恕庵，号韬庐，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

蔡　权　一名蝶，字迪仪，别署蝶兮、秋冰，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模弟。

蔡　钺　字有虔，号焦桐，江苏武进人。

蔡　瑞　字景明，上海人。朱葆康继室。

蔡少牧　字行严，广东顺德人。

蔡文镛　字韶声，浙江嘉善人。

蔡少黄　号突灵，江西宜丰人。

蔡济民　字幼襄，湖北黄陂人。

蔡树蘧　字瘦棠，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蔡芗林　广东香山人。

蔡鼎成　江苏泗阳人。

蔡燮垣　字焕伯，广东南海人。

熊　理　字衡山，广东梅县人。

熊公福　字群青，江西宜丰人。

漆文光　字云卿，湖南湘潭人。

管义华　字际安，一字霁庵，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廖恩照　字朗如，广东惠阳人。

廖从本　字务滋，广西灵川人。

廖麟年　字味蓉，江苏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人。

赵　坤　字致中，云南剑川人。

赵　悔　字悟楼，号思白，江苏丹徒人。

赵天放　贵州遵义人。

赵正平　字厚生，一字厚圣，又作侯声，号仁斋，别署夷门，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县）人。

赵丙麟　字台生，湖南湘潭人。

赵光荣　字子枚，一字芷湄，号枚叟，江苏丹徒人。

赵次胜　字申之，浙江奉化人。

赵世钰　字其相，陕西三原人。
赵式铭　字星海，号抑叔，云南剑川人。
赵君达　江苏吴江人。吴侬室。
赵赤羽　字蕴安，一字允安，号流沙，别署司徒王、东山谢、红柳村人，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
赵宗健　字古松，号无我，江苏溧阳人。
赵宗瀚　字澄甫，云南剑川人。
赵家善　字芳积，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赵修五　字慎之，江苏铜山人。
赵从勋　字克周，广西桂林人。
赵尔正　字谦侯，号涤厂，河北大兴人。
赵逸贤　字朗斋，号念梦，江苏丹徒人。
赵炜如　字坚白，安徽太湖人。
赵泽霖　字雨苍，号苕狂，浙江吴兴人。
赵镜年　字佩雄，浙江嵊县人。
缪鸿若　字墨禽，号勿庵，广东香山人。
阚轶群　安徽合肥人。
谭　天　原名新润，字天风，号逋僧，浙江嘉兴人。
谭作民　字介圃，一字介夫，号天噫，湖南湘乡人。
谭炳坤　字愚生，广东丰顺人。
谭醒民　浙江嘉兴人。
谭觉民　字艺圃，一字艺夫，湖南醴陵人。作民弟。
潘　昭　字式南，湖南醴陵人。
潘　璞　字抱真，广东鹤山人。
潘世汉　字民殊，一字民讨。湖南醴陵人。
潘有猷　字干卿，号公展，浙江吴兴人。
潘名泰　字子詹，号一痴。江苏淮安人。
潘承宽　字颂良，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县）人。

潘飞声　字剑士，号兰史，别署心兰、老兰、公欢、赞思、老剑、剑道人、十劫居士、独立山人、百花村长、桐圃凤雏、说剑词人、海山琴客、水晶庵道士、五百册峰长、罗浮清虚观道人，广东番禺人。

潘晋恩　字少文，浙江上虞人。

潘寿元　字鲁庵，安徽桐城人。

潘惠畴　字慧公，广东南海人。

黎尚雯　字湛荪，湖南浏阳人。

黎书展　字伯努，湖南浏阳人。

黎庶从　字世南，广西武宣人。

翟庶明　广东南海人。

薛　炎　字季卮，安徽人。

薛正清　陕西韩城人。

薛锺斗　字储石，浙江瑞安人。

储光霁　字华亭，安徽阜阳人。

瞿　钺　字绍伊，号无用，上海人。

瞿方思　字荪楼，湖南永顺人。

瞿世琥　字蘧厂，江苏武进人。

魏在田　字春影，浙江杭县人。

魏屯岩　字紫石，江苏睢宁人。周公权室。

魏锺冀　字樾年，号逸农，江苏丹阳人。

魏定荣　字祝民，湖南新化人。

戴天球　字星一，江苏高邮人。

戴克谐　字蔼庐，浙江杭县人。

戴保炽　字德馨，广东顺德人。

戴传贤　字季陶，号天仇，别署孝园、良弼，浙江吴兴人。

戴德章　字皋言，号壶隐，浙江嘉善人。

戴绶章　字誉侯，浙江嘉善人。德章弟。

二、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

倘使有人搜集出版史料，那南社社友的著述，不能不认为是重要的一环。胡寄尘在《南社的始末》一文中也谈到："社友个人的出版物，则多不胜计。所以直到如今，尚没有人把所有南社社友的著述，列成一表，俾研究参考的，得按图索骥，这确是一件憾事。"民初出版界，已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故范围很广，涉及面也很多。且那时的出版物，至今大都早已绝版，有的本属非卖品，印数不多，流传绝少，那钩沉工作，不易做得一无漏列。况南社又分两个时期，有老南社时期，有新南社时期，新南社社友各方面的人都有，更难统计。这里仅把老南社社友的作品，就我所知的罗列出来，从不完全的初步基础上逐渐补充和纠正，以达到较好的成绩，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当我着手编录时，发觉南社社友在各刊物上所登载的杂作及短篇小说，那就多得无可计数，倘使一一的列述，不但不容易做到，也似乎没有这必要。考虑了一下，所采录的还是加以限止，首先以单行本为主，再及已成而没有刊印的稿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作品。不论属于文学的或哲学的以及其它种种，凡南社社友所作，无不兼收并蓄。至于社友所编的刊物，除绝大多数篇幅是本人作品以外，一概不列。还有已刊总集，其中包括若干种较长的作品，只列总集的名儿，所包括的作品，不再赘列。有几位实在作品太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当然编列更感困难。也有些社友他对早期作品，自己觉得不惬意，或作风改变，过去的作品，自己把它否定掉，甚至有不承认这作品的。这里且不管它，也不作衡量和品评，一切均收，不过是完成统计工作而已。

丁三在　丁子居剩草　西湖散记

丁展庵　曲剧丛话

丁湘田　师复只手劳动记

万以增　练塘小志

于伯循　右任诗存　半哭半笑楼诗　书学论文集　牧羊儿哀语　标准草书范本　标准草书千字文　变风集　兜央七志考证　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　独树斋见闻随笔

马小进　知神随笔　汉黄肠木考　岭海珍闻录　鸦声集　改良中国茶叶说　改良中国棉业说　世界文学论

马君武　马君武诗稿　心狱　人类原始及类择　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　失业人及平民救济政策　收入及恤贫政策　工业政策　农业政策　商业政策　交通政策　达尔文　达尔文物理原始　威廉退尔　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　卢骚民约论　赫克尔一元哲学　温特渥斯平面几何学译本　弥勒约翰自由原理　俄罗斯大风潮　微分方程式　自由原理　物理原始　物踪由来　法兰西近世史　德华字典

马叙伦　六书解剖　六书分纂　说文解字研究法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石鼓文疏记　古书疑义举例校录　读金器刻词　读书小记　读书续记　老子校诂　老子覆诂四卷考一卷　老子一卷引用书目一卷　庄子札记　庄子年表　庄子义证　邓析子校录补遗　读吕氏春秋记　论两汉书记　文心雕龙补注　论书绝句　修辞九论　天马山房文存　石屋余沈　石屋续沈　我在六十岁以前

易大厂　大厂词稿　大厂画集　大厂印综　大厂印存　大厂书画印　大厂集宋词帖　大厂居士造象印集　大厂居士遗墨选刊　韦斋曲谱　韦斋新歌曲(与萧友梅合作)　唱歌教科书(与萧友梅合作)　乐理教科书(与萧友梅合作)　新

唱初集　中西音乐溯源　古今声律异同考略　吴丝新谱　扬花新声　声韵新解　玦亭印谱　孺斋印存　孺斋丁戊稿　魏斋印谱　魏斋锓印集　魏斋汉碑跋　秦斋魏斋铙印合集(与李尹桑合作)　寿楼春课　梅寿盦丛书　守愚斋题画诗词残存录　魏碑别字汇释(与王秋斋合作)　双清池馆集　证常印藏　古溪书屋印集　华严蠡测　封泥集拓　荀诂　中国金石史　识字字典

易宗夔　世说续语

邓尔雅　绿绮园诗集　漪竹园诗　邓斋诗集　邓斋笔记　邓斋印谱　印雅　废雅　篆刻启言　文字源流　艺觚草稿　绿绮台琴史　聊斋索隐

方声涛　护国护法将兵纪要

方旭芝　飞鸿影日记

方瘦坡　香痕奁影录　习静斋诗话　习静斋词话　论诗绝句百首

公孙长子　粉红城诗集　冬冬词　马蹄笺　黄龙戍

尤玄甫　古今小说评林(与蒋箸超张冥飞何一雁合作)　碧玉串　捧苏楼诗稿　捧苏楼墨屑　新苏州导游

王大觉　咒红忆语　风雨闭门斋遗稿　海天新乐府　留都游草　琅琊碎锦　断梗飘蓬记

王无生　太平天国革命史　三国史略　三国志选注　中日战争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玉环外史　血泪痕传奇　郑成功　恨海鹃声谱　孤臣碧血记　述庵秘录　姊妹花（与铁生合作）　晋初史略　轩亭复活记

王均卿　唐诗易读　学诗入门　学诗初步　蠖屈馆笔记

王钝根　工人之妻　劫后缘　聂慧娘弹词

王海帆　舟枕山人自述诗

王葆桢　全清诗事

王道民　卧云室遗诗

王漱芳　梦仙遗稿

王粲君　浮梅草(与姚石子合作)

王蕴章　人间可哀集　可中亭传奇　苏台雪传奇　香桃骨传奇　铁云山传奇　碧血花传奇　霜华影传奇　兜央被传奇　绿绮台传奇　玉台艺乘　多罗艳屑　西神小说集　云外朱楼集　妇女艺文志　雪蕉吟馆集　然脂余韵　劫花小影　梅魂菊影室词话　梁溪词话　词学　秋平云室丛书　墨林一枝　碑林奇字　南洋竹枝词　蓴庐杂缀　广侍儿小名录　冒辟疆兰言笺注

王瀛洲　侠客奇闻　断虹

古　直　汪容甫文笺　曹子建诗笺　陶渊明诗笺　陶靖节年岁考证　陶渊明年谱　诸葛武侯年谱　汉诗辨证　诗品注释　层冰文略　东林游草　客人对　隅楼杂记

丘　复　刘鳌石先生年谱

丘濬山　福寿宝鉴

田星六　晚秋堂诗　蕉香馆词

田梓琴　太平策　革命闲话

叶中泠　中泠词卷　中泠曲　中泠诗钞　春冰词　春冰词存　水蕖花馆诗文词集　桃渡词　樱海词　啸叶盦词集　戊午春词　和阳春集　和东山乐府　和清真小令百首　袖海集　花间楹帖　说契　殷契钩沉　殷虚书契前后编集释　挈契枝谭　铁云藏龟考释　玉楼梦史　阿娜恨史　牛女怨

叶楚伧　楚伧文存　世徽楼诗　世徽楼笔记　箫引楼禅钞　小凤杂著　吴歌诠注　落花梦传奇　温生才传奇　中萃宫传奇　龟年清话　建国战记　壬癸风花梦　人间哀响　天声人语　如此京尘　蒙边鸣筑记　古戍寒笳记　井中心井　陈大夫移官记　兰芳本纪　憔悴风花梦　仪鸾殿

弄堂小史　前辈先生　新儿女英雄　一万里山水美人记

宁调元　风遗小草　朗吟诗草　太一诗存　太一笺启　太一文存　太一丛话　闲情集　叹逝集　辟支庐诗词集　碎锦集　南幽百绝句　南幽杂俎　南幽笔记　幽室范言　说文广义　庄子补释　楚词文注补　读汉书札记　碧血痕　集京戏名及水浒人名联一百数十则　佛教圣典

冯心侠　三姝媚

冯自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革命逸史　三次革命军　华侨革命史　贞德传

冯春风　春风论文集

包天笑　包天笑说集　天笑短篇小说　新社会　馨儿就学记　生活的裂痕　苦儿流浪记　波兰遗恨录　无名之英雄　上海的解剖　电之国　科学家庭　一年有半　空谷兰　梅花落　千年后之世界　新西游记　新镜花缘　新白蛇传　孤雏感遇记　埋石弃石记　风云变幻记　哑旅行　人耶非耶　一捻红　留芳记　拈花记　铁世界　六号室　海上蜃楼　甲子絮谈　换巢鸾凤　琼岛仙葩　不如归去　春城飞絮录　上海春秋　销金窟　春江梦　蛇环记　复古村　非小说　恩与仇　双雏泪　碧海情波记　燕归来　燕支井　碧血幕　古天宫　毒蛇牙　侠奴血　回忆录　补过　覆车　镜台写影　雨过天青　黑海银灯　富人之女　慧琴小传　恨绮愁罗　降城痛语　玉笑珠香　智井佚谭　大宝窟王　秘密使者　冠盖京华　滑稽旅行　青灯回味录　空想花因记　红女忏恨记　马克寻亲记　童子侦探队　断雁哀弦记　铁窗红泪记　大侠锦帆客传　拿破仑之情网　纪克麦再生案　儿童历　迦茵小传（与杨紫麟合译）　身毒叛变记（与杨紫麟合译）　血印枪

声记（与张毅汉合译） 战线中（与立人合译） 牺牲（与徐卓呆合译） 天方夜谈（与屺瞻生合译） 怨（与徐卓呆合译） 八一三（与徐卓呆合作） 嫁衣记（与听鹂合作） 英德战争未来记（与徐念慈合作） 红灯谈屑（与其诎合作） 女律师 续极乐世界 续人间地狱 动物之同盟 罢工 短篇小说丛刊（与陈冷血合作） 中华民国大事记 自传 秋星阁笔记 铯影楼笔记 铯影楼回忆录 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 且楼随笔 结核菌物语 儿童修身之感情 儿童日记

江山渊 山渊阁诗草 仿庵文谈 绿野亭边一草庐诗话 诗学史 作文初步 读子卮言 劫余残灰录 旅京一年记 楚声录 姓名古音考 芙蓉泪 辣女儿

江绍铨 无我庐文存 无我庐诗存 江亢虎文存初编 洪水集 演讲录 山西演讲集 广西演讲集 社会问题演讲集 善生十箴 思想一斑 缚虎记 鸣鹤记 南洋游记 黍谷游记 台游追记 新俄游记 南游回想记 新大陆通信录 中国文化叙论 三大主义与中国 素宪堂三宪草 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

阮式一 先兄梦桃先生行述

阮梦桃 阮烈士梦桃遗集 梦桃杂剧 翰轩丛话 啼红惨绿馆杂识 七录山房幽怪记

任鸿隽 大宇宙与小宇宙 近世化学家列传 汉译科学大纲 现代科学发明谈 科学概论 教育论 物的分析

许指严 清史讲义（与汪荣宝合作） 清鉴易知录 清史野闻 天京秘录 三海秘录 新华秘记 十叶野闻 圆明园总管世家 拾可敦阿奴事 哀江南私记 南巡秘记正续编 民国春秋演义 石达开日记（伪托石达开著） 京华新梦 新华梦 京尘闻见录 十年花絮 旗民血泪 电世界

叹朝鲜　泣路记　模范乡　蚕尾毒　云土案　劫花惨史　新旧英雄　焚土秘史　金刚神话　财神罪恶史　醒游地狱记　近十年之怪现状　埃及惨状弹词　小筑茗谈　爱汶汶轩说地　湖艇漫笔　指严余墨　许指严说集　许指严小说精华　国文读本评注

许盥孚　静观轩诗钞　两京纪游诗　话雨篷丛缀

刘去非　三十初度唱和集

刘伯端　沧海楼词

刘成禺　世载堂诗　世载堂笔记　世载堂杂忆　禺生四唱　先总理旧德录　太平天国战史　洪宪纪事诗簿注　忆江南杂诗注　容闳辜汤生马相伯伍廷芳外交口授录　自传

刘约真　戊午集　醴陵新志　宁调元革命纪略

刘季平　黄叶楼遗稿　拨灰集　焚椒录　华泾风物志

刘铁冷　铁冷丛谈　铁冷杂记　铁冷碎墨及续编　镂冰室碎墨　鸥梦轩诗牍　四六丛话　征人恨　斗艳记　野草花　暗杀案　惧内秘记　官眷风流案　求婚小史　交际全史　女子高等尺牍

刘哲庐　红藕花馆词话　烂柯山房琐记

刘豁公　沧桑记　燃藜奇采录　小镜头　拆白伟人传　孽海孤鸳　梅郎集　哀梨室戏谈　戏学大全　戏剧大观

刘鹏年　鞭影楼词　劫余残泪

庄通百　惜日短室文篇　知夜长斋诗简　有性情簃词筏　亦聊簃谜官　庄庄诗话

朱双云　新剧春秋

朱凤蔚　南社影事　党国人物志

朱鸳雏　朱鸳雏遗著　二雏余墨(与姚鹓雏合作)　凤子词　红香茧集　银箫集　银箫遗韵　断肠草　消夏剩稿　玉楼蛛网　峰屏渊镜录　情话钩沉　情诗集　桃李因缘(与刘

铁冷合作） 瀛谈胜录（与逢一合作） 帘外桃花记 情奴遗爱录 上海闲话

朱剑芒 南社诗话 新新诗话 吹花嚼蕊庐艳体诗话 燕江诗稿 梨湖小识 南社感旧录 我所知道的南社 海上新酒国点将录 国殇凭吊录 秋棠室小说札记 窃闻考 扬州梦考 秋灯琐忆考 小螺庵病榻忆语考 陶庵梦忆考 香畹楼忆语考 乔王二姬合传考 三侬赘人广自序考

孙 元 孙烈士竹丹遗集

孙 鸿 雪泥诗集 雪泥画集

孙仲瑛 顾斋诗文集 顾斋小说 兰苕室吟草 北游草 兰园诗话 重九战纪 狱中记 伤心人语 粤风 清宦秘史 革命史话 旅沪闻见录

李怀霜 不知老斋诗集 斐然庵集 装愁盦随笔 炙蛾灯

李夷峙 纪遇诗

李洞庭 万桑园诗 万桑园游记 未晚楼文存及别卷 未晚楼书牍及牍存 未晚楼联稿 南阁诗 赤帜馆诗 短文八十首 雨窗杂记 读春秋蠡述 读春秋国语四史蠡述 读汉书蠡述 读后汉书蠡述 读三国志蠡述 荒村奇遇

李叔同 秋草集 李庐诗录 李庐印谱 乐石集 二十自述诗 三十自述诗 篆刻拓本 临古法书 前尘影事集 醰纨阁印谱 李息庵法书 护生画集 华严集联三百 华严疏科分 晚晴山房书简 晚晴集 晚晴老人讲演集 寒笳集 自行抄 格言别录 络索丛录 永忆录 人生之最后 断食十日记 弘一集 弘一大师文钞 弘一法师墨迹 弘一大师遗墨 弘一大师开示录 清凉歌集 五相经笺要 佛学丛刊 梵纲经菩萨戒本疏 梵纲经古迹记 盗戒释相问答 剃头仪式 六物图解集 赞颂辑要 点校南山钞记 地藏菩萨九华垂迹图 地藏菩萨圣德大

观　律学论著三十三种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表解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　四分律比丘尼钞集解　四分律解相表记　四分律拾比丘义钞　四分律含注戒本　含注戒本随讲别录　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　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习解　随机羯磨疏　羯磨略义　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　删定僧戒略解　药师法门析疑　戒律系统科表　阿弥陀经义疏撷录　弥陀经随讲别录　五戒持犯表记　有部律犯相摘记　南山律宗书目提要　南山律宗传承史　南山大师撰集时代略谱附修学遗事　南山三大部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　华山见月律师年谱

李根源　曲石文录　曲石诗录　曲石诗文续录　曲石文存　曲石续文存　曲石庐藏碑目　荷戈集　东斋诗钞续钞文钞续钞　九保金石文存　镇扬游记　娱亲雅言　雪生年谱　吴郡西山访古记　吴县冢墓志　洞庭山金石录　阙茔石刻录　景邃堂题跋　西事汇略　虎阜金石经眼录　曹溪南华寺史略(与邓尔雅合作)　河南图书馆藏石目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　滇军在粤死事录　景邃堂题跋　陈圆圆事辑　陈圆圆续辑

李熙谋　通俗科学

李散木　散木碎金

寿石工　珏庵词　珏庵印存　治印琐谈　墨史　尘麝篋辛未墨录　重玄琐记　湘怨楼枝谭

苏曼殊　苏曼殊集　曼殊画谱　曼殊遗墨　曼殊上人妙墨册子　燕子龛随笔　无题诗三百首　岭海幽光录　娑罗海滨遁迹记　人鬼记　沙昆多逻　潮音　梵文典　法显佛国记　梵书摩多体文　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　汉英三昧集　英译燕子笺　惨世界(与陈由已合译)　汉英辞典(与郑桐荪、沈燕谋合编)　粤英辞典　泰西群芳名

义集　泰西群芳谱　女子发髻百图　埃及古教育考　拜伦诗选译

余十眉　寄心琐语　神伤集　灵芬馆诗集笺注

余天遂　余天遂遗稿

杜国庠　杜国庠文集　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丘汉生合作)　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　经济学辞典

汪文溥　耒台集　汪文溥日记　桃源痛史

汪兆铭　汪精卫文集　双照楼诗词稿　南社诗话　庚戌被逮供词　狱中笔札　曾仲鸣行状　革命与外交问题　重要声明

汪旭初　寄庵随笔　扬子法言考

汪子实　影生杂记　息影枝谭　西湖四日记　台湾　病榻支离记

肖蜕安　说文建首形音易知　小学百问　文字学浅说　音韵发伏　华严字母学音篇　劲草庐文钞　蜕盦诗钞　铄迦罗室笔记　小晴云论书　医屑

邹　鲁　澄庐文集　二十九国游记　中国国民党史稿　广州三月廿九革命史　扩大会议　回顾录　我对于教育之今昔意见

邹亚云　流霞书屋遗集

严工上　唱歌集　词曲与歌唱

张心芜　洗桐随笔

张同伯　剧史　社会主义纲要

张怀奇　思古轩词

张开儒　滇军旅粤七载

张昭汉　默君诗存　白华草堂诗　玉尺楼诗　红树白云山馆词　尸光记　战后之欧美女子教育　盗面(与陈鸿璧合译)　裴迺杰奇案之一(与陈鸿璧合译)

张伯纯　天放楼文集　袖海堂文集　志学斋笔记　匡言

张冥飞　历代儒医象志　无所不谈　十五度中秋　剑客传　江湖

剑客传　江湖剑侠传　荒山奇侠　朔方健儿传（与何海鸣合作）　小剑侠正续集　孝女报恩记　雨窗话鬼记　元宵谜　云鬟娘　黛玉葬花（以上三种为剧本）　国文百日通

张破浪　春水楼谈薮　破浪漫笔　读万卷书屋谈屑　棠英绣果录　秋娥碧血　阿卢那馆摘艳集　断金祠

张圣瑜　四十无闻

张初文　南园丛稿十二种　地理丛书　佛学地理志　佛法精理　地文学　家政学

张聘斋　鹃唳草

张鸿泉　张馆长遗著　回忆录　总同盟罢工　无政府主义

张挥孙　瘦眉词卷　婴公文存　草间集　闷寻鹦馆词集

贡少芹　天忏室稗乘　亡国恨传奇　尘海燃犀录　苏台柳　刀环梦　美人劫　血泪　假面具　盗花　复辟之黑幕　春梦　新社会现形记　傻儿游沪记　女学生之秘密记　秘密女子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　近五十年见闻录　女杰麦尼华传（与蒋景缄合作）　牧羊缘（与蒋景缄合作）　一粒钻（与石知耻合作）　黎黄陂佚事（与李定夷合作）　分类笔记小说大观（与许指严、李定夷等合作）　秣归声（与蒋景缄合作）　天界共和（与蒋景缄合作）　李涵秋传略

陈子范　陈烈士勒生遗集

陈无用　虑尊词

陈无我　新再生缘（与张勉旃合译）　掌中珠（与警僧合译）　宝琳娘（与朱陶合译）　吞玉奴（英杰尔克著）　死椅（英米爱德著）　满丽女郎　指弓沙　话旧

陈仲权　倚云楼诗稿　西洋革命史

陈仲陶　仲陶诗钞　将车集　剑庐文稿　剑庐诗话　剑庐词话

陈汉元　百尺楼诗集　半僧斋诗文集

陈家英　纫湘阁诗集

陈家庆　碧湘阁集　丽湘阁诗草　黄山揽胜集　汉魏六朝诗研究

陈陶遗　陈陶遗先生墨迹

陈英士　陈英士纪念全集

陈屋厂　淮海游草

陈树棠　最新公路建筑法

陈训恩　少年回忆录　西安半月记

陈柱尊　守玄阁诗钞　待焚诗稿　变风变雅楼文集　十万卷楼说诗文丛　中国散文史　四十年来吾国之文学略谈　国学教学及自修法　研究国学之门径　公羊家哲学

陈蜕庵　蜕翁诗词刊存　蜕翁诗词文续存　二十四年风波忆梦记

陈莲痕　根香庐词稿　经学源流浅说　春痕余墨　京华春梦录　顺治演义　康熙演义　董小宛演义

陈匪石　陈匪石先生遗稿　倦鹤近体乐府　旧时月色斋词　旧时月色斋词谭　南天集　南游杂录　宋词举　燕尘走马录　邹来成传

陈越流　春航谈

陈巢南　浩歌堂诗钞及续钞　浩歌堂近谭　浩歌堂雅谭　拜汲楼诗集　挥戈录　诗学纲要　辞赋学纲要　巢南杂著　垂虹雅奏　正气集　百尺楼脞录　迁史札记　妫清秘史　江城日札　彤史　红板桥边琐记　五石脂　尘网录　明遗民录　故宫琐记　松柏　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　陈氏家谱　孙中山先生世系表　莽男儿　南社粤集（与刘成禺、马君武、陆丹林合作）　明清最初交涉史

陈蝶仙　天虚我生诗词曲稿　栩园唱和录　栩园丛拾　栩园诗剩　栩园诗话　栩园新乐谱　惜红轩琴谱　惜红精舍诗　三家曲（与华痴石、何颂花合作）　瓜山竹枝词　难中竹报　九宫曲谱正宗　音律指掌　耳顺集　文苑导游录

文牍荟存　实业浅说　西药指南　工商尺牍　菌类食谱
绣绾美术讲义　洽家酬世　考正白香词谱　花木兰传奇　落花梦传奇　桐花笺传奇　媚红楼传奇　白蝴蝶传奇　潇湘影弹词　自由花弹词　续海上花列传　新官场现形记　熏莸录　二城风雨录　红蘼蕪别传　杜宾塞探案　桑狄克侦探案　泪珠缘　新泪珠缘　妍媸镜　不了缘　新酒痕　芙蓉影　嫣红劫　黄金祟　宝石圈　家庭错　恐怖窟　毒带　自杀党　娇樱记　柳非烟　郁金香　鸳鸯血　恶情魔　疗妒针　死虱党　替身缘　桃源梦　梅林雪　红丝网　丽绡记　美人泪　满园花　双花冢　琼花劫　弃儿　弃儿续编　玉田恨史　旅行笑史　孽海疑云　秘密之府　他之小史　柳暗花明　海外裴航　芝园艳影　井底双鸳　诗魔小影　法兰西之花　车尘幻影　衣带冤魂　火中莲　水晶塞　玫瑰刺　勃兰特外纪　琼英别传　情网蛛丝　金钱魔力　间谍生涯　各国宫闱游记　亚森罗频奇案　福尔摩斯侦探案

陈汉元　半僧斋诗文集　百尺楼诗集

邵力子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与黄炎培、张伯驹合译)

邵元冲　元冲文录　邵元冲演讲集　文章源流　西北揽胜　人鉴通义　各国革命史略

邵次公　扬荷集　山禽余响　小黄昏馆词　次公诗集　次公词稿　壮学堂文　齐诗钤　次室读书记　梧丘杂札　榆庐数典　牟子校补　吴越春秋札记　管子隰义　诸子杂记　词书纪要　书目二编　书目长编　一切经音义校勘记　莨菪渠小记　蜎子考　地幂古义　谀闻录　说林　太哲决疑　古历表　历法表　古历钩沉　三统历简表　三统中小余表　三统超辰表　三统历置闰表　历算杂记　卦合表　太岁异闻证　周殷历表　推策备检

邵飘萍　新闻学总论　新闻编辑法广告及发行　实际应用新闻学　实用一家经济法　各国社会思潮

吕志伊　逊敏斋诗集　偶得诗集　同盟会琐录

吕碧城　吕碧城集　信芳集　晓珠词　雪绘词　香光小录　文史纲要　名学浅说　欧美纪事　欧美之光　鸿雪因缘　美利坚建国史纲　观无量寿佛经释论　观音圣感录　阿弥陀经译英　法华经普门品译英

吴又陵　宜隐堂文集　爱智庐诗　吴虞文录续录别录　秋水诗集　杂言诗录　李卓吾别传

吴邦钰　后汉书补注

吴眉孙　寒芋词

吴悔晦　弹赦集　十国战事诗　悔晦堂日记　尺牍　文集　诗集　杂诗　悔晦堂笔记　对联话　慈利新志　桑植陈氏谱略

吴起原　冷红日记　小桃红　反聊斋　芙蓉娘　游侠外传　奇人奇事录

吴瀛安　霜厓文录　霜厓诗录　霜厓词录　霜厓曲录　霜厓曲跋　霜厓叙跋　霜厓三剧歌谱　霜厓读画录　霜厓平生集　瞿安曲旨　瞿安读曲记　瞻庵笔记　词学通论　论词法　词余讲义　南北词简谱　南北九宫简谱　元剧研究　元戏方言释略　中国戏曲概论　太平乐府校勘记　朝野新声　顾曲麈谈　蠡言　辽金元文学史　暖香楼杂剧　轩亭秋杂剧　落茵记杂剧　无价宝　惆怅霾　芙弘血　义士记　西台恸哭记　双泪碑　绿窗怨记　白团扇传奇　风洞山传奇　血花飞传奇　东海记传奇　长生殿传奇　斟律　湘真阁歌谱

宋痴萍　如此江湖　是非圈

宋教仁　宋渔父日记　宋遁初先生大政见　我之历史　民国宪法草案　间岛问题　各国警察制度　灭汉种策

沈尹默　秋明集　秋明室诗词集　归来集　书学丛话　二王法书管窥　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

沈东讷　三白桃传　闺语

沈宗畸　晨风阁集　南雅楼诗文　南雅楼诗话　南雅楼骈文　南雅楼诗斑附繁霜词　繁霜阁曲话　便佳簃杂钞　便佳簃读书记　宣南梦忆录　宣南零梦录　晦闻室随笔　都门本事诗　塞上雪痕集　东华琐录　愧人集　两汉书校

沈昌直　存阮读书偶笔　文字源流

沈昌眉　长公吟草

沈禹钟　蘧照庐诗　苏州集　论印绝句　家语集　谈艺录　田家风味　游侠新传　沈禹钟说集　沈禹钟小说集

沈厚慈　在莒吟草　悼亡诗百绝

沈钧儒　寥寥集　家庭新论

沈剑霜　剑霜龛遗稿

陆丹林　岭南吟(与杨千里、景定成合刊)　革命史谭　革命史话　当代人物志　从兴中会组织到国共合作史料　枫园琐谈　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　基督教文化侵略下的广东教育　孙中山在香港　叶恭绰之生平言行　摩托车与道路　道路全书　路市全书　路政全书　路市丛刊

陆秋心　秋心说集　墨沼疑云录　葡萄劫　双泪碑　双罥丝

陆更存　绿波词　幽忧集　更存丛稿

陆澹安　群经异诂　诸子末议　左诂补正　隶释隶续补正　汉碑通段异体例释　说部卮言　小说词语汇释　戏曲词语汇释　古剧备览　修订杨家将　水浒研究　红楼梦抉误　游侠外传　百奇人传　水落石出　红手套　老虎党　霍小玉　风尘三侠　龙女牧羊(以上三种剧本)　李飞侦探案　评注近代侠义英雄传　毒手　怀旧录　啼笑因缘正续集弹词　九件衣弹词　满江红弹词　秋海棠弹词

杭　海　弘道社诗文集　漱瀣文存　南游日记　看护病人

杭辛斋　学易笔谈　痛史

经亨颐　长松山房诗书画印集　约法与教育　一日中之化学界

周人菊　周烈士就义始末

周仲穆　更生斋诗文集　四书韵补

周亮才　天石诗钞　鸣凤楼诗草　阅江楼吟草

周亮夫　忆霞忏语

周实丹　无尽庵遗集　无尽庵札记　无尽庵诗话　无尽庵尊情录　风雨怀人诗　白门悲秋集（与高吹万、高天梅、高平庵、姚石子、何亚希、周人菊、左漪钒、蔡哲夫、汪啸叔合作）

周芷畦　断萍集　燕游草　燕游续草　台宕游草　探梅游草　柳溪竹枝词

周志成　岭南纪游

周桂笙　新庵五种　新庵九种　新庵谐译　新庵译萃　世界进化史　地心旅行　电术奇谈（与吴趼人、方广周合作）飞访木星　海底沉珠　失舟得舟　红痣案　三玻璃眼　毒蛇圈　神女再世奇缘　八宝匣　左右敌　含冤花　妒妇谋夫案　窃贼俱乐部　福尔摩斯再生案　失女案　窃毁拿破仑遗像案

周越然　书书书　文学片面观　生命与书籍　书与观念　禽与兽　鬼沼缘　伍倪奇缘　莎士比亚六十回忆　英语中国故事　英语会话公式　英语歧字辨异　英语三十二故事　英语作文易解　英语作文直观法　英语教科书　英文造句法　英文作文要略　英文拼音入门　英文模范读本　英字读音　英字切音　英美文学要略　中等英语会话　国民英语入门　古史钩奇录汉文释义　伊尔文见闻杂记汉文释义　金河王汉文释义　初级英语作文　新体英文

习字帖　现代初中注音英语教科书　现代初中英语教科书　新学制高小英语教科书　小学外国语教学法　德国学校近世语教授法

周瘦鹃　拈花集　记得词　苏州杂札　行云集　香艳丛话　紫罗兰集　紫罗兰外集　紫兰小语　紫罗兰盦小品　紫罗兰言情丛刊　紫兰花片　紫兰芽　花弄影　花前琐记　花前续记　花前新记　花鸟虫鱼　鸟语花香　花花草草　农村杂唱　园居杂记　园艺杂谈　盆栽趣味（与周铮合作）　周瘦鹃说集　瘦鹃短篇小说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　小说丛谈　盒剑帷灯　蛾眉鸩毒　冰天艳影　红颜知己　我的忆语　亡国奴日记　奇谈大观　滑头世界　新秋海棠　鱼雷　怪手　复活　蛇首　至情　情崇　验心　六号室　犹太灯　爆烈弹　恐怖党　社会柱石　卫生俱乐部　井底埋香记　霜刃碧血记　翻云覆雨录　溯上　多方麦士传（与张碧梧合译）　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　福尔摩斯别传　亚森罗苹新奇案（与张碧梧合译）

金问源　活水集

郑　泽　郑叔容诗文词集　萝庵遗稿

郑逸梅　逸梅文稿　逸梅小品　逸梅小品续集　小品大观　花果小品　逸梅丛谈　梅庵散记　信芳小札　花雨缤纷录　拈花微笑录　自娱偶存　佣余杂记　梅瓣　孤芳集　秋芷室小札　郑笺　蘼芜一片　粲英集　覆瓿余札　残灰　偶拨　逝者如斯　一湄散稿　甘荼杂札　游艺集　慧心　粲齿集　茶熟香温录　浣花嚼雪录　淞云闲话　味灯漫笔　近代野乘　羽翠鳞红集　玉霄双剑记　人物品藻录　及续录　小阳秋　庭园之趣味　上海旧话　三国闲话　三国大全　南社遗韵志　南社摭谈　南社丛谈　字纸篮

纸帐铜瓶室残稿　尺牍丛话　春梦呓言　春蚕蜡炬录　丛残偶拾　瓶笙花影录　清娱漫笔　清言霏玉　报海回澜　书林一叶　皇二子袁克文　民国旧派文艺丛话　苏州游览指南　宋元明清诗选注　鹣鲽谱　乔梓录　连珠集　冰玉编　点鬼簿　斋名丛存　清代文人图名表　郑氏名贤录　三生石　糖美人　新婚的前夜　万丈魔　南海美人(以上五种,为电影剧本)

铁　禅　铁禅诗书画集　六榕寺史迹

欧阳予倩　一得余抄　予倩论剧　中国舞蹈史　慾魔　舞台小札　电影半路出家记　自我演戏以来　玉洁冰清　潘金莲　桃花扇　和平鸽　忠王李秀成(以上五种为剧本)

居　正　梅川吟草　梅川日记

郁曼陀　曼陀诗钞　静远诗集　静远画集　窃电案　刑法总则判例

林之夏　幕府集　海天横涕楼诗文集　埋瓷挖瓷歌

林万里　林白水先生遗集　生春红室金石述记　玉光传　剑绮缘　离鸾　玫瑰花　华盛顿　毕斯麦　哥伦布　加里波的　纳尔逊　大彼得　自助论　各国宪法源泉　日本明治教育史　中国民约精谊(与刘光汉合著)　军国民读本　修身课本

林寒碧　寒碧诗

林庚白　丽白楼自选诗　丽白楼诗话　林庚白集外诗　急就集　吞日集　水上集　角声集　过江集　冶余集　舟车集　藕丝集　空前词　羊城杂咏　太学二子集(与姚鹓雏合作)　孑楼随笔　双梧书屋笔记　梅花同心馆词话　人鉴　虎穴余生记　虎尾前后集　都会儿女　赤裸裸的我　芙先生的情书　王女士革命史略

林悔庐　明代佚闻

杨了公　杨了公先生墨宝　梅花百咏

杨千里　茧庐吟草　茧庐长短句　茧庐印痕　茧庐治印存稿　满夷猾夏始末记(与其父甦民合作)

杨性恂　锦笈珠囊笔记　国民之声

杨杏佛　杨杏佛文存　杨杏佛演讲集　文章构造法　加里电倭传　发见与发明　战争与科学　电学略史　汉译科学大纲

庞独笑　侬雅　灵蕤阁诗话　红脂识小录　吴梼杌

庞檗子　庞檗子遗集　抱香簃随笔　墨泪龛笔记　龙禅室摭谈　灵岩樵唱　清代女纪　今妇人集　碧血碑杂剧　花月痕传奇　玉钩痕传奇(与惜秋生合作)

俞语霜　春水草堂遗墨

俞剑华　剑华集　蚕景集　翻鸿记传奇　荒塚奇书　考古学通论

俞慧殊　俞慧殊诗

洪荆山　太完文编　裘常宦诗集　冠雅

洪棣园　无根兰传奇

姜丹书　丹枫红叶室诗稿　敬庐画集　美术史　艺术论文集　艺用解剖学　小学教师应用工艺　手工新教材　手工初阶　劳作学习法　透视学

姜可生　怀人诗　剑胆箫心　春闺梦　偷儿日知录

范君博　百琲词　比珠词　蠡园诗稿　蠡园诗话　小明月龛影事诗　痛定词　岁华丽语　吴越国宫词　江村吴语　不知老之将至斋随笔(与张一鹏合作)　历代妇女清芬史　历代妇女宫闱史　中国妇女人名大辞典

范烟桥　待晓集　敝帚集　北行杂诗　诗学入门　吴宫花草　齐东新语　鹪夷室杂缀　烟桥日记　范烟桥说集　中国小说史　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新儒林外史　无名之侠客　别有世界　花蕊夫人　唐伯虎故事　忠义大侠　侠女奇男传　江南豪杰　新潮过渡录　孤掌惊鸣记　孤岛三年

记　玉交柯弹词　家室飘摇记弹词　太平天国弹词　苏味道　茶烟歇·三十年文坛交游录　烟丝　诗坛点将录　吴江县乡土志　书信写作法　明星实录

姚石子　复庐文稿　浮梅草　荒江樵唱　西泠续约集　姚氏遗书志　金山艺文志　金山卫佚史　自在室读书随笔

姚民哀　息庐杂记　息庐丛刊　南技杂谈　说书闲评　爪哇杂记　花萼楼随笔　小说集锦　民哀说集　商妇琵琶记　四海群龙传　党会英雄传　江湖豪侠传　山东响马传　南北十六奇侠　箬帽山王　秘密江湖　荆棘江湖　两杯茶教　龙驹走血记　盐枭残杀记　太湖大盗　花底沧桑录　老吏之言　素心兰弹词

姚雨平　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

姚鹓雏　榆眉室文存　恬养簃诗　苍雪词　红豆书屋近词　老学集　山雨集　梅边集　谏院集　分携堇集　西南行卷　止观室诗话　海鸥秋语　桐花萝月馆随笔　稗乘谭隽　梦湘阁说觚　檐曝余闻录　夕阳红槛录　燕蹴筝弦录　珠箔飘灯录　恨海孤舟记　风鲍芙蓉记　春奁艳影　滨河鹣影　龙套人语　炊黍梦　鸿雪印　槐淘絮语　红薇记传奇　菊影记传奇　沈家园传奇　博浪椎传奇　二雏余墨(与朱鸳雏合作)　佛学(与杨了公合作)　大乘起信论参注附庵言

胡石予　半兰旧庐文集　半兰旧庐诗集　半兰旧庐诗话　炙砚诗话　秋风诗　章村诗存　梅花百绝　后梅花百绝　锦溪集　松窗琐话　画梅赘语　缥缃史　胡氏家训　家书留稿　诗学大义　四史要略　读左绎谊　岳家军

胡先骕　忏庵文稿　忏庵诗稿　沧海楼词　鲸洲游草　植物学小史　中国植物图谱　经济植物学　经济植物手册　植物分类学简编　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　世界植物地理　植

物地理学　高等植物学　山东中生统植物志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　中国植物新种研究　中国近年植物学研究之趋势　缀远古代植物化石与植物分类　说文植物古名今证　中国森林树木图志　桦木科志　山茶科志　贵州之榛科　榛科志　河北之野花　四川唇形花科之研究　汉译科学大纲(与任鸿隽合译)　细菌

胡朴安　朴学斋文存　朴学斋诗存　朴学斋词存　朴学斋曲存　朴学斋小说存　朴学斋游记　朴学斋读书记　朴学斋读经记　朴学斋演讲录　朴学斋书目提要　朴学斋杂记　中国学术史　中国文字学史　中国训诂学史　唐代文学(与胡寄尘合作)　周秦诸子学略　周秦诸子书目　读周秦诸子记　续周秦诸子记　历代文章论略　尚书今古文说　读汉文记　古书校读法　墨子学说　墨子补注　墨子解诂　墨子浅说　易学新解　易大象说　易经学　诗经学　诗经文章学　诗经文字学　诗经音字释　庄子学说　庄子章义浅说　荀子学说　商君学说　子学　离骚补释　群经政治思想　上古政治史　太古政法考　史记汉书用字考证　史记体例之商榷　古字学研究法　论文杂记　古文字学　文字学ＡＢＣ　声韵学　太极图新解　儒家修养法　儒教政治哲学　泾县方言考证　泾县石刻纪略　俗语典　纸说　笔志　病废闭门记　归车胜录　五九之我　南社诗话　明史拾遗　奇石记　律数说　中国习惯法论　拳师传　皖省学者传　包慎伯先生年谱　混沌国　演杜甫诗一百五十一首　演宋诗一百首　演林和靖诗一百二十四首　天南鸿雪

胡栗长　全韵诗　粪心簃诗草及续集　客蜀杂录　七〇一笔

胡寄尘　秋山文存　江邨集　福履理路诗钞　上武诗钞　他山诗钞　邨学诗钞　胡寄尘诗　胡怀琛诗歌丛稿　胡氏儿歌

萨坡赛路诗话　海天诗话　诗歌学ABC　小诗研究　诗歌的诞生及其寿命　新诗概说　中国八大诗人　诗人生活　中国诗学通评　中国民歌研究　诗学讨论集　解学士诗考证　元代西域四诗人　诗歌作法　诗的作法　历代平民诗续编　我的歌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作文研究　作文门径　中等简易作文法　一般作文法　纪实文范　抒情作文法　抒情文作法范例　说明文作法　说明文作法范例　记叙文作法范例　议论文作法范例　小品文作法范例　作文概论　最新应用文　应用文一斑　猫博士的作文课　史记选注　柳宗元文选注　归有光文选注　小学生模范文选　中国文学史略　中国文学史概要　中国文学评价　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文学辨正　中国文学通评　文学短论　文字源流浅说　简易字说　修词的方法　修辞学发微　修辞学要略　中国文法浅说　标点符号使用法　怎样使用标点符号　读书作文的故事　学生读书之研究　怎样写信　怎样写信给你的朋友　格言注释　国文概论　王念孙读书杂志正误　孙诒让札逐正误　老子学辨　老子补注　列子张湛注补正　庄子集解补正　墨子学辨　惠施诡辨新解　淮南鸿烈集解补正　中庸浅说　孔子　孟子　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　民间文艺书籍的调查　中国寓言研究　蒙书考　佛学寓言　知行浅说　性理浅说　中国先贤学说　中国神话　古书今读法　周秦伦理学史　中国故事　文艺古老话　文艺丛谈　陶渊明生活　苏东坡生活　陆放翁生活　今日笔记　十年笔记　后十年杂记　萨坡赛路杂记　寄尘杂著丛存　江邨杂俎　十年趣史　浪游笔记　神州异产志　上海外纪　上海资料　文坛老话　读书杂记　牧羊杂记　指背图考　都市指南考　同治上海县志札记

补　上海县续志札记　淞滨漫载　太白国籍问题　托尔斯泰与佛经　毛锥　中国戏曲史　故事剧　金鱼谱　石菖蒲谱　镜台丛考　清季野史　黛痕剑影录及续录　儿童音乐故事　藕丝记　孤雏劫　科学演义　赝婿　弱女飘零记　黄金劫　血巾案　潇湘雁影　冰天鸿影　蠔首蛇心录　罗霄女侠　喜　蕙娘小传　铁血美人　这就是我　黄金祟　双复仇　春水沉冤记　小慧录　快乐之水　小说革命军　滑稽谈话会　慕凡儿女传　献给我的母亲　谁是你的母亲　女子奇侠大观　女子技击大观　一个平凡的少年　三国演义改编　岳传改编　水浒传改编　真西游记　今镜花缘　最短之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概说　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　中国小说研究　胡寄尘说集　寄尘小说新集　寄尘小说剩稿　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国文课外讲义　新课程标准高中国文　春季始业用新撰国文教科书

胡惠生　银楼局骗案

胡沛平　南香诗钞　南香画语　随感录

侯鸿鉴　沧一堂诗文钞　塞外纪游　五十无量劫反省诗　骥鹤唱和集　藏经阁诗钞　解放诗钞　病骥游记　病骥癸亥旅行记　西秦旅行记　浙东旅行记　东三省旅行记　甲子稽古旅行记　南洋旅行记　寰球旅行记　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代李湛阳作)　单级教授法讲义　七个学年单级教授法

柳无忌　抛砖集　苏曼殊年谱及其它

柳亚子　乘桴集　南游集　图南集　骖鸾集　鲁游集　巴山集　光明集　蓬心草　蓬心补钞　湖海行吟草　羿楼文集　羿楼日札　羿楼年谱　磨剑室文诗词集　磨剑室诗话　柳亚子诗词选　语体文集　三子游草(与高吹万、姚石子

合作） 柳亚子自传 柳亚子自撰年谱 销夏录 更生斋随笔 怀旧集 礼蓉招桂禽缀语 梨云小录 南社纪略 吴根越角集 南明史纲 河东纲目 南明后妃宗藩传 南明人物志 郑成功传 秦皇镜 孙烈士竹丹遗事 松陵新女儿杂剧 陆沉记演义 中国灭亡小史 五十七年 八年回忆 柳亚子书札(柳非杞注释)

饶 锷 天啸楼集 潮州艺文志 潮州西湖志

闻野鹤 野鹤零墨 读籀文丛刻 中国文字之本质的研究 殷虚文学孳乳研究 甲骨文地名考 甲骨学之过去与将来 甲骨彩饰初论 甲骨文字中又文之研究 东冬分部辨正 古铜鼓图录 绝塞奋椎记

费 砚 春愁秋怨词 佛耶居士印存 瓮庐印策

费公直 秋明阁诗稿 秋明阁笔记

夏丏尊 平屋杂文 文心(与叶绍钧合作） 文艺讲座 文艺论ABC 文章作法(与刘熏宇合作） 现代世界文学大纲 绵被 近代日本小说集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 生活与文学 蒲团 中学各科学习法

诸贞壮 大至阁诗 病起楼诗 心太平室笔记 篋书别录 王庵藏书记 秦鬟楼谈录 吾暇堂类稿 中国画学浅说 中国书学浅说

殷汝骊 开发琼崖 琼崖调查记

奚 侗 庄子补注 老子集解 说文采正

奚 囊 绿沉沉馆诗词稿 绿沉沉馆笔记 香雪词 均绿词 湘碧词 绣红词 呢喃集 玳梁忆语 玳梁余墨 逢云小阁诗话 桐阴续话 春波池馆骈散文 柳梢月 江湖技击传

钱祖寔 畏垒山房文集

凌莘子 紫云楼诗集 惜秋花馆诗钞

谈月色　梨花院落吟　茶四妙亭稿

谈善吾　剖心记传奇　亡国奴传奇　夸父逐日记　女娲记　白丝巾　真因果　孝感记　倒乱春秋

徐天复　沪上春秋　宋渔父(与邵力子、杨千里、朱宗良、叶楚伧合作)

徐天啸　天啸残墨　太平建国史　神州女子新史及续编　自由梦　珠江画舫话沧桑

徐仲可　小自立斋文　真如室诗　纯飞馆词　大受堂札记　天苏阁丛刊　康居笔记汇函　雪窗杂话　心史丛刊　近词丛话　易林分类集联　历代词选集评　历代闺秀词选集评　晚清祸乱稗史　酬世文柬指南　北戴河指南

徐半梦　沧海星辰室文存　海红楼诗录

徐自华　听竹楼诗集　忏慧词　秋心楼诗词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附吴芝瑛传、吴芝瑛事略合刊)

徐枕亚　秋之魂　泣珠记　玉梨魂　雪鸿泪史　双鬟记　螟花梦　余之妻　鸳鸯花　让婿记　燕市断云　燕雁离魂记　刻骨相思记(许廑夫续撰)　儿女金鉴录(与蒋箸超合作)　战血余腥录(与胡仪鄦合作)　枕亚浪墨四集　亡妻蕊珠事略　杂忆三十首　悼亡词　鼓盆遗恨集　挽联指南　无聊斋说荟　近代小说家小史(与徐天啸合作)　高等学生尺牍

徐信符　南园考　书目学　古籍校读法　镇海楼志　历代文体辨别　文学说略　唐诗研究　历代诗选文选研究　屈原注释集粹　中国文学史　中国诗学史　广东艺文志补　广东版片记略　广东藏书记略　广东藏书记事诗

徐朗西　社会科学概论

徐蕴华　双韵轩诗草

高天梅　天梅遗集　未济庐诗集　浮海词　愿无尽庐诗话　南娄

劫灰录

高吹万　吹万楼诗文集　吹万楼日记　望江南词六十四阕　拜鹃室词　幽明唱和录　湖海行吟草　思治集　感旧漫录　日本中兴先觉志诸人题咏　京锡游草(与胡朴安合作)　两京同游草(与高君平合作)　庚戌金陵游记　葩庐所藏诗经目录　读诗札记　庄子通释

高君平　平立定三差通解

高君定　药轩漫稿　亡书忆语

高卓庵　自怡轩诗钞　澹庵诗存　啸天庐词存

郭步陶　国文典表解　文法解剖ABC　实用修辞学　编辑与评论　共通原则论　人民本位的世界观　西北旅行日记　苦女儿

袁天庚　八百里荷花渔唱词　痴寮梦呓　僅存　无耳尊者题画　画话　物鉴

戚饭牛　饭牛翁小丛书　诗人小传　百名人小传　江湖秘诀百种　欢喜冤家　山东女侠盗　啼笑因缘弹词　红绣鞋弹词　陆稼书演义　销金窟(与奚燕子合作)　续无双谱

黄　侃　携秋华室词　量守庐日记　黄侃论学杂著　日知录校记　文心雕龙札记　诗品注释　尔雅略说　尔雅正名评　尔雅郝疏订补　音略　集韵声类表　声韵通例　说文古韵谱(与刘博平合作)　集韵声类

黄　郛　旅顺实战记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　战后之世界　肉弹

黄　濬　瓷史

黄宗仰　庚子纪念图(附自题诗及潘飞声、惜秋生题诗四十余首合刊一组)

黄娄生　谈南社　戊申大丧述闻

黄梦蕤　一昔词　南洋

黄晦闻　兼葭楼诗及续集　壬寅试卷十三篇　诗旨纂辞　变雅诗学一卷诗律六卷诗序非卫宏所作说一卷合刊　亭林诗说　黄史　汉魏乐府风笺　曹子建诗注附曹孟德诗注　阮步兵诗注　鲍参军诗注集说　谢康乐诗注　地理教科书

黄宾虹　宾虹诗钞　宾虹游草　宾虹杂著　宾虹藏印集　宾虹草堂集古玺印谱　宾虹草堂印存　宾虹草堂铃印释文　黄宾虹诗　黄宾虹画册　黄宾虹画选　黄宾虹画语录　黄宾虹山水写生册　黄宾虹书简　虹庐画谈　宾虹屑抹　虹庐藏钵　籀庐画谈　荀楼画谈　古画微　画学编　画法语录　画法要旨　鉴古名画论　中国画史　中国画学史大纲　画史编年表　金石书画丛刊　道咸画家传　庚辰降生之书画家　宣歙书画家传　黄山画家源流考　黄山析览　浙江大师事迹佚闻　匋钵合证　纪游画册　蜀游杂咏　歙故　九十杂述　印说　中国画学讲义

黄摩西　摩西遗稿　摩西词　石陶梨烟室集　青兰集　中国文学史　小说小话　大狱记　银山女王　哑旅行　蛮语摭残　大复仇(与奚若合译)　日本剑(与沈伯甫合作)　轰天雷

黄克强　黄留守书牍

黄定禅　百琲珠　改良江浙蚕丝议

黄慈博　广州城坊志　广东宋元明经籍椠本纪略

黄忏华　献曝集　怀芳楼零拾　学术丛话　美术概论　近代文学思潮　近代美术思潮　水经注揩华稿本　逻辑思想史略　弱水　哲学纲要　现代哲学概观　西洋哲学史纲　印度哲学史纲　政治学荟要　佛学概论　中国佛教史　佛教大意　东南亚五国佛教轮廓稿本

章巨摩　中医学修习题解

傅屯艮　屯安诗文集　屯安词　行国吟　环中集　冬夏脞录　废

雅楼说诗　广雅　红薇感旧记　文通削繁　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

程善之　倦云忆语　骈枝余话　短篇小说　残水浒　宋金战纪　小说丛刊　四十年闻见录　清代割地谈　女革命吴淑卿　印度宗教史论略　沤和室诗文存

谢无量　无量诗草　诗学指南　词学指南　骈文指南　实用美文指南　实用文章义法　诗经研究　楚词新论　佛学大纲　王充哲学　朱子学派　阳明学派　中国古田制考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伦理学精义　平民文学　妇女修养谈　孔子　韩非　罗贯中与马致远　国民立身训　新制国文教本　中国大文学史　中国妇女文学史　中国六大文豪

蒋万里　振素盦诗钞　清朝论诗绝句

蒋箸超　箸超丛刊　蔽庐非诗话　蔽庐日月　绿凤钗　琵琶泪　蝶花劫(与徐吁公合作)　白骨散

葛昌楹　蘼芜纪闻　樵六朝碑碣

景耀月　新雅颂

景梅九　红楼梦真谛　罪言　东西南北　散雅士　忏情记　家庭与世界

赵正平　仁斋文选　兴国记　屯田考　老子研究与政治　孟子新解　半部论语与政治　各国国民性的训练

赵赤羽　海沙诗钞　南征记

赵苕狂　赵苕狂说集　春申江畔　十五年侨沪记　无厝村　世外探险记　半文钱　死死生生　怪富人　弹耶毒耶　空中盗　歼狐记　太湖女侠　江湖怪侠　神怪斗法记　日神娶妇录　续江湖奇侠传　续民国通俗演义　真假婚书　闺秀日记　妻之面面观　胡闲侦探案　中国最新侦探案　玉碎珠沉录　剑胆琴心录　四个时间

蔡哲夫　寒琼遗稿　寒琼室笔记　蠡楼词　印林闲话

管际安　旅闽日记　昆曲曲调　昆剧一得(与徐凌云合作)

谭天风　弯弧庐诗稿

谭作民　孤天侠影

潘有猷　哲学问题　新村市　青年训练　遗产之废除　儿童爱　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

潘兰史　说剑堂集　说剑堂外集　说剑堂诗　说剑堂词　说剑堂近著　海上秋吟　海山词　老剑文稿　游樵漫草　香海集　长相思词　珠江低唱　粤词雅　闭门集　弢弓集　花语词　悼亡百韵　江湖载酒集　柏林竹枝词　西海纪行卷　天外归槎录　游萨克逊日记　在山泉诗话　论岭南词绝句　饮琼浆馆骈文词钞　海山仙馆景物略　罗浮游记

戴天仇　天仇文集　天仇丛话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青年之路　日本论

三、南社社友斋名表

一般弄翰墨的旧文人，什九喜取一斋名，聊以表明他写作的处所。南社社友也不例外，有的一人一斋，有的一人数斋。试问这些斋舍，是否确有其处？那就说不定了。有确有其处的，有空中楼阁，随意题取的。甚至绳枢瓮牖，蹑居斗室，却有什么轩，什么阁，什么馆，什么山房，一大串搞着玩的。也有名称很高雅，环境并不好的。但从这些斋名中，却也流露着其人的风骨气派，寄慨寓情。所以海宁陈乃乾辑有《室名索引》一书，以资检考。可是陈辑范围很广，涉及各方面。这儿只限于南社，而颇多的斋名，在陈辑中找不到的，那么这《南社社友斋名表》，似乎不算多此一举吧！

丁不识　丁子居　当归草堂

于伯循　独树斋　半哭半笑楼　鸳鸯七志斋

易大厂　外斋　玦亭　念盦　荀庵　韦斋　鄦斋　简宦　孺斋　苏龛　魏斋　人一庐　守愚斋　宜雅斋　绝影楼　梅寿盦　檀栾室　双清池馆　汉双环室　江豆红馆　依柳词居　肯休后已盦　法华浮图专宦

马叙伦　石屋　啸天庐　天马山房

马骏声　梦寄楼　孟晋居　冰天跃马庐

王大觉　玉燕堂　幻花轩　莲禅室　勘登楼　双桥老屋　风雨闭门斋　百花万卷草堂

王无生　述庵　一尘不染

王均卿　蛰庐　辛曰簃　蝯曲馆　望古遥集楼

王海帆　耕读旧人家

王葆桢　长勿勿斋
王道民　卧云室
王蕴章　菟庐　篁冷轩　古健羡斋　玉晚香簃　云外朱楼　秋平云室　海山仙馆　雪蕉吟馆　一花一蝶亭　梅魂菊影室　千二百轻鸾室
王　竞　疏盦
王瀛洲　白荷花馆　瘦桐山庄
方瘦坡　习静斋
尹　燿　汉甓楼
尤玄甫　捧苏楼
文　斐　幻盦
文湘芷　补天楼　望思楼
邓尔雅　邓斋　寒庐　无邪堂　水周堂　绿绮园　漪竹庐　萱草都房
邓寄芳　芳圃　市隐草堂　虚舟书室
丘　馥　念庐
丘瀚山　潜庐
古　直　层冰草堂
田星六　晚秋堂　蕉香馆
宁调元　辟支庐
叶中泠　瓠盦　啸叶盦　水滨花馆
叶楚伧　世徽楼　箫引楼　我本荒唐室
冯心侠　猫盦　思肖堂　猗兰室　纫秋阁　望燕楼　慎独斋
冯智慧　智庐
包公毅　且楼　秋星阁　钏影楼　绛香绿艳之楼
阮　式　翰轩　七录山房　啼红惨绿庵
江山渊　仿庵　耆盦　山渊阁　绿野亭边一草庐
江亢虎　无我庐　素宪堂

刘　筠　卍庐
刘季平　黄叶楼
刘成禺　世载堂　后孙公园
刘伯端　沧海楼
刘哲庐　问字阁　无等等斋　红藕花馆　烂柯山房
刘铁冷　鸥梦轩　镂冰室
刘泽湘　钓月山房
刘豁公　哀梨室
刘鹏年　鞭影楼
朱　玺　双凤阁
朱凤蔚　虎啸龙吟馆
朱剑芒　秋棠室　吹花嚼蕊庐　莺愁蝶倦室
朱瘦桐　偎嘤室
庄通百　知夜长斋　惜日短室
许指严　砚耕庐　弹华阁　爱汶汶轩
许竞存　纫秋阁　恋华庐
许盥孚　静观轩　师让小筑
孙仲瑛　顾斋　归云楼
孙世伟　傲庐
汪　东　寄庵　碧双楼
汪兆铭　双照楼
李怀霜　斐然庵　装愁龛　不知老斋
李叔同　李庐　旭光室　殉教堂　城南草堂　晚晴山房　银洞草庵
李洞庭　万桑园　未晚楼　赤帜馆
李根源　阙园　曲石庐　景邃堂　霜镜堂　曲石寄庐
李沧萍　萍簃
宋痴萍　萍寄庐

吕志伊　逊敏斋
吕碧城　长恩精舍
陈　柱　蓼村　守玄阁　十万卷楼　变风变雅楼
陈大年　汉木斋
陈仲陶　剑庐
陈其榛　安庐
陈汉元　汉园　半僧斋　百尺楼
陈家庆　碧湘阁　丽湘阁　芸籀草堂
陈蜕安　寄舫　息庵　养雪轩　映雪轩　烟波吟舫　湘乔之馆
陈匪石　旧时月色斋
陈巢南　百尺楼　拜汲楼　浩歌堂　崇文馆　绿玉青瑶馆
陈莲痕　根香庐
陈蝶仙　栩园　一粟园　天风楼　半亩园　香雪楼　歙真轩　蓉湖小筑　惜红精舍　醉花仙馆　紫玲珑阁　夕阳红半楼　水流云在堂　留余春山房　碧梧漏月轩
沈　翰　十二梅华馆
沈太侔　鍊庵　朴学斋　南雅楼　便佳簃　晚闻室　骈花阁　繁霜阁
沈尹默　瓠庵　秋明室
沈次约　剑霜龛
沈昌直　分湖存庑
沈孝则　冰雪庐
沈禹鐘　延悔室　花影簃　萱照庐
沈钧儒　与石居
余　嶷　裴山寄庐
余十眉　十眉阁　探珠吟舍　碧湘秋梦馆
余寿颐　天心簃　海天雁行楼
张心芜　桐花馆

张怀奇　思古轩
张破浪　春水楼　塔射园　阿卢那馆　惟精惟一室　读万卷书屋
张昭汉　玄圃　镰园　玉尺堂　白华草馆　红树白云山馆
张挥孙　闷寻鹦馆
杜国庠　素园　红棉书屋
邵元冲　玄圃
邵次公　小黄昏馆　铁砚山房
贡少芹　天忏室
吴　梅　臞庵　百嘉室　奢摩他室
吴　惜　俪蕖室　忆红楼　泣花室　碧萝书屋
吴　虞　宜隐堂　爱智庐
吴沛霖　碧石山楼
吴清庠　寒芋室　双红豆斋
吴悔晦　缺厂　悔晦堂　观物竞楼
邹　鲁　澄庐
邹亚云　流霞书屋
肖蜕安　退闇　本无所住　而不是为斋
苏玄英　燕子龛
寿石工　珏庵　湘怨楼　尘麝移　辟支堂　不食鱼斋　玄尚精庐
陆丹林　枫园　因英楼　红树室　自在长老读书堂
陆澹安　骊学斋　琼华馆
陆灵素　素园
郑叔容　萝庵
郑逸梅　秋芷室　双梅花庵　纸帐铜瓶室
杭慎修　辛斋
周　云　卷室　开鉴草堂
周　觉　天觉庐
周仲穆　更生斋

周实丹　无尽庵
周芷畦　妙员轩　池上小筑
周亮夫　梦霞楼
周桂笙　辛盦　新庵　惺庵　知新室
周越然　言言斋
周瘦鹃　且住　梅丘　梅屋　荷轩　兰庵　寒香阁　鱼乐园　怀兰室　爱莲堂　紫兰台　凤来仪室　紫兰小筑　紫罗兰盦　西门寄庐　花延年阁　红鹃啼瘦楼　养鱼种竹之庐
经亨颐　大松堂　仰山楼　培远楼　临渊阁　北海一庐　山边一楼　长松山房　春霜草堂
林之夏　海天横涕楼
林万里　生春红室
林庚白　孑楼　丽白楼　双梧书室　梅花同心馆
金兰畦　邃庐
庞檗子　芑庵　龙禅室　抱香簃　墨汨龛　玉琤珑馆
庞独笑　灵蕤阁　小长离阁
郁　华　静香堂
杨了公　几园　藕斋
杨天骥　茧庐
范君博　容庐　塼簃　蠡园　怀月轩　小明月龛
范烟桥　愚楼　鸱夷室　小天一阁　无我相室　歌哭于斯亭
洪荆山　袭常宦　小思补堂
柏文蔚　斌庐
胡　蕴　东庐　听秋轩　容膝轩　半兰旧庐　听秋小筑
胡先骕　忏庵　沧海楼
胡朴安　朴学斋
胡寄尘　螺屋　百瓶花斋　波罗奢馆
胡沛平　读画楼

胡颖之　粪心簃
胡熊锷　景日书室
费龙丁　瓮庐　破蕉轩　佛耶精舍
饶　锷　天啸楼
俞剑华　静远堂
俞语霜　春水草堂
俞慧殊　风不宁斋
姜可生　龙驯室
姜丹书　敬庐　罌罌轩　红叶丹枫室
侯鸿鉴　百一楼　沧一堂　藏经阁
柳亚子　羿楼　更生斋　活埋庵　笑隐楼　磨剑室　乐天庐　鸥梦圆簃　灵芬别馆　礼蓉招桂盦　上天入地之室
姚石子　复庐　自在室　怀旧楼　秋棠馆　浮梅槛　松韵草堂　棣华香馆
姚雨平　听雨楼
姚民哀　息庐　天寤室　五好楼　花萼楼　芝兰庵　静香书屋　筝声琴韵楼
姚鹓雏　梦湘阁　生春水簃　赫玉尺楼　春水相干室
徐小淑　双韵轩
徐天啸　秋魂室
徐半梦　海红楼　沧海星辰室
徐仲可　心园　康居　范园　大受堂　天苏阁　真如室　纯飞馆　小自立斋
徐自华　听竹楼　秋心楼
徐梦鸥　个影庐
徐枕亚　枕霞阁　懵腾室　望鸿楼　沧海明月楼
徐信符　南州书楼
谈月色　梨花院落　旧时月色楼　汉玉鸳鸯池馆

殷　仁　菁簪馆

高　基　药轩　向若楼

高　增　卓庵　筠庵　澹庵　自怡轩　啸天庐

高天梅　未济庐　万梅庐　变雅楼　愿无尽庐　残山剩水楼　一树梅花一草庐

高吹万　格簃　葩庐　卷裔　吹万楼　怀旧楼　可读斋　拜鹃室　寒隐庐　抱书堂　袖海室　闲闲山庄　食古书库　苟全性命之室

高君介　桴楼　须弥室

凌莘子　紫云楼　惜秋花馆

夏可尊　平屋

奚　囊　春波池馆　绿沉沉馆　逢云小阁

诸宗元　大至阁　吾暇堂　病起楼　秦鬟楼　心太平室　默定书堂　服媚室　灵云别馆

顾悼秋　悼秋盦

傅屯艮　梦甜室　息影阿　梅笑轩　废雅楼　鹅借居　繁霜林　太山石室　南山石室　尚友草庐

傅道博　蘼芜阁

戚　牧　半舫　天问阁　双鱼馆　梦戏庵　牧牛庵　嚼蜡庵　桃花仙馆　绿杉野屋　白云红树读书楼

曹凤笙　万愁愁舍

龚　骞　听涛轩

黄　侃　携秋华室

黄　钧　双修堂

黄晦闻　芜室　山向斋　蒹葭楼

黄摩西　石陶梨烟室　拙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

黄宾虹　簏庐　片石居　宙合斋　宝荀楼　滨虹草堂　冰上鸿飞馆

黄忏华　怀芳楼
谢无量　沉楼
谢华国　拳石山馆　黄华别馆
葛昌楹　传朴堂　戬华馆
程善之　沤和室
蒋万里　振素盦
蒋箸超　箸庐　蔽庐　听雨楼
赵正平　仁斋
赵苕狂　忆凤楼
蔡冶民　四铁斋
蔡哲夫　茶丘　寒庐　有奇堂　味雪庵　砖镜斋　寒月吟窝　寒琼水榭　二条一廛　两盦一剑巢　茶恩茶喜茶四妙之亭
谭天风　弯弧庐
潘少文　碧桃花馆
潘世谟　聊居
潘兰史　归庵　水晶庵　在山泉　说琴堂　说剑堂　华语楼　鹤淞阁　多石山房　饮琼浆馆　崇兰精舍　绿水园亭
戴天仇　孝园

四、参加南社纪念会姓氏录

丁慕冰　名鑫，江苏江都人。女士。

易大厂　名孺，原名廷熹，字晖民，广东鹤山人。

马公愚　原名公禺，号冷翁，别署耕石簃主，浙江永嘉人。工书画篆刻，与兄孟容，并称二雄。

马君武　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同盟会会员。

马鸣风。

马景云。

方静我　名浚，浙江人。阮子华室。

王孝英　福建闽侯人。李大超室。

王思默　浙江绍兴人。

王虹逸　名瑞竹，江苏吴江人。女士。

王砺斋。

王眉禅　字瀛洲，号蒋士。浙江绍兴人。主《天韵日报》。

王远勃　字少安，广东汕头人。

王济远　安徽歙县人。画家。

王培荪　名植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富藏书，晚年尽其所有，捐归合众图书馆。

王曼溪。

王钝根　名永甲，原名晦，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主《申报》笔政。

王晓籁　名孝贲，浙江嵊县人。

王儒堂。

毛和源　浙江鄞县人。

毛啸岑　名兆荣，江苏吴江人。

史伊凡。

白　蕉　原姓何，名复生，今以白蕉行，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工书，又擅绘兰，诗有五字长城之目。人文月刊社主干。

冯文凤　名鷟，广东鹤山人。师韩玉。书法遒劲，曾赴美考察美术。

冯自由　名懋龙，广东香山人。

江亢虎　名绍铨，江西弋阳人。

江红蕉　名铸，字镜心，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主《新申报》笔政。包天笑内弟。

许半龙　名观，原名观曾，字盥孚，江苏吴江人。

许修直　名卓然，江苏无锡人。

许晓初　安徽寿县人。

许翰屏。

许慕贞　安徽休宁人。女士。

孙仲瑛　名璞，号顾斋，广东香山人。

孙雪泥　名鸿，别署枕流居士，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提倡工艺美术。

仲泰林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纪国振　字侠中，浙江吴兴人。

任味知　名传薪，更名侠，江苏吴江人。

阮子华　名祖耀，浙江人。

刘哲民　名惠安，江苏丹阳人。

刘海粟　江苏武进人。擅西画、国画，又工书法，为上海美术专校倡办人。

刘筱墅　名筠，一字花隐，别字卍庐，浙江镇海人。

刘郁樱　名学清，四川人。

汤增歁。

朱少屏　名葆康，字屏子，上海人。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

朱云光　原名汝昌，字灵修，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朱屺瞻　江苏太仓人。擅西画、国画及书法。作巨幅，大气磅礴。

朱叔建　名肇升，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朱翊新　江苏吴江人。《民报》主笔。

朱荇青　名英，号杏卿，浙江海盐人。

朱凤蔚　名谦良，浙江海盐人。与弟宗良齐名。

朱剑芒　名长绶，更名慕家，江苏吴江人。

朱瘦桐　名翰，字泪痕，江苏太仓人。

朱羲农　江苏镇江人。

成家和。

宋寰公　名大章，字辽鹤，辽宁北镇人。

汪亚尘　浙江杭州人。擅长西画、国画及书法，曾赴日本、欧美各国，考察美术，接办新华艺专。

沈华升　江苏吴江人。毛啸岑室。

沈复镜　名宝钰，江苏吴江人。华升弟。

沈　浩　字舜廷，浙江嘉兴人。主编《电影月刊》。

沈衡山　名钧儒，浙江嘉兴人。

余十眉　名一，号秋槎，浙江嘉善人。

励天游　名平，字寄洲，浙江鄞县人。

苏天纪　名民，广东大埔人。

严工上　名达，江苏淮阴人。

严莲影。

陈乃乾　浙江海宁人。精目录版本学，辑《室名别号索隐》。

陈无那　名素，原名予龄，广东潮安人。

陈永霖　名瑛，浙江绍兴人。

陈志皋　浙江海宁人。
陈克成　字子裁，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陈佩兰。
陈抱一　广东新会人。
陈林率　名麟瑞，浙江杭州人。
陈凤元　广东中山人。
陈柱尊　名郁璠，广西北流人。
陈匪石　名世宜，号倦鹤，江苏江宁人。
陈陶遗　名水，字道一，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
陈振铣。
陈虞熏。
陈端志　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
陈泽民。
陈蝶仙　名栩，浙江杭州人。《申报》自由谈编辑。
张聿光　号冶欧斋主，别署鹤苍头，浙江绍兴人。擅国画、西画、漫画。
张彼得　广东番禺人。
张破浪　名芷浩，字春水，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张时敏。
张震西　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
张懋荣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陆丹林　字自在，号枫园，广东三水人。
陆礼华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女体育家。
陆炜光　广东人。
陆澹安　名衍文，号剑寒，晚号幸翁，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李小峰　主办北新书局，与赵景深有戚谊。
李小樱　名樱钧，上海人。女士。
李大超　广东五华人。

李汝航　名涤，字散木，湖南湘乡人。

李宝森　字天玉，江苏镇江人。

李相甫　名逢钧，上海人。

李纯康　名承沆，江苏吴江人。

李康佛　名拙，浙江嘉善人。

李坚甫　名盛钧，上海人。

李慧霄。

李焰生　广东五华人。《新垒》主编。

吴一山　名公虎，广东人。

吴半山　名灏，字子琴，号木石居士。叶楚伧岳父。

吴冰海　江苏无锡人。女士。

吴企云　名云，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徐蔚南室。

吴秀民　名琦，江苏武进人。王远勃室。

吴青霞　号龙城女史，别署篆香阁主，江苏武进人。为画家吴仲熙第六女。工画，尤擅绘鲤，行楷亦挺秀。

吴眉孙　名清庠，江苏丹徒人。

吴国镛。

吴开先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吴　澍　江苏无锡人。吴冰海妹。

吴静山　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主任。

尚慕姜　名志，字志军，浙江杭州人。

林克聪。

林庚白　名学衡，字浚南，福建闽侯人。同盟会会员。

林美衍。

林德宇。

金侣琴　名国宝，江苏吴江人。金松岑弟子。著《中国币制问题》、《统计新论》。复旦大学教授。

金砺生。

周子美　名延年，字君实，浙江吴兴人。

周志成　名珏，浙江嘉善人。

周迪斐　字澄秋，浙江象山人。

周瘦鹃　名国贤，号紫罗兰庵主，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擅小说家言。主编《申报》附刊二十年。晚治园艺。

郜可彊　名克昌，江西南城人。

杨君元　名光铁，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杨莲岳　名镇华，浙江义乌人。

杨德昭。

杨静宜　名明暄，江苏吴江人。女士。

范烟桥　名镛，号鸥夷，江苏吴江人。

郑肖厓　名家祚，江苏江宁人。

郑佩宜　名瑛，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室。

郑佩亚　名光颍，江苏吴江人。郑佩宜妹。

郑师许　广东东莞人。

郑逸梅　名际云，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著人物品藻录等掌故笔记三十余种。

郁曼陀　名华，浙江肖山人。达夫兄。

柳亚子　名慰高，字弃疾，江苏吴江人。南社主任。

柳无非　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女。无垢姊。

柳非杞　名希宗，别署潜鳞，江苏无锡人。上海市立图书馆资料部主任，著述散见各报。斋名有真气庐。

胡子婴。

胡伯翔　江苏江浦人。画虎名家郑卿子，渊源家学，又擅山水。

胡宝贞　浙江嵊县人。王晓籁室。

胡寄尘　名怀琛，安徽泾县人。朴安弟。

胡道静　安徽泾县人。寄尘子。南社纪念会事务部主任。

胡惠生　字蕙苏，安徽泾县人。胡朴安兄子。《民报》主笔。

胡朴安　名韫玉，安徽泾县人。

胡显声　名藻斌，广东顺德人。

姜季超　名豪，上海宝山(今属上海市)人。

姜怀素　江苏镇江人。

姜菊生　名长麟，一作长林，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姚石子　名光，字凤石，号复庐。继柳亚子任南社主任。

姚锡九。

洪梦梅　名兰祥，上海人。

封光甲　浙江绍兴人。

焦雨亭。

钟寿芝　字道英，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胡小石诗弟子。能书画。

钟静怡。

徐孟廉　名问礼，字剑珠，江苏吴江人。

徐砥平　江苏南通人。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法律教授。

徐蔚南　原名毓麟，江苏吴江人。上海市通志馆编辑主任。

高尔柏　字咏薇，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高吹万　名燮，字时若，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国学商兑会主任。

高君介　名圭，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吹万长子。

高君湘　名垿，号彬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吹万三子。

凌文之　名昌焕，江苏吴江人。

奚燕子　名囊，字生白，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

席涤尘　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唐鸣时　浙江嘉善人。治法律。

翁子光　广东潮安人。

夏丏尊　名铸，浙江上虞人。主办开明书店。

夏陆军。

夏漱芳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吴开先室。
顾南农　浙江嘉善人。
顾澄亚　名澄,又名浩然,江苏无锡人。交通大学教授。
顾期仲　名大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陶神州　江苏吴江人。
陶秋英　江苏吴江人。神州女。姜亮夫室。夫妇合辑《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郭玉如　名身洞,陕西蒲城人。
郭孝先　名建,浙江杭州人。南社纪念会会计主任。
郭步陶　名惜,字景卢,四川隆昌人。主《新闻报》笔政。
钱新之　名永铭,浙江吴兴人。
曹民父　名昌麟,字泠巢,江苏淮安人。
曹聚仁　字挺岫,浙江浦江人。撰《报告文学论》、《新闻文学论》,辑《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主编《涛声》。暨南大学教授。
梁烈亚　研究石涛,文史馆馆员。
梁亚潮　广东顺德人。
章乃器　抗战初,与史良、李公朴、沈钧儒等为爱国七君子。
章铁民　安徽绩溪人。
笪贼权。
傅屯艮　名尊,字君剑,湖南醴陵人。南社湘集主任。
龚兰英　浙江平湖人。朱凤蔚室。
黄天鹏　字逍遥,一字天庐,广东普宁人。
黄冰清　江苏嘉定人。朱羲农室。
黄苗子　名祖耀,广东中山人。郁曼陀女婿。
黄寄萍　江苏海门人。《申报》编辑。
黄宾虹　名质,字朴存,安徽歙县人。《国粹学报》主笔。画家。
黄欧查　字波拉,一字南茜,广西容县人。女士。
黄膺白　名郛,上海人。

黄蕴深。

黄觉民。

蒋伯诚　浙江诸暨人。

蒋抡英。

蒋蓉生。

蒋慎吾　字心真，江苏江宁人。南社纪念会主干。

阎甘园　号晚照楼主，陕西西安人。画家。

葛荫梧　名吕娟，字咏莪，一字韬华，浙江平湖人。

温一如　名克刚，广东大埔人。

程健雄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陈克成室。

舒新城　湖南溆浦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著有教育、心理、文艺书籍多种。

谢公展　江苏镇江人。擅画菊，介子弟。刊有公展画集。

谢兴尧　字五知，四川射洪人。

谢悯生。

谢凝远　名惠，浙江绍兴人。

曾虚白　名焘，字煦伯，江苏常熟人。孟朴子。主编《时事新报》。

韩景琦　江苏丹阳人。

董肖涵。

董肖骞　名远智，江苏丹阳人。

鲍冷雪　上海人。女士。

鲍亚晖　江苏宜兴人，从王一亭、樊少云学画，与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金启静、顾飞、周慧霞、吴青霞，组中国女子书画会。

虞小珠。

简琴石　名经纶，别署万石楼主，广东番禺人。著有《琴斋印留》《琴斋书画印合集》。

蒯斯曛　名世勋，江苏吴江人。

楼辛壶　名村，别号玄根居士，浙江缙云人。寓居西湖，为西泠印社

社友。擅金石书画篆刻，每画必系一诗。

蓝渭滨。

管际安　名义华，一字霁庵，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著《昆剧一得》。

赵景深　四川宜宾人。复旦大学教授。主辑《文学周报》、《青年界》，著《现代文学杂论》等一百余种。

蔡元培　字孑民，一字鹤卿，浙江绍兴人，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

潘有猷　字干卿，一字公展，浙江吴兴人。

潘其文。

潘维镛。

薛保伦　江苏无锡人。

瞿绍伊　名钺，号无用，上海人。

魏冰心　江苏常熟人。

戴华美　浙江鄞县人。毛和源室。

戴仪仲　浙江绍兴人。

五、新南社社员录

丁白丁　丁菊舫　于右任　马君武　马惕冰　马鸣风　毛啸岑
王大觉　王世颖　王长公　王秋厓　王秋程　王眉禅　王粲君
王复孙　王蓴农　王阎秾　戴传贤　丘荷公　丘纠生　叶楚伧
冯壮公　冯培风　冯超尘　史冰鉴　田个石　田垦六　卢冀野
仲　中　任梦痴　朱少屏　朱宗良　朱南岑　朱贡生　朱季恂
朱枕薪　朱智千　朱梁任　朱尊一　朱翊新　朱剑芒　朱凤蔚
汝景星　刘　三　刘大白　刘雪耘　许纫秋　许豪士　许翰屏
孙仲瑛　陈子芬　陈布雷　陈次青　陈亨利　陈问陶　陈陶遗
陈望道　陈巢南　陈德征　陈端白　陈越流　陈虞熏　陈蕺人
张心抚　张石樵　张同光　张花魂　张雪抱　张雪庐　张雪雷
张破浪　张溥泉　张铁生　张静庐　陆丹林　陆仲坚　陆起华
何凝冰　余十眉　余小眉　余辛甫　吴中和　吴少薇　吴孟芙
吴景文　吴桐坡　吴豹军　吴静山　吴炼才　吕天民　宋诒于
李一民　李沙川　李涧庭　李纯康　李康佛　李鸿梁　汪大千
汪季新　汪莹中　汪兰皋　沈玄庐　沈见羊　沈志儒　沈君崇
沈君匋　沈怡中　沈眉若　沈颖若　沈怡中　沈道非　沈冠时
沈华昇　沈剑霜　沈复镜　沈肤云　苏跃云　狄狄山　邵力子
邵元冲　邵无妄　邵次公　周人菊　周介子　周刚直　郑肖厓
郑佩宜　郑桐荪　承玉书　杨少碧　杨杏佛　杭辛斋　林一厂
林立山　经子渊　金兰畦　金励生　郁佐皋　郁佐梅　俞玉其
俞剑华　俞慧殊　姚石子　姚鹓雏　柳公望　柳无忌　柳亚子
柳均权　柳率初　柳抟霄　洪荆山　洪堇父　洪雄声　胡伯翔

胡寄尘　胡惠生　胡沛平　胡剑鸿　胡朴安　费一瓢　费织云
骆迈南　唐纯茵　唐诵清　唐卢锋　徐弘士　徐仲可　徐沈玉
徐寄尘　徐祗平　徐蔚南　徐蘧轩　殷剑侯　顾明礼　顾悼秋
袁铁铮　高天栖　高尔松　高尔柏　曹伯镛　曹聚仁　凌文之
凌昭懿　凌诵美　莫伯恒　钱景颜　钮擎球　陶小沚　陶小柳
陶岷原　陶神州　傅屯艮　傅彦长　黄人济　黄忏华　彭振纲
彭饬三　曾演复　程少初　程习朋　程善之　鲁若衡　葛荫梧
谢英伯　谢鸣九　简伯龙　廖仲恺　管际安　阚铁群　赵天放
赵芳积　赵蕴安　蔡景明　蔡韶声　谭雪庐　潘有猷　潘朗轩

六、南社湘集姓氏录

柳亚子的《南社社友姓氏录》，仅限于南社旧社友，湘集不在其内。这录是根据《湘集》第六期的附录，共计二百六十五人。且有附注二条。一、"本社姓氏录，每年编印二次，附于社刊之末，以备考览。各社友通讯处，如有变更，务请随时函告本社，俾便补正。"二、"已故社友姓氏，兹经画出，另编一帙，特并注明。"但所编仅见一次，所谓画出已故社友，也只有傅凤君一人。姓氏籍贯外，又列通讯处。那通讯处，这里把它删掉了。

丁良桢　字羡门，湖南长沙人。兆阳子。
卜世藩　字芸厂，湖南醴陵人。
于小川　江苏镇江人。
于鸿文　字心宇，湖南慈利人。
于鸿炜　字抚宇，湖南慈利人。
马小进　名骏声，号退之，广东台山人。
马惕冰　湖南醴陵人。
文　斐　字牧希，号幻园，湖南醴陵人。
方　严　字介峰，湖南湘潭人。
方克刚　字筱川，号阙庄，湖南平江人。
邓小苏　字灵修，广东番禺人。
邓尔雅　号万岁，广东东莞人。
邓章兴　字绍穆，号虚舟书室主，广东东莞人。
邓寄芳　字芰公，号苏斋，广东东莞人。
邓肇真　广东南海人。

邓锺岳　字瑞生，湖南宁远人。
王　竟　字啸苏，湖南长沙人。
王大桢　字艾生，湖南醴陵人。
王立均　字穉子，湖南平江人。
王存统　字原一，一字宪文，湖南湘阴人。
王世龙　字右曾，湖南湘乡人。
王时彦　字小隐，号闇园，江西九江人。
王国毅　字韵宜，湖南湘乡人。
王启华　字竹斋，广西全县人。
王德镕　字秋厓，一字振威，号二痴，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德锺弟。
王瀛洲　字蓬士，号眉禅，浙江山阴人。
区月恒　字蒨娴，广东新会人。
古　直　字层冰，广东梅县人。
龙　曙　字季伟，湖南湘乡人。
丘翊华　字海山，福建上杭人。
丘荷公　名复，福建上杭人。
卢卓民　字悔尘，广东新会人。
田名誉　字个石，湖南凤凰人。
田兴奎　字星六，号辛庐，湖南凤凰人。
冯　平　字心侠，号壮公，江苏太仓人。
冯　玉　字孔嘉，广东南海人。
冯　超　字超尘，号北海，江苏太仓人。冯平子。
冯天柱　字翼经，湖南零陵人。
冯复庵　广东惠阳人。
甘　融　字哲明，湖南湘阴人。
左纪勋　字仲文，湖南醴陵人。
左铭三　湖南醴陵人。

叶敬常　号梦庐，广东顺德人。
匡　弼　字尧臣，湖南醴陵人。
匡怀瑾　字槐静，湖南醴陵人。
江亢虎　号康瓠，江西弋阳人。
伍澄宇　字平一，广东广州人。
朱　可　字一侬，湖南醴陵人。
朱　端　字砚英，号幽芳居士，浙江海盐人。编撰《海盐画史》，诗中有画集。高燮女弟子。
朱师海　字伯深，湖南醴陵人。
朱念慈　字介如，广东东莞人。
朱纯经　湖南慈利人。
朱德龙　号侶霞，湖南醴陵人。
朱泽涧　字释达，又字伯雅，湖南攸县人。
朱泽溥　字仲雅，湖南攸县人。
朱熙瑞　字絜陶，湖南慈利人。
朱谦良　字凤蔚，浙江海盐人。
朱少巽　湖南慈利人。
任凯南　号憨沉，湖南湘阴人。
阳千山　江西赣县人。
阳名传　号侠君，湖南醴陵人。
毕世勋　字嘉乃，湖南慈利人。
向玉楷　号笠隐，湖南麻阳人。
刘　谦　字约真，号无诤居士，湖南醴陵人。
刘　焘　字耐五，湖南宁乡人。
刘万章　字倬云，湖南慈利人。
刘文骧　字云浦，山东沂水人。
刘声铿　字仲鑵，湖南醴陵人。
刘宗向　字寅先，号盅园，湖南宁乡人。

刘伯端　字守璞，广东番禺人。
刘德龙　字首春，湖南醴陵人。
刘泽湘　字今希，湖南醴陵人。约真兄。
刘鹏年　字雪耘，湖南醴陵人。
刘振华　字汉藩，湖南湘阴人。尤龙云弟子。
刘煦焘　字蜀云，湖南宁乡人。著《鳌矶旅闻录》。
刘赓古　字邦锐，浙江宁海人。
刘毅夫　广东中山人。
庄玉坡　号樱痴，台湾人。参加台北瀛社，唱和诗词。
许德彰　字岳岑，号愚公，湖南醴陵人。
许彦飞　湖南长沙人。
许　观　字盥孚，江苏吴江人。
成本璞　字琢如，号愚公，湖南湘乡人。
何　觉　字觉夫，广东顺德人。
何元文　字少悌，湖南醴陵人。
何冰甫　广东南海人。
何惺常　字惕若，广东顺德人。
何振镛　字静涵，号磊盦，湖南长沙人。
何雅选　广东南海人。
何扬烈　字仲伟，湖南长沙人。
汪汉滔　字纪南，浙江衢县人。
余一中　字君武，广东中山人。
余其锵　字十眉，浙江嘉善人。
余德沅　字麓农，一字陆亭，湖南攸县人。
余　鲲　字华龛，湖南平江人。
肖　干　字玉衡，湖南湘潭人。
肖石朋　湖南长沙人。
谷忏梅　字梅桥，湖南桑植人。

沈　砺　字道非，一字勉后，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
沈厚和　字季梅，一字天素，广东番禺人。
寿石工　名玺，号印丐，浙江绍兴人。
吕　镇　字哲公，广东新会人。
邵瑞彭　字次公，浙江淳安人。
邹浚明　字静存，号听泉，广东番禺人。
孟昭文　字尧章，湖南慈利人。
孟宪慈　字彝铭，湖南慈利人。
吴　侃　字运陶，号桐坡，湖南凤凰人。
吴　楚　字焕熙，湖南平江人。有月下清砧图，征人题咏。
吴恭亨　字悔晦，号弹赦，湖南慈利人。
吴愈材　字楚良，湖南慈利人。
陈　朴　字友古，湖南长沙人。
陈　芬　字子芬，湖南醴陵人。
陈　倜　字志钧，湖南平江人。
陈守治　字瘦愚，福建南平人。《增补闽词征》，著《愚窝诗稿》，《张亨甫年谱》。
陈兆年　号菊衣，广东南海人。
陈宝书　字豪生，号尊我，湖北武昌人。
陈叔渠　字石殊，湖南醴陵人。
陈运彰　字蒙安，广东潮阳人。况周仪弟子。著《蓬斋胜记》等，又精金石碑版学。
陈家英　字定元，湖南宁乡人。
陈家庆　字秀元，一作绣原，号丽湘，湖南宁乡人。徐澄宇室。
陈兼善　字达夫，浙江诸暨人。
陈继训　字杏聪，号猨盦，湖南长沙人。有《朝宗书成书目》。
陈毓华　字仲恂，湖南桂阳人。
陈粹芳　字允遐，号草草，湖南醴陵人。

李　涛　号桑樵，湖南新宁人。
李　赓　字肱良，湖南平江人。
李支宇　字天柱，一字巨泉，湖南岳阳人。
李如焕　字碧棠，号懋园，湖南湘潭人。
李况松　湖南衡阳人。
李舟万　字方民，湖南岳阳人。
李景康　字凤坡，广东南海人。
李澄宇　字洞庭，湖南岳阳人。
李开运　字桐生，号桐庵，广东梅县人。
李德群　字经舆，湖南湘阴人。
李辉群　湖南长沙人。
劳纬孟　字梦庐，广东鹤山人。
张　冰　字雪抱，江苏淮安人。
张　素　字挥孙，江苏丹阳人。
张云飞　字云阶，广东南海人。
张启汉　字平子，湖南湘潭人。
张花魂　号嫣红，江苏太仓人。
张昭汉　字默君，湖南湘乡人。邵元冲室。
张景逊　字谖斋，一字士侪，江苏武进人。
张破浪　字春水，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张倾城　号阮箫，广东合浦人。蔡守室。
张瑞彤　字倩徽，广东南海人。
张翰仪　字莼安，一字若荪，湖南醴陵人。有《沅湘耆旧集续编》。
周　方　字静庵，湖南新化人。
周　明　字量父，一字亮夫，广东开平人。
周长宪　字邦式，号恕斋，湖南长沙人。
周培森　字亮孙，安徽合肥人。
周图瑞　字玉锵，广东顺德人。擅白描山水。

陆更存　号玄同居士，又号都峤山人，广西容县人。
杨　曙　字东溪，湖南凤凰人。
杨玉衔　字铁夫，广东中山人。
杨金海　字振之，广东中山人。
杨晖山　号苦山，广东新会人。
杨秋瀛　字晓帆，安徽当涂人。
杨贻谋　字少碧，一字孝穆，浙江庐县人。
杨刚存　字伯起，广东中山人。
杨棣棠　字友于，一字宏汉，号弘道居士，广东中山人。
经　珊　字琢珊，江苏高邮人。
金次仁　字灼三，湖南慈利人。
金壮春　字次猷，湖南长沙人。
金缄三　字云心，湖南湘乡人。
金燮爽　贵州贵阳人。
单聿行　字汉采，湖南慈利人。
罗五洲　广东南海人。
罗世彝　广东梅县人。有《螺盦遗稿》。
罗尔瞻　字心冰，号壶公，湖南常德人。
罗志远　字敏夫，广东顺德人。
罗絜纲　湖南醴陵人。
罗植乾　湖南衡阳人。
罗赛云　广东顺德人。
岳德威　字谷谦，湖南宁乡人。
皇甫楚佛　字勇悟，湖南慈利人。衍吉子。吴恭亨弟子。有《锅园类稿》。
郑　翼　字雪耘，广东潮安人。
郑天健　广东中山人。
柳昶鎏　字敏泉，号蜃盦，湖南湘阴人。

柳　遂　原名景高，字率初，号十三，江苏吴江人。北野弟，辑《迷楼集》。

柳冀高　字北野，一字抟霄，一字栗庐，江苏吴江人。亚子从弟，与王大觉创正始社。

洪聿干　名祖迈，号爱文，福建尤溪人。有活水亭怀古图、读书楼遭劫图征题。

洪　奂　字堇父，浙江淳安人。

姚石子　名光，字凤石，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

姚礼权　字仲衡，广东番禺人。

姜可生　号慧禅，江苏丹阳人。

姜　若　字胎石，江苏丹阳人。

姜景伯　字仰山，江苏高邮人。

俞祖望　字慧殊，号谅只，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俞　琪　字玉其，一字毓奇，江苏高邮人。

钟爱琴　名藻，字耐勤，一字琴禽，号焦桐馆主，湖南醴陵人。

骆　鹏　字曼南，一字万涵，湖南湘阴人。易云龙弟子。

费　砚　字龙丁，号剑石，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徐　英　字澄宇，湖北汉川人。著《诗法通微》、《楚辞札记》。

徐　倩　字琼仙，号老兰，江苏吴江人。

徐　毅　字弘士，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

徐宝泰　字公稣，江西九江人。

徐炳恒　字子为，号恒庐，江苏吴江人。

侯服周　字凌勋，湖南宁远人。

高　圭　字君介，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高燮长子。

高　燮　字时若，号吹万，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

唐振铎　字子沐，湖南石门人。

唐德度　字次裴，号海庐，湖南湘潭人。

袁　柳　字鹿宾，一作麓宾，湖南汉寿人。

袁家普　湖南醴陵人。有《雪安遗稿》。

谈文灴　字麟祥，号梦石，浙江海盐人。著《八法丛谈》，《梦石未定稿》，《海盐诗话》。有梦庐寻梦图征题。

谈溶溶　字月色，广东顺德人。蔡守副室。

吴　侗　字度青，安徽当涂人。

贾文淮　字安清，湖南龙山人。

秦寄宇　字绮新，湖南华容人。

顾悼秋　号无咎，又号灵云，江苏吴江人。

莫　载　湖南慈利人。

莫　汉　字鹤鸣，广东中山人。

莫兆文　字同仁，湖南慈利人。

莫祖介　字子伟，湖南慈利人。

莫树德　字恒孚，湖南慈利人。

凌昭懿　号莘子，江苏吴江人。

凌鸿年　字去愚，广东番禺人。

陶　广　字思安，号磐园，湖南醴陵人。

陶孝宗　号绿叶，湖南宁乡人。

郭　醇　字竺真，湖南常宁人。

郭希隗　字东史，湖南石门人。

崔师贯　字百越，号今婴，广东南海人。

康　振　字模斋，湖南慈利人。

曹经沅　字纕蘅，四川绵竹人。辑《采风录》。

梅岭先　江西南昌人。

梁培慰　字君藉，湖南湘潭人。

梁弢光　字月初，广东中山人。

梁楚三　广东东莞人。

黄　质　字朴存，号宾虹，安徽歙县人。

黄　复　字娄生，号病蝶，江苏吴江人。

黄　裔　字麓村，湖南祁阳人。
黄　钧　字梦蘧，号栩园，湖南醴陵人。
黄　镠　字咸夷，湖南湘潭人。
黄　钺　字竹溪，湖南湘阴人。
黄以宽　字心禅，湖南常德人。
黄仲琴　号嵩园，广东潮安人。著《燕巢诗稿》。有九龙山色图征题。
黄正理　字汉琼，湖南湘阴人。
黄冷观　广东中山人。
黄修杞　字钟勋，湖南湘潭人。
黄应遴　字渐之，号铁史，湖南宁乡人。
黄芥弥　湖南湘潭人。
黄佛颐　字慈博，广东中山人。
龚尔位　号芥弥，湖南湘乡人。
龚承上　字言章，号寸园，湖南慈利人。
龚　逸　字粲真，湖南长沙人。
龚承祧　字宗大，湖南慈利人。
傅　霖　号客仙，湖南醴陵人。
傅屯艮　名熊湘，湖南醴陵人。
傅绍禹　湖南醴陵人。
傅韵雄　广东南海人。
彭　冏　字煃文，湖南湘阴人。
彭飞健　字孟庵，湖南湘潭人。
谢周翰　字矩亶，湖南华阴人。
谢华国　字英伯，广东梅县人。
谢鸿熙　字同甫，湖南长沙人。
谢植黄　号浴淮，湖南醴陵人。
鲁荡平　字若衡，湖南宁乡人。
蒋道孙　字君约，湖南长沙人。

韩道明　字恕存，号狄庐主人，江苏高邮人。
廖公侠　湖南醴陵人。
廖家驹　字迅甫，浙江青田人。
熊立鉴　字小白，号自镜，湖南慈利人。
谭　铭　字戒甫，湖南湘乡人。著《易经易解》、《庄子天下图校释》。
谭元征　字遵鲁，湖南衡山人。
赵丙麟　字台生，湖南湘潭人。
赵长吉　字禅父，湖南慈利人。
赵声煦　字子融，湖南湘潭人。
赵宗翰　字澄甫，云南剑川人。
蔡　守　字哲夫，号寒琼，广东顺德人。
蔡　彤　字绍禽，湖南常德人。
蔡　真　字冠雄，一作观邕，江苏吴江人。顾悼秋外甥。刊有《拊焦桐馆印存》。
蔡　寅　字冶民，江苏吴江人。
蔡人龙　字渔村，湖南衡阳人。
缪鸿若　字默庵，广东中山人。
甄　陶　字伯俊，广东台山人。
黎泽泰　字尔谷，号戢园，湖南湘潭人。
颜昌皦　号息禽，湖南湘乡人。
颜宗鲁　湖南资兴人。
潘　毅　字明诚，湖南醴陵人。
潘世谟　号民讨，又号聊居主人，湖南醴陵人。

七、南社广东分社社员姓氏录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成立）

马骏声　字小进，广东台山人。
方声涛　字韵松，福州闽侯人。
尹　燿　字笛云，广东顺德人。
邓尔雅　号万岁，广东东莞人。
邓桂史　字寄芳，广东东莞人。
叶敬常　字竟民，广东顺德人。
卢　谔　字逸少，广东南海人。
卢　铸　字滇生，江西南康人。
卢友恒　广东新会人。
朱克昌　字凤言，广西桂林人。
刘筱云　字豫齐，广东番禺人。
孙　璞　字仲瑛，广东香山人。
刘凤锵　字西杭，广东南海人。
杜之杕　字贡石，广东南海人。
沈钧儒　字衡山，浙江嘉兴人。
汪季新　名兆铭，广东番禺人。
陈兆年　字菊衣，广东南海人。
陈巢南　字佩忍，江苏吴江人。
李　哲　字孟哲，广东番禺人。
李一民　字云夔，浙江嘉善人。
张光萱　字稚香，四川营山人。光蕙妹。

张光蕙　字心琼，号琅姑，四川营山人。
张光翻　字抟九，四川营山人。光蕙弟。
张处萃　广东顺德人。
张开儒　字藻林，云南巧家人。
张倾城　名洛，广东合浦人。
张悔庵　湖南长沙人。
张萼林。
陆更存　字峤南，广西容县人。
周松年　字竹朋，广东南海人。
周积芹　字洛奇。
金保泰　字柳桥，广东番禺人。
杨赓笙　号咽冰，江西湖口人。
罗致远　字敏夫，广东顺德人。
铁　禅　广州六榕寺僧。
胡熊锷　字伯孝，广东顺德人。
姚礼修　字粟若，广东番禺人。
俞　锷　字剑华，江苏太仓人。
徐绍棨　字信符，广东番禺人。
高　旭　字天梅，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秦锡圭　字介侯，上海人。
黄　永　字青海，广东香山人。
黄　蕙　字少兰，广东鹤山人。
黄冠英　字凤孙，广东新会人。
黄佛颐　字慈博，广东香山人。
谢华国　字抱香，广东梅县人。
谢祖贤　字次陶，广东番禺人。
简　华　字实卿，广东南海人。
廖从本　字务滋，广西灵川人。

蔡　守　字哲夫，广东顺德人。

蔡行严　字少牧，广东顺德人。

潘觯仲。

霍庶明　广东南海人。

八、柳亚子自谈名号

柳亚子和柳非杞是同姓不宗的朋友，又是很密切的朋友。亚子生前，和他通讯很勤，积函累累，历经变迁，散佚了一部分，但迄今尚遗留下八十余通，约五万言，正拟加以注释，印行问世。这篇文章，是当年非杞请亚子述写的，从未刊布，犹存笥箧间，编者便向非杞索取，就把它作为附录吧。

吾家非杞来信，要我写东西，出给我的题目，是：我的名号史。我觉得这个题目不甚妥当，还是改为：关于我的名号吧。

我的谱名慰高，是我曾祖蒋庵府君替我取的。我的老家原籍浙江慈溪，明末搬来江苏吴江，世以务农为业。到我的高祖古楂府君，始精研文学，有诗文集行世。蒋庵府君为了纪念他的先人而同时又勉励他的后辈起见，所以我父亲钝斋府君的名讳是念曾，而叔父无涯府君的名讳是慕曾。等到我呱呱下地，他老人家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巍然健在（我的祖父笠云府君，是早年去世的），所属望于我者颇厚，所以替我题了这慰高的谱名。

我的号叫安如，是父亲替我取的。好象是五六岁时才取定，这时我的曾祖父已去世了。安如的取义，大概是高而能安的意思吧。

到了我十六岁那一年，已是《新民丛报》风行一世的时代了。从它那儿，看到了法国大文豪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否认君主专制，我甚为高兴。这是我服膺于政治革命的起源。我以亚洲的卢梭自命，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便自己改名人权，号为亚卢。卢梭也有译作庐梭的，所以我的亚卢，也有人写作亚庐。

二十岁那年，我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和亡友高天梅同主《复报》笔政。天梅嫌我亚卢的卢字笔划太多，常常在赠答诗笺上面写作亚子。他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也。"天梅别号钝剑，又称剑公，当时高柳齐名，便以柳亚子与高剑公作为对称的名词。我也不自觉地渐渐自己应用起来，于是柳亚子颇为一般人所知道了。有人疑心我抄袭李亚子的名字，我也颇有雄心，可惜是毫无实力呢。

同时亡友陈巢南先生也和我往还颇密，他名去病，是要学汉朝骠姚将军霍去病的意思。我看他的样，崇拜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便又改名弃疾了。陈去病和柳弃疾，当时也是文坛上一对搭拉苏的怪物。辛弃疾字幼安，所以我的安如，在这个时候，也还通用，而且倒是比较颇有意义的。辛氏又号稼轩，我在《民报》上发表《桑海遗徽》和《明清战谭》时，也曾抄袭他署名稼轩过。自然一方面又在影射明末殉国忠臣临桂伯瞿式耜的别号了。司马长卿羡慕蔺相如，就自名为相如，在古人也是常有的事情呢。

辛亥革命起来，我二十五岁了，在上海《天铎报》做文章，笔名青兕，青兕者，是用辛稼轩，前身青兕的古典，算是和弃疾有联带关系吧。

亡友傅钝安送给我的对联道："青兕前身辛弃疾，红牙再世柳屯田"，把柳弃疾三字完全嵌进去了。不过，青兕是笔名罢了，我从来没有加上柳字，作为自己真姓名用的。

在南社时代的十四年中间，也就是我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六岁的时候，我是名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的。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提倡名号统一，我极为赞成。所以我在三十七岁那年创办新南社，就把弃疾和安如一概取消，只用柳亚子三字，一直到五十三岁的现在。

可是在这时期中间，还有波折呢。活过了四十岁，便是清党时代了。在四十一岁那一年，我亡命而走蠕夷，当时挈妇将雏而外，和我们同伴去的，还有同乡女画家唐蕴玉女士。我因为方便起

原书缺页

九、表录拾遗

师生同参社籍者

古直　朱蓉　王海帆　丁白丁　丁不识　丁立中　丁展庵
孙警身　陆澹安　周瘦鹃　郑佩宜　蔡哲夫　张光萱　张光蕙
沈颖若　凌苹子　李叔同　姜丹书　夏丏尊　许指严　沈禹钟
赵苕狂　管际安　陈巢南　徐蕴华(女)　陈仲陶　邹亚云
万继长　柳无忌　邹亚云　刘师陶　宁太一　吴梅　陈家庆
吴侮晦　张权　胡石予　余天遂　范烟桥　郑逸梅　周仲穆
郭发南　胡朴安　阮式一　高吹万　谈文灶　柳亚子
陈绵祥(女)　傅屯艮　刘鹏年　谢无量　吴虞　郭步陶
黄兴　张平子　黄宾虹　谈月色(女)

父子同参社籍者

方鹤卿　方旭芝　余其锵　余湘　田桐　田侨　刘泽湘
刘鹏年　周祥骏　周公权　陈巢南　陈绵祥(女)　陈陶遗
陈端白　林棠　林好修(女)　高吹万　高君介　高君湘
高君宾　柳亚子　柳无忌　柳无非(女)

兄弟同参社籍者

许康侯　许半龙　陆明坤　陆明桓　陈蜕　陈弃　陈樗
张尔鼎　张尔泰　周实　周芷生(女)　费公直　费善衡
曹凤笙　曹凤箫　曹凤仪

姊妹同参社籍者

陈家英　陈家杰　陈家庆　张光蕙　张光萱　徐自华　徐韫华

夫妇同参社籍者

王大觉　凌纫芳　冯　平　许竞存　冯　泰　吴震中　刘　筠
陆梅痕　叶小凤　周湘兰　朱少屏　岳麟书　蔡景明　蔡哲夫
张倾城　淡月色　邵元冲　张默君　刘季平　陆灵素　刘超武
李锦襄　陆丹林　苏燕翩　余十眉　沈琬华　林之夏　陈贞慧
林憩南　高倚云　林寒碧　徐韫华　张　翀　郑咏梅　张花魂
顾蝶影　张传琨　范慕蘅　陈光誉　周佩珍　陈家鼐　唐家伟
李德群　朱静宜　吴　虞　曾　兰　吴　依　赵君达　吴修源
余　铭　郁世龚　裘明溥　周公权　魏电岩　姚石子　王粲君
高吹万　顾葆璐　高天梅　何亚希　费龙丁　李华书　柳亚子
郑佩宜　黄忏华　朱络英　黄喃喃　黄亚君

本同学而同参社籍者

宁太一　傅屯艮　包天笑　戚　牧　邵力子　于伯循　谢无量
叶小凤　王蕴章　冯心侠　宋教仁　田　桐　陆澹安　周瘦鹃
陆丹林　陈秋霖　沈昌直　夏应祥　周实丹　周人菊　阮梦桃
张光蕙　张光萱　陈蝶仙　张心芜　戚　牧　奚　囊　范烟桥
高君介　郑逸梅　胡先骕　林浚南　姚鹓雏　姜可生　丁展庵
柳亚子　高天梅　蔡冶民　许半龙　杨伯谦　陆秋心　管际安
赵苕狂

外籍参加社籍者

申睨观(朝鲜人)

自请出社者

朱敦黄　吴有章　林昧书　张起亚　姜常在　夏焕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南社丛谈
作者=郑逸梅
页数=695
SS号=10125357
出版日期=